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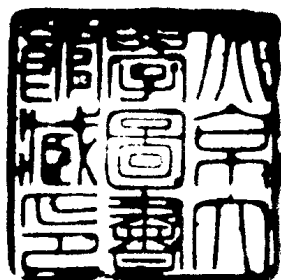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6606/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〇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清〕刁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間刁懷瑾順積樓刻用六居士所著書本

.....一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一)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六四一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清〕刁包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同治間刁懷瑾

順積樓刻用六居士所著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翊註

四十二卷》提要

四書翊註序



余每愛直窮到底四字通俗易曉以之告學人窮理之窮格物之格未容半上落下皆所謂直窮到底也

序

一

竊怪窮理二字出易繫格物二字出大學聖經學者皆知其出於聖人之口而漫不致察往往依稀彷彿於理於物不能一一直窮

到底孔孟而後千四百年
直至程子乃提唱窮理二
字以解格物而至也到也
欲其極處無不到又百年
直至朱子以之解格物始

序

二

知物卽理格卽窮窮理卽
格物格物卽窮理而直窮
到底之義始曉然於學者
心目之間嘻何其難歟雖
以昌黎韓子文起八代之

衰而原道不及致知格物
擇不精而語不詳則是孔
孟而後程朱之前格物之
義猶然雲霧千年也又怪
程朱而後格物之義如日

序

三

在天矣顧中天未幾復有
以格物爲扞格外物格庭
竹致病者則是窮理格物
之義暫明而復昧不更提
唱而大爲展拓之晦盲否

塞曷其有極伊祁文孝刁
先生有愛之其所著四書
翊註以大學三綱八目爲
內聖外王前古後今萬世
爲學之綱目而加意於條

序

四

目之格物其翊註也特詳
以中庸論孟爲格物之書
而五經諸史皆條貫於其
中其翊註也亦不畧此非
於八條目有偏重而知之

至然後存之盡卽聖經知
止爲始能得爲終之義其
言曰二氏空虛只是主意
不肯致知良知猖狂只是
安心不在格物因注意於

序

五

格物詳加發明於聖賢一
言一動事物或得或失無
不推求到盡頭無可轉移
處非惟矯偏救弊直爲萬
世入聖津梁其名翊註翊

輔也扶也朱子於集註全力所注易簣前一日猶孳孳更定誠意章註字句皆已確不可易故只是輔之扶之蓋用程子讀詩法於

序

六

本文只點逗加減字句不別添議論而語中含蓄語外推廣引經據史一一直接窮到底不盡不休必如是於理始可謂之窮於物始

可謂之格程子謂格物或讀書講明義理所謂書寧有加於四書者而況五經紛綸諸史輻輳鎔液條貫三十六幅共一轂牽一髮

序

七

而全身俱動乎然則四書者聖門格物之書翊註者刁子格物之書卽聖門格物之書學者得是書而詳究之於其直窮到底處事

事物物亦復直窮到底不
使依稀彷彿半上落下久
久貫通豈但於理能窮性
之盡也命之至也寧不一
以貫之矣哉

序

八

雍正丁未春上元後學退
谷黃越謨



四書翊註序

四書翊註者祁州前賢刁蒙吉
先生所手著也昔平湖陸稼書
先生宰靈壽購得是書歎爲程
朱正派欲捐俸付梓不果後張
儀封先生欲刻之京師又不果

周序

一

雍正丙午丁未間先生仲孫今
方伯公來治上元黃太史退谷
請開雕於金陵坊肆親勘訂而
爲之序將報竣方伯公卓異遷
秩太史公亦騎箕尾是書庋閣
不出海內欲闌末由紛以爲憾

崙戊午南開之役坊友備示顛末且屬以讎校合尖之任緣是繙涉全帙攷辨魚魯加以沉潛反覆閱數月卒業乃喟然曰道莫該於四書而莫顯於集註註之爲功先聖教萬世無窮也顧

周序

二

待問哉自考亭夫子後說書弗慮百十家其大醇無小疵者固夥狀游光掠影出入嚮背之譚亦莫可僂指洎有明中葉姚江北地遞興崇良知而斥格致樹雒閩之敵決魯鄒之藩離經畔

註毒焰幾不可撲滅先生生明之鮑季猷能力追前修恪守程朱之學端其志趣無所回惑天啓丁卯舉於鄉

國

初隱居著述毅然以斯道爲已任所私淑者梁谿高忠憲公相

周序

三

與往復上下則孫北平北海魏蔚州庸齋兩先生今讀是書節分句解詳畧鉅細皆切依註意而爲之說註所已及者發揮而宣暢之註所未及者推廣而引伸之大指以格物致知是大學

八目始事卽語孟下手工夫
端於窮理之方而究極於性命
之奧貫穿乎經史之牘而實體
乎日用之恒誠錄是書繹其旨
良知家言不待闢而知其謬將
四子微言大義豁然揭日月而

周序

四

行其輔翊程朱以扶樹道教者
功豈在尋常淺近哉方

今尊崇正學表章儒先

國朝平湖先生已躋祀黌宮陸氏
大全困勉錄三魚堂講義等書
皆俎豆不祧奉之先生出乎其

前道同發一識議有符節之
故平湖最服膺是書諸先正莫
不願公之當世也從茲海寓士
儒儻各手一編深造有得則八
道之梯級學聖之津梁胥於是
乎在魯鄒雒聞有攸賴焉予言

周序

五

豈涉於河漢也耶

肯

乾隆己未夏彭城後學周毓崙
拜題於陵陽書塾



重刻四書蠅註序

予少時讀四書集註而不得其解輒求之陸清獻公手訂之大全因大全以及困勉錄而就中尤喜蠅註之說顧求其全書於坊肆而不可得求之藏書之家而又不可得蓋耿耿於心者餘十年厥後友人客祁州歸贈予以新刻諸書且告予曰祁人之尊前賢刁蒙吉先生與吾郡之尊何文定公等其後人既次第重刻遺書矣而蠅註尙未重梓蓋亟覓舊本未得耳

序

予聞之始知此書之出於祁而喜其流傳之復有曰也咸豐甲寅予在京師友人自祁持蠅註二帙並先生文孫自牧刁君之書來曰此書之刻幸告蒞矣始也就工於楚南而訛謬尙多復鳩京師之工於祁而校補之可印行矣願爲之序予辭不敢爲者二歲而友人時來相促不已序成而刁君復以書來曰某家之力非能刻先人之書也倡鑄之舉實惟貴郡之杜成官王效曾梁子振梁俊亭太谷之杜秀文吉林之

王廷相及本州之下應麟卜應昌諸君是賴若能附名序末以不沒其苦心尤某之所願也予於是歎刁君存心之厚而諸人遊踪所至景慕先賢使闡道之書四方歎想而不見者一旦復傳於世其有功於學者甚大後之獲讀是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津逮之所自也遂如言而書之若夫先生蠅註之心在尊程朱而明格致讀是書者當自見之前此刊刻之始末則黃際飛先輩之序詳矣亦不復贅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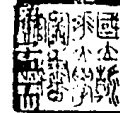
序

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夏四月重懷後學高倬拜譔



讀四書易註綱領

書有綱領。綱註一書。蓋以大學而益中庸。



爲之

綱以格物。橫貫中庸。語孟而爲之。領蓋中庸達德達道九經。卽貫于大學三綱八目之中。到得至誠至聖。亦是從大學學成。非大學外。又有一種至誠至聖也。語孟各章各義。而各有精義。皆須究到精細恰好處。卽此是格物。識得此意。有格物字。而處是言格物。而不言格物。而所以然之理。不窮不至。不到不至。不到

四書綱註

綱領

一

卽不可以言格物。故格物又此書之綱領也。

文孝曰。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氏七篇皆格物之書也。又曰。嘗讀四書。君子博學于文學。而不厭信。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子所謂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所謂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思所謂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所

謂格物也。又曰。嘗考諸五經。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

命。易之物宜格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詩之物宜

格也。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日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書之物宜格也。禮精粗大小。語默作止。莫不各有矩

矱。禮之物宜格也。春秋經世大法。非比物連類。無以

見其時措咸宜之妙。春秋之物宜格也。又曰。使釋老

之徒。明于格物。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于格

物。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于格物。便是孔門

四書綱註

綱領

二

政事。使班馬之徒。明于格物。便是孔門文學。然則格物二字。其四書五經諸史之綱領乎。

有書有註。衆名曰註。學庸不名註。而名章句。蓋二書斷

續連峯。一書只是一篇。朱子謙言爲之分章句耳。實

亦註也。語孟名註。而加集字。若曰。非吾之言。而諸儒

之言也。亦寓謙意。要之皆註也。故此書統名之曰。明

証。文孝曰。集註十分確當。但背之而別作解。非支離

則穿鑿。試驗諸家之說。百不失一。

四書翊註

綱領

三

所翊者朱註也。併翊朱註採入集註諸儒之註諸儒之註多矣。而多不以入註。朱子之採擇嚴矣。既經採入於白文。斷非無所發明者。顧有內註有外註。中以一圖隔之。蒙引存疑多輕圖外註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文孝曰。內註發明聖賢言中之意。外註發明聖賢言外之意。固不得謂言中之意是意而言外之意獨非意也。特言中之意有語氣。爾日為某人某事言針鋒相注。故置圖內。言外之意無語氣。則自後人推論而知其言之包涵弘大曲折詳盡。故置圖外。非以圖內外分優劣也。文孝譏蔡虛齋誤認朱子內外註為分優劣。譬如腹中積成一大癰。存疑淺說。樂說諸公皆為其所傳染也。一物不格。流弊至此。近人惑之。又因帖括有語氣。習之者多重內註。輕外註。置之不論不議。既非朱子採輯入註本意。亦非吾人格物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之義也。文孝看得四書皆格物之書。故合內外註。一直窮到底。於此亦足徵

四書翊註

綱領

四

窮理格物窮字格字至也。到也之意。孝曰。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朱子於程子之言。是者既一一取而表章之。於門人之言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竊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去其非。又曰。愚於程子之說。一讀便知其妙。反復讀之而益知其妙也。然非參考以朱子之言。其妙有不盡知者矣。於諸門人之說。一讀亦稍知其非。反復讀之而不能盡知其非也。及參考以朱子之言。然後盡得其病根所在。一是一非。洞若觀火。按此則參互考訂。正吾人窮理格物之要。可曰內註已足。而不必更觀外註乎。文孝深惡蒙引存疑以圖內外分優劣。集中每及之。翊註於內外註虛字實字一字不輕放過。似乎窮細。不如此理。便不得窮義。便不得精也。只是字字求至求到。不欲使半上落下。朱子自題其像。所謂析義理

于毫芒也。亦格物也。

翊註於白文之論事者。必斷之以理。一一設身處地。務求恰好。初非以己意揣度。硬謂其當如此也。接天理。洽人心。合經旨。引經據史。確有所証。以此多開前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論正名。而迅掃陳說。獨據經旨。以爲斷是也。亦格物而物格之驗也。

翊註於白文之論理者。多証之以事。天下無離理之事。亦無離事之理。窮理正所以應事也。而以事實之庶。

四書翊註

綱領

五

使天下不敢以理學爲迂闊。亦格物也。

翊註不惟於註所引用之經典。一一必明著其來歷。併白文聖人賢人言語。亦必一一明著其所自來。如窮理精義。必指其本易繫。如天命之謂性。必指出易云。天道流行。物與无妄。書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以爲子思蓋銘化諸經而爲言。打通五經。其他雖街談巷議。小夫細人之言。亦有來頭。亦必指出其出何書。見何傳。人想疎。

不耐推求。仰知之。亦不肯。亦不能。仰此亦是一字不肯放過。亦是直窮到底。

朱子於或問。亦間稱引史傳。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亦證以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於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文孝本之。往往打通廿一史。曲證旁通。使學者曉然知所法戒。視尋章摘句。跼踖作轅下駒者。推拓其淺陋之胸襟。亦使知論事不論理。不確論理。不論事。不備學術。事功天德王道聖學本。

四書翊註

綱領

六

一以貫之也。乃所謂極處無不到也。

朱子宗仰程子。於其所訂大學次第。不肯苟從。必更定爲今本。文孝宗仰梁溪。於其所至大學次第。亦不苟從。必主定從今本。其故何也。義理必求其順吾心。必求其安。雖在師範。於其未順未安處。亦不可苟且從之。愚反覆翊註全書。心安理順。一一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問有未契鄙心。如素伯章。王讓周。與註異。洋洋章王敦厚崇禮。與註異。在文孝亦是從格物至到之。

義也。見思以朱子久定之說不肯與之異。亦猶之大學次第。朱子不從程子。文孝不從梁溪之意也。幸全書只此二處。餘句句字字皆所服膺也。

文孝之生在陸稼書呂晚村兩先生之前。文孝歿而陸呂作。借制義講明程朱之學。于舉世浮光掠影之時。至今程朱之書盡出人人得所依歸者。兩先生之力也。獨惜世知陸呂不知文孝。以其書未出而與世共見之。則亦無怪其然。使其書早出。定在松陽講義晚

四書綱註

綱領

七

村語錄之上學者之宗。仰學習又不知當何如。以呂陸之書。因題發明於四子書。有及有不及。而文孝章剖句析精義。微言成大片段。又非尺瑜寸璧之比也。從其文。孫手幸得之。亟公海內。斯文後動定不徒然。文孝與司冠蔚州魏庸齋遊。各其所著潛室劄記。爲立雪集。隱然師事之矣。厥後陸稼書辛靈壽求遺書。其子若孫盡錄其書。謀刻而力不果。德州孫子未主保定書院教。從其文。孫索稿。謀刻亦未果。中州張孝

先司農謀刻有日矣。竟亦未果。數公皆斯文宗匠。不知何以一見其書。不謀而合。折服若此也。庸齋詩巖山傳。併載於後。以誌緣起。

後學上元黃越識。時年七十有五。

四書綱註

綱領

八

四書通註緣起

先祖斯文正統用六集之刻在康熙初年本州太守熊公諱仲龍次侯先生胞弟也捐俸助工以成其事歿後因問到江南東林諸學諸先生請於當事崇祀道南祠

踰年本省學憲蔣公諱道州守劉公諱芳標致祭於報德祠又捐俸八兩為先君子膏火資時尚未入泮也

四書通註

緣起

後蔚州大司寇魏公諱象樞代天巡狩駐那州遺州守梅公諱朗中以特性祭先祖之墓又捐俸十二金助先君子膏火

己巳二月稼書陸先生宰靈壽去郡二百餘里遺榮姓吏持書一函一隅集數郡校來辨書先君子蓋以遺稿付之四月使人迎至署內盤桓數日言孔孟而後百家爭鳴唯程朱為聖學正派先生此言又程朱之派也但恨力綿不能即付梓耳諸稿附錄已完收

回宜謹藏之先生子山甫兄應徵子文各一篇元

生間之曰均非池中物也文孝先生有後矣而批石允堪步武家學之誦次年庚午伯兄入泮觀場北上先生方欽取在京候補御史使人迎至寓中謂之曰令祖節義文章俱堪不朽近代醇儒也翊註一集發明聖學接引後進其功尤鉅當公之於世不宜久藏也破囊贈卷資一金

是年十月本省學憲李公諱應薦遣本州守張公諱

四書通註

緣起

二

祖訓致祭報德祠次年三月再舉贈聯云懿德堪師直化及大江南北斯文不朽豈止高炎漢東西已卯子未孫先生應大中丞之聘設帳於保陽書院仲兄從遊因讀斯文正統投契至深以書招愚兄弟偕往取遺稿盡覽之欣然為立小傳以誌景仰嘗曰先生書俱當刊行但四書通註為尤急惜空囊羞澁欲先刻劉記亦不能倘得為貴省巡撫當裝就進呈不付梓者矣

乙未仲夏提後孝先先生北平友招致之聯接如平生曰令祖北方大儒心遠久矣恨未得見其書凡有著作當悉以界我後子娶即見伯兄曰令祖翊註一集得程朱正脈必傳之書也因歷舉諸先輩偏駁不純者往復甚久又出所刻新文正宗上有先祖所評選者數篇曰此特畧畧一耳予意欲作一序刻四書翊註此處工費太重兼之禮部倉場政務浩煩無暇刻之暇子榜後當來贊成此事未幾先生有南

四書翊註

緣起

三

行之命且許便道回家後抵都未久作古人矣序文竟未有也

昔先祖與北平少宰北海孫先生蔚州司寇庸齋魏先生學問投合雖未嘗覲面而筆札相訂往來不絕潛室劄記魏先生服膺獨深嘗作序一篇令人抄謄劄記於每條之下低一字書先生之論以發明之名立雪集先祖不敢當封還原稿再三以書止之迄今刻於用六集之首者節此序畧易數字也先祖歿後

先生每書畢先生子歲時一往至則款洽累日待以通家子姪禮必同諸藏稿無恙否令尊公一生心血常謹守之待時而傳可也嘗坐談間一顯者至直踞上座先生正色曰此吾故人有道子也不宜以貴加之命坐於先君子之下始與之言往者張孝先先生每送家兄必出大門外曰送賢人子孫不與常客等亦此意也家藏魏先生哭先祖詩綾一幅題畧云某月日得書即先生訃音也情不自禁爲位於益友

四書翊註

緣起

四

寵中爲詩弔之

其一

問病人歸訃已先披衣讀罷淚雙懸吾儒豈合斯人死永訣仍存未了緣雁字投交辛丑後麟書絕筆代申前好將劄記名山護獨破禪宗聖聖傳

其二

麻衣哭母病相侵易簣終遑枕塊心有子有孫天地憾無官無爵日星隔百年公論歸潛室牛句讒言是

好音但願先生靈爽在肅齋一聽伯牙琴

刁顯祖識

四書翊註

緣起

五

文孝先生小傳

先生姓刁氏諱基命以避廟諱易曰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保定府神州人父諱克俊字翼庭學者所稱貞惠先生者也先生年二十有五登天啓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不事以斯文爲已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問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國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僞命教誨之以死拒幾及於難會

四書翊註

傳

聞敗得解及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先生書反覆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翊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初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吾尊之

石天地也親之若父母也敬之若神明也乃所願則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其誦悔謝曰某不肖甚愧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以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文孝先生常山張起鴻嘗爲之傳甚詳備其贊曰文孝以魁岸間貌古顏蒼頭顱圓可竟尺耳大鬚長兒時有相之者曰鳳目獅鼻山頂虎背亭亭岳峙非凡相也以今言之信矣迹其生平毀者什一服者什九

四書翊註

傳

二

以予觀之堅心士隱副在名山可謂泰山巖巖氣象者也嘗過先生墓爲詩弔之道學於今第一人全於辨道見其真能分王陸爲旁派應是程朱有後身上谷名山藏琬琰祁陽新塚卧麒麟愧無當日延陵劍寂寞低回感已辰後學孫勣曰子讀先生書於言行之間益數致意矣有味淺其言之也先生孫承祖者子與游保陽之學舍因得先生書讀之承祖兄繼祖弟顯祖皆循循修飾庶幾能世其家學者也子於先生潛室刻記得先生

爲學要有焉吾師乎吾師乎不韻此幾虛度一生先生以謂高子也子於先生亦云

徽州後學孫勣謹撰

四書翊註

傳

三

同姓氏

張 尉肖巖江寧人 車鼎晉平縣邵陽人

張 謙受益江南籍 寧完璧荆台宛平人

斐衡度晉純曲沃籍 徐 諤木存湖廣籍

朱弘策誼正上元人 吳恩元丹麓南陵籍

吳恩正汝夫江寧人 叢 潤河九上元人

艾之映開齋江寧人 汪謹益樞山當塗籍

郭正宗楚堂上元人 雷鳴漢天發上元人

四書翊註

姓氏

一

吳永錫樂山江寧人 王文升階五江寧人

陳 晉錫蕃江寧人 王朝政西園江寧人

王材振素山黃岡人 龔懋昌慈菴江寧人

李景蓮又白江寧人 高 標秀生上元人

王椿芝紫子黃岡人 汪 模我範上元人

江 正維周上元人 孫希曾省三上元人

張 楷正夫江寧人 張應景佩公江寧人

袁 倬雲昭上元人 陳元正 江寧人

伍士璜麗蒼上元人 張覃齡錫純江寧人

伍士涇澹園江寧人 王天觀敬辰江寧人

許 鏘賢聲上元人 黃白麟漢奇上元人

四書翊註

姓氏

二

四書翊註目錄

翊註序

讀翊註綱領

刻翊註緣起

文孝先生小傳

校閱姓氏

目錄

以上首卷

大學翊註五卷

一卷 原序

二卷 傳首章至四章

三卷 補傳

四卷 傳六章至九章

四書翊註

卷目

一

五卷 傳十章

中庸翊註三卷

一卷 一章至十六章

二卷 十七章至二十章

三卷 二十一章至末

論語翊註二十卷

一卷 學而

二卷 為政

三卷 八佾

四卷 里仁

五卷 公冶長

六卷 雍也

七卷 述而

八卷 泰伯

九卷 子罕

十卷 鄉黨

十一卷 先進

十二卷 顏淵

十三卷 子路

十四卷 憲問

十五卷 衛靈公

十六卷 季氏

十七卷 陽貨

十八卷 微子

十九卷 子張

二十卷 堯曰

孟子翊註十四卷

四書翊註

卷目

二

一卷 梁惠王上

二卷 梁惠王下

三卷 公孫丑上

四卷 公孫丑下

五卷 滕文公上

六卷 滕文公下

七卷 離婁上

八卷 離婁下

九卷 萬章上

十卷 萬章下

十一卷 告子上

十二卷 告子下

十三卷 盡心上

十四卷 盡心下

右四書翊註四十三卷除序文綱領緣起本傳一卷

先祖

文孝公所著自先君子珍藏手錄以教

承祖

兄弟與

先祖所著諸書併藏於家少宰孫北海司寇魏庸齋

西臺陸稼書司農張孝先廷尉孫我山諸老先生先

後謀刻不果

承祖

來治上元書賈所集流布最便而

水藥自矢祿入不能舉又不果刻邑紳士見此書表

章聖道津逮來學釀金付梓不日而成不朽大業幸

旦夕之成功也除斯文正統用六集潛室御記已刻

四書

卷目

三

外未刻尚有易酌辨道錄二書將續圖之

才承祖說



四書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承祖 曾孫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大學章句序

蔡氏曰讀此序見得教法始於伏羲神農

孟子失其傳於孟子之後而復得表章於程子發明造

法傳傳於天下而已又曰原聖賢之所以著是書者以

四書

大學

一

卷一

聖賢之意將以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又曰聖賢之所以

明道立教者無他只是要人各自復其性而已天下豈

有性外之事聖賢固無性外之功性即明德也大學之

法即修德之教也又曰不日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

三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蓋

自定而大學與中庸其言雖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脉

貫通元只是一篇文字朱子則爲之區別其章句今之

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矣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又曰大

學二字爲篇名如學而爲政之類思意未然而爲政

取篇首二字爲名於義無取也若大學二字則舉全

篇之義統括其中非徒以篇首名也中庸亦然無與學

而爲政之例不同若同例恐當以天命二字命名矣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

上大學指經傳

或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其說曰堯典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平章百姓齔和萬邦分明是明德新民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序堯以是自治豈不以是教人或指三代以
其對小學而言小學之名三代未有也愚意後而既云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
所設設下又云三代之隆其法審備則知三代當已有
此法但未備耳通指為是子年十有九應州試後出大
學之書古之大學題覆試童子以古大學為太學于不
在覆試列私為文駁之呈先子喜甚以示同人今考諸
書果未有如州侯所云者竊意黃口時輒斗勝如此
蓋自天降生民書云天降下民此以生字易下字何也
句為張本故民稱下與以仁義禮智之性天生生之大
德也朱子以此句為張本故民稱生一字之開各有攸
當古人立言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或以
之精如此

四書翊註

大學

二

卷一

盡作春秋日食既之既與莫不二字疊矣不通黃氏
以為已然之詞是也朱子曰仁則是箇溫而慈愛底道
理義則是箇剛毅裁制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節節底
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解最精胡氏又述
其解四書之言而補知字蔡氏非之亦未為過但以知
字為偏言之知仁字亦為偏言之仁甚不是此以性之
本體言豈有偏而不全者乎愚意仁曰心之德愛之聖
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竊欲微其意而解禮曰心之敬嘉
之會解智曰心之靈物之鑑一字兩意俱然其氣質之
兼體用說不識知言之君子以為何如
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
也陳氏曰性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
省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
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
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蔡氏又欲令而

一之亦是但不一有聰明睿智蔡氏曰氣極其清質極
如此較分別耳一有聰明睿智其粹者也于天下之理
無所不聞曰聰無所不見曰明無所不通曰睿無所不
灼曰智通者入于微之謂也此所謂生知之聖也與知
其性應能盡其性者盡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盡仁之性與
相盡禮之性與天地同其節盡智之性與日月同其明
此所謂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盡字依朱子唯天下
至誠節解作去聲讀焉出於其間應運而則天必命之
是不必如吳氏作上聲出於其間與也則天必命之
以為億兆之君師若司治天下事師司教天下之事三
道兼焉三代以後如孔子之聖而不得位蓋天命而師
之為億兆之師而君道兼焉如春秋天子之事也使之
治而教之命之性或以大學為古者教人之法其言或言天
命之性或以大學為古者教人之法其言或言天

四書翊註

大學

三

師似宜從教上說起然必先之以治者何也程子春秋
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長即師
也治之而學學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其以
治先教固矣愚謂此處治字却不取學字意但取生
養遂意生養不遂則教無繇施孟子所謂自治不暇奚
暇治禮義者也故必先治于教而其義以復其性復其
性完此朱子文章精審處不可不知以復其性天降
生民莫不與之性也天命之一人曰盡性衆人曰復性
蓋性者圓滿而無所虧欠也復性者先虧欠而後圓滿
也自開卷至此性字凡四見非性無以學非性無以教
也歐陽乃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尚謂之知學乎
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蔡氏曰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在下曰堯舜君前臣名其詞其意謂堯舜曰堯舜非
証乎夫君命臣其各之宜也臣述君之名臣而因以
其言可乎二典皆史官之詞一日堯舜再則曰堯舜

四書明註

大學

四

四書翊註

大學

五

經 170—21

六

七

0-22

小人不得蒙耳之喻一字言不明不之否之塞

六經所載樂皆不外乎此故孟子于大學中言

四書翊註

大學序

西

輯之。采取也。輯使得次序也。指章句。應上句放字。問亦竊附已意。張氏師曾之。問與補傳。問。補其闕畧。闕不完也。畧不詳也。以俟後。嘗或問。問不疑。補其闕畧。指補傳。應上句失字。以俟後之君子。言待後世君子之是正也。或以君子爲學者。謂本冉有所謂如其極知僭踰無所逃罪。言非分也。卽孔禮樂以俟君子云。意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記曰。國家如欲化民而成學者。修己治人四字包。則未必無小補云。謂上補國。下補學者。如此則朱子之功。近接程氏之傳。而遠紹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孔子至孟氏之正統月矣。所謂其辭雖謙而其自任之重實有不得而辭者。陳新安曰。朱子論學必以明性復初爲綱領。安論論語

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善而復其初小學邇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謂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序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教之以復其性凡四致意焉蔡氏曰看大學序不但可以知大學一書之興衰如木人才之所以盛衰風俗之所以隆汙家國天下之所以安危理亂古之所以爲古而後之所以不以不如古者大要皆呼得而知矣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是書豈不傳于世而世自莫用其書耳又曰此序惡意作四大節看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爲第一節蓋此一句乃此一序之大旨也自蓋自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爲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爲傳義以發其意爲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錄作也自及孟子沒至篇末爲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繇述也各節各有箇闡合其末兩節開合意亦如孟子一治一亂章每敘生民之害而歸功于禹與周公孔子及已之所以

四書翊註

大學序

主

辨楊墨者學者詳之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于此覽者其擇焉又曰按此序東陽許氏分作三節看似有未當者蓋以篇首至排後世之所能及也爲第一節則不知首一句之爲綱要未當也以及周之衰至壞亂極矣爲第二節則是子孔子之經曾子之傳處忽畧看過了且不知壞亂極矣此語正以起下文天運循環云云是亦未當也又以天運循環至篇末爲第三節雖于程子之表章是害者知所發明而于朱子之所爲作章句以俟後之君子者全欠提掇是亦未見其的然分曉處蓋從上面便已截得不是了吾輩更相與詳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按淳熙己酉宋孝宗之十有六年也二月甲子大學序告成三月乙丑中庸序告成年譜註云二書之成久矣不暇修改至是以隱微于心而始序之愚謂隱微于心所以極天下萬世之心也天下萬世讀二書而無以極其心則其于朱子之心必有未

然者矣。茫然于朱子之心，而欲尋二書入手處，得無千里乎？又按朱子生於慶元庚戌，朱高宗四年也。至淳熙已酉，爲六十歲，始序二書，嘗試取其序而熟玩之，直可追踪孔子繫易之辭，非後世能言之士所可幾及也。子又以取而列之，斯文正統中，又爲之序，釋句解也如此。又按朱子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卷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至及中年七十有一易讀之前三日，向修改大學，誠意章，然則朱子之于是書也，終身以之矣。蔡氏曰：或問尚有未更定者，其然豈其然乎？

四書翊註

大學序

夫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麟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繼祖

曾孫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子程子曰

陳氏曰：程子上加于字，做公羊傳註。子沈子之傳，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大學

孔氏之遺書

蔡氏曰：孔氏兼會子言，非也。若兼會子則當云孔氏門矣。孔氏只是孔子，而曾子自在其中。遺書謂其人往而書而初學，年十五以上留也。二程遺書高子遺書本此。

四書翊註

大學經

一

卷一

入德之門也

進德者以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之爲門戶

獨賴此篇之存

此篇以明德之至善爲先務，則格致誠正修內而明明德之次第也。以親民之至善爲後，則齊治平外而親民之次第也。內外次第獨賴有此篇在，俾學者持循而莫之能易也。

而論孟次之

在論孟固各有次第，然不如大學統爲一篇一經十傳，井然分明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學格致誠正修以止于明德之至善

則庶乎其不差于俗儒詞章功利之學矣。學齊治平以止於親民之至善，則庶乎其不差于異端虛無寂滅之學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或問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已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二字所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本也今親民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文考之則有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其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亦何害於傳疑邪凡漢古人書者皆當遵此爲例若必以不改爲是則世蓋有承誤踵訛心知非是而故爲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爲法耶陽明淫陽新鄭諸公皆路此病不足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以德言不明明之也此上明字一之字其明德者下明字連德人之所得乎天天命之性也而虛靈不昧虛而不昧以心之空洞言虛明也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心統性爲未發之中心統性爲已發之中

情爲已發之和者天但爲氣稟所拘不能變化人下之達道故應萬事欲所蔽不能掃除則有時而昏非復虛靈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天命之性終不故學者當因其所發如困作見孺子入井發而爲林楊惻隱因日而夜之息平旦之氣發而爲好惡相近之幾希遂明之擴充之以復其初也理應萬事之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易曰革去故鼎取新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人與已同此明德已既明而人未明仍是德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書曰舊染污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朱至于是則必至于是乎是善守乎是至善必不遷而後止也胡氏曰必至善則事至于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凡一事必有一理事理則盡頭拾好然者善也當然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之極者至善也言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明德止于至善之地書所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不遷也新民止于至善之地書所謂格民於變時雍也而不遷書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如乾之剛粹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不以一毫情欲智故夾雜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大極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大極

人心得于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
統體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爲
一則曰天理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明明德爲格致
一理而已新民爲齊治平之綱領止至善德明明德新民而
又八條目之綱領也綱如網之有綱綱舉則目張領
如裘之有領領舉而裘順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第一曰此

對小子之學言之也第一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

也第二曰愚於序文已畧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
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第二答序
文謂章句

四書翊註

大學

四

卷一

畧陳之謂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
數之文輯而爲書卽今之小學書許魯齋敬之如神
明愛之如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
父母者
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
小學之書何也第三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
道則一而已一者何也小學大學
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
之基本口放心者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音目觀亂色
收者一截斷不續之謂既能收其放心德性
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必又養箇德性也及其長

也不進於大學則何以爲夫大學之學始於小學措諸事

業謂齊治平大學終事誠正而收小學之成功而崇

本立而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判之

生也少宜習小學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大

異宜長宜習大學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大

高而深小學下而淺小學先而急大學後而緩也後

字緊根先完緩字緊根急字入歲十五歲之分也

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燕猶冰炭之相反

而不可以相入也燕香草猶臭草此一段今使幼學

之士必先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

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

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第三答以上

大學却牽牽小學發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

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此一段追

之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指小欲反從事於

小學時既往而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低懶不勤

苦無成之患徒勞而無功學記所謂發憤後欲直從

事於大學行而不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

四書翊註

大學

五

卷一

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此所謂潛心以居對越上帝戰兢兢兢問敬或易也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此所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惟精惟一萬變是歸也。此所謂動靜交正從事于斯是日持方矣教也。第二答以上五段俱朱子敬齊篤恰好作三先生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第三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萬事莫不根本于一心。敬能知其所以用力之主宰一心故又能根本萬事。此敬為大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學基本故曰

圖書明註

大學

八

卷一

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小學成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此程子上徹下益此心既立。敬以主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程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道問學窮理以繇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繇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治人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修己篤恭男

新平天下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自小學大學以下統以此句結者又照應敬者至此心既立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一句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此一句又申明敬者聖學之第一義也。以上共為一段反覆敬字之善又發明孔子言外之旨也。盧氏篇首三言大學一書之綱領也。明明德一句篇首三言之綱領也。朱子敬之一字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不從敬入便是無頭腦學問。陽明曰終之以敬而益支。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更端第一天道流行猶言乾發育萬物猶言各正性命其所以為造化者

圖書明註

大學

九

卷一

陰陽五行而已。黃氏曰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五行能自無而之有故曰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是有是理上之道而後有是氣下之理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即氣也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德順仁義禮智之性。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仁義禮智之性。是智順之為信兼從順而有之天之理為性故曰信即理也。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鬼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氣以一身而具有陰陽五行萬物得其氣而為死實得其理而為

也。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此太
說。盧氏曰。真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
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凝則有是
形而各一。正謂是也。謂理與氣合而然。以其理而言
其性矣。一。正謂是也。後可以爲人也。然以其理而言
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此言天之所以
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
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此言人物之所
彼賤而爲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
體之全矣。如目能視不能明。耳能聽不能言。唯人之生。乃
能聽。目能食不能言之類。

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孔子曰。天地故
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物咸備。此八字。根性爲最
再詳。虛靈不昧。以具衆理之意。虛靈洞徹。蓋理與氣
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心。意。底。人亦有氣
存。何故昏昧。顛錯。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
此謂方寸之間云云也。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
以言乎性之本體也。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亦不外方寸之間云云。
是則所謂明德者也。自天道流行以下。或言理。或言
所以合。或言人物之所以分。區而別之。以盡貴之性。
然後極贊其體用之妙。而此明德二字。爲他何等。

重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
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氣有清濁。故賢有智愚
不肖。上言人之氣質與物不同。此必其智大賢之資
又言人之氣質與人不同也。必其智大賢之資
上智以知。乃能全其本體。全其虛靈洞。而無少不
大賢以行。乃能全其本體。微之本體也。而無少不
明。萬理咸。其有不及乎此。資不及乎上。則其所謂明
備也。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蔽于氣質而失
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此句。接乎事物無窮之變。此句
承上。

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
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德明
害乎其德。人欲二者。謂氣質相因。謂氣質既拘。物欲
增而天理滅也。二者。物欲也。相因。因而蔽也。物欲既
蔽。氣質因反覆。謂相因。深固。謂牢不可破也。是以此德之明
而拘之。反。謂相因。深固。謂牢不可破也。是以此德之明
日益昏昧。言非特不能。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
情欲利害之私而已。如餓求飽。寒求煖。雌雄化。化交
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應雖曰
可以爲堯舜而泰天地。而亦不能以自充。充。然。

本明之體得之於天。有不可得而昧者。章句所謂本體之明
息也。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侯然之一有
覺焉。如寐而寤。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明矣。
言可以為受教之地。或謂須是從這些覺處。便致
知充廣。將去朱子曰。然則擊石之火。是些子。幾引着
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到大覺。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
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
之於小學之中。至此又提起小學。而復開之以大學
之道。庶不至于失。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
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養之于小。而因其所發。有覺
也。以啓其明之之端也。啓其淵然之本體也。繼之以
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
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黃氏曰。此夫既
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兼行
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
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章句所謂而達
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
此句通結上意。蓋上所言之皆性。然其所謂明德者。
分內事也。第一答專釋明明德。

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萬物向也俱
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自
不暇而暇。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
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
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卑污苟賤俱豈不為之惻然
而思有以救之哉。惻然者。胞民與物之心。救之故必
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者。救其去人而淪于禽獸也。故必
家。新其家也。中於治國。新其國也。而終及於天下。始中終三字
本孝經確證。黃氏曰。即所謂恕。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
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不復沒溺于卑污苟
章句而。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
也。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
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亦只是不作為于
性分之外意第。二答專釋新民。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
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天命而吾之所以明而
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大道為公。務要
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

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平心體統之太極。見于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物各異。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目之以至善，只是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即前片謂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踐之衆人之心同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不察也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不去仁不能

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陽明以此兩言爲教。立不至善只是太甚。程子釋老亦以此兩言爲教。然專要成仙成佛，却全是人欲，而非天理矣。第三答專釋止至善以上共爲一段。至此纔發明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旨。辭源遶遠，無不曲盡無庸求之言以外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而八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明德新民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新鄭諸公猶未也。弗思甚矣。此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約言一篇之義。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朱子曰：如僧愚謂漢祖唐宗之類皆然。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朱子曰：如佛老便是。又有畧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朱子曰：如王通便是。看他于已分上亦志于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着工，便做不徹此數語。可蔽文中子一生。愚謂昌黎處陵之類皆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而深求之也。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盧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民。不止至善故不謬者鮮。此嘆

大學之義不明乎後世也。以上共為一段。合而言之。此篇共為四段。文字第一。一段三問三答。以小學補大學也。第二段三問三答。以敬補小學大學也。第三段。一問三答。合章句讀之三綱領之義。燦如指掌矣。第四段。不問而答。前正言。後反言。以明道學之傳聞。乎此義之明暗也。呼吸應各極其妙。語道理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語文章亦豈後世能言之士。所可幾及哉。讀者不可不慎思而明辨也。愚按蔡氏以大學之道為大學之法。未盡竊謂道者。所歸適于大學之路。古今所共。辭也。三在字。即此而是不煩他求也。張氏以當字解之。而援章句三當字為証。遠矣。我輩要明德。須窮孟子性善之理。要親民。須窮張子西銘之理。要止至善。須窮周子太極之理。

南書翊註

大學

夫

卷一

慮而后能得

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辭也。辭謂知止。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此正出。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此句反出知字。又提起得字來。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中之也。正鵠喻止。知正鵠喻知止。云者。物格知至。從第一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此從章句二冠以天下之事。又以見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知止者之無所不知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乃云非志乎。然則二說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即心不妄動。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靜心者。心而所以靜者。心之理為之也。故曰能。既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即所謂處而安。以身心易所謂安。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不忙。閒暇不。土敦乎仁也。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不忙。閒暇不。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揆度也。或輕或重。有不夾之權衡。或洪或

南書翊註

大學

士

卷一

適有不易之編。能慮。則隨事觀理。隨其事而極深。墨即處事精詳。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易曰。知幾其則百。慮而一致。知行合一矣。按朱子他日以極深二字下得未仔細。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故愚于此。發明研幾之義。而于極深二字。更不着解也。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益。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謂個中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終身經歷之次序也。一以貫之。此段發明聖賢心學之精。有則俱有。能則俱能。不可不及。此諸

也身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即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物而推言之已一物亦一物故曰兩知止能得一

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即知止為始能得為終

以得之事能得其所以知之事故曰一事首尾相因即兵家所謂擊首應尾首應也

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即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四書

大經

大

卷一

不遠言其近也近道與得道有間聖此結上文兩節

之意也或問以此開端章句以此收煞盧氏曰物有

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

六個先字一個後字起下文七個後字不特結上兩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

曰此言大學之序分明其詳如此義理蓋綱領之條

目也條目條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

明德之事也此大學詳于治內之序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

之事也此大學詳于治外之序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

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

也此又合明德新民而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

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四書

大學

九

卷一

使我治天下十年諸使字來証非也如此把使字看

輕了此與中庸使天下之人使字正同明德無不明

正如鬼神之神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

正其心各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

平矣不言各格其物各致其知者先知覺後知上焉

大者而國與天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

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

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

以上三段俱用孟子所引至於身之主則心章句

者身之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無心以。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端本而心之所發則意也。章句云。意者。一有私意。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為意。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章句云。誠。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必自慊。改初本。一子善三字。此文公絕筆。依愚本為是。吳氏非之。鄭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聚理而宰萬物者也。胡氏

和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即所謂知猶識也。推。不盡。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如慈有所以慈。非徒愛之而已。孝有所以孝。非徒養之而已。所謂理也。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而己。人莫不知。以理。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也。精也。微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觀其所當然。與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此加極字。如格於文祖之格。齊訓至。無言窮之而至。其極也。即所謂物猶事也。窮至極意。此大學之條目。章句加八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即開卷至為纖悉。詳字。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只說到治國至唐韓子。食字退。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問矣。問漢諸儒。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致知格物云者。底說。則是不探其端。指致知而為格物。則

次。指正心誠意。指子曰。不格物而欲
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二語通為。何乃以是而議荀
楊哉。荀子名况。字卿。揚子名雄。字子雲。二子未知所
明責也。亦昏也。

愚按。發政施仁。自設內始。故先治國。治如治絲。理其
緒而使之不紊也。垂範作則。自庭除始。故先齊家。齊者
畫一之意。家人傳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齊字証疏也。問有家身。問之也。故先修身。
修身者。整飾之意。治其汚補其缺也。修身而心正。心
求之。是濁其源而欲流之潔也。其可得乎。故先正心。
心正者。端一之意。無偏無黨也。正心而于意焉察
之。則念頭萌動之際。不致于傷且妄矣。故先誠意。誠

四書朝註

大學

圭

卷一

者。舉一念發一慮。必求方寸間打疊的過。不敢瞞蔽
自己。也誠其意。以爲善而不知如何。是善將惡以惡
爲善。誠其意。以去惡而不知如何。是惡將善以善爲
惡。蓋過信古人。必至膠柱而鼓瑟。信狗已見。必至
磨而用罔。故知不可不致也。致知。知而進之。更不言
先而言在何也。知虛而附于物。以見物實而託于知
以靈。故直曰在格。語意較先字更
緊。且以一在統結前三在字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
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平。曰此復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盡

其極而無餘之謂也。即物理之極。理之在物者。既

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

即知至者。若心知無不盡。即知則心之所發。能一於

理而無自欺矣。即意可得而實。一于理與一于意。不

自欺。即意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即心

而正。胡雲峯曰。意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

後。意可得而實。則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

意既誠。則心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

之功也。然不日知。則盡然後實。其意既實。而後正

其心者。蓋知行一貫。于並進。但格分先後。非必了

一節無餘。然後又行一節。是當會于言意之表也。愚

謂章句可得二字。又應或問。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

勉強。不可得數句。其義精矣。此明明德於身也。故章句

不至陷於偏。而無不修矣。以其事屬之以上。俱可類

推。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此新

事也。亦歸齊家推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知止至善也。應前

知至善。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即前所謂誠

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

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

未哉。智謀夫之私。不可以言明德之至善。故曰未也。

四書朝註

大學

圭

卷一

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得先

明德爲主新民爲賓而新民又有待于明德也先明德後新民先明德新民後

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

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

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

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

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于天下則大

者也。吾心之用。卽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

極其精而不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節矣能舍之

大學

張

卷一

其大而无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達
於合之。則有空先忽之病。然析之而不能合之。則

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折之極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太

此二句其義無窮其所以山半言其所以山半言

道一以貫之其旨深矣
恩按上一節從未說到本從終說到始以用功言使

人知所先也。此節從本說。到末從始說。到終以成德言。使人知所後也。格物知至。真見善。當好便實去好。

善真見惡當惡便實去惡惡不復有瞞心昧已處故
日意誠實去好善惡惡無一念不可對人無一事不

可告人心下何等光明正大故曰心正則身正光明身

竊其形故日身修身能承先啓後家間豈有不齊之

無異此無偏弊家國豈有不齊之夫婦推而至于誠

獲宗族莫不肯然蓋一身修而一家之身始俱修故
日齊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還于家邦堯試舜

觀厥刑于二女然後使之治事祀神莫不咸宜蓋一家齊而一國之家始俱齊故曰治京師首善之地朝廷

序國中帖然就型焉天下從此喁喁向風矣故曰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蓋一國治而天下之國皆治故曰平平者到處無夷無反側也

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出漢書。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

也。言四條目都歸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
此指修身上來

言三條。曰都歸。

大學經

因言終言

大學

一、

電

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有也

本謂身也。繫接上字。所厚謂家也。切近者言。以身之最

日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上文兩節將八條目反覆

詳說面反
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

國家爲未。天下國家之身與吾身原自同體但安人

家國天下之身。以定于一。具天下而吾其里維天。安百姓。皆以修己之身。不修必無以修。

故本末分厚以家學國與天下而言其理雖未

無二理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

理一而分殊也。故不能格物致知。讀至此少住。以誠意正心。用字提。而修身。用字結。到修身上去。言修身中。而修其身。是正心。至皆有至義。不可忽也。則本必。而少。而末不可治。同歸于亂。也。不親其親。事親不能孝。不長其長。事長不能弟。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已之親不孝。何以使人弟。其長此皆必然之理也。解未之。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本此以立言。愚按自天子至于庶人。則諸侯卿大夫皆在其中矣。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

無與焉。今大學之說。乃創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主之。人得之。非有我得私也。以明賦于天。是以君子之心。體之。明德。大公。明德。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仁之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明明德。堯舜其民。明明德。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事此以大人之學言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設。此以大學之人言也。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離者。或以選舉。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正本清源。謂明明德。家國天下皆其末。其流也。此以大學之教言也。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不知大學。而苟循於目前。偷安一時。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求為匹夫。常接連於當世。亦

有一箇格物。邇其流自誠意至以平天下。皆一知所

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此段最盡聖人指

說然以其無化在學以出其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實此疑似不必古昔先至於傳文或引會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會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以會子中庸孟子之言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信之其証亦在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此見是書多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此見是書多其他如謹獨之云中庸天不慊之說孟子養義利之分其言不恒言之序即天下亦無不昭合焉者此見是書多與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論孟處其大則五經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立言附而其所以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

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此一明垂世立教之典通為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天下後世而言者也此一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一機接物之微或因一事而發者也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先其易後其難先其急後其緩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九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逮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子賜等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四書括盡古今道理之以是觀之則務誨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薛文四書不可一日不讀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朱子曰先讀大學學以定其規模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

他、說、先、焉、以、為、平、易、其、不、溺、於、虛、空、
也、而、厭、之、釋、老、之、徒、陷、流、
 於、功、利、管、晏、之、徒、流、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後、儒、
 衡、義、及、大、學、有、義、
 補、俱、有、功、聖、門、

四書翊註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照祖 繼祖 承祖 曾孫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豫書監定 與祖 銓 銓 銓 銓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今本與古本異者凡數處。初用鄭本。程子以為未安。也。從而更定之。既用程子。朱子以為未安也。從而更定之。上下前後參互斟酌。至當而後已。不以本而有所翻駁。不以程朱而有所附會。蓋天地間公共道理。原自如是。朱子亦自其所無事而已。今其詳具載或問中學者。一考之亦可百世以俟。聖人而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一

卷二

不惑矣

或問一章而下釋明以至三章之半釋止至善章

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於此謂

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遂以為傳之

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大學一篇該括以傳附經以

傳序大學一篇十傳於前故曰統則其次第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

之後故曰附二說謂程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武王封其弟康叔之辭。朱子曰此克字。字有力。見人學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他處又云云。克明德慎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

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或失於太剛。物欲蔽之於後。或蔽於聲色。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此言他文王之心。渾然天理。氣質純粹而無。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此言聖人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自然而能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二

卷二

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此言他人勉然後能。皆客語。只要申乃以為拘急。不如章句。因引朱子與廖德明帖云云。以為章句是後來改定。而不及成。夫所謂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豈不兼章句或問而言耶。考集註或問成於淳熙。下西是時朱子年甫四十有八。厥後二三年間。章句改定。章句不改定。或問乎。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遂發前賢所未到。亦兼二書言之。安得以或問為未。經改定之書。不如章句也。文莊之言。過矣。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商書。商伊尹誦湯之事。顧謂常日在之也。邵子曰。教太甲者之書。顧謂常日在之也。曰天

之神棲於日。人之神棲於目。以目顧。正以心顧。猶也。蓋不睹不聞。中有時與天。載相為流通者。天地此也。從古是說。或曰。密也。與顧字。在天之明命。即天地人所受。以即天之所以與我。即命而我之所以為德生者也。即人之明德。非他。是其全體。寂然不動。合者也。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萬殊為一本。大用感而遂通。散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無時無一本為萬殊。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無時無天理。人惟不察於此。謂日用所。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人欲勝。常日在之。而真若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從常日在之。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從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二

無時不明矣。一句推開說。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一出字。其為門。亦可知矣。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堯典。虞書。帝典本唐書。而亦曰。虞峻大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盧氏曰。能明大德。只是明明德。到愚謂以德之光昭言曰。明以德之廣博言曰。峻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一日意言三書之意。皆經文明明德之意。一日事則言有工夫也。湯身之固有工夫。

善與文性之豈遠無工夫乎此即爲仁錄已而不錄人之意豈引諸家不以爲然誤矣
日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其意猶淺
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而人之未始不爲天也
朱子曰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便合天理天理本一理理會得此意則人何嘗大人何嘗小也解釋最明榮引又有異議以爲重明命輕顧諟不知言明命明天之未始不爲人言顧諟明人之未始不爲天天人合一正從顧諟來奈何強分輕重哉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堯則正言峻意二節以漸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略字有而深

四書翊註 太學傳 四 卷二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之盤沐浴銘者自警之辭也章句上加各其器以四字下加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

所怠忽而或忘之也身以爲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此沐浴之事而刻銘以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此一段答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即孟子所謂人之有是四端猶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有是四體也此以身喻德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受之天體身受之父母性命原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此一段反新張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

四書翊註 太學傳 五 卷二

昏而日新焉黃氏曰存養省察就德言此一段申則亦猶其疏淪淪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黃氏曰疏淪淪雪就身言此一段申明如沐浴其身以去垢一句合兩段總申明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此一段反新又曰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用本新張本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用本每章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可略有不則明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六

卷二

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也。以上數盤刻辭之問。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到底變偷。

得於此。此謂荷日新日新又日新。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通聲色不殖貨利。四者皆以玷吾德。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二者皆以成吾德。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心制事制心則新也。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句以其勇。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句以其勇。又曰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句以其勇。

於新也。上二句容語。愚意當刪去。以此皆足以見其兩段中俱下句確而上句未確也。此皆足以見其目新之實。八句至於所謂聖敬日濟云者。人能敬其德日愈升于高明也。盧氏曰。上八句是敬之目。則其此句是敬之綱。合而言之。即顧明命之事也。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八句俱歸結到一。然本湯之所

以得此。應上有。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此從其師傳說可見。上有明明德之君。下有明德之臣。故伊尹若下無明明德之臣。其君未必能明明德也。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言成德能明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而丁寧之意。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七

卷二

此從湯之嗣續。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悔其新也。處仁遷義而歸。改行自是。亦所謂荷日新者。以第一言許。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謂盤銘告之。謂終云之也。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以銘之全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指上稱其德數句。其意亦深切矣。指伊後周之武王。因下節新民而踐昨之初。受師尚父太望呂氏如湯。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萬善俱怠勝之伊尹也。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萬善俱怠勝敬者滅。廢故滅。義勝欲者從。從從順也。故欲勝義者

凶。物為之主。故凶。凶不順也。上二句以制心。言下二公述書警武王之辭。與文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此太湯自警之辭。其義一也。退恐懼退為戒。書而於其几。銘曰。皇皇惟敬。口口口口。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觴豆棧戒。之驕驕則逸。刀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

先搖搖。雖有聖。隔銘曰。隨天之時。以泥之。若風將至。人不能為謀。隔銘曰。隨天之時。以泥之。若風將至。銘辭尚多。此特因。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有光。今其遺語。謂書及。尙幸頗見於禮書。謂大戴禮武願治之。

曰此結上文詩書之意也。上三引詩書蓋盤銘
言自新也。為新民康誥言新民也。為自新文王之詩
自新新民之極也。合湯盤康誥故曰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

矣。即所謂自新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也。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

胡氏曰上章釋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于至善故此章之末日無所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

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可。見。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句五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十

卷二

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新民之意却只于中可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四方所止居也

安其居而不遷故曰止。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當止之處謂

心之邦畿也。故曰此以民之止于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岑言山之高蔚

言木之森所謂林茂鳥之歸也。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蓋曰鳥於
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言人當知而反不能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
所當止之處也。知所當止之處謂至善至善人心之所當止之處也。丘隅也。故曰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辭緝緝也。如絲然愈引愈長。熙光明也。如大然愈敬止言

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無不敬即禮毋不敬。引此而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十

卷二

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至善

之綱五者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許氏曰精是明

至善之目。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白之至理。指五

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推

事及每事之間曲折微隱處。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

臣國人父子之類。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

敬之類。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

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善之所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非特五

曰此引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

有物以形有則以言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所即但所居之位不同如君與臣則所止之善不一如仁與敬故為人君則所當止者在於仁仁即至善也異善之類為人臣則所當止者在於敬君之餘倣此。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依此說則五句只是問指文王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此以人之本心言本心無不善故自然識天理盡人倫而文王之所以為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主

卷二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止。了却本然事。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此一段反說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此一段正說故連續光明。應緝自無不敬所止者莫非至善。應敬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與學者者不先知所止。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謂五必不能得所止。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

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法天下傳後專美于前但有前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從知後得之異耳。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源頭上說應天生意至極。僕刑文王萬邦作孚。是從發于心之不容已者。一段。下至是亦文王而已矣。此意也傳之意即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闡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已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諸詩者宜知此于高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之固矣。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主

卷二

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何字下耶字上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仁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終始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須從精微得其各而不得其所以名微之類則仁或流於姑息。如漢信弘恭石顯殺敬或墮於阿諛。附會天書之類孝蕭望之之類。伯奇賊仁之類而慈或敗子。楊文貞溺愛或陷父。伯奇賊仁之類而慈或敗子。楊文貞溺愛不可卒致其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

大倫之目不能盡其餘綱目豈能盡乎止至善者其推廣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南

卷二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衛武公少年不脩其後改過遷善。雖以九十邁齡不忘箴警之勸。遂

淇水名。澳隈也。水曲隈也。涯內爲隈。涯外爲隈。猗猗作詩以美之。

美盛貌。洪園之竹甲天下。興也。此於詩之六義屬興。言借他物以起其事。

也。
斐文貌、視穆穆爲有象。
然實聞然之章。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

物使成形質也。譬學者之期于成也。磋以鍊錫磨以沙石皆治

物使其滑澤也管子者之幾于化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謂先切
球而後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主

卷二

傳者釋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繇即得止至
 誅之辭善之繇也
 懔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懔懔在裏德也威儀見于表容也
 卒乃指其實謂盛德至善而歎美之也謂民不能忘以上統釋傳者釋詩之辭
 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以求之得
 之二句爲主腦而下申言之
 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致其精也以講字代道字更確
 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以身字代自字更確
 此其所以擇

四書

大學傳

卷二

至善

善固執擇善即講學之事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繇也此一義解求之方一知惻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於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此一段解得之之驗一句以應上兩句文章上兩句起下兩段以下兩段開之法如此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好是懿德聖人既先得之得人心而其充盈言足于宜著言其形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仍是同然之人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即得至善之理

四書

大學傳

卷二

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引詩緊根民於戲歎辭趙氏以爲忍之疎此詩用之只是咏歎嗟歎二前王謂文武也意咏歎慕前王也嗟歎悲後世也故稱前王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如孔孟是也後王同姓有德有位小人謂後民也後民無德無位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以大道之仰其德業之盛也仰其明備步而趨思在人者言其親其親者子孫保之以大實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思其顯承之模範有構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安其光天化日之樂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享其分井授田之利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謂鳥獸魚鼈咸若也此皆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章句加在思之前惟其上文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此慕所以思也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以成物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德之效也成物所以成已三綱領於是乎令一

矣。

此兩節。咏歎浮汰。樂記咏歎之淫汰之兩字指讀

饒氏曰咏歎言其辭淫汰言其義其味深長也皆有

淫汰者意義溢乎言詞之外也其味深長也皆有

咀嚙也當熟玩之熟玩其詞併熟玩其義之味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

得兼釋入者條目其道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

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于

天下

國家

或問曰洪漢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大

卷二

置之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之此也曰

二家鄭程所繫文意不屬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

道盛德至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愚按前三節句句言止與釋明德一例其為釋止至

善傳無疑第四節指出盛德至善為五節新民止至

善張本其義益較然矣宋子對酌于程鄭二本之間

特加裁定何其天然恰好也後儒紛紛異議惑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

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言我與人情實也實與偽對偽不

也言我與一般情實也實故情訓實

引夫子之言以上聽訟二句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

盡其虛誕之辭指傳者傳日不得盡為無訟言蓋我

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為自然有以畏服

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此

兩字承上之言而言兩言字象引以為專可以知本

指孔子之言非也或以孔子為知本尤誤可以知本

末之先後矣傳但言知本而知末在其也章

愚按三代而後治天下者以剖決如神無疑獄無冤

民為上理抑末也按易之訟卦五爻皆不吉惟九五

元吉以其有中正之德能使民無訟也此明明德于

天下之大端也高中玄乃借孟子訟獄一言謂訟不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九

卷二

能無登其然乎孔子為政三月男女異途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美文王治岐虞芮質入其境見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境遂各棄

其田為開田此非無訟之明效大駭與下至陳王卻

馬諸君子或使訟者望問而反或曰勿令某先生

知德之他人也如此然則治天下者從可知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至善之後正心修身

之前程子又進而翼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

上子不之從而翼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

則其為釋本末可知矣結語謂此謂知本一語以

諸傳皆如此結語可以知本

也。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矣。經之本
文謂明
明德新民止至善三綱領也。乘如周易承乘之乘。三
綱領乘其上為右傳之一章。三章則當以釋本
未承之為右傳之四章可。
知矣。不此之屬而安屬耶。二家之說有未安者。故不
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
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
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
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
之可聽。蓋已德既明。合誠正修
在其也而民德自新。合齊治
平在其

也。上下其明。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本字指
明德。或不能然。
不能。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聽訟以求新民之效。
其亦未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余亦曰此朱子
釋傳之意也。
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
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詳閱十傳實無滲漏如且此
章之下有關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並失之也耶。
此或
近似。
愚按聖經雖以本末終始並提。然章末云。壹是皆以
修身為本。又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未嘗及終始

也。然則釋本末不
釋終始或以此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錢氏以為知本即格物之物。許氏曰
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
則兩一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關文。自是如此。但不可得而考矣。宜
如春秋郭公夏五之類。闕文因
關疑。此特其結語耳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為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

一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
以為衍文何也。曰。以其復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
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
屬誠意之前。程子則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
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
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有所取舍於其間耶。曰。此無
以他求為也。考之經文。初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
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於聽訟之章。既以

下之物凡有形者皆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即人心
 不有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天下之物
 之知也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非必窮盡
 只是所窮之物理會到至於用力之久錙銖而精
 恰好處致知之極功也錙銖而精
 累之也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從修得悟也一旦
 衆物之表裏精粗物之華於外者表也藏於內者裏也
 無不到也而吾心之全體大用何所謂其衆理者
 大用即所謂無不明也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應萬事者也無不明也
 結句仍用傳體讀此則傳之五章為不待而其
 義亦了然矣理經賢傳開天手朱子補天手也

補傳不學古傳文體只是淺近明白要得傳義了了
 取朱子嘗稱伊川易傳云淡的文字如何可學余干
 補傳亦云姚處正在淡耳蒙引云如韓歐章豈肯如
 此補傳恩謂韓歐章從未夢見此理安能做出此等
 文字來此下以朱子備述程子之言發明補傳所以竊取之意也
 或問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
 謂格物致知著字義不同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
 力之地而無復經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
 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
 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

日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
 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耳書所謂思
 日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開見博而智益
 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
 學之為言覺也洪範周書廣川董子賢良策皆言致
 知而知至知至者覺其所以然也覺進知字一層後
 世學者或以舉義或以詞章不復知
 心性為何物終其身冥然罔覺矣
 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
 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
 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
 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
 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而
 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
 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
 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
 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

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
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
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
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
真知而已矣

誠敬不言致知說等矣豈能學聖人之動容周旋中
禮乎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此但可爲知者道耶
談虎一段尤爲切論學者不解
此義終成揣摩買貨乎其何益
朱子曰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四

卷三

後之意也

愚按程子之言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
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着身處此
亦兩條之意
而反言之

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
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
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
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
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

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
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
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久然後脫
然有貫通處耳

格物三件功夫甚確學者要減一件不得或曰陸象
山人情物理上做功夫便是格物只說得一件廣却
兩件兩件併應接事物而處其當一件亦做不成
矣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須合三件工夫焉
漸進於脫然貫通處耳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會得多自當豁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五

卷三

然有箇覺處

王氏曰此一節是合內外格愚謂第一句
近取諸身內也以以下遠取諸外物也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

一理便到但積果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

王氏曰此一節是不泛不濫格愚謂第一句戒支離
之學不泛也第二句戒頓悟之學不濫也以上三節
末二句俱同補傳至于
用力之久一段即此

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二事窮盡其他
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

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
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
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國各具一道而
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

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如所謂視于無形聽于無聲如所謂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則其求之之道也窮盡孝之一事其餘百行皆可以類推矣人心各有明處有昏昏若一事上窮不得此昏處也專一守在這裏却益昏下不如別窮一事或可因此識彼非謂或以二終以三也難易先後隨人淺深不可以一定求也千頭萬徑皆可以適國卽所謂萬物各具一理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

大學傳

大學傳

六

卷三

其餘卽所謂萬物同出一原一原也而萬殊故可以推而無不通所謂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面準推而放諸南海北海無不準也

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天行健必有所以高者。地勢坤必有所以深者。鬼神盛德體物而不遺必有所以幽且顯者也。知天之高而不知其所以高。知地之深而不知其所以深。知鬼神之幽顯而不知其所以幽且顯。則是隨形逐響而

已豈窮理之學乎

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其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奉養之宜如內則所載溫清之節如冬溫而夏清也
莫不窮究然後合乎奉養之宜中乎溫清之節故曰
能之蓋我知也而力行在其中矣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

大學傳

大學傳

七

卷三

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物我一理。物非外也。我非內也。纔明彼。卽曉此。觸類而長之也。合內外之道。合物我而一之也。所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也。語其大。則小于天地者在其中。語其小。則大于一物者在其中。所以高厚從陰。陽剛柔之道。思將去。所以然。從無聲無臭之宰。思將去也。四端本于性。而發爲情。其切身不待言矣。一草一木。莫不有體。有用。故曰亦皆有理也。不可不察。非必一一察之。觸目而識其理。所以察也。王陽明格官舍之竹。而致疑。遂棄去。故不以格物爲窮理。羅整菴曰。區區拙斲于鳶魚花竹。亦嘗用心理。食可謂善學程朱矣。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
有物必有則如父以慈為則父之至善也子以孝為則子之至善也推類而至于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有所當止之則皆有所當止之至善也不此之務而馳騁于口耳何益哉大軍遊騎可鑒矣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察之于身內而喜怒哀樂外而視聽言動皆是也中節復禮則得之切矣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于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入

卷三

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

用力之地如讀書尚論應接事物之類是也次第工程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是也非九條有次第第工程也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朱子曰立誠意只是確定其志模誠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于經文誠意之說不同彼深而此淺也立誠之人在明一邊則知之速在暗一邊則知之遲及其知之一也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朱子曰莫若且收斂身心盡其敬也今其先明洞達方能作此主宰方能見理致也故曰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高景逸曰程朱之學其始終條理之全下學上達之妙固未易言語形容然其大要則不出涵養用敬其進學在致知二語此非程朱之教也孔子之教也故窮理即博學之謂也居敬即約禮之謂也宜作此節註
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九

卷三

養者涵育之意涵育光明心地使不至于昏昧則知乃可得而致也故致知在乎所養然一參以人欲之私則又昏昧而不光明矣故養知莫過於寡欲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讀書不求放心則道義何以明論人物不求放心則是非無以明應接不求放心則無以處事物之當斯可謂之格物乎故格物必收其心而不放收其心而不放則去道不遠矣

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

本者也

日立誠意曰敬曰寡欲曰收放心皆所以涵養本原也格物不本諸此則其學荒矣何功之有

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

矣合兩條九今也終其義理既無可疑精以考其字

義亦皆有據本經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

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與格

知之傳若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

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十

卷三

信其必然以義理與字義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

之闕其信之也與故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此

出春秋為無證之言應前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

乎言之痛切如是不啻孔子

天生孔子為萬世天生朱子亦為萬世披經補傳傳

大學一書更無遺憾直以孔在茲之斯文自任也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不信哉或者妄加疵議各自

為詭不虛心不知言病坐讀書不仔細耳為無證之

言以犯不韙之罪其有所歸矣

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

天道流行此以造化發育此以凡有聲色貌象而盈

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此句統既有是物聲色貌則

其所以為是物者為是聲為是色莫不各有當然之

則而自不容已虛北溪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

者之外所謂有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

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

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十一

卷三

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

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

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

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

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

也是乃二字一氣讀直上帝所降之衷湯詒日惟皇

下民衷者中也即詩曰天生烝民有

易所謂太極也烝民所秉之彝物有則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以主宰謂之帝以形氣言謂之天。生即帝所降也。物之則即下民之表也。所謂秉彝此也。所謂好也。劉子所謂天地之中。此本左傳劉子日懿德好此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命于天。即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也。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凡言性也。民而稱上帝者。凡言孟子所謂仁義之心。仁義性之性。即天地之中也。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事事物物皆可以言性也。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事事物物皆可以言性也。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性不待人安排也。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性言也。萬物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亦指性言也。分殊而理一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亦指性言也。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謂天道之形體。即子思所謂不可須臾離者。不可離。即天命之性也。此數語或字其義。或訓其義。其名異。其義理同也。朱子所謂曉。但其氣質有清濁偏得所以異。方見得所以同也。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以人物言之。人清而物濁也。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此統為衆人言耳。物欲淺而薄。便非帝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懸絕而不能同耳。語曰。人之牛毛。況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此一段本詩書及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此一段以氣質之理。有未窮。

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結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物欲深則義理淺。物欲不深。厚亦未有能純而不雜者也。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全體皆壞。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此一段言格物致知之受病處。在自幼無小學之教。王陽明以靜坐。及最補小學求放心一段工夫。三說俱有功。朱子及其進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周遍知之博。精切知之確。俱形容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者考之事為之著。事物而處其當。或求之文字之中。即所謂讀書。或索之講論之際。即謂論古今人物。或察之念慮之微。獨此句似程子窮而別其是非。或察之念慮之微。獨此句似程子窮之實本後五條之意。而約言之。不如是則無以涵養本原有如後面所謂求諸述求之外矣。此四句言格物致知。使於身心性情之德。即所謂求之精性固切之條。日使於身心性情之德。即所謂求之精性固切。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古

卷三

得之尤切也。人倫日用之理，言孝當求其所以為之，宜如何而為之，言如何而為之，奉養之宜止于慈，言止于慈，則所謂天地鬼神之神變，即所謂天高厚鬼神之神，鳥獸草木之理，即所謂一草一木皆有其理，不可不察也。自其一物之中，則物物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此句前兩見至此，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即前所謂一物之理，必至其理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貫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極，極而至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也。心之本體，即所謂一人之心，而于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者是也。極而無不盡，始可謂知至也。此一既又從補傳申言之，蓋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格物致知之效驗。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應子之言又似然，其指趣要歸指，以其意義言，趣以其滋味言，則不合者鮮矣。非程無以開端，程讀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深考其非朱無以竟委，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理之所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圭

卷三

之淺近而支離也。此為象山發又逆知，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是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心即理，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不主敬，便至此而無以窮眾理之妙。高子所謂未窮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便至此而無以盡此心之全。高子所謂未窮之理，不可謂心，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端莊主容貌言，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言學問思辨，則博審慎明在其中，篤行亦在其中。故蔡氏加一語曰：反之于身，以踐其實。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此一段即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考之事為之著三句而統言之。巨細相涵，盡其大而動靜交養，不忽于內，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

即孔門所謂一貫此一段又從補傳中言之高子曰凡人之學謂之口粉本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為二豈符令之而始一也陽明曰性無內外理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遠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于事物之中是析心與理為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理獨析而三矣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此一段辨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應問而欲藏形匿影用做工夫也別為一種幽深不顯恍惚不真艱難不平阻絕不貫之論務使學者莽然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夫

卷三

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屏絕思慮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道之尤者程子曰彌近理而大亂真學者而欲殺之以亂古人明德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逃儒歸佛者蓋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亦鑒諸此乎朱子曰禪家最伯人說箇理字此篇專言理正為學禪者下藥也在程子析言之各為一理而實則同歸一理在朱子統言之共為一理而實則實則衆理之一字于是無餘蘊矣其文與大學中庸兩序俱韓入斯文正統中蓋孔子繫易辭後所僅見雖有作者其弗可及也已日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行也樂

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大儒謂司馬溫公格闕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此周孔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趙氏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夫

卷三

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釐差耳朱子曰天理也要求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美味人欲也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足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寧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

并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裔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此篇問答。似少過。然亦以其流弊言也。愚謂溫公之意。蓋以格物為格其非心之格。拈去物欲之私。而天理自然分明。此亦希聖之一道。故其平日每上床。便念箇中字。正用此功夫。未說到讀書窮理處。而一意內守。其不為佛氏之空寂者。鮮矣。安能致其知。以誠意正心修身。而及于家國天下也哉。固知其非孔門格物宗旨也。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大

卷三

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已。而不遺於物。如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莫不周至。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如應事接物。以至讀書講論。皆是。其大如天地之而不略其小。如一物之究其精。如求情。而不忽其粗。如草木之學。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所謂切于已。本于行事。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所謂不遺于物。不廢文字之。既不舍其積累之漸。所謂積累既久。理會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

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豈不見不聞。不思不慮。思慮也。而至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至于何思何慮。而後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然朱子又從而發。又有姚美程子者。非曰。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不能贊一辭而已也。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故亦不能說他語。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尤

卷三

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此呂與叔之說。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已者。有不明矣。徇外而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見粗而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四說即合內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未知外之道四。而合之。而不賅貫通之妙矣。不能則徒有牽合之勞。而合之。而不賅貫通之妙矣。不能

會元一 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若毫釐

又有以爲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爲本而又

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處處皆通者此謝顯道之說其曰

尋箇是處者言窮理到則得矣而曰以恕爲本則是

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大恕者推己及人凡事

寬則缺陷滲漏者多又曰爲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

者之切也恐舍近而圖遠又曰一處理而一切通則又顏子

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若類推積累之可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以循序而必至也與程子之言正相反

又有以爲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

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

在我者是亦似矣此楊中立之說然反身而誠乃爲物格知

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

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是此理耳聽是

此理是手持是此理是足行是此理之畢具於此

而無毫髮之不實耳乃所謂固非以是方爲格

物之事方格物安能至此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

理自然無不誠也天下無有此中庸之旨明

物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大學互

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猶言知不至其

功指明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言不可以

夫之善今爲格物之說是繼又安得述以是而爲言

哉是指反身而誠

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爲非程子之言者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此尹彥明之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

一家或偶誤者有且其爲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

得弗措之事程子傳子思之學亦如是無所弗於

理者弗戾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其言純粹無豈其

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先儒言彥明一

成然其學易也一卦分作四或直以已所未聞而不

信他人之所聞也大意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

固已言之彥明亦若以已偶未聞而遂不之信非虛

學也。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按檀弓有子聞舍子速貧速朽也。必待子游述所聞曰死欲速朽為相司馬言之也。喪欲速貧為南宮敬叔言之也。然後其言始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非虛心受言之道也。

又有以爲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此謝安國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轉歸已。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指天擬其已著之迹。指自強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如語其小至一物。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如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已然之詞二句。而申言之也。

獨胡仁有所謂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道必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就。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說輕好。而曰知乃可精。便有局促氣象。他須要說這裏便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說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用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覆之詳。且明也。如彼。詳者無一處不用洞徹。而其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意見各異。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是處得向裏之意。及有以合乎類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未詳。是以不待七十子授而大義已乖矣。此句本家。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程子說更不可易。某當初于呂謝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

字稱傳過方見程子說撰撰不彼諸說扶著便成粉
碎諸說俱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差于此既差他
可矣
凡錄先儒之言是者取之非者舍之此其必然者也
未于子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
人之言之非者又一一取而論辨之何其不憚煩乎
痛意表章其是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
其非欲使學者觸類旁通以求其是論辨其非
謂深且切矣思于程子之說一諸便知其妙反復讀
之而益知其妙也然非參考以朱子之言其妙有不
盡知者矣于諸門人之說一諸便知其妙反復讀
之而益知其妙也然非參考以朱子之言其妙有不
得其病根所在一非洞然觀火夫是以快心悅
志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

四書翊註

大學

語

卷三

開。即。問。獨。惟。念。追。而。思。背。聞。延。乎。先。生。之。教。先。
生。名。傳。字。思。中。延。乎。人。朱。子。之。師。也。朱。子。出。延。乎。之。
門。延。乎。出。羅。仲。素。之。門。仲。素。出。楊。龜。山。之。門。龜。山。出。
門。高。弟。其。淵。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之。主。事。
源。有。自。來。矣。以。為。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之。主。事。
勿。為。他。事。所。勝。此。心。也。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
反。復。推。尋。極。力。鑽。以。究。其。理。所。以。然。也。待。此。一。事。
融。如。春。之。釋。如。冰。之。脫。如。蟬。之。落。如。葉。之。落。然。後。循。序。少。進。恐。其。
而。融。之。融。釋。如。冰。之。脫。如。蟬。之。落。如。葉。之。落。然。後。循。序。少。進。恐。其。
等。也。而。別。窮。一。事。以。究。其。理。也。如。此。既。久。積。累。之。多。
胸。中。自。當。有。洒。然。處。不。可。得。而。喻。非。文。字。言。語。之。

所及也。不離文字言語亦不離文字言語此與程子
固執不能變通者之戒此為浮游不能主一詳味此
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
夫之漸次。謂從心說到事上。從意味之深。切。確。則。
有非他說所能及者。即呂謝楊。惟嘗實用力於此者
為能有以識之。真實得下手方能做到此未易以口舌
爭也。不是言語。
愚按延乎之言較程子遜一等朱子不以其師諱也
歷選諸家之說專取此說不以其師諱也大公之

四書翊註

大學

語

卷三

心亦于此具見之矣
日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
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
非之極摯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
之實然。本末該始終表裏合內外是非以事言真必
究其極。則表裏渾融而。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此吾
性之學。釋老二氏不得稱其。不覈其實。則本末混淆
彷彿以亂天下後世者也。此後世所謂書肆書淫即
矣。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或。以文章成名或以功業

四書翊註

大學傳

美

卷三

起家不過口耳上此正為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
察也為人指狗外多
朱子謂程子之言反復詳備而無俟于發明思于朱
子亦然過不自揣亦欲如朱子之稱引程子百年前
得一人焉曰泰和羅子自年後得一人焉曰梁溪奇
子皆讀其生乎遺書發明程朱之旨亦有詳以備者
又借附以已意云
泰和羅先生曰格字古註或訓至字如格于上下之
類或訓為正如格其非心之類格物之格二程皆以
至字訓之因交立義惟其當而已矣呂東萊釋天壽
乎格之格又以為通徹三極而無間按通徹無間亦
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為明白而深長是
以訓格于上下曰通徹上下而無間其孰曰不然格
物之格正是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
二程然一時雖合字亦不必用矣
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嘗陷于一偏蔽于
一己而終不可與八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
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歷
納之于中良工交盡正所以深教其失而
近時格物之說亦未必故求異于先儒也祇緣誤認
知覺為性繞于涉事物便說不行既以道學各置格
物而不講又不可而致知二字與其所見相悖迷
將來做箇題目別造一般說話要將物字牽拽向裏
求然而畢竟牽拽不得分定故也向裏既不得向裏
又不通明是兩無歸着盡于此反而思之苟能姑舍
其所以已見者虛心一意懇求其所未見者性與天道
何必終不可見何苦費盡多少氣力左龍右單以重

四書翊註

大學傳

毛

卷三

為誠意正心之累哉
物格既主朱子之說又有取於
陽明何也二說果可通用乎
與王陽明書曰切詳大學古本之復蓋以人之為學
但當求之于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于外聖
人之意殆不其然于是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
補之傳直以支離日之曾無所用竊惟聖門設教文
行兼資傳學于文成有明訓淵淵稱夫子之善誘亦
曰博我以文于文成有明訓淵淵稱夫子之善誘亦
所為說有以于此者乎如必以學不貪于外求但當
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亦何不盡之有何必
于入門之際便固以格物一段功夫也顧經既有此
文理當尊信又不容不有以處之則從而為之訓曰
為訓如此要使之內而不外以會歸一處亦當就以
此訓推之如曰意用于事親即事親之事而格之正
其事親之事之不正者以歸于正而皆盡夫天理則
其亦既正矣意亦既誠矣總此誠意正心之目無乃
重復堆疊而無用乎
庚申春王伯安以大學古本見悲其序云大學之要
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
善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者其用也以言乎已
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
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
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
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于外也而反復其辭舊本
折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于誠意而徒以格物
者謂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
虛其于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益補之以傳而
益離吾懼學之日遠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
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

物一體誰不知之然只是說話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是小可事恐當大費功夫若必欲逐草逐木辨其何如豈成學問所以說及草木若曰求之性情固切然理不專在一物求這裏也是那裏也是云耳先生云孔子作大學者也其語子貢曰吾非多學而識曾子傳大學者也其語孟敬子曰蕞豆之事則有司存蕞豆日用不可缺者也然猶見畧况一草一木乎蕞謂多學而識是玩物此是格物玩物是放其心格物是求放心蕞豆之事是有司事此是心性事不可同日而語

四書劄註

三

卷三

廷則指點流行觸目道在重而執便落言語障礙爲辨王陽明曰君子于人之言也必有得其人之心竊其人之說體之于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無愧其人若陽明之致朱子也果爲得朱子之心而有當于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物物物之中如求孝之理于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吾之心耶抑在于親之身耶假果在于親身而親沒之後說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之良知與是可見折心與理而二之非矣果若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最聖以亂天下者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勸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事君則已陷于天下

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
舜者當無不至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
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夫至于曾子
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爲未能事親已則所以
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
倫之至天理之神止之則也此爲格物而至物則物
理盡者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
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于其所
忍無不見吾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
行道不受旁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
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于其所爲無不見吾不爲之
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
粗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于隱微之
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有無
不正也吾所聞于程朱格物之說大畧如此也未聞

四書劄註

畢

卷三

其格孝于親之身格忠于君之身格樹隱于孺子格不受不屑于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說譬如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于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又曰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于聖人之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顧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悉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曰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格物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意誠心正而後物格也整菴羅氏所謂左龍右羣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複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易辭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啻有

人也夫。又曰：一向不知陽明象山來歷。前在舟中，似窺見其一動二先生學問，俱是從致知入。聖學須從格物入。致知不在格物，虛靈知覺，雖妙不察于天理之精微矣。豈有二哉？有不致之知也。毫釐之差在此，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誠心正身修德，未有能中于理者。此條宜附九條後。楊龜山先生曰：格物致知，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期于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此條似宜與延平先生說併錄。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致知。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能制也。然真意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及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又曰：格物比平治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猶有未盡病痛，却小就至到言之也。此三段大全亦未錄。此三十條者，發明格物致知之義，可謂詳以備矣。而又能躬自蹈之，此程朱功臣也。學者困于所聞，往往厭舊而喜新，厭煩而喜徑，故其言亦未大行于世。今特取而表章之，以俟知言者。

伊耆後學曰：從古聖人未有言格物者。言格物自孔門始。孟子七篇皆格物之書。而於此二字曾未着解。嗣

是而後千四百年，茫然不知格物為何事。故雖有絕世文章，絕世德業，而律以聖人之學，幾乎未有聞也。

至程朱出，然後以易窮理二字釋之，或為之訓詁，或為之辨說，莫不有以曲盡其義類。雖聖人復起，豈能易其言哉？又三百餘年，姚江學興，直以為善去惡四字了却此案，而格物之學晦矣。入手一差，便難得手。不百年復得我梁溪先生其人者，首以表章格物為學微辭，與義如日中天，直為孔孟程朱重開生面。噫，吾無間然矣。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三

博而言之，萬物有萬物之理，約而言之，一物有一物之理。無鉅細，無精粗，皆有理，則皆在所當格也。皆在所當格，則各隨其力之淺深，以至之力所不能至者，不必強至也。豈曰如陶節菴一事，不知以為深恥乎？有一物須有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理。遇一物須審那一箇物的來歷，便是窮理。窮理者，格物也。

日知其所亡，格物也。月無忘其所能，物格也可謂好學也已。可謂格物而物格也已。心即理也。故格物者，格心性即理也。故格物者，格性

天卽理也。故格物者格天心也。性也天也。分言之則三物合言之則渾然一物也。推而極之。上下古今何莫非此物。則何莫非此理也。故格物者一以貫之。無物不見以性之充塞者言也。無時不然以性之流行者言也。隨時隨物。莫不有以見吾性焉。斯真能格物者也。

程朱以窮理爲格物。自有書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故自小學以入大學時。時刻有可窮之理。事事

四書章句

大學傳

言

卷三

物。物有可窮之理。且以事親言之。舜孝也。申生之心。獨非孝乎。然陷父不義。先儒以爲大仁之賊。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致也。使窮理焉。安知申生不可與爲舜乎。且以事君言之。周公忠也。有賊之心。獨非忠乎。然助紂爲虐。綱目以爲亂賊之首。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致也。使窮理焉。安知文若不可與爲周公乎。明乎二義。而窮理之學。思過半矣。明乎窮理而格物之學。思過半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舜之父母。應如何愛。閔子之父母。應如何愛。申生伯奇之父母。應如何愛。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孝。或爲賢人之孝。或不聖不賢。而殺身以賊孝。何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愛其兄也。以此爲良知是也。然而周公之兄弟。應如何敬。司馬牛之兄弟。應如何敬。公子伋公子壽之兄弟。應如何敬。此四人者。良知非不同。而或爲聖人之友。或爲賢人之友。或不聖

四書章句

大學傳

言

卷三

不賢而殺身以賊友。何也。舜與周公。皆明于庶物者也。閔子司馬牛。則得聖賢而爲師友。風綢格物之訓者也。申生伯奇。公子伋公子壽。則無師無友而不學。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者也。假使四人者。與閔子司馬牛同門。豈至身陷大惡也哉。格物不格。物之相去遠矣。又嘗考諸四書。君子博學于文學。而不厭信而好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我非生而知之。

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子所謂格物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所謂格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思所謂格物也。博學而詳說之。孟子所謂格物也。又嘗考諸五經。昔者包羲氏之作易也。仰觀俯察。遠觀近取。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也。者。辭變占所繇出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至說卦之類。莫非象也。莫非象則莫非理。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之物宜格也。詩自興觀羣怨。以至事父事君之大。何者不費推勘。下至鳥獸草木。皆有義類可求。故曰學有緝熙於光明。詩之物宜格也。書所言大抵皆君臣相與勉勵之辭。其中經權常變。沿亂興衰之故。何者不需理會。故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曰不繇古訓。于何其訓。書之物宜格也。禮者郊天社地。饗祖宗。格神鬼。推而至於在廟在國。在家在野。一應精粗大小。語默作止之事。莫不各有矩矱。

緘悉備。至使非卓爾有立。便如面牆。故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禮之物宜格也。春秋具經世大法。凡禮樂刑政之務。日月山河之變。雷雨水火之災。一禽一鳥一禾一木之異。莫不備書。使非比事連類。真有以見其時措咸宜之妙。則微辭與義隱矣。故曰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春秋之物宜格也。他未暇具論。如申生。許世子止。彼豈不親于父子。陳乞。鄭公子歸生。彼豈不義于君臣。宗魯之事衛。挈。彼豈不忠于朋友。只以不格物之故。遂被惡名于天下。萬世此豈細故與。我故曰使釋老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德行。使蘇張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言語。使管晏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政事。使班馬之徒。明于格物二字。便是孔門文學。自古天分穎異。學問該洽。而竟陷毫釐千里之謬者。可勝道哉。此程朱之訓。所以獨得孔門嫡傳。雖百喙爭鳴。終不得以彼易此也。

陽明以知善知惡爲知。然則是仁守之而後知。也。也得無失先後之序乎。嘗試以其義譬之。有人焉。我知其爲某人。有物焉。我知其爲某物。此本心固有之知也。使其處昏黑之中。如何看得他。見須待日。須待燭。而後可。不然。憑空揣摹。終不濟事。故曰。學者心之白日也。又曰。如暮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格物窮理。學者之目。與燭也。舍是則質質於迷途矣。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三

三

以上九條。辭不雅馴。而意與羅高兩先生畧同。故亦續錄其後。以俟知言者。

大學古本辨

大學一書。與中庸同。程氏始特簡而表章之。知爲孔氏遺書也。然其間頗有錯簡。純公更定於前。正公更定於後。朱子尊信二程。而不以其說爲盡然也。於是反覆考証。訂其篇章。補其缺失。然後大學稱完書。蓋孔子爲古今第一。人大學爲古今第一。書見而知之者。會子也。問而知之者。二程朱子也。讀大學而不由朱子之章句。或問。猶敲聖經而不繇會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三

三

子之傳也。乃世之爲古本者。吾惑焉。陽明有意反朱子梓古本以行。世而世亦莫之行也。自陽明而前。則有董文靖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柏。宋太史濂。車公清臣。方公希古。鄭公仲濟。共爲古本。自陽明而後。則有湛氏甘泉。王氏心齋。蔣氏道林。羅氏念菴。羅氏近溪。呂氏涇陽。李氏見羅。顧氏涇陽。崔氏後渠。各爲古本。割裂推移。人人自爲大學。揆厥所繇。病豈不深知朱子故耳。若夫深知朱子而尊信之者。莫若蔡文莊。

高忠憲兩先生。文莊蒙引特取鄭氏古本而先後之。自物有本末一節。續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終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一節。爲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忠憲經解。特取崔氏古本而咏嘆之。引淇澳以下數節。置之大學章後。誠意章前。併不分經傳。皆視爲千載不傳之秘。一旦得之。若朱子當年錯過者。愚反覆以讀而茫不得其解。竊謂聖經一章。如天造地設。增一句不得。減一句不得。前而後之不得。後而前之亦

四書勘註

大學傳

甲

卷三

不得也。果如文莊之說。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節直次首節中間削去兩節。辭義便覺空缺。氣脉便覺迫促。不可以爲孔子之文章矣。試看首節以止至善終下節以知止始。定靜安慮得。又皆明德新民而止至善者箇中真受用也。何等聯貫。物有本末一節。結上兩節。起下兩節。恰好在四節之間。如何移易的然。則文莊表章之古本。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果如忠憲之說。則全經而外。附以詩書稱引。及陸子

辭義便覺煩多。氣脉便覺雜亂。不可以爲孔子之文章矣。試看明明德於天下節。用六欲字。六先字。一在字。逆說物格。節用七後字。順說何等齊整。下又提起修身來。把衆條目無先後都包括在裏面。但反言以申之。凡天地間應有道理。罔不具備。豈容更贊一辭。然則忠憲表章之古本。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夫以兩先生之深知朱子而尊信之。而不能無疑于其今本也。則以其于古本考之。有未詳耳。誠如吾所云

四書勘註

大學傳

甲

卷三

云。恐兩先生亦當首肯也。夫以子小子之深知兩先生而尊信之。而不能無疑于其古本也。則以其于今本研之。有獨審耳。誠如朱子所云云。我輩安得不心折哉。夫三綱領猶三才也。八條目猶八卦也。曾子十傳猶孔子十翼也。吾所謂天造地設也。康誥章句句是明德。盤銘章句句是新民。邦畿章句句是止至善。而不以爲三綱領之傳可乎。本末傳備者。尤以爲疑。夫聖經前言物有本末。後言修身爲本。本亂而末不

可治本末胡可以無釋。聽訟者人各有辭而我決之。非治其末乎。無訟者我自訟而人化之。非治其本乎。大畏民志。正所謂自明其德以新民之德也。正所謂自修其身以修家國天下之身也。若事有終始之義。具詳於知止一節。及明明德於天下兩節。無所庸釋也。然則釋本末不釋終始又何疑焉。至於格物致知。學者以此進步。此傳缺九傳失頭腦。此傳缺九傳乏指。梯故朱子特爲補出。其理明簡而易簡。其義粹精。

四書刻註

大學傳

聖

卷三

而確當即使孔會復生亦當相視莫逆。若之何其有異議也。誠意以下五章篇篇以所謂起。以此謂結其爲釋經也。不待智者而明矣。而謂非諸條目之傳可乎。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誠然哉。其所更定。朝廷頒爲功令家範。而戶誦之。請卽奉此爲孔門古本。無復別求古本可矣。

忠憲主崔氏古本。越一年又見高氏中玄問辨錄所正大學古本。與崔氏同。益信其說之不易也。愚以爲

未然。嘗讀中玄問辨錄。可謂善於說辭。然其立言大旨。專反程朱。益信吾道之單人也。使在永樂時。當與朱季友同科。而謂其能得孔會精義。豈不誣哉。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先生大學古本之謂也。愚于先生之言。無不滿志。獨于此未之敢信也。

四書刻註

大學傳

聖

卷三

四書翊註

前賢乃 包蒙吉

男再

平湖陸龍其稼書卷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陳氏曰誠意云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誠意正心修身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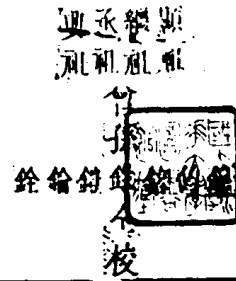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一

卷四

修之事而誠意居其始故曰自修之首或曰格物致知在先何以首誠意也曰格致是道學之首陽明說大學以誠意為主非不是但看格物差了一故一切皆差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于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于此章故也又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益知至意誠固是相因然致知屬此章單舉誠意益知至意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行然能行所以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修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修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



功用之廣 大如此也 母者禁止之辭 言斷斷莫自欺云者知為

善以去惡 此知字從上章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所

即意未實 謙快也 是也 快適志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之地也 孔會之體若以獨為自則誤甚矣 言

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 實下

手做工 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

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 以惡而求必得之 以善以自

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 便是為人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二

卷四

然其實與不實 實指實用其力以下至快足于己 益

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 此

獨以審其幾焉 周子曰幾善惡都從念頭上見得念

使日長某是惡即遏絕之使日消所謂知幾之學也

梁溪先生曰人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所謂獨也 隨

事審察令這箇念頭只在 兢兢業業中行所謂慎獨也

問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快與此不同何

也曰慊之為字有作賺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 賺

旁故銜 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 銜物屬心而

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術之異而別之耳

快相反少與足相對所謂快於心樂毅所謂快

於志則以術其快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史記樂毅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于先王者也孟子所謂吾何

嫌漢書所謂嫌栗姬則以術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

也漢景帝太子母栗姬為長公主婢所讀者各隨所

指而觀之則既立行而不悖矣即字義可以字書又

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恨同則義愈明而音尤異尤

不忠於無別也或音同而義異或音異而義同朱子

美惡不嫌同龍春秋之義亦復如此讀者其隨所指而觀之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

閒時小人閒居便見他厭然消沮閑藏之貌消者窮

四字形容小人情狀最盡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

欲揜之閒居為隱見則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

當去也非不知乃其心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

耳不自修成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揜其

善而卒不可詐機費心則亦何益之有哉可憐此

君子所以重以為戒戒小人前而必謹其獨也黃氏

慎獨欲其自慎後慎獨絕其自欺惡謂欲自慊

正是要絕自欺絕自欺正是欲自慊非有二也

或曰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此句承上起下最要緊章

句不著解或問亦未及之何也曰解之矣曰子何以

知其解之也曰章句末節云蓋善之實于中而形于

外者如此則此解為善之實于中而形于外可知矣

存疑就惡說為是此朱子不解之解讀者須要仔細

看

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引會子之言以明人之言雖幽

獨之中謂他人不及知而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

謂十目十手耶然可畏之甚也從嚴字極言之會子

深如履薄至若手足而後已者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肝安舒也。言安舒然。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上句客下句主。故心無愧怍。仰不愧天。則廣大寬平。容一廣而體常舒泰。亦安意所謂胖也。玩則言心廣而德之潤身者然也。與者廣者從外而粉體自胖耳。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實于中誠意也。來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實于中誠意也。心廣者潤身之本。故又言此以結之。此謂誠意按此句總接上須打轉到身自胖而必慎獨纔得結意三必字反覆叮嚀以明其無可易也。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五

卷四

道二善與惡而已矣。舉一善字。凡為正為真為是之類皆在其中。舉一惡字。凡為邪為妄為非之類皆在其中。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善居先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所以天命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所以民彥然既有是形體之累。口鼻之類。累如耳欲聲目欲色口欲味鼻欲臭之類。又為氣稟之拘。偏剛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不著也。以其其於事物之理固有惛然不知其善惡之所

在者。此是不會致知。亦有僅識其粗而不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此是知善知惡。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其知其可好之極。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則其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其可惡之。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牽引于惡也。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如賊仁賊義之類。惡惡而不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六

卷四

誠則非唯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長者日也。益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憂夫常性有善而無惡。其究進至于有究進至于好。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誠意自修之格。開明其心術。使不蔽于私。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不替然于事物之理。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其知其極。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此句始而著之也。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入正講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章句所

幾于他人所不及知。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錄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無不好者。以非之于內。如曰惡惡。則必錄中及外而無一毫之惡也。無不惡者。以視之于中。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月初非為人而好之也。以好色言。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以鼻言。故所發之實。既如此矣。乃已不為而須臾之頃。人故曰實。

四書湖註

大學傳

七

卷四

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純亦不已。誠意也。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內也。衷也。以心直也。明也。融也。化也。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意誠則心澄。湛也。微透也。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正身修之本。皆已在此。故若彼小人。幽隱之閒。實為不善。實字于此。更寃言也。若彼小人。幽隱之閒。實為不善。實字誠而猶欲外託於善。謂者以自蓋。謂排其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所在此一句。即章句所謂非當去意而復不同。蓋彼小人。其知之下。而與其不行之不盡。以知計。其知之故。下而其不行之不盡。其行之不力也。毫釐之分。須要看出。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

四書湖註

大學傳

八

卷四

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此。如此而不自知耳。此一。即章句所謂不能說其詳如此。應或。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應章句者自修。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不能復還。則不能之肯。有以致其好惡之實。不能躬踐。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特則驕驕則怠。驕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工夫次第相承。言傳傳換。首尾為一。言自格物以至平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閒。修之閒。不假虛無之術。以雜乎其閒。平之。亦可見矣。後此皆然。又不可不正其心。心正而身修。今不復重出也。

此章問答皆云詳言。思反覆問之。首節之言詳而又詳。次節不詳也。三節四節則全畧。又學者于朱子之所詳。則從而詳之。蓋一句一字之閒。皆有意義存焉。不可得而畧也。于朱子之所畧。則從而畧之。蓋意義統括無庸更贅之辭也。此讀章句。或問之法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意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

程可見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去做工夫便易
予解是而心便發發進于善而決不至下陷于惡矣
程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至知不則其所發必有所不能實用其
力而苟焉以自欺者誠意不則或已明與有所未而不
謹乎此意則其所以明又非已而復而無以為進
德之基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故此章之
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謂傳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
之始終始焉格物致知終焉至于平天下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

四書精註

大學傳

九

卷四

如此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
下雖皆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
可闕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不作心如何可通或有附
之忿懣怒也饒氏曰忿者怒之益是四者好樂憂患
皆心之用心之體寂然不動者也而人所不能無者
感于物而動故曰用

無之則枯木死灰矣有之謂四者之中有一也朱
不可以為心矣心見在不可有制而心之不可有
留滯心須兼三者始能去之義而不能察饒氏
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其又則欲動情勝欲動者情之
之意使學者下手處則欲動情勝弗視情勝較
淺情勝者欲之而其用之所行謂應事或不能不失
熾視欲動較深而其用之所行謂應事或不能不失
其正矣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中惟愛惡欲三情
其用而可謂之正心者故能章之註人或其無不正
用之所行四字而不知其本自不多本無可疑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
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

四書精註

大學傳

十

卷四

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燃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
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
其真體之本然其體乃其本體也而喜怒哀懼隨感
而應妍蚩妍美也蚩惡也俯仰俯下也仰高也因物
賦形者即賦此妍蚩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
所謂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
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
得失之可議此一段言心之體及其感物之際而所

應者又皆中節則其端空而平之川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一投言心之用。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又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又點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一投如正釋傳意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士

卷四

心有不在。言不存則無以簡其身。耳目口皆身也。不類倒聽聲而無以是。以君子必察乎此。上節反出察字而敬以直之。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此節正出常存而身無不修也。不止視見聽聞食知味而巳。上未言而朱子補之。曰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此句該兩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無一者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聽命于心以供口視而聽之。而其動靜語

默出入起居。又如一。身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惟使謂吾心理謂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真體之本然也。即心有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即無以不存。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所引二句乃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蓋皆謂此。孔孟之言與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履省之哉。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是正結却反釋傳文。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章但言心不正而身不修可知但言心不正則身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四

不修而正心修身可知。此釋正心修身之意也。此亦承上章誠意以起下章修身齊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自誠意章至此真字實字凡數見皆發明誠字之意所以能存是心以簡其身。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又點察字加密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自此以下竝以舊文為正。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

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人謂衆人言不知之猶於也或以為往往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則謂理之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如向東則不往西而不加察焉上章察字凡三所向向南則不往北而不可易者此章又言察字可見是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好惡之勝原要緊功夫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是心不正却屬身不修者以其與物交接而後有此也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三

卷四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爲譬而今讀爲僻何也由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開看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上章不得其正下文好惡之偏後面蓋曰人之常情於此辟則爲天下儻類例文意俱同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無反無側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不能出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謂阻隔而不能出是其身之所接又不至於好惡

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即所謂失而況於闔門之內思常掩義一子思則須有所思斷思處亦何以勝其情愛雖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情愛以私意以私事相當同

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爲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貴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古

卷四

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如有所之命意如不得其正大抵相似蓋以爲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爲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只要看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簡而自修也陸王之病正在此

日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放之爲凶

卷四

其惡幾甚放恣都是惡辟則不知其美蓋有觀其
世情要奸那箇人就滿眼見他好處卽大好大惡

一、

之人曰求勝免吾惡者特早長安之關焉蓋自

此言教成於國之效也。
上二節言不出家而成教于國之理。此言其效效不爽正見理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此卽
如登之說蓋謂化必經此卽從惡如
身及家而後至于國也惡雖小而可懼此卽從惡如
一身卽此卽從惡如
厲階耳古人之深戒也昭烈戒子云勿以善小而不可
以爲古書伊昭烈戒子云勿以善小而不可
人矣書伊昭烈戒子云勿以善小而不可
以善小而萬邦惟慶自大德來是積
爲解之誤矣爾惟不德罔
大也墜厥宗爾惟不德罔
而可懼之意也爾惟不德罔
亦是意爾

大學傳

卷四

饒氏以仁爲孝。讓爲弟。貪民爲不慈。蒙引非之。謂仁兼孝慈。讓屬弟。亦未確。愚謂子孝弟悌。父慈則舉家相親愛。故曰仁藹然。胞黨之謂子孝弟悌。父慈則舉家相推遜。故曰讓秩然。雍穆之謂興者奮起之意。舊謂貪則不讓。讓則不仁。愚謂貪則不仁。爲其制脂膏以利己也。讓則不讓。爲其好忿爭以資物也。若夫定國以一人。慎事只以一言。何也。繫辭云。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一言慎事之說也。一人者在內爲家之。一人在國則爲國之一人。典仁讓之治而撥貪戾之亂。如發機然。此一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望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也。堯與舜皆定國之一人，人有善於已，如孝弟，然後可以責人之善，如責人之類，無惡於已，如不孝不弟，然後可以正人之惡，如正不孝不弟，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方氏曰：此章是治人之恕，繁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不如是，以及人，則所令反其所好，所令在仁所好，而民不從矣。從好不踰曉也。天在暴是相反也。

大學傳

卷四

旦日曉曉者
開明之義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
已而後求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
勉誘而進之程督課其期而責之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欲望
人之皆有已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
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推吾家所有之孝弟慈與
國之民共其條教法令之施如天秩天敘賞善罰惡之政
歸之也如天命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理謂天理但以所令

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推其求人之本也其先成於已有諸已而有以責人有以求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如勞來匡振德亦非謂其矜已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如天子讓善于天諸侯讓善于天子愚則憐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章齋先生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爲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正此意也不

其在人而不可盡其在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已皆忠以行其恕也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雖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已之心以治人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朱子曰如此也此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然只爭些子自然處是仁此而推之便是恕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致知言使其所以治已愛已者皆出於正心修身言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以齊家治國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然後起

可得而故大學之傳最後兩傳此章及平始及於此言也前此許多工夫至此始見得力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得恕不差故特爲指此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已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此一句是一篇血脉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已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盧氏曰表端源潔忠也景正者明德之事恕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盡其明者新民之事

善之道也大學之道明新止至善而所以終身力此已明新止至善之道忠恕而已矣即所謂一言而而無不可行之時也可行終身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表不端源不潔也一以姑息待之所謂苟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已然者也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仁字堯夫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旁觀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當車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句

四書

大學

卷四

語

與橫渠同但易字
為恕字便分得失則不忠不至於聖賢矣此言
厚世亦多稱之者惟非字辨明但恕字之義
不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如人心而不可
施之於已如已心今日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
矣而又曰以恕已之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
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幾于以
使人昏乃欲繇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誤哉
但為欲反此心以恕於人則亦止可以言下章愛人
之事指絮矩章不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
人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此章與中庸章皆非
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有不暇一以自治為
主便能推已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辨也愚按及人自治二意未顯
必盡也後世之所謂恕者謂因道理之不能自盡亦
意若漢之尤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照其安
其臣卸憚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

四書

大學

卷四

語

后治內理陰義夫婦之化不能齊家其如治國
反目之內而病詩書則于之化不能齊家其如治國
平天下何哉以此進諫先武而姑為緩辭以慰解之
未必不見聽惜乎其不能也其辭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子子兄臣能得
之于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惟陛下念其可否之
計無令天下有議解覆而已謂此言其去達君之惡者幾何是乃所謂不能三年
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憚者明于小也
武乃謂憚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為
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則是君臣之
以成其一字之義有所不明謂所見與而其禍乃至
於此君不義臣可不謹哉
而恕之矣遂為姑息至先儒以恕為如
心而學者始明恕可謂精于此義矣
愚按仁者俱從家說得傳者釋文之意如堯之德
重親睦之德本克諧如天好生都從此中流出天
下之所以時雍風動也榮發喜而第困宗族作滅
德之厥紉嬖妃已而四殺父兄肆毒痛之虐簡賢附
勢之徒所以繁草竊好究之華所以與也雖在榮附
之君不廢堯舜之令但所好不如其所令而怨路過
究竟瞞他不得其誰與焉
又按先儒云在位的纓束人非人復矣天下有不治
國之人豈有不教家之人家有善惡那箇不去求他
非他以至立教交友接物莫不皆然蒙引因傳釋齊
家治國有諸已無諸已解說家說味人非人就國說

亦是但傳曰已曰人曰身實無此意故章句或問俱未及此恐不必如蒙引云云也又按治國者以所好為所令如執符契罔或相反者故曰怨怒根于心而施于身是其所存主處故曰藏藏于心術之微使人不言而信故曰諭諭者諭其所藏也藏于已者不可問喻于人者不可知故反言以失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愚按前面議論統于此句收住後面咏歌又于此句引起吳季氏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四書翊註

大學傳

聖

卷四

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

以周公化行南國而作

天天少好貌

辭少而

蓁蓁美盛貌

華美而茂盛也

華美而茂盛也

華美而茂盛也

必天也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故謂嫁曰歸

宜猶善也

言相好

按易卦離次家人繫辭云家人離必起于婦人是故

下經以咸恒為首推之詩首關雎推之書舜必觀厥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按中庸引詩先妻子好合繼以兄弟既翕其理有相因春蓼蕭之篇次桃夭亦此意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差者錯

愚按儀謂身不忒身修也而家齊在其中故傳者指出父子兄弟來要見齊家意若夫骨肉之間有慈德焉民將起而議其後矣若之何是則是做也

曰既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古人言必引詩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美

卷四

取其嗟嘆咏歌以文優游厭飲以業有以感發人之

善心所謂詩可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取

證義則證之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

意足矣一辭能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

所發明也別有所發明則幾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

咏之閒意味深長咀嚙義理通暢句句堪使人心

融神會澤作而不不知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豈可已

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裨益在性蓋不獨此他凡

引詩云者皆以是求之而可兩類則引者之意可見如語古人于而詩之為用亦得矣三百篇大義曰三千載之上要不出此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之意也結以此段又口悟之于心而巳直教以躬行實踐矣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四作而又結之如此上而以故字結之至其味深長最宜潛玩玩不淺又以此謂二字結之

四書翊註

大學傳

毛

卷四

心浮氣出之則味雖深而亦淺味雖長而亦短矣按程明道詩並不下一字訓詁存味只轉却一而字點撥他念過便教人省悟此潛玩而得其深長之味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思按此章以孝弟慈為題

渾言之曰仁曰義本言之則曰恕一門之內固要恐一國之外也要慈慈只是仁讓仁讓只是孝弟慈引證又為孝弟慈底義應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傳釋治國而言天下釋齊家而言身乎是進退自全一不是零星去做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會孫 錦鈞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與祖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一

卷五

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上章引語以感發人之善心發言之蓋感發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孟子所後知矩所以為方也矩者制方之器俗呼言此三者上行謂老長下效謂與孝與捷於影響言惟影響應聲無待也日捷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接下章者極言其效之速平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接下章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刑薄斂制田里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矩推以度

四書

大學傳

二

卷五

物謂繫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易之謙所謂稱物平施也。則上下四旁指下均齊方正。合四字形。容一矩字。而天下乎矣。意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化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異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提起三句。下蓋人之所以為心者。分二段解之。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以勢言貴者視賤者為梗化。賢愚異稟。以稟言愚者視賢者為梗化。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以孝弟慈之理言。實蹈以孝弟慈之事言。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

四書

大學傳

三

卷五

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愚按章句或問以上三章。皆為孝弟慈說理。亦無不倍。然反覆思之。孝弟慈者。皆為齊治也。與孝悌弟言者。言之畢竟未確。夫以孝弟慈為孝弟慈。或近似以恤孤為慈。其子不知天子諸侯之子何孤之有。章句云。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天子諸侯之子何孤之有。則當繼世承襲。或分封豈得無孤。索引云。何以獨孤。孤家此。其獨也。是孤亦以國言。下又云。周文武子孫。塞乎寰宇之內。漢之子孫。光武時。一十二萬。其孤又何可勝計。若然。則必享前長久。然後有孤。彼開創者。又何以云也。恤孤之不可以家言。益明矣。故老老長養。孤孤俱當作治國之政說。何以知其然也。考王制人修而兼用之。此老老之說也。上視民之老。猶已之老。而民不自老。其老乎。其相率而為孝子可知也。王制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斑白者不提挈。此長長之說也。上視民之長。猶已之長。而民不自長。其長乎。其相率而為弟弟可知也。孤有二義。一曰孤弱。一曰孤苦。謂之孤。即幼而無父之謂也。月令所謂養幼少。存諸孤是也。孤苦之孤。則合無寡獨在其中。孤之血。即所謂天民之獨而無告者。皆有常饘也。上視民之孤。猶已之孤。而民不恤其孤乎。其相率而為休戚相關之誼。不至違上所令可知也。然則老老長長恤孤。其以一家之矩為一國之矩乎。與孝悌弟不倍。則一國之矩。又為天下之矩矣。而其權實崇之。自上是。以君子汲汲乎絜之有道也。絜者。衡也。助公使已心。人心各得其平。無尺寸之或爽也。蓋工以矩絜物。而物于此取平。君子以矩絜天下。而天下于此取平。其義一也。故絜矩之矩。即不踰矩之矩。絜矩者。有方在。究絜矩者。自然合于天則也。絜矩者。有方在。究

未得
視之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
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上文只引起絜矩二字
義而解之故曰覆反覆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情若忤
之覆非重覆之覆也類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負氣也不致恣情不欲下之不忠於我若徇私滅則必以此

四書翊註

大學傳

四

卷五

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不致徇私滅公也至於
前後左右無不皆然皆以待上下則身之所處上下
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長短廣狹彼此如一
而無不方矣此狹則廣狹不如一而不方彼此合上
下四旁言之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
獲哉應前陳氏曰有此絜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與
氏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應來章句所謂操者
約而所及者廣胡氏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此平

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句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命意雖

始至終不外絜

矩之道而推之
愚按上如君父尊長之類下如子孫臣庶卑幼之類
前後或以所居之位言或以所處之地言或以所受
之事言左右或以國之鄰言或以家之鄰言或以身
之鄰言自前而施之于後則曰先自後而施之于前
則曰從交者平等相接遇之辭蓋所應等矩母以
等是絜豈有異道哉然而單言絜不言如何也不施
所惡則必施所好矣舉此以例彼也

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
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周人問世嘗見社稷

四書翊註

大學傳

五

卷五

將一物圓束以為之則也賈子名誼過秦論誠使後
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絜殊無意謂先友太史
范公名如圭文公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
而通也一字之微亦待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每
全同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
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
此合上下四方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此處便恰各得
其分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侵奪而各就其中各就
其分其分

處之校音敬其所占之地或上或下或前或後則其廣狹
長短又皆平均如一如廣狹者為一狹者短者為一
而如截然一方而無有餘不足之處無有餘
長且廣也無不足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絜
家而所以處心以所制事以所者一出於此此指絜
如上也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天地位萬而
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
不均之歎矣又繳上句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
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又進一步將
也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
之心即一人之心趙氏曰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
心猶一心而明絜矩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
之義此段以知言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
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趙氏曰公則一私
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為衆人之私則萬意誠心
心而盡絜矩之進此段以行言其如此而已矣應
自外至而強一有私意存乎其間不能克己則一
之一句胡越千里雖欲絜矩亦將有所滯礙而不
之外便為胡越千里雖欲絜矩亦將有所滯礙而不

能通矣人不得盡心而有若趙縣周陽縣也以父侯
之為守則易尉則輕下而為尉則陵守上居下位則侮
與其守相告言罪幸而王肅之方於事上不為而好
棄市之禍出醢吏傳推其所繇蓋出於此此指上
人侯已見則與已同方者推其所繇蓋出於此此指上
意一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
至哉人雖甚不肖一語以為桀紂盜跖則拂然怒豈
日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
所謂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者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
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也唐虞三
代盛時只是充拓不去則天地開而賢人隱末季只
是充拓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
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變化草木蕃
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
于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
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隔絕了便似天地間賢人
隱而不來非朱子解不去學者宜熟讀之然皆自其窮
理致知格物正心誠意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
得其正身修而其所推以及人者天下亦無不得

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
謂家齊國治天下若於理有未明致知而心有未正意不誠其後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或出于係吾身不修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或出于係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或出于慎之私欲乃不祭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非矩而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如宋王安石之類其意非不忠于是將見其物我相侵也彼此交病也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間亦且參商二星矛盾二兵而不可行矣人

其序哉。序以先後本末之次第言。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已及人之事，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者何也？曰：此以勢之遠近，以勢言，家通而國達，事之先後，以事言，家先而國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有異事也。應問：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不偏，所謂好知惡惡，然後有以正倫理。言父子兄弟，弟夫，篤恩義，別之類是也。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兄弟足法也。然後有以立標準也。準則胥效，誨相教誨，以而治其國。其國已治，民知興起，所謂興華與，然後可以推已及物。人已一舉此加彼，彼此一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有不同者也。應前勢與，然自國以上，家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合四字共釋，自國以下，天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通。合四字共釋，平字之義。趙氏曰：嚴密猶謹所外者雖欲廣，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本而天下末也。首尾實一身矣。家首而國尾，國何名為異說哉。再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樂只香欣喜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以矩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已之好惡也絜矩亦兼知行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焉吳氏曰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為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此即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所謂以民心為已心也

四書

大學

十

卷五

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章句云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即此四句約言之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儆矣

詩小雅節彼南山之篇家父所作南山終南山節截也雄峙關中為周鎮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春秋書尹氏胡傳云也謂何者其俱也辟偏也偏者反側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或問同但以尊位易上字以觀字若瞻仰不可不謹易瞻字謹解慎小心嚴厲之意

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即所謂恣己徇私也則身狹國亡為天下之大僇矣即所謂如桀紂幽也矩求為匹夫不可得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周公作之以師衆也本易師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上帝也言儀詩作宜從監視也前車也為峻大也詩作不易言難保也詩所云天難

四書

大學

十

卷五

王道言也即道學引詩而言此指得衆得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得衆得國結上節能絜矩而為民父母天下之譽之意蓋先釋本文而後結上節不能絜矩則為天下之僇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之僇而不見釋意衆引非之良是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即此人心向背即天理存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絜矩之失不待言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四書

大學

三

卷五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蓋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當謹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或問正互德。卽所謂明德。所以謹之。明明亦曰格物致知。相發。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五者其共一。未有人謂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盡謹字之義。未有人謂得衆。卽衆矩而有土。謂得國。峻命有國則不思無財用矣。有財謂府庫充。有用謂軍國給。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有德則人土財用聚而有之。德之爲本。可知矣。有財必須有德。而又須有人有。

土也財之爲末可知矣。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詩所謂本以財爲內。書所謂食于貨。實先撥也。以財爲內。賄也。此卽所謂無紕矩之心。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或問與此同。但其辭又加決耳。看蓋財者人之所同。爭字施字教字都言誨盜之意。日財人所同欲上欲專欲不能紕矩而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紕矩。則民亦起而爭奪矣。亦要專其所欲。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四書

大學

三

卷五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只用上文作註。反是。言內本則有德而有人矣。有德謂財散非必財也。只是不專利而公之。于民便是有人謂民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謂不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此二主客之分。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于利則下人侵畔。只是平語。或問云得其旨矣。恐與章句未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紕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日畢竟人爲這箇較多所以生。

義人只是這箇所以發告人亦只是這箇愚按第一節明能紕矩者之得第二節承上起下第三四五節明不能紕矩者之失也。

日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日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地利于天如春東作夏南分地。分利于地。耕之民野無不不患乎無財用矣。易大傳曰何以聚聖之土是也。不患乎無財用矣。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日財。財者民之命也。春秋外傳曰。即國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導也。布施布也。王人其職也。此言財雖故財聚於上。言悖而出云。未而關係甚大。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內上文引文王指殷未喪之意而申言之

云引文王詩既為結上文所引南山有臺傳南山之意則此一節謂之中言亦當為收結先俟乎德以下之意其丁寧如耳提反顧而又言之之意益深切矣

言一層進一層而又漸說到君身上去

日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

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

四書翔註 **大學** 傳 **西** **卷五**

得之不善則失之者恃人而恃出之謂也申言失來

則命之不常乃人之所自為耳自作孽不可活可不謹哉

矩以慎其德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楚史官所記言不寶金玉也而寶善人

此指親射父左史倚相一則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一則能通訓典以淑百物

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

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母之兄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

公子名重出亡在外也避驪姬之禍仁愛也不日愛

仁親仁主事見檀弓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干愛故也

問之亡國恒于斯得恒于斯雖吾子微然在愛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

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諫之孺子其辭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先儒云引起用人來然不親却與用人不合竊意德者錄兩節以其不寶寶而寶德與慎德之君子合也何也善人德之輔而寶之所以贊揚其德也仁親德之本而寶之所以培植其德也兩者皆聚矩之大端

四書翔註 **大學** 傳 **去** **卷五**

如此說似合章旨

按戰國時齊威公對魏王不寶徑寸之珠而寶四子楚昭奚恤之對秦使不寶寶器而寶賢臣皆王孫臏之意也若呂不韋出千金為秦公子異人謀則彼方視亡人為奇貨尚何親親之有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四書劄註

大學傳

其

卷五

否之異也
愚按平天下者在論相於前章以師尹見意至此復引秦誓將兩機人對說推賢進能便是能繫知病賢妬能便是不能繫矩利害較然爲下能愛能惡張本也。一个臣猶云關士無雙也。斷斷語之所謂明易之所謂健也。無他技不以技見長也。盧氏曰休休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白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句。根無他技來。已無技天下之技皆其挾也。心好句。根其心休休來。不啻口出詩所謂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是也。寔能容根如有容來。從虛懷驗之空潭無物。從實地驗之覆轉萬物也。先儒云默然忘思所養惡則併其人而憎之。違者下行。事而敗之。固自有理。愚謂不然。嬖疾惡之甚。謗所云朕中釘肉中刺。勢不兩立也。俾不通達之義。多方沮

撓使其一籌莫展一網打盡而後快是不能容也先
 儒又云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林甫不
 待言矣房玄齡之果其入貳
 三代而下吾蓋深有意乎諸葛忠武侯也淡泊寧靜
 昭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庶乎李吉甫羅懷
 慎雖在具臣之列而諫善薦賢不恤休容之戾呂夷
 簡張浚雖在名卿之列而修愉如功不覓媚疾之詭
 此又尚論者不可不知也則謂房玄齡爲前一人亦
 可

四書翻註

大學傳

五

卷五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人能惡人。

逆猶逐也。諺所云趕將去也。曰逆之爲屏何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遵。以屏爲逆。則其證也。援引甚確。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其人爲賢之敵。故曰妨。言安道化外也。小人依矩者。必深惡而痛疾之。處田間或乘舟行市。皆不可不有以預防之。以其至公。示

天下之故能得好惡之王中上也。即所謂是非不與
公在我。故能得好惡之王。中上。也。即所謂是非不與
非不謬言其明舉措得宜。其公。公。生。明。則。又。有。以
成其公也。陳新安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
冠之乃引援。
古語之例。

日媚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
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千條萬端。言其
不義。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

彼而獨深惡乎。此者。均惡也。但此之以其有害於善
人。指有技。使民不得被其澤。指黎。而其流禍之長及
人。彥聖。

書翊註

大學

太

卷五

於後世而未已也。

孫

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

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

言放流尚

然又念夫彼此之

勢雖殊。

以所放

而苦樂之情則一。

以所放之地之人

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

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

便先

故不敢以已之所惡

施之於人。

此恕之事。即所

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

以禦魑魅而後已。

一毫姑

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

其害。

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

日後

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未嘗不
行乎其間也。成其愛亦仁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
而何致亂之有。意。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
而不能遠。過也。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見賢知所愛見。而未能盡愛惡。

之道。舉不先未盡愛惡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惟仁

愛人能惡人。未能盡愛惡之。故曰未仁。

四書翊註

大學

太

卷五

愚按賢者子孫黎民之利。所患者未能物色耳。業物

色之矣。而不能力行。為擢。即為擢矣。或便便宜而失

機。會或循故事而吝。特典。非親賢之道也。不賢者子

孫黎民之害。所患者未能洞燭耳。業洞燭之矣。而不

能力行。罷黜。即罷黜矣。或容其觀望。于朝廷。或任其

優游。于田里。非遠奸之道也。春秋書郭公。傳曰。善善

不能去。正此類耳。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

是。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

之。不過乎義理。如綱常名文勢。如開合反事證。如左

卷五

學者不可不知也。

好惡公之極拂性好惡私之極見賢見不善於好惡

卷五

不至於是矣

不問也。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得衆恃衆

失其失國之意言引康以章內三言得失而語蓋
 善則得不善則失之意言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
 加切初言得與失衆以人之得失言也再言善不善
 心之得失言之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忠信
 語益加切矣蓋天理之所以亡胡氏曰前兩言獨
 理所以存誠意章幾字參看
 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
 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
 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曰忠信驕泰之所以爲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已
 之心指忠而不違於物指信絜矩之本也絜矩絜也
 恕不出驕泰則恣已徇私與絜已自盡以人從欲與
 故曰本驕泰則恣已徇私與絜已自盡以人從欲與

物無違相不得與人同好惡矣不日不與人同而必
 反指泰字不得與人同好惡矣不日不與人同而必
 不忠信絜矩之本亡矣雖
 欲與人同好惡其可得乎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

呂氏曰國無遊民無遊惰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無
 殘之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用民之力歲則爲之疾
 矣量入爲出以三十年之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
 土有財而言生與爲因有土而言以明足國之道

乎務本而節用者衆等者疾所以國財之源也節用
 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
 聚也言不聚財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皆不聚財
 意而財自足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
 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惟慎德之夫洪範八政
 食貨爲先見尚書洪範篇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
 以足食爲首意亦本洪範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
 而爲言耶

無者聖人位輕之哉聖人重生民之特以爲國者以
 利爲利則必至於利民以自奉藏珠之說而有悖
 出之禍故深言其害謂爭民施以爲戒耳戒爲國
 至於崇本節用同章句但以有國之常政不可易
 以厚下二字本易而足民者則因米嘗廢也生民之
 道呂氏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有子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

本節用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
 二

制民之產者是已。如制田里穀豈若後世頭會箕歛前漢書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歛以其數之而供軍需厲民自養之云哉。本孟

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起也。昌熾仁者散財以得民。即所謂不私其身

也。不仁者忘身以殖貨。即所謂惟利是圖故民聚而身

財賈而以其效言之耳。兼仁不非謂仁者真不以財

發身之意也。無是理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有好義其事不終者

四書翊註 太學 傳 孟 卷五

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日上好仁。章句云以則下好義矣。章句云以下好義

則事有終矣。終事只作終輪將之事說故接云未有

為終事。是就理財說吳氏以為有始有卒而不變遷

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四字形容而府庫之

財可長保矣。所謂事必有終而此以財發身之效也

正說發明上不好仁。不愛則下不好義下不好

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僇之不服而况府庫之

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言焚而起鉅橋

臺之財。史記紂厚賦稅以資鹿臺之囿而登鹿臺之

其寶而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唐書永

自焚而死。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

出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行在夾廡

方殿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寶私別物恐其

有所觐望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

皆以身發財之效也。反說發明不仁者之效思其

身滅國亡。正所謂爭民施奪為天下怨者在德宗雖

有二庫之積未幾納諫撤其署以給軍卒能反困不

失舊物亦可謂收過遷善者豈得與紂同日而語哉

朱子以其大勢彷彿而並言之讀者不可以辭苦意

四書翊註 太學 傳 孟 卷五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按論語夫子稱獻子

與政為難能。戴記云孟獻子禪縣而不樂此御而不

入室孔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此其所以為賢也

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孔氏疏曰按書傳士

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木之家是初伐木

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左昭四年大夫命婦長浴用冰

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思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耳

者也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已之財指盜而不忍傷

民之力指聚斂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牛羊

聚斂之臣亦曰畜淪人于畜賤之也曰與此謂以下其日寧存擇害莫若輕不得已之辭也

釋獻子之言也

日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日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

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復

四書翊註

大學

卷五

孟子

與之爭坐享大利則不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

婦史記公儀休為魯相食菜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夫工女安所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傳之翼

者兩其足之喻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

物賦子有定分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皆絜矩之義

也公儀休之行合絜矩之義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

以奉上而民被其殃臣以待幾盜臣竊君之府庫以

自私而禍不及下鼠竊狗偷未仁者之心至誠惻怛

與萬物為一體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用章句亦絜矩之義也與公儀

輩賢良之對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富而能動

一節而直示其不仁以其主以冉求聚斂於季氏未

有指克之布聚斂而欲鳴鼓以聲其罪門

氏之家而不布之下而欲鳴鼓以聲其罪門

容以聖人之宏大兼容之地溫良博愛之德而所

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言二子無其

意亦可見矣無非教人

四書翊註

大學

孟子

卷五

日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日以利為利則上

下交征不奪不廢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

其君人忠臣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

日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

朱子曰以義為利其分便利君得其為君臣得

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也道利字

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處孟子分別義利如告齊梁之君

拔本恐其滋蔓塞源恐其涓涓不絕之意其傳蓋亦

出於此云孟子以此為七篇之終

羊
即桑弘羊弟子遷舉爲選一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
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盡管天下鹽鐵

卷五

惡汝孔子作春秋所記言者莫如利如魯納大鼎于太廟齊人來歸衛俘暨晉人平丘之食召陵之收莒

卷五

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定即下所謂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爲
 兩節而子獨以舊文爲正者何也格致傳全用程子之言餘不盡主舊
 也文此章全用舊文不上程子之言安所容心哉惟其是而心
 下道理都包括在裏故傳言之詳不憚然其實則不
 面此其義所以博也薛復然其則不
 過好惡義利之兩端而已一端主理財說案引曰此
 兩端不與中庸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
 論語之兩端同

端而對註曰更端謂別事也。以廣其意而足復引書以廣詩之意。引書不一而足。復引書及魯大夫之言以廣書之意。餘可類推。是以二義相循之循。環間見。如篇內三言得失。初引文王詩言得引康誥言得失。間六節而後及悲偉層出。目君子先驕泰之得失。此間見也。餘可類推。層出。目君子先下言理財共四節。自生財有大道以下言理財共五節。楚書易犯二節。雖言用人而一則曰不實白珩。再則曰不實珠玉。則理財之道。又在其中。自秦誓以下言用人共四節。孟獻子二節。雖言理財而一則曰言聚斂之臣不可有一則言務財用之小人不可有。似遠則用人之遠。又在其中。此層出也。餘可類推。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程子更定末然徐而考之。從容研免以似爲真。然徐而考之。從容研著也。

四書翔註
大學傳
三
卷五

或反不足。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有就用人一事上見其
統緒不貫通則無接續之意味。此不可不察也。察其意斥叔澤其界辨則此篇之意雖博而反約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有就用人一事上見其
就用人一事上見得者。統言之奸惡也。如好而不
民好惡民惡則不止就用人一事上見得也。而不
其利。有就理財一事見得者。不專利之意。在言內存
不止就理財一事見得者。不專利之意。在言內存
如楚書易犯不實寶而寶德則皆推廣絜矩之意也
不止就理財一事上見得也。能如是。明德止于五善也。

或正言或反言句句從能如是。能推廣絜矩之意。則
絜矩之意推而廣之。能如是。明德止于五善也。

突解意

四書劄註

大學

अथ

卷五

是致知。其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蔡氏曰。肝謂誠其意。要在格物。第一箇關頭也。不日修身而曰誠身者。此明善誠身皆用中。庸二十章之言。欲以明曾子子思相傳之一道也。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不急務此不足以爲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言近而指遠。願可忽乎哉。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天命章

曰。口從天命之性說起。可見天地萬物原是我一體的。學者不向源本上用工夫。其存之於內者。都是偏倚。其發之於外者。都是乖戾。我自我。天下自天下。判然不相干。了天如何清。地如何寧。萬物如何不夭札疵癘。此皆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一

道之不明。故至此中庸首章明道本之於天。以反其所自始。推之於教。以著其所自行。君子其人也。戒懼慎獨其功也。喜怒哀樂其端也。中和其體也。天地位萬物育其效也。實則天之命。人之性。流通貫徹乎其間而已矣。易云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天命謂性。蓋格化諸經而爲言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五行天之命也。五常人之性也。五常具足。一怕好。一怕惡。若循其趨善成性之初。不溺於情。職不雜於智。故渾然天理。故謂道。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率其陽性之本然。

則得健道。率其陰性之本然。則得順道。性字朱子兼人與物言。觀降衷下民。天生烝民二語。則知指人說。爲切。修造指禮樂刑政說。亦是但求備耳。竊意達而制立法以行道。在上之教也。窮而著書立言以明道。在下之教也。有創修以立教者。如義之畫文之象。周公之爻。以至詩之有風雅頌。書之有典謨訓誥之類。有重修以立教者。如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之類。有增修以立教者。如學庸兩論七篇之類。外此則異端曲學。不足以言道。豈足以言教哉。

戒懼節及下節。從來一樣看。至晦菴分而爲二。謂上節

四書章句

中庸

二

卷一

慎已所不知。下節慎人所不知也。陽明新鄭諸公甚非之。云已既不知。是離戒懼。故不睹不聞。都就人說。爲獨字張本也。然又失其字之意。蓋已所不知。句誠有病。若還他不睹不聞。便就己說無妨。請兩存其說。而折衷可乎。竊意前節言君子在不睹不聞處。下手端本澄源之旨也。卽見顯而歸之隱。微視口耳之學異矣。後節言君子在獨睹獨聞處。下手反躬內照之意也。卽隱微而達之見顯視。神寂之學異矣。一樣工夫。兩節說話。只是進一步法耳。

上三言都是說道。故下以道也者三字接去。有喚醒迷

人之意。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飲食衣服動靜語默呼吸存發之際。莫非道也。那一處那一時脫離的。思若可離。便成絕倫理遺棄事物矣。有是理乎。無如百姓日用而不知。賢智又在共睹共聞處打點。不在不睹不聞處着力。此所以當前卽是而未免千里之隔也。君子不敢須臾離道。收須臾離性乎。是故云云。不睹不聞。是道體卽是性體。天命之性本無形也。如何看的見。本無聲也。如何聽的見。戒懼恐懼只是用存心養性。顧聽天之明命的工夫。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哉。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卷一

在不聞而天下之共聞者。于是乎在。如仁之性固是隱微。却見顯在父子間。義之性固是隱微。却見顯在君臣間。推而至于禮智信莫不皆然。蓋性分些子耳。彌漫天地元塞古今皆是物也。天下豈有見顯于此者乎。隱若是乎其見微若是乎其顯。故君子戒懼恐懼非徒曰不睹不聞已也。性不可以目睹而未始不可以心睹。以心睹則衆所不及睹而獨矣。性不可以耳聞而未始不可以心聞。以心聞則衆所不及聞而獨矣。不睹不聞之中便有獨睹獨聞之妙。于此翼翼小心。所以知隱之見知微之顯也。不然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而于此杳乎其未

有得也。則隱而沒微而渺矣。烏睹所謂見顯者哉。如此看。尊晦菴之意。而不至于破碎。尊陽明之意。而不至于重複。庶幾子思之意乎。

上面說道。說君子之不難道。都是性分內事。未嘗明有所指也。至此。揭出喜怒哀樂四字。便覺實實有可持循處。未發則寂然不動。無喜怒哀樂。心無爲而守至止。故曰中。與時中之中。不同。發而無溢喜無溢怒無過哀無過樂。適合乎天然恰好之則。在上則慶賞刑威得其當。在下則好惡悲歡得其平。雍雍蕩蕩。渾是一團元氣。故曰和。兩者從戒懼慎獨後得之。所謂性情之德也。天下萬事萬物皆根柢于此。故曰大本。見道無可離之體也。天下萬事萬物皆流通于此。故曰達道。是道無可離之用也。提出中和二字。發明一番。見天地萬物不能外所以爲位育張本也。致中和者。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也。自身心以至家國天下。罔非元氣流行。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也。所謂範圍天地之道。而不遺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天地位。適完其天命之性。萬物育。適完其率性之道。致中和。則適完其修造之效耳。先儒云。身中和則一身位育。一家中和則一家位育。位育。

四書翊註

中庸

四

卷一

四書翊註

中庸

五

卷一

國與天下。裁大體立而小者不能奪一身之天地位也。五官百骸各舉其職。呼即靈。叩即應。無痿痺之患。一身之萬物育也。父母悅豫于上。子弟承順于下。一家之天地位也。尊卑有序。長幼有節。內外有別。滅獲奴婢罔不回心而向化。一家之萬物育也。若夫國與天下之位育。所謂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罔不率俾。暨鳥獸魚鱉咸若是也。禮所謂無水旱昆蟲之災。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鳳凰麒麟皆在郊。靈龜在宮。沼其餘。鳥獸之邪。胎皆可俯而闕是也。此皆實理實事。非托諸空言。學者緣分自盡可耳。朱子分戒懼慎獨。分中和分位育。其用功分靜存動察其實動靜無端。

仲尼章

仲尼之稱。孫字其祖也。後世以施之同輩。不得矣。甚至先輩呼後生加老字。嘻其甚乎。上節引孔子之言。爲斯道辨真偽。亦是內君子外小人之意。下節則子思註釋中字。註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爲言。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也。就心性說曰中和。就道理說曰中庸。庸字又是孔子創語。註云平常之理。言道。

中庸是眼前日用的無他奇特也。道開於堯。全在中。子
上。借於孔子。全在庸字上。中庸二字傳道之要領也。若
子有道之名。離中庸則無所成名。矣。其直屬之若小人
背道而馳。烏可與之同日語哉。此二句且渾涵說。以發
明在下面也。小人大抵是鄉愿一流人。世所云假道學
也。目之以不義之名。加之以不軌之實。正是春秋筆意。
若滅絕天理。肆行不義。輩何用說他。
此節以下句解上句。恁地直捷。註說恐多一轉。小人句
亦不必添反字。時中者。時時戒慎恐懼。而不離乎中。語
默行止各當其可。經權常變各適其宜。或守成法而不

四書翊註

中庸

六

卷一

易。或期非常而不驚。或先天而弗違。或後天而奉若伊
川。所謂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知易然後可與
言時中矣。小人無非無刺。居然以斯道自任。視中庸若
固有之。然一味剽竊一味假借。便是欺天罔人了。可謂
中庸乎。無忌憚。正是不戒慎恐懼。

鮮能章

此章承小人反中庸句推開說。又以起下不行不明之
意也。千變萬化無有出乎此者。其扼要之至乎。千聖百
王無有加乎此者。其建極之至乎。鮮能兼知行二意。此
處且勿露出。蓋在上無勵世磨鈍之治。在下無移風易

俗之權。遂使天命率性中人。終日陷溺偷安。而不自振
拔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天地閒絕好事物。如何辜
負了。言外有屬望之意。或作鮮能久于中庸非也。

道之不行章

此章承上鮮能之意。而明示其所以然也。民之鮮能。鮮
能行此道耳。不行本賢不肖事。而以責之知者。愚者。民
之鮮能。鮮能明此道耳。而以責之賢者。不肖者。交互為
言。止見知行合一之理也。末復借飲食提醒一番。其言
愈親切有味矣。

道。命於天。率於性。不行是就問此性命也。不明是昏蔽

四書翊註

中庸

七

卷一

此性命也。果何等事。而可付之不知乎。一則曰。我知之
矣。再則曰。我知之矣。正欲以一人之獨知。與天下後世
共知之也。知者。熟視聽作聰明。向喜怒哀樂外。求解悟
路徑。自是走差了。愚者。茫茫昧昧。曉不得從何處做去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逞高奇。恣隱怪。向子臣弟友
外用工夫。消息自是看錯了。不肖者。庸庸碌碌。擔不得
從何處醒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者之過。如老六。務
狗。萬物苟。非于思孟軻之類。易所云。知者見之。之
知也。賢者之過。如陽城兄弟。不要直不疑。買金償同舍
之類。易所云。仁者見之。謂之仁也。愚者不肖之不及。則易

所云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此節就目前顯而易見者言之。見人人在局中却人人都在局外。說飲食便是說道。不必指出道來。渴而飲。饑而食。性命之正也。不咀嚙不厭飲。逐日糊塗過去。畢竟心裏不分曉耳。此又承上「不明不行兩項」而專歸之「不明」也。

道其不行章

鮮能知味。不明也。不明其何以行之哉。此句又為下大知張本矣。夫二字寓多少。咎嗟慨嘆之意。

大知章

四書翊註

中庸

八

卷一

道必明而後行。故取舜來作榜樣。舜之知覺絕古今。然問其所以為知者。只是不自知而合天下之知以為知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正此意也。好問即咨詢咨諏之謂。好察則仔細研審。搜尋箇中意味。直從尋常淺近中看出絕好道理來。此是悟後事。孔子聽孺子之歌而勉小子。陽明見市人之鬪而云講學皆是也。言之不軌於道者便是惡。東置勿問。納污藏垢之德也。言之不達於道者便是善。稱道勿絕。旌淑成美之心也。善者有所勸勵。不善者有所忌諱。所以廣開取善之路也。一隱一揚。合下便有善無惡了。但善之義類多方。人之識見

各異。使非參酌揀擇一番。何所以淑人利物乎。兩端只是不一之稱。中即至善。其中即兩端之中。以民之中還一用之於民。正是善與人同意。其斯句不必添出大知。言舜之所以法天下傳後世者。其斯而已矣。夫豈他有所為哉。使賢知者。爽然自失。愚不肖者。躍然思入。正見尼父婆心。

子知章

此章以大不知結舜之大知。又以不能守起問之能守也。八全以上段作興體。起下段。諸名公竟作正意實識。亦有有理天下甚麼事。不被聰明人壞了。他說他極會

四書翊註

中庸

九

卷一

舜計善避凶。善趨吉。終日在富貴粉華場中。纏擾終日。在聲色貨利路上。打算逞機巧。占便宜。這便是習。操。指。阱。何待說到禍患處。驅老若有所迫于後。納者若有所誘于前也。又有一樣人。自負才分。要去講學。要去問道。奈他世味薰心。割不斷世網。半上落下。顛彼矢此。如何保守的住。假使他認的真。看的破。那是網羅坑坎。所在能一朝居乎。那是安身立命所在。為甚甘心拋棄了。這樣聰明。可惜都誤用了。夫子到底屬望這一流人。

圓之為人章

道必行而後明。故取圓來作榜樣。雖承上章不能守者

而言。然人之不能守也。以其予知。則圓之能守也。以其如愚。又是自恃者。頂門一針。為人二字。雖渾說。亦見他。模。蓋詳審之意。體驗考察。皆擇也。一善作協。於克一。之一。便泥。或一念合乎中庸。便得一念之善。或一事合。乎中庸。便得一事之善。如獲至寶。那肯放鬆。拳拳服膺。者。以為在心也。而非隱。以為在胸也。而非顯。全力全神。都。注。到。上。面。欲。須。臾。離。之。不。可。也。有。所。得。無。所。失。只。是。當。自。家。性。命。故。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不。是。正。從。此。處。見。得。

四書翊註

中庸

十

卷一

天下國家章

上云舜能明。圓能行。此却云中庸不可能何也。只因世間把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三項人說的。驚天動地。當做絕難措手的。物事。把這日用平常道理。都輕易看過。了。故夫子特地與他分別。使人向易而難者着力。則難而易者不待言矣。天下國家。只是才幹幹辦的人。便可均。均者整頓之條。理之也。爵祿。只是廉靜狷介的人。便可辭。辭者視若堯棄若敝屣也。白刃。只是勇敢果毅的人。便可蹈。蹈者甘如飴。視如歸也。若夫中庸。施不得。使偏恃不得。飾義逆。

不得。蓋強以彼之能。較此之能。固有不可之分耳。自古能均能辭能順。而不能中庸者。蓋有之矣。未有能中庸而天下國家足以難我。爵祿足以動我。白刃足以屈我者。也不可能。三字語意須說的活。先儒如王龍谿。空。中。為。勝。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浮。若。沉。擬。議。即。重。趨。向。轉。等。語。及。諸。名。公。所。云。百。尺。竿。頭。拳。展。既。絕。手。足。俱。在。中。併。所。云。却。是。極。恍。惚。道。理。者。皆。非。兄。道。之。言。也。嘗。論。之。堯。舜。之。均。天。下。非。中。庸。乎。管。仲。一。匡。則。非。矣。夷。齊。之。辭。爵。祿。非。中。庸。乎。季。札。讓。國。則。非。矣。能。比。之。蹈。白。刃。非。中。庸。乎。子。路。結。纓。則。非。矣。差。毫。毫。謬。誤。千。里。不。可。以。不。審。也。

四書翊註

中庸

十

卷一

子路問強章

中庸雖云不可能。若是頂天立地漢子。那有不可能。的。故引夫子告子路之強。以承上章而言也。子路嘗問肯勇。問行三軍。都是問強之意。到底沾沾自負。夫子說何義。說死而無悔者不與。都是對症之藥。至此又將三項人放在面前。正要他擇乎中庸的意思。南方之強。是客。北方之強。是主。一不及一過。何若變化氣質。進而求之。性命之強也。又夫鼎立三才。若為風氣所困。便不能出人頭地。何強。

之足云。夫子三問子路。教他度越南北。認取本來面目。抑字只是轉語。說者作抑揚之抑可笑。寬柔以教。以寬柔教人也。如老氏守黑守雌之意。註謂合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恐未的不報無道。正是寬柔之實。寬柔何以稱強。註云以含忍之力。勝人極是。陳氏云守其氣質而不變。則遠矣。南方得煦和之氣。故如此。橫逆之來。怡然受之。而不以為意。自是盛德事。但君父兄弟交遊之仇。又當別論。若一意包容可乎。故曰君子只是泛常好人也。與後面君子不同。侯氏以顏子當之。謬矣。此如唾面自乾之類。

四書朝註

中庸

三

卷一

在金丹。安之若固有也。視凶危之器。直作枕席之常。惡死人情。彼獨看作等閑事。不厭樂之而不惡也。北方得肅殺之氣。故如此。儒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盾。愛其身將以有為。那肯如此。孟浪強者。只是世俗所云好漢也。視君子猶有間矣。此如荆軻並政之類。南北都被風氣拘住。君子則以德性勝之。故中和而不變於有道無道。乃所云而強也。昔人云自勝之謂強。即此意。和者有道之氣。藹然可親也。然未嘗徇情面以自私。何流之有。強哉。雍雍者其神乎。侃侃者其骨乎。中立者大公至正之體。挺然自樹也。然未嘗援力量以自助。

何倚之有。強哉。四虛者其養乎。百折者其操乎。士修之家而壞之。天子之庭則變塞矣。塞對通言。富貴場中。仍安貧賤本色。功名路上。直行道德素心。斷不至依違遷就。以詭遇獲禽也。強哉。其有道之頑祥乎。平居克自樹立。及遭時不然。遂至盡喪生平者。怕死故耳。大害所在。則正色爭之。大難所在。則挺身赴之。斷不至隱忍詭遇。以全軀保妻子也。強哉。其無道之杜石乎。四箇強哉。觸只是極口嘆美之辭。章句矯矯虎臣之喻。極好。時說俱作矯揉之態。不知矯枉則過正。豈所以為中庸乎。痛嘗論之和而不流。狄仁傑以之中立而不倚。宋璟以之。國

四書朝註

中庸

三

卷一

有道不變塞焉。范仲淹以之。國無道至死不變。梁儲李綱文天祥以之。梁不以君怒變。李不以國亂變。文不以國亡變。合三者而無道之義始盡。

索隱行怪章

自仲尼曰以下。自此十章皆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前面曰鮮能又曰不可能。至此以惟聖者能之一句總結之。能中庸必若舜之知。而之仁。子路之強。而後可。此章索隱者非不知。然知而過矣。行怪者非不仁。然仁而過矣。遵道者非不勇。然勇而不文矣。唯聖者為能全乎。知仁勇而須臾不離此中庸之道也。

索隱者。從香萍處推求也。行怪者。從玄幻處標榜也。其議論足以眩惑好異者之心志。其事跡足以震耀好異者之耳目。是以後世之人。或有稱道而崇奉之者。吾弗爲之言。吾方索此昭昭共見者之不暇。而暇爲隱乎。吾方行此平平無奇者之不暇。而暇爲怪乎。吾所以開敢從事于此。雖後世無述勿恤也。佛之寂滅。正是索隱仙之飛昇。正是行怪。

曰。君子亦是此道中人。曰。遵道而行。則步亦步。趨亦趨也。然或爲邪說所誤。或爲俗緣所動。遵者背而馳。行者輟而中止矣。滿目暴棄。此道幾成絕響。幸得有志之士。

四書翊註

中庸

古

卷一

路數不差。又抱鮮終之嘆。奈何。吾弗能已。言吾之道。吾之性。吾之命也。吾欲已。能已。吾性乎。吾欲已。能已。吾命乎。顧吾前若或呼之。顧吾後若或翼之。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欲一刻却步不得也。自少壯自壯至老。欲一刻息肩不得也。

中庸曰。依爲之而弗能已也。遵者。兢兢奉持之。猶分爲二。依者。穆穆渾忘之。直合爲一。禮所謂藏焉修焉息焉遊焉也。書所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也。易遷卦有。好遷嘉遷。肥遷之異。遷非必絕人。世雖在耳目中。而精神自遠。邵子詩所謂。雖居人世。

上都是出人關也。學術非一世所窺。故曰不見知。不悔者。意中無幾微不慊處也。語之人不知而不愠。不怨天不尤人。易之遷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都是此理。此豈大賢以下之所可幾及哉。唯聖者不窺測而知。不擬議而仁在人世。所擔荷不起者。獨有以舉之而勝行之而至也。斯天下之大勇矣。中庸果真不可能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上云。唯聖者能之。此章承上節。不云聖人之道而必云君子之道。且屢言之。見聖人可學而至也。開口一句。立案下面說夫婦。說聖人。說天地。說大說小。說高說低。都是

四書翊註

中庸

古

卷一

說費而隱在其中矣。末節結上文說修道工夫。又有不隱而費之意。君子之道。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無精粗無巨細。莫不取給于此。以利用。故曰費。至其所以然者。則無形象可見。無聲臭可尋。故曰隱。二氏之流。大約從隱字誤了。不知吾道何嘗不隱。隱正從費內看出。未嘗別有所謂隱也。豈與杳冥者同。曰語乎。

夫婦之愚之不肯。只就下乘人物言之。文公指居室說。恐泥人。卽甚茫昧。豈無一竅之明。偶然看的見。故曰與知如。陽明與薛庵子講聖賢首肯拜謝之類。人卽甚庸劣。豈無一偏之力。偶然幹的來。故曰能行。如宋史稱乞

見每得食必先敬奉其母及乞人掩宋諸陵之類此輩
可以與於斯道見道無棄人也人可甘心自棄及其
至只是推到盡頭處若說精說妙便不足以難聖人矣
得難問官不得位恐算不得不知不能稱國之屬恐亦
不必知能也竊意聖人即其神靈萬事萬物中豈無一
事一物偶然看不見偶然幹不來的不知如孔子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之類不能如堯舜
不能化四夷孔子不能格盜跖桓魋之類天覆地載生
成之思于人宜無憾矣然而未免于此者二氣或愆其
和五行或忒其序如月令春行夏令夏行秋令之類福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一

以有憾者則隱大莫載小莫破費也試問其所以莫載
莫破者則隱費隱二義此已大段說明矣
又引詩咏嘆一番頓覺道體活現焉飛魚躍渾是一派
天機參絲毫知識不得此道之所以流動充滿于上天
下地之間而灼鑠著見者也詩人之意未必見及此而
子思則已言及此矣所謂斷章取義也讀詩者可以觀
矣焉率焉之性而飛故戾天魚率魚之性而躍故至淵
若其所以飛所以躍者則見不得此正費隱一大影象
也程子曰此正子思契緊為人處與孟子必有事焉而
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其亦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之意乎學者能率其性使此心渾然天理而無一點
私欲閒雜則戾天躍淵不在焉魚而在我矣箇中光景
蓋難以口舌傳也
道以費而隱故入門下手處極其尋常無所謂隱也夫
婦人倫之本學者把這箇關頭徃徃忽畧過去上而英
君蒞辟恒負慚德下而正人端士亦玷令名道之不明
若此類者可勝言哉易本陰陽詩首關雎書重釐降禮
嚴大婚春秋嫁娶迎送之事必書所以明其重也君子
於此無褻慢心無漏比心幽獨不愧妻孥則大庭可知
也剛柔唱隨事情便是參贊位育道至以察天地直推

而極之耳。此節之意。子思從學易。悟來上經首乾坤。察乎天地也。下經首咸恒。造端乎夫婦也。經分上下。故先天地而後夫婦。子思明始終。故先夫婦而後天地。

道不遠人章

上章歸本到夫婦上。此章便指出子臣弟友來。道不在五倫外也。道不遠人是。綱于臣弟友是。曰忠怒是。櫛柄言行是。樞機終日無逆施事終身無滿願時一味敦篤朴實。做去道在君子有以哉。

道只在日用倫理間。何遠之有。人之爲道者。却要放過這裏。另做一番希奇的人。本卑近也。他求諸高遠。人本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一

卷一

平實也。他求諸玄虛。縱使高自標榜。究竟不曉做道上。爲字以工夫言。下爲字以稱謂言。

此引詩解不遠二字。執柯伐柯。則就在眼前。以爲不遠。誠不遠矣。然從旁可以窺覲的。固有彼此之殊。何若道於人之渾然合一也。以柯伐柯。到底底是兩箇。柯以人治人。原來是一箇。人陸子靜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此以人治人之說也。治如治疾之治。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除却病痛。復還本體。又何苛求過望爲哉。改而止。以其遠於人者而遂已也。

道不遠人。上一節已說明了。人不遠道。必何如而後可。其忠恕乎。忠恕二字分開。不得心不盡如何推的去。心不推如何盡的來。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違道不遠。朱子引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爲喻極好。後備

又作背而去之之意。譏矣。二字且渾說。下二句正其註釋也。施諸已而不願。必其悖厥則而不忠。于已不恕于人也。效而尤之。抑又甚矣。是故審度揣量。即已心得人心。豈惟不敢怨望他。且不敢不懲戒他。勿者斷斷其不出于此也。強恕而行。學厥心矣。此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程子以一貫章爲聖人之忠恕。以此節爲學者之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一

卷一

忠恕。朱子又極力發明之。其義盡矣。至所云事君當忠待下當恕者。則以爲不可曉。竊意事君之忠。報効之忠也。待下之恕。寬宥之恕也。義各有取。云爾。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樞府。中書有事送密院。偶倒用了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密院有事送中書。亦倒用了。堂史呈後。欲行遣。公曰。汝等且道。樞府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此所以施請且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上節不遠人以爲道。猶就人渾言之也。至此則指其人以責之矣。饒氏云上四句是責已。庸德以下是勉人。史

氏非之以爲皆責已自勉之辭。與若聖與仁節意同。此說極是。但不如上段以責人者責已。下段以勉已者勉人。其義始全。朱子云。子臣弟友四字絕句。言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能如此也。臣弟友亦然。黃氏遂從而爲之說曰。古人君臣字多通用。如卑之於尊。奴僕之于主。皆有臣義。隱微矣。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惡其行。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至其所謂乃不之避。有是理乎。然則何如曰。四字絕句是也。但不應泥在夫子身上說。所求乎子。欲爲子者盡子道也。反諸已之事。父則未能如君

心似爲安。然仔細看來。夫子開口說君子之道未能一句。下便緊承四句。若多責人一轉。恐非語意。朱子以父君兄之四字絕句。爲不通。竊意之字絕句。誠不通。父君兄三字絕句。無不通者。道無窮盡。求者探討研索之意。求子之道。以事父。塞天地橫四海。皆是物也。求臣之道。以事君。致堯舜安社稷。皆是物也。此卽孔子事父必如舜。事君必如周公之意。但上三句以父君兄三字絕句。末以友字絕句。發明上一句極其直捷。存此說以俟同志者。此以上是忠恕的志。願此以下。是忠恕的工夫。蓋未能者。務求所以能之也。庸德。子臣弟友之德行者。步之趨之也。庸言。子臣弟友之言。謹者。勸之傳之也。行恒至不足。須爲庸德防缺陷之端。勉則華。華乎惟日不足。索言恒至有餘。須向庸言求易簡之理。不敢盡則含。蓋包括而有餘蘊矣。言不敢有餘。是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願行也。行不敢不足。是恥躬之不逮。而言不出。行願言也。擬而言。議而動。臆。向前實落下手。君子胡有不爾爾者哉。天下事須是篤實人做去。若炫耀揮霍。便非斯道中人。此句舊作歎美之辭。余意作勉勵之辭。子若曰。自附於君子。則吾不能。自外于君子。則吾不敢。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

素位章

上章言道之切近。非隱也。此章言道之見成。非隱也不隱而固已費矣。天下事得意處常少。失意處常多。故富貴一耳。而貧賤夾我。患難則居其三。猶易之吉一而凶悔吝三也。雖然。不齊者遇不變者行。一切窮通得喪。上下天人。都有受享法在。素位而已。素位之道。極平易。淺險阻。然非可無因而獲也。其功只在反求。故求引夫子之言以希之。

易曰。素履往无咎。靜曰。給事役。素者。直任本來面目。不受裝飾之謂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克乎其職。無

四書朝註

中庸

主

卷一

出位之思。無非分之冀。而又何求諸人。欲此中立不倚之強也。惟下而則其註釋耳。

應運而興。便做成震古鑠今事業。素富貴行乎富貴也。如堯舜之勲。華文武之謨。烈是也。儉德而遊。侯養尊。志修身本領。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如顏子之簞食瓢飲。而樂不改。原憲之衣敝履穿。而歌聲出。金石子思之並日而食。糲粟糲肉之使是也。機有可濟。則變處為華。寧無可為。則抗義不屈。素夷狄行乎夷狄也。蘇武漢治。不待言矣。其成則郭子儀之盟圓乾。富弼之和契丹。其敗則文天祥謝枋得諸公也。事關君父。則怡然受之。交出

亂賊。則侃然臨之。素忠難行乎忠難也。文王箕子不待言矣。其免。則劉安世之敗梅州。王守仁之謫龍場。其不免。則張巡段秀實顏氏兄弟也。人生遭遇。至四者大脫盡矣。又安往而足以移其素哉。君子隨遇而安。慈他天。空海闊。任我魚躍。飛騰。憑他地覆天翻。還我冬裘夏葛。自得之妙。盡可心喻。而不可告人也。此素位之事。而不願外在其中矣。

作威肆虐。則富貴而驕矣。素上位者。不若是。仰高借庇。則貧賤而詭矣。素下位者。不若是。上不陵下。無所求于下也。下不援上。無所求于上也。無所求。則以正己故耳。

四書朝註

中庸

主

卷一

正己者。求諸己。又何求諸人。欲此中立不倚之強也。惟獨無求于人。抑亦無求于天矣。無求于天。則禍福聽之。耳又何怨且也。主張持挽之權。造化固不得而與也。無求于人。則毀譽安之耳。又何尤且也。知覺康濟之任。儻類固不得而與也。此不願外之事。而素位在其中矣。不怨不尤。則知命矣。故君子盡其在我者。以俟之。居易。謂在庸德庸言上做工夫也。天理便是坦途。何等安穩。命之賊。固云積善餘慶。命之否。則亦天道之僭。而丁君子固無損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俟也。營營逐逐。全在人欲上算計。冒荆棘。蹈坑塹。以庶幾于不可知之事。豈

知幸不可邀。固云積惡餘殃。幸可邀。究爲端人正士所
竊笑。則何益矣。觀君子之所以得鑒。小人之所以失蓋
亦反而求之乎。

射儀云。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矣。失諸正鵠。必其持之不審固也。持之不審固。必其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也。反求諸身。以破的也。何有引射要得稱述意。句句說射。却句句說君子。是比體亦是興體。前而意思都歸結到此節上。示學者下手處也。學者非不曉的。素位一條路。儘自快活。只是不能反躬責已。到得失場中。未免忙亂了。試觀舜之飯

四書劄註

西

卷一

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及其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素位而行。莫舜若也。然得力却自負罪引。應來孔子爲司寇。攝行相事。幹出天大功績來。舍之則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居九夷則曰何陋。陋于陳蔡則援琴而歌。畏于桓魋則援天自信。素位而行。莫孔子若也。然得力却自修德講學。從義改過。時時引爲切身之憂。來于思引反求之說。以結素位之意。其有深矣。

行遠章

上兩章皆言道之卑邇也。而高遠在其中。故此章特爲指出以示次序之不可紊。復引詩及孔子之言。明之。

一端以例全體。使學者觸類而通其餘也。

昔云若陟遐。必自邇。若升高。必自卑。此節蓋本此二句。來以譬君子之道。千里之行。始於跬步。天下事未有二蹴而至者也。億丈之高。始於咫尺。天下事未有踰階而升者也。陸子靜詩云。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深得此節之意。

琴瑟之聲。吟然善也。以喻夫婦。則必崇如賓之義。而後諧靜好之歡。可知。註云耽亦樂也。恐詩文無重複之理。耽言樂之深且久也。宜室家。根好合。來樂妻。根既禽來。

四書劄註

中庸

重

卷一

父母其順傳。所謂其樂融融。其樂洩洩也。味孔子贊嘆之言。便有元氣氤氲太和流行暢滿之意。然非妻子之合兄弟之翕。則不及此。孰謂行遠而有不自邇。登高而有不自卑者哉。妻子兄弟一家之萬物也。父母一家之天地也。萬物育則天地位。正是此理。諸說以此爲卑邇而另求高遠。恐未然。

鬼神章

只說不隱不說隱。未足以厭人心也。隱莫隱於鬼神。而其所以然者。究竟只是誠字。則隱者原未嘗隱也。微即隱。顯即費德之盛。其道之至乎。

鬼神之說。自孔子答宰我及易繫辭。以迄程頤朱子之言。詳且備矣。往來屈伸。其說自不可易。但如諸儒所云。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潮水消長。草木生落。此皆鬼神所體之物也。舉以之當鬼神。可乎？及其說不去。則謂前二節為陰陽之鬼神。無所不包。全言之也。第三節則就無不包中。指出祭祀鬼神來。偏言之也。試觀經文之旨。何等貫串照應。而謂有兩樣鬼神。可乎？既是鬼神。便當祭祀。既當祭祀。便是鬼神。豈有偏全之分？祭義云。祭口于壇。祭月于坎。又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此即陰陽之鬼神也。但毋以鬼神所體之物為體物之鬼神。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卷一

則其說自前後合矣。先輩又云。莫添祭祀之鬼神。鬼神指陰陽說。纔體物不遺。若各家當祭之鬼神。怎做得此事。又安能使天下之人皆祭祀也。噫。評矣。體物不遺。指鬼神之德說。蓋聰明正直者。其鬼神皆暗邪僻者。其鬼不神也。此言二氣之良能。豈所稱于現然不蘊者哉。若夫以天下之祖父。使天下之子孫。胡為其不能也。高中立李九我諸公。又欲抹殺鬼神。專言誠專言道。愈甚矣。鬼神一關。從來談玄說怪。惑世誣民甚矣。中庸說出誠字。正是對症之藥。喚醒多少迷人。那得放過。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通謂之鬼神也。言天

神。則日月風雲雷雨霜露。在。其中。言地祇。則山岳河海。社稷在其中。言人鬼。則自古帝王賢聖。有功德在天下。後世者。純孝純忠。苦節大義。足以興起世道人心者。皆在其中。為德兼體。用理氣言。其體幽以幽。其用廣以大。其氣渾以渾。其理易以明。德字便含誠意。其盛矣乎。便含洋洋意。

鬼神無形。故視者窮于目。無聲。故聽者窮于耳。然惟無形也。而萬形從此見。端焉。惟無聲也。而萬聲從此肇。譬焉。凡物未有離鬼神之德。以為體者。故曰體物不遺。此句便含不誠無物意。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卷一

使者。若或使之也。雖仁人孝子之心。自不容已。而鬼神行乎其間矣。天下之人。該的廣矣。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皆是也。祭統云。齊之為言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心不苟慮。必假于道。手屈無苟動。必依于禮。君子之齊。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祭辭云。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言齋固所以明也。盛服示不敢廢也。承祭祀。所以萃與合。莫也。洋洋如在上。如生左右。則無所不在也。祭義所謂祭之日。儼然必有見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于容聲。出戶而聽。愀然必有聞其嘆息之聲也。體物不遺之德。徵諸此矣。

引詩以証洋洋如在之義也。神之來格。其精神相感召乎。不可度。則莫定其在。上在左在右也。矧可射。孔子所謂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以服也。

視弗見聽弗聞。微也。體物不遺而洋洋如在。則顯甚矣。如此者。豈有他哉。一與實無妄之理為之耳。健則實健。順則實順。施則實施。受則實受。生則實生。成則實成。無一毫偽妄夾雜其間。所以發見昭著如此也。首云其盛矣乎。末云誠之不可掩如此夫。言誠者。鬼神之神德之所盛也。前後照應。都是贊嘆語氣。正要在眼前尋覓鬼神。未得求之杳冥不可知之地也。胡氏曰。六經言誠。四書翊註。中庸。卷一。自商書始。而不知其自易之乾始。乾畫一實。則誠之義生焉。孔子所以于九二言之也。中庸言誠。蓋本諸此。明乎鬼神之誠者。淫祀可以不興。三塗六道之說。可以不聞矣。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曾孫 錦

平湖陸龍其 稼書鑒定 典祖 錦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錦

大孝章

上章言鬼神之德。鬼神福善。若舜若文王若武周。皆與鬼神合德者。故能受天之祐。而使人荷其德。末又說到經帝嚳親處。正所以報鬼神之德也。前後聯貫如此。總以見道之費而隱耳。首節開口說大孝。下五句皆大孝

四書翊註

中庸

卷二

之實也。次節從舜推開說。見大德有取必于天之理。次節又言天非有私于人也。只是因物付物焉爾。引詩正証天之因材而篤。末復歸到舜身上去。以受命二字結上文意也。

曾子云。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舜其不匱者。與故曰大孝。德為聖人。全生全歸也。陽明云。子為聖人。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是以聖人孝其親也。尊為天子。則為天子父尊之至也。是以天子孝其親也。富有四海之內。則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是以四海孝其親也。考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是未嘗祀

啓瞽也。曰：此以功德配天者言耳。若啓瞽，必立有特廟。享祀不貳也。且舜傳禹，禹祀舜爲宗，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則宗廟享之也。是舜之孝能光其親之前也。禹封商均於虞，武王封胡公滿于陳，楚滅陳而田恒田和復爲齊，秦滅齊而田榮田橫兄弟復表表東海間。則子孫保之也。是舜之孝能裕其親之後也。孝之分量至矣。舜其無遺憾矣。大孝者德厚流光如此，故大德者云云。自格親言之曰：大孝自格天言之則曰：大德德之大者。于諸福之至若操券而取諸寄也。得位尊爲天子也。得祿富有四海也。得名其德洋溢，誦聖人之令聞于不衰也。得壽其德壽考，延仁者之遐筭于無疆也。理之不爽可繇舜而知也。

大德者取償于天如此。故天之生物必其材質有以自爲地而後因之加隆焉。栽者材有可篤也。雨露之所滋潤人見爲天培乎？亦因其栽而栽之耳。傾者材無可篤也。風雷之所摧折人見爲天覆乎？亦因其傾而傾之耳。天何容心于其間哉？譬如教人一般，須是自家立的起跼的住，纔好從旁翼助他。不然東顧西仆，甘心倒塌，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假樂之詩：天之篤君子也，則亦君子之材焉耳。嘉者贊

美之樂者舞蹈之。顯顯者，令德之光昭著而莫可掩抑也。令德者，明德止於至善也。宜民匹夫匹婦被其澤也。宜人大夫庶士承其休也。民人所歸者，天所與受祿而玉食萬方其固然耳。保佑，董子所謂安全而扶持之也。寵綏眷顧有加無已，天心之仁愛至矣哉。此所謂裁者培之也。

惟德動天，惟天眷德，可反覆而知其故矣。舜之登庸而享有多福，豈非以其玄德升聞也哉？舜之事天如事親，故天之命舜如命子。天人之理，提若影響，可從大孝決之也。若孔子之不得位，數也，非理也。先儒論之詳矣，而況尊富譽保，視舜更有隆焉者乎？

無憂章

前章稱舜大孝，而知其父子之間不能無憂也。故此章提出文王來，無憂二字是綱。父作子述，則其目也。父作疑有關文。武王周公則又子述之目也。上而祖宗無憂，下而子孫無憂，遠而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憂，總完成的文王一個無憂而已。或欲抹殺文王，專講武周謬矣。

無憂須斟酌說。文王憂勤惕厲，終身無時刻放下。讀世子篇，則曰：行不能正履，色不能滿容，讀無逸篇，則曰：自

朝至於日中。是不遑暇食。讀繫辭則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論心體則有憂。論際則無憂。視堯舜之憂其子舜禹之憂其父。蓋霄壤矣。以王季爲父。則子不憂於父。以武王爲子。則父不憂于子。父作之德音之類。其所期聞者遠矣。是父先子憂也。子述之世德之求。其所繼承者太矣。是子後父憂也。文又何憂之有哉。

子述云何。武王續緒云云。太王王季文王。不平說。蓋武王續文王之緒。而溯其源。則自太王王季也。太王去闕遷岐。從者如歸市。則有肇基王迹。實始剪商之緒。王季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則有其勤王家其德靡悔之緒。緒

四書

中庸

四

卷二

與緒相引。都聯絡在文王身上。三分有二。而大勳未集。世緒長矣。武王緝合而經理之。其述文考也。至着戎衣。不揖讓而征誅也。曰壹。則所謂兵不血刃而前途倒戈矣。此一句用武成語。名與利對。得利則失名。其固然者耳。武王非利天下。故名不失。顯名者。順天應人之名也。下四句與舜同。此獨少德爲聖人一句。而曰身不失名。聖人立言之旨微矣。亦詔武之謂也。尊爲天子。非復侯封之舊矣。富有四海之內。非復偏安之業矣。宗廟饗之。昔五廟今七廟也。子孫保之。則小世三十卜年八百也。此武王述文王之事。文所以無憂也。

四書

中庸

五

卷二

文之無憂。獨以武王爲子哉。若周公之爲子。則又有可述而志者。曰未見武之受命不得已也。使紂果有悛心。亦何樂以遲暮之年。躬甲冑之舉哉。且也受命末。則追述之事。所有志未逮者。畢付之周公矣。文武不平。說文之德。以服事爲至上。未盡伸于前人。下未盡伸于天下。後世此武王受命之事也。而公成之。故曰成文武之德。代其兄以述父也。追王不言文王。想武王受命時。卽追王之矣。文王王而不及其父。若祖。豈文王之心也哉。于是推其心于太王王季。而尊以王者之號。太王王季王而祀后稷。以至祖紺。仍用諸侯之禮。豈文王之心也哉。于是推其心于先公而祀以天子之禮。此其所以事先王先公者。當無遺憾矣。雖然。誰無祖父。誰無報本追遠之心。使朝廷親其親。而不使一世之人咸有以親其親。是亦先德之未達也。于是推其禮以及諸侯大夫士庶人。要本吾上祀先公之意。觸類而通之也。父爲大夫子爲士。則葬隆而祭殺。不敢以子之卑僭父之尊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則葬殺而祭隆。不敢以子之尊同父之卑也。不言諸侯庶人者。舉此以例彼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曰達乎大夫。若夫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不降。諸侯尊同者不絕。大夫尊同者不降。又當別論。

也三年之喪天子與庶人同。貴不得議。賤不得議。增所謂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也。下二句只申明上二句。非另一意也。此周公成武述文之事。文所以無憂也。後世人士以日易月。父母之喪。遂分貴賤矣。開有力行古道者。皆武帝。魏孝文。周高祖者。又皆不免于議者之議。可勝嘆哉。又按禮家無二尊。父在子爲母服。葬觀此章。父母之喪。未嘗有異辭。豈此禮不制自周公哉。至唐武后始革而更定之。禮何可以人廢也。

達孝章

此章承武王繼緒周公成德而爲言也。達字根上三達

四書翊註

中庸

六

卷二

字來何等見成。若另求解則非矣。下面達乎祖宗達乎子孫。臣庶達乎天地民物。正達孝之實也。大抵孝之量至舜而滿。孝之制至武周而備。皆子道之中庸也。後有作者三聖其弗可及已。

大全晦菴與雙峰之說並列。後儒右朱而左饒。看來還以雙峰之說爲是。其引孝經德教刑于百姓加于四海爲天子之孝。極是切喻。益達者孝心旁皇。人人貫徹處。處流通之謂禮。所云推而放諸東海。西海。南海。北海而爲正此意也。

此節申明孝道以總括下面之意也。先儒云文王之時

紂惡未盈。故以侯服終其身。使當武王之時。必爲牧野之舉。此不通之論也。周之父子各有志。各有事。未可強同也。天與而不取。文之志也。取所與以順天。使幽明上下罔不享先王之德。聲則武周之繼志也。豈曰是則是倣云乎。有引仲子靡竟者矣。人歸而不受。文之事也。受所歸以應人。使親疎遠邇罔不沐先王之德澤。則武周之述事也。豈曰是訓是行云乎。有通變于未窮者矣。善者時中之謂。張子所謂窮神知化是也。

此以下詳言宗廟饗之也。四時各有祭。獨舉春秋者。祭義所謂雨露既濡。必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必有悽愴

四書翊註

中庸

七

卷三

之心。天子固與庶人同也。祖廟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廟而七也。修者掃除整飾之以爲來格來饗之地也。宗器宗廟之器也。從來俱作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數。然不如直作鼎俎簠簋邊豆之屬更切。蓋陳之所以爲薦食張本也。設裳衣不但尸所衣者。小殮大殮之餘莫不布列於前。以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意也。薦其時食或作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或作春祠薦尚韭卵之類。意天子之祭。前說爲是。左昭右穆。死者之序也。羣昭羣穆。生者之序也。死者之序。太廟居中向南。左東東陽也。陽明故爲昭。右西西陰

也。陰幽故爲穆。其廟之主則皆京向若祫則遷主於太廟之中。太祖東向。昭在北。廟下向南。南陽也。穆在南。廟下向北。北陰也。生者之序則祭義所謂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親疎之殺也。生死之昭穆序而宗廟之禮如天秩天序之不可紊矣。繫辭云。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則公侯卿大夫之助祭者何可以無序。此朝廷正名分職之意行於廟中也。或宗伯宗人武大祝小祝或贊裸將或執籩豆或洗爵洗盥各有司存。選擇而使之。此朝廷尊賢使能之意行於廟中也。賓之子弟主人之子弟皆得以伸敬於長者而爲衆酬之禮。此朝廷慈幼恤孤之意行於廟中也。祭畢而燕詩所謂皇尸載起神保聿歸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也。序齒則禮所謂公與族序必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是也。此朝廷敬老長長之意行於廟中也。此蓋從祭義十倫中緊切言之而已。周浹懇到如此矣。

上二節饗禮備矣。至此節又總括言之。九二九五異位。疑非其位矣。然端冕垂旒仍本當年穆穆之德而踐則以爲踐其位可耳。三饗四饗異禮疑非其禮矣。然升降上下仍本當年肅肅之德而行則以爲行其禮可耳。六

份八份異樂。疑非其樂矣。然聲歌舞蹈仍本當年雍雍之德而奏則以爲奏其樂可耳。先王先公文考之所尊也。隆以時祀。洞洞乎無不竭之誠敬其所尊矣。子孫臣庶文考之所親也。錫以殊典。藹藹乎無不推之恩愛其所親矣。以上五句皆從武周善則歸親之心而形容之也。其人則死而其志與事則如生。居處笑語彷彿在心目間也。其人則亡而其志與事則如存。所樂所嗜依稀若過庭時也。孝至此饒以加矣。自孝之體言之則曰大自孝之用言之則曰達。自孝之極言之則曰至。惟至故達。惟達故至也。善繼善述于斯信矣。

此節又從達孝之義而推廣言之也。天陽也。冬至一陽始生。故祭天南郊圓丘。其求諸陽之義乎。地陰也。夏至一陰始生。故祭地北郊方澤。其求諸陰之義乎。上句明言郊祭天社祭地而下句却云事上帝不及后土。先儒以爲省文。此蓋求其解而不得則不解者也。竊意不言后土。卽易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乾知大始。始作成物。坤爲順爲受。不敢與天分功也。正如踐其位五句。本武周之事而皆歸之文王者。父子天地其理一也。下句言祀先而不及母。正當例看。若果省文則宜云所以事天地也。程傳云以形骸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則

地在主宰之中不得與之並言矣。宗廟之禮不獨如春秋節備儀備物爲祀先卽序昭穆序爵序事逮賤序齒皆所以祀乎其先也。蓋人人得所事事咸宜而後可以仰質前人也。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兩者皆先王未之有而禮以義起者也。明乎郊之禮則社在其中矣。明乎禘之義則嘗在其中矣。記曰惟仁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明乎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之說則合德於天地合德於祖宗而又何有於天地祖宗之所生

問政章

上節以治國終篇。此章便從哀公問政說起。都有深意。上章說舜文武周能盡中庸之道。此章便表章出夫子告君之道來。所以明道統之傳也。哀公問政意在治人。夫子却重治己篇中頭緒。雖多只一修身盡之修身道理雖多只一誠盡之。自人存政舉至知天言治人之道。

在修身也。天下之達道五至三近言修身之達也。知斯三者言修身之道通于天下國家。所以承上起下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只是三件三件只是一件。敬大臣體羣臣自尊賢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也。尊賢親親又都是修身之事。故一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再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誠之義已該於此矣。但爲政在人。有君無臣不足以爲政也。故又從在下位者說起。凡事豫則立。節又承上起下。歸結到誠身上去。下面雖誠者與誠之者並言。其後皆言誠之者。所以求合於誠者之道也。繇斯道也。人存政舉。文武不得專美于前矣。祖宗法度不可廢。爲政者莫若師文武矣。文王不顯之謨。武王丕承之烈。其所以爲子孫計長久者。炳若日星。不可易也。人存大全兼君臣言。高中立云。指文武也。蓋有文武之人。則有周召畢散之人。而政舉矣。如此說爲下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張本亦好人存政舉。程子所謂有閑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也。否則方策依然。不過故府之具文耳。息者。湮沒無聞之謂也。人存則道存矣。只是此理見諸躬行。則爲道布諸朝廷。則爲政生成萬姓。與發育萬物一般。其計日而責效也。

猶地道之敏樹也。蒲葦之喻。又就地道中樹之最敏者言之。但需種植培植之力。無憂水旱昆蟲之災。孟子所謂天下易生之物也。

擬人道於地道。此豈一手一足之力哉。聖主得賢臣而後能相助爲理。故爲政在於得人也。堯舜急親賢之務。湯武有不召之臣。職此故耳。取人以身。不獨燭賢奸別臧否也。身範不端。則賢者望而却步矣。雖卑禮厚幣。無庸也。修身又不是空空瑑磨他。須以道始得。道者天下之達道也。舍却倫紀蕪常之外。豈有束躬繕性之方乎。修道又不是在外面整飾。須從方寸地存養起來。蓋道

四書翊註

中庸

三

卷二

率於性務。辨析乎義利公私之界。則心之德以之。道命於天。務渾忘乎爾我異同之見。則愛之理以之。仁爲四德之首。猶元爲萬善之長也。如此則明良倡和。又安有不舉之政哉。

緊根修道以仁。來仁胡爲乎得名也。這箇仁。就是這箇人四肢百骸渾是一團生意。不然。其人爲塊然不靈之空質矣。自乾坤之胞與言之。萬物有同親也。自水木之本源言之。九族有獨親也。篤本支之恩。乃可漸加於民。物故曰親親爲大存之心。爲仁制之事。爲義。義胡爲乎得名也。這箇義。就是這箇宜。千變萬化。只是一中道理。

不然。則義爲泛然不經之故事矣。自朝廷之分誼言之。人爵有同尊也。自聖賢之道德言之。天爵有獨尊也。隆師傳之禮。乃可日躋於高明。故曰尊賢爲大。親有遠近。則愛有厚薄。自一世以至六世。其服異也。自大宗以至小宗。其位異也。賢有大小。則尊有高下。自三德以至九德。其德異也。自一命以至三命。其命異也。若此者。豈有所曲徇。濫施爲哉。蓋天然恰好之品。節骨肉于此。取平焉。師友于此。取準焉。猶方圓之有規矩。曲直之有繩墨也。不曰成而曰生。言發乎自然。而惡可已也。禮其仁之則而義之序乎。

四書翊註

中庸

三

卷二

身不修。則人無錄取。人不取。則政無錄爲。是自絕其綱紀之宗也。烏乎可。思修身。是有志乎近裏者。已工夫也。不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乎。身本乎親。而還以効之親。是故一跬步而不敢忘父母焉。事吾親所以全吾身也。不然。則無以爲修道之仁。不仁。則無以爲修身之道。是自荒其性命之本也。烏乎可。思事親。是有志乎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之孝也。禮有大孝。有中孝。有小孝。非得端人正士左右而講明之。鮮不誣矣。故不知人不可也。思知人。是有志乎寤寐側席之道也。使不明乎天秩天叙之禮。則尊無差等。而賢否倒置矣。又何有於親親之殺。

哉故不知天不可也。自開口至此許多說話只是完成一箇修身身修則人存矣。

此節指出修身名目也。道也者人人離他不得處處少他不得。舍此則爲旁蹊曲徑。爲冥行爲失足便不是達道。考五達道之義。慶賞刑威曰君。臣者事人也。又服也以明良爲道者也。始生已曰父子。嗣也息也。以作述爲道者也。夫有傳相之德。婦之爲言服也。言服事於夫也。以唱隨爲道者也。昆爲兄同也。明也意者同弟之憂喜而明其先乎。後生曰弟。意者克讓徐行而長其長之意乎。以友恭爲道者也。四者直述厥名。至朋友獨加交字。四書講註 中庸 卷二

此言入手異而得手同。天下無不可修之身也。生知者合下見得分明不煩研索而神悟坐照者也。學知者念企慕古人事事效法古人而恍然有見者也。困知者鬱塞未通而殫智竭慮以通之者也。及其會心在達道中都是一般了徹何生何學何困之可名乎。安行者台不做得確當不煩策勵而存神過化者也。利行者如至寶當其前如厚實寓其內而欣然有得者也。勉行者竭蹶難前而勞筋苦骨以前之者也。及其結果到達道上都是一般地位何安何利何勉之可名乎。三或字見知行之道不可以一途拘也。朱子以其分以其等二段。誠曲盡矣。愚謂生知安行是一箇人此自然之仁知以不息爲勇也。學知利行是一箇人此顯然之仁知以不惰爲勇也。困知勉行是一箇人此憤排之知仁以不挫爲勇也。不知不可以爲行。不行不可以爲知。不令三者之德不可以爲知行。如此看則不必各有所屬矣。上節雖一統說起意却在困勉者之可以進于生安也。至此又爲困勉者開方便法門務使哀公可學而至耳。道而不學非窺測所能達也。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夫婦兄弟朋友焉津津好之而莫能已也。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故曰近知道而不行非偷安

所能達也。君臣行吾義焉。父子行吾親焉。夫婦昆弟朋友行吾序別且信焉。竭力赴之而罔敢自愛也。天地之心庶幾乎不遠復矣。故曰近仁學道行道須恥。不若人而後可達也。君臣不義則恥之。父子不親則恥之。夫婦昆弟朋友不序別且信則恥之。知其爲人禽聖狂之關也。必有一往直前而不肯頃刻卽安者矣。故曰近勇。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無恥。又曰必有恥則可教。胡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陽明立志責志之說皆此意也。故勇之一字尤爲入德第一義。

四書翊註

中庸

夫

卷二

紫根上節來。前云修道以仁。言仁則知與勇在其中也。業知斯三者修身之道需他求哉。爲昭昭之身爲肫肫之身爲勉勉之身取諸斯而足矣。繇是以身之達德出而治夫人之身則人可不勞而理也。繇是以身之達德推而治夫天下國家之人則天下國家可不勞而理也。端軌者象指自速。執樞者化馳若神。修身爲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斯信矣。此節又從上句詳言之也。天下國家無道焉以經之則散漫而無所統攝矣。經者聯絡組織之大端也。修身二字前面業已反覆發明至此復取以冠九經者蓋天下

國家所親感而則倣要看作第二件事不得尊賢紫根修身列親親之前蓋身之輔而親親之本也。尊者賓之師之不在大臣羣臣之列如唐肅宗之於李泌明高祖之于陳遇是也。親者身之枝也。披其枝則傷心骨肉之恩可無篤與大臣論道經邦敬者隆其體貌而不敢褻也。百司庶尹未能自達其情于君父須推誠體恤之。或作四體之體爲視臣如手足之意亦好但不如章句設身以處其地而察其心爲更妥。子庶民鞠育撫摩心誠求之也。先王制器尙象百工作而行之不有以招徠之可乎。遠人背井離鄉須用順適其意故曰柔先王衆建

四書翊註

中庸

七

卷二

萬國其爲藩垣屏翰也多矣懷者置之懷中如武王之不忘遠是也。經之目雖九遠以修身爲綱綱舉則目張矣。以道修身還以身立道。道立者建極作則以表正百官萬民也。尊賢則朝廷之大經大法辨析明確曲學異論無足以相惑者此句看章句理字一人敦行葦之愛則九族興既醉之歌夫何怨敬大臣則威福無旁落朝廷清明庶事就理又豈有眩焉者此句看章句事字委贊爲臣者皆士也。體羣臣則草野之中動從王之感國士之報所固然耳。報禮有二義鞠躬盡瘁事君之禮也。秉

正奉公守身之禮也。父母孔邇則庶民子來。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共相告戒爭爲忠君親上之事矣。故曰勸書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禮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古人之重工事如此。考工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則財用足之說也。遠人越在四方共以職事來者各飽其欲而去則悅而願出于其塗可知也。懷諸侯則不任法而任恩宜有以愛之矣。而乃曰畏書所謂德威惟畏也。薄海內外共仰天子之英明則跋扈者戢志若生率俾四夷咸賓矣。胡氏解九經之效曰道立者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非也。效各以其目言也。此言九經做工夫處朱子解易云湛然純一之謂齋愚謂瑩然光潔之謂明。凜然肅然時時對越神明之謂盛服非禮不動。分內外言動念內也動容外也一發應一舉步必有天然之品節在禮所謂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是也。修身之道本此矣。譏夫高張賢士無名故讓宜去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故色宜遠。賢於貨賄則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故德貨之貴賤宜分自古未有妻斐成文謁盛苞直行而賢人得以安其位

者也。故勸賢之道爾爾。三代而後若禹之畏巧言令色孔壬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或寡矣。獨喜宋仁宗時王素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笑曰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押出東門訖來奏帝泣下。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必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此始真能遠色者矣。尊其位錫封之典隆重其祿頒給之恩厚同其好惡休戚相關吉凶同患之意。避既曰親親矣又曰勸語不近姦乎。蓋曰勸其所親之親云爾。官盛任使者班聯在御無朋黨之嫌指揮唯命無掣肘之虞不獨爲大臣分細事也。勸之此其道矣。忠信者至誠待下不任駕馭顛倒之術重祿者代耕養廉有資不至貽內顧之憂此勸士之道也。時使不盡人之力則卒業于南畝而作詠成易無愆期。薄歛不盡人之財則藏富乎民間而俯仰豐凶無歉歲。此勸百姓之道也。春秋用民力則書稅畝則書使不時則風有楊水之怨。欲不薄則雅有大東之譏。禮謹三日之役書稱惟正之供。凡皆以明其重焉耳。日省則無曠職月試則無愆器。愼廬上下稱其事之多寡美惡則勤者巧者無不酬之功。惰者拙

者無非分之賞。繇是情者口趨于勤拙者日習於巧矣。送往如給旌節。遣人護衛之類。使往者無道途之艱。迎來如豐委積。給館舍飲食之類。使來者無跋涉之苦。善者嘉之。量其才德而授之職。不能者矜之。假其便宜而遣之還。繇是往來者。獲童僕資斧之樂。善不能者。邀旌擢曲成之恩矣。正派亡而以旁支嗣統。繼絕世也。國祚移而以宗姓紹封。舉廢國也。此皆念其先世之有功德于民者也。振綱飭紀。治亂也。濟否扶顛。扶危也。諸侯五年一朝。三年大聘。使卿比年小聘。使大夫無後時。亦無先時也。車馬旗服之隆。其錫厚往也。土物庭實之誠。其儀薄來也。此皆所以推赤心而置諸侯于腹中也。達德三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大經九。所以行之者亦一也。一者何。誠也。身不實去。修徒在面目上。粉飾賢不實去。尊徒在體貌上。羈縻親不實去。親徒在文儀上。應酬推之。諸經莫不皆然。是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經得一以行。其理一也。此節上二句是綱。中三句是目。末一句又是綱。凡事者。合三德五道九經而統括言之也。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豫者謀于始而先立其規模也。學燭先幾。胸握成算。提的起。放得下。卓爾其有立矣。不則臨事而謀。手忙脚

亂其有幸乎。蓋豫者前定也。前定者定於一誠也。言以誠發。則較然其不欺。有典有則。成父成象。何咎之有。事以誠制。則確然不貳。大難可排。大紛可解。何困之有。行以誠動。則肫然不息。寡悔于身。無惡於志。何疚之有。分言之。則言也。事也行也。合言之。則皆道也。道一于誠。則左右逢源。言可為則也。事可為範也。行可為法也。經權常變時措咸宜。而又何窮之有哉。此節承上前定之意。而申言之也。開口從獲。上治民說起。可見明明德于天下。上下有同欲也。下面節節推去。言誠身。則包誠意正心修身。在內。言明善。則格物致知。之說也。在下位。將奉土之功。令德意而致之民者也。無相得之歡。則動而見疑。無以行其志。其能底績奏效于元元乎。在位則與局外不同。而功德未加於民。是亦我無道而處此也。然獲上之道。豈俛仰以求之上乎。惟前定其所以信友者而已。雖名譽不聞。敢云有司之繫必我之生平。無以見信于儔類故也。砥躬礪行。以期無愧于同人。斷當不乏知已矣。信友之道。豈雷同以求之乎。惟前定其所以順親者而已。親不順。不可以為子。是我不能先意承志也。是我不能顯親揚名也。友必起而議其後矣。明發不寐。以期無忝于二人行。常歌其順天

順親之道。豈唯諾以求之親乎。惟前定其所以誠身者而已。身者親之遺也。親全而生之子。不能全而歸之。未可以言誠也。於是反諸父母之遺體。事上不誠。非孝也。蒞民不誠。非孝也。交友不誠。非孝也。數者不能躬行而實踐之。則以爲虧體辱親矣。雖然。不明天命之性。欲言率性之道可乎。誠身者。則又前而定夫善之明也。邇吾至善之本體。其廣大博厚者。進而究極之。其幾微疑似者。進而剖析之。明乎善之爲好色。則誠好諸身矣。明乎不善之爲惡臭。則誠惡諸身矣。如此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有不一以貫之者哉。

四書翊註

中庸

三

卷二

根本上節誠身說來。分天分人。正欲卽人以合天也。自伏羲一畫開誠之義。誠固乾體也。故曰天道。蓋天之所以爲天。誠而已矣。天命之性。皆此道流行也。誠之者。未能純粹以精。而竭力求復其初者也。恃不得天分。全要自強。故曰人之道。誠者。不待奮勵而恰合乎誠之則。不待研索而適獲乎誠之理。優游逸恬。大道現前。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此生知安行與天合體性之之聖也。若誠之者。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故擇善所以明之。固執所以誠之。善不擇則有毫釐千里之差。執不固則有中道半途之失。擇善固執者。困而學勉而利。確乎其不

可奪也。

此詳言擇善固執之事也。從來幾曾見空疎寡昧的人。有可與入道的。然博聞洽記。又非日後聞見已也。舉天下古今之善。都要會歸到胸中。易所謂學以聚之也。所謂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也。蔡虛齋詩云。欲爲一世經綸手。先讀數編緊要書。又云。博古能今。始不愚。此可爲博學句。註疏若靜修叙學解。則近溫矣。此一句是主腦。下面問者。問其所學也。思者。思其所學也。辨者。辨其所學也。行者。行其所學也。學而不問。則詩書亦多誣人。往往泥經信古。而執拘自用者有之。是故就正有道。務

四書翊註

中庸

三

卷二

要窮究到底。而後已。如孔門弟子。至再至三。不憚諄復。則問之審也。問而不思。則入耳出口的學問。與自家性命何干。是故極深研幾。不敢徇一己之臆見。使古人雖就我不敢徇古人之成見。使我雷同古人。務要心裏信的過。看的了。了而後已。無泛馳旁鶩。無盤空傳奇。則思之慎也。思而不辨。則精微處恐至含糊。鶻突疑似間恐遂將就冒認。是故舉前人成敗是非之迹。與夫義利關頭。公私界分。莫不研勘剖悉。俾權衡不爽。鎗銖繩墨不差。分寸則辨之明也。此四句明善致知之事也。雖然學而不行。則經史盡成筌蹄。問而不行。則師友徒煩齒頰。

思之辨之而不行。則疲精勞力而不能收尺寸之功。何益哉。是故舉平日所學所問所思。辨者一一見之實事。日就月將。終身無謝。擔息肩日子。則行之篤也。此一句固執力行之事也。就中自有次第。自有虛實淺深。陽明必欲合而一之。謂知之篤實處便是行。恐非中庸立言之意也。必如其說。則孔子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都講不去矣。有志斯道者不可不察也。

此承上五者而申言之也。從來解弗學。俱云不爲則已。與有不戰同一語氣。或云不必學不可學者。言于始進時。端其所嚮也。此說却好。蓋五者或非性命之正業。

圖書輯註

中庸

卷二

二

則無庸着力矣。學必希聖希天而後云。能否則食息居遊。敢自已乎。問必見端見委而後云。知否則謀度咨誨。敢自已乎。思必窮神知化而後云。得否則俯仰寤寐。敢自已乎。辨必分體分用而後云。明否則參伍錯綜。敢自已乎。行必可大可久而後云。篤否則任重道遠。憂懼慥慥。敢自已乎。此言五者須到盡頭處。非謂已能已知。便有可措之時也。故下四句又推而極之人。逸而我勞。不敢援人以自解也。人簡而我煩。不敢困人以自寬也。一人十天勝人。已百已千人勝天。在人。有過乎已之人。在已。則無不及乎人之已。較性分。睦乎其後也。較工力。

獨乎其先也。若然則不負已不誤人矣。

困而知勉而行。勇者之道如此也。果能之豈有不可變化之氣質哉。此道可以破愚。雖愚必明。誠之者之擇善也。此道可以立懦。雖柔必強。誠之者之固執也。果字作周子果而確之果。亦通。看來還是虛字。如宋太后今果然矣。漢元帝果然。殺吾賢輔之果是也。天下之不足與有爲者。至愚焉。柔焉止矣。然人存政舉之道。亦豈有外于明強哉。愚者明則無不可明之人矣。柔者強則無不可強之人矣。哀公而不文武也。不爲耳。豈不能哉。

圖書輯註

中庸

卷二

二

四書胡註

前賢刁 包蒙古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承祖 繼祖

合編 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誠明章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來。子思立言之綱領也。下面十二章俱從此推去。首句言誠身而明善在其中。天之道也。二句言明善而誠身不外是。人之道也。自誠明者本體無一毫偽妄自然遮蔽他不得。把天命之性完完全全

四書胡註

中庸

卷三

交付他此秉賦之事也。故曰性自明誠者本體未能全無偽妄須用拂拭刮磨工夫纔得透露本體從修造之教步步趨趨做將去。此學習之事也。故曰教子思始立言故又從首章性教二字說起其義則微有不同耳。上二句要看看自字窮源探本以入手處言也。下二句要看看則字同條共貫以成功後言也。

唯天下至誠章

此根目誠而明者推言之也。至誠以天下名。胞篤之德造其極而無以復加也。所性之德五常是已。誠于父子則盡仁之性。誠於君臣則盡義之性。誠於夫婦昆弟朋

友則盡序別信之性能盡者究極圓滿所性之分量也。性則人性在其中矣。朱子云盡人性如教以人倫父子有親之類而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此為君相言耳。若夫空言以立教正身以率物使人人沐澤澤而薰德化皆所以盡人性也。盡人性則物性在其中矣。朱子云盡物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之類而鳥獸魚鼈咸若是也。此亦為君相言耳。若夫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曾子謂之不孝。程子論不殺耕牛而曰可以致除陽之和皆所以盡物性也。盡盡性者致中和也。太和元氣流行充塞乎兩間則風雨

四書胡註

中庸

二

卷三

時若人無天折物無疵厲固其理耳。天地能以性與人而物而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至誠彌綸輔相是補二氣五行所不及也。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人成位乎中三才原有並立之理只是人徇私任術自己虧損敗壞了便為天地間塊然一物矣。若夫歸根復命者宇宙在手造化生心即鼎峙而為三何不可之有哉。

其次章

此根自明而誠者推言之也。至誠盡性而參天地其最著者矣。然求誠者寧必出于最上一途耶。則又有其次者在曲字或作心曲衷曲之曲或作婉曲委曲之曲

其說多端。總不若朱子從善端發見之一偏者而言。爲
難如自家發出箇孝的心。腸來。便要滿這孝的分量。自
家發出箇忠的心。腸來。便要滿這忠的分量。念念擴充。
事事推廣。雖未敢上擬至誠。庶幾不喪失吾本體矣。故
曰有誠形者。發見于外。如日之且著者。灼鑠莫掩。如日
之升明者。全體瑩徹。透露無纖翳點塵。如日之中大明
當天。萬物普照也。此三句就身說。已之性盡矣。動者鼓
之舞之。有興起意變者。華薄從忠。敗惡向善。風移而俗
易也。化則上忘其所以動。下忘其所以變。蒸蒸皞皞。日
遷善遠罪而不知誰之爲者。此三句就物說。人物之性

圖書

中庸

三

卷三

盡矣。陶鑄羣生。持抗造物。所謂存神過化。上下與天地
同流也。至此則居然天下至誠矣。又何可以曲名。何可
以次言。耶。合二章見人道之與天道。入門則異得手則
同也。

前知章

前言鬼神而歸之誠。此言至誠而合之鬼神。其義正相
照應。至誠靜虛。靜則瑩。瑩則徹。虛則靈。靈則通。故其道
可以知來。道者實而可據是也。未來者虛而難測者也。
虛而難測之事。却在實而可據之中。前知曰道其與術
數之學相去遠矣。國家之興也。如景星慶雲甘露醴泉

之類。其顯然者也。若夫多難所以興邦。則禍祥又不在
區區形迹間矣。國家之亡也。如山崩川竭日食星殞之
類。其顯然者也。若夫富淫所以厭亂。則妖孽又不在區
區形迹間矣。是故堯湯之水旱其興也勃焉。秦隋之富
強其亡也忽焉。有迹似禍祥而實妖孽者。有迹似妖孽
而實禍祥者。此未可易言知也。易云探賈索隱鈎深致
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
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此吉凶悔吝所繇定也。言之靜
躁多寡。容之俯仰高卑。威儀之敬慢疾徐。此生死存亡
所繇定也。然亦未可易言知也。其惟至誠乎。善不善二

圖書

中庸

四

卷三

句從來混帳過去。但云善就是福。不善就是禍。何待如
神之哲乎。觀上面禍福將至一句。則善不善之先知。蓋
兼禍福言也。惠迪吉。作善降之百祥。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理之常也。至於氣數不齊。雖善人亦有罹禍之時。然
豈能逃至誠之先見。從逆而不善降之百殃。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理之常也。至於氣數不齊。雖惡人亦有邀
福之日。然豈能逃至誠之先見。是故前知者。知其常。又
知其變也。或卜諸蓍龜。或徵諸四體。或悟諸禍祥妖孽。
善之福不待言矣。如其禍也。須有挽回補救之道。在不
善之禍不待言矣。如其福也。須有訓誨防閑之道。在此

易所謂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又云。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至誠知幾。故與鬼神合其吉凶。周子誠神幾之說。正可與此參看此。又極言誠者之明也。

誠者自成章

上章言至誠之前知如神說的玄妙。故此章便向平實一邊說。開口歸到身上來。漸次推到物上去。功德雖是及物。功力只是歸己。以仁爲知。則其知不必前矣。成物固所以開物也。易曰。知變化之通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四書章句

中庸

五

卷三

君子直以時措咸宜者。當之此子思立言之意。不可不審也。

朱子首句加物字。以自爲自然成就。與自道之自不同。且分本分用。饒氏反其說。諸儒共非之。愚未敢以爲然。竊意自成與皆自明也。一樣看德則自明。誠則自成。其義一也。誠者天命之性。曰立誠曰存誠曰推誠曰思誠曰反身而誠。都是自成意。若不十分去下苦功。則本心便虧欠了。如何成的。故曰自成。然存之於心。則曰誠。見之於事。則曰道。道者率性之謂也。性分內事。原是安身立命一條絕好路兒。自家不去走誰替的。故曰自

道自道。正以自。成。蓋終身繇之。而不能盡者也。朱子解誠者自成句云。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正好移來解誠者物之終始一句。蓋物未有抱空質以遊於世者。須是這一箇真寶无妄的道理。流行貫徹其間。程子所謂徹頭徹尾。是也不然。虛假。僞妄。便塊然不靈了。嘗記先君述語云。天不誠將恐墜地。不誠將恐裂人。不誠將恐滅解。無物頗確。大抵有物有則無則如何。有物形色天性離了。天性如何成的。形色其人在人亦罔生。倖免之說也。此君子所以貴乎誠之者。而自。成。自。道。也。無始無終。一生寶重此實理。正恐

四書章句

中庸

六

卷三

抱空質與行尸走肉者等耳。退谷按此解自成與朱子第一節說成已第二節說成已之故。若此者君子豈特立獨行已乎。所以胞與民物而範圍曲成者。於是乎在矣。不明善不可以成已。成已原自知來。然萬善皆備者。一元來復。天地之心所繇見也。故曰仁不克已。不可以成物。成物原自仁來。然道濟天下者。知周萬物。日月之明所繇同也。故曰知此蓋天命之初確然有得於已者。故曰性之德已內也。而合乎外物外也。而合乎內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知道者其孰能合之。是以因時制宜。而指之易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

也。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成已成物。一以貫之矣。

至誠無息章

此承上章成物而推言之也。所以首句便用故字接去。又從平實處說出玄妙來。自至誠無息至無爲而成詳言至誠之道也。而天地在其中。自天地之道至貨財殖焉。詳言天地之道也。而至誠在其中。末引詩一段說天一段說文王。皆咏嘆其所以然處。而末通以一句瓊佳聖人也。天地也。其理一其歸同也。

四書胡註

中庸

七

卷三

之不誠則一事或幾乎息矣。誠之至者無念。無事而不誦其極也。又何間斷之有。不息卽無息。朱子辨游揚之非良。是不息則有恆故久。易所謂恒久而不已也。久則惕四股發事業。先儒所謂忠信積久而後効見也。微也。微則其來也有漸。其往也無極。舒徐而不迫驟。綿恆而不短促。不既悠遠乎。悠遠則鑽積寸累。浩浩乎其無際也。淵淵乎其難量也。不既博厚乎。博厚則規模宏闊。有隆隆莫遏之勢。含蓄深固。有昭昭莫掩之光。不既高明乎。未微之先誠之內蘊者然也。既微之後誠之外著者然也。有淺深有次第。欲凌躐計功不衛也。

四書胡註

中庸

八

卷三

物之芸芸。萬生也有載之者。然載者其形也。所以載者其理也。博則能容。周則能外。厚則能承。罔滲乎其內者。莫不持載矣。物之欣欣向化也。有覆之者矣。然覆者其形也。所以覆者其理也。高則能冒。罔通乎其下者。明則能照。罔蔽乎其上者。莫不覆持矣。物之日新月盛也。有成之者矣。然成者其形也。所以成者其理也。悠則巽。巽者德之制。久則貞。貞者事之幹。莫不於此成始而成終矣。上節高厚自悠遠來。此節悠久自高厚來。蓋前後相爲體用者也。至哉坤元。博厚者其體乎。至誠博厚之體。磅礴川岳之間。則兩而至者在我矣。與地爲儀。故曰配地大哉乾元。高明者其體乎。至誠高明之體。昭回雲漢之表。則一而大者在我矣。與天爲徒。故曰配天元會運世。悠久者其天地之體乎。至誠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與天地合其體矣。易曰德合無疆。地配天也。中庸曰悠久無疆。至誠配天地也。殆所謂參天兩地者歟。此者豈有崇峻卑法之意乎。不見而章。罔然口章也。如地無表著之迹。而形形色色燦然可觀。其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乎。不動而變。穆然玉變也。如天無轉移之迹。而時物翕然改色。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乎。不見不動。到

無爲也。曰章曰變則成矣。其乾坤易簡而成。可大可久之德業乎。至誠之道。雖復言之而不盡。究其要約。只盡于誠之一言而已。天地之道。亦豈有加於此哉。天地胡爲以物名。易不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不貳則一。一則誠。誠則不息。而二氣之蒸動。萬象之錯陳。奇詭變幻。有莫識其所以然者。周子所謂是萬爲一。一實萬分也。博厚高明悠久。至誠之道也。必一一舉而歸之天地者。言天地之道。不外至誠也。博也厚也。其一誠之凝結乎高也明也。其一誠之發越乎悠也久也。其一誠之締衍乎。

四書

中庸

九

卷三

此節申言生物不測之功用也。言天地而極之山川。川之道皆天地之道也。四段俱從至誠說到至闊大處。以至誠之體幾微耳。瀰漫六合充塞古今。皆是物也。今故於天地山川見之。昭昭等非多也。而必云多者。視不貳之本體見爲多也。及其無窮等。則言全體之不可測也。明雖昭昭誠所通耳。日月星辰。生乎天之上者。無窮萬物。生乎天之下者。無窮繫則誠所聯貫。覆則誠所幬幪也。土雖一撮。誠所聚耳。華嶽高之廣厚。河海深之廣厚。萬物廣闊之廣厚。誠不重則誠所擔荷。振不洩則誠

所翁受萬物載則誠所藁符也。石雖一卷。誠所結耳。草木其生也廣大。會獸繁殖。其居也廣大。寶藏積紛。其興也廣大。要皆以誠。誠以誠動。以誠鍾靈也。水雖一涸。誠所注耳。龜鼈蛟龍魚鱉。變幻出沒。其生也不測。貨財流通。灌輸其殖也不測。要皆以誠。潛以誠見。以誠滋也。山水之生物不測。其天地之生物不測乎。天地之生物不測。其天地之爲物不貳乎。一言可盡者。反覆言之而益不可盡也。

四書

中庸

十

卷三

詩言天命流行。深遠難窺。寒暑晝夜。往來相推而不已也。豈有一息之或停乎。味斯言也。天之本來面目。和盤托出矣。要亦至誠無息焉耳。文之德光四方。顯西土有自來也。畔援欣羨。兩忘聲色。夏革俱化。豈有一念之或雜乎。味斯言也。文之本來面目。和盤托出矣。要亦至誠無息焉耳。分言之。則純之一言。可以盡文。不已之一言。可以盡天。合言之。則文德之純。便是天之於穆不已。就中分別不得。統而名之。曰至誠無息可也。

大哉聖人章

此章又向平實邊說。上章言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此章言聖道所以同天者。全在制禮上禮之大。正道之大也。然非聖人之德。則行不去。故君子之學聖人也。用盡

許多工力只要敦厚以崇威儀之禮耳。禮崇則上下治。節莫不中禮。而聖人之道在君子矣。

道者天下公共之物也。而名有專屬者。蓋以體量之大。非聖人則擔荷不起耳。此贊嘆語氣。且渾涵說以正意。在下兩節也。

上下古今。罔非斯道之充周。故曰洋洋。發育萬物。就天說。便礙下句。只宜就聖人說。發以暢茂為義。育以畜養為功。即裁成輔相範圍曲成之意也。天地發生萬物。聖人發育萬物。造化之責。聖人任之。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盛德大業如此。其巍煥高明之體。豈不與

四書明註

中庸

十一

卷三

天同嘆哉。極者昭同映徹之意。此言規模之浩蕩。下節則言節目之詳悉也。

曲折細微。罔非斯道之貫徹。故曰優優。制作明備。故曰大哉。經禮三百。自祀天地事鬼神。以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屬。備極雍肅。道之綱無不舉矣。曲禮三千。自飲食衣服升降坐立。唯諾啼笑。以迄嚔噫咳嗽唾洩之屬。備極精密。道之目無不張矣。此發育峻極之實也。大抵參贊位育。只在中和內。中和只在禮內。舍禮而言發育峻極。則有無所據矣。朱子以此節小而無間。恐未是經文言大而解者云小可乎。

此句承上大道起下至德也。道之洋洋優優如是。是可襲取。冒認為乎。須得配天配地之人。纔做出經天緯地之事。恁大關係。豈同小。

此根上句而反言之。又為下尊德性張本也。待其人者。何待至德之人也。惟得于身心。而後無歉于倫物。道非德其能凝乎。惟翁聚於當體。而後肯見於天人。道非凝其能行乎。凝者精魄無浮動。神氣無洩越。藏密守純。膠固而不可解也。

此承上節言進德之事也。尊德性一句是頭腦。中三句皆推明此句。末一句又應優優無失。然後德至而道凝。

四書明註

中庸

三

卷三

矣。性命于天而得于己。未落半點氣質。故曰德性。帝衷民彝。迴絕塵埃之中。卓立清虛之表。原是貴重無偶的。尊老欽承崇奉之意也。雖然虛虛承奉他。未能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寡昧恍惚。能保天君之不受僂乎。是故問者問此德性也。學者學此德性也。講習討論。只完其天命。賦予之初。則禪寂口耳之學。皆不得而與也。先儒以陸子靜為尊德性。朱晦菴為道問學。得陽明之辨。騰然矣。德性本自廣大。但為私意所遮隔。則狹小甚矣。致者推其始也。雖然徒在外面。恢拓不從裏面充塞起來。如何能廣大的。惟是念念專一事。事細密。不使分毫私

意伏匿其中。則包羅萬象之本體依然矣。大抵學問。於纖悉毫芒處着力。則積中發外。乃可以致德性之廣大也。德性本自高明。但為私欲所點污。則早暗甚矣。極者造其至也。雖然。徒在上面表著。不從下面積累起來。如何能高明的。惟是一意穩當。一味平實。不使分毫私欲夾雜其中。則首出庶物之本體依然矣。大抵學問。于眼前日用處加功。則下學上達。乃可以極德性之高明也。故字作德性說。便涉虛寂。故者已然之謂也。不獨我所知者。凡前言往行都是故。故即易所謂往也。新即易所謂來也。溫者優游涵泳之意。且浸月積則義類變化不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卷三

竭理道轉折相生。德性之發越豈有紀極哉。上三句而字是轉一層說。此句而字是相因說。若一視之則非矣。末句變而字用以字要歸重這一句上。言君子進德之功有加無已如此者。果何以哉。蓋敦其德性之本厚者。以崇聖人之禮耳。以薄為道則廢禮。以厚為道則崇禮。三千三百皆所以明厚也。淳龐渾朴。制作之本然。敦者備極總總綢繆之情也。肫肫乎禮儀威儀無非以德性行之德性尊故禮崇也。厚者禮之本。禮卑如地故厚。崇則效天矣。發育峻極之實。不于斯益見哉。此節根崇禮來。上以禮居之則不驕謙尊而光。天道之

下潛也。下以禮為之則不倍。卑而不可踰。地道之上行也。國有這則禮治休明道之淑者可以行矣。于是嘉言孔彰。以為謨為訓者。樹一代昌熾之績。國無道則禮教否塞。遺之行者可以凝矣。于是守口如瓶。以不激不亢者。全千秋有用之身。上下交善。語默咸宜。詩所謂明哲保身者。非與。易言君子之見幾也。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然則不有介石之貞。以語見幾。難矣哉。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至。若到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是論。許氏曰。行事合宜。自然無害。若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個是字而已。後人不解此義。隱忍苟活。大節虧喪。往往借口蒸民之詩。嗚呼其亦不魯讀詩者也。

四書章句 中庸 四 卷三

退谷按此章者。解有與章句不同處。發育峻極。指人不指天。第五節。重崇禮句。俱是特解。與章句異。愚體先生尊信高忠憲而不從其大學古本之意。亦不敢以為然也。

愚而好自用章

讀此章。則春秋改周正及黜陟進退諸侯之類。難言矣。豈所語于為下之義耶。雖然。為下不倍者。其經也。即王衰微。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而邀祖宗之德居天子之位。依然一統之共主。雖德如孔子。能無凜生令反古之哉。而從周乎。若春秋孔子之權書。孟子所謂天子之

事也。下章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豈與爲下者同日語耶？一代之典禮，與一代守之，萬世之典禮，與萬世公之，聖人自無容心於其間，而又何疑於諸說之紛紛也。

此節以及身之戒，爲戒正承明哲保身之意言也。有位無德，曰愚自用者，不度德而作聰明，亂舊章也。病根正自驕字來。有德無位，曰賤自專者，不奉職而擅權，藐上大不道也。病根正自倍字來。二句配說，下句則專爲在下者言。生乎今之世，君臣之義無所逃矣。時王之功令

四書胡註 中庸 五 卷三

何可易也。乃憑臆以創制，犯分以立法，曰吾猶行古之道也。亦爲不善反矣。車已駕而挽之曰反，水已流而逆之曰反。違上所令，裁必及之，是自召禍也。然天下事唯義所在，若陳氏用漢臘之類，又當別論。有王者作，代天理物，必將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否則監于先王成憲，云爾禮如朝聘會同，冠婚喪祭之類，議者衡量其輕重也。度如衣冠飲食，廟室之類，制者審定其規矩也。又如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註諧聲之類，考者訂正其是非也。禮大行人九歲屬審，史論書石，聽聲音，又外史掌達

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此道廢而字學之失傳也久矣。

周天王寄空名于九鼎之上，而當年之等威物采莫不於王室乎取則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而在人者也。周之軌以六尺六寸爲度，其軌同也。有制之者矣。天下義理必歸文字，文字必歸六書，其文同也。有考之者矣。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異其宜，其倫同也。有議之者矣。雖五方風氣各異，而王制大端則罔敢踰越以貽先王羞也。

禮樂地制者也。樂歸天作者也。雖尊爲天子，而中和之

四書胡註 中庸 六 卷三

德不足以配天地，禮樂之本亡矣。作之則愚而好自用也。敢乎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雖德爲聖人而無明天察地之權，則治不脩，何以具禮功不大，何以備樂作之則賤而好自專也。敢乎二段側重下段，以此章專言爲下不倍也。論語之言與禮運同，杞宋皆不足徵也。此則宋異于杞，且夏禮曰說，殷禮周禮曰學，輕重又自不同何也。大抵自二代之禮言之，典禮最亡，賢哲凋謝，杞宋之相去無幾矣。但世代有後先，歲時有遠近，其所以存什一於千百者，宋不杞若也。兼以孔子殷人，其父祖之所傳聞其

諸乘之所記述。求又不杞若也。是故以殷較夏親親之道。異矣。以殷較周親親之道。同。尊尊之道。異矣。舍殷而從周。生今之世。不敢反古之道也。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豈非萬世爲下者之標準哉。如用之。則違衆今用之。却從衆。無他。彼以習俗之弊。言此。以時王之制。小大共繇者。言也。是亦不可以不辨。

三重章

王天下居上者也。兢兢爲民寡過而不敢驕乎。然寡民之過者。必以三重徵之于民。否則徒善與下焉者等耳。其誰信從之。是故本諸身徵諸庶民。三重乃爲君子有矣。

四書

中庸

七

卷三

三王後聖經理此庶民者也。天地鬼神呵護此庶民者也。以本諸身者徵之。豈獨寡一時之過乎。世世寡過而况乎遠與近也。繇是君子寡天下之過。天下譽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之效如此哉。如此而後可曰居上不驕。

三重之說頗多。朱子獨取呂氏講禮制度考文爲章句。其義富矣。後儒復以德位時當之。朱說幾廢。竊意上章言德位耳。有位無德。愚而非其時也。有德無位。賤而非其時也。德位合則制禮作樂其時矣。時固不在德位外也。或以生今反古爲非時。以從周爲時。此爲在下位者

言耳。豈所語于王天下者哉。時說之不通如此。

王者居重馭輕。舍却典章名物。何以爲淑世範俗之具。是故禮制而人鮮履錯之愆。制度而人鮮凌躐之罪。考文而人鮮誣罔之失。此三重之所以寡過也。王者應運而興。這三件是極緊要的。故曰三重。

此承上節反言之。以起下節也。側重上段。下段帶說。纔合居上不驕之旨。善者有其德也。善于禮而不議。善于度而不制。善於文而不考。則無徵也。上無以徵信于民。民無以取信於上。雖欲從之。末繇也已。正如下焉者一般。有禮度文之德。無議制考之位。民欲信而從之。得乎。

四書

中庸

六

卷三

然則無三重以徵于民。民之過不可得而寡矣。是故三重者。君子王天下之道也。本乎身之禮徵而爲庶民之禮。則有議。本乎身之度徵而爲庶民之度。則有制。本乎身之文徵而爲庶民之文。則有考。本諸身者善也。徵諸庶民者信且從也。繇所徵而極言之。三王不襲禮不沿樂。考之者豈期其必同乎。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因革損益。合宜何謬之有。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三才之道。儼然鼎立矣。何恃之有。陰陽不測之謂神。視弗見聽弗聞。孰從而質之。雖然。鬼神者天地之功用也。以建之者質之。福善禍淫之理。已行于旌淑別惡之中。何疑之

有大而化之之謂聖逆料其未出不近誕乎雖然聖人者三王之後身也以考之者侯之百世之上此心同此理同也百世之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何感之有

此節總結上四句天地顯鬼神幽贊諸鬼神而無疑則天地在其中矣知天者知天命之性也仰而窺乎無聲無臭之始也二王已然後聖未然而俟聖人而不惑則三王在其中矣知人者知率性之道也俯而察乎與知與能之理也

知天知人則動罔不臧矣。子曰云云上句統括下

四書章句

中庸

九

卷三

二句矢口措躬無非動也動則應天動則順人建天人之極而敷錫厥庶民其世為大路為周行可知也繇是動而為行出乎身加乎民有倫有要世世推時措之宜其為天下法之道可知也繇是動而為言發乎邇見乎遠成及成象世世溥仁人之利其為天下則之道可知也達者景其言行而深踐予之思故曰有望如瞻雲就日之不能忘也近者習其言行而安日用之常故曰不厭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易也此其信而從之也蓋以天相往來有非人力所能為者矣

引詩証上節在彼無惡遠之則有望也在此無射近之

則不厭也言舉到夙夜處寤寐妻子之間莫不思服矣曰永終則又世為天下口碑也如此或指善說殊無謂章句指六事亦過矣只就本節身微諸庶民二句說為是蓋三重者一篇之樞紐也三重微之民但期寡過三重不微之民反求有譽乎有譽曰發言預先冀倖也

仲尼祖述章

前面反覆於天人之道上下之禮無所不用其極矣至此都歸結到仲尼身上二章稱仲尼原道之始也此章稱仲尼發道之終也首節直指仲尼本領統帝王合上下向來以功夫言非也次節言仲尼比擬天地末節言

四書章句

中庸

辛

三

天地倚賴仲尼一節添一節總見得仲尼之所以為大耳

中始于伏羲之畫至堯舜始指而授受之直以堯舜為祖者刪書斷自唐虞之意也祖其中而述之以庸福其一而述之以貫傳心之學世守而光大之矣夏商之法至周而大備憲章者誦法而表著之也或見諸禮或見諸春秋或見諸立朝居官鄉黨家庭之際一一修明昭代法度使文武之道郁郁彬彬未墜於地者伊誰之力與飲食作息之時律乎天之翕闔也仕止久速之時律乎天之寒暑也律如法律之律輕重不爽其衡已剛柔

動靜之體。莫乎水與土之質也。用舍行藏之道。莫乎水與土之性也。莫如沿襲蹈襲之者。習而安之。若故矣。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聖人以之。做人學聖人者。以之。做文何啻千里。
根上律下。襲來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仲尼兼之。故開口言天。地下却以地先天。非無謂也。上下古今事物都包括在仲尼一身上。是地載物而仲尼載地也。上下古今事物都包括在仲尼一身上。是天覆物而仲尼覆天也。變通莫大乎四時。其天地運行之迹乎。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交互為用。故曰錯子之行。徒不息如之且也。四時有起伏而仲尼之道無息。藏於中。所以行四時者也。若謂莫大乎日月。其天地升恆之象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更迭為用。故曰代子之普照無私如之且也。日月有薄蝕而仲尼之道無虧。是仲尼又所以明日月者也。
上二節說仲尼至此。忽說天地。即是說仲尼就仲尼說萬物。自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至禽獸百穀草木之屬。皆是也。使非有仲尼出焉。則人之族類之類。戕殺戕滅也久矣。並育不害者。其在人如育之以義而君臣

不相害育之以仁而父子不相害育之以序別信而夫婦昆弟朋友不相害之類。其在物如馴而服之。驅而遠之。則禽獸不相害。生息之得時。斬伐之得宜。則百谷草木不相害之類。是也。道自皇而帝。帝而王。王而相。相而師。皆是也。使非有仲尼出焉。則後先異時。顯晦異位。其背戾拂逆也多矣。並行不悖者。以明為行如皇之道。不悖於帝。帝之道不悖于王。王之道不悖于相與師。殊途同歸。咸有以發揚昭著于天下。來世者是也。也不害不悖。其小德之川流乎。德之支流。流不窮。酌不竭。所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此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也。並育并行其大德之敦化乎。德之溥博。統有宗會。有元所謂肫肫淵淵。浩浩也。此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繇小德觀之一物。一太極。繇大德觀之。統體一太極。仲尼之德兩儀之太極也。天得此以覆地。得此以載。天地之所以大。仲尼大之也。天地之所以為大。仲尼為之也。此正程子觀乎聖人則見天地之意。若如從來就天地說。即揚子所謂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矣。
唯天下至聖章
承上章仲尼之大。而以至聖至誠結之一章。言至聖配天其德大也。二章言至誠達天其道大也。未有至聖而

不至誠者。未有至誠而非至聖者。其至一而已矣。
此章言至聖以天德臨天下也。容執故別詳言臨之用。
博博淵泉。渾言臨之體。見言行顯言臨之事。自中國
始。以極凡有血氣之屬。廣言臨之地。夫如是乃如天而
配之。淵不待言矣。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故曰天下至聖。洪範視曰明聽
曰聰。思曰睿。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知即于睿內見之。
蓋聰明以耳目言。睿知以心思言也。視遠惟明。聽德惟
聰。知人知天。惟睿知。蓋天分殊絕。性靈類異。其躬膺
數撫有萬邦也。宜哉。知臨大君之宜。取諸方寸地足矣。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卷三

此一段是綱。下四段是目。臨有極。蓋天下之規模曰容。
然非寬裕溫柔則不足。寬者德之宏闊也。裕者德之優
暇也。溫者德之煦和也。柔者德之巽順也。臨有提挈天
下之力。量曰執。然非發強剛毅則不足。發者德之奮勵
也。強者德之健行也。剛者德之無慾也。毅者德之貞久
也。以恂慤勝予之心。臨天下曰敬。然非齊莊中正則不
足。齊者德之純一也。莊者德之威重也。中者德之恰好
也。正者德之卓立也。以明察庶物之識。臨天下曰別。然
非文理密察則不足。文者德之彬彬也。理者德之經緯
也。密者德之沉潛也。察者德之高明也。仁義禮智四德

備矣。四德之中。又各有四德。此小德之所以別流也。

上節形容至聖。備極詳悉。可謂博以博矣。然事業極
闢者。本體却極渾涵。故曰博博淵泉。而時出之。深深之
息。沛為涓涓之流。靜而動。動而靜。莫不各當其可也。

博博淵泉。如天如淵。却是大德敦化。時出而為言。
為行。則小德川流矣。從博博而極言之。曰如天如淵。天相
似。故不違。包乎地之外也。從淵泉而極言之。曰如淵與
淵相似。故不測。又非特持敬博厚而已。見者。聖人作而
萬物睹也。如祥麟威鳳。如景星慶雲。有不敬之如神明
者乎。言者。定命辰告。雖愚夫愚婦。莫之或欺也。有不信

四書章句

中庸

三

卷三

之如著藁者乎。行者。遠猶訐謗。或為經。或為權。莫不合
天理當人心也。又安有心非恭讓者哉。
此節又從敬信說極言之也。聲名自博博淵泉中混混
而出。故曰洋溢。中國者。文明之地也。冠裳禮樂之區也。
其歌功誦德也。宜哉。蚩蚩則王化所不及矣。漸被至此。
其無遠弗届乎。此如重譯來朝。慕中國有聖人之類。中
國蚩蚩。便說盡了。而必推之天地。天無私覆。豈有出覆
之外者。地無私載。豈有出載之外者。天覆地載。便說盡
了。而必先言舟車。人力皆所以行乎地者也。舟行水車
行陸。舟車窮而人力及之。地之廣無不遍。地之發無不

周也。而必復言日月星辰者。所以本乎天者也。日行。月行。夜日月。暴而雨。露滋之。天之象。無不垂天之澤。無不被也。窮天罄地。莫不見小私之川流焉。凡有血氣。必有。心知。凡有心知。必有生成固極之載。其尊之如君親之如父母也。蓋無物不然矣。前云高明配天。統體言之也。至此始詳其故。蓋天者形也。氣也理也。至聖變極其形。調燮其氣。而會歸其理。即謂天為奇而至聖為偶。胡不可者。春秋繫王于天。其威重等耳。故祿位命討。皆以天名之。其如自損威重何哉。臨天下之聖人。夫亦適得其本來面目而已。

四書章句

惟天下至誠章

章

卷三

此章言至誠以天德達天下也。首節說功用之自德。次節承首節逐句形容一番。末歸到天德上而屈望于知者。即天下至聖也。前章劈頭便說聰明睿知。此章結尾却要固聰明聖知。首尾相照。應如此。大經五常之道。見于世也。人心賴以不滅。世道賴以不毀。故曰天下大經。經者絲絲而分之。使頭緒縱橫有條也。給首絲絲而合之。使片段渾成無間也。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以至夫婦昆弟朋友各正其位。經也。此章明言也。君便要義于臣。臣便要忠于君。父便要慈于子。子便要孝于父。以至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道。論也。以情意聯貫言也。此是修德之教。大本五常之性。根于心也。上下古今多少物事。都包括在裏面。故曰天下大本。無如人以私欲塞之。甘心倒塌了。便扶他不起。至誠無一毫私欲。培植的完完全全。本體自挺然常伸矣。立也。此是率性之道。天地化育五行也。與至誠五常異名而同體者也。靜專動直。天之大生乎靜。禽動騷地之廣生乎天地。動靜都在至誠身上。都在至誠心裏。潛乎默契。有兩相聯合者矣。故曰知贊以言乎助之功也。知以言乎澤祿之德也。此是天命之性。經綸萬不

四書章句

中庸

天

卷三

聖慈于子。子便要孝于父。以至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道。論也。以情意聯貫言也。此是修德之教。大本五常之性。根于心也。上下古今多少物事。都包括在裏面。故曰天下大本。無如人以私欲塞之。甘心倒塌了。便扶他不起。至誠無一毫私欲。培植的完完全全。本體自挺然常伸矣。立也。此是率性之道。天地化育五行也。與至誠五常異名而同體者也。靜專動直。天之大生乎靜。禽動騷地之廣生乎天地。動靜都在至誠身上。都在至誠心裏。潛乎默契。有兩相聯合者矣。故曰知贊以言乎助之功也。知以言乎澤祿之德也。此是天命之性。經綸萬不

得力量。立本憑不得氣魄。知化育者。不得誠解。全是一團真心。實意做出來。何所倚着。而然乎。經綸則剝制立法。然非相傍以貌也。必有惻怛莫解之懷行其中。而後大經從此出焉。肫肫乎其懇至。而周浹也哉。立本則洗心以藏于密。豈復可得而窺測乎。淵淵乎其深無量。坤元在寸心矣。知化育則窮理以至于命。豈復可得而涯浹乎。浩浩乎其大無外。乾元在寸心矣。此三。正大德教化民成俗也。

固字正所以發載其英分也。天地之道不翕聚則不發散。聖人之道不凝注則不光明。固者棲神于穆合氣于漠。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為流通。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也。不然其孰能與于斯哉。非至聖不能知。至誠非至誠不能為至聖。原不是兩箇人。原不是兩件事。

衣錦尚絀章

首章把一部中庸都統括在裏面。末章把一部中庸都會歸在裏面。兩章一書之樞紐也。

首章從天命說起。末章從天載結起。首尾正相照應。首章說不睹不聞。末章說無聲無臭。首章說莫顯乎微。末

四書章句

中庸

卷三

三

章說知微之顯。首章說戒懼慎獨。末章說內省于人。既不見之地。論敬信。恭首章說天地位萬物。有末章說民勸民威。天下平只是一理。且首章說喜怒哀樂。末章便不賞不怒。不太聲色。又歸渾忘一路矣。若首節說開說淡說簡說溫。總收攝在三知上去。則又中庸下手處。頭學者所當用力者也。緣上三章說盡玄妙。無非上達之極功。故此章專從下學極平實極切近處言之。以馴致乎其極。說者以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有以哉。此章首引詩提起。開然日章一句下面句句推去。淡溫開也不厭文理。章也近自微開也。達風顯章也。二值

引詩言君子不疚無惡于人所不見之地。專在開然處。用工夫三節引詩言君子敬信于不動不言之地。專在開然處。用工夫有工夫便有效驗。是故無言說開靡爭。便是章不賞不怒說開。民勸民威便是章不顯說開。刑百辟便是章篤恭說開。天下平便是章末節三引詩務要說到開然極至處。必無聲無臭而後已。也是豈的然之小人所可同日語哉。

服者身之章也。讀詩言則無所貴章矣。加綱于錦之上。豈非惡其文之表暴也哉。君子得詩人之意。全在性命上用工夫。不求見聞。然性命之理。却自光華不可遏抑。

四書章句

中庸

卷三

三

故其道闇然而日章。所謂根之著者。其葉茂實之實者。其光輝也。小人只在門面上粧點性命之理。却甚缺。雖一時好看。然假借者難久。粉飾者易匿。亦日見其絀。樂滅沒而已。下面又就君子之道。闇然日章者。詳言之。直在本來面目。無濃艷處。無間熱處。淡也。然玩而索之。雋永之趣。固在。如菽粟之有餘飫。如太羹玄酒之有至味。極耐咀嚼者也。要約而無繁縟之修。不亦簡乎。然磨鑿不事。而金玉圭璋燦然著見。何其文也。渾涵而無圭角之露。不亦溫乎。然紉紉不事。而名實藏否秩然分明。何其理也。只是淡只是簡。只是溫便是闇然。便日章只

要。不厭。只要文。只要理。便是。的然。便。日亡。君子小人之
分于斯益見矣。遠近風自朱子以人之是非身之得失
心之邪正當之。竊意六合遠矣。知其近在咫尺也。知其
近在目前也。勿遠之近。必不合近而圖遠也。書曰。爾惟
風。語曰。君子之德風。風者風動風。應之意也。知感動。振
應之機。以身心為之源本。知風之自必不吝自而問風
也。心藏密密之地。冲漠無朕。亦甚微矣。然昭昭者其不
容掩也。炯炯者其不容昧也。上下古今從此映徹。夫微
之顯如此。夫知之必不逐顯而忘微也。此三句承上意
包涵下意。請得而詳言之。民也天下也。非遠乎。然其本
在人之不見。豈之屋漏。則近也。民勸民威也。天下平也。
非囑囑向風乎。然其本在不見之志。不言動之敬。信則
自也。不見不動不言。非微乎。然其效在民在天。一則顯
也。上二知字。從外面說。向裏去。下一知字。從裏面說。向
外去。變文以見其表裏洞徹也。如。則尋味于淡。握機
于簡。凝神于溫。雖未能遽達天德。而優游漸漬以所性
命之指歸。庶乎其可矣。
此引詩根。知微之顯句。來潛伏孔昭。正為人所不見處。
為照內省者。省之潛伏之地。凡學者知向。然處用工
力。則胸中便見出多少病痛。來試從此處察識。果然看

的過。則欺去而嫌來矣。欺之矢心結願之初。不用發憤。
故曰。無惡于志。然則君子度越羣倫。使人望而遜謝者。
只在這箇去處。蓋人所不見。獨也。獨則十目十手。環集
其中。人所不見者。君子所獨見矣。豈徒以冥冥勝人乎。
此引詩根。人所不見句。來屋漏正人所不見也。不愧則
不疚。無惡也。待動而敬。則敬于人所見矣。待言而信。則
信于人所見矣。故君子全在靜默時戒懼。不動而敬。常
若有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屋漏無敢慢也。不言而信。
常若有外負一世內負寸心者。屋漏無敢欺也。朱子首
章靜而存養動而省察之說。正與此兩節後先發明。畢
竟有理。
此引詩根。不動不言。來無言靡爭。不動而人威。不言
而人威信也。待賞而勸。則民有覲覲觀望之心。待怒而
威。則民有震動難竦之意。豈所語于無言之化哉。大抵
天命天討。盛世所不廢。但君子所以攝服人心者。不專
恃此。是以云云。易所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民服。殆
謂是與。
此引詩根。不實不怒。來不顯之德。刑百辟。賞下顯。而勸
其德。怒不顯。而威其德也。篤恭即不顯之德。天下平。即
百辟其刑之。蓋篤恭者。敬天嚴民之心。淵微。遠涉。遠

乎莫能究其蘊莫能殫其藏也天下平則無作好無作惡而遵王之道路矣書所云垂其而天下治殆謂是與此節三引詩承上不顯之德而極力形容之以推其至也聲色顯也不大則庶幾不顯矣然味孔子之言而知其非本務也僅曰不大影響猶存未可以為不顯也德輪如毛又非特不大而已也庶幾不顯矣然為物無幾固可舉而似也既曰如形體猶存未可以為不顯也惟上天之載無聲而歸于寂也無臭而合於漠也幾微淨盡毫髮渾融以形容不顯為恭之妙斯其至矣以天之生成也故曰載以天之載無容贊一辭也故曰至無聲四書辨註 中庸 卷三

無臭實則天命之性而未發之中也非窮神知化登天德者其孰能至之自衣錦尚綢以下八引詩一節承一節一放進一步下學之極功上達之能事于斯盡矣讀中庸者幸勿作文字看過



四書辨註

前賢才 包蒙吉軒 男再濂孫 鄭永祖 曾孫 金倫 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此孔子一生學譜也為之不厭殆自道其時習乎三千七十字則朋來也不尤人不患莫知又何慍焉然人可學而至故以此章冠二十篇之首玩三不亦三乎字都是想像喚醒語氣我輩非終身開歷未易領會箇中

四書辨註 論語 學而 卷一

大學之道一句是說綱領天命之謂性一句是說原頭而時習一句是說真切下手處正所以實踐其綱領而默會其原頭也效字正解學字或以為覺則進一步矣蓋效而後能覺也人性皆善從天命之初說起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故人性皆善一落氣質便有昏明強弱之不同故覺有先後從人性皆善句看則覺有先後以性言從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句看則覺有先後以時言昔人解先生曰先醒此之謂也以異代言之先覺是古人以同時言之先覺是前輩凡古人前輩嘉言善

行。我必步步超超而師法之。乃所以明乎人性之善在
大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而全生全歸復其天
命。流行物與无妄之初也。詳味集註數句。則聖經一句
若原若委。曉然明白矣。

註云。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學字宜斷。竊意連而字讀
爲是。學之時義大矣。希賢希聖希天。只此一字做去。故
魯論以之冠篇。下面而時習之四字。皆以足此字之義。
不習。非學也。不時習。則非習。亦非學。總是一件事。似不
必作兩截看。朱子曰。一句五字。要減一字。不得。愚謂要
增一字。亦不得也。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二

卷一

註本戴記。鷹乃學習句。解習爲鳥數飛。言時習之學。如
鳥之飛來飛去而不已也。

學兼知行說。此朱子精義。大全言之詳矣。愚謂致知者。
窮理之事也。力行者。盡性之事也。以至于命。則學之極
功也。然又當兼身心說。內凝其志氣。而無雜思。以心習
也。外肅其威儀。而無妄動。以身習也。致知力行。而時時
砥礪乎心與身。時習之學。乃無遺義矣。

註以喜意解悅字。言中心欣暢也。曰所學者。言義理
融徹而無所扞格也。曰其進自不能已。言前若或引之。
後若或推之。欲罷而不能也。此正爲悅字傳神。可獨喻。

豈可告人乎

「家引非自得之說。而以悅爲樂學。存疑併非樂學之說。
而謂說只是歡喜。余意歡喜也。樂學也。自得也。皆說中
必至之情。不得過生分別也。存疑又云。其進自不能已。
直到君子處方是已。不知學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
懈。就到君子田地。如何便已的。失言矣。習而又習。故曰
重習。時復思繹。淡洽于中。則說是個中真趣味。最宜詳
玩。然前後二說俱專主知言。其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恐
非是。學便要效先覺之行而行之。如何說將。謝氏坐立
之說。定不可少。然又專主行言。而遺却致知也。二說皆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偏朱子併錄之。所以補其偏而歸于全也。

後儒解學而時習之句。如陸象山曰。不知所習者何事。
王龍溪曰。不必說如何是學。楊慈湖引易不習无不利
之言曰。非智非力。非思非慮。羅近溪曰。四時而習。皆那
說。害道不可不知也。

學者能領會的學。而時習之。一句起來。則程朱陸王之
分。不待辨而明矣。或謂同門曰。朋。或謂同志曰。朋。只以
同類當之。易得朋喪朋。及朋從皆指同類言也。有朋自
遠方來。及門也。未可云同門。若同志則友稱。先儒因言
此解矣。友視朋較親。在一字不輕下如此。

註云遠者來則近者可知須補此一句其意始完蓋樂義渾括言遠則近在其中註說詳密言近而後遠始無弊也

時習之學求復性善之初焉耳吾明善而復性之初人亦各欲明善而復性之初故吾效先覺所爲則吾所爲又有後覺效之固性善本色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曲盡大道爲公之心非程子不能爲是語也善卽性善及明善之善亦兼知行言吾之學有獨喻其微者而人共喻之是知之善及于人也吾之學有獨詣其極者而人共詣之是能之善及于人也勿則必信信者衆則時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四

卷一

習之學明矣能則必從從者衆則時習之學行矣共明此學共行此學萬物一體之心攸遂云何不樂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又曰善與人同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合兩段發明朋來之樂其義殆盡子自道其爲人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言學也然則學而時習之亦可以言樂子贊易之大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說也然則有朋自遠方來亦可以言說而益則專以說爲學專以樂爲朋程子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與樂恣地分別乎竊意說與樂各言之則二字俱取歡喜意說與樂對言之則說說已有咀嚼

不厭之滋味故日在心樂因人有鼓舞不倦之光景故日發散在外其實在心者觸發乎聖賢之義理未嘗不發于外在外者根極乎肝膽之契合未嘗不歸于中中外一致又有相生相成之義不得放過

朋來之樂尼山不可及已子與氏設科多士景從然可與正學者甚少頗有遺憾嗣是而後千餘年此風寥寥矣河汾立效儼然以孔子自擬不過莊點門面爾至濂溪周子得二程爲之徒吟風弄月厭樂何極天中振聾關中闢叢考亭門墻又重新而光大焉雖未能顏顏尼山視鄒同弟子爲過之倚與盛矣若夫餘姚門下士非不濟濟彬彬然而龍溪泰州諸公所稱孔顏樂事者要亦鏡花水月未可云實際受用也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五

卷一

聲應氣求自是學者分內事然而合志同方正未數數然也故又有不知之人朋爲同類則人爲衆人自君相之不用有司之不應以至鄉里間訕謗悔慢皆不知之類也蒙引存疑淺說俱云人字該得廣卽以善及人之人亦在其中余意未然以善及人之人信從之人也信之從之又何以不知乎或者以子欲無言而子貢疑之于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二事爲証証矣子貢子路皆習足以知聖人者倘有問難正學問相長之地豈日莫知

清苦之病。有本茂而鑒之使深者。此類是也。

漢儒直以不愠為不怒。註加意字。加含字。幾說的入。組蓋意思。間微有芥蒂。便是愠。而茲則無所不淨忘也。自非見道分明。執德貞固。其孰能與于斯哉。乾文言以不見是而無悶為潛龍。中庸以不見知而不悔為聖者。則知此所云成德君子。蓋第一流人物也。

尹氏曰。學在己。言在己。性分上做工夫。非有慕于外也。知不知在人。言毀譽譏贊皆應迹。非有繫于中也。看約與故處。的泰何愠之有。或者因其說。遂謂人已原無干涉。說的太灰冷了。恐非聖賢同患之心。蓋聖賢事事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六

卷一

反求人不我知。還是我感化他不至。故孜孜焉盡其在我。何敢責人。若如老氏高知希之貴。則天淵矣。武叔之毀譽。褒之謗。未聞孔子一介意。晏嬰名卿。以當年累世之說相沮。其為不知也甚矣。乃始終全交。且推其善于彼而已。不與此天地度量也。朱子與諸生講論。有執就職罷祠者。先王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為和平。蔡元定編管道州郡縣捕之急。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故朱子亟稱其不挫之志。然則不知不愠。孔子而後首推晦翁師弟矣。

罷子引不見是而無悶一句。更不着解。便是絕好註疏。

這一句緊根上句來。蓋遇世兌問。只求一箇是。而昧昧者莫之見也。故下云云。雖深却是申明上句。

註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愚意樂與不愠。分順逆可也。分難易。恐不可。蓋胸中確有以自得而寂然不動。固自難。若夫上承往聖。下開來學。居然為吾道宗盟。談何容易。嘗試仰邇河津。以執法坐犬辟繁獄中。讀易自若。可謂不愠矣。考其門下從遊者。未有聞惟李文達號稱賢相。先生以富貴氣少之。朋來之樂。亦未為盡善也。由此言之。即謂不知而不愠者。逆而易。及人而樂者。順而難。亦可蒙引存疑。乃有說樂猶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七

卷一

未見其為君子之說。殊不可通。試看程子云。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原是一貫事。順而言之。惟說然後能樂。惟樂然後能不愠。惟不愠然後能為君子。漸進者必以其序也。逆而言之。惟君子然後能不愠。惟不愠然後能樂。惟樂然後能說。深造者必以其極也。始須有終。終而復始。其實只學而時習之一句。便了種種愛用。俱無所容吾心也。然則一章三節。亦安得低昂其間。或註疏云。說深而樂淺。有疑云。說淺而樂深。皆門外之言也。

以逆而難為成德者能之。則順而易句有碍。故註又

總之曰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
不已焉耳。不已與純亦不已同。與其進自不能已。句異
其進自不能已。全是描寫說字。這个不已。則就承上文
而言也。學必正。或已焉。則邪矣。習必熟。或已焉。則生矣。
說必深。或已焉。則淺矣。學習說三句。總結成德二字。不
已二字。又總結學習說三句。即此三句。亦富有辨習之
熟說之深。發明聖人言中之旨也。學之正。則發明聖人
言外之旨。蓋聖人言學。自是正的。故正不待言。註特補
出。所以使學者悟其偏而歸于正也。正學者何家引以
爲明善而復其初得之矣。又引程子之言。以文詞訓詁。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八

卷一

異端爲不正之學。尤中膏肓文詞之學者。何百家是也。
學百家者。時時習之。期于爲文人詩人而止。如班馬李
杜。皆能名一時。傳後世。則亦自以爲說矣。訓詁之學者。
何八股是也。學八股者。時時習之。期于爲名卿碩輔而
止。如桓榮陳其中馬。即綬誇示諸生曰。稽古之力也。則
亦自以爲說矣。異端之學者。何二氏是也。學二氏者。時
時習之。期于成仙成佛而止。然仙佛究不可成。而清淨
虛無。則亦自以爲說矣。近代以來。如周海門之聖學。矯
派如管東溟之三教歸一。皆陷于異端。而不自覺者也。
以三者爲學。逆方之學。皆有來焉者矣。雖來亦相牽也。

樹黨者分門別戶。何樂焉。以三者爲學。人或不知罕有
不愠焉者矣。即不愠。亦排遣也。排遣者。鎮物矯情。豈所
語于成德君子哉。甚矣學之不可不正也。正其學而後
習之。熟說之深。不至枉却心力也。此朱子吃緊爲人處。
學者不可不知。
蒙引以學而時習之爲明德。或近似。以朋來爲新民。則
遠矣。以人不知而不愠爲止至善。亦未的。

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聖門之學。莫大于求仁。求仁之要。莫先于孝弟。故有子
此章。正是學而時習之。註脚記者。續其後。兼有深意。孝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九

卷一

弟道理頗多。註以善事二字括之。最宜詳味。大抵事父
母。隨時隨事。曲盡奉養之道。事兄長。隨時隨事。曲盡恭
讓之道。便是善事。節目不得而悉數也。在上之人。自父
族母族妻族。隣里姻黨前輩以及先生長者。併官長貴
人名分在我上者。皆是也。犯訓于。即犯法之犯。謂違礙
也。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陵犯如疾行
先長亦是犯上。說的入細。纔與孝弟之人。關合鮮訓少。
尚未許其全無。欲孝弟之人。知所省察也。若悖逆爭鬪
之事。則斷斷乎無有矣。悖逆爭鬪。是啓釁構禍相戕相
賊起來。程子所謂道天理而亂常道不仁之甚者也。註

其心和順一句要緊。本程子順德二字來。蓋和者乖之反。順者逆之反。存心不乖逆。又豈有行事乖逆者乎。犯上作亂。皆曰奸。言甘心為不善也。孝弟之人。心田向好處。做故犯上作亂。非所甘心。

君子務本。承上起下之辭也。不着上節說便無着落。舊止云人能孝弟。便不犯上作亂。可以見孝弟之為本矣。如此則本專指孝弟。于仁為孝弟之本。句有碍。余意只宜云人能孝弟。便不犯上作亂。于此悟凡事必有本矣。故君子務之云云。玩語言君子凡事專用功于根本。只是泛說。下文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幾通上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十

卷一

節說又云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併通上句說。註意恁地完密有斟酌。不可不知。

務訓專力。言神精萃神不分其力于他務也。本謂根亦訓源。如木然。千柯萬葉生于根也。如水然。千枝萬派生于源也。從根本培植起來。柯葉自然繁茂。從源本疏導起來。支派自然洋溢。有本者如是。故道生。程子以充大解生字。蓋充積充盈。廣大皆生生不厭之意也。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順。可移于長。二句姑以起例耳。自兄弟天爵朋友以至於萬事萬物。皆循道則皆生于本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增減一字不得。易

得曰四德之元。卽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朱子以愛之聖當之。專言則包四者。朱子以心之德當之。最為顯切。

冒黎曰。博愛之謂仁。濂溪曰。德愛曰仁。卽夫子樊遲問仁。亦曰愛人而已。愛自是仁。然不可以無等。如愛親愛民愛物。皆有次等。不可紊謂之理。言條理也。心之仁指民愛物。乘言仁元德也。元者善之長。義只是宜。此仁禮只是節文。此仁智只是知。此仁言仁而義禮智在其中心。故心之德唯仁足以當之。為仁猶曰行仁。行者見諸事為者。皆諸身二字少異。然借彼形此。恐人誤認。為字作虛字。不作實字也。故為字須連仁字重讀。謙退不欺。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士

卷一

質言本疏義。註加疑辭二字。蓋商量語氣。未敢斷然自信也。向作贊嘆之辭。亦通。程子曰。孝弟行于家。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上句直言及物。物兼民下句專言仁民。民兼物。立言精約如此。蓋在家仁于父母。仁于兄弟。而後在國仁于民。物此卽施錄親始之說。改為仁以孝弟為本。此句訓正意已完。又如傳語曰。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天命之性。渾是一腔生意。便渾是一腔生理。我得天地之生理而為人。然後孩提知愛親長知敬。此所以為孝弟之本也。指出性字。具見學問大頭腦。蓋有子所未言也。已言者發明之。未言者特為補

出是道也。自孔子贊易而後。唯程朱爲然。又設爲問答。以見。繇孝弟至仁之非。而訓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做人的勞頭第一事。故曰始。然只是仁中一事。其他款項尙多。但微分先後耳。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言毫釐而千里也。仁是性。則孝弟爲性中發見之端。常屬情。孝弟是用。則仁爲孝弟涵歸之原。常屬體。性情體用。約言之而無不該也。性中只有个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易嘗有孝弟來。此非直訓性中。只有四者無孝弟也。性是个渾淪的。無所不有。但寂然不動中。只有个五行。故只有个五常。梁溪曰。性不可見。故以仁義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主

卷一

禮智名之。乃知仁義禮智性之名。性者仁義禮智之實也。性與仁義禮智原自分開不得。此時未遇親如何。喚做孝未遇兄如何。喚做弟。其實仁義禮智在性中。孝弟便在仁義禮智中。非判然兩事也。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經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未之有。卽此意。此是專指愛之理言。余謂仁爲心德。從來有不得親心不得兄心。而能自得其心者乎。故積德尚德必以事親從兄爲先務。然則爲仁以孝弟爲本。當合愛之理。心之德二句說其義始備。恐未可偏言一事。而不專言以包四者也。

唯程子爲能推廣有子之意。唯朱子爲能表章程子之意。此皆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而後儒猶以歧離目之。豈不謬哉。

子曰巧言令色章

上章教學者以孝弟務仁。此章戒學者以巧令害仁。去其害吾仁者而竭力以求仁。時習之。學夫亦可以得其大矣。此三章相次之意也。曰好曰善。正訓巧令二字之義。曰致飾于外。務以悅人。進德好善二字之情。巧好其言。致飾于口舌。務以悅人之聽也。令善其色。致飾于面貌。務以悅人之觀也。其心

四書期註

論語學而

主

卷一

企是一國人欲人欲者天理之反也。此曰長則使曰消。故曰日本心之德亡矣。本心之德卽天理也。此專以心之德言仁也。上章鮮字訓少。此章鮮字訓絕。無曰聖人辭不迫切。事言鮮則絕無可知。此從聖人氣象知聖人言論而直以其意斷之也。有子似聖人。玩其辭正不迫切。然辭同而解異何也。有子之言。輕淺入深。絲輕入重。須有分別。不得一例解之。聖人所謂巧令。乃是一意作假。失其本心的大。不宜更留地步。故峻絕之使之知所懲戒而急愈。何須也。聖人立言之旨。唯程朱體勘極到。故程子直以

非字代鮮字而朱子本其意遂日絕無也。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句言有盡而意無窮。不可不深長思也。竊意巧言非仁則仁者之言任真可知。令色非仁則仁者之色近信可知。一反觀而立得也。

此章當與剛毅木訥近仁章參看。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剛毅木訥之近仁矣。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非仁矣。因此可以識彼。因彼可以識此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吾身事其可省者尚多。游氏說極好。曾子三省蓋就人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古

卷一

情所忽者而言耳。人情從自己身上起見。于他人膜外置之。即師友亦便隔一層。曾子直見得吾身與萬物同體。人所以胞與此身。友所以襄贊此身。師所以成就此身。故朝夕惕。恐欺人。恐欺友。恐欺師。要以此身耳。非此外遂全無所省也。李見羅曰。一日之間。除却三件更無事。除却三輩更無人。極可笑。南軒曰。在曾子只此三者當省也。亦未是。

諸儒以三省與聞一貫辨先後。蓋因朱子于曾子有晚年進德之說也。語錄自是分明。竊意一貫之道。豈獨其可得。若非實加三省之功。如何得聞。觀其答門人之問。

明。明。明。從。忠。信。傳。習。悟。來。則。三。省。自。在。聞。一。貫。之。分。但。既。聞。一。貫。豈。其。遂。不。三。省。曾。子。死。而。後。已。省。身。之。學。終。身。焉。而。已。

盡已者。心力交萃。故謂忠。或設身以謀。其事務盡。其在我。或殫心以謀。其理。務偕之大道。以實者。表裏合乎故。謂信。或我無以信。友則我愧。推誠以孚之。或友無以信。我則我亦愧。積誠以動之。傳謂受之于師。如無行而不與是也。習謂熟之于已。兼知行說。雅言之詩書執禮熟之于已。所以致其知。庸行之子臣弟友熟之于已。所以力其行。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其要又在有則改之。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圭

卷一

無則加勉。二句此朱子本易蹇大象傳。揭出曾子一生篤實下手處。亦是千古作聖真訣。宜書座右。了凡慈湖諸公疵議之。諉辭知其所蔽矣。請析其義。有不忠則改。其不忠。無不忠。則益勉于忠而已。有不信。則改其不信。無不信。則益勉于信而已。有不習。則改其不習。無不習。則益勉于習而已。其他皆可類推也。誠謂實踐切謂着已自治。該切即為學之本也。若夫以忠信為傳習之本。雖循其序而言。却亦端本澄源之意。蓋學者不忠信。則無以為受教之地也。孫物而知而意與心。一一進到身上去。蘇天下而物而。

家一一反到身上來此曾子動必求諸身尹氏以爲守約也

聖門諸子其才分優于子與氏者頗多而參也竟以魯得之謝氏專用心于內一句爲三省寫照曾子引詩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三句又爲專用心于內一句寫照厥後傳之子思孟子而孔子之道大明皆其功也雖嘉言善行未必盡傳于世其幸存而未泯者如二論所載及大學十傳以至戴記諸格言皆當盡心而省身一章則微始微終之事也程子謂孟子難學且學顏子高子又謂顏子難學且學曾子言愈切而學者愈知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卷一 六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大註以治訓道小註又曰道者治之理也理字似深治字一層然後來稱治亂亦稱理亂則理與治俱對亂言無甚分別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三語最精朱子引來釋敬字故合而言之主一者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也無二三又豈有他適乎是主一自能無適也人心一有所適則離其主矣惟湛然凝定更不走作然後主可一是無適乃能主一也所以至一無適却于事上敬之事指一身言動言自在官在廟以至臨朝皆事也

敬事者事在是則心亦在是如執王如捧盈務求妥當而後即安也蒙引就其如信字點教數字來俱以自己身上說不必添民字如上章信字不必添言字只是以實之謂內外如一始終如一也三代而後如宋藝祖云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庶乎知敬信之義矣然而未盡也用度亦就自己身上說如服食器用以至興作賜予之類皆是也節者蓋從儉省如漢文帝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宋仁宗夜半思食燒羊令既傳而中止曰恐後遂以爲例也此真節用者矣人字兼臣民說便不必入賢人君子等語愛者視

臣如手足隆骨肉之誼保民如赤子爲怙恃之義也如孝宗于劉德謝遷劉大夏諸公謫謫如家人父子景帝問王茲開倉賑濟疏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餓死吾百姓矣此真愛人者也時謂農隙之時與不違農時之時與彼所謂時以農功言假其期而不奪此所謂時以農意言限其期而不爽也古者家無過一人歲不過三日以時之謂也昔李文靖云沈爲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尙未能行終身誦之可也如此方可讀論語若趙中令半部論語致太平使人笑倒敬須要正心信須要誠意節用須要清心寡欲愛人須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卷一 七

要大公無我。使民以時。須要視民如傷。伊川所以有論其所存。未及治具之說。而揚氏述之也。中玄問辨。蓋見不及此耳。

聖人之言。合下便見。縣千乘而上。推之則為萬乘。縣千乘而下。推之則為百乘。千室之邑。此三言者。皆可通行。而無弊矣。推其極。卽堯舜之治。只一欽字便盡。又何以加焉。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理深。唯程子為能發明之。敬事而信。楊氏作上行下效言。故曰以身先。此理固好。至引易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一節釋節用愛人。最切。但愛人該在節用裏。則節用只是一件事。恐非聖人立

四書翊註

論語學

大

卷一

言之旨。其曰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則確論也。苟無是心。雖樂刑政。亦具文耳。其何以行之哉。天下固未有無本之治也。上四章言為學之本。此章便言為政之本。與首兩篇先學後政同意。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約言之也。朱子曰。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詳言之也。非約無以致詳。非詳無以反約。凡看書皆然。不獨此章也。說六反復相因是餘意。愚謂細推反復相因之語。下窮理精微處。是正意。不是餘意。

子曰弟子入則孝

世人以文藝為弟子之職。全不在行上講。讀此章可作弟子箴。通而觀之。小學時小學為然哉。雖大學亦然。程子為已二字可思也。

以父兄與公卿對言。則公卿稱出。父若兄俱稱入。以父母與兄長對言。則父母稱入。兄長又稱出。聖人之言。甚活。各有當也。但此章稱出則弟。稱弟子不專指門內言。凡族黨尊長皆是。存疑分別最得。內承膝下之歡。入孝也。外篤徐行之義。出弟也。收斂不敢馳肆曰謹。謹訓行之有常。行願言也。淳朴不敢欺妄曰信。信訓言之有實。言願行也。此句須補出言行來。始有着眼處。廣愛眾人。

四書翊註

論語學

九

卷一

不以一膜自封也。朱子曰。如不自占便宜之類。極好。親近仁者。嚮慕正人。君子披以腹心。結以骨肉也。餘力猶言暇日六事中。一事做完。便是一事有閑工夫也。以調用。謂用其力于文也。文雖指詩書六藝。凡古今載籍皆是。學文者格物以致其知也。則字有孜孜如不及意。尹氏重行而輕文。洪氏平說不分輕重。合朱子之言而後得所折衷也。蓋所行者。即弟子之文。所學者。即弟子之行也。文與行合而為一。次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二語可為龜鑑。成法聖賢已行之法也。考者要查他如何樣做手。當然事理之確不可易也。識者要曉的。

他如何使不可易。雖不專指六事而六事固在其中。如孝與弟。或處常。或處變。各有因時道理。非取則古昔辭。不謬誣。至謹或流于慈。畏信或流于執拘。汎或如墨子之兼愛。親仁或以鄉愿為聖賢。或以釋老為正教。皆出于私意而不正當也。特義害道。豈但失之于野哉。六事之外。固可推類而知矣。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好德未如好色。孔子屢嘆之。子夏佩服聖訓。故有賢賢易色之說也。人之心莫誠于好色。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是把這好德的心換了那好色的心。故曰好善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有誠也好善不誠則為善不力。下三件皆憑此做將去。昔公甫文伯之母。謂文伯于婦人厚于長者薄。正色不易。不能賢賢之一証也。吾人一生精神。須向要緊處用。則事父母其第一義。乎情之所在。曲以將之。如溫清定省之類。理之所在。直以達之。如光大顯揚之類。總之隨分自盡。不留餘力。以自寬。故曰竭也。未策名身為親有既。委贄身為君有矣。致訓委即委而去之之。委謂不有其身也。不有其身有二義。平時鞠躬盡瘁。臨難仗義捐軀。易所謂匪躬所謂致命遂志時也。朋友之交。正在言上見得。言者心之孚也。以心不以面。則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矣。上章六事說道理不宜太大了。太大了便不是。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了。太深了恐無以。為下二句張本也。

註云四者皆人倫之大者。父子君臣朋友。大倫也。以賢賢為大倫。是作尊師說。蒙引分尊賢取友二事。正本朱子之意。行之必盡其誠一句。可該四句全義。誠者進德修業之本。盡其誠則大倫克敦。故曰學求如是而已。下即接云。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不必更入生質務學二語。蓋子夏本意。端重生質之美。朱子却借上句引起下句來。專重務學之至。諸儒以為替子夏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五

卷一

周旋。信然。但如此說。則無廢學之弊。又何云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乎子路取給于口。不反而求之身心。子夏責成于身。不泛而求之口耳。正相反。非相同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此句具見大頭腦。能是四者。則于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此又本朱子前三句而暢其說。最為曲盡。子夏以文學名。而所言若此。可見聖門之文學。從忠孝信義中來。非區區于辭章也。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又見古人為學。全是以人倫學。子夏則古昔而為言。正後世學者對症之藥。又何疑焉。吳氏曰。其流之弊。將至于廢學。存其說為

以辭害義者之戒可耳。若上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固自不同。蓋聖賢分量有大小。故發而爲言義理有偏全。氣象有緩急。學者當深思而熟玩之也。愚嘗有言曰。楊雄之法言。馬融之忠經。沈約之字韻。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反言之意已明也。

子曰君子不重章

此章以忠信爲學之主。威儀所以形吾主者也。故須重。友所以轉吾主者也。故須擇。過所以累吾主者也。故須收。總之基本不搖。則內外表裏合符矣。

重訓厚。不輕薄也。威訓嚴。不濫養也。固訓堅。卽中庸苟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不周聰明聖知之固。猶凝道之凝也。輕于外者。朱子所謂飛揚浮躁也。必不能堅于中者。心志浮游。精神洩越也。蓋不厚重則無可畏。無可象。而所學者亦安能退藏于密耶。

學之。不固。從威儀上見得。然固學者却不徒在威儀上用力也。其惟忠信乎。人不忠信。則見于事者全是一團虛偽。弗從實地着脚。故曰事皆無實。從惡若崩。無實便是惡了。故曰甚易。從善若登。無實乃永無爲善的日子。及曰甚難。避惡遷善。舍忠信何從焉。夫是以一思一慮之萌動。一事一物之應接。莫不憑他做主也。

朱子曰。忠爲實心。信爲實事。愚謂忠者心之實。而微于

事。信者事之實。而根于心。心事固是合一的。王忠信兼言行說。言焉而以心。則言忠信矣。行焉而以心。則行忠信矣。言行皆心之爲。故忠信也。從事忠信者。要不欺吾心云爾。

程子因忠信而言言誠者。天之道也。忠信者人之道也。人道唯在忠信。無人道則無天道。故曰不誠無物。物以體質言。謂有所依據也。不誠則無所依據。故曰無物。物在外。而所以依據者在心。故又用且字一轉。曰人心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也。須忠信以立誠。纔收攝他住。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三

卷一

若無忠信。則任其出入。此心不知到那裏去了。豈復有所依據乎。要之誠者。渾言忠信。忠信者。折言誠。只是一箇實心。非有二也。

主忠信。大段好了。若交遊不好。甚害事。故須擇友。友所以輔仁。仁指心之德言。輔者羽翼而來持之也。不如已。則嚴憚之意少。而狎昵之意多。故有損而無益。從來俱云與勝已者爲友。人不如我。我拒人。我不如人。人又將拒我。是無朋也。朱子曰。我求勝已者爲友。不如已者又來求我。卽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意。其理自好。但未免費周旋耳。愚意不如已者。不像已也。卽非吾徒之意。

蓋合志同方。營道同術。始可云如已。不如已。則不同方。不同術。不相爲謀。又何友焉。故曰無勿通禁止之辭。如此說似妥。

無友不如已。所以求諸人者善矣。然不可不責諸已也。則改過要焉。改過兼言行說。均之達理也。無心爲過。有心則爲惡。自治不勇。則始而無心。既而有心。惡日長矣。此有過所以貴乎速改也。勇以奮力言。速以及時言。皆惟字對症之藥也。畏難正解。惟意苟安。申明畏難意。不可畏難而苟安。言不可畏改過之難。而苟安不改也。是一申說玩而字可見。或分二義。一日護短。一日委靡。以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箇

卷一

委靡爲苟安。是也。以護短爲畏難。則非護短是明知白已的。不是却不肯自認。不是與遂非意同。周子所謂諱疾忌醫者也。不是畏難意。畏難要是委靡的人。憚字有數義。或濡忍而不斷。或繫戀而不肯舍。或吝惜已力。或避諱人知。皆憚也。

程子之言。本易大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繫辭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二段來。四件俱從身上做工夫。故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淺說四件各自爲意。未索然矣。游氏說。略甚好。且極有次第。我輩正好依他下手。或以爲牽合過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章

蔡引存疑。俱指當時君大夫說。以曾子稱民。朱子又稱下民。故也。愚謂士君子在鄉里。亦有表正風俗之責。如韓文公所謂陽子居于晉之鄉。薰其德而善其民者。幾千人之類。正自不乏。如此則民字只稱凡民。不得稱下民。兩說宜並存之。

舊作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誠。註以禮與誠易之。其理便自無窮。一字關係如此。

喪事盡。哀人子之誠。然而鮮克祿禮也。盡禮者。自始殯而葬。而祥而禘。莫不奉行古制。慎終之德厚矣。祭事盡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箇

卷一

敬人子之禮。然而鮮克推誠也。盡誠者。如祭禮之五思。三不忘。及見形。聞聲之類。皆有以實踐之。追遠之德厚矣。上以厚德倡之。民間相親而化。則亦各慎其終。各追其遠。而德皆歸厚矣。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歸者復還其本色也。

子禽問於子貢章

子禽以求與兩端致疑。夾諸子貢。若曰。夫子必居一于此矣。豈知非求非與之間。夫子與邦君固有天動神隨者乎。

子貢以五字傳聖人之神。朱子又以十字傳五字之神。

直是移易一字不得。溫調和厚。和如太和元氣。厚如物坤德。只一字便該天地氣象。良訓易直。易者平易近人。可愛也。直者正直守己。可畏也。恭訓莊敬。莊者威嚴著于外。無敢衰也。敬者戒慎存于中。無敢慢也。儉訓節制。節者界限。如四時之不易也。制者度數。如五行之不紊也。讓者謙遜。謙者忘其善于己。不伐也。遜者推其美于人。不居也。五者夫子之盛德。謂至善而無以加也。光輝接于人。謂夫子之盛德。光被輝映于進退之間也。在夫子無求于邦君。在邦君却有求于夫子。敬其德容。虛懷而延訪焉。信其德容。推誠而就正焉。凡平日俗鄙念。

四書翔註

論語學而

子

卷一

頭責倨氣象。不知不覺消融殆盡。此所以不諱其政欣然而樂道之也。視他人之求其有迫乎不侔者。與子禽言求。故子貢因其言而反之。即孟子所謂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如何學的。其德之盛。禮之恭。而不願乎外。則合下見聖人矣。雖過化存神之妙。亦不外是。是何可不潛心乎哉。不願乎外。謂無求。德盛禮恭。本榮辭。即孟子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讀謝氏之言。要知學者親于聖人。感發之然。如何會進德。要知子貢如何善觀聖人。如何善言德行。又要知聖

人往矣。相去數千年。古今如此。其寥廓也。如何想見其形容。倘能使人興起。如何是想見形容的興起。如何是親炙形容的興起。一一要從眼裏看的。見一一要從身心間體認的。出不可只當話頭說過也。

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是邦君之權。夫子操之矣。何不委國而授之以政乎。溫良恭儉讓。夫子秉彜之德也。人有是彜德。故良心未泯。一見如故。奈溺于聲色貨利之私。不自振拔。又羣小從中沮之。是以邂逅而得之。復觀面而失之也。敬夫說破極是。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四書翔註

論語學而

子

卷一

此言為人子者有終身不忍死其親之心。然後可云孝也。父在非無孝也。但一切稟命而不得自專。則行非其行。直其志耳。父沒正當立志。但所志見諸實事。故其行可見。而觀者足以知其善惡。體其父則善。忘其父則惡也。蓋志在得親順親。則可觀。行在尊親顯親。則可觀。不然其何以觀之哉。朱子云。道猶事也。蓋謂父之往。轍遺迹耳。又云。道者尊父之辭。一稱謂間。便見孝子之心。此聖尤妙。又必能三年無改方見其孝。恐為人子者。徑情直遂。反前人所為。則是沽名市美。以掩其親。故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不改可也。若武

之于文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若宣之于厲是也。不文不厲。便別有道理。在此聖人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也。其說甚精。與游氏之說正當合看。蓋未當于義。故曰在所當改。未甚害于義。故曰可以未改。此其是非之關係者小。而忘親與否所關係者則大也。故曰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試以用人事兩大端言之。所用果善人。何可改也。惟其人爲可有可無之人。而未至大惡。則曰是先人所鍾愛也。忍逐之乎。所行者皆善事。何可改也。惟其事爲可用可革之事。而未至大害。則曰是先人所措置也。忍廢之乎。是故爲子者。繼志述事。固矣。卽益怨。

四書期註

論語

卷一

子

子曰禮之用和爲貴章

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語說盡。聖人制禮精義。天理者。理之命于天而不可易者也。是人事的張本。如父子親君臣義之類。人事者。事之出于人而不能違者也。是天理的發見。如加冠成婚。肅然可觀也。則者法則。確然可據者也。四者各自爲義。但文與儀類。其文固可用爲儀也。節與則對。其節固可用爲則也。不曰和者。從容

不迫之謂。而曰意。使人想像于語言之表也。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于自然之理。如僇僇聲折。以至登降進退之類。莫不本乎性。因乎情。而非矯強拂逆之爲也。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從容不迫。兼寬緩二意。寬則不迫促。緩則不急遽。故曰和也。有子所言者和之用。朱子便首揭禮之體體。固所以爲用。嚴固所以爲和也。如禮以名分束人。肅然其無敢犯也。無敢犯而意則相安矣。相安之謂和。禮以矩矱齊人。秩然其無敢資也。無敢資而情則相洽矣。相洽之謂和。

四書期註

論語

卷一

子

先王之道。天下之達道也。君臣而有禮。則義著于斯。父子而有禮。則恩著于斯。五倫之道。所以充實燦見于古今者。此物此志也。故曰此其所以爲美。此字貼斯字。卽指禮之和而言。陳氏說是。或非之謂斯字。只輕帶過。恐未然。

以其可矜。尚故曰貴。以其可悅。慕故曰美。事繇曲禮謂小節目。詳明也。事繇經禮謂大規模宏潤也。上文禮之所以行也。承其文而反言之。故曰有所不行。承上又以起下也。知和之貴而一意求和。尋流忘源。其于規矩準繩。篋如矣。烏觀所謂本然之禮乎。流而忘返。如水之流溢而無以止之。湯而忘返。如水之滔蕩而

無以開之。夫却正路如何行的。不知和之爲貴而不及焉。固不可行。知和之貴而太過焉。亦不可行也。流蕩忘返者。以慢易爲脫畧。以詖戲爲風流。以放蕩爲高曠。晉人清談廢事。蓋其效也。蘇與程不合。端亦坐此。

程子引樂記。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語。該盡全章之意。上節但加以字而字下。節但加者字去也。字而全意便自躍然。解經之妙如此。

四書劄註

論語學而

子

卷一

范氏所謂敬。卽朱子所謂嚴。嚴爲和之體。敬又爲嚴之體。言愈進而加顯矣。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若范氏可謂達有子立言之旨。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曲禮曰。約信曰誓。註本其義而訓之。若作以質之信則訛矣。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處專用下句。禮者天理之節文。此處專用下二字。蓋有子之意只如此。註不輕下一字也。復者往而反。故曰踐言也。禮見于外曰恭。根于

內曰敬。恭以行吾敬。故曰致敬也。自己羞愧爲恥。故曰自內生。受人呵責爲辱。故曰自外至。因猶依也。依倚之。依非依歸之依。宗猶主也。盟主之主非族主之主。存疑云。因之爲依。時近而交淺。宗之爲主。時遠而交深。極好愈于小註。勢較交淺。故尊我卑之說矣。

有子之言從容不迫。故義禮皆曰近。而合一之意在其。中註云。合宜。直指義字。云中節。直指禮字。不復更從近字着解也。范氏所謂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言行交際。雖分屬三段。其實言行亦爲交際而發。故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慎厥終。惟其始。謹之于始。正

四書劄註

論語學而

子

卷一

所以處其終也。敬上三句。便該下三句之義。又用不然二字。一轉。進中舉者。謂藉因仍。沿襲而不知變也。苟且世有而不知變也。因仍苟且。而必曰之謂。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是言不問其義與否。將不勝辭終之悔矣。行不問其義與否。將不勝承羞之悔矣。交遊不問其正人君子與否。將不勝此匪之悔矣。三者皆自失又何尤焉。

註意已完。又推而廣之。平居輕爲許可。聽其言則不義棄其言則不信。無一可者。惟盟約之時。必以正理相期。許難歷終身。如一日也。致敬而過于禮。則爲媚悅。不及

平禮則爲侶慢均之。遠于禮也。近禮則無過不及。而輕重緩急皆得其中。正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君子無溢交。權勢所在則疎之。名利所在則疎之。惟道義所在則親之。可親者或議論津津可聽。或德業表表可觀。皆吾所仰止而景行者也。試憑弔往者。伍員信于父子。申包胥信于君臣。程嬰杵臼信于朋友。季康大義何可沒也。若田光燕丹之輩。則害義甚矣。或懷軀不爲語。或長揖不爲敬。禮固應耳。若富貴驕人。貧賤驕人。以及拂亂參政。屈膝尙書。其何以施而口耶。春秋魯昭公至齊。卒以客死。胡氏曰。王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苟文若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卷一

子

之干操。蔡中郎之子卓。楊子雲之子季。以至柳子厚。李太白之徒。皆前車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只志有在而不暇及一語精絕。後儒別着解便遠矣。志惡在。在學道也。道中有至味。儘堪咀嚼。何暇及于食之飽。道中有安宅。儘堪偃卧。何暇及于居之安。雖然。食非必不飽也。居非必不安也。求飽求安。天理而人欲。故君子不然也。凡事必有理。敏于事。窮理也。窮理者以考究體認爲事。然其要不出人倫日用間。勉其所不足。正以其本分事恒自問。耳。若夫發而爲言。則易至于有餘。

矣。不敢盡者。寧寡勿多。守口如瓶。慎之至也。志既篤而行之克力。庶幾可與入道矣。使直任意見而無所取裁。或流于曲學。或陷于異學。雖終日勤勵無用也。故必就有道以正其所事。所言之是與非。然後免于毫釐千里之差矣。此非胸中有以自得。領會學中旨趣者。未易幾及也。故曰可謂好學。

四書翊註

論語學而

卷一

子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以五倫言之。如親爲父子。當然之理。義爲君臣。當然之理。類以四體言之。如聰明爲耳目。當然之理。恭重爲手足。當然之理。類凡有身有心者。舉不外此理。故曰人之所共。絲也有道者。事事物物體備此當然之理。子已而可爲人。則倣者也。人莫不繇道。亦莫不繇有道以自繇其道。故須就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食學不求飽。居學不求安。則爲養大體之人。事學敏言學慎。則爲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人。有道學就正。則爲尊師取友得所依歸之人。可以爲人。乃可以爲學而稱好也已。尹氏之言。先將四者以一語括之。然後援楊墨爲師心自川之戒。其理甚好。朱子又將五者反覆相推。不欲少却一件。其說益完全無遺矣。

貧而無詬章

此章見聖人之教。賢人之學。皆相起相助。洋洋而未有已也。子貢初設問。意在自正。夫子因而推廣之。使爽然自失。子貢既引詩意。却自歎。夫子因而獎藉之。使躍然自得。問答之間。渾是一派天機。至今尙可令學者興起也。

解樂字用大學一句。蓋心必正而後能廣。身必修而後能胖也。忘其貧。則超乎貧之外矣。解好禮用董仲舒引孔子二語。蓋安處善。則身循乎理。樂循理。則心安乎善。要之皆所以重禮節也。不自知其富。則超乎富之外矣。貧而樂。自能好禮。富而好禮。自能樂。但貧者多憂。故以

四書辨註

論語學而

請

卷一

樂言富者多越禮。故以好禮言各指其所重也。孔子嘗云子貢貨殖。故知其先貧後富。子貢無語無驕。是因學道而知自守。故曰當用力。一問一答。都是近裏着已事。許其所已能。無語無驕。尙從人力主持。勉其所未至。樂與好禮。純是天理流行也。畢屈曰。語成威意沮。其骨麗也。矜肆曰驕。揚揚得意得。其器狹也。所謂溺于貧富之中。而不知自守者也。貧知自守。則甘淡薄而無語。富知自守。則懷謙抑而無驕。但其中絕無自得處。貧不溢而已。以語于樂。則未也。富不溢而已。以語于好禮。則未也。故曰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雖許之亦少之也。

子向來以好禮爲禮之川。禮字卽經禮曲禮也。試從因禮中指一端言之。如家廟禮之大節也。官室備其制。簠以備其器。祭享備其物。升降進退備其儀。祝相裸獻備其人。此真富者之事也。貧有志未逮矣。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也。子貢富累千金。正好修明先王之典。而一一力行之。故夫子示意焉。此亦有見存之。

子貢看得無語無驕。便自卓有樹立了。及問樂與好禮之謂。然後知義理無盡進一層。更有一層。是故爲學如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精。幾可到粹然至善處。未可傍一說以自足。擅一得以自矜也。

四書辨註

論語學而

壹

卷一

旁通曲喻詩之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無處不可見。三百若易也。其庶幾乎所已言者。處貧富之道。是從境遇上講求。所未言者。學問之功。是從心性上克治。悟至此。豈獨可與言詩哉。雖言易可矣。藏往知來。易道也。彼尋章逐句。尙尙論之足云。既切矣。而又確。既琢矣。而又磨。是從末路鞭策。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是從開手提攜。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是爲正學。學的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是爲裨學。下學前一段俱聖賢言中之意。後一段俱聖賢意外之言。讀者須要句句領

四書

不忠人之不已知章
子求在我者一句便從根源說出大抵名譽不揚于
朝有司事學術不著于野同人此原與我無預何介
介為夫是以遞世而无悶也我不知人則在朝無以辨
賢奸必有是非倒置之禍在野無以明臧否必有邪正
混淆之憂政患之患之如何格物以致其知克已以勝
其私則此心虛靈瑩徹如鑑之懸不可欺以妍媸如衡
之設不可欺以輕重已

四書

論語 學而

卷一

卷一

四書

前賢乃包蒙吉輯男再深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為政以德章

政之為言正也訓其名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訓其實此
與道之以政政字不同彼云法制禁令以政之用言此
云所以正人之不正以政之體言以體言便須端本澄
源而德字意已在其中矣德之為言得也訓其名行道

四書

論語 為政

一

卷二

而有得于心也訓其實道不外五倫行道者躬行而實
踐之也行道以身悟道則以心有得于心者心得五倫
之道而發皆中節也蓋一人懋建皇極而翼為明聽共
于內藩垣屏翰共于外下至含生負氣之類莫不翕然
四應以環共于照臨之下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非其象之彰明較著者與人至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于正
此為政以德之說也
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以樞為心而寂然不動建眾星之
極德者君之心也君以心為樞而寂然不動建四方之

此聖人所以法天而立政也

按天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一晝一夜行而不息。為政以德其亦行。晝夜而不息者乎。不動者其象也。不息者其神也。柔不動而神不息。是故天垂象君則之。君修德天象之視乎天可以知君矣。觀乎君亦可以知天矣。

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有為而無為也。范氏曰。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其一人恭已而化。馳若神。乎唯簡可以御煩。存誠之謂也。存誠所以貞其德也。唯靜可以制動。主敬之謂也。主敬所以慎其德也。唯寡可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二

卷二

以服眾用賢之謂也。用賢所以布其德也。為政要務悉此矣。

詩三百章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正人心。思無邪一言正為學要訣也。豈獨蔽三百篇之義哉。從來以思無邪屬作者。獨文公以思無邪屬讀者。蓋桑間濮上之類其邪也甚矣。故註兼善惡而言。善者既曰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則惡者宜曰可以懲創人之惡志。而必曰逸何也。人性皆善。求而立志為惡者。遇則惡矣。逸者偷安不自強之謂也。是性情詩之體。使人各得性情之正。詩之用。學者徒以

口耳讀詩。不知反求諸性情。此詩之所以名存而實亡也。其意深隱而不淺露。故曰微而指辭曲折而不徑

直。故曰婉。雖三百篇各因一事而發。然其理則有同歸者。故夫子直以思無邪一言指其全體。而微者可顯。尋婉者可直。尋也可顯。尋故明可直。尋故盡。知一言之義明且盡。則知舉一言教人之意深以切矣。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又以一字蔽一言之義。所知者愈要。則所守者愈約。而博無不盡矣。范氏之言發明孔子之意。亦發明程子之意也。

范氏以毋不敬一言蔽禮之義。余謂終日乾乾一言可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三

卷二

以蔽易之義。允執厥中一言可以蔽書之義。天子之事一言可以蔽春秋之義也。要其極則同歸于思無邪而已。

傳習錄。謂詩不刪鄭衛。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存疑曰。此不識詩之所自來也。昔先王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因采而為經。觀民風必美惡並觀。不是只觀其善。故曰詩可以觀。倘聖人刪詩只存其善。是詩有勸無戒。聖人可以觀之言為非也。有是乎。辨折極是。余謂三百篇之數。果世備足之。則不應益以十有一篇矣。

道之以政章

道訓引導。又曰先之謂深。先做下一个榜樣而接引便前也。政訓法制禁令。法制謂國憲王章。教人知所遵守。禁令謂戒教命告教人知所畏避。凡物整齊如一。一班故曰齊。所以一也。道之而梗化不從者。須用三尺從事。故曰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最確語錄便。賄費解矣。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蓋為惡者其本心也不為惡者其畏心也大抵法令之所及。則勉強赴之。去今之所不及。則肆無忌憚矣。如詩大車三章。為泥奔者畏而敬之之辭是也。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四

卷二

此禮字與禮之用。禮字不是兩樣。但禮之用。禮字兼德在內。故節文儀則都歸到天理人事上去。先王因無難德之禮也。此節先言道德而後及禮。故但云制度品節而已。蒙引云。品節卽制度中之品節。極是。蓋制度是立定个規矩準繩。就中有尊卑高下。故曰品。就中有條理界限。故曰節。非若節文儀則四字對言也。道之以德。未嘗不以法令從事。但廟堂所以諭諸人者。皆深宮所以求諸已。故曰躬行以率之也。觀感而興起。則駁駁同化矣。感者。見上之德而激發于中。興起者。應上之德而踴躍于外也。淺深厚薄。指氣質說亦是。但與觀感興起

意不合。不如緊接上句為確。蓋淺者薄者。亦是觀感興起中人。但浮慕好德之名而不踐其實。視深者厚者。則有間矣。此其所以不一也。禮以一之使淺者與深者為一。薄者與厚者為一也。或以淺薄為不及。以深厚為太過。以齊禮為歸于中正。竊意德而淺而薄。誠不及德而深而厚。何過焉。 equal 于不善。則不仁不義之事。慚惡難堪。決不甘于匪類。至于善。則慕義強仁。實實做人君子矣。又有以三字是進一步意專發且字。或以格為正。而引書格其非心証之。余意非心格只是有耻。尚未說的且字意出。故朱子姑存之。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五

卷二

政者為治之具。是把柄刑者輔治之法。是幫助德。其根源也以政刑對德。禮言則德禮為本。政刑為末。意加進而益切矣。或以八政五刑為名。而德禮行其中。是政刑始而德禮終也。或以五德六禮為主。而政刑輔其外。是德禮始而政刑終也。故曰相為終始也。舍德禮而專事政刑。則五霸之假舍政刑而專事德禮。則二氏之幻。故曰未可以偏廢也。然則治民者豈可徒恃政刑之末而不深探德禮之本哉。朱子之言學者宜深思而詳說之。經解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專指禮言。今朱子

以遠罪分屬政刑以遷善分屬德禮曰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言再進不去了德禮之教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即孟子所謂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為者三代皞皞氣象也用經之妙如此

吾十有五章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也之嚮往也心之所嚮往謂之志立志固為學第一義也大學之道三綱領八條目也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格物以致其知也繇身心意而推之家國天下時時有可格之物時時有可致之知子弗能已矣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六

卷二

守之固確乎其不可拔也一切塵情逆境搖撼移易不得學至此卓有把柄矣無所事志四字似未安集說不用極是

天下萬事萬物皆有當然之理即所謂矩也于此豁然貫通無復幾微影似以疑我者如二曜當空萬形坐照又何事操持為也天道一陰一陽也流行四時之氣五行之理循環無端也賦于物則為仁義禮知信矣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根極于此故曰所以當然之故知至此理無不窮性無不盡直與於孩之帝載相為流通又非好不惑而已

以不思而得解耳順以不勉而中解從心不逾矩最醒蓋聲繞入耳少着些念頭便是有拂逆折格便不順矣聖人絕不着一念合下了悟的至理出來形而下即形而上何其神也余向有語云有聲應響隨精粗皆成妙理無聲應寂任玄感具足靈根有少致存之

耳順二字下的奇是聖人創而後儒多不得其解如張子厚喜聞驢鳴之說向來以為出陽明近聞文清語錄備載之意者說本文清而陽明述之乎愚意子厚之學到不得耳順地位考其年甫踰五十若果耳順是起孔子而上之矣史又稱其喜聞雞聲之聲與喜聞驢鳴正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七

卷二

同此殆氣質之性偶有偏處自未志學時已然而妄以之擬聖人豈不謬哉矩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以其範圍天下而不過則為矩矩所以為方引繩切墨無錙銖之或爽也在賢人則擬議而合在聖人則從容而中遠近疾徐而不出吾教操縱閭闔而不離吾樞昔者心之所之惟是學今也心之所之便是矩矣故曰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逾于法度也終身適往有進步罔有退步多般受用可獨喻亦可告人聖人之能事正學者之法門也

聖子曰孔子生知言亦繇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又

母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耳。朱子曰。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又曰。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俱就教人說。不從聖人切實得力處言之。竊所未安。宜高。新鄭。噴有煩言也。然朱說中間有云。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此一二語。最爲傳神。學者從此推而廣之。聖人立言之旨。思過半矣。

胡氏亦主立教說。其曰。一疵不存。萬理明盡。又曰。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聲爲律。而身爲度。又曰。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躁等。而進。當口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則精絕不可不讀也。志學便兼知行說起。立與不踰矩言行而知在其中。不惑知命耳。順言知而行在其

四書翊註

論語爲政

人

卷二

中分屬則不是。梁溪曰。人生只有理欲二途。自有知識以來。起心動念。俱是人欲了。聖人之學。全用逆法。只從矩不從心。不從心所欲也。立者立于此。不惑有不惑于此。步步順矩。故步步逆欲。到五十而知天命。方是順境。故六十而耳順。矣。七十而心順矣。歸此觀之。聖凡之判。只在順逆二字。

凡人自幼與人欲日逆。一日故與天理日順。一日天理者。人所固有。原是順的人。欲者。人所本無。原是逆的。此

一點機括。只在學與不學。學而知其固有。故順還他順。逆還他逆。不學而不知其固有。故順者反逆。逆者反。必深察從心之事。莫輕爲此。又于章旨外。別發一段道理。不可不詳。龍溪以從心爲縱心。那說害道甚矣。宜急急息之。

孟子問孝章

不肯於理實發無違之義。所謂從治命不從亂命也。若夫子口中指理不得。只虛虛還他無違爲是。

夫子開端未竟。懿子遽退。恐不達論親于道之旨。而惟

四書翊註

論語爲政

九

卷二

命是從。則無違二字反誣之矣。故因樊遲御車而特及焉。聖人棲棲道路。何莫非與人爲善之心哉。

曾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若不義。則子不可以

弗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此孝經語。註從親之令一句。不此。

生事始也。葬祭終也。禮者。古聖人因民。曉物。則之理。而爲之節制。文采也。天之秩。先王之制。朝。朝。之。法。祖。父。之

所。世。守。臣。子。之。所。奉。行。悉。此。矣。自。始。至。終。無。非。人。子。無

違。之。時。一。于。禮。而。不。苟。則。中。正。而。無。過。無。不。及。其。尊。親

也。至矣。然不日敬親而日尊親何也。三家僧禮大抵皆從尊親起。見不知陷于非義尊之適所以卑之也。故必無違于禮而後可言尊。蓋不以非分者尊之而以本分者尊之也。註下字都有深意。宜知。

聖人之言雖為懿子發。然凡為人子者莫之能外焉矣。其語意可以警三家。又可以勉衆人。而不危不露。故曰渾然細玩之。併聖人氣象。亦可于此想見矣。人之欲孝其親。心則無窮。雖匹夫皆可錫類。分則有限。雖天子罔敢任情。得為而不為。固陋以自安。不得為而為。驕奢以自欺。其為不孝均也。若夫為所得為。豈有他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十

卷二

哉。得為者不敢委于不得為。而竭蹶以前。不得為者不敢託于得為。而踰巡以處。此所謂以禮也。

孟武伯問孝章

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愛之至故憂之深。而疾其第一事也。日唯恐是常以為可謂善于描畫父母之心。此一段發明聖人言中之意。

人子自喜怒哀樂以至言語飲食起居及所寒暑雨涉水登山之類皆所以致疾皆父母所以關心者也。或廢寢食或致疾病其憂深矣。言念及此安得不以父母之心為心而致謹于守身之道乎。守身者謹疾固一端而

全生全歸尤其大要也。此一段發明聖人言外之意。人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過體行殆正此意也。

子游問孝章

開口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意當時人子或以飲食供奉成孝名。蓋全在口體上照管。而不出于中心。雖養太馬亦有然者。故畧其貴賤等夷之倫而為一例之語。所謂危言以動之使之悚然知警。欲不從事于敬不得也。敬之禮載在內則試觀易初九以下是何等嚴肅。下氣怡聲或敬仰播之或敬扶持之或敬進所欲或敬對所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上

卷二

言或敬祇厥杖履節。且詳皆所以敬也。循其禮益以愛養。齊保之心則盡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子游雖聖門高弟而不免于過。惑者狃思持愛閨門通病也。非小失故不得不大防耳。

子夏問孝章

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祭義正是絕好註疏。後說添承順父母四字不必用。蓋家庭之間繁雜非所事也。必有一段真懇誠切之意。此意不可見則于容貌辭氣微之孝者自少。壯以至白首罔非見孩提之色融融洵洵孟子所謂耄耋也。故何容易。使以奔走為竭力以甘旨為

承歡者亦淺之乎言孝矣

父兄有事。即子弟之事也。安得不服勞。子弟有酒食。則父兄之酒食也。安得不饋。先生此事頗易。故未足為孝。存疑云。愉色就面言。婉容連一身言。集說云。愛主在中。氣見諸氣象。又云。此處色字根諸愛。包氣與容而為言也。其義始備矣。愚謂深愛和氣。一至性之醇篤也。愉色婉容。一至情之懇摯也。四者本乎性情。性情本乎心。故敬子曰。心統性情。

韓程子之言推之。告懿子。所同也。告武伯。所獨也。以其人多可憂之事也。子游高明而或失之脫畧。故以敬進。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主

卷二

養子夏多直。直則達。多義則方。達與方。則失之徑。故以溫潤之色望之。蓋四子才有高下。而所失亦異。高者抑之下。下者扶之。失者救之。如造化因物賦形。而罔不畢肖也。分言之。懿子要守禮。武伯要守身。子游要敬。子夏要愛。四子各成其孝也。合言之。以禮事親者。可以解憂。以愛體親者。可以盡禮。敬而能愛。庶無嚴威儼恪之失。愛而能敬。庶無嫺褻慢易之失。四子共成其孝也。在四子皆對症之藥。而實可以療萬世之通病。此其所以為古今第一國手也與。

吾與回言終日章

子不倦顏不惰。故言之終日也。或曰。吾與回言為句。不通心之所剪動為意。不相背。幾剪動便符合也。有聽受而無問難聽之。仰受不待往復辨折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故不違也。如愚是慕擬。那不違的形象為不愚。張本也。進見請問之時。師弟公相授受。退而燕居獨處。則回之私矣。朱子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之。然則子之言。非回不能發。回之私。非子亦不能省矣。子之所言。咸有至理存焉。回問之一一見諸躬行。圓滿而無虧欠。故曰足發益。聖人無行而不與。顏子無與而不可行也。通書云。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故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此數語。正是足發註疏。愚謂足發兼言行說。以言發聖人之蘊。則為發明。如喟然嘆一章是也。以行發聖人之蘊。則為發揮。如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也。沉潛純粹。見顏子渾然天命之性。而不雜于氣質也。聖人體段。原從天命之性。鑄鑄出來。故曰。已具。點識不言而信也。心融不思而得也。窮處洞然。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自有條理。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也。見諸日用。動則子之知。靜則子之仁。語則子之雅言。然則子之無言也。坦然語之。幾幾子之安行而無疑。又幾幾乎子之生知也。此所謂發明夫子。

四書胡註

論語為政

主

卷二

視其所以章

人欲路上走，故爲陰邪之小人。

視一寓目而已。觀者審顧之意。故此視加詳。由訓從謂。從來也。做的雖是好事。問其由來。却是假天理以濟人欲。其事善。其意未善。故亦不得爲君子也。此專就善一邊說。但有真假之分耳。愚向來通指善惡說。察者考核之意。故比觀又加詳。安訓樂其心誠切。有如是則快不

四書訓詁

論語

西

卷

如是則不快者。故能久而不變。若本意是做好事。而成出于勉強及矯激。則晚節末路有不可知者矣。此亦專就善一邊說。但有安勉之殊耳。愚向來通指善惡說。從始以考終。自外而達內。賢奸臧否。洞若觀火。又何有藏形匿影。叵測而不可知者哉。言之不已。而再言之。所以深明其不可度也。

知言窮理。程二直從源本處言之。愚謂理不窮言何繇知。知言是窮理後一層事。宜曰在己者能窮理。知言能以此視以觀。繇察安之法。知人如聖人也。愚謂以者。手持物也。精粗好醜具于此。見之以義以公。

以退讓君子也。以利以私以矜高小人也。如讀書一途。或志在修道德。或志在工文辭。或志在求利達。其所由

者異也。如講學一途。或志在淑人正俗。或志在盜名欺世。或志在固位希寵。其所由者異也。如功名一途。或爲民社。體忠或爲功名。奏効。或爲富貴。勵行。其所由者異也。如高尚一途。或爲君父潔身。或爲倚偶避禍。或爲迂疎藏拙。其所由者異也。若事雖未善。而情則可原。如毛義捧檄。色動爲親。故姜維降魏。搆鍾鄧爲漢故。古今類此者甚多。何可以不觀也。不曰觀過知仁乎。其人而安于爲善。如大忠大義之類。無所勉強者是也。否則或出

四書翊註

論語

主

卷二

于意氣或迫于時勢。非其心之所安。能無鮮終之慮乎。其人而安于爲惡。如大奸大克之類。無所忌憚者是也。否則或溺于已見。或誣子人言。非其心之所安。能無悔過之機乎。此孔門知人法也。持此三者。相天下士。豈有遁情哉。試以之反觀。內照。抑亦可以進德矣。

溫故而知新章

自良知之學興。故字作德性解。不用聞見。又以師爲心。師間能自得。師是連師亦不用了。害道甚矣。註引戴記。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與此互相發。何嘗專靠聞見。惟是舍聞見而求知。便恍惚寂滅矣。幾曾見空肚皮的。

人談道講德。居然師表。一時者。子註解其精。宜細玩之。溫尋繹也。尋如覓物。繹如抽絲。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得也。故者舊所聞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新者今所得。日滋月長。生生而惡可已也。雖由問學得力。實從德性會心如此。則所學在我。確有把握。其應不窮。取之左右。逢其原矣。以之傳道授業。解其庶幾乎。

張橫渠云。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應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謂知若初之不測。則遂窮矣。此正記問不足師人之意。

君子不器章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卷二

子貢問君子章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如家庭之器。用之朝廷。則詘朝廷之器。用之宗廟。則謫夫各有所當也。君子體無不具。與天地同其含弘。故用無不周。與四時同其變化。全體大用。左宜右有。欲以一才一藝名之。則隘矣。易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者。其謂斯乎。君子與首章君子同。便是聖人地位。子貢以器名。非其倫矣。雖然。立教用人。正不可以此樂天下士也。胡安定教人。使各治一藝。周公訓魯。無求備於一人。此理又不可不知。

子貢問君子章

凡所行者。皆其所未言者也。故居先不是。要像所言的。凡所言者。皆其所已行者也。故居後不是。要表揚行的。戴記曰。寧使行浮于言也。毋使言浮于行。正此意。內而述已。句句皆實錄。則其言為立誠之言。而非浮浪不根者比矣。外而勉人。句句本平生。則其言為藏恕之言。而非苛責不情者比矣。

子貢以言著稱。故范氏曰。非言之艱而行之艱。告之以此。因病下藥也。憶著述家。或文采盡足。表見或道理頗有。發明以其生平觀之。恒相矛盾。欲所言之行。遠垂後也。難矣。馬融忠經。豈不遺笑千古。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卷二

子貢問君子章

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訓普徧。謂道義中聲氣大而無外也。比訓偏黨。謂勢利中交遊親而有間也。無外則公有間。則私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

君子胞民與物。無膜外置之之人。不亦周乎。然有淑慝而無愛憎。有好惡而無毀譽。黨同伐異之嫌。所不作也。何此焉。

小人呼羣引類。無大道為公之心。不亦比乎。然溺所愛。則胡越為腹心。拂所好。則骨肉為仇讐。分門立戶之迹。所不免也。何周焉。

按易卦之比最吉。詩爾克比。語稱義之與比。是此亦可為周書稱比。周為黨。是周亦可為比。顧所用之何如耳。泥定不得。

君子陽也。陽則明。故曰晝。小人陰也。陰則晦。故曰夜。用也和也。泰也。其心公。一陽之明也。比也。同也。駁也。其心私。一陰之晦也。公私一分。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焉。故君子小人每每相反。而不相為謀也。聖人舉君子。則以小人對。舉小人。則以君子對。交互言之。往往指出天理人欲。關頭與人看。故曰兩間。學者察乎此。審其如何為周。如何為和。如何為泰。而取之。則善幾日長。審其如何為比。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九

卷二

如何為同。如何為驕而舍之。則惡幾日消矣。

學而不思章

不求諸心。不致力于方寸也。不致力于方寸。則茫昧而無可悟之理。故曰昏而無得。不習其事。不致力于躬行也。不致力于躬行。則游移而無可止之善。故曰危而不安。

以記誦為學。弊也久矣。大全云。學者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讀書是學。做事亦是學。若讀書徒事涉獵。不復研索義理之淺深。雖矻矻窮年。何益乎。若做事徒謹踐履。不復審察義理之當否。雖孜孜矻矻。日何益乎。勞而

無功。故曰罔。讀書若一意研索。而不資聞見于古人。益滋其恍惚矣。故事若一意審察。而不篤行習于日用。將益增其臆兀矣。虛而無據。故曰殆。然則學也。思也。須相資為用。而後日進于高明。不然。終日耳則有玩物喪志之譏。談心性則有耽空守寂之病。二者均未可以言學也。

攻乎異端章

攻曰專治。又曰欲精之。殫心竭力以求至乎其極也。聖人之道。莫大于仁義。非聖人之仁。而別為仁之一端。如墨氏之兼愛是也。非聖人之義。而別為義之一端。如楊

四書翊註

論語為政

九

卷二

氏之為我是也。其率天下至于無父無君。則仁義之道。大壞極弊。而不可收拾矣。害雖指自家。亦兼世道人心。說楊墨粗淺。佛氏直說心說性。罔不入妙參玄。故比之尤為近理。名賢如顏魯公富鄭公暨鄆太學。皆甘心歸依。況他人乎。然猶顯樹赤幟。與吾儒爭衡也。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往往徇儒其名。神其實。如王龍溪。范園二氏。管東溟。和合二教。彌近理而大亂真。又不在佛氏而在若輩。此近日之淫聲美色也。極力遠之。庶不至駸駸然入于其中矣。春秋時異端未出。孔子逆料後世必有炫奇爭詭以弊警生民者矣。按王制。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凡

立教不從三綱五常。日用行習。若解皆非我族類。其端必異。貽害豈淺鮮哉。士君子有志當世。惟是倡明正學。使斯道如日中天。則蹊徑自息矣。

由海女知之章

子路好勇。如正名應召。及見南子諸舉動。本其所不知。而宜缺者也。乃強以爲知。目昧甚矣。夫子教以知之之道。謂在我果分曉。則合下承當。不待言矣。若猶未也。亦慨然任之。而不辭以知言之有所知。有所不知。以知不知言之。則知者知。不知者亦知。即謂之無不知。可矣。誠便是明。煩他求哉。註云。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

四書羽註

論語爲政

子

卷二

亦不害其爲知矣。說雖淺。却是正心誠意。學問。况孫處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是進以格物致知也。註解甚精。又補的完密。中玄不察。妄肆譏評多事矣。龍溪了凡之言。尤爲謬証。

遇事而自謂不知。便爾羞愧。故易于自欺了却此法。便會長進。蒙引之說善矣。存疑引孔懼之難一段。極有道理。然細玩孔子語意。恐如蒙引。不如存疑也。

子張學干祿章

子張之學在外。孔子之教在中。記者知其有爲而發。故先以五字立案。做春秋筆意也。

才高意廣。務外而少誠實。子張之失也。才高者多不好學。故教以學之博。而曰多聞見意。廣者雖博學亦多疎畧。故教以擇之精。而曰問疑殆。務外少誠實者。言行多不謹慎。故教以守之約。而曰慎言行。無非救其失而進之也。

尤者人責我。故曰罪自外至。悔者我自責。故曰理自內出。寡尤寡悔。要講的有斟酌。若曰在人之責已也。常刻未必全無指摘。然亦庶乎其寡矣。在己之自責也。或恐未必全無遺失。然亦庶乎其寡矣。聞見不多。寡昧之學也。多聞多見。而不闕疑殆。由養之學也。疑者闕矣。其餘

四書羽註

論語爲政

子

卷二

不疑者。遂居然自信乎。殆者。闕矣。其餘不殆者。遂晏然自安乎。是故言必慎。疑之而後言也。行必慎。讓之而後行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乎。

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功行也。故先王制祿。原以待嘉言懿行之士。若如孔子所以告子張者。則言行根據古人。而又深自挹損。以求有用。雖言不必其揚。而揚言之道在其中。行不必舉。而舉行之道在其中。故曰得祿之道也。

修言行。所以修天爵也。大得修則人爵不求自至。故曰

在中孔子言言行。程子又言心。蓋言行皆本于心者也。心定而不爲利解動。則言以心而口無擇。言以心而身無擇。行君相之求。大烹之養。取諸此而足矣。若顏閔之心。超然爵祿之外。便無庸如此說。耕者人事也。飯者天時也。農不爲餒而耕。士不爲祿而好學。理可爲者爲之。修人事以聽天時而已矣。

何爲則民服章

不曰君子而曰直。以其正大而無所阿曲也。不曰小人而曰枉。以其詭隨而無所主持也。舉陟諸朝。錯黜諸野。錯訓捨置。捨者廢之。俾勿用。是損棄意置者安置之俾。勿去是放流意。正人用則羣小退。羣人用則衆正遠。引故枉與直。皆曰諸。諸衆也。存疑以爲語助辭。非是義。右宜也。人心所同然也。舉錯合宜。則合乎所同然者。故人心服。

四書翊註

論語爲政

三

卷二

好善惡惡。以已言則曰性。好直惡枉。以人言故曰情。順其情則服。逆其情則去。發乎情者。根乎性。故曰必然之理。性卽理也。無道以照之內。不能居敬。外之不能窮理也。以直爲枉。以枉爲直。則賢奸混淆。是非倒置。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居敬窮理。照之道也。大居敬者。修身以取人。貴窮理者。格物以致知也。章中無此意。謝氏

待爲補出。其理始完。

每讀史。見朝廷用一君子。則百姓歡心鼓舞。如獲更生之慶。用一小人。則百姓咨嗟怨嘆。不啻切身之災。豈非服不服之明効哉。

季康子問使民章

康子無諸已。遂欲求諸人。故專在使字上討消息。子曰無然也。反求人之心以求已。則上行下効。惟影響矣。臨之以莊。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敬矣。程子以整齊嚴肅爲敬。敬其生于莊乎。註以容貌端嚴爲莊。莊其生于敬乎。敬者德之聚。莊者敬之形。上

四書翊註

論語爲政

三

卷二

居敬故民莫敢不敬也。孝子親以天經地義之良心感動之也。上親其親。民親其上。所固然也。慈于衆以之。坤母之大德。鞠育之也。上子其民。民父其上。所固然也。善者有德可稱。舉者爵之。賞之表揚之也。不能者無能可錄。教者勞之。來之匡直之也。有所勸而樂于爲善者。賢知鼓舞而思奮。愚不肖勉強而及也。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此最是扼要語。宜知蓋威儀者。定命之符。豈欲使民敬而後還暴。惕乎生成者。用極之德。豈欲使民忠而後議錫額。平嘉善而矜不能者。一體之心。豈欲使民勸而後講問。

成乎。然能如是。則起視宇下。蒸蒸有士君子之風焉。不期然而然。如之何其使民也。

或謂孔子章

註稱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正自有說。陳氏不察。以爲定五年以前。不仕者爲平子。五年以後。不仕者爲陽貨。非也。何以知其然也。卽孔子答或人之言。知之也。按春秋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以弟爲意。如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是與聞乎故也。又聽命季氏。罪昭公于魯道。由孝友之道亡矣。是可出而有爲乎。夫子則或人之問而微言以答之。故知其爲定公初年也。事關君父。故曰難干。類

四書翊註

論語爲政

卷

卷

言孝友之道。只是孝弟。故曰至理亦不外是。

書兼言孝友。而子專言孝。孝可以該友也。書曰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孝則無不友矣。詩曰兄弟既翬。卽繼之以父母。其順友亦所以孝也。君陳孝于親。故能友于兄弟也。存疑云。惟孝處當一讀。極是。施于有政。經本以國言。註但以家言爲下句。張本也。推廣此孝友之心。使一家之中。尊卑長幼。內外莫不肅然。其有條理也。及在是矣。奚必在位。發號施令。而後稱爲政哉。既其實者。無庸旣其名也。昔之人有聞門肅穆如朝廷者。其知爲政之義乎。

人而無信章

信爲五常之一。從來言德者曰四德。言瑞者曰四瑞。獨不及信何也。信所以行乎四者之中也。四者或亡。而一德存。或一端隱。而一端見。無此者。尙可以有彼也。昔信則不然。人一無信。則四者漸滅。盡矣。故曰不知其可言。無一而可也。譬之大車小車。然無輹。則牛馬無所施其力。車其能自行乎。何以行。只是說車。而無信之不可行在言外。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意在來。夫子却只說往。知往則知來矣。子張意在

四書翊註

論語爲政

卷

卷

數夫子却只說理。知理則知數矣。與告子路人鬼生死之說正同。

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殷受命而易夏姓。周受命而易殷姓。三世也。故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或創或守。或興或革。可前知乎。乎字代也。字其義始通。存疑謂上章不知其可也。也字與此同。不可解。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此馬融之言。雖不可易也。朱子特錄之。其不以人廢言之意乎。愚謂其言可錄。其人可黜。宜改馬氏曰三字爲舊說。存其言不

存其姓氏。則不以人廢言。與不以言舉人之義。兩得之矣。中玄了。凡諸公俱曰。三綱五常。天下之達道。非帝王相因之禮也。不知有子言禮之用。而曰先王之道。斯與美是說甚。度豈達道外別有禮乎。且以易繫辭言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此君臣父子夫婦三大綱。所以為禮之本也。乳雖三千三百。那一件不從五常中制出。此仁義禮知信五大常。所以為禮之本也。又質二字。總括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句。不言忠者。省文耳。故朱子直取司馬遷之言。解馬氏之說。而凡以為與馬氏相左。豈不謬乎。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象引陽其說詳之。俱謂有其一不能兼有其二也。愚謂忠以心之篤實言。質以貌之朴畧言。文則彬彬有文采矣。三者各自為義。每一代必兼而有之。但其所特崇而時勝者。更有在。故以尚忠屬夏。以尚質屬殷。以尚文屬周耳。非謂夏尚忠。便全無質。與文。商尚質。便全無文。與忠。周尚文。便全無忠。與質也。忠。質。文。即從制度文為上。見得姑以養老言之。如夏后氏以享禮。尚忠也。殷人以配禮。尚質也。周人以配禮。尚文也。

也。周人修而兼用之。尚文也。其餘皆可類推。蒙引既以養老。議政為制度文為而又必作推闡說。曰不止文質而已。恐未是三統亦是制度文為。如夏正以建寅為制。廣則以人統為文章。商正以建丑為制度。則以地統為文章。周正以建子為制度。則以天統為文章。治曆明時。同一代大制作也。以三尚言之。昭代之所尚者。即異代之所不尚者。所尚者為益。則所不尚者為損也。以三統言之。昭代之所建者。即異代之所不建者。所建者為益。則所不建者為損也。損益可知。非徒知其損益也。知其所損。所益者。必因乎禮焉耳。其或繼曆者。損其所當損。益其所當益。則知其所損為治也。損其所當益。益其所當損。則知其違禮為亂也。雖百世而下。無非以此為斷案也。可知也。蓋孔子是聖人。坐照古今。大本領推來。全要把握一切。識緯術數之學。多抹殺矣。聖人所言者。治天下之禮。而胡氏本諸修身身也者。提挈三綱者也。三綱舉則萬目張。身也者。範圍五常者也。五常立則百行修。故授人時而表正一代之風俗。罔不宜之矣。于損益也。何有三綱五常。虧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不能變。舊人有四體命于天。賦于人。知之何其可變也。若夫可變者。則禮之用而已。用

可變而體不可變。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是故秦繆周
置三綱五常于不講。而以詐力相高。與尚忠反。以奢靡
相誇。與尚質反。焚書坑儒。與尚文反。建亥而以十月為
歲首。與三統反。更何禮之可言乎。漢唐宋興。庶幾上繼
三代。然高祖虧却夫為妻綱一句。太宗虧却父為子綱
一句。藝祖虧却君為臣綱一句。其于五常。頗有志焉。而
不免于襲之也。幸帝王相因之禮未至弁髦。是以制度
文章。粗有可觀耳。陵夷至于六朝五代之際。臣弑君子
弑。父妻殺夫。豈復有所謂仁義禮知信哉。不忠不賢不
文。雖行夏之時。非正統也。吾烏乎知之。雖然。魏孝文治
俗。德美。異絕一時。且有功于禮教。甚大。其餘亦不乏賢
君。然則大禮之在天地間。不絕如縷者。此亦可以知其
大凡矣。

非其鬼章

非所當祭之鬼。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之類。今人
祭祠廟諸神皆是也。謂求福謂媚神以遂福也。見義非
徒以目見。以心見也。故曰有不知而不為。無識也。倘有
望其知時。知而不為。無勇也。又安望其有為乎。天地間
義便是福。不義便是禍。是鬼神不能司其離者也。世人
舉禍福之權。歸之鬼神。奔走而敬奉之。至綱常名教所

四書別註

論語為政

卷二

元

在反牆頭不前。顛倒甚矣。譬之賢人君子。以邪正為喜
怒。必不以親疎為愛。使人果不善。而多方容悅。遂以
私滅公有。是理乎。吾去見聰明正直而壹者之有異于
賢人君子也。世衰道微。往往舍其祖宗而役殺。千不可
知之鬼神。人既祀非族。神豈歆非類。徒爾獻蠲。果何益
哉。若夫大義攸關。鬼神將呵護之。而乃遷謝未遑。何快
儒也。曰。謂曰無勇。拘出本象。不回首矣。嘗怪王文正冠
萊公振古勇烈漢子。封禪之舉。有謂心焉。總之見義不
分明耳。

四書別註

論語為政

卷二

元

四書初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廉孫

平湖陸龍其孫書鑒定

後學黃 楚際飛校訂

孔子謂季氏章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然而君臣大義所在可付之
默然已乎孔子謂季氏以口誅也與作春秋意同春秋
書初用六羽六羽即六份也份舞列舞之行列也人如
份數本杜預註每份八人本服虔疏二說俱有理要以

四書初註

論語 八份

一

卷三

前說為優

舞所以節八音而宣八風故天子用八等而下之諸侯
大夫士皆以兩殺不可毫髮僭差也蒙引云僭有心差
無心又云差只是紊承僭字為一類俱通余謂非分日
僭非無日差其義似更明
凡人為不義之行則良心發見處便覺過不去此不忍
之心也季氏以陪臣而用天子禮樂于宰廟之庭不義
莫大乎是然已安心為之則凡天地間不義之事更復
何所忌憚哉斯言也一以詠亂賊不軌之心一以凜國
家廢庸之禍其有遠其情深矣此取敢忍意最妙若客

忍之忍未免有不平意非聖人語無

孔子以禮樂治天下故季氏無所逃其誅此語從春秋
得來君子于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此是
說源本弑父與君無不為此是說流弊俱絕好道理或
者乃謂范說重是可忍句謝說重孰不可忍句如何見
得

註分內外內註是逐字逐句解發明聖賢言中之意外
註是推開說道理發明聖賢言外之意俱最精最確朱
子未嘗輕錄一字也蒙引存疑淺說諸書屢以內外分
優劣豈其然乎

四書初註

論語 八份

二

卷三

三家者章

古人作詩必據實事實理言之非若後人之浮夸也雍
之篇諸侯駁奔有相助之勞然後歌曰相維辟公天子
對越有深遠之容然後歌曰天子穆穆所謂字字實錄
也三家之堂那討辟公天子來而云相助云穆穆也孔
子于全詩中節取兩言一稱述焉一堂之上便覺索然
與蓋三家之心便覺赧然意沮矣奚取于三家之堂閑
閑冷語包含多少意味
微者祭畢而收其俎祀事于是乎告成矣登堂奏饗冬
有至義存焉豈可漫無取爾輒自稱引古昔乎註云識

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言絲毫無益于已空蒼下
彌天大罪來何冒昧一至此也
周公於成王雖叔父分則君臣雖肇造王室之功寔
絕今古直分內事耳假以天子禮樂意周公之靈必有
取諸地下者矣成王之賜非君所以愛臣伯禽之受非
子所以愛父其祖宗踰越于前其子孫遂因襲于後八
份雍徹夫亦有以藉之口也程子推其始兩言之正春
秋端本澄源之意

子曰人而不仁章

註錄三說游氏以仁言仁者心之德也心之德實然收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三

卷三

敵則爲禮否則慢易而無以節之雖欲用禮而禮豈爲
之用哉禮固非慢易之心所能用也心之德翕然和順
則爲樂否則乖戾而無以調之雖欲用樂而樂豈爲之
用哉樂非乖戾之心所能用也程子以理言理天理也
合乎天理則正違乎天理則不正不正則尊卑上下失
其序而相陵相軋矣何和之有此章爲僭禮者發程子
之意主此故以天下之正理言言仁爲季氏三家輩下
藥也李氏以人言禮樂待人而後行待仁人也仁者愛
人愛人則必敬之而無敢慢禮所以行也不然雖玉帛
交錯儀文云爾將如禮何哉愛人則必順之而無敢忤

樂所以行也不然雖鉦鼓鏗鏘將如樂何哉三說皆足
明聖人之意合而言之人能存心于正理卽禮樂可
與矣未有無心而可以爲人者未有無理而可以爲心
者三說固是合一的

林放問禮之本章

專事繁文卽後所謂周衰世方以文滅質是也林放疑
禮之本不在是故問問者欲得本之所在以告今之爲
禮者也

時方逐末有一往不返之勢放獨有志于本而致問焉
可與言中流之柱矣故大之文質彬彬禮之全體也在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四

卷三

其中者未至是而有其具之辭
易卽易其田疇之易故訓治易而不戚如治地熟而不
播種何益矣儉則固之儉與奢爲類儉齊也寧儉之儉
與奢爲反儉樸也書曰慎乃儉德左傳曰儉德之共後
惡之大侈奢侈也書中用字義各有取未可以一槩泥
也喪禮以戚記所謂低焉恰焉慙焉慨焉心絕而志悲
戚之謂也若徒習熟其節文而無哀痛慘怛之實則喪
心矣是故奢也易也非特過于文而已收禮者也儉以
較其奢戚以救其易而後禮之元初面目始出故日本
也與于彼寧于此所以救之也蓋質之文本實先揆無

交之質。正所以爲文地。甘可受和白可受。采也。此林放之問。孔子之答。無非從世道人心起見。而以真質教繁文也。此說與註小異。似亦有理。

蠡記首簡曰。無不敬。敬。固禮之本也。范氏專以祭言。則非矣。余嘗謂二句。不乎說上句。統言禮之全體也。下句從全體中指出。一端言之。朱子曰。上句泛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若只言喪祭。而不及冠婚諸禮。便不見首句之義矣。余謂范註。宜削去前四句。只留下數句。自精。楊氏說。卽從朱子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之意。申言之。禮始諸飲食。極好。次設云。喪不可徑情而直。四書翊註。論語八份。五。卷三。

行。桓弓所謂。戎狄之道也。便把戚字說壞了。又云爲之。衰麻哭踊之數。以節之。則以戚之文言。如何見得戚爲禮之本。余謂此段。宜加改正。不知朱子何故悉錄之也。宋墓文公。春秋特書以示戒。胡傳曰。忘哀戚之情。而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于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此所謂與易寧戚也。而與奢寧儉亦可從此推之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章

夷狄之君。慶賞刑威。自上出。故曰有。諸夏弁髦名器。視其君如贅旒。上下之分。蕩然無存。卽謂之無君可矣。此

程子之說。專責在下者。中國淪于夷狄。君子懼之。而况夷狄之不如乎。孔子傷其君。徒寄空名而歎之。非實無也。不能攬乾綱。而唯辟作福。唯辟作威。以盡統馭臣下之道。故雖有若無耳。此尹氏之說。專責在上者。詳味孔子之言。爲僭竊者發。原以責在下之不臣。然而綱解紐弛。誰實爲之。則在上之不君。亦可知矣。註并錄二說。其義始備。

季氏旅於泰山章

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陪臣而擅行之。專輒無君甚矣。子於冉有言救。激切之辭也。凡人陷于罪。則須救之。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六

卷三

僭竊之罪大矣。坐視陷溺而不救。豈惟義所不安。抑亦情所不忍。僭謂于犯大分竊。謂偷取大典。皆王法所不容。故曰罪也。嗚呼。唏噓嗟歎之聲。甚于痛哭也。季氏不以禮自處。卽不以禮處泰山。豈有巖巖靈爽。讓美于恂。恂儒生者乎。從儒生之見。卜岱嶽之靈。雖備儀備物。將吐而棄之。焉用旅。故註曰。神不享。非禮使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也。禮之不明也。林放身在局外。尚總總講求于師弟之間。冉有身在局中。乃泄泄浮沉于君臣之際。季氏視放固已灰心。冉有視放更當汗顏矣。夫子之言蓋雨救之。故註曰。又進林放以勵冉有也。

范氏之言最得聖人婆心。知其不可告而告之。猶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也。蓋其原有一以適焉。豈爲僭竊者泯滅了他教。誨冉有季氏亦所以教誨天下來世也。故曰與春秋同意。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開口爲君子立案下面說爭却是說無爭。蓋恭者敬以持已遜者順以讓人恭遜故不與人爭也。君子大道爲公不負氣不矜能不逐名利不較橫逆在朝爲推讓之風在野篤信睦之義豈有爭乎。試借射以觀之分爾我較勝負固爭所也。然其未射也出次西面揖當階北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七

卷三

而揖及階復揖三揖升堂雍容揖遜如此也。其既射也相揖以降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饌也。雍容揖遜如此揖讓二字直貫到下而飲射儀所謂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如射是也。從容而不迫謙卑而自牧其爭也其諸異乎人之爭之與。蓋君子義理之爭而非小人血氣之爭也。昔王荊公議新法不合厲色以待程明道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公爲之愧屈其爭也君子可于伯子想見之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以一言蔽之曰此逸詩也。則上二句非衛風明矣。口輔本易成其輔來謂兩頰也以好字代巧字猶巧言章所謂巧好也。目黑白分謂目眸子黑白較然分明粉地爲素畫之質所以待飾也。質不飾則野矣。采色爲絢畫之飾所以益質也。飾不質則史矣。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則上二句只一素字盡之又加以華采之飾乃解爲絢也。謂人具天然之美質而又加人力如物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從來俱云上二句是賦下一句是比。余意三句俱作比亦可。此是說正意。子夏之疑却在爲字反謂以素爲飾晦却本來面目也。故問之。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八

卷三

紫引云此詩若無孔子之解則可解云。巧笑則倩然矣。美目則盼然矣。只此倩盼之美質便是絢麗之色矣。不用更施文采也。唐詩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此解最妙。然便是陸王一派學問。故孔子不作此解。意者刪去亦以此乎。子解之則以絢其繪焉者也。絢之爲繪之事也使非先爲之地則章采無所施矣。考工記云繪畫之事後素繪畫者。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加人功則素其最先者乎。美其質而後可施追琢之功。堅其質而後可施錮鑿之力也。自兩儀四象以至萬類凡有形色著見者皆

繪事也則居太極之後矣

子夏聞言即豁然大悟曰禮後乎。忠信禮之本也。威儀之文也。本不立則文不行。三千三百非皆從後起者乎。此言直窺元始。後進之波流可砥。先民之遺風可追矣。

夫子胸中道理渾全完備。一經觸發遂覺勃生動。故曰起發其志意也。以之出入于四始六義之中而發明乎溫柔敦厚之教。縱橫反覆莫非至理。庶無負子之雅言矣。

貧富學之途也。貧有貧之道。富有富之道。學焉而後得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九

卷三

之微曰途。無詔無騶。學之始步也。樂與好禮。學之進步也。切磋琢磨。便為學寫照矣。故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巧笑三句。詩辭也。繪事後素一句。詩訓詁也。禮者學之實詣也。後者學之悟頭也。故曰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或悟在詩先。或悟在詩後。故皆可與言詩。甘受和以味言。只引起下句白素色也。受采受繪事也。忠信素心也。篤其素心而從事于儀文度數。要以繪吾性情也。故曰可以學禮。苟非忠信之人。無其實。無質文將安附。禮其能憑空而行乎。此禮器一段正繪事後素註疏也。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子甫開端而子夏即引其緒。故以

能繼其志許之。而賜可與言詩者以其能得之言意之

表也。余謂子貢問夫子之言而自起其意。所領會者。子言外之意也。子夏問夫子之言而自起以起夫子之意。所發揮者。子意外之言也。子貢之悟妙。子夏之解奇。講學者應作如是觀。二子雖均得之言意之表。然有分別。若夫牽章摘句。不能觸類而旁通之。則執滯不通。固哉。高叟之徒是也。子說詩。子夏便說禮。是子之教有以長子夏之學也。子夏說禮。觀子說詩更進一格。是子夏之學又有以長夫子之教也。此學記教學相長一語又為起予註疏。

四書翊註

論語八份

十

卷三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此夫子傷二代之禮僅以其言存之。而不能與當代共存之也。古者新主肇興。必錄先代子孫錫之封爵。俾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如微子之命可考也。蔡註云。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有以哉。夏殷之禮。所謂制度文為。因時損益者也。聖人天縱聰明。或搜諸斷簡殘編之內。或訪諸先民野老之言。即周禮亦可以考究。夏殷之禮。故一則曰能言。再則曰能言。非誣也。余子孫衰微。無所據以公諸見聞。則典籍散失。賢才凋謝。故耳。假使典籍興存。賢才攸聚。夫子將取而證驗之。著成一書。以昭示來

茲其如不足何哉。按戴記夏殷之禮存什一於千百。猶尚自不乏。則當年空言之力也。

子內禘自既灌章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家王業創于后稷。成于文王。故當與天同祀也。至于禘。則以后稷為始祖。而立廟以帝。豈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設主於其廟。東面而退。后稷之主。居南面以配之。此周天子之大祭也。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欲以殊禮寵周公。故特賜之以周公為始祖。而立廟以文王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設主於其廟。東面而退。周公之主居

四書章句

論語八

十一

卷三

南面以配之。是猶然。天子之事也。此事沿習已久。魯之臣子相視為固然。孔子獨心非之。其書于春秋者。或以下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其見于魯論者。則此章與下章是也。開口提出禘字。則不欲觀之意在其中。既灌而往。特旋其辭耳。按禘禮九獻。灌者方祭之始。用鉅鬯之酒。灌地以降神。是幾一獻也。未灌以前。既無絲觀。既灌以往。又無可觀。是始終皆不欲觀也。但不王不禘。語如何。出得口。全要得一出。三歎意若曰。先王制禮。凡一爵一帛一豆。一豆一升降。一上下。皆有至義存焉。欲絲毫假借不得也。每與其事。往往留連瞻顧而不能已。禘禮

重大既灌。則神之格思矣。文王在上。周公左右之。豈非對越曠典。然奔走趨跽之下。俯仰低回。輒覺有索然意。盡務得而不自安。此其間不可解也。如此說。庶是聖人語氣。

謝氏述夫子之言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這一段是說考之杞宋。已如彼。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禘也。周公其繁矣。這一段是說考之當今。又如此。註謂此魯事。為是。蓋禘自既灌而往。原與周無干涉。蒙引兼引與魯說。因上面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二句耳。竊意二句只引起下句。初非為周而發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八

十一

卷三

或問禘之說章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不止于禘。而禘其用意之獨深者。也。本非追遠。何絲報。遠非報本。焉用追。報本追遠。不是兩件事。如始祖遠矣。然實此身所自出。非本乎立始祖廟。百世不遷。追之正。所以報之也。始祖所自出之帝。益遠矣。然既為始祖。所自出。非本乎祀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追之正。所以報之也。或者過加分析。非矣。仁孝誠敬四字。黃氏解極好。愚意更有進者。統乎天理。

而幽明無一念之隔。謂之仁。篤乎天性而存。發無一毫之憾。謂之孝。赤心耶格。而念念可告。先王謂之誠。小心昭事。而時時如承大祭。謂之敬。此分而言之也。合而言之。盡誠敬以事天地便是仁。盡誠敬以事祖宗便是孝。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也。如此而後。可言仁孝誠敬之至。仁孝誠敬如此。其至而後。可言先王報本追遠之深意也。或人粗淺。未足以語此。故曰。不知此一義也。魯而禘。是君父一件莫大差失。非臣子所得言。故曰。不知此又一義也。惟是帝王大典。懸地關係。若含糊放過。又非聖人乘禮立教之意。故既曰不知。與四書初注 論語 八份 卷三 三

郊焉。而天神格。廟焉。人鬼享。二語參看。蒙引云。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設顏淵子貢以是爲問。其智足以及此。然則夫子之答之也。當何如。是未可知也。余意此亦無難知者。聖人說禘爲一時諱過。又爲千秋著義。雖對顏淵子貢。豈能有加于此哉。但或人聞此言。徒歎禘義之廣大。若使二子問此言。則悟禘義之精微矣。印宗國非禘。當亦不言而喻也。祭如在章 四書初注 論語 八份 卷三 古

朱子云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此孔子在官時也。竊意先聖先賢及先民之有功德而在其地者亦在所當祭也。

家引述祭義致齋于內散齋于外二語而解之以致為專心致志之致以散齋于外為不飲酒茹葷之類。極好。余意更有進焉。致齋于內祭統所謂訖無嗜欲心無苟慮必依于道是也。散齋于外祭統所謂防其邪物手足無苟動必依于禮是也。蓋致齋于內以心言散齋于外者發散其心之齋于外也。通指一身言如耳唯神是聽而不取有妄聽。目唯神是視而不敢有妄視。一言一

四書翊註

論語

五

卷三

行直若神將鑒臨而不敢有妄言妄行也。故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祭者。如在之誠已見于此矣。祭則如在夫子與焉故耳。若不得已而至于以人代之則如在之誠不得致無以率渙而合渙祀事雖修祗故事耳。此心虧欠而靡寧故曰缺然與不祭等也。

范氏從齋戒內指出至誠來所謂專致其精明之德也。竊意祭義云祭之日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趨愜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似于如在之義尤切宜初入天神人鬼皆以一念之誠通之誠者神之凝神者誠之形也故曰有其誠則

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洋之顯道統此胞胞之實理而已鬼神作如是解後儒豈能贊一辭乎與祭則誠為實不與祭則禮為虛誠而以禮文了之則實者虛禮而以誠意將之則虛者實。即孔子之清明孔子之行而神道著而祭義備矣。

王孫賈問章

媚親順也親順者昵近而任其願指也室西南隅為奧五祀會祭之所也。竈居其一而祭于夏以火令當權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然後迎尸而祭于奧如祭竈則先設竈之主而祭於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然

四書翊註

論語

五

卷三

後迎竈之尸而祭于奧也。五祀皆然略如祭宗廟之儀并獻皆同也。饒氏親之尊之及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之說諸家莫不服膺余意未然。先設主席迎神至止耳。此祭之一節也。後迎尸尸者神所憑依也神有所憑依然後用宗廟之儀以祭祭事于是乎告成矣。非謂一親一尊一神而兩祭也。時俗之語亦奔走權貴之門者為之室以西南隅為尊奧之祭四時不易故曰有常尊設主之祭不在此故曰非祭之主蓋迎尸于此徒據虛位今人以曠官為尸位卽此意竈分饗一祀故視與之常尊為卑當夏時用夏事有氣炎薰灼意所謂火烈人望

而畏之也。賈衛之權臣自負其當時用事。言孔子發交結衛君求仕不如阿比而親附于已爲有益也。小人之無知至此。

媚與媚寵皆不然也。吾人有羞然可畏者其天乎。天者理而已矣。莫尊于理而天以下皆在範圍之中。故無對也。逆理則天所不容。罪莫大焉。豈媚于與寵所能購而免乎。與有與之理。寵有寵之理。在與寵不能外天以爲理。在人不能外理以爲寵。順吾理正所以事吾天也。媚寵固有此匪之傷媚與亦有枉道之嫌。豈能逃乎昭昭之天鑒哉。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七

卷三

余嘗有說云。凡人一言一動都有天在。事事在規矩準繩中。所以禱也。雖然。此特爲我輩言耳。若夫與王孫賈言。須是說禍福。纔可以悚竊雄之心。

聖人一箇天壓倒他。兩箇與寵。然其言雍容。無幾微不平之意。溫而厲威而不猛。俱于此乎見之。使賈能悟其意。則知有天矣。知有天。則知有君矣。知有君。則不敢擅作威福。故曰不爲無益。即使不悟而視天夢夢亦不至犯其忌諱而中傷之也。故曰非所以取禍。

予曰周監于二代章

此夫子傷文之弊而原其始也。昭代法制。夫子率而縣

之故曰從非從從其文也。從其監于二代而文之者也。監視也。看二代做樣子。斟酌而損益之。燦然明備。故嘆其郁郁之美也。然準古定今。未嘗失夏商忠質之意。易其名。豈遂易其實乎。是以人之從周也。遂其流而子之從周也。邇其源也。文武周公之道在茲。禹湯之道何必不在茲。三代易尚中元之言甚辨。然不知朱子蚤已大段說明矣。

或曰夫子論爲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豈特從周哉。日行夏時云云。以萬世之制作言。從周云云。以一身之行習言。正未可倒論也。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六

卷三

蒙引云。周文之盛一部周禮盡之。甚妙。

予入太廟章

孔子自少以知禮聞。一切儀文度數。胸中必竟淹貫的。若自恃其知而抗不復問。豈所以爲聖人乎。蓋平日微諸空言。今日見諸行事。故詳加研審。件件都要印證一番。禮當如是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卽此便是禮也。如此說。極好。敬謹之至。却不必要添入。或人意在議論。夫子絕不置辨。却亦不湮沒箇中一段道理。何等渾妙。註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句要。看是時初仕第一次入廟。只得如此過。此則不復然矣。中元云。夫子實始不知而問。

又云今日入廟每事問明日入廟每事問豈不迂闊可笑蓋不達註意而妄爲之說者也

子曰射不主皮章

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員革之射息是前此亦未嘗不主貫革也周衰禮衰列國兵爭欲如武王之散軍郊射其可得乎然則盛世用禮射故不必貫革衰世用武射故不得不貫革孔子愴懷古道蓋不勝今昔盛衰之感焉故取鄉射禮文所稱射不主皮一言而以爲力不同科發明其意義欲使有力者不得憑技以加人無力不至讓能而束手此禮樂而盛德是觀于是乎在矣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九

卷三

反強力之習追和容之風是子之志也夫其如世道不古何哉

子貢欲去告朔章

天子常以季冬朔末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即十二月之曆也諸侯受而藏之祖廟示不敢褻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施行之使明可告天王幽可告祖考也魯自文公不視朔歷書之至定哀遂以爲常不勝書矣而有司猶以特牲修故事甚無謂故子貢欲去之

蒙引云餼生牲也有司備之則生未殺若時若告朔則殺而用之此說甚有理然則告朔之羊尚未殺何費可

言乎計無實妄費不重妄費其無實蓋子貢只知核實八子却要有名若以子貢真愛羊是貨殖之見豈不令人笑倒

禮沒其實則名將焉用徒以一羊形棄禮忘政之過不如其已也蓋子貢但見其爲羊從羊上起見故謂之愛羊肅存其名則實尚有待幸以一羊留修廢舉墜之地何爲其已也蓋夫子實見其爲禮從禮上注意故謂之愛禮解若父忠孝之思作臣子獻替之本豈細故哉

子曰事君盡禮章

當時君弱臣強驕悍成風故兢兢守禮反來不義之名

四書胡註

論語八份

手

卷三

子蓋傷乎其言之也天尊地卑禮制行焉君臣其第一義乎人臣事君凡升降進退拜跪坐立咸有確然不易之則在焉所謂禮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何莫非天經地義而在朝在野以其爲耳目所未嘗見聞也不曰此損以要譽則曰容悅以希寵矣夫禮者人人各宜自盡者也而不以爲是安望其自蹈之乎如此渾含說去爲是

孔子于事君之禮未嘗添却些字只恰好還他分數時人不能及反以爲過故孔子質言以明之存萬世君臣之義也

事君盡禮加一我字人以爲諸加一小字便是薄然已非大故能非聖人道大德宏毅孔子能如此言唯程子能如此解孔子之言學有宜詳味之

定公問君使臣章

禮以使臣。君之當然之理也。忠以事君。臣之當然之理也。君惟自盡其禮而不欲過責乎臣。臣惟自盡其忠而不欲過望乎君。君臣各欲自盡也。此註最精。呂氏交互之說恐有疵。尹氏側重上句便是孟子手足腹心之論。非聖人渾全語氣。

禮者于堂簾而人主其作則者也。待大臣有待大臣的

四書講註

論語 人份

三

卷三

道理或尊爲師傅或親爲股肱待羣臣有待羣臣的道理或厚其廩糈或寬其文網無一事或疎慢者正無一事或假借恭敬溫文中寓有節度其所以勸忠者至矣。若天一入官則此身便不爲己有。撫赤効盡豈非人臣上願。然願忠者常多而盡忠者常少何也。仕途變幻或功名繫心則忠之德不純矣。或以利害動念則忠之氣不壯矣。或以怨尤介意則忠之量不宏矣。或以患難局守則忠之節不堅矣。貞此數者而後乃心王室稱靖其也。幾石水曰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操其或以爵祿之故而効忠乎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最爲

名言視豫讓。衆人國人之論過之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章

古之人不可得而見矣。試從載籍中想見其性情尚依稀在心目間也。如關雎一篇宮人喜得后妃作耳。其既得之也。琴瑟鐘鼓鳴其和不亦樂乎。奉神靈而理萬物是宮中得一良朋也。樂固應爾何至過而失其中乎。其未得之也。寤寐反側深其思不亦哀乎。然司人倫而風化是宮中少一天妹也。哀固應爾何至過而害于和平。根乎性發乎情止乎禮義讀此詩者可以樂可以哀矣。所謂昔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後人以無邪之思讀之

四書講註

論語 人份

三

卷三

也不然徒註疏其字意諷咏其篇讀而已亦奚以爲。註云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辭謂首章章四句二章三章章八句也。審其音音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玩味而審察之其辭正其音正則其性情之正從河識矣。

哀公問社章

衆引言立社之本意甚好但哀公所問者社而答併及稷不如只以所問者答之爲是社之立有垣而無垣所以受天陽也。卽其地祀五土之神而以勾龍配之所以報其養萬物之功也。社能以土養物故爲國立社俟能

以養萬民故為社立侯古者建侯立社意或以此乎
事我不此之。而引夏商與昭代以為之辭。曰。后
氏都安邑宜松故以之。殷都亳宜柏故以之。周都鎬
宜栗故以之。所謂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或曰
以木造主或曰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二說俱通。如此
說雖于義無取。然未為大失也。胡為乎又曰使民戰栗
也。論古者必核其實。告君者宜引諸道。則栗有說恐無
以解于夏松殷柏矣。因古者戮人于社。遂穿鑿而附會
之。誣先王惑世主。其失可勝道哉。言語中人恒坐此病
故夫子深責之

四書劄註

論語八份

卷三

三

古者立樹木以奠安斯民而恐之懼之是欲殘民以逞
也。論斯舛矣。是故夏后氏以松三句。既非立社之本意。
使民戰栗一句。又啟附若殺伐之心也。事雖未成。有波
浸莫可遏之勢。故曰不能已。春秋譏遂事。意與此同。事
未成。可說也。成事。雖陳其是非無及矣。事未遂。可諫也。
遂事。雖申其匡救無從矣。事未來。可救也。既往。雖指其
愆尤無益矣。此三句。皆以其言已出不可復救三句。括
之所謂駟不及舌。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曰成事。又
曰遂事。又曰既往。曰不說。又曰不諫。又曰不答。所謂歷
言以深責之也。成事不說。則凡事之未成者皆說矣。遂

不諫則凡事之未遂者皆諫矣。既往不答則凡事之
未來者皆答矣。所謂欲使謹于後也。
夏后稱氏。殷周稱人。意者以其推讓征許而微寓褒貶
之意與。或曰禹受禪于君。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近于鑿矣。

按胡氏隕霜不殺草傳云。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
于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難乎免于小
貞吉。大貞凶之戒矣。蘇郭諸公同之。蓋易貴辨。早春秋
貴防微。否則無可如何之勢也。三家事已成。遂猝難挽
回。臆言曲說徒費辭耳。且其所縣來者漸非一朝一夕
之故矣。將誰咎乎。此孔子之言。即子家羈告昭公。王經
告高貴鄉公之意。厥後假手于越。卒以客死。正其驗也。
此說固自有理存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明德新民止至善。大學之道也。唯聖人為能體備而實
有諸已。故曰聖賢大學之道。不知者不能格物以致其
知也。此器小之本也。局量以內之客受言。客受貴淵深。
一為私欲所繫累。則福淺矣。福淺便客受不得許多。規
模以外之承載言。承載貴宏遠。一為功利所點染。則卑
狹矣。卑狹便承載不得許多。局量規模總形容一器字。

四書劄註

論語八份

卷三

三

福淺卑狹總形容一小字此器小之實也不能誠意正心以正其身居仁由義以修其德相公爲周公召公以致周天子于文武成康之道此器小之驗也註意分三截看始盡

或人聞器小之說爲仲不平故以其近似者言之曰儉蓋以寶音節用近于隘耶其德也仲豈其然乎築臺以鳴高而傷財害民備員以賜盛而靡精病國節以制度者不若是

金仁山以筭家築臺三歸之法解三歸頗有理宜玩之家臣除本分外代管若干事曰攝

四書翊註

論語入脩

卷三

三

禮不辭費故又以奢之近似者言其知禮或人只見得好故用然則二字轉下若曰不如彼便如此也蓋以多儀備物近于侈識大體也仲豈其然乎易簾而屏是家可國易私觀而公會是臣可君唯名與器不可假未之前聞耶子嘗有言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乎其爲上也正此意

設屏于門內以蔽其外邦君之禮也諸侯相朝及盟皆有會好會也玷在兩楹間堂之中央也主獻賓賓酬主飲畢各反虛爵于玷上邦君之禮也管仲皆效尤焉一舉步一舉手能無爽然耶

註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曷言乎當是時王季如寄志士痛心以仲之才之過輔齊與周其能事耳奈之何一霸塞責也仲也宜用爲愧而反奢僭不道無人臣禮注之盈酌之竭何器也或人不達此意而曲求其故曰儉曰知禮無非爲管仲護短而一山脫之也

夫子斥其奢以明其非儉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全因或人之問答之未嘗再及器小之說也然已爲器小寫照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深味其言則知器之小者觀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而况功烈如彼其卑乎

四書翊註

論語入脩

卷三

三

蘇氏從源本說起卓有見地且引楊雄之言曰大器猶規矩準繩言大器之人循規蹈矩引繩切墨斤斤不失尺寸也先自治而後治人卽所謂修身正家以及于國也管仲桓公身不修家不正以及于國不過假之而已其本淺故其及不遠何惑乎沒身無幾而一敗塗地哉孔子于管仲大其功以其有濟于天下也小其器以無得于身心也蓋管子天下才而未聞道豈所謂于王佐乎王佐以道學經世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去霸者之汲汲功利遠矣先儒云王霸如美玉砮砮之不同或人所以混爲一途者以詭遇爲功而不

子語魯太師樂章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陰陽各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陰。

四書翊註

諭語 八分

毛

卷三

也。一音律不完備則缺陷而不可以爲樂故始作龠如翕訓合合者會同而萃聚也。從訓放放縱也有開擴意。樂之翕者自此闢矣。然從則有發揚之意故貴純純訓和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此從樂之八音克諧而想像其如此也。純則有凌奪之患故貴嗽嗽訓明明者清濁高下秩然有條理而不亂此從樂之無相奪倫而想像其如此也。嗽又有斷續之患故貴繹繹者纏絡不斷此唱彼和繫繫如貫珠也。此從樂之始終相生而想像其如此也。底音樂之終謂一成之樂告成也。若違他以字云言如此以成也亦通從性情中理會非

儀封人請見章

封人一片熱腸。千秋隻眼。本鐸二字畫出聖人真面目。風塵下吏。何以有此喜見貴人不喜見好人。世情大抵如是。封人超于世情之外。留心賢豪間者。故知其爲賢而隱于下位也。然則以掌封疆爲官意。始藉此爲物色地乎。自言平日不見絕于賢者。求以自通。蓋援風昔之聲氣作此日之應求也。從者通使得見。不記其所見何

四書疏註

論語

天

卷二

言併封人名姓。無傳責在從者。及其出而慰籍二三子。論世道否阨之數。原造化篤生之心。煞有關係。一時之喪。萬世之得也。又何患喪指失位去國說。天下之無道久矣。謂否極而泰當來也。木鐸兩說。註併存之一。一本明堂位振木鐸之意。一本書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于路之意。輔氏云。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却未然。前說得位。猶是尋常格數。立範設模。但在一時。後說垂教。則創言也。呼聲醒聵。直在萬世。况封人言亂氣。象後說爲長。可謂當年一大知己。雖及門知足以知聖人者。未能遠過也。蒙引云。木鐸用後說。應不得何患于

張一句後却云夫子以萬世爲上此便是後說便應得
何患于喪句

十謂韶盡美章

高氏引舜典解韶樂引武成解武樂其說頗好然必以
爲非則惑矣樂所以象功昭德舜紹堯致治武伐紂救
民皆以指斯世于安寧之域其功同也功同故聲容之
盛亦同聲謂鐘鼓管籥容謂羽毛干戚一性之自然之
本體一反之勉然之功夫一揖遜而有天下一征誅而
得天下渾是發揚蹈厲之氣其德異也德異故美之實
亦異此朱子探本窮源之論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无

卷三

玩註揖遜之天下則曰有者自至而無容心也征誅
之天下則曰得者費力而微有意也一字之間具見
精義讀者詳之

程子以成湯之慙德卜武王謂其心歉然不安恐來世
以爲口實者也然未盡善處實是在是又曰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過之時然耳可見湯武之未
盡善湯武之時爲之原其心之所欲固無以異于堯舜
也而東坡乃有武王非聖人論豈不謬哉

子曰居上不寬章

居上以寬爲本不寬則刻薄寡恩失居上之本矣雖有

子係教法今之施不足觀也爲禮以敬爲本不敬則
勢易任情失爲禮之本矣雖有得于威儀進退之節不
足觀也居喪以哀爲本不哀則愍忽忘戚雖有得于哭
泣擗踊之數不足觀也故曰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
得失哉

四書翊註

論語 八份

子

卷三

四書翊註

前賢才

包蒙吉

男再謙

承祖

會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移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子曰里仁為美章

子專言仁而註加厚字蓋里俗不厚不可以為仁也呂氏鄉約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言輔仁也而厚在其中有無相通患難相恤言敦厚也而仁在其中註稱仁厚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一

卷四

之俗殆謂是乎擇者辨別邪正審察利害也茫然不知所擇固不知矣而不處仁亦不得為知矣註失其是非之本心句本孟子來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又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擇不處仁則失其所以為人謂失其是非之本心也語云居必擇鄰遊必擇士信夫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

約窮困窮乏困憊也利者有所戀而為之猶貪也蓋深知性情之德為其懿好而必欲實體諸己也不仁之人不知天命之性為何物故曰失其本心久約必懈者充而茹貪或以利介自誓久之困變失志則僥倖遇

厚人幾行之事無不為矣久樂必淫者如而快意或者

以禮法自矜久之貨利薰心則驕奢淫佚欲敗度之

事無不至矣承不仁者而言故曰惟仁者安仁加其字

言其則是其故物也利仁加于字言於則未能合一矣

此即外註安仁則一利仁則二之說也無適不然無入

而不自得也不易所守確乎其不拔也安者渾忘之故

深利者歆慕之故淺深淺雖不同要皆主乎天理而約

樂之非外遇所能搖奪也

梁溪曰聖人不說窮達順逆設箇約樂二字自相對待

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二

卷四

舒仁者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存已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便是仁最為痛快存心內也應事外也處則家庭近也出則朝野遠也形而上精也形而下粗也仁者之心一以貫之又何間焉非有所存而自不亡不待操持而舉念盎然非有所理而自不亂不待整頓而舉步秩然自然而然如目自然會觀耳自然會聽手足自然會持行也如看得到未必做得到有所存斯不亡有所操持而後應心也有所理斯不亂有所整頓而後應手也未能無意也記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孔子是也故非顏閔以上去

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其餘則日月至焉。所謂有所見則可有所得則未可者。故未免于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章

好惡絕大關係朝廷之好惡得其正則君子道長小人退消而天下治矣。鄉黨之好惡得其正則人皆慕義強仁恥爲不肖而風俗美矣。齊家則家齊交友則友信治人則人服考古則不眩立言則不誣此學者窮理第一義也。蓋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視善者猶本體之美備也視不善者猶本體之缺陷也。美備者思有以保全而展布之缺陷者思有以懲戒而補助之根乎至性發乎至

四書翊註

論語

卷四

情行乎天理之所最當當乎人心之所共安以稱能于天下不虛耳。程子得其公正一句極盡朱子又詳爲發明以無私心解公字以當于理解正字而分內外體用焉。蓋仁者克己故無私心格物故當于理兩者不合不可以言能也。且以太史公言之如儒釋諸說游俠諸傳豈其有私心哉。以語于常理則未也如伯夷叔齊傳所論顏子之天盜跖之毒激切淋漓不可謂不當于理也。然意在自傷而嫉當年之富貴者謂之無私心吾不信也。以此例諸史瑕瑜大以可見進求之其惟春秋綱目

好善而惡惡天性也。游氏以爲天下之同情蓋從性之發見處言之。人每失其正不當于理也。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私心也。前說無私心然後當于理此說不當于理只是有私心故末句仍以前說足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章

仁人心也。以心之真懇言志者心之所之之往也。以心之祈嚮言果其所嚮於仁者真而不妄懇而不浮則此心誠在于仁。卽此仁誠在于心矣。又豈有爲惡之事哉。明知而故犯曰惡。

學者莫先于立志立志要做好人則根本處清潔了在

四書翊註

論語

卷四

無心差失容或有之。若有心作惡則可信其無矣。楊氏一段又發聖人言外之意蓋聖人勉人自強楊氏慮人自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章

人皆以富貴爲榮而不知非道之富貴反辱。或以匪人援引或以非禮遇合或以非分寵賚或非其君民而事使或立于惡人之朝皆非道也。非道則富貴適以污人見利思義肯苟處乎人皆以貧賤爲苦而不知非道之貧賤却甘或德立而不舉或言立而不揚或以忠直而不合于時而去位或爲豪強所侵迫或爲盜賊所劫奪。

皆非道也。非道則貧賤適以玉成樂天知命敢苟去乎。

江陵解非道未盡且無德居位何有病。均之。不當得也。在富貴則以不處為道。利用審在貧賤則以不去為道。利用安審有不妥之意。富貴當前須察義理之當否也。安則以貧賤為本分事。若將終身焉。無所事乎。審矣。一字之間。含蓄多少。意義不得輕放過也。梁溪曰。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便是不處非道富貴的樣子。稱顏子不改其樂。便是不去非道貧賤的樣子。確甚。

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所以成其仁也。若一有貪心。

四書別註

論語

五

卷四

則處富貴而不厭審一有厭心則去貧賤而不願安貪。審厭安四字正相反。豈仁人所為乎。仁者君子之實。虧厥實無以成厥名。名者實之賓。非務外者所能博。非欺世者所能盜也。梁溪曰。名便是仁。總是實心。不是外面。救得門面的仁便是名。總是實事。不是裏面。弄得虛頭的。只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二句。聖人便把千古以來。不好名而不脩行好名而不根心的。都破盡了。可謂徹底之論。仁之不可去者。以其不可違也。然豈特不違于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乎。雖終食之頃。為時幾何。而天理流

行莫之或渝也。又豈不違于平居暇逸之日而已乎。造次顛沛亦有然者。造次如易仰次春秋次于某之次。

言非安止所在也。故註云急遽苟且。當此時不煩思議。不假安排。而君子之不違仁自若也。顛沛註稱傾覆。流離傾覆如家國破滅。流離如鄉關淪落。當此時生死存亡判于呼吸。而君子之不違仁自若。不違仁者不去仁也不去仁此其所以成君子之名也。與。君子為仁四字是一章綱領。或富貴或貧賤或取或舍兩在而未定。故日間終食一飯之頃。造次舍卒之頃。故皆曰頃。富貴貧賤終食造次顛沛以其際遇言之。則為

四書別註

論語

六

卷四

時無時而不用力無時而不仁也。以其跬足言之。則為處無處而不用力無處而不仁也。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則取舍之分明不違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則存養之功密取舍是吾人立身大頭腦。此處拿得定終可與言存養之功。存養是吾人事心細功夫。此處守的嚴則取舍之分不待辨而明矣。有大頭腦而無細功夫。畢竟粗有細功夫而無大頭腦。便是偽。粗猶不失為君子。偽則流于小人之歸矣。是故學者與其偽也寧粗。

子曰我未見好仁章

好仁惡不仁。舉天命秉彝之德渾然完備。故曰成德之

四書

論語

七

卷四

事難得而見之也。朱子云：好仁者，惻隱之心勝；好義者，羞惡之心勝。孟子伊川是也。此論極道是也。惡不仁者，羞惡之心勝；孟子伊川是也。此論極有至義。後儒皆不甚理會。蓋好仁者，惡不仁者，不是兩般人，却是兩件事。好仁便是肫懇篤至意思，惡不仁便是嚴厲激切意思。是以分崩之也。兩者字都就自己身上說。與仁者之好人，惡人不同。蒙引存疑，俱就別人說。誣矣。仁，人心也。根于受氣成形之始，而冒乎五常百行之上，至尊至貴，天下之物無以加之。好者，適如其本體也。不仁，非但克伐怨欲，性分上添得些子，便是不仁。惡者，視之如仇，懲創而過絕之，其為仁矣。註用者字作過接語，似未是。看來矣。字住句一轉，說下為安。饒氏說是其說曰：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于其身故也。較註猶安。梁溪云：好仁，惡不仁，總是一箇人好之者，保聚之也。至無以尚之方，無一念夾雜，惡不仁者，防閑之也。至不使加身，方無一息間斷。

又云：吾輩今日，只要窮究得無以尚之實理。人生以來，除了這箇仁，更有何物？今各人胸中，營營擾擾的，子細推究，何者不是虛妄？即如此身，究竟終非我有。原其所始，反其所終，豈不是只有此仁？更有何物可以尚之說？

四書

論語

八

卷四

的甚好。好仁，惡不仁，終身之指歸也。然祈嚮則端于一日，有能舉從前積習一槩掃除，而奮然用力于天心欲之，即至復之不達，幾見力不足者。蓋志之帥氣，猶性之統情也。志立而氣充，猶性威而情生，合下具足，更無等待也。梁溪曰：好惡之力，人人具足也。此力用之于外物，便有不足，幾見好富貴的，都好的來，惡貧賤的，卻惡的去，可見有用，力不得處，若用于仁，幾見好仁而好不來，惡不仁而惡不去者，可見無不足之力也。一日用力，是人生大翻身處，將從前散漫精神，一切都收拾轉向身來，豈但無不足當日，強日盛，疊疊而不能已說的精絕。

輔氏曰：二節言用力者之未見，三節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此本註說，非也。上節已言未見用力而力不足者矣。此特婉轉申言之耳。

梁溪曰：又為疑辭以決言其未見也。極好。註云：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亦好。但偶字似緩，欲以實字易之。偶字是疑辭，意實字則本決言意。此段蓋先疑而後決也。人有力而不用，豈力有用而不足哉？或曰：半途而廢，非其人與？曰：志不帥氣，非力之罪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章

君子過于厚。過于愛。小人過于薄。過于忍。存心制行。判若霄壤。故其為類各有不同也。經言觀過知仁。註用尹氏之說。兼言仁不仁。饒氏胡氏俱就。好一邊說。蒙引主尹說。其首段云。此言就過失上。亦可知仁。謂均之為過也。然其為類則不同。過之所以為過不同者。正以其存心之不同也。故觀過斯知仁矣。豈可以其有過而槩以不仁目之哉。如此幹旋甚好。既不悖尹說。又不失聖人語氣。余嘗云。觀過斯知仁矣。若不仁者又何觀焉。亦與此同。蓋仁者之過。原非一端。易小過之大象曰。行過乎

四書翊註

論語

九

卷四

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也。以周公孔子言之一為兄。受過一為君。受過。誠過矣。然愛兄愛君之心。有不得不然者。仁也。又以屈原伍員言之。一過于忠。一過于孝。誠過矣。然愛國愛父之心。有不得不然者。仁也。註引後漢吳祐。謂緣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正是觀過知仁。証佐子瞻引古人放廢。違命也。而可以託國之事為喻。亦然。註末段。全因禮記同功同過之言。而發厚薄賢否。亦全用尹說也。

子曰朝聞道章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謂事事物物各有恰好的天則也。

當然之理。率性而命于天。天以全生之人。以全歸之。然後可言聞道。程子所謂融會貫通是也。不然。降衷的物。事茫不領。會如醉如夢。枉過了一生。何益乎。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終身大事已完。雖死不妨也。西銘云。存吾順事。沒吾寧。夕可只是死安。如何併用生順。意蓋生順二字。便含在聞道內。生不順。則死不安也。朝夕甚言其時之近。謂更無未了事。須等待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十

卷四

道必知。而後踐。故曰人不可以不知道。朝夕字不用。但于聞道之上。加荷得二字。而下以雖字。代夕字。以也字。代矣字。其義便明。非程子不能如此解。書朱子謂易傳淡的文字。如何可學。此亦其類也。又曰。皆實理也。道只是實理。如子孝臣忠之類。知而信。非中人以上者。不能故為難。死生之際。百年于此。終千秋于此。始也。故曰亦大矣。非誠有所得。則百年千秋皆幻影也。豈以夕死為可乎。可字不是假借的。向有說云。從來稱不死法門者。曰仙曰佛。彼所謂不死者。氣也。氣存而理虧。非生也。吾儒所謂不死者。理也。理存而氣息。非死也。是故仙佛以不死為道。吾儒以道為不死。是証佐此理頗好。但玩夫子口中。實無此意。故不必效龍溪諸公。以無生無死過為張皇也。

子曰士志於道章

志於道。宜其用心于內也。乃于衣食外物而不能忘情焉。則是役乎外也。因其外而外之。故曰何足與議。道間而章。不以文繡爲華。道淡而不厭。不以膏粱爲腴。怡其理者。雖極獨不完。使衣狐貉者對之。失其色。雖牛菽不飽。使食前方丈。輩對之。失其味。內重外輕。所固然也。士而有志于此。宜有一種度越庸流處。而乃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則其胸中大段可知矣。雖與之議道。不過取快口頭耳。是奚足哉。學者最怕俗氣。曰未足與議。薄之也。先儒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正是此意。原憲家敝履穿。而不以爲病。王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蓋其人也。靜修豆粥。咏云。雪瓮冰壺滿。筋黃砂瓶豆粥透。隣香。此中真味。無人識。絕勝羊羔乳酪漿。此詩最宜玩味。

四書翔註

論語

士

卷四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章

王。之。天。下。與。帝。異。師。之。天。下。與。相。異。易。時。易。地。則。舉。而措之者。固不異矣。適者。吾誰適。從未必如此也。莫者。不肯謂必不如此也。意見用事。其能批竅導竅。環中以應無窮乎。性君子有恰好道理。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動靜合。閑與時宜之而已。易所謂化而裁之存乎變。

推而行之存乎通。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是也。與此者。君子不比義。義自與之比也。三句一氣說下。爲是。

謝氏以無適無莫爲無可無不可以。義之與比。爲有道以主之。道者。義之體。義者。道之用。體立而用行。所繇與佛老之學異矣。佛老之學。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不亦無適乎。不亦無莫乎。無適無莫。其所以得罪于聖人者何也。猖狂自恣。而不知義之與比。故也。君子學聖人而無所倚。故其之于天下也如此。

子曰君子懷德章

四書翔註

論語

主

卷四

懷者。思念不忘之意。如人有所抱持而弗之舍也。朱子言。君子小人各有深淺有所慕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善。此懷德懷刑之淺深也。保定自家的唯恐有失。希圖人家的唯恨無得。此懷土懷惠之深淺也。君子存其固有之善。以德爲土。小人溺于所處之安。以土爲德。君子知法而有所戒勅。畏刑忘惠。小人貪利而無所忌憚。見惠忘刑。這箇君子不是最上的。幸在天理上勉勵。這箇小人不是最下的。惜在人欲上盤桓。一公一私其趨向之相去遠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章

放。依也。放而行。言只依這條路上走。更不舍去也。多然。

謂多取怨。蒙引曰。朱子恐或者認爲怨他人。故曰非也。多怨之人。或出于忌嫉。朱子特加取字。言不管他人事也。賁有所歸矣。損人然後益己。故利也。必至害人。此意正須說破。蒙引。圖外之說亦非。

利害思怨之府也。公之于人。則感恩。私之于己。則斂怨。情也。亦理也。放而行。則心思之所計算。事物之所經營。無不以謀利爲主。易所謂虎視眈眈。就其欲逐逐也。無論被害者切齒。卽旁觀者亦代爲不平矣。樹敵召禍。身之災也。說至此。能不灰心。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章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主

卷四

禮者。網維天下之大端也。究其實。則一讓字盡之。讓者。醞釀兩間之和氣。而鼓吹一世之休風。裕如耳。爲國者。果能不以其文。而以其實。如記所謂天子讓善于天。諸侯讓善于天子。大夫讓善于諸侯。推而至乎朝野中外。莫不退讓有禮也。叔季中具見。雍熙世界。以臻上治。何難之有。否則禮文徒具。而實意虧喪。當亦無如禮何矣。禮不可行。而況于爲國乎。玩能不能二字。見爲國須打起精神。來使狃于故習。而不法先王。終苟道也。

子曰不患無位章

朝廷設位。豈曰班爵而已。士君子居位。豈曰榮身而已。

必有所以立乎其位者。而后不至于尸位也。使非胸中拿得定脚根站的。仕當局鮮不仆矣。已有學術而人不外于學術。無加損也。已有德業而人不知于德業。無優劣也。惟學術不可淑人。正俗。則內無以對鄉里。惟德業不可以經國。誠民。則外無以對君相。朝乾夕惕。全在性命上討本領。升沉顯晦。庸足計乎。故富貴非所願。然不可以無其具。名譽非所期。然不可以無其實。君子之患焉。可証也。位之立也。已以之知之可也。已爲之。故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主

卷四

觀門人。一問則知侍坐一堂者。非特曾子也。獨呼其名而告之。以使他。人不得與焉耳。貫訓通。通達而無間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如響斯答。不煩擬議也。聖人之心。萬理會爲一理。渾然者。淵穆其難名也。泛應曲當。如止久速。泛應乎四時。而曲當也。刪定贊修。泛應乎五經。而曲當也。鄉黨一篇。自在朝在野。在家在鄉。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以至一飲一食。一衣一服。及一禽一獸之類。泛應而無不曲當也。其體同。其用則千變萬化。各有不同也。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如爲人謀。則精察其忠之理。而力行之。與朋友交。則精察其

信之理而力行之。師弟教學則精察其傳之理而力行。之。泛應業已曲當。但于渾然一理處尚須點化耳。夫子知其真誠之積全體醇備用力之久。大業宏深。吾門授受真諦其庶幾乎呼而告之。正非偶然。曾子果能心領神會。超乎語言文字之外。是以應之速而無疑也。

朱子散錢索子之喻甚善。後人傳陽明之學而失其真者。是手不持一錢而覓索子也。欲貫之則何以哉。盡已之謂忠。言盡已之心而無復遺憾也。推已之謂恕。言推已之心以及物而盡人一如其盡已也。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言夫子之全體大用皆可以忠恕二字統括之也。上節云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亦既確不可易矣。至此覆舉而申言之。遂不用聖人之心四字。只還他夫子且移渾然二字于一理之下何也。上節言聖人之用。用須從心中流出。故莊重其辭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以渾然二字描寫一理之無窮也。故冠渾然于一理之上。此節以聖人配天地。天地無心者也。聖人雖人。雖有心而無爲。故不復言聖人之心。只還他夫子。而以一理渾然作通過語。則渾然二字只帶在一理內。故升一理于渾然之上也。其義精矣。渾然一理至誠也。至誠則無息矣。中庸言至誠無息以擬聖人耳。今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五

卷四

舉而歸之天地何哉。蓋夫子至誠無息而萬事各得其理。猶天地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故特從而形容之。自此之外。天地固無餘法。聖人亦豈有餘法乎。天地無爲而成。故聖人亦無待于推也。曾子有見于此。若直指以示門人。將視一貫爲絕德而夫子之道晦矣。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莫著明于目。故盡已之忠推已之恕皆稱目。蓋心會者微而難言。不若目覩者顯而易見。故曰欲人之易曉也。若無忠的心。安能做出恕的事。此忠所以與恕一也。若無恕的事。安能顯出忠的心。此恕所以與忠一也。忠恕雖是兩箇字。畢竟拆他不開。故曰一貫。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五

卷四

前因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者。取而配之天地。茲又因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者。究而極之道之體與用。萬殊而一本。道無離體之用也。一本而萬殊。道無離用之體也。道之體用合乎天地聖人。而朱子不明言其所屬何也。嘗試詳味其上下文。上云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明有專屬。此則系承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二句而釋其意。故不復言天地也。然則以此觀之。當是觀天地而聖人以貫之之實可見矣。以道之實體萬殊一本者觀之。

之實體可見。以道之實用一本萬殊者。觀之一以貫之之實用可見矣。玩數段是訓詁。却不訓詁一節根一節。一層進一層。非獨道理絕頂。傳孔曾語不能顯之秘。抑亦文章絕技。可使古今諸大家咋舌也。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只以其字釋其義。愚向有此解。不謂與周禮疏同。以已及物。自然之事。仁也。進乎恕矣。推已及物。勉然之事。恕也。近乎仁矣。違道不達。尚未可云而已矣也。

忠者天道。而未始不盡乎人。恕者人道。而未始不合乎天。天人一貫也。忠者無妄。貞其內以達外。恕者行乎忠。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卷四

乎其外以徵內。內外一貫也。忠者體。天下之大本。恕者用。天下之達道。體用一貫也。此與達道不達異者。從心所欲不踰矩。無所事乎絜爾。故曰動以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程子摘詩二言以訓忠。此朱子至誠無息之說。所自出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程子摘易二言以訓恕。此朱子萬物各得其所之說。所自出也。然則忠恕一貫之旨。方其未發也。孔倡之。曾和之。及其已發也。程約之。朱博之。後聖有作。不能贊一辭矣。此吾儒繼往聖開來學第一件事。學者所當終身服膺也。聖人教人。以中人之上下。分語不語。故曰各因其才參。

也。竟以魯得之。度越諸子遠矣。孔子所以因而篤之也。蓋曾子所謂才以學識之。超悟言非以資分之。敏妙言也。

曾子未呼之。先是道也。惟孔子一以貫之。曾子既唯之後。是道也。曾子一以貫之。及門人問而曾子答。是道也。二。三子一以貫之矣。悟有先後。教無彼此。孔子因曾子之才。曾子又因門人之才。故曰曾子之告門人。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學者繇中庸之達道不達。求論語所謂竭盡而無餘者。下學忠恕上達一貫。其義盡于斯矣。曾子恐人走向高遠一路去。故以學者之忠恕明聖人之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卷四

一貫。程朱恐人走向淺近一路去。故以天地之一貫明聖人之忠恕。無非發明夫子之道。以告天下來世也。蓋忠恕須分三樣。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天地之忠恕。無心者也。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聖人之忠恕。無為者也。盡已推已。則學者着力之忠恕也。看此章書。將經與集註。徹底理會。用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一句真切。篤實做去。則無心無為地位。皆可馴而至矣。程朱以曾子之功。求孔子之道。而有得。故其言之親切。而曲盡也。如此。迨姚江學興。學者開口指摘程朱。如添理字事字心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分別夫子

之忠恕學者之忠恕便支離分忠屬一恕屬貫便支離
且援引東坡論語解及衆妙堂之類以至表揚金土燭
火諸喻一塊氣令人開眼不得其有究心斯道爲程
朱功臣者得三人焉一日薛文清公一日蔡文莊公一
曰高忠憲公此三公者于此章書皆極力發明嘗取而
合讀之文清敷演註說似無以加于程朱文莊本程朱
之說字釋句解有功學者多矣忠憲全不蹈襲程朱直
以其意言之痛快淋漓別開生面回憶予所爲不容贊
一辭者不覺爽然其自失也特錄全義與學者共見之
高忠憲曰此章是聖門傳心之要不可只將道理來解

四書講註

論語

里仁

尤

卷四

說過了如只解作一心貫萬事人人能說却于各人身
上總無交涉須要究到聖人所以能貫處會子所以能
唯處所謂一不是只說一箇心是說這箇心到至一處
譬之于金當其在鑛時只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
一之心只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四方
上下往古來今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會子何以便拈出
一箇忠恕做如人自爲謀是一樣爲人謀又是一樣便
是不忠不忠便不一了如何貫的去自待是一樣待人
又是一樣便是不恕不恕便不一了如何貫的去會子
平日三省爲人謀不忠省不一也與朋友交不信省不

一也傳不習省不一也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被
夫子一點當下便貫了忠恕只是這忠恕但悟前喚做
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不是
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一貫觀門人一時共聞
茫然不知所謂可見矣會子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
日還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只如此別無餘法此
之謂豁然貫通此之謂凍解冰釋吾輩今日這箇心與
孔會當日的心是一箇並無些子差池然聖凡相去直
如天淵只爭箇一與不一耳若從今煅煉去到得一處
便知夫子貫處會子唯處

四書講註

論語

里仁

手

卷四

又專解一貫句曰一貫二字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夫
子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者正在于此自古聖人不及
夫子者只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清任和者是矣二氏附
于吾道者只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
外于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只看中庸自喜怒哀
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天下平者是矣
會子與門人指出忠恕即中庸之理非有二也吾輩當
在日用間實體貼如一念對不得上帝便是天人不一
貫一事實不得鬼神便是幽明不一貫不可考三王侯
百世便是古今不一貫如此自待不如待人是人

我不一貫。知攝其心矣。不致謹于威儀言動。知謹于行矣。不能徹身心性命。便是內外不一貫。諸如此類。不貫者。總是不一聖人。只在一處求。故曰非多學而識。

子曰君子喻於義章

喻猶曉也。凡細微曲折處。都看的見。曰曉。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以其恰好。言曰宜。人情者。人心便安之情也。以其愛慕。言曰欲。

君子之于義。小人之于利。其篤喻同。故其深好同。但有公私邪正之分耳。

君子于綱常名教所在。則捐軀以徇之。舍生取義。利莫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三 卷四

大焉。是故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喻故也。小人反是。見利不見義。貪其生而害之矣。

張南軒義利之說。先儒以為發前聖所未發。信哉。陸象山寓白鹿洞書院。講此章。大段謂所喻。繇其所習。繇其所志。志辨而習端。則喻必君子。而不至為小人之歸矣。後復借科舉之學。講明一番。尤中高旨。

子曰見賢思齊焉章

學者求諸己固矣。至于觀感懲創。則未嘗不借資于人。處處皆師友也。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嚮慕有道人之同心。但恐見時知。奮過去。作等閑耳。所謂笑人而甘

自棄也。思之思之。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登道德之寶。而我負庸眾之名。可乎。並駕齊驅。未敢多讓也。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屏絕不肖人之同情。但恐見時知。戒過去。遂成悠忽耳。所謂責人而忘自責也。省之省之。彼如是。安知我不如是。彼蹈覆轍之羞。而我忘探湯之懼。可乎。反其惡于身。若將免焉。則不賢不枉見矣。改過修慝。未敢少恕也。見亦非必目覩。或見諸載籍。或見諸傳聞。莫非見也。雖然。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徇私心。憑世眼。賢否倒置。亦奚以見為哉。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三 卷四

此章集註全用內則。是內則為此章註疏也。今日相表裏。何哉。蒙引之言善矣。愚謂朱子以內則解此章。則內則為表。此章為裏。然此章于內則實有發明。則此章亦可謂表。內則亦可為裏。故曰相表裏也。幾微也。不敢顯揚其過。故曰微。坊記曰。微諫不能。不達。不怨。畧相似。然未甚切。故單言微諫二字。下氣。氣息卑下也。怡色。顏色和怡也。柔聲。聲音柔順也。氣不下。則色不怡。色不怡。則氣不柔。故三件皆當以下氣為主。下氣尚未形于色。怡色尚未發于聲。故三件又當以柔聲為極。志者意向所在也。見者。視于無形也。見志不從。則行事可知。

已諒不入故不從。不入者如水投石也。下氣怡色。柔聲
皆敬也。至此又敬氣又下色又怡聲又柔也不違者不
變其幾微之初心也。起敬起孝。兩事敬固所以幸也。
敬以俟其說則復諫只是不違而已。得罪指父母言。
父母不義則鄉黨州閭譴責之。故曰得罪。然不諫則子
實陷之。當亦無所逃罪。故寧熟諫也。熟者反復詳盡無
生澁艱苦之辭也。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可謂勞矣。
不敢忿疾有不平之意。不敢怨怒有不服之心也。使非
起敬起孝不至此。故重言以結之。
勞者艱辛備嘗。非特撻之流血也。怡然受之。負罪引慝。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卷四

不暇而敢怨乎。易曰。幹父之蠱。又曰。幹母之蠱。不可貞。
殆其人與。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章。
去親遠則為日必久。是一連事。定省曠則廢子職音問。
疎則勞親心。却是兩事俱根去親遠而為日久來不惟
我之思親不置。陟岵陟岵情深。亦恐親之念我。不忘倚
門倚閭望切也。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東西各
有定在也。親不知已之所在。心裏如何放的。下一旦召
已如何便到的。故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變召已則
必至而無失。皆遠遊者之遠慮也。註兩必字合釋經一

必字煞有深情。詳味集註一字一派勝李密陳情表多
矣。禮云。人子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方。又云。出不易
方。復不過時。皆此意也。弧矢之志。雖自初生時已然。然
蓋世功名。究亦何加于天性。三代而後。徐庶得之王陵。
溫嶠有慙焉矣。

或曰。既云父母在不遠遊。則遊必有方。是近遊非也。父
母之心。豈但愛子遠遊乎。凡事有不強似人處。皆其所
憂也。以父母之心為心。為子者念之。

子曰。父母之年章。

知訓記憶。言常在于心而不忘也。察之形神耳目之間。

四書翊註 論語 里仁 卷四

審之飲食作息之際。俱是知中事。既喜其壽者。幸烏大
之報獲伸于此。又慮其衰者。慮菽水之歡弗示于他
年。故于愛日之誠。有不能自己者。言時時刻刻都有奉
養的道理也。子路結駟連騎。而嘆其不為親負米于百
里之外。則愛日無及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章。

因今人易其言而不知恥。故仰邇古者以勉之。古人之
言。非不出也。不輕出耳。彼誠見七尺之軀。擔荷多少物
事。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將本分的虧了。可恥孰甚焉。
古人所以括囊塞兌。恂恂然似不能言者。職此故耳。

范氏曰所謂德之君子言顧行顧言者也。使聖人直于古人中求之則今人何以自安乎。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章

諸氏曰不修然以自放之謂約只是一意收斂不敢越于規矩之外也。若斂約固其中一端耳。尹氏推而廣之凡事極是鮮失者言未必事事合拍也。但差誤處較少耳。

子曰君子欲訥于言章

欲字無形是主本而字有力是過接語。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一氣直下不作兩半說。纔得欲字而字兩於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四

字意出

放言易故欲訥。所以矯輕。力行難故欲敏。所以警惰。言之多寡。關乎心之靜躁。所宜訥言之疎密。關乎事之成敗。所宜訥言之輕重。關乎事之疑信。所宜訥言于從善而忘莊敬之強。所宜敏。客于改過則甘安肆之偷。所宜敏。緩于赴功則失事機之會。所宜敏。此本初氏而暢其說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章

鄰之為言親何也。以地言則曰鄰。以情言則曰親也。俗有遠親不敵近鄰之說。亦此意。註云德不孤立必以類。

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如此說則正意俱在上句內。下句特警上句耳。是一直說業引存疑諸公俱云德不孤。論其理必有鄰。指其實如此則正意俱在下句內。上句特起下句耳。是兩截說。二說俱有理。細玩必有二字。似諸公較勝。然諸公之說實本朱子小註也。

必有鄰如家之有鄰。守望相助。如國之有鄰。唇齒相依也。漆園謂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豈非德不足而妄為之說乎。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章

四書劄註

論語

卷四

字意出

數煩數謂其言煩瑣而無已也。事君者有過則當諫。獻可替否其道也。諫不聽則當去。急流勇退其義也。交友者有過則當諫。切仁則義其道也。善不納則當止。緘口結舌其義也。至于煩瑣則言者諄諄不亦輕乎。聽者藐藐不亦厭乎。欲求身名俱泰。以為榮而反遭損斥。斯辱矣。欲求肝膽相照。以為親而反成凶隙。斯疏矣。君臣朋友皆以道合。則留不合則去。為義故見。而作其事同也。若夫父子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豈可以去言以止言乎。推而至于兄弟夫婦亦然。事君數斯辱矣。其有見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乎。

明友數斯疏矣。其有見于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之。義乎。子游之言只說的下半截。却不曾說的上半截。然則事若以道忠告而善道箇中大有苦心。在正未可一榮抹殺也。集註深得此意。宜玩。

四書通註

前賢刁

包家吉輯

男再添孫

祖祖

校

平湖陸龍其孫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章

此孔門擇婿之法也。長之行事不少概見。故其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取之謂有當於刑于之觀。繆泄一事。世俗深以爲譚子獨鑒於形迹之外者。蓋以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在我果有罪。則孽實自作。即處廟堂之上。猶以爲辱。自外至者。不得而榮之也。在我果無罪。則災本无妄。即處囹圄之中。猶以爲榮。自外至者。不得而辱之也。

四書通註

論語

卷五

許氏云。註其字指長言。蒙引又解之曰。取猶致也。因玩註上下文。四其字不應三其字俱指長。而一其字獨指夫子也。看書須用細心如此。又言二字承上以起下。蓋謂長之德既有以致之。而長之罪亦未有以害之也。註因雍容三復自圭。而知其謹于言。又因謹言而知其謹于行。又因謹言行而知其善處。有道無道之邦。皆擇本之論也。免禍于亂世。信矣。見用于治朝。恐未也。當時

安有所謂治朝哉。此蓋以其行信其過非實事也。故曰不廢言必見用也。說的何等斟酌。

一布衣之士。一世祿之家。一陷物議之中。一起憲網之外。子於是乎皆有取。明婚姻之道可知。選舉之道亦從此可知也。

厚于已而薄于兄。同小人也。厚于兄而薄于已。亦豈送為君子哉。故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因平日常事無以鑒諒于人。故區區為避嫌計。內不足也。若聖人至公如天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何避嫌之有。嫁女必量其德而求配。今日才以德之著見。四書期註

論語公冶

二

卷五

子謂子賤章

上斯斯人。即所謂若人也。下斯斯德。即所謂君子哉也。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即所謂父事者。二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一人也。夫子既賤。賞不置以全德。令名歸之。而又反言以見子賤獲衆正之助。相觀而善。且以徵名之濟濟多士也。與進吾徒亦所以勉勵吾黨也。稱子賤之善而本于魯之君子。或為父兄焉。或為師友焉。與

人為善。故曰厚之至也。以蘇氏之學而為此言。似亦微窺聖人之心矣。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子貢以何如二字。就正甚約略。似有所因襲而省其文者。故漢儒云。因夫子歷數諸弟子而不及他。故以為問也。但前兩章是擇婿。與此章無干涉。故朱子直云。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而問之最確當。且此篇之首兩章各自為記。而實一事。故此章與上章雖各自為記。而知其為一時之事也。或曰。不知何所據誤矣。聖門如顏曾輩。不可以器名。其餘有聖人之一體者。皆器也。器者有用

四書期註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之成材。謂其材已完具而可適于用也。據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璽。殷之六瑚。則夏曰瑚。商曰璽。疑誤矣。註貴重華美。四字極確。特加而字。言貴重而又華美也。宗廟成黍稷之器。傳之先代。薦之先王。貴重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華美也。以子貢言之。從政使四方。廊廟之選。貴重也。言語著聲列國。文章生輝。洵華美也。子貢雖未至于不器。然儼然以器稱。則亦國之寶也。許之也。雖已至于器。然視不器則懸矣。許之亦進之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佞者。以口舌見長。故曰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重

者疑重有嚴意厚者深厚有沉潛意簡者簡約言不煩也然者靜然言不出也或謂重厚貼仁字簡然貼不佞字竊意四字皆佞之反也故下緊接云而時人以佞為賢即所謂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于今之世也仁者心德以仁許之故曰美其優于德佞者口才以不佞少之故曰病其短于才也

或人之意看仲弓僅是好人爭奈不會講話夫子說講話要他做甚焉用者言無處用的他着也禦字是應答字故曰猶應答也當字却是正解禦意故曰禦當也當如對敵倭其說以爭勝也從來名職司者或曰給事或

四書

論語

四

卷五

日辦事給辦意同故曰給辦也憎者厭而疾之故曰惡也以口取辦而無情實無情者澆薄之實無實者虛偽之情也二字正互相發人指正人君子說若連世俗在內則與時人以佞為賢有礙矣屢憎者常常見憎不可勝舉故曰多也不知其仁指仲弓說極是仲弓以敬存心以恕及物可謂賢矣子不以仁許之故下免或者之疑也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言之諸儒各主一說一以體為本體之體謂仁之體本自渾全全體者全其體而無所虧欠也如此說只是見的一以體為體仁之體謂仁以全體全體者體其全

而無虧欠也如此說須有功夫在二說俱有至理余反覆思維而未能專主其一也並存之不息者至誠而至于一問則仲弓可知子之不輕許之也有以哉

子使漆雕開仕章

子以仕命開意其經綸康濟之舉必有庶幾可觀者矣開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指此理而言此理何言也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果能融會貫徹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則可以出而仕矣今乃謙讓未遑不治人而先自治必有堅苦刻勵篤志

四書

論語

五

卷五

以求者故夫子悅之學問不從性分上着腳幾于小矣聞能領會至此故程子曰已見大意身心者道之源本也功名者道之緒餘也看到身心吃緊處而不肯隨世以就功名此其識趣加人數等矣故即其所言而知見道分明不啻于今人中求之也開之學後世無傳焉故不可考子使之仕必不為宰費之子羔也故知其材可以仕材可以仕而必勘心術之微不敢自欺以欺其師此其器度宏遠豈安于小成者哉希賢希聖希天他日將不可限量想子初願固不至此

夫是以欣然有當也。謝氏不察其爲未信句恐未確。

子曰道不行章

夫子傷天下無賢君。故假設乘桴浮海之言以自嘆。子路強力足以捍患難而肝膽可與其流離故謂其能從已。若使聞其言而察其心。又將嘆夫子之嘆矣。乃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何不裁酌而度量之。乘桴浮海此事果可行否。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此理果可忘否。若之何直情而徑行也。前既云勇于義後又云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何也。前所謂勇于義師弟之義也。後所謂不能適于義君臣之義也。君臣四書胡註 論語公冶 六 卷五

孟武伯問子路章

當時看仁太容易了。往往輕于許可。子益斤斤乎其難之也。由以兵見長。收諸戎敵愾之功。求以農見長。著理煩治劇之效。亦以禮樂見長。昭介紹擯相之儀。此皆經濟本領也。若於仁者天地之心。則亦日月至焉而已矣。有亡消息之微。子烏于定之。蓋仁者治兵則無敵。治民則愛之如父母。治禮則動容周旋而見盛德之至。三子

之才豈遂無與于仁。但得其一端未得其全體耳。所以然者才分英邁志氣卓犖而學問之功未到故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章

子貢悅不若已。一切要強似人是莫大病痛。夫子取顏子來作榜樣。使之爽然自失。又從而獎藉之。使抱歉負愧之心。不至託諸空言。聖人之教深矣。愈強似他。故曰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有始有終。則全數包其中矣。二者一之對。如兩物相形。便有定數也。顏子明盾所照。卽始而見終。以性。地。之。聖。徵。言。也。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以意見之。察識言也。無所不悅。四書胡註 論語公冶 七 卷五

四書胡註

論語公冶

七

卷五

問一知十之驗。告往知來。問一知二之驗。又取其平日之行實以証之也。

以物授人曰與。故解與爲許。

胡註子貢方人是向外面做功夫。故夫子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教之自方也。子貢與顏子有學知生知之異。故進而謝之以爲不可企及。而喻其淺深偏全之不同也。夫子以其自知之明。非窮理不及此而又不難。子自拙則庶乎克已者矣。故一則曰弗如也。既然之以其言爲然也。再則曰吾與女弗如也。又重許之。重者鄭重之重。非申重之重也。此其所以終問性與天道。微始

徹終而無彼此之可言。同一知十并特開一知二而已也。

淫陽解此章力破象山陽明之說。最爲痛快。簡錄之。或問象山曰。夫子謂子貢女與回也。云云。象山曰。此又是白着了。夫子氣力。故夫子語之曰弗如也。時有姓吳者在坐。遽曰。爲是尙嫌少在。象山因語坐間有志者曰。此語與天下士人語。未必能曉。而吳君道敏如此。雖諸君有志不能及也。然否。玩象山此論。以警世之誇多鬬靡者。則善矣。而實不然。只緣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蓋此三字乃假借數目形容。見地闊缺之辭。今便作數目。

四書辨註

論語公冶

八

卷五

看因有多少之說。註云。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方是子貢本意。故開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所謂一以貫之者也。開一知二。有對之知也。類悟也。所謂憶則屢中者也。于貢于此。直足將顏子與自家兩人真面目。描出呈上。夫子今日子貢尙嫌少在。然則象山尙嫌多在也。尙嫌少在。知二誠不如知十。尙嫌多在。知十反不如知二矣。矣。其可總是看一字二字十字。欠活也。曰知十知二。必有個源頭在。陽明云。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及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計

之也。却說得好。曰註中亦自照破。顏子明處所。即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曰明處。便是從心地上透出來。曰推測。便是從知見上攪入來。正與陽明之說相表裏。第謂弗如一語。是聖人嘆惜之。恐又不然。聖人無誑語。說個堯舜猶病。即實實堯舜猶病。說個非爾所及。即實實非爾所及。說個吾與女。即實實吾與女。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知之。何曰。味靜意。與此迥然不同。恐不得援以相證也。曰子貢既未能反到源頭。何爲而與之曰。此自有說。吾輩試默然體察。其于自家。往往只見長處。不見短處。還能自知。不其于人。往往只見他

四書辨註

論語公冶

九

卷五

短處。不見他長處。還肯自屈否。這兩個病痛。淪肌浹髓。古往今來。脫得的有幾。乃子貢既能自知。又肯自屈。這是第一好根器。安得而不與。即如顏子之于孔子。步步遜。亦趨。既趨。吾才猶以爲從之未繇也。只是個自知。其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也。只是個自屈。便依稀趕上孔子。子貢根器。爾爾又何患趕不上。顏子故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言弗如乃所以如之也。曰何不遂將知十知二源頭說破。使他好用功。日看來。這件事有個時。據孔子要接引子貢的心腸。恨不立地成聖。却亦忙不得。賜也汝以予爲多學

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以一貫之。到此方說破矣。所謂時也。

宰予晝寢章

只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二語深中。宰予病痛。志氣喻木。喻墻。昏惰喻朽。喻糞土。教無所施。喻不可雕。不可朽。而不足誅之意在其中。志貴精明。不立則昏。氣貴鼓勵。不振則惰。然四字不平對。須相因說。志者氣之帥。志昏則氣惰矣。與語辭平聲。或作嘆意亦通。誅字重責字輕。誅訓責。非刑誅之誅。口誅之誅也。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如不可雕。不足責也。然已以朽木深責之矣。不可朽。不足責也。然已以糞土之墻深責之矣。罔怛棟隆之吉。而甘子朽木。則鑿削無所施其力。空遊數刃之墻而淪于糞土。則繪畫無所施其工。斥絕之辭。嚴于斧鉞。所謂呼瘠而使之醒也。

宰予居言語之科。想平日在夫子面前。定有些發憤進修話頭。今所行若此。不逮其言遠矣。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此失。孔子何失。分明自認不是。又把別人都作一樣看承。揆厥所繇。予寢爲之。予亦何以自安乎。重警言着實懲戒。非輕易也。上節使予難施面目。此節使予難置口舌。皆以深警之也。

四書胡註

論語 公冶

十

卷五

子曰非衍文。疑上節是與宰予面說。此節是與門弟子面說也。

范氏曰。唯日孜孜。以學之不倦者。言也。斃而後已。以學之不息者。言也。唯恐其不及。以學之如不及而猶恐失者。言也。宰予晝寢。自棄而不可與有爲。故夫子責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而後能不息也。今加勸勵二字。先言不息而後及自強。言以勸勵不息而自強也。

胡氏先責宰予志氣昏惰。而因以古聖賢進之懈弛也。惰怠也。荒廢也。寧安也。四者身心之蠹也。以是爲懼其

四書胡註

論語 公冶

十一

卷五

志立矣。勸勵不息自強。則氣之爲也。孔子以聖賢望宰予。故深責之。所以振其晏安之氣。而發其警戒之志也。視以觀由察。安聖人知人之法也。豈待宰予言行不相顧而後能聽言觀行乎。且至誠待人。亦以不誅宰予一人而盡疑學者。遂待人以不肖也。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勿效宰予所爲。謹于言。敏于行。如古聖賢之懼而自強云爾。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易陽爲君子。以其剛故也。剛堅強不屈之意。堅貞也。以志言也。強健也。以力言。不屈浩然常伸。無所沮撓也。此

天德故難能。難能故有未見之嘆也。德者。德有所愛。好而德慕也。愛好德慕。則心役于物。而不能自主。安得為

剛

程子曰。人有德則無剛。剛則不屈于德。是剛與德正相反。故謝氏之言。直接程子。而不更加剛也。剛字從岡。從刀。有新釘截鐵之意。故曰。能勝物之謂剛。凡自外至者。皆物也。如富貴貧賤威武之類。不淫不移不屈。則常伸千萬物之上矣。德守心在欲下。有覆敵過泰之意。故曰。為物掩之謂慤。慤則富貴而注屈于富貴之下。貧賤而移屈于貧賤之下。威武而屈屈于威武之下矣。仲者。氣

四書翊註

論語 公治

三

卷五

之浩也。屈者。氣之餒也。然非如孟子所謂尚志。則氣餒而不能塞平天地矣。故又以有志無志結之。一
長之為人不可考。觀其為或人許可。意者。強陽好勝如孟施舍。北宮黝之徒乎。悻悻自好。想當然耳。徒憑血氣用事。而不知以義理養心。焉得剛。然則子以申枨之慤而知其不剛。非以申枨之剛而知其慤也。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慤。二句恐未是。
子嘆未見。意者在顏既亡。曾未唯之。日乎不然。一。遷臣難而不死。一聞大勇而櫛櫛大往千萬人。止其還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即已之不欲。而知人之欲。又即人之不欲。而行已之欲。此程子所謂把一個身公共放在天地間。一班樣看。則有甚妨礙者也。仁者大公無我之事。若不得絲毫氣力。故夫子不以計子貢。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何別乎。程子于此分仁分恕。又為子貢分及分不及。其肯微矣。朱子以從無字。勿字看出。自然勉然之別。來仁恕之義。始大明也。
矜心勝氣。學者通病也。故子貢自以為弗如。則夫子許之。自以為幾及。則夫子抑之。裁成之義微矣。

四書翊註

論語 公治

三

卷五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文章者。見乎外者也。加一德字。則夫子之文章。非後世所謂文章也。威儀者。德之見于容貌。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文辭者。德之見于言語。恐未盡。有德者有言。固矣。刪定贊修。非文辭乎。似宜合著述為是。仁義禮智。性之理也。受于天然。後為人。故曰。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元亨利貞。天之道。天之理也。體本自然。為古今萬物萬事所自出。故曰。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天人非有二理也。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以身立教也。至于性與

四書翔註

論語公冶

西

卷五

天道則夫子罕言之如論語中言性惟性相近一句然所言者氣質之性非天地之性也言天何言哉一節然所言者天道之流行非天道之本體也此其言之所以罕也但本文只言字直于其上如罕字恐未安竊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一氣讀言字只輕過猶云夫子所言的性與天道也罕字却在不可得聞內看出如此更覺無獎得聞不得聞俱就學者說見爲子貢留地步得聞云固學者所共聞則子貢在其中不得聞云而學者有不得聞者便不着在子貢身上故下云子貢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每用虛字都有含蓄有照應學者宜細心讀之

聖門教不躐等一句是此章大主意蓋學者先後淺深之分也聖人教人以威儀文辭爲先務威儀者教以修身也文辭者教人窮理也若夫性與天道十分鄭重而不輕以其秘密示人焉迨力到功深依稀有得則亦不復吝惜如賜也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曰非也子一以貫之此得聞性與天道之驗也不一則無以貫不盡性知天則無以一貫子所謂至論想指一貫而爲言歟美之言則此章是也

子向來有說云文章下學之事也性與天道上達之事

四書翔註

論語公冶

五

卷五

子路有聞章

也從文章悟性道則下學而上達矣是故可聞選他可聞不可聞選他不可聞實則不可聞者寓于可聞之中也動靜語默罔非性與天道之流行著見者眼前即是故可聞聞者了悟之謂也若必緣夫子之言性而聞性緣夫子之言天道而聞天道則杳乎遠矣人生而靜之始與夫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之理初無聲臭可窺如何從言下了悟的然形而下卽行而上者二之則不是此子貢所以爲悟後語也此亦有理姑存之

子路聞斯行之者也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既字欠活或當易以偶字未之能行非子路力有不及或其時與事尙有待也惟恐復有所聞顧此失彼而行之不給能無辜負所聞乎夫是以孜孜遑遑未敢頃刻而安也此與周公待旦之心何以異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性敏者。資性敏捷也。敏捷者。自以爲了却無難。故多不好學。位高者。勢位崇高也。崇高者。視人皆出已下。故恒恥下問。論法以勤學好問爲文。蓋亦監于人情所難者而節取之耳。孔固于此偶合焉。故雖子貢疑其過當。而夫子爲述行實以曉之也。

敏而好學者。孜孜于詩書六藝之文。不恥下問。質疑問難。不以卑賤爲嫌也。二句須看得斟酌。攷孔文子以女妻大叔疾始末。讀倫棄義人類而禽獸矣。乃學問一事有微長焉。諡存之子錄之。不沒其善。皆所以示勸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五

子謂子產章

經天緯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伏羲而後其堯之文思。舜之文明乎。嗣是則文之繫卦。周公之繫爻也。孔子其至矣。繼起者。當以朱文公爲盛。昌黎名同而實異。經天緯地有遺憾矣。

子謂子產章

夫子之恭訓莊敬。子產之恭訓謙遜。要移易一字不得。註之精妙如此。謙者卑。敬于已。遜者讓。美于人。敬訓謙。恪謹者。矜持而不敢放。恪者嚴翼而不敢肆。惠訓愛利。二字正相濟。愛而不利。無爲貴愛矣。利而不愛。則其所爲利者亦假耳。使民義直以下四句解之。使字義未訓。

竊意義斷制也。斷決而有節制。威克厥愛之意也。都鄙有章。國都邊鄙城郭車旗各有分限而不敢越也。上下有服。冠冕衣服各有制度而不敢僭也。田有封洫。如古者井田之制。封疆溝洫各正其經界也。廬井有伍。如後世保甲之法。異舍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行已以接物言。族大寵多。鄭人之不恭也甚矣。有恭之道而驕僭之俗以懲。事上合簡定獻聲四公而言。若弱臣強。鄭人之不敬也甚矣。有敬之道而凌逼之風以寢。養民如父母之慈。殖田疇。誨子弟。惠道也。使民如父師之嚴。諸衣冠。伍田疇。義道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五

管子賢大夫也。而難乎其爲上。晏子賢大夫也。而難乎其爲下。若子產者。其免于此矣。

數臧文仲不仁不知之事。而責之者六。似大不滿于聖人矣。却于此稱其所善者多。惡而知其美也。數子產君子之道而稱之者四。似深有當于聖人矣。却于此責其猶有未至。好而知其瑕也。若夫以一言一事而舉人生平。豈不誣哉。吳氏發明聖人之教至此。可謂得其意于言外矣。新鄭駁之而不自知其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章

凡交。初則敬。久則慢。其恒情也。平仲不以久而替其初。

心故夫子善之。交久敬衰。其弊有二。一曰狎。狎者厭數所繇生也。厭數則疎。一曰疑。疑者猜嫌所繇起也。猜嫌則乖。久而敬之。其必肅然不狎。坦然無疑而後可。景公尼谿之封。平仲實沮之。若在他。人。從此隙矣。子方錄其所長爲友朋。其甚矣聖人之無私而樂與人爲善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爲室以蠹。故曰居蔡。刻山于節。蠶藻於祝。只是多文粉飾。媚神以邀福意。當時以文仲爲知。意亦有假靈于龜而響應者乎。然諂媚褻瀆。專向鬼神問吉凶。而趣之

四書

論語

卷五

九

避之。則其于日用當然之理。必有置之不務者矣。故曰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誦讀鬼神如此。安得爲知也。安得決辭。何如婉辭。言是那等樣知也。春秋所謂作虛器。卽此事。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再考爰居一祀。又復惑志于幻渺不經之事。益見其一人一意媚神而漫無窮理盡性之功也。故曰同歸于不知。按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又云。家不藏龜。文仲居蔡。是大夫僭諸侯也。漢儒從來主此說。朱子曰。非也。如此則不仁非不知。故以孔子答樊遲之意解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幸

三位無喜色。三已無愠色。喜怒不形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物我無間也。二句都要歸結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一句上去。故。喜怒皆從國起。見而不以身故不形于色。新舊皆爲致身故無我。傾心相告而無間也。釋開令尹忠意。忠矣。特加盛字。是進一步說。後言之爲下。句子張疑其仁。留地步也。則故字可見。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亦是從天理發見出來。但其所以然者。未知皆出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也。皆出于天理。所謂當理也。無人欲之私。所謂無私心也。就事論事。其事可知也。故許其忠。就事論心。其心不可知也。故未許其仁。

四書

論語

卷五

九

祇君而以崔子日之。便不解書法矣。曰陳文子有馬十乘。言其身家未易割舍也。曰棄而違之。言其飄然長往無所繫戀也。曰至于他邦。一則曰猶吾大夫崔子再則曰猶吾大夫崔子。言亂臣賊子。雖見叠出。不可與同朝也。此與上章子文之事。皆于張後其美而樂道之潔身去亂。四字總結上數句之義。以盡清意。再加盛字。不得且前章既云子張疑其仁。則此章不必重出。亦無庸更留地步也。前章約略上文而究其所以者故。不必言心。此章則直從其心問之。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乎。此所謂當理而無私心也。抑不得已于利害之私。

而猶未免于怨悔也。此所謂私心而不當理也。前章解未知其言約而盡。皆出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一句客也。以客形主。主人之情立見。此章解亦知其言顯而婉。上一段客反也。下一段主正也。客主對舉。一反一正。知其出于此而不出于彼也。前章云未許其仁。此章云不許其仁。不許之與未許。又異矣。一字一句之間。輕重之權衡在焉。讀者不可不察也。

以二子制行觀之。非不卓然出人頭地。然視朱子所援引之師言。則有闕失。故曰未有以見其必當于理而真無私心也。曰必曰真。皆斷然核實之意也。仁體云何。當

四書翊註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理而無私心。云子張未識而悅于苟難苟難則不當不當者不合禮義也。遂以一得之善行妄擬全體。豈其倫哉。宜夫子之不許也。讀者于此。更以上章仲弓之仁及孟武伯所問子路冉有公西華之仁。併後篇原憲之仁觀之。則知諸子曰佩聖門求仁之訓。而不免于日月之至。况二子實未知學乎。全體不息。雖冀侔于日月不可得。欲其當理而無私心難矣。再以殷之三仁併周之求仁得仁者觀之。微子當去之理。而歸周非私心。箕子當囚之理。而陳洪範非私心。比干當諫之理。而死宗國非私心。三子之忠。正三子之仁也。子文之忠。何如者而曰

仁矣乎。伯夷以父命為尊。當乎父子之理。而無兄弟之私。心叔齊以天倫為重。當乎兄弟之理。而無父子之私。心伯夷叔齊扣武王之馬。甘首陽之餓。當乎君臣之理。而無勝國與朝之私。心二子之清。正二子之仁也。文子之清。何如者而曰仁矣乎。合而言之上。章後篇三仁夷齊所謂彼也。子文文子所謂此也。因彼以識此。因此以識彼。交盡其義而無遺。故曰仁之為義可識矣。

考之他書。如左氏傳。邲之戰。子文令尹。故曰相楚楚。僭號稱王。故所謀者無非僭王之事。楚惠陵諸夏。日以于戈從事。故所謀者無非僭夏之事。春秋正冠履。辨內

四書翊註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外猾夏其必誅而不以聽也。明矣。文子大夫故曰仕齊。莊公宣淫召禍。既不能格心于前。又不能苦口于後。失正君之義也。崔杼弑行大逆。既未聞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失討賊之義也。又不三歲而復反于齊焉。則始也恍于利害。而既也怨悔。可知按禮。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朋友之仇。不與同朝。今也。不同朝而已。是以朋友之仇。弔君父也。而况未幾言旋。又復覲顏同朝乎。然則二子者。其不仁可見也。其不忠不孝亦可見也。此本文中。正當道理。夫子答子張時。早已寓其意于兩未知內。但渾涵不露耳。朱子特為發明附之末簡。然後通章之義可

盡或者以爲非正意失其旨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開口日每事必三思則非爲學之思可知蓋研索義理弗得弗措不厭詳也三思作三次思爲是蒙引諸說似以爲思之無已則是後人所謂思也大抵文子爲人迂濶故所思限有定數子曰再斯可矣是省了二次此言雖爲文子發實則人人可通行也適言求遺喪之禮以行開晉侯病故耳既而晉侯果卒則其思似驗然非理也聞人之病而逆料其喪非獨不知且不仁矣爲惡之人冥然罔覺故曰未嘗知有思知有思便向大

四書翊註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路上走故曰爲善然一思則意見所到凡事規模大段已具又加裁奪便確然無疑矣故曰再則已審至于三而億逆揣度不以大公處之反眩惑而靡所適從矣故夫子譏之殆譏其勞而罔功乎

天下事以義斷之則思是非不思利害合下有恰好道理在無用過計爲也若鯁鯁焉利害是營則展轉狐疑莫適爲主矣朱子引宣公祭立文子使齊納賂一事正程子所謂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者也乃曰私意起而反惑余竊以爲未然

君子務窮理大學所謂格物也貴果斷書所謂惟克果

斷周子所謂果而確也然窮理則日後須是用功夫以未思之先言果斷則日貴只是崇尚意以既思之後言不徒多思之爲尙言非所貴而不必務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有道註指文公說後儒輯之以爲武子不及事文公似有據有道就成公得國後說無道就失國前說亦通但朱子本春秋傳豈無所考而云爾乎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謂安平處順不煩表暴而行所無事也此其知之可及差易爲力也成公無道至于失國出奔見執下獄也武子周旋其間幹濟而經營

四書翊註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之也盡心披肝瀝膽也竭力鞠躬盡瘁也不避艱險如對獄吏納橐餖貨醜瞽之類險阻艱難備嘗之也智巧之士知有身而不知有君故凡武子之所處者皆深避而不肯爲也卒能保其身以濟其君去危卽安轉禍爲福君臣復國不失舊物也此其愚之不可及殊難爲功也

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沉深沉不輕薄以買禍晦猶晦也不淺露以開讐免患卽所謂保其身以濟其君也成公之無道天作孽猶可追也故武子愚其身以拯之而卒有濟當愚而愚非知者之所能及也紂之無

道自作孽不可活也。故比干殺其身以拯之而卒無及。不當愚而不愚。又非愚者之所及也。

朱子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公同休戚，與那全無干涉底的人不同。愚竊以爲未安。夫有天下者，天下皆其人也。有國者，一國皆其人也。豈有全無干涉者哉？魯中及外，非班爵受祿，則踐土食毛。若曰全無干涉，則犬馬不若矣。

嘗讀春秋而知寡大夫之愚非其至也。儒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弗爲。況得國乎？衛君背華，卽譴至于失國出奔，亦可省矣。而乃殺叔武，殺公子瑕，兄弟殺。

四書劄註

論語 公冶

孟

卷五

元璫父子忌嫉殘忍，無復人理。武子朝夕左右之不聞出一語相規正，豈人臣事君之道乎？聖人之心如天地舍短錄長，以爲全軀保妻子者之勸。爾後儒因之極力揄揚，至比干子房復仇之烈，梁公反周之續，卽晦菴亦云爲南容遽伯玉之知易，爲寧武子之愚，且舉而加諸陳蕃王允之上，噫過矣。唯金仁山力責其失諫而曰：「當愈之愚不如史魚之直也。」知言哉。

子在陳曰：章

聖人周流四方，終鮮一日之遇。夫是以興思吾黨而發此嘆也。重言歸與思之深也。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言。

濟濟多士，師生而父子也。狂簡志大而畧于事，志大謂以古聖賢期待，畧于事者疎畧而不緝密也。斐文貌，卽有斐君子之斐，成章者或果或達，或藝或禮樂，或言語或德行，莫不著長標異。斐然有條理而可觀也。裁割正，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以遂老安友信少懷之願。至是所入不合，知其終爲時君所損棄也。于是始欲開揚六經之旨，成就後學，以傳堯舜以來授受之道于後世。又不得中行之士如顏曾以上其人，而思其次以爲狂士志氣高邁，意思深遠，猶或可與進于堯舜，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道。故欲歸而

四書劄註

論語 公冶

孟

卷五

裁之，示以大中正。仲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焉。不至陷于異端如後世楊墨佛老之徒云爾。歸與歸與，豈徒繫心桑梓哉？是道也。雖不獲與斯人之徒大行于一時，尚可與吾黨之人共明于萬世。是世世皆吾黨小子也。所裁則既多矣。一部易只是中正二字。程傳曰：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故註先言過中，而後曰失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章

先施。孟子之言以明夷齊之介，宜若隘而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固若是乎其休休有谷也。希少

也人亦不甚怨之正解希字。愚謂不念舊惡不必說。改過處只是過而不留便了。故曰與顏子不遷怒一般。程子曰清者之量四字極好。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夷齊之清如彼。而其量却如此。曰量便有天覆地載意。

孟子韓子之于夷齊。可謂千載知己矣。今讀其尚論之言。亦未能推勘其心至此也。故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蓋此言非有所本是懸空裏想出一段道理來。爲古人寫照。併爲今人說法。讀者不可不知也。

註云其介如此。是從聖之情看出。然不念舊惡怨是用

四書翊註 論語 公冶 美 卷五

希則介而和矣。柳下惠聖之和。然不以三公易其介。則和而介矣。伊尹聖之任。然伐夏救民實本一介不取。予來其介也。蓋其所以爲任也。與易曰介于石。介者孤特而有界限之稱。學者須以此字爲基本。否則和光而同塵矣。若孔子不然。以萬世爲土。無此疆彼界也。

蒙引引司馬溫公程明道諸葛武侯三君子爲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証。而歸之公與誠。知言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即孰謂微生高一言而知其素有直名也。微物。家既無有。宜以實告。而乃乞諸鄰家以與之。不直甚矣。曲意

狗物。掠美市恩。八字最中病痛。曲意狗物者。委曲已意。俯徇人情也。掠奪也。取人之物予已也。市賈也。售已之物予人也。懿行曰美。市德曰恩。總之是違道干譽耳。乞隨微事。故曰所征者小。直心德故曰所害者大。

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二句是客。有謂有無謂無二句。是主。先客後主。以明直之義。言天下只是要真。一加造作。便非本來面目矣。聖人觀人以介。取予之小而知千驥萬鍾之大。蓋微事固可以察人生平也。孟子好名之人一章。亦是此意。觀人者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信哉。

四書翊註 論語 公冶 美 卷五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訓過。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此朱子不用註疏而特作此解也。註疏云足恭使僻貌。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又曰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也。二說俱通。世人不辨真偽。以巧言爲文辭。以令色爲威儀。以足恭爲謙光。以匿怨而友爲長厚。夫子深惡而痛疾之。故不與言。是非而言。差惡所以撥動其良心也。一則粉飾面目而不根諸內。一則剝藏麟甲而不形諸外。蒙面喪心。可恥孰甚焉。巧令足恭。是有肩詭笑一統。謂傳所謂卑而可踰。非謙德也。匿怨之包藏禍心也。固

矣竊意君父之讐兄弟之讐朋友之讐皆怨也背德棄義甘與同國同朝同事皆匿怨也此豈可恥殆有甚焉正自放過不得

程子曰古之聞人朱子曰竊比老彭之意俱以左丘明爲前輩故知其未傳春秋也愚謂聖人之言先人後已非必前輩爲然卽謂傳春秋之左氏亦可但今固不可考矣

色厲內荏子嘗警諸穿窬之盜夫謝氏于二者之可恥又從而甚其辭焉蓋諂媚傾險視色厲內荏者固加一等也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

天

卷五

孟子以會子子路之言卜君子之養左丘明之恥正會子子路意也故曰其所養可知矣子謙而善下竊比反朋故又擬之老彭也學者立必以直則發而爲言爲色爲交遊必有篤實可觀者一不察而卑賤暗昧遂至于此故深戒學者察乎此而立心以直其庶免于聖賢之深恥乎朱子可謂善言聖人之心矣

顏淵季路侍章

言志子路先顏淵後以齒也則侍坐從可知已記者先顏淵後子路何也以德不以齒其聖門書法乎侍坐言志聖人師弟講學也

子路嘗負米于百里之外矣却能以車馬共朋友嘗衣飲總袍矣却能以野裘共朋友薄于已而厚于人身外長物不自知其爲己有也濟人利物其心可謂懇且切矣

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則能與功近註以有能爲善恐未是宜曰有德謂善有功謂勞也善以性分之美言如拳拳服膺而勿失者是也勞以經濟之累言如顏子未嘗爲邦是也何勞之有先正云吾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觀顏子于匡之難挺身相從而不輕試其鋒固非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

五

卷五

漫無樹立者

伐剗誇施剗張大而曰亦又曰意則知伐亦張大也施亦誇也孟子所謂施施從外來與此同易曰勞謙君子吉又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正是無施勞註疏後說作恕意看亦有理然不如前說昔謝上蔡別伊川一年只去得矜字其善希顏乎然則道德臨人與富貴臨人者其間何能以寸子路開顏子之志覺爽然自失意于之志必有更進于是者矣夫是以交發而互証也

老者安之加養字如王制養國老庶老之禮以安之也

安之則引養引恬優游于天下矣。朋友信之加與字如大學交國人之道以信之也。信之則無詐無虞往來于大道矣。少者懷之加恩字如康誥保赤子之政以懷之也。懷之則為怙為恃朝夕如在襁褓中矣。此說具見聖人經濟本領。後說只是坐觀厥成恐未的。

孔子繫易以乾坤為父母。一索而得長男長女焉。老者也。安之其老者之志乎。再索而得中男中女焉。朋友也。信之其朋友之志乎。三索而得少男少女焉。少者也。懷之其少者之志乎。以老者朋友少者之志為志而天下無不如志之人矣。天下無不如志之人而子之志慰矣。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西銘云。乾稱父。坤稱母。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類。運而無告者。正從夫子繫易及言志得來。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夫子固有之。故曰安仁。顏子有善仁者之德也。有勞仁者之功也。立德立功而無吝心焉。故曰不遠仁。子路雖未至于仁。而渾物我絕私吝。亦可謂孜孜用力者矣。故曰求仁。

子路以裘馬與物共。所共者利也。顏子以善勞與物共。所共者理也。夫子以安與老共。以信與友共。以懷與少共。人人利其利而莫不以其理為理也。故曰有小大之差。

四書章句

論語公冶

三

卷五

會縣之所以異乎人者。以其胸中灑落。不為勢利所滯。故也。子路慷慨好義。公其所有于人。而無少芥蒂。豈非浴沂之流亞與。顏子視己之善。即人所共有之善。故不私其善于己。而無伐善。視人之勞。猶己之勞。故知同于人。而無施勞。視人猶己。推以及人。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于知其善而有無伐之意。知其勞而有無施之意。也。至于夫子。則如天覆于上。地載于下。四時百物。行且生于其中。而不知冶鑄之何從也。此聖人之所為。雖顏子未可同日語。而況于路乎。然則聖人之化。聖人之羈勒也。人非聖人。則幽昧而失其所以為人。猶馬非羈勒。則奔逸而失其所以為馬也。是故因物付物。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也。天地也。一而已矣。先觀二子之言。則二子之氣象。可識矣。後觀聖人之言。則聖人之氣象。可識矣。聖人之言。廣大博厚。古今在生成中。分明天地氣象也。二子之言。一則裘馬及乎物。如河海之潤人。其酌之一則善勞忘乎己。如地山之謙人。共仰之。子路分明河海氣象。顏子分明地山氣象也。凡看論語。如徒理會文字而已。聖賢氣象。與我隔世。上下數千載。吾為從而識之。

此章內註只訓釋字義。外註則歷引程子之言以發明。

首段分言三句。一言以蔽之曰。仁爲其安勉不同。故各以一二字析言之。而聖賢固自統括畧。幾次投合。言三句見聖賢同向一條路上走。但行有遲速。到有遠近耳。是以聖人合二賢之志而詣其極。其大無外。二賢分聖人之志而著其美。或具體而微。或得其一體也。小大之差也。此二段約言之。而其義已盡。下三段詳言之。而其義無窮矣。子路有子。路身分升堂者也。顏子有顏子身分入室者也。夫子有夫子身分。堂堂不足以域之。唯俯仰兩大流。堪此擬耳。楊子曰。觀乎天地則知聖人。程子曰。不然。觀乎聖人則知天地。于此止。可想見此意也。試

四書辨註

論語 公治

三

卷五

合三段熟讀之。凡聖賢心事。聖賢氣象。彷彿如在目前。自孟子而後。善言孔子及門弟子。未有若程子者也。雖朱子不能贊一辭。而學者往往別索解。不亦惑乎。試從此註觸類而通之。凡集註莫不皆然。讀四書者亦可以知所適從矣。然則以內註爲內。而內之以外。註爲外。而外之者。夫亦可于此知其非也。

已矣乎吾未見章

已矣乎。本不得見而冀之之辭也。加一恐字。一終字。而聖人屬望之心始出。此處正宜着眼。訟者以必勝爲主。內自訟者。不爲又過之辭。而視如仇讐。自怨自艾。務求

必勝而後已也。過而自知。非有反觀之知者。不能故慚。知過而內自省。非有風雷之勇。者不能。故尤鮮。鮮而又鮮。此其所以未見也。悔悟深切四字。是改過真種子。蓋悔而深切。則惻然無所容。無所容。則不吝矣。悟而深切。則曉然不自欺。不自欺。則無咎矣。夫是以深信其能改也。聖人之言。雖咎既往。實勉將來。故本復重申前語。而特表深警學者之意也。

十室之邑章

不曰千室百室。而曰十室。渺乎小矣。凡人性無偏全。質有美惡。故雖忠信如聖人。但曰生質之美而已。不得以

四書辨註

論語 公治

三

卷五

爲性也。聖人雖生知。然平生所得力者。全從好古敏求來。故抑揚其辭。以勉進忠信之人也。美質易得。宜兢兢保守之。至道難聞。宜疊疊力求之。學之至。則擴充其生質之美。而可以爲聖人。不學。則辜負其生質之美。不免爲鄉人而已。奈何。甘于鄉人。而自失其聖人之本質哉。天縱聖人。生民未之有。而乃取必于十室何也。忠信只是朴實頭地人。原非鄉里絕德。第無如甘心暴棄。何耳。夫子不恃天而恃人。若曰我豈有以異于人哉。不過時時誦法先王事。事佩服古昔忠信二字。實心實意。做去。未敢少自菲薄耳。使人果日就月將。如予之勤勤問

何至遂謝不敏耶。此聖人接引發心。然實實見得如此。非徒謙而善下也。

四書

論語



四書翊註

而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顯祖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興淵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雍也可使南面章

學者一才一藝皆足自效。求其體用兼備。儼然居重而取經者。蓋難乎其人也。子思南面許仲弓。意其有不言而以德化人者乎。莊以蒞之。可與言大受矣。人君之器也哉。

四書翊註

論語 雍也

一

卷六

人君。賢明而治。故南面。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故可使寬洪簡重。輔氏作兩意。看曰。惟寬故弘。惟簡故重也。余謂作四意。看寬者。舒而不迫。洪者。大而不隘。簡者。約而不煩。重者。厚而不佻。四者。皆以德不以才。故曰人君之度。度以器量言也。蒙引體字亦好。均一。仲弓也。于仁而不佞。章則曰。厚重簡默。于此章則曰。寬洪簡重。彼從不佞。取意。此從南面。取意。而仲弓而目得此八字。如生註。精妙如此。顏子王佐之才。治內者也。仲弓諸侯之任。治外者也。聖門之備才。如是。伯子與仲弓。實近。似而學問迥別。所

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因其言已南而故問是想像也。有此意。淺說遂云。子桑伯子之為人。亦可使南面謬矣。可也。簡是將就之辭。只看僅可而有未盡之辭一句。最確。僅可者。可以自治。有所未盡者。不可以治人也。此與上節可字不同。可使南面。即所謂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者也。可也。簡。即所謂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者也。

自處以敬。合身心而言。中有主則不放。即尹氏所謂收斂。謝氏所謂常惺惺也。自治嚴則不懈。即程子所謂整齊嚴肅也。便是正衣冠尊瞻視意。故曰合身心而言也。

四書附註

論語 雍也

二

卷六

如是則兢兢乎其無敢慢矣。而見諸施為者。務要提綱挈領。與民相安于無事。則事得其理。而無瑣屑。民得其所以而無騷騷。所以為可也。若先自處以簡。則中心無主。而所以自治其身者疎而不嚴矣。其見諸施為。又一切偷安苟且。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祿事之過。併法度廢而棄之。又何守焉。伯子不衣冠而處。正所謂太簡而不居敬者。故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而有為乎。其言之也。不亦可乎。可臨民也。無乃太簡乎。不可臨民也。仲弓口中。只如此。蒙引存疑諸書。俱以可為可南面。太簡為不可南面。大是不通。程子曰。居敬則心中無物。

故所行自簡。此即朱子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之說也。居簡則先有心于簡。而多一簡。是大簡者。反不簡也。其于敬。則曰主。蓋內以敬為主。而簡輔于外。故為要。直要者。要約。直者。易直也。其于簡。則曰存。蓋內無所主。而所存所發。皆一于簡。故為疎畧。疎者。疎濶。而不細密。畧者。忽畧。而不周詳也。可謂得夫子之旨矣。

四書附註

論語 雍也

三

卷六

事煩擾之理。曹參當惠帝屏弱虐后。臨朝之日。進事亦以避禍。酣歌而。小吏可謂簡乎。若真博學。要去。做則。調和兩宮。必自有說。何至身死。未幾。據產祿之變。哉。在呂。不簡之敬。不足以言敬。在曹。不敬之簡。不足以言簡。一多事。一曠事。均之未為得也。敬與簡。只是一事。程子作一事。固是。故註錄之。仲弓之言。微有抑揚。故知其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然于可使南面。及可也。簡之理。實有默契焉者。默契夫子之理。即默契夫子之意。此所以亟為許可。而不另贊一辭也。

哀公問弟子章

學者心性之事也。情之發。戾乎節。則心性傷。其和平矣。學至不遷。是怒而無怒也。程子云。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薛文清云。二十年來。治不得一怒字。可見克已最難。皆學問得力語也。此而不遷。則七情皆不遷矣。意之萌。戾乎中。則心性增其流累矣。學至不貳。是過而無過也。易著小過。太過之訓。書垂改過。悔過之文。正學問扼要處也。此而不貳。則四勿皆不貳矣。故曰好學。朱子以此為好學之符驗。恐未然。龍溪引說。以此為未發之中。謂甲乙前後之說。閑意以下。皆未能之。是絕學。誤

四書

論語

四

卷六

視聽言動。即不貳過也。不貳過。即好學也。註不如此說。曰。顏子克己之功。至于如此。玩至于二字。正小註所謂好學之符驗也。符契證驗。以學之得手。言非以學之入手。言也可。謂好學矣。加真字。言顏子在性情上用功。非徒若董子之發憤下帷。韓子之焚膏而繼晷也。不幸者。非顏子之不幸。吾道之不幸也。今也則亡深惜之。指及門言。又言未聞嘆其好學之難得。則凡學者皆在其中矣。然不曰不聞。而曰未聞。蓋為學者留地步。非絕望也。程子先以在物不在己一言。統括不遷怒之義。其下歸事而歸之于理。本理而別之于氣。擬以舜之誅四凶。詳

四書

論語

五

卷六

矣。學顏子之學者。此二句。正其綱領。後世直以發憤下。惟焚膏繼晷當之。何啻千里不有程。未諸大儒出。幾乎抹殺好學真面目矣。遷訓移自此而之彼也。貳訓復自一而至再也。蒙引存疑。甲乙俱指兩人說。是以怒于室而色于市者。來形容顏子也。粗淺甚矣。甲乙前後。俱以時言。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只是當怒而怒。轉刻便消釋了。程子曰。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薛文清曰。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清席不盡。可見克己最難。克己之功。正在不遷怒上。則不遷怒。即好學也。過于前者。不復于後。其成湯之改過不吝。視聽言動。非禮皆過也。非禮分

以鑑之。照妍媸。其義曲盡矣。先以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兩言。統括不貳過之義。其下則言言訓誥也。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以其不違仁而言也。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以其于大中至正之道。或偶過。偶不及而言也。纔差失。便能知之。以致知之效言。直解前上句。纔知之。便更不萌作。以力行之效言。直解前下句也。不萌作有二義。不萌以心過言。不作以身過言也。張子之言。則只及心過。不必更及身過也。心過以幾言。謂非幾之動。即過絕之。故曰。惟于己者。不使萌於再也。詩書六藝七十子。莫不習而通焉。不可謂之非學也。然

而不可謂之爲好學。好學如顏子。夫固有其道矣。學以聖人爲歸。宿道者所以至于聖人之路徑也。昌黎所謂繇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也。天淵儲精。卽所謂儲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也。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卽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也。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其者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形既生矣。一段蓋言應事接物之時。卽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也。外物如聲色貨

四書章句

論語

六

卷六

利之類。觸其形如聲觸耳。色觸目。貨利觸手之類。動其中。則一心紛馳而無主矣。物感于外。情動于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于樂。怒近于惡。愛近于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于公。欲則近于私。愛施于人而欲本乎己也。若哀則喜樂愛欲之反。而亦惡怒之反也。以上間用近思錄註。情既熾而益。熾熾昌熾如火之燎原。蕩流蕩如水之揚波。其性緊則峻。壞天命。今色矣。故學者約其情。約之以禮也。使合于中。無過無不及也。正其心。閑邪也。養其性。存誠也。閑邪存誠。正所以約其情而使

無過不及也。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格物以致其知。始事也。然後力行以求至焉。盡性以至于合終事也。論中備引仲尼稱之之言。此只及四勿與本章蓋非禮勿視。聽言動正不遷怒不貳過。功夫故吾錄之以該其餘也。好之篤。然後可以言好學之得其道。然後可以言學此正開手所謂學以至于聖人之道者也。然其未至于聖人者。聖人不思而得。顏子則思而後得。聖人不勉而中。顏子則勉而後中。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無所事乎思勉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記誦卽博文強記

四書章句

論語

七

卷七

文辭卽巧文麗辭爲工也。與身心全無干涉。所繇與顏子之學異耳。孔顏而後千四百年學者。不知好學爲何事。此論出孔顏好學真面目。始暴白于天下。後世矣。全文備錄近思。真是少一句不得。集註所用者三分之一。且微有異同也。如覺者約其情。而曰學者知所養。而曰知所往。後末段數語。直以記誦文辭一語括之。俱精確的甚。余嘗曰。非伊川不能爲此文。非安定不能識此文。非晦翁不能約畧此文。而註之好學章也。伊川年十八卽能以此論試太學。雖原本太極圖而實

不蹈襲幾幾乎生知矣。然其渾然天成處。猶通明道先生此二程所以直接孔孟之傳。而開朱子大成之集也。

王龍溪述其師之言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又曰。以其意解之。曾子孟子尚有門可入。有途可循。有繩約可守。顏子則是歸乎不敬之局。達乎無轍之境。圖乎無騰之域。嗟乎。此是何等說話。甚矣其無忌憚也。

子華使於齊章

辭受取予。士大夫之大節也。然有中正之道在焉。或吝或貪。愚不肖之不及也。或惠而濫。或廉而矯。賢知之過。

四書章句

論語

八

卷六

也。二子過愈不及。然未可以爲訓。故聖人裁之。子華奉矢。子之命而出。使于齊。師弟之義也。冉子爲其母請粟。豈不自爲朋友之義。但赤之母固非待哺之母也。一再請俱以少許之。聊示存問之意云爾。乃不復請而益之。數倍過矣。子無責焉。而弟與言子華之行色。君子之中道。則知五秉雖渥。祇以繼輕肥之富。而急者果何以待之乎。急訓窮迫。言貧之待救無可待也。周者補不足。則有益于人。繼者積有餘。則徒損于己。故必哀多益寡。稱物平施而後可。

按程子之言。以爲冉子之請不當與而少與之。不當益

而少益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也。若然。則聖人之不

免于面軟俗情矣。竊意冉子請粟之心。豈不曰子華一介行人。不違將母。若母亦吾母也。定省缺然。奈何不爲之謀甘旨乎。故請于其師。亦子路與朋友共之意。夫子雖與而實少。雖少而實與。所以成其一念之美也。至與之五秉。則以富爲急。以權爲周。倒行而逆施矣。烏乎可。夫然後以大義告之。蓋一介取與。千秋權衡。有斷斷其之或爽者。非曰不欲直拒冉子。而姑爲是假借也。

孔子爲魯司寇時。思爲邑宰。宰有常祿。班自朝廷。非師弟私惠也。辭而不受。養廉報功之謂何。是不問那里鄉

四書章句

論語

九

卷六

黨有相周之義。蓋亦推以及人。家有廩戶有儀。廣朝廷。愷悌之德。伸一人胞與之願。豈不休哉。士君子讀書明道。大固利濟天下。小亦澤被桑梓。彼擁厚處肥。沾沾爲子孫計者。庸足道耶。後世義田義倉之設。庶幾得之餘。必俸金之入。一與親戚故舊共之。則亦其人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余則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義矣。蓋聖人用財。莫非用義也。朱子曰。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愚謂崇獎廉退四字。說原思一段最盡。寬容二字。恐未盡與金與廩之意。似宜改慰藉公共四字。始不沒冉子所長也。故朱

子曰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客。寧廉無食。蔡氏又從而贊之曰。深有所補于世。欲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于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于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自見。都是只箇道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子謂仲弓章

父雖聖不能掩子之不肖。父雖不肖。豈能掩子之賢乎。仲弓宜庸特簡而無如當局者之以世類為疑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此自有據。或欲泛就用人說。非矣。孔子口中只說犁牛之子。記者從旁觀之。知其為仲弓發。故于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六

子曰中間加謂仲弓三字。註曰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要知雜也之牛而有子。其色亦合當代之尚。其角完全端正。中犧性之選。故夫子一唱三嘆。若曰宗廟之犧而夷狄畎神其安之乎。吾未見山川之靈氣所鍾者。反從而吐棄之也。人之私究不能奪神之公。蓋亦體其意以薦馨也。

范氏曰以替腰為父而有舜。以縣為父而有禹。即內庭所謂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也。古之聖賢不係于世類如替腰頤而舜湯側陋。縣而禹作司空。尚矣。嗣是蔡叔囚而仲為卿士。亦其次也。子能改父之過。變惡而

為善。則可謂孝。又因仲弓而屬其餘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前云三月言其久。後引程子之言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前云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後引程子之言曰。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為德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前後互相發也。蓋仁以無私欲為心。心以無私欲為德。有私欲則無其德。無私欲則有其德。兩不相容者也。然私欲欲字。亦須有辨。若意于內之謂私。故曰已私。繫念于外之謂欲。故曰人欲。皆所以害理者也。過此則聖人一句。是言顏子未能過此也。此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六

朱子所以有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之說也。看來天道變而回之心。不變則亦終無有變焉者矣。朱子引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日則復。及詩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併夫子三月不知肉味之說。為証。豈不謂詳且盡乎。

中元之辨亦未可非也。或曰然則顏子于聖人何以未達一間乎。曰尹氏之說自明。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顏子視聖人亦無間斷。但未能渾然耳。渾然無間斷者。安仁之謂也。無間斷而未能渾然者。不違仁之謂也。不違仁猶有痕迹。故未渾然。此正所謂守之也。非化之也。

若云間斷于三月之後。非特不可以言化。亦不可以守矣。豈所以爲顏子哉。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一月中不達仁也。或月一至焉。一月之中不達仁也。能造仁之境。無私欲而有其德。只不能久耳。言一日不能如一月之久。一月不能如三月之久也。朱子曰。一日至一次。一月至一次。恐未是存疑云。日至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十二次。反下于日至了說。時甚有理。

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誠如學之要也。朱子兩說。一日三月不達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一則曰三月不達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是私欲爲主。仁爲客。存疑非之。謂欲爲主。仁爲客。據顏子都說低了。其說甚辨。頗有理。故共爲說曰。三月不達者。三月內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三月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日月至時。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日月至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如此說于諸子得矣。却又說低了顏子。余謂顏子三月不達。仁豈有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之時。此當如朱子之說。爲顏子辨。蓋顏子之仁。只在內。不在外。只爲主。不爲客也。若日月至。則當如存疑之說。爲諸子辨。蓋諸子在

圖書附註

論語

雍也

主

卷六

我爲客也。一則曰三月不達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是私欲爲主。仁爲客。存疑非之。謂欲爲主。仁爲客。據顏子都說低了。其說甚辨。頗有理。故共爲說曰。三月不達者。三月內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三月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日月至時。則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日月至後。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如此說于諸子得矣。却又說低了顏子。余謂顏子三月不達。仁豈有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之時。此當如朱子之說。爲顏子辨。蓋顏子之仁。只在內。不在外。只爲主。不爲客也。若日月至。則當如存疑之說。爲諸子辨。蓋諸子在

仁而未能絕欲。仁與欲相爲內外。迭爲賓主也。學者辨至此。則將貞其內。以絕外尊其主。以謝客使心意勉而又不勉強力而不懈也。循而又循。持守而不達。心欲罷故不能已也。遇此義非在我者。易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不思不勉。所欲不踰矩矣。豈特三月不達仁而已哉。

我輩內省。或時刻至焉。日亦不足矣。奈何不早爲內外賓主之辨也。

季康子問仲由章

康子三問曰可使。日也與。皆疑而商之之辭也。子各以

圖書附註

論語

雍也

主

卷六

一字舉其生平而曰。何有。皆信而喪之之辭也。總以見及門有席珍待聘之才。而國家無虛左待人之理。康子當局若之。何不同升諸公也。從政謂爲大夫。後明有家之選也。柔懦不可以從政。果有決斷。排難解紛。若雷厲而風行也。暗昧不可以從政。達通事理。批察導歛。若燭照而數計也。迂拙不可以從政。藝多才能。理煩治劇。左宜右有。而環應不窮也。

季氏使閔子騫

程子錄三子之長推而廣之。謂人皆有所長皆可用。得無淺之乎。視三子乎。三子固未易才也。

費者魯所受于周者也。季氏據而有之。居然張官置吏。此可以出而仕乎。閔子渾然不露圭角。絕無受恩私室。失身匪人之嫌。但曰善爲我辭。包含許多意味。要使上不拂主人援引之心。下不奪士子高尚之事。斯已矣。舊一不諒。名命再辱。則汝水之上。可以棲遲。上固有志。易可強也。味其言婉而央。溫而厲。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象。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明于君子數人而已。然則數人者。其百世之師乎。豈可以廉頑而立懦也。道義內也。勢利外也。謝氏司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

附書胡註

論語

古

卷六

則內重外輕。故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坑。又安有降志辱身而爲之臣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則有撥亂之道。而不爲屈。見惡人。則有避咎之道。而不爲惡人用。此所以欲應佛勝公山之名。而見南子與陽貨也。自聖人以下。剛則爲小人所不容。故必取禍。柔則爲小人所苟容。故必取辱。閔子早見而豫待之。只是不仕。故可剛可柔。而不至于取禍取辱也。由也不得其死。其以剛取禍乎。求也爲季氏附益。其以柔取辱乎。在二子固非本心。然始也。知不見幾。徒

愧大易如石之介。既也才難。勤亂又犯春秋黨惡之誅。夫是以末路遂至此耳。然則閔子其賢乎。由求視之。有應德矣。蘇次公冉子祠堂記附下。

歷城之東五里有止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趙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于是庇公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祀。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儼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子弟之高第亦咸仕于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當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洋洋。不知其邊。卽之汙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迷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傾。觸蛟虺而不害。若夫以江

四書胡註

論語

五

卷六

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仕。則其舟楫之不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于石。

伯牛有疾章

伯牛癩疾。出淮南。果可信乎。記者但曰。白牖耳。何以知

四書

論語

卷六

論語

其南也。以喪大記知之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使君得以南面視已。尊君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以尊君之禮尊師也。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室。而自牖執手。永訣之辭。君臣之禮。而篤師弟之情也。永訣。永世訣別也。命謂天命。以運數言也。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固運數使然耳。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此雖餘意。正須理會。蓋疾者子之所慎也。及門中皆當奉行之。而以德行著稱者。尤兢兢焉。故因孔子嘆惜之辭。而特著此意也。然則顏子始可言天。冉子始可言命。彼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者。夫

安得為口實哉。

執事敬。數言。竟作千秋行狀。冉子迄今有生面矣。

大儒如南軒張氏。年踰強仕。以惡疾終。然則尚論顏冉一段。不幸遂成自道矣。

茅鹿門冉子祠堂記。只用哀其辭之一語。生出許多波瀾。固是文章家近理之文。

賢哉回也章

顏子之貧。如此。指簞瓢陋巷。言處之泰然。即周子所謂見其大。故心泰。心泰固無不足也。不以害其樂者。防礙之意。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歎美指

四書

論語

卷六

論語

回之賢。深嘆指再言回之賢也。嘆美亦二義。嘆者。嘆其賢之有異于人。美者。美其賢之有得于已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惟簞瓢陋巷。非可樂。故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二句正相發。日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自有樂者。自有其樂耳。兩節語意。都是要引起其字來。故日其字。當玩味。又日自有深意。又當玩味。其深意也。其意深。故不得以淺求之。玩者。把玩之不盡。味者。咀嚙之不服也。又日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孫仲尼。顏子樂處。仲尼之疏水曲肱。即顏子之簞瓢陋巷。仲尼之樂在其

中即顏子之不改其樂。樂在中。樂得而改。諸樂不改。所以
以在中也。孔顏之樂一而已矣。周茂叔每令二程。每之
有年矣。究不能言其所以然也。故為擬議商量之語。所
樂何事。思與學者共尋之耳。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
發。蓋欲學者深思其樂。而自得于心也。程子不說。故朱
子曰。公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于博文。致
之。誨博文窮理之功也。約禮主敬之功也。窮理主敬至
于欲罷不能。而竭其性情之才。則庶乎有以得孔顏之
樂矣。

程子曰。使顏子以樂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朱子曰。
四書期註 論語 卷六

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以道為樂。則樂與
我為二物。所樂是道。則我與道為一物。此程子之言。惟
朱子為能發明之也。後儒言孔顏之樂者。指不勝屈矣。
然豈若程朱之言。渾涵不露。為可以與起學人不盡之
悟也哉。等樂者。無程子之言。深思之。絲朱子之言。力行
之。則自得之也不難矣。然究竟可獨喻不可告人也。
愚反覆集註而深嘆程朱之言。不能復贊一辭也。然前
此有說。木必樂法。故錄之。
自古做聖賢的。千分剖便宜。正在這些兒。雖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畢竟莫他不著。蓋嘗反觀內照天之所以生。

我者原是一團天理。私欲奪之則懼。私欲擾之則憂。私
欲據之則苦。數者交戰。而得失榮辱之來。其能遺諸胸
中乎。顏子已克。則其心湛然而不染。一塵。滯復則其
心肅然而不懈。一息。天下歸則其心浩浩蕩蕩而不隔。
一膜也。個中多少受用。多少快活。有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有不禁為之飛魚之躍者矣。學者欲樂顏子之樂者。
其心學顏子之學乎。

昔伊川在經筵時。進講此章。畢云。以顏子之賢。而學
陋巷如此其貧賤也。以季氏之不肖。而富于周公如彼。
其崇貴也。則當日之用舍可知。已然則繼進與書院所
四書期註 論語 卷六

言固自不同。

非不悅子之道章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氣不副志也。畫者能進而不能。
志不帥氣也。謂之畫者。如畫地自限。却步而不前也。
夫子稱回之賢。冉求問之。以為回悅子之道。而力有餘。
故至此求也。異于是矣。不知說夫子之道。正如為象之
說。口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獨樂則滋味日深。
厭飲罔極。必將盡力以求之。隨取隨給。何患力之不足。
哉。畫而不進。畏難苟安。惟有日就暴棄而已矣。此所謂
終其身以藝自見。而不能幾于大成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章

儒學者之稱。以讀書學道得名也。君子儒為己。從事于身心性命之學。而不從聲聞起見也。小人儒為人從事。干訛譎辭章之學。而不從實地著脚也。

在易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主義陰主利。義與利之間。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然利字須看得細。以私戚公者。徇情面而置公道于不問也。適已自便者。希便安而置同體于不問也。一涉人欲。便害天理。凡可以害天理者。盡利也。豈特殖貨財之謂哉。蓋天理不為旦夕之計。故悠以遠欲。速則不達矣。天理不為局面之見。故廣以大。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六

見小利則不大矣。子夏文學雖有餘意。其欲速見小。于違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既以君子勉之。而又以小人戒之。

君子儒。載在藏記。儒行篇。司馬遷以儒為五家並列。荀卿謂儒行大小。楊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其言互有異同。要其歸。皆未免為小人儒也。宋文憲七儒解亦近似耳。高中元云。君子儒者。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極理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大焉者也。子夏規模稍狹。夫子恐其未廣大也。故教之此說。亦對症之藥存之。

子游為武城宰章

徑之小而捷者。非周行也。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飲謂鄉飲射。謂鄉射讀法。謂會民讀法律。使知所奉行也。類則推廣之。凡事關公家而非一身之私者。皆是也。不獨私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動必以正。中規中矩也。無見小以不繇徑之小知之。無欲速以不繇徑之捷知之也。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有以自守。養重樂道也。無枉已而徇人。以不輕身而私謁長吏見之也。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謂表正風俗之人也。得表正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六

風俗之人。則教化可興。此為政之先務。故孔子首致語焉。或曰。不必說到輔政上。朱子曰。得人講論。亦為政之助。非言輔政乎。然則輔政亦得人中一端也。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正謂端正不阿。大謂剛大不屈也。後世有不繇徑者。人必以為不通。方故謂之迂。不至其望。人必以為不盡禮。故謂之簡。簡即孟子中是簡。驩之簡。非孔氏之徒屏去世情。官態以道義相期許者。其孰能知而取之。

朱子曰。持身以戒。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言不至于簡。託而乞憐也。凡士大夫。在林下者。皆宜服膺此語。取人

以子游爲法則無所始之。故言不至於驅比而苟合也。凡官於外而有地方之責者皆宜服膺此語。昔人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又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可以爲持身法矣。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各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此可以爲取人法矣。楊子雲曰縣令不請士郡主不迎師是誠可怪也。然則古之縣令郡守必有請士迎師者矣。治天下崇獎節義之臣賢有司何獨不然。

孟之反不伐章

四書章句

論語

雍也

三

卷六

以孟之反不伐一句立案。下面則事體也。魯師敗北主憂而臣辱矣。雖挺身殿後。曾何足多。若當大衆屬目之地而揚揚有勝心焉。是益增其愧恥也。故口不言功而策馬不前。若自處于疲鈍也者。深自掩蔽。其過人也遠矣。故聖人特表而出之。

高中元引微生高一事。謂之反實是馬不進。若然則不期非不伐也固矣。

朱子曰莊周所謂孟子反蓋聞老子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則其不伐亦老氏之術似未足取。然夫子與其善。正不必問其所從來也。謝氏又因之發出一段滿

於損謙受益的道理。剖破天理人欲。闕頭與知學者共勉之。曰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其立義愈精而論人愈主矣。

不有祝鮀之佞章

祝鮀之佞。所以亂德也。而世共好之。宋朝之美。所以誨淫也。而世悅之。不好德而好諛。不悅賢而悅色。相習成風。難免今世之憎疾矣。則世道人心。從可知矣。夫子言念及此。蓋惻乎有餘悲也。故曰傷之。不字直貫下句。而字作與字看。良是。或曰專疾時之好佞者。非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四書章句

論語

雍也

三

卷六

夫人一言一動而道在焉。猶一出入而戶在也。謂天下有不由戶之人人。必不之信。乃行不由道。獨安然若固然也。此其故何哉。何故言不可解也。怪而嘆之之辭。言不情之甚也。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不能以其明通其暗也。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辜負此道也甚矣。

質勝文則野章

徑情直遂。無威儀文辭之可觀。質勝文也。野人也。鄙畧村鄙疎畧也。威儀文辭歷練開熟。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將之。文勝質也。史以傳信。曰多聞習事而誠或不

足須再解云。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或有誠實不足者。亦費周旋。意史掌文書之官。文多質少。其義自明矣。彬彬猶班班。即原壤歌五色班然之班也。物指文質。言相雅相錯綜也。適均停勻而無畸勝也。貌以根心。生色者言也。損有餘補不足。非分屬文質也。文勝質則損文之有餘補質之不足。質勝文則損質之有餘補文之不足也。至於成德。則不待損而自無有餘。不待補而自無不足。不期彬彬而彬彬矣。因然後二字說出前此一段工夫。故曰集註分學者成德而言也。蒙引云須用

四書劄記

論語

卷六

子路

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非以五分質五分文相半爲彬彬也。有疑集說俱主之。愚謂必以五分質五分文相半爲彬彬。固不是。即必以七分質三分文爲彬彬。亦未是。蒙引固言之矣。如殷之韜。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須如此說。乃爲適均而無弊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言貴得中也。其質勝則曰曰甘受和白。受采。尙可以爲文地也。其文勝則曰滅質而亡其本。是殆以流弊言耳。故與其史也。寧野。即本夫子與其奢也。寧儉。意夫然而抑揚或有過其者矣。試以夫子接引之心言之。野則嘍如子路。行行之類皆是也。史

則辟如子張。堂堂之類皆是也。野者。淫之稱之。史者。諛之稱之。變化氣質之偏而一歸中道。有真非彬彬君子哉。

人之生也直章

人之生者氣也。其所以生者理也。天下無不直之理。蓋人之生也。直罔者不直也。不直則失其生之理矣。生理亡而生氣存。直行尸走肉耳。故曰幸而免。

生理之具於已者。如耳聽目視手足持行之類。何嘗有一些回曲來。若任其回曲。則耳目手足皆塊然不靈之軀殼矣。生理之賦於人者。如孝親敬長信朋友之類。何

四書劄記

論語

卷六

子路

嘗有一些邪枉來。若任其邪枉。則父兄朋友皆漠然不關之。胡越內無耳目手足。外無父兄朋友矣。豈不是空在天地間做着一個人。是故直而死。則精氣爲物。其死也乃其所以爲生也。罔而生。則游魂爲變。其生也乃其所以爲死也。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是心下明曉。見得天地間有一種正當道理。但未用功耳。在好之者。好而未得也。行其所知覺的津津有味趣了。但未與道合一耳。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胸中有以自得。可心喻。未可言傳。

矣。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其可食。須有以耕耨而收穫之。其格物乎。食而嗜之。則爽口悅心。有朝夕不能舍者。其終日乾乾乎。嗜之而飽。則天之所生地之所成。皆以足吾心。而膚革充盈其身。肥矣。此所謂德潤身心。廣體胖者。合而言之。知而不能好。則所謂知者。窺測耳。非真知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所謂好者。浮慕耳。非真好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不息。而法天行之。從者歟。

中人以上章

語訓告誨之以言也。才之高者。天資學力兩極其至者。

四書訓詁

論語 雍也

天

卷六

也才而下者。反是。教人者各隨其高下。則以上語上。而上之語易入。不以上語下。而下之語亦易入。高下各獲其益。則中人以下之等。無越次而躡中人以上之弊矣。形而上者。謂之道精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粗也。聖人即器是道。故精粗無二致。但設教則有異焉。精者不得夷于粗。粗者不得混于精。因材而篤。如造化之曲成萬物也。蓋中人以下之質。其才凡近。其學疎淺。驟而語之太高。如道德精微之蘊。性命秘密之微。非惟扞格而不相入。且將妄意躡等。謂神化可以蹴而至。不復向身心內覓。近裏着已功夫。亦終於凡近疎淺而已矣。故說其

所及而語之。不強以難能。不誣以未至。是乃順以使之。切問而不流於泛。近思而不鶻於元。庶幾漸近於高遠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章

民亦人也。如天生蒸民之民。義即秉養之德也。愚前有說云。義曰民。義聖賢之當然。亦匹夫匹婦之同然也。其道則子臣弟友。其事則日用飲食。故曰專用力也。鬼神渺茫。故不可知。敬而遠之。故不惑也。得物之謂獲。先其事之所難。正誼明道也。後其效之所得。不謀利計功也。知者就事上說。以其理固顯而可見也。仁者就心上說。

四書訓詁

論語 雍也

毛

卷六

其理實微而難名也。意樊遲必有不務民義而惑鬼神不從實地下手而求效驗之失。故因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者。只是理不明。惑也。而不信者。又為無鬼神之說。以矯之。肆其媒慢。亦是理不明。惑也。能敬而不褻。常懷小心對越之誠。能遠而不瀆。罔蹈非鬼而祭之謬。知者不惑此之謂矣。又曰。先難克己也。克己者。從剝復之闕克之。則貞而勝之難。克己者。從物我之間克之。則渾而同之難。以所難為先。而不計其所獲者。貞其闕而不問七日之復。渾其間而不問天下之歸也。仁也。

孟子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知者之勇也。勇故見義必爲而不以鬼神爲阻也。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仁者之勇也。勇故勝私去欲而不以畏難爲心也。然則知仁勇三者皆達德而勇又知者仁者之本也。義乃民彝物秉之宜也。其道統乎子臣弟友。其事寓乎日用飲食。而必以民冠之者是聖賢之常然而匹夫之同然也。務者躬行實踐畢力以圖之也。若此者則放矣。楊在倫紀上用功。

知者樂水章

樂喜好也有微欣愛慕之意。知者是一個通曉爽快的

四書初註

論語 雍也

天

卷六

人故達於事理達則不拘於一隅故周流無滯其氣象彷彿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是一個端方渾厚的人故安於義理安則不役於萬物故厚重不遷此其氣象彷彿有似於山故樂山均之一理也在知則曰事理在仁則曰義理何也分而言之。一事各有一理。天下無理外之事。故曰事理又達者百慮故以理之散殊者言之而曰事也。合而言之。萬事同是一理。天下無義外之理。故曰義理又安者一致故以理之會歸者言之而曰義也。動靜以體言是體段體質之體非體用之體須用分別若作體用之體則動者便能靜靜者便不能動欠通

矣。樂壽以故言是以其心淨力創而食報者言之也。動而不括本易繫言事物物處的停當恰好而無所塞閉也。此心自是快活的故樂靜而有常者其氣恬穆而無所紛其神安比而無所擾理至而數亦至焉此身自是悠久的故壽。靜前言之達于事理而周流無滯便是說動安于義理而厚重不遷便是說靜。故動靜二句。桂子作推原說。靜後言之動而不括以樂靜而有常故壽樂壽二句又根動靜說。然則動靜二句在中間聯上又起下也。存疑直作三平說。豈上二句可不用動靜說將去下二句可不用動靜說的來乎。

四書初註

論語 雍也

天

卷六

知者仁者做兩個人看。則顏子子貢其人也。做一個人看。則惟孔子足以當之。體仁知是說聖人一身是那仁和的。骨子間歷之深享用之久故能得神寫照形容如此其親切也。

齊一變章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則與魯之重禮教者異。喜夸詐則與魯之崇信義者異。霸政餘習則與先王之道風異矣。二國政治美惡相去豈不遠哉。政治惡則其變而之于先王之道也難。以中間尚隔一層。其與政治美則其變而之于先王之道也易。雖人亡政息不無廢墜然廢

四書

論語

手

卷六

者修之望者舉之而已可以觀厥成矣齊自太公開國
周公之伯禽固通一籌而况推公創制委政管氏先
王良法美意一舉而史之無復有存焉者矣一變至魯
蓋盡洗功利夸詐之習而後可幾禮教信義遺風焉若
魯只是衰微不自振拔耳觀易象讀春秋知周禮之具
在也廢者修之墜者舉之在指顧間耳行周官之法明
周公之禮其人存則其政舉矣夫何遠之有
然則國之強弱盛衰非所論也所恃者理而已矣天下
莫大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是故秦隋之盛不旋踵而
亡滅周宋之微累數傳而淹留無他仁與暴迥異而祖
宗德澤之在人心者深淺厚薄之不同也聖人齊魯之
論其較然者矣

夫子變齊變魯其能事耳而齊魯未有與國以聽者故
至魯至道究託空言也因夫子之言考夫子之政其施
為緩急夫必有其序矣但未子之言引而不發欲學者
自以其意求之也竊意程子云齊魯距公之霸從前尚
功太公遺法變易殆盡則施為于齊者創制立法以移
風易俗其所急而考慮貞度其所緩也何也齊之憲無
可考齊之度無可貞也開造者固難丁奉行也又云魯
存周之法則施為于魯者考慮貞度以振揚風紀其

四書

論語

手

卷六

所急而創制立法其所緩也何也魯之制無可創魯之
法無可立也奉行者固易于開造也施為緩急之序亦
畧可見其或以此哉治國如治病然魯之病只是元氣
虛弱耳無他症也齊之病則元氣幾盡而諸邪交作矣
治之者欲攻其邪則恐傷元氣欲補其氣又恐諸邪因
而益熾也須斟酌于溫涼寒熱之間補瀉兼施俟元氣
漸復然後可徐議諸邪也若魯只是補起元氣來則精
神強固而寒暑不得侵之矣故魯得中醫可療齊非國
手殊難為功也

脈不脈章

酒器木簡皆器之有稜者酒器之說本禮經從之為是
古之制器尚象皆有義存焉後人不察往往失其真如觚
字從角以稜得名也今乃毀方為圓而失其制矣厥名
不改謂之何哉夫子低回一物寓無限感慨蓋以天下
之名存而實亡者非少也試錄程子之說而約之臣不
臣臣哉臣哉子不子子哉子哉則五倫皆可類推也試
錄范氏之說而詳之仁義禮智人之四德四德不立是
尚可以為人乎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是尚
可以為國乎哉此則習民百司皆可類推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章

有仁之仁當作人極是。向來有說云。仁者無不愛也。其
子向人爲甚。告仁者以非有仁所謂同心一德者也。似
巧矣。此時此地有不能爲情之甚者。其隨於井而救之
也是商量語。

宰我信道不篤。故見理不明。見理不明。故憂爲仁之陷
害而有此問也。子曰。何爲其然。正言以決其疑也。問難
而忘同患之誼。則忍。故可使之往救。急難而蹈俱傷之
轍。則愚。故不可執而陷之也。理之所有。未嘗敢以不肖
待人。故可欺而誑之。理之所無。未嘗以不情誣已。故不
可罔而昧之也。可近不可陷。是正答問意。可欺不可罔。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通

是推開說。言凡事如此也。或以下二句爲解上二句。亦
蓋身在井上。操縱自如。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于
井。則與波俱沒。不復能救之矣。此段正是說理。此理甚
明。人所易曉。二句緊頂此段說。仁者以下纔說到君子
身上去。言雖切於救人。不私其身。極是熱腸。然不應
以易明之理。而不明以人所易曉者。而不曉。如宰我所
謂從井救人之思也。纔是一段文法。有開有承。有轉有
合。聖人立言之意。始盡。或者乃以身在井上爲解此理。
徒明可欺不可罔。仁者以下一段爲附。告子本體應用。

謝家碩研恐朱子無此文理也。

君子博學於文章

約訓要。未甚確。勉齋之言善矣。要是要我。既非文理。訓
蒙又對不得博字。故曰博訓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訓
反而束之。以極其要。此補註所不及也。君子學極其博。
不以寡陋自安也。故于文無不考。謂詩書六藝莫不兼
綜。而條貫之也。守欲其要。不以揮霍自矜也。故其動必
以禮。親聽言動之禮。有斤斤不丈尺寸者焉。如此則可
以不背于道。謂不與道相違戾也。
程子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汙漫。汙漫者。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通

散而無統。博學矣。又能守禮。而條于規矩。一言一動。
惟先王之禮是訓。是行。罔敢越于繩墨之外也。如是
則所學之文。皆以明道。所守之禮。皆以體道。亦可以不
畔道矣。
蘇君子觀之。能博而不能約。便是班馬。一瀉博古通今。
究何裨于身心。其去道也遠矣。能約而不能博。便是佛
老一流。明心見性。直遺棄夫倫常。其去道也遠矣。看聖
人教法。當自得之。
存疑辨陽明博文約禮及知行合一之說。最爲要當。大
有功于斯道。學者宜熟玩之。

子見南子章

此孔子自當見南子。在于路。自當不悅。孔子之見南子。此聖人賢人之分量也。

振天自誓意者。亦因于路問鬼神。神之素心而冀其悟乎此。與丘之精久。何正可參看。蓋平生一言一動。無處不與此老印合也。後世有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奏于帝者。其孔子之徒與南子妾也。衡靈公以為夫人。則因人從而夫人之矣。雖有淫行。烏得而問諸孔子。至衛府子請見。必其以見小君之禮請也。是固慕賢好德之心也。孔子雖仕于其國。猶辭而謝之。至不得已而後見焉。亦謂慎密之至矣。或曰。借是以行道。豈不迂甚矣乎。子路曰。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悻悻然見于色。而不悅也。矢以天自誓也。所誓辭。指見南子言。言我所見者。若不令先王之禮。不歸當然之道。則天當棄絕之矣。禮制自先王。故曰于道在我。故曰其也。聖人則無不可容之人。德全則無不可化之人。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此而已。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見小君之禮。則彼之不善于我。何與。言不能相及也。然豈子路之淺見。薄識所能窺測其萬一哉。故一則曰天厭之。再則曰天厭之。重曰以吾也。欲其姑以信天者。信子而深思。磨不磷。涅不緇。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子路

之義以自得于心也。

中庸之為德章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此七字如何增減的。庸。平常也。平平常常。不離日用而得之也。至極也。極至而無以復加也。鮮少也。本無而不斥言其無。聖人之微辭也。中庸之德。即秉彜之德。民少此德。今已久矣。天命之性。謂何。程子曰。不偏之謂中。言萬事折衷于此而不倚者。于一隅也。不易之謂庸。言萬理提衡于此而不游移于兩可也。道或偏。則不正。不偏故曰天下之正道也。古今所率。餘也。理或易。則不定。不易故曰天下之定理。古今所則。倣也。自先王敦澤。長閭無存。而後世君臣不復講求之。是以其民不與起。或溺于情識而不中。或流于詭異而不庸。少有此德。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此夫子所以喟然長嘆也。日用平常之理。秉彜具足。故曰德。上下古今莫能出其範圍。故曰至上焉者無以表章倡率。下焉者無以觀摩。典起達德。竟成絕德。故曰鮮。蓋中庸之德。人方莫然。不肩贊美一番。所以使之慕也。中庸言道無為德字。故下句用能字。此處既有為德字。則能字不用。而自成文矣。聖人立言之精如此。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六

子路

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就事上求仁而遺夫心。遇流者忘其源也。夫子就心上論仁而該夫事窮源者。辨其流也。故皆可以為堯舜。只在方寸間。奈何舍其近而易者。圖其遠而難者乎。博施只是推恩。能濟眾則實實有功德及人矣。是進一層說話。曰何如曰可謂仁乎。蓋美其功德之普被向夫子就正也。若曰疑其不足以盡仁。恐非子貢之意。註以何止解何事亦未確何事于仁。言不必從事于此而後為仁也。必也聖乎。繫引起下句來。蓋造仁之端。聖也。造聖之極者堯舜也。堯舜猶病則不必從事可知矣。四

四書章句

論語

堯

卷

方風動萬邦。協和博施濟眾。莫堯舜若。而以為猶病者。

甚言其量之難滿。心之難慊也。

天下事從稍上做來。則堯舜猶病。從根上做去。則人人

與能夫仁者。豈有異量之為哉。立達仁者之施濟也。人

已同。立人已同。達仁者之博眾也。柔靡不自振拔。豈已

所欲乎。已所欲者。貞勝之志。挺然常伸于兩間也。人之

欲立。誰不如我。而可無以扶持而安全之也。遇鬱不自

暢達。豈已所欲乎。已所欲者。祥和之氣。盎然常溢于百

體也。人之欲達。誰不如我。而可無以引導而疏通之也。

程子云。人能將一个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樣

看。則有甚妨碍。

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于人。必有所濟。

吾人不必待仕宦有職事。乃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

及物。即功業矣。

蔡虛齋云。聖賢之思。不在身心。而在天下。此皆已立立

人已達達人之說也。萬物本一體。四海本一家。照的已

的立達。便曉的人的立達。比擬勘合了。不差異。能以觀

而得此良方。仁者之本體復還。仁者之明效克奏也。雖

抱堯舜之病。亦當霍然矣。

博廣也。小註多厚字。厚俱該在廣字內。博施于民。以推

四書章句

論語

堯

卷

思言能濟眾。則無不蒙恩之人矣。仁以理言。天理之理。

通乎上下。合聖凡偏全在其中。博施濟眾。聖人全體之

仁也。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凡人一念之仁也。聖以

地言。地位之地。造其極至也。造其仁之極至而得者也。

上章平字。贊美之辭。此章平字。則疑未定之辭。義之相

去遠矣。子貢看。的博施濟眾小。故疑其未足以盡仁。

事字作止字。似未當。愚意還他事字。言何必從事于此。

而後為仁。亦通。必也聖乎。言不聖人之德。又有聖人之

位。而後能此也。堯舜即有聖人之德。而又有聖人之位。

者。然于此究未圓滿。而其心猶有所不足也。見其他子

以此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故下言其易且近者。仁者視人猶己。故以己度人。仁者之心也。已欲立。從天理上着脚。人之欲立。誰不如我。而可不以天理相扶掖乎。故已不立。不可以立人。人不立。不可以言已立矣。聽仁者亦惟以己之立立人而已矣。已欲達。從天理上開闢人之欲達。誰不如我。而可不以天理相灌注乎。故已不達。不可以達人。人不達。不可以言已達矣。夫仁者亦惟以己之達達人而已矣。于此觀之。合人己同立達何莫非天理之周流而無間也哉。天理周流無間。仁者之本體也。故形狀莫切于此。

圖書附註

論語

卷六

朱子云克已復禮以心之德言也。愚謂一日克已而天下歸則所言者心之德。而愛之理固在其中矣。又曰立人達人以愛之理言也。愚謂天理周流而無間。則所言者愛之理。而心之德固在其中矣。故惟二章言仁為最切。亦惟二章言仁為獨真譬喻也。彼此相比擬之謂也。方術也。求仁之樞要也。近取諸身。四體不言而喻矣。以己所欲立所欲達。譬之他人。知人所欲立欲達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立所欲達以及于人而立達則強恕而行之事。求仁之術不外此矣。立已而不立人達已而不達人。人德之私也。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天理

之公也。于此勉焉。則有以勝夫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勝人欲之私克已也。全天理之公復禮也。此子貢夙昔所有志。然亦可以馴至于顏子也矣。若子云。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然則仁者當以不仁為手足痿痺矣。不仁者分人分已也。分人分已則痛癢不相關。故為痿痺之症。善醫者以天理為元氣。以人欲為諸邪。除邪還元則仁矣。仁者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萬物為兄弟。異形而同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則天地萬物育都是吾身。本分事何所不至。否則漠然如路人。不復相干矣。如手足不仁。血氣貫通不至一塊。然空數耳。于已何與焉。故博施濟眾。通聖人之功用。仁者施不必博而有所以施。濟不必眾而有所以濟。仁至難言。故止言夫仁者及仁之方。而仁之體乎是乎得矣。得仁之體。即聖人之功用可庶幾焉。學者其善哉之。

圖書附註

論語

卷六

又曰論語言堯舜猶病者。二告子貢一告子路也。蓋子貢子路俱有好高騖遠之病。須以堯舜之病藥之。其病同。其方亦同。故曰推此以求。則修己以安百姓為病可知。人知四方風動。萬邦協和。堯舜之施無不博而濟無不周。不知養有所不暇。治有所不及。固是實理實事。

經 170—244

卷六



國立國會圖書館印

卷七

興承繼顯
祖祖祖祖
負

金鎗鎗

于十室之忠信也。其辭之謙如此。而渾然不自知焉。此語尤爲善形容處。蓋自知其謙而謙焉。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作者畧備。謂六經皆有完書也。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表章著明。使六經燦然如日中天也。當是時。若無夫子之述。便無羣聖之作。此述之功。所以倍于作也。此又不可不知言。不知此不可以爲致知也。

默而識之章

記者記憶之而不忘也。不言而存諸心者。沉潛靜穆。淵然有以自得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正

四書訓詁

論語

述而

一

卷七

是此意。後說而心解。則象山之頓悟矣。故曰。前說近是。學而不厭者。好古敏求。津津乎其不能已也。誨人不倦者。無行不與。盡善乎。其莫可問也。何有于我。言何者。能有于我。默然不自居也。三者非聖人之極至。爲尚有記憶。在尚有工夫在也。而猶不敢當。則一語未足以盡之。謙而又謙。其至矣乎。

書柏云。要認默而識之。之是何物。此箇非默不能識也。識得此箇。不是我不厭他。原不厭。不是我不能他。原不能。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如何厭倦得。然則何以曰。何有于我。高子曰。此箇道理。無窮無盡。此箇工夫。不識不

知。若覺得有甚默而識之。便不是默而識之。覺得有甚學而不厭。便不是學而不厭。覺得有甚誨人不倦。便不是誨人不倦。聖人憤發相尋。不知老之將至。只是一箇何有于我。卽至七十。從心自有進進不已。處依舊是何有於我者。正聖人之默識。聖人之不厭不倦也。此理似立意聖人。或是如此。

德之不修章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省察克治以造其極也。學必講而後明。研究討論以窮其理也。見善能徙其時中之道乎。改過不吝。其知幾之學乎。四者日新之要也。德日新

四書訓詁

論語

述而

三

卷七

則身修。學日新。則物格。徙義改過。日新。則意誠。心正而止于至善也。苟未能之。不日新。則日退。聖人猶憂。蓋頃刻未敢卽安也。況學者乎。學者能憂。則可以爲聖人。不能憂。則不免于小人之歸矣。夫子繫易之大舜。十升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于兌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于益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其以吾憂者與學人其憂乎。

子之燕居章

燕居非應事接物之時。故日間暇無事。申申其容舒。開展而不拘迫也。天天其色愉和。悅而可愛慕也。

分明畫出一箇燕居來故曰善形容爲申中字說
不盡故更著天天字愚則曰爲申申天天字說不盡故
更著如字也今人燕居之時或怠惰而不收斂或放肆
而不恭敬皆以無意失之也若矯其偏而加矜持則又
不免太嚴厲嚴威嚴厲也無意者固失之有意者
亦未爲得也試看嚴厲時著此申申天天四字不得蓋
申申天天嚴而和厲而溫也試看怠惰放肆時亦著此
申申天天四字不得蓋申申天天舒展而非放肆豫悅
而非怠惰也惟聖人體備中和之氣與陰陽合德須著
此四字始得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四

卷七

甚矣吾衰也章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行周公立政建官制禮作
樂之道也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如或二字極有斟酌
蓋以夢爲真則涉于幻以夢爲假則夫子不應自云夢
見也至其老也血氣既衰則無復行周公之道之心而
亦無復見周公之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矣此
只依夫子口中說着言外之意更當別論
程子曰寤寐常有行周公之道是全不作夢說如此章
夫子既云夢見畢竟是有此理以高宗夢傳說之事觀
之則可見矣但不可過認真如呆人說夢耳先儒吳康

論集中開卷便云夢見孔子如何如何豈不可笑甚矣
其不達于程子之意也又曰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此
說太重恐有病蓋聖人血氣有衰時志豈有衰時耶老
安友信少懷正須周公之道行之何時而已也蓋仰觀
天時俯察人事萬萬無可爲之理故低回長歎然不歎
世之衰而歎身之衰者正平生不怨天不尤人之意也
若直云身已衰矣遂易其志而絕望太公八十始行其
道若天假之年豈孔子所不能耶又曰存道者心無老
少之異行道者身老則衰也上句當以志言下句則以
血氣言也讀二句者或以爲身心二字絕句或以爲者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五

卷七

志於道章

志向往也心有所向往故謂志道者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也人倫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類日用
卽語默動靜飲食男女衣服之類也所當行所貴乎以
當然者行之也高子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知味與
不知味天壤懸隔故朱子下箇知此而心必之焉知字
最重是夢覺生死關頭透過此關則所適者正適猶之
也正謂不詭于人倫日用之所當行也無他岐之惑謂
異端曲學不得而聞之也

據者執守之意。拳拳服膺而勿失也。德則行其所志之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如行其孝之道而父子之理得于心。行其忠之道而君臣之理得于心。行其語默動靜之道而時措咸宜之理得于心之類是也。得之于心而保護防衛使不廢于半途。則終始不貳其守而有日積月累之功矣。

依者不違之謂。相依爲體。無所用其力也。仁則絕私屏欲而全乎秉彝之心。德也。功夫至此。則操存涵養皆有其底于自然。自終食而造次顛沛無違。非天理之流行也。天理者。天所以命于我之理也。流行則充周而不窮。

四書

論語述而

六

卷七

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非喪志之物。六藝皆物也。適情非肆志之情。游六藝皆情也。藝則聖王制作之五禮。六樂觀德反身之五射。範我馳驅之五御。得心應手之六書。參天兩地之九數也。或曰文。或曰法。何也。禮樂以文著。射御書數以法傳也。形而下之器。即形而上之道。故曰至理所寓。日用或閑。則四體百骸動輒有礙。無安頓處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朝夕游焉。所以博其義理之趣。義理有滋味。故曰趣。求義理無窮盡。故曰博也。以之應答世務。則隨取隨給有餘裕。而心亦終日在腔子。

無所放失矣。

此言人之爲學。欲入聖賢之域。當循四者而漸進也。蓋學莫先于立志。立志其爲學第一義乎。志道則心存于正而不他。明正理行正事。無所馳騁也。據德則道得于心而不失。踐民彝。履物則無所虧欠也。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道心爲主。而人心退聽也。克伐怨欲不行。子以爲難。而不知其仁。茲釋依仁而曰物欲不行。何也。蓋緊根德性常用一句說。則自然之事。故與憲問不同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蓋道大道。德達德仁至仁。藝固三者之餘事耳。故曰小物。書曰克勤小物。

四書

論語述而

七

卷七

此但曰不遺何也。克勤則敏。敏從事。心性之學。反荒不遺。則不大段費力。優游而自得之。故于游藝爲切。張子曰。瞬有存息。有養。是心性細密功夫。此用以承小物不遺句何也。蓋玩物適情。要爲存心養性。地觀游藝末云。應物有餘。而心亦無所放。則可見矣。但瞬息以時刻言。便是敏。遑意。易爲動息。則以作止言。故于游藝之義。爲尤切也。然而此四事者。有序焉。有倫焉。不可誣也。試以序之。先後言之。道德仁先也。藝後也。以倫之輕重言之。志據依重也。游輕也。學者誠守此倫序而勿失之。重其所先。則道德仁在內。而爲本。輕其所後。則藝在外。而爲

末本末內外一以貫之矣。本末兼該。體用一源也。內外交養。顯微無間也。日用之間。無少間。謂無斷續。無少隙。謂無滲漏。涵泳而不厭。從容而不迫。勿忘勿助。忽不自知其升堂入室而躋于聖賢之域矣。

自行束修以上句

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修其至薄者。自此以上。則漸次而厚。不等矣。未嘗無誨。全不問禮之厚薄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人性皆善也。故聖人之于人。無不欲其入于善。大道爲公也。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理。易所謂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即此意也。苟以禮來。則其慕義向善之心。有可取者。故無不有以教之。無不隨其資質而成就之也。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章。

心求通而未得。如有所障礙者。然則曰。意意者。意思可以默會也。口欲言而未能。如有所閉塞者。然則曰。貌貌者。面貌可以顯觀也。憤者。鬱滿之意。未聞。故啓之所以開其意。排者。屈抑之辭。未達。故發之所以達其辭。否則彼原無意。可開何繇。而開之。彼原無辭。可達何繇。而達之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只是觸類旁通。因此而識彼之意。非限定四隅三隅也。反之義。只是以其

四書

論語

八

卷七

四書

論語

九

卷七

所已言而悟其所未言者。這以相證證考也。微也。復再告更端而告也。否則舉一隅。只反得一隅。諄諄告之。將不勝其煩瑣矣。故不復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則無不啓。無不發。無不反矣。然而無如不憤不悱。不反何也。因併記此。欲學者勉于用力。而憤而悱。而反。以爲啓發諄復之地。而受教也。學者怠不誠。則色辭之間。便自見得。誠意見于色辭。則憤悱可知矣。待其意至誠。而後告之。則易入。既告之。又要他知之不能堅固。必有狐疑惶惑之病。待其憤悱而後發。則如水之流。決壅導滯。沛然莫之能禦矣。此程子之言。三者都一串說。竊意如朱子分開說。爲是。若必一串。則待其憤悱而發。沛然矣。又豈有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臨喪必哀。哀則不甘。故不飽。哭謂弔哭。弔于他人之喪而哭之也。一口之內。餘哀未忘。故不歌。歌者哭之反也。記者但云不飽不歌。註必云。不能甘。不能歌。玩兩不能字。則聖人一體斯人。而同憂共戚之意。益可見矣。一字之間。寓無限深情。讀者幸毋輕放過。按檀弓曰。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曲禮曰。哭則不歌。又曰。是日哭于人不樂。然則二者固一體。子若古

禮而聖人之記者何以不及也。意載記雜出漢儒之手。聖人蓋禮而特爲附會亦未可知也。張註不曰性情之正。而曰情性之正。蓋哀與樂皆情之發也。發于情而至性見焉。故先情後性與學者識得聖人之情性。而以一己之情性印合之。或偶有同焉者乎。則勉之以求至焉。若猶相去之遠也。則極力矯其偏以歸于正。然後可以學道而不失爲聖人之徒矣。按伊川有喪使門人江恭主客。恭曰各飲酒。伊川曰不可。附人于不義。至于今喪者之制。不惟有飽客且有醉客矣。伊川既以禮自處。又以禮處人。眞善學孔子者。又按程蘇諸公嘗宴會。開司馬溫公之喪。客欲弔。伊川曰。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于是日歌。則不哭乎。此言雖近戲。卻亦有理。而洛蜀二黨從此成焉。恐亦未可盡咎蘇氏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章

用舍在人。故曰無與于己。行藏太公而順應。故曰安于所遇。命不足道。言合下有把柄在。非造化所得。而俯仰也。顏子去聖人不遠。故亦能之。而爲聖人所許可。尹註功名之士。能行而不能藏。高尚之士。能藏而不能行。何也。無是夫故也。若夫應運而興。則廟堂績著。潔身而退。則山林業遠。然後可與有是夫。有是夫者。兩兩勘合不

言而喻也。不言而喻者。何用則三王四代見諸一時。舍則一貫四勿傳諸千古。此豈他人所可幾及哉。故曰惟我與爾也。子路見夫子獨許子淵。自負其勇。未免有技癢之意。故以行軍爲問。蓋曰彼一事也。此與顏淵同之。此一事也。子得不與。縣同之乎。言外便有自薦意。誰與之與。卽我與之與。非許與也。暴虎馮河。徒手博虎。無所事乎兵刃也。馮河。徒手涉河。無所事乎舟楫也。偏強自若。視死如歸。以此共事。必無幸矣。懼謂敬其事。敬其行。三軍之事。成謂成其謀。成其行。三

足以及知之

謝氏曰。聖人于行藏之間。無容心。故無意無必。所謂不凝滯于世。而能與世推移也。其行也。非有欲行之心。而貪位。其藏也。非有欲藏之心。而獨善也。若有欲行之心。便是好進底人。其行也。爲貪位也。若有欲藏之心。便是好遯底人。其藏也。爲獨善矣。此依饒氏作兩樣人說。不

如謝氏只說的一邊也。惟顏子爲無欲心。故可以與于。此子路固必且有欲心。觀其行三軍之間。則本色盡露矣。豈待論之卑而已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子路之失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則夫子因其失而救之。救正雖切。卒之死于孔慳之難。而無悔焉。卽結縵稱烈。要亦暴虎馮河之類耳。非聖人所與也。夫不謀則疎。疎無成。不懼則驕。驕必敗。小事尙然而況于操閫外之權。爲三軍司命乎。然則天下事無鉅細。皆可以兩言活之。聖人之言四通八達。皆此類也。

孔子繫易之辭。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故吳觀華云。一

圖書明註

論語

述而

三

卷七

都易只一懼字盡之。懼之時義大矣哉。又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以定天下之業。以成天下之務。然則好謀而成。亦從易理說來。聖人之言。豈特可行三軍哉。

富而可求也章

統鞭賤者之事。雖中人以下者不爲。而况聖人乎。特設言引起下句耳。然言外亦見得世人求富者。甘心辱人賤行而不辭也。然有命焉。言冥冥中有主之者。不以求而得。不以不求而失也。看到此處。則安于義理而已。義理吾所好也。安之則從之矣。何必徒取辱哉。徒取辱以

執鞭言言徒勞勞役而究克無絲毫之益也

聖人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豈真較量于不可之間哉。放鬆一步。正要替他揭出本來面目。故曰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耳。此蘇氏之說。所以最得聖人立言之旨也。君子若惡富貴而不求。則矯激而不情甚矣。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是以不敢逆天而順天耳。此楊氏之說。所以最得君子樂天知命之心。

子之所慎章

記曰。齊之爲言齊也。齊其不齊。以致齊者也。註加思慮二字。卽所謂防其嗜欲。訖其邪物也。以交于神明。卽所謂專致其精明之德也。誠則誠卽神也。故事誠不至。則不誠卽不神矣。又何辜焉。故皆于齊決之也。不飲酒。不茹葷。其一端耳。戰者疆場之事。一彼一此。衆之死生繫焉。則輿尸之凶。是戒國之存亡繫焉。則社稷之靈。是祝臨事而懼。其自道耳。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調燮二氣。防之于未然。凜之于已然。未達不敢嘗。其明徵耳。皆不可以不謹。固其所也。

圖書明註

論語

述而

三

卷七

夫子一語一默一動一靜。莫不歷其憂勤惕厲之心焉。無所不謹也。弟子特舉其大者記之。一則內有關於祖宗。一則上有關於君國。一則內有關於軀命。皆大事也。

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慎之效也日丘之請久也慎之功也

子在齊聞韶章

韶樂在齊以舜之後陳敬仲有齊也或曰韶在魯魯太師摯自魯適齊故在齊聞韶其說亦有証據姑存之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宜從之即以學之三月為句不知肉味另讀學者習聲音考度數而窮其理也心一于是而不及于他者疑神幸志而不以他念參之也不圖不意也言出意想之外也舜之作樂至于如此之美上下數千載恍若與舜揖讓虞廷之上而目擊其踴躍

四書章句

論語

志

卷七

濟濟風儀猷舞之盛者故曰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數息之深也極其情文之備解至于斯三字不覺其數息之深解曰字不圖字也文聲容也情實也聲謂鐘鼓管籥之聲容謂子成羽毛之容也聲音皆以象照功德有意義可參求故曰情實也非聖人道德盛如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詔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即季札所謂如天之覆如地之載雖甚盛德無以加而觀止者也故學之三月大有以契于心甘在樂故不甘化味也而嘆美之如此心可得喻口不可得傳也誠之至指不知肉

味感之深指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劇賊得罪于靈公而見逐故不當立輒以兵拒父而逐之可不謂得罪乎國人立之以其嫡孫故也徒知嫡孫當立而不知嫡子何以不當立則亦不能不充其類矣為猶助也以爲是則助之冉有之問蓋亦我疑于國人而與子貢共質之也

註敘伯夷叔齊生平履歷故縣遜國而逃併及扣馬諫武王一事若子貢意中只要討出遜國心事為衛君立案而與諫伐無干觀正註則可見矣程子併及之似不

四書章句

論語

志

卷七

必怨猶悔也怨字重悔字輕悔則怨矣故程註合二字言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此忠厚之道也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正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意衛輒以父子爭夷齊以兄弟讓事正相反此是則彼非可觸類而通也故子貢特見此証佐也而夫子告之如此乃知夷齊求仁而衛君舍之夷齊得仁而衛君喪之賢不肖相去遠矣夫子豈為之哉蓋伯夷以父命為尊知有父而已天倫非所問也叔齊以天倫為重知有兄而已父命非所問也其遜國也志各異而理則同故曰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

在伯夷以父命為天理之正尊。父命則合乎正理。而其心安矣。在叔齊以天倫為天理之正重。天倫則合乎正理。而其心安矣。其心安則其志得。既而各得其志焉。一得其尊父命之志。一得其重天倫之志也。則視棄其國猶敝蹤爾。不以易吾父命。天倫也。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拒國。拒父。則全不知有父。全不知有天倫。而惟恐其敝蹤也。判若霄壤。豈可同年而語哉。

孤竹君若無仲子。則伯夷叔齊須索立的一个。豈可絕先君之祀而廢天下之命哉。伊川說叔齊當立。非是。朱子主立伯夷。極是。正理蓋叔齊父命私心也。成亡父之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去

卷七

私心非從治命不從亂命之道。豈所以為孝乎。伯夷天倫公義也。行朝廷之公義。伯夷其何說之辭。若使堅拒則成父之私。而棄君之公。議者得以大義責之矣。朱子曰。國有賢大臣。請于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最為確論。不必又云伯夷稍優也。按春秋書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書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書晉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胡傳云蒯瞶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瞶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儀。公下

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自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迎蒯瞶而輔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立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此傳正好解此章之義矣。

飯疏食飲水章

飯食之是吃飯。非飯也。疏食。麤飯糟糠之類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言是五常百行。天生鑄成的。無一毫私欲累之也。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困極就旁觀說。聖人不見其困也。樂無不在。無入而不自得也。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浮雲有若無。故如浮雲之無有也。專就天理言。則曰渾然對不義之富貴言。則曰漠然無欲。故無所動于中也。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去

卷七

樂在其中。言在疏水曲肱之中也。樂雖在疏水曲肱中。而聖人卻非以疏水曲肱為樂。疏水曲肱不能改其樂也。其字即下云所樂者何事。非指疏水曲肱也。蓋顏之樂微有力。孔之樂無心。故于顏曰不改于孔曰不能改。即前註所云不能飽不能歌也。陳氏曰。因而分安勉焉。自是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則疏水曲肱固有重焉者矣。所樂者何事。程子終不說破。只要教人自家

去顧。會此意可深長思也。

加我數年章

加作假如所云。天假之年也。五十作卒。如所云卒業也。註引證最確。無庸更費辭矣。史記云。假我數年。若是則我子易彬彬矣。彬彬是太史公語氣。夫子想不如此說。觀其從未云無過至此。又云無大過。則似有小過在也。聖人謙謙不自足之心如此。豈以彬彬自居哉。學易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吉凶消長以天時言。而實則本乎人事。故曰。理理者盡乎人以合天也。進退存亡以人事言。而實則合乎天時。故曰。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卷七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卷七

論語述而

劉定宇曰。天地間皆易。即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一靜。一落一升。此理甚好。愚謂一動一落。一爻此吾身之易也。欲省察吾身之易。須存養吾心之易。易不求諸心與身而徒以天風木葉鳥聲為易。此老莊之易耳。豈所謂語于無大過之易哉。子所雅言章 聖人立教。有不誦者。有罕言者。有雅言者。皆學者所當審察也。以雅言開端。以雅言結尾。上下相應。若曰。子所雅言云何。詩書執禮皆是也。雅言。尋常也。執守。持守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性情之涵泳言。理者。治其性情使不僻也。疏通知遠。書教也。以政事之條貫言。道者。稱其政事使不怠也。恭儉莊敬。禮教也。以節文之簡末言。謹者。範圍于節文而不敢過也。其切于日用何也。導意則有言。詩者言之乎也。居家則有政。書者政之諸也。應事接物則宜立。執禮者立之具也。故曰。皆切于日用之實。而常常言之也。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言循蹈其規矩而勿失也。非徒誦說而已。言不得以口耳了事也。從執字看出禮來。不徒在誦說上。則詩書不言可知。非謂詩書便徒誦說而已也。註以雅為常。程子以雅為素。即今所云素常也。止于此則其餘非所雅言矣。若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卷七

論語述而

性與天道。其理幽深。其義元遠。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然而識之。洗心藏密。喻諸不言之表也。愚意更有進于是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詩言性與天道也。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厥有恒性。書言性與天道也。夫禮必本于太極。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升曰天。禮言性與天道也。善讀經者。即詩書執禮。一。道在其中矣。豈必從性識性。從天道識天道哉。然則然而識之。即謂然而識其雅言可矣。

易道精微難言。春秋晚年始成。尤多忌諱。不可得而雅言固矣。若樂與禮俱斯須。不可去身者。雅言不及此何也。朱子曰。言執禮則樂在其中。熊氏曰。詩即樂也。令一說則得其義矣。蓋禮記中併言禮樂者甚多。如樂記一篇言樂尤詳。則樂固在禮中。雅言之矣。凡詩之播諸聲歌者。皆樂章也。故于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則樂固詩中雅言之矣。若必從不言樂索解。則君子無故不做懸不去琴瑟。豈先王為此空言以欺人而聖門果置之不講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楚君僭王。故其臣僭公。葉公。其一人耳。論語記事之書。

故亦不得而正之也。按左氏。白公之變。葉公負珣。甚重。註直以為不知聖人。且懸斷其非所問而問也。蓋知聖人問聖人。答聖人之為人。皆未易言也。子路不對。則以葉公非個中人。雖語之無益。一則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故不敢強為之說也。未得者。或知有未至。或行有未到也。發憤而忘食。則無不殫竭之心力矣。已得者。或得諸心悟。或得諸躬行也。樂而忘憂。則無不快慊之性情矣。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此語本戴記。舉括之。正是好學之篤。四字。則可以該舉自言之意也。自言好學之篤。似學者皆能及之。

然深味焉。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全體至極。純亦不已。是朱子最善形容處。蒙引云。三句一氣讀下。得之矣。蓋全體者。純備而無所滲漏也。至極者。極至而不留餘地也。純亦不已者。與天命同其運行也。唯全體至極。純亦不已。然後能憤樂而忘身之安。唯憤樂而忘身之老。然後謂之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也。只如此渾融說。莫就本文字面分疏。為是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如學不厭誨。不倦。不過自言其好學之篤耳。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貢曰。仁且知夫子。既聖矣乎。便是能深味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

之妙也。學者從此致思焉。聖人之學而不敢言聖人之言。庶乎可以爲人矣。

朱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蓋憤而樂樂而憤相尋無已也。龍溪諸公。或謂十年一憤一樂。或謂五十以前發憤忘食。五十以後樂以忘憂。俱不可通之論。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氣質以賦于天者。言清謂無渣滓。明謂無掩蔽也。義理以具于人者。言昭謂昭徹昭融。著謂顯著存著也。不待學而知。不待效習于人而知也。以速訓敏。又以汲汲訓速。總形容其功力之勤也。

困書翊註

論語述而

三

卷七

孔子生知之聖。然不敢自居。于生知而每云如學者。非徒謙已進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義者事之宜。理者物之則也。事宜物則。聖人合下便能領會的。若夫禮之儀。文之度。數樂之節。奏聲音。萬物皆有。名可記載者。及古今治亂興亡之事。因革損益之變。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非憑空揣摹之可得矣。

或曰。自古聖人生而神靈。當其時亦何書可讀乎。曰。伏羲文字之祖。其畫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遠觀諸物。近取諸身。豈無所倣倣而爲之乎。故自古無不好學之聖人。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怪異如災異妖孽之類。勇力如盪舟扛鼎之類。怪力亂神如鬼神之類。三者俱疑人而生其不肖之心。故不語也。鬼神之造化之迹。迹謂屈伸往來之可見者。張子所稱二氣之良能是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豈曰非正然必格物到器。然貫通處方可語此。故亦不輕以語人也。道有邪正。理有是非。三者邪而一獨正。三者非而一獨是。故註特爲幹旋。不語者絕而勿道也。不輕語者尙有語時。但不輕耳。朱子用心精密如此。皆不可不着眼也。語常謂日用行習也。怪之反。語德謂積德存仁也。力之

困書翊註

論語述而

三

卷七

反語治謂安民阜物也。亂之反。語人謂能事人務民義也。神之反。因不語而併及其所語。謝氏可謂善于說事矣。孔子作春秋書災異。怪也。書戰伐。力也。書篡弑。亂也。此獨曰不語何也。春秋誅亂討賊。須以實錄傳信。故備載之。語語開邪衛正。慮以左道滋惑。故諱言之。其立義異其垂教同也。孔子定禮于鬼神。之謂甚悉。贊易于鬼神之情狀。頗詳。此獨曰不語何也。禮以致敬于鬼神。語鬼神之與。若夫及門則難言。庸言無所事乎此也。語曰不輕

靜其亦為禮與易留地步乎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章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二語正可證此章之義善者從之固矣非思齊其能從乎不善者改之固矣非內自省其能改乎故必如尹氏之說合二章之義求之然後善惡皆我之師而進善於不艾矣

天生德於予章

孔子德地謙退及遇匡人桓魋之難便毅然以天自信彼所信于天者道此所信于天者德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真冥中當呵護之勉必無如天何其如予何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七

七

器不能違天害已言天之所與人固不得而奪之也然而微服過宋則何也天命不知則臨事回惑非所以主張造化人事不盡則冒險微倖非所以奉若天心識此則知素患難行乎患難之義矣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不可攀深不可測未易幾及故疑其有所隱而不盡與也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之非教作以動言止以靜言語以顯言默以藏言只此四字舉一身之事該括盡矣無非教者無非聖人精神之所發慈氣象之所昭回也故夫子無行不與之言開論二

三子使之當下認取真面目不可舍下而求高舍淺而求深也與猶示也正如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學既是誨不厭便是不倦二三子幸勿岐視之可也古今一孔子猶古今一天也門弟子親炙而與及之猶四時百物行生于天之中也徒知其高且深而不知其卑且近則誠以為不可及矣誠以為不可及則中道而畫趨起向往之心不幾于怠乎故聖人之教只在作止語默間所以俯而就之也如此者非獨使資質庸下者不敢以庸不肖自安而勉思企及抑亦使才氣高邁者不敢以賢知自恃而凌躐輕易以進也程註

四書章句

論語述而

卷七

七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言聖人體備大道于一身而無所私也正蒙曰聖人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正蒙是此體字天象昭然不日如而日與非比擬之辭直相對言也聖人之教天之教皆功在萬世故曰莫非至教聖人常以仁義禮知示人天常以日月星辰示人其教一也而人自不察聖人常以喜怒哀樂示人天常以風雷霜露示人其教一也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章

程子之言至矣虛實不過數字而妙義無窮故朱子亦不更加一語也試申言之文者詩書六藝之文也學文

則服習而謹說之地。行者孝弟廉節之行也。修行則潔清而滌治之也。忠者克盡其心而無所于憾也。信者克踐其言而無所欺也。存者念茲在茲而無頃刻之遺忽也。忠信本也。行之本。亦文之本也。易言乎行之本也。忠信所以進德也。不忠不信。雖卓越其行。吾不欲觀之矣。易言乎文之本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不忠不信。雖華藻其文。吾不欲觀之矣。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者神靈明睿而不可測。知大而化之者也。有才無德。則為小。人有德無才。亦未得為君子。唯才德兩擅其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美

卷七

長而超出衆人之表。乃可謂君子也。程子云。要做賢人。不要做聖人。便是自棄。聖人之心。豈不欲以聖人望人哉。無如世衰道微。竟成絕德。故轉念克念。作聖之君子。庶幾旦暮遇之不虞其寥寥也。

既曰恒。常久之意。又引張子之言曰。有恒者不貳其心。不貳其心。正其所以常久也。先儒解恒卦云。恒從心從

從。日言。心常如一。日也。最確。但此處有恒。須淺說。若太深。則過乎善人矣。仁元德仁者善之長也。故善人必志于仁。志于仁。則無惡。無惡。然後可以稱善人也。舍善人而及有恒。亦可謂無聊矣。不虞其又寥寥也。

三者皆虛夸之事。虛偽而不誠實。誇大而不遜讓也。這虛字與虛而為盈之虛不同。彼蓋以空虛言耳。凡若此者。都是在外面粧成模樣的。如何可久。故必不能守其常也。前二句以知行言。亡而為有者。本未能有。知而自以為知。本未能行。而自以為行也。虛而為盈者。幾知的些。便以為無不知。幾行的些。便以為無不行也。約而為泰者。本自窮乏。而作富貴行。徑富貴腔調。此又在境遇上說。寸本文約泰字始切。或曰三句只是假設來形容一個虛誇無實耳。凡言語張大容止華飾。便是不必拘泥。亦通。

四書翊註

論語述而

毛

卷七

聖人雖生。知却從學力得來。君子則全以學成德也。故口以學言。善人天資純粹。自然向正理上。做去有恒者。天資朴實。雖未必盡合正理。然不作前後兩截人。這兩坳人俱未加學問之功。故曰以質言。張敬夫註。聖人與天地合德。有恒只是鄉黨自好者耳。故曰高下懸絕。聖人亦人耳。若實心實意積累。做將去。便可到這地位。故曰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于聖者也。章末並言無恒之失。正中言有恒之義。有恒者入德之門也。其示人不亦深切著明乎。愚謂聖人之德。室也。君子之德。室也。善人之德。戶牖也。有恒則其所歸入之門耳。不然者。

雖資質學問度越凡流。究竟不得其門而入也。說統俱
把君子善人輕放過。直謂聖人屬望有恒爲作聖之基
殊可笑。蓋此章與子貢問士章正可參看。聖人第一流
君子其次也。善人又次之。有恒又次之。難乎有恒則所
謂斗筭之人不足算矣。聖人之嘆其在及門未成德以
前乎。若以及門言。亞聖宗聖而下。若七十子者。皆以善
人之質而有君子之學者也。

子鈞而不綱章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親。宜奉甘旨。祭祖考。宜薦腥
膾。而力有所不及。故不得已而至于鈞弋。如獵較是也。

四書期註

論語述而

天

卷七

此意正須識的。若曰體之奉則孔子不爲矣。然絕流而
源則盡物取之。掩取宿鳥。則出其不意。豈先王茂對時
育萬物之意哉。故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仁人
之本心。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已也。待物小事也以義
數之以仁舍之。曲盡其道如此。况待人大事。豈有不育
之以仁正之以義。博布其生之大德者哉。禮天子不
合圖。諸侯不施羣。故魯成。成丘春。秋書之。然則約代
事寓有裁成輔相意在學者所當進而求之也。張南軒
曰。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
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此理甚對宜知。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凡一事必有一理。不知其理而作其事。則憑臆妄作耳。
孔子豈有是耶。然而以此自言者。亦謙已誨人之意也。
孔子立言之意在下。而以此爲無妄作耳。朱子卻從上面
無不知三字看出。無所不知來。可謂善觀聖人矣。問見
兼古今言行說。多聞多見。卽易之大畜所謂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也。識記也。卽之于心而不忘也。從者作
之實。不擇則有不知矣。故曰所從不可不擇。識者作之
地。存其善而不存其惡。則無以備參考。而有不知矣。故
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推而言之。多聞亦有識多見

四書期註

論語述而

天

卷七

亦有擇有從。二句實互相發也。雖未能實知其理一句。
恐太謹。聖人若曰。不知則我有所不安。生知則我有所
不敢。以耳目爲戶牖。以心思爲閭奧。詳審而曲達之。此
正所謂學知也。生知者上。學知者次。我之知如是而已。
哀了凡。鄉東郭諸公。俱以此章爲聞見之知于具體向
隔一層。皆習良知之說而誣焉者也。

互鄉難與言章

互鄉之人。習于不善。難與言善。蓋舊染汚俗。習若罔然。
未可訓誨者也。惑者疑其不當見。若曰一鄉之人皆難
與言。又何有于童子而見之乎。

此章自是錯簡。依註改正。南軒之說非也。潔修治也。洗心滌慮之意。與許也。容納之而不棄也。人潔已而來。可與改過遷善矣。許其今日之善。而忘其前日之惡。則人益進于潔也。許其進。迎機而利導之也。不許其退。他日之爲不善。安得而逆憶之。蓋不保其不追其既往也。恕也不與退。不逆其將來也。仁也。以是心至。指潔已以進。斯愛之耳。則與潔與進也。唯何甚。如言塞向。善之門。絕自新之路。而至于已甚也。孟子以不爲己甚。斷仲尼其本。諸此乎。後世若郭有道之于買子厚。庶幾得此義矣。程子曰。聖人待物之宏如此。猶天地覆載萬物。縱有生

四書

論語

述而

三

卷七

意。便自栽培曲成而不遺也。

仁遠乎哉章

仁遠乎哉。是喚醒語。氣淺說加豈字。便死煞了。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非在外。則不可以至言矣。又曰。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此句卻可解。至字之義。蓋放而不求。則去自內。而爲客。反而求之。則至自外。而爲主也。故曰。卽此而在。又可見心之德。非在外意。夫豈遠哉。是結尾語。便是不得與淺說例論也。爲仁。爲人。則欲有至有不至矣。非已所得而主故遠也。然已則迷而失之者。已覺而還之者。亦已。故欲在斯。卽至在斯。蓋盎然現前。非

有程途可尋也。何遠之有。言極仁之全體。雖中人以上。有畢世難盡者。故顏子之仁。猶日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求仁之一端。雖中人以下。應念而具足。無所俟乎七日。併無所俟乎一日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按左氏。齊侯唁昭公于野井。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故曰。習于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也。陳司敗之問。孔子之答。只是如此。初未明及娶同姓一事。若使及之。則孔子又須有答問道理在。但非後學所能測識也。孔子退。司敗將有後言。故揖巫馬期而進之。蓋未問之

四書

論語

述而

三

卷七

先胸中早已擬議及此。故至此不能已于言也。相助。匪非曰黨。以私情相附。不以公議相取也。君子主持風化。表正人倫。豈以私害公乎。昔人固有明訓。胡今之不然也。亦異乎吾所聞矣。魯與吳皆姬姓。禮坊記。娶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謂之吳。孟子者。薛之使若宋女。而非吳。使若子姓。而非姬姓者。然所謂欲蓋而彌章也。此而以爲知禮。則無不知禮之人矣。蓋惡則無不可以此名相加也。巫馬期以告。意孔子正自有說。而絕不置辯。但曰。丘過矣。丘過矣。過而不聞。諱疾忌醫。人生之大不幸矣。茲者

後有錯誤人已起而疑其後則其愛丘也至矣何幸如之然子既引過則知以禮子君為諱過為君諱過君臣之禮較然為君受過婚姻之禮較然兩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此子之片語隻字所以具化工也與使孔子自謂諱君之過則于君不可若以娶同姓為知禮則于禮又不可故受君之過為已之過而不辭也
平氏曰魯父母之國則異乎他邦矣昭公魯之先君蓋夫子祖若宗也子孫而恭揚其父母祖宗之惡可乎司敗又未嘗顯言孟子之事而遽然以知禮為問其問也以知禮來其對也以知禮往一來一往適如其問對之四書翔註 論語述而 卷七
常蓋就中有恰好道理如此則宜不知此則不宜也及司敗以為黨而責之夫子遂以為過而受之蓋夫子盛德既伸一己之私情又昭天下之公議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使正言其所以過則過有所歸雖欲受之而不得矣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非唯不得出諸口併亦不得留諸心也蓋聖人一言一動無不為萬世法此尤其彰明較著者矣此章與春秋君弑書薨之意同既不廢臣子之禮而又不沒沿父之實也其書孟子卒而不書夫人則亦有欲諱而不得者矣

子與人歌而善章

從來只說人歌而善必使再歌而和之忘却于與二字惟饒氏云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其善始分明矣反復也重復之意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首始也尾終也自始至終抑揚翕闔之間無不妙合自然也此正是善之實以其備言故曰詳以其美言故曰善也取者採之效之資人之善為已有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使反者未得其詳欲欲之後和者既得其詳故喜之與者嘉之獎之勸人之善如已四書翔註 論語述而 卷七
有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謂中和之氣著而為象者舒徐而容與也誠意懇至謂酬對之意出于至誠者懇切而周至也而其謙卑遜順慎審細密不掩人善又如此日反日和先人後己謙遜也日必使反日而後和至再至三審密也取人之善而其善著矣與人之善而其善益著矣皆所以不掩人善也又如此者從上二句推到下二句也雖吟咏小事而舉善之樂有不可勝既者眾善指從容懇至及謙遜審密不掩人善說集如集大成之集不勝既者極力形容猶未足以罄其善也讀者詳味之如親炙聖人而沐其休光矣

文莫吾猶人也章

莫。疑。辭。猶。云。或。者。也。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言。不。能。度。越。人。而。尚。可。以。比。擬。于。人。也。未。之。有。得。則。全。然。遜。辭。不。居。皆。自。謙。之。辭。言。未。得。之。辭。固。自。謙。猶。人。之。辭。亦。自。謙。也。此。足。以。見。言。易。行。難。易。者。在。所。緩。難。者。在。所。急。欲。人。勉。其。躬。行。之。實。不。徒。以。文。猶。人。而。已。也。文。直。作。言。謂。言。之。有。次。序。條。理。者。對。行。言。故。不。以。爲。威。儀。文。章。也。世。方。以。文。爭。勝。排。殺。躬。行。二。字。故。聖。人。于。世。所。崇。尚。者。反。不。辭。于。世。所。忽。畧。者。反。不。居。此。謙。已。誨。人。之。意。也。又。存。疑。云。躬。行。君。子。是。渾。成。話。不。必。說。躬。行。君。子。之。道。亦。是。

四書章句

論語

書

卷七

蓋。四。肢。百。骸。踐。其。形。所。以。盡。性。四。德。五。倫。盡。乎。人。所。以。合。天。只。發。揮。躬。行。二。字。便。有。至。義。不。必。添。入。道。字。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章

此。篇。自。謙。之。辭。至。此。章。而。完。故。特。加。亦。字。以。結。之。也。聖。人。與。天。地。鼎。立。而。三。故。大。渾。然。無。迹。故。大。而。化。之。陳。氏。曰。此。專。言。之。仁。也。包。義。禮。知。在。內。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道。之。備。此。解。確。不。可。易。語。錄。云。大。而。化。之。爲。聖。若。未。化。只。是。仁。左。疑。非。之。良。是。蓋。聖。以。仁。之。極。而。言。仁。以。聖。之。至。德。言。非。有。二。也。爲。之。猶。爲。仁。聖。之。道。以。仁。聖。所。爲。者。

爲之也。自十五至七十皆爲之之時也。誨人亦謂以此

教人以仁聖之所誨者誨人也。孫博又而約禮皆誨之之也。然不厭不倦非仁聖者謂已則不能此正仁聖之所以爲仁聖者所以弟子不能學也。弟子之所爲非不學夫子而爲之然未能不倦也。此聖人賢人之所以分也。夫子而誨之然未能不倦也。此聖人賢人之所以分也。吳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所以慰藉人言也。荀辭之而遂已焉。不明示以希仁希聖之法則無以進天下之材而至于成。率天下之善而復其性將使聖與仁爲虛器棄置而無所用之矣。無所用則終成絕德而莫之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蓋以實理實事示人而與其有以至之也可謂云爾已矣。若無他之辭在夫子則以爲仁聖之外無他爲仁聖之外無他誨在公西華則以爲學不厭誨不倦之外無他仁聖也。蓋自以爲仁聖便是厭倦故夫子忘之自以爲不厭不倦便是仁聖故公西華嘆之嘆之而必曰仰者高視而不可企及也。

四書章句

論語

書

卷七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禱于鬼神。卽下所云悔過遷善以祈其佑也。有諸問有此理否。理似當作禮。有諸疑。解有之。信辭。誅者哀死而

述其行之辭。接周官。聘疾亦謂之謀。為述其功德故也。子路以夫子功德。未必為悔過還善之辭。但子路之辭。以夫子所行者言之。夫子之辭。則以子路所言者行之。其所謂禱者不同。未嘗有過無善可還。素行合于神明。此當作子路禱辭者。出夫子口中。恐未然。竊意聖人謙德。似只云。時時悔過。時時還善。素行未敢或異于神明。則某之禱也。愚嘗謂身心性情。皆禱之之具。寤寐飲食。皆禱之之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有無地而不然者。此非一朝一夕之故。契今日。又何以禱為也。按誅辭以明有禱之禮耳。却不重上下神所意。註引士喪禮。疾病行。四書章句。論語述而。美。卷七。禱五祀。其証尤確。蓋君父危篤。則臣子呼衢于鬼神。以求效。此自迫切至情不得已而為之者。但不當請于廟者。如金縢之篇。周公為武王不豫。嘗禱于三王。求以身代矣。未聞其請于武王也。是故子路之禱。禮也。子路之請。非禮也。以其合于禮。故不直拒之。以其不合于禮。故亦以無所事禱之意。無所事禱。亦事人事鬼合一之旨也。奢則不孫章。孫順也。不順則越禮而犯分矣。固陋也。陋則鄙野而不文。奢過乎中。儉不及乎中。皆失中也。但越禮犯分之

害固甚于鄙野不文者耳。國者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夫子不以禮救儉之弊。而以儉救奢之弊。擇善莫若輕。豈得已哉。君子坦蕩蕩章。坦平也。平者易直而無所崎嶇也。蕩蕩寬廣貌。廣弘不迫。侃廣大不狹隘也。理天則也。循者率而隨之。日奉天則以周旋。仰不愧。俯不作。故常舒泰。物人欲也。狗者役于物而不能自主。日在者利場中。亭長執短。那討。幾用。目子故多憂戚。謂于此段。是從原本處說其義已盡下段。又形容一語。故圍以別之。四書章句。論語述而。美。卷七。昔從程子之言而進之。君子坦蕩蕩。心逸日休。小人長戚戚。心勞口拙。子溫而厲章。溫而厲。威也。威而不猛。溫也。溫與厲合。恭也。出于自然。無一毫矜持。安也。註只以嚴肅訓厲字。而其餘則統于下。渾言之也。人有仁義禮智四德。莫不命于天。故曰德性百行。萬善具足。故曰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或偏于陽。則剛或偏于陰。則柔。故曰鮮有不偏。惟聖人渾然全體。適如其無不備之德性。陰陽合德。無偏剛偏柔之氣質也。故其中和之氣。見于容貌者如此。蓋天地之氣溫

泰伯無遜弟之名。在太平無易子之名。在季歷無繼兄之名。即仲雍文武。且相與遊。渾敦之天。而況當年後世。有窮測其深。心者乎。民無得而稱子。稱之。發潛德之

光。賢于賢。稱藉甚者多矣。
退谷按。讓周懷商。雖朱子語類亦兩存。迄八集註。而後專主讓商。蓋亦大費折衷矣。文孝意主讓周。雖朱子亦曾主此意。意從註為定。

恭而無禮則勞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節其太過。文其不及。則適中矣。恭者。謙遜之美德也。無禮。則望風希旨。煩苦而不安矣。故勞慎者。敬謹之美德也。無禮。則瞻前顧後。畏懼而不寧。

四書鈔註

論語

二

卷八

君子篤於親章

君子。在上之人。表正風俗者也。親。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篤。厚也。親之屬。禮貌之隆。奉養之渥。皆是也。親親。仁也。上仁。則下亦仁。故各親其親也。興。起。謂鼓舞而振作也。故舊。有勲勞者。不遺。即不弛不棄之意。謂不以膜外置之也。不偷。不至于刻薄而寡恩也。上厚。則下亦厚。故各親其故舊也。上行下效。捷如影響。上焉者奈何。

不以身先之。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章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此孝經中夫子答曾子之言也。削去髮膚二字。以為不切。手足故也。註不輕用一字。類如此。曾子平日行其所聞。故于疾革之時。召及門弟子。使開衾而視其足。開衾而視其手。果有毀傷與否。其所以無毀傷者。得力全在小曼之詩。故特述之也。戰戰兢兢。兢兢戒謹。皆形容主敬之意。臨淵。恐墜。履水。恐溺。即書所謂若將罔淵涉。若水也。又形容恐懼戒謹之意。蓋一念一慮之微。未敢忘夫十手十目也。一事

四書鈔註

論語

三

卷八

一。步之細。未敢欺夫獨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開啓手足而無毀傷也。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則戰戰兢兢。如臨淵履水也。至于將死而後知其得免。則前此猶恐其不得免也。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也。小子。即所召之門弟子也。語畢而又呼之。以示反復丁寧之意。蓋小子各有足各有手。則亦各有深淵薄水也。警之也。深使小子戰戰兢兢。勿墜勿陷。全其手足。以還父母。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此子張之言。而記諸檀弓者。也。如綱目于管寧陶潛書卒之類。以其有始有終。若

范氏深一層說恐未是蓋身體不可虧正以行言耳從

四書劄註
論語
泰伯
四
卷八

未有虧行以辱親而可云全身體者也。曾子之啓手足，獨手足不毀傷也歟哉？禮記曾子之言曰：「一出言而不誠，忘父母。」一跬步而不敢忘父母，其躬行詩言之實事乎？

朱子曰所謂孝非只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禮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說的極好爲人子者不可不知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兩言字。皆曾子之言。故曰。自言也。人性本善。窮則反本。以其私心妄念。一切放的下也。然此特爲世俗言耳。子至善。豈有是。特謙其辭。以勤敬子之聽耳。故曰。欲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而記于心。記于心。則踐于道矣。

君子以在上位言貴猶重也。崇尙之意容貌舉一身而言則見于四體者也。暴粗厲粗疎不細密。猛厲不平狃也。慢放肆放逸不收斂恣肆不敬謹也。以實之謂信。放日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根于心見于而故非色莊。

四書章句
論語
泰伯
五
卷八

也。辭言語以所聽者言。氣聲氣以所聞者言也。鄙凡陋。凡庸淺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則謬誣而不經矣。籩豆雖分竹木。要皆器用事物之細也。道無所不在。言精粗本末一以貫之也。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三事大綱也。大綱舉則萬目張。故曰在此而已。容貌顏色一身之威儀也。辭氣一身之文章也。遠暴慢則身之容貌修矣。近信則身之顏色修矣。遠鄙倍則身之辭氣修矣。三者正進德居業吃緊之務。故曰修身之要也。得其要則出身加民于是乎在。豈非爲政之本乎。學者所當操存省察合動靜而無間。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俾緩

急常變兩截也。蓋操存者。致力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先。陶淑其微心。靜氣以屏夫偽。省察者。致力於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時。消融其躁心。淨氣以歸于實。故遠近各得其宜也。若夫器數之末。道之全體。所該然事各有司。委任之責。成之足矣。豈君子所重哉。程子于首句曰。周旋中禮。于二句曰。不妄。于三句曰。致。縣中出尹氏曰。養于中。則形于外。但以見成者言。皆集註舊說也。此集註改本。即臨事持守。而平時涵養在其中矣。且使敬子知合下下手處。故視舊本為優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

四書補註

論語 泰伯

六

卷八

校計校也。以為較量之較。則無其事。以為計校之校。則併無其心也。聖門自顏子而下。其可以與于此者寡矣。故馬氏以為顏淵。而朱子錄之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理豈有窮哉。義理無窮。而求所以盡之。故如上四句所云也。物為物。我為我。則彼此有間。而不能相忘矣。相忘無間。故如下一句所云也。能如此。言能從事于此也。從事于此者。當躬行此事也。有躬行之迹。視聖人別有間矣。故曰。未達一間也。曾子述事耳。必從顏子之心說起者。有其心。然後有其事也。謝註正當與內。法合說。惟其知義理之無窮也。故不知有餘在已不足

在人。以人已公共此義理也。唯不見物我之有間也。故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以人已公共此得失也。聖人無我。顏子其庶幾乎。故曰。非幾于無我者不能也。無我就承上四句說。與內註專釋犯而不校句不同。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無我也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人。亦無我也。上二句以有餘不足對言。下二句以得失對言。為字另讀。與上二句亦不同。

自見為能為多。而故問于不能于寡。是許也。見人之不能之寡。而徒以一間修故事。無纖毫之益。亦何為乎。顏子雖能雖多。其于天下事。未必盡知之。盡行之也。人雖

四書補註

論語 泰伯

七

卷八

不能雖寡。豈遂無一得之知。一得之行乎。蓋顏子實見得有盆。故如此。有若無。根以能問于不能。來能則有。然不見為有也。有若無。實若虛。根以多問于寡。來多則實矣。然不見為實也。實若虛。犯而不校。是其量大。無不包處。文清曰。譬以寸莖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响也。又曰。常人縱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又曰。犯而不校。量省。事皆名言也。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國有長君。社稷之禡。六尺之孤。周禮疏所謂年十有五者也。其才可以輔幼君。則左提右挈。裕如矣。百里之命

即六尺之孤之命也。古者公侯皆地方百里。故國政事是出。其才可以攝國政。則解紛定難。裕如矣。大權在握。人將疑忌之。從而謗訕之。變故自此起矣。其節至于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則神閑氣定。所謂百折而不回也。才節兼備如此。可謂君子矣。先彼為疑辭。以問之。再設為決辭以答之。所以深著其必然。而為大臣受顧命者之勸也。假使大節可奪。則孤不可託。命不可寄。大事無一而可矣。故不可正。所以成其可也。程子之言又專在節操。蓋以其節操必有其經濟。故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雖然。晉之荀息。宋之東坡。其節操非無一可觀惜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八

卷八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士字從十。從一。一者數之始。始則宜有以創護于前。故弘十者數之終。終則宜有貞。亘于後。故貴毅。弘寬廣也。寬者開展而不拘。廣者擴大而不隘也。以心體言。非以度量言也。毅強忍也。強者行健而不息。忍者耐久而不渝也。然其所以不可不弘毅者何哉。則以任重而道遠故也。任重故須弘。然非弘亦不能勝其重。道遠故須

毅。然非毅亦無以致其遠。此士所以不可不弘毅也。易言乎任重也。仁者統四端。該萬善。人心之全德也。而必欲體諸當身。而一一踐履之。則天地萬物莫不擔荷于七尺之軀。可謂重矣。易言乎道遠也。一息尚存。言未死也。此志即仁以為己任之志。不容少懈。言不已也。終身畢世。只了當這一件事情。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淪于馳騁。無規矩之可循。脚根如向站的住。毅而不弘。則一膜自封。淺隘卑陋。而不能寬以居之矣。在曾子合言之。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在程子則分言之。曰士弘矣。不可以不毅。士毅矣。不可以不弘。音弘毅相資為用也。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達到即內註。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也。然而孟子所謂浩然剛大之氣。亦于是乎見之矣。豈非學問淵源之有自哉。

四書章句

論語

九

卷八

與於詩章

與訓起勃然振作之意。詩本性情。謂性情為三百篇所自出也。天命之性。本善有正。而無邪。溺于情則有公私。故有正有邪也。朱子不分別言之者。則氣質之性也。正不特二南之正始。凡詩辭之有裨于天理民彝者。皆正也。邪不特鄭衛之淫奔。凡詩辭之有戾于天理民彝

者皆邪也。其爲言易知。謂明白而近人情也。詩辭不難。與故曰明白。所言皆日用倫常之事。故曰近人情也。而吟詠之間。以誦讀者言抑則其聲下揚。則其聲高。反復謂前後重複胡創者。一言之不足而至于再。至于三也。其感人有二意。一謂感觸。一謂感激也。感觸者。鼓舞之意。感激者。憤勵之意。易入則感者之漸漬其心也。故學者之初。以始入手。官其官之正。所以興起其好善之心。而不能自己于爲善。其官之邪。所以興起其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于去惡也。必如此而得之者。必于溫柔敦厚之教而得力也。恭敬辭遜。體之綱也。故爲本節文。

立指恭敬辭遜言。恭敬能卓然自立。則無傲情怠慢之失。辭遜能卓然自立。則無遊移遷就之失。此非事物所得而搖奪也。事謂日用之事。物謂倫紀之物。以理應事。以則御物。則恭敬辭讓之本。罔或搖奪。節文度數之詳。亦罔或搖奪矣。必于此而得之者。必于恭儉莊敬之教而得力也。五聲十二律。見諸魯大師章唱和。謂聲律相唱和也。更謂改換。迭謂交易也。以爲歌舞八音之節。謂歌聲高下。舞容疾徐。莫不有以中其八音清濁之節。也可以養人之性情。性屬天。情屬人。養者溫養于天。人妙合之際也。同此性情。在詩則曰道。以其言涵泳之也。存樂則曰養。以其行體備之也。人心以天理爲主。則正則潔。以人欲爲主。則邪。邪則穢。穢者以性情之養。掃蕩而滌除之也。道理生洗而未純熟。痕迹著見而未瑩徹。皆渣滓也。消融者以性情之養。消釋而融化之也。此卽太史公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二語而出之愈精妙耳。故學者之終以成德言也。易曰精義入神。義精則神矣。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仁熟則化矣。窮神知化。豈有不和順于道德者乎。和以道德之浹洽言。順以道德之貫通言。只用易和順于道德一句。而理于義在其中矣。必于此而得之者。必于廣博易良之教而得力也。是

四書初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學之成。統承上三句。興于詩。以成始也。立于禮。以成中也。成于樂。以成終也。完全美備而後以加。故曰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加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十三學樂。學歌學舞也。誦詩誦樂章也。二十而後學禮。自家更邦國以迄明堂郊廟。莫不有禮。弱冠而學之。所以為強立不反之地也。則此三者。指興詩立禮成樂言。非小學傳授之次言。小學是說用功次第。此是說得效次第也。乃大人之學。終其身所以自得者。以難易言。詩易而禮難。禮易而樂難也。以先後言。詩先而禮後。禮先而樂後也。以淺深言。詩淺而禮深。禮淺而樂深也。先其淺而後易者。

後其深而難者。則難易先後淺深一以貫之矣。

英才謂拔出不羣之才也。求之天下。何地無之。特以通學二字為舉世所吐棄。故上焉者往往以辭章結局。下焉者則資質之敏適。以濟其惡而已。安得有所成就乎。夫古人之詩。如今人之歌曲。或言忠。或言孝。或言廉節。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其能興起。則成人不待言矣。今雖老師宿儒。莫不究心。其句未能曉。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義。况學者乎。學者謂後生小子也。是不得興于詩。雖有英才。究何廢墜矣。古人灑掃應對。是做聖賢的根基。冠昏喪祭。是做聖賢的路徑。今

四書初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皆廢壞而不修舉。是以五倫大義日就晦昧。而治家無教。慈教孝教。友教。恭教。別之法。是不得立于禮。雖有英才。究歸顛仆矣。古人習聞正始之音。則淫聲厭聽矣。故聲首所以養其耳。習睹文明之色。則艷色厭視矣。故采色所以養其目。性情貴乎溫厚和樂。故歌詠所以養之。血脉貴乎動盪流通。故舞蹈所以養之。今也耳恣其聽。目恣其視。性情則拘之。而以歌詠為恥。肢體則佚之。而以舞蹈為勞。是不得成于樂。雖有英才。究歸闕畧矣。是以古之成材也。易。先王之教澤具存故也。今之成材也。難。先王之教澤畢廢故也。

民可使歸之章

陳氏曰。當然之理。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最確。可使之。繇。可使之。率循此理。而不敢踰越也。所以然。則父慈子孝之理。命于天。而賦于人之根。源來歷也。不可使知。不可與之講說。而參會也。蓋此理元微。雖中人以下者。不可語。况凡民乎。朱子曰。民但可使繇之耳。至于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繇之而不知。不害其為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亦而繇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繇。而惟知之為務。其害豈可勝言。繇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

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異。此機心。志所以生也。蓋不絕民以不可知。而但語上以不可。便此理最好。諸儒俱實作不知。未是。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但勢有所不能耳。故使之知則不可。使之繇則可。要亦因其勢而導之也。若曰。聖人有意不使民知。則朝三暮四。如列子狙公養猿猴之說。在上既處于詐。在下復鑒其朴。豈聖人大道為公之心哉。老子明民愚民。術斯下矣。

好勇疾貧亂也章

好勇而處貧。其分也。疾之則不安矣。必作亂者。親于其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直

卷八

身為不善也。惡不仁之人。仁人之公心也。若既不能。絕之。又不能駕馭之。而使至于無所容。致亂必矣。亂雖自不仁者作。而疾甚者實有以開之。咎將安歸乎。總之好勇之人。其心惡。固足以生亂。疾不仁之人。其心善。亦足以生亂。作亂致亂。皆其人有以生之也。心雖殊而貽害則一。可不慎與。向來作處小人者。防亂于未然。說蓋天下有一流。人強力自負。而遭時困阨。無資身之策。遂悻悻乎不能一朝居。若因而富貴之。亦須有用。不然豈能相安無事乎。又有一流人。兇殘悖逆。幾無人理。宜早為之所。勿使滋蔓難圖。不則從容覓假。使其悔過可也。

不深惡而痛絕之。全不留其餘地。彼計窮勢迫。行將謀為不軌矣。養惡速禍。二者病則一般。噫。商鞅為敵國之資。晁錯激七國之變。其前車乎。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抄全勝告三王之辭曰。朕多材多藝。蓋周公之才之美。獨也。亘古所僅見者。故設為是言也。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智巧也。能力也。技即人之有技之技。藝即游于藝之藝。四者總以形容其才之美也。驕矜誇。謂自恃其有矜伐。誇張也。各鄙齷。謂自私其有鄙陋窮齷也。其餘對大本言言大本已失。雖美才亦緒餘不足觀也已。不足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直

卷八

觀言厭而薄之。無可着眼處也。周公之才之美。且富不起。况才不及周公者乎。故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遜頑庸而亦均。凡几。故自無驕吝。若僅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則其德已喪。又何以觀之哉。又曰。驕氣盈。吝氣歉。驕滿而溢。故氣盈。吝刻而縮。故氣歉。盈與歉之相去遠矣。然情相反。而勢則相因。驕從吝發。生出來。故為枝葉。吝從驕前收藏。入去。故為本根。嘗試驗之。天下之人。驕于外者。必吝于內。非吝則何所持。以驕。吝于內者。必驕于外。非驕則何所用。其吝矣。雖則兩情事。究是一個人。一驕

一客若循環然未有或爽者也是故程子分而二之以明病症之名異朱子合而一之以明病源之本同因其病而藥之夫固有其方矣馮其氣之盈補其氣之虧則益歎適中而德稱其才即以嗣美周公可也

三年學不至於數章

穀祿也君子不謀食事君後食原思所辭之九百孟子所稱之萬鍾皆以穀言則皆以祿言也至須作志始通為學之久而不求祿蓋終其身進德修業而不以富貴功名動其心者也此正詰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人豈易得乎

四書翔註

論語 泰伯

六

卷八

三年學不至於數以其志之篤且貞者言也若君相來求則大烹之養分內事耳豈曰辭祿居貧而甘心枯寂一流乎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為問況其下者乎問字可疑記者但云子張學于祿耳未聞其有問也然其意則甚善蓋先借聖門一人以例其餘而重述經文併不著解但首加然則字加而字宜字則聖人言外感慨之意便自傳神其解精矣降及後世蓋莫不以穀學矣非穀是志則必廢學故聖賢之學幸其以穀存也而又悲其以穀亡蓋存者其名亡者其實耳以韓吏部之賢而

受一飽之無時以社工部之賢而猶未免于至變也他倘何說哉

篤信好學章

大註厚而力解篤字小註深厚牢固又解厚而力字其義如明矣不篤信則疑心惑志必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理未窮而知不至將執臆見以從事所信或非其正矣不守死則貪生苟免必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無補于君父下無裨于名教傷勇害義則亦徒死而已惟篤信而後能守死故守死者篤信之效蓋從容慷慨其平日見義之明守理之確故也惟好學而後能善道故善道者好學之功蓋守經達權繇其平日慕道之切服古之勤故也樂正子之好善篤信矣以語于好學未也故不免為子敖所累季路之結縵守死矣以語于善道未也故不免為孔悝所誤至于東漢黨錮諸君子篤信矣守死矣惜未能肆力孔顏之學以善其道故入危邦居亂邦而不免于無道之刑戮也若夫楊雄之投閣荀彧之飲藥又不足言矣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須以命殉之故無可去之義然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記有明訓矣與其入而守不去之義何如去而守不入之義乎在外者當以

四書翔註

論語 泰伯

七

卷八

明哲保身爲貴也。亂邦雖未至于危而刑政紀綱紊矣。刑政紊則法度不修。綱紀紊則倫理不明。其去危邦也幾何矣。故潔其身而去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危邦不入。則邦之未危者可入矣。亂邦不居。則邦之未亂者可居矣。若夫天下無道。則舉一世而莫不危亂也。無可入。無可居。故隱其身而不見也。但曰無道隱其身而不見。則有道見其身而不隱可知矣。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以其有學而有守也。或曰不入不居則隱。則見是無死地矣。何以曰守死善道者能之。蓋謂有此等人便能辦此等事也。若不是守死善道的人。貧賤便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八

論語

能移富貴便能淫。何以能不入不居。則見則隱哉。有道者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也。拔茅茹以其羣。征吉。此其時矣。如鳳凰然。覽德輝而下之。譽望著于當時。文采表于後世。故曰見無道者。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也。天地閉。賢人隱。此其時矣。如潛龍然。勿用而在淵。敘德過難。不可榮以祿。故曰隱邦有道其時治矣。而寂寞山林。無財成輔相之道。以行于時。邦無道其世亂矣。而赫奕廟堂。無淡泊寧靜之節。以守其身。藏拙竊位。皆所謂碌碌庸人也。有士之名。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晁氏曰。有學以篤信好學。有守以守死善道。言去就

之義。潔以危。不入亂邦不居。言出處之分。明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言如是則有道而富貴。以兼善天下。無道而貧賤。以獨善其身。然後爲君子之全德。非片長一得之士所可幾及也。世儒講學。以貪生怖死爲戒。故有取于微。死者以貪位慕祿爲鄙。故有取于周窮者。殊不知飾義功名。都是一人事。好學者有殺身成仁之道。亦有全生遠害之道。有窮居不損之道。亦有大行不加之道。是故可生可死。可見可隱。可貧可富。可賤可貴。要以不負此學。不愧此善道而已。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八

論語

不在其位。章。朝廷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不在其位。則不在其事。又何謀焉。蓋事必身任之。而後可謀也。越俎侵官。大不敬矣。故特戒之。亦欲其專心厥職。而無他圖耳。若君大夫則問而告者有矣。是從止意中。又進一步。說見廟堂之上。當博謀于野。山林之士。亦不妨獻忠于朝也。漢董仲舒家居。朝廷有大政。使仲舒問之。具對皆有明法。所謂問而告焉者也。宋杜衍嘗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衍荷國家深恩。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耳。此又不待問而謀者。

師摯之如章

亂樂之卒章。朱子引証甚詳。偶讀他書云。奏樂于朝廷。郊廟皆奏詩。奏畢皆以關雎終之。乃文王造周之始。修身齊家之道。王化之原。不忘本也。故以爲終。蓋宗廟朝廷之樂。皆九奏九成。篇章不一。故曰亂。而以關雎收拾之。故曰關雎之亂也。此解尤爲分曉。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蓋在樂爲卒章。在詩爲首章也。詩首關雎。亦樂終關雎之意。不忘本也。洋洋美盛意。析言其意。美者理數之備。盛者功德之隆。渾言其意。美盛者包舉一代充塞兩間也。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當師摯在官之初。蓋以子正樂。作者之謂聖也。以摯任樂述者之謂明也。聖作明述。故樂之美盛如此。迄于今。師摯適齊矣。雖領各得其所。亦未有能播之聲歌者。夫是以追而嘆之。狂而不直章。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子

卷八

狂者不度德不量力而高自矜許也。此種人驟率任真。不事回曲者。其本色耳。侗者蒙昧無知識也。此種人謹厚自安。不敢弛肆者。其本色耳。怪怪者拙鈍無本領也。此種人朴實自任。不敢詐僞。其本色耳。今皆反之。是尋常情理測度他不得。故曰吾不知之。甚絕之之辭也。仲尼不爲已甚而乃絕之若此。其人能無愧乎。愧而悔。悔而改。則不周之教。誨行焉矣。

而改則不周之教誨行焉矣。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有清有濁。判然其不齊也。中材以上。全乎所性之質。有清無濁者也。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清者未能盡滯其清也。濁者未能盡滯其濁也。有是病必有是德。濁者未能盡滯其清也。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有是病必有是德乎。不善必馴。其有是德則有是病乎。觀善相馬者。可以知人矣。若有是狂悖怪之病。而無是直應信之德。則質既棄于天。而習復棄于人。故曰天下之棄才也。

學如不及章

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三

卷八

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言人之爲學。日日有課程。刻刻有功夫。竭蹶奔赴。起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未敢自滿。假也。悚然畏懼。惟恐其或失之。蓋學問一道。不日進則日退也。如至寶在前。盡力追趕。還怕有人負之而走者。務期到手後已也。不日勉學者當如是。而曰警學者當如是。是學之爲言覺也。不警則不覺。故以學之如是者警之也。今日不學有來。已今年不學有來。年此學者所以甘心暴棄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如待明日。便不可發。發揮的聖人意。出大可針。逸絕。隋爲日就月將之助。我輩當書座右以自警。

巍巍乎舜禹章

崇高莫大乎富貴則天下爲高大矣。乃高大不在有天下而在有天下不與之心。故孔子獨以巍巍歸舜禹也。巍巍高大之貌。有天下而不與高大之實也。巍巍以氣象言。故曰貌。凡人器度褊淺。纔有些小功名到手。便自驚喜難當。舜禹雖匹夫爲天子。是何等事。他身上事。比有天下還貴重。他心上事。比有天下還要緊。而乃視之漠然。恰似不曾有天下一般。故曰不與。猶言不相關。謂不相干預也。言其不以位爲樂。蓋位者天地神人之主。百責攸萃。憂之不暇。而云樂乎。唐史曰。堯舜受命以

陽書

論語

卷八

八

大哉堯之爲君章

先以大哉一句立案。下面極力揄揚。皆所以形其大也。兩唯字以一獨字解之一。則字以兩準字解之。蕩蕩廣遠之稱。廣博大遠悠久也。此以詩之言上帝者言堯也。物之高大莫有過于天者。指巍巍乎唯天爲大言。唯堯之德能與之準。指唯堯則之言。陳氏曰。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特補出德字而與天同大之實見矣。蓋大者以德。蕩蕩者亦以德。故又曰其德之廣遠也。堯德之廣亦如天之廣。堯德之遠亦如天之遠。天不可以

言。謂形容故堯不可以言。謂形容也。不可以言。謂形容無能名也。

成功事業也。事建一代之猷。業樹萬世之勲也。釐百工。熙庶績。巍巍乎不可及矣。其與天之時物同行生乎。與光明之貌。光以輝。明以昭。著言文章。禮樂法度。如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皋陶明刑。契明倫。義若和司。曆數之類。何莫非堯之文章所表見也。光四表格上下。其與天之星雲同燦爛乎。堯之德精一而執厥中。不可名也。其可見者此耳。此以成功文章言也。

陽書

論語

卷八

八

此論極確。尹氏之說是以爲法天矣。朱子取之何也。陳氏曰。想取其末二句耳。非也。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此以致治之始言也。後天而奉天時也。至于治定功成。則民無得而名矣。無得而名則與天準矣。先天而天弗違也。雖曰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者。可名然。功業之所以巍然。文章之所以煥然者。究不可得而名也。然則法天者。治天下之始事。準天者。治天下之終事。尹氏原始以要終。故朱子取之也。非謂因末二句辭及前三句如陳氏之說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記者約畧舜典諸臣以起義也。拔其尤言之。故數中成周若律以武王之言。伯夷、朱虎、熊羆。其才豈遂減于大顯。聞天諸人乎。專言五臣皆大賢以上之材也。蓋一人端拱無爲。而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伯益掌虞衡。周公踐天地于平成矣。此泰誓之辭也。後其盛言之。故數倍唐虞若律以舜之臣。禹稷諸人。惟周召堪與並駕。榮華以下。非其倫矣。蓋聖人十之三四。而賢人十之五六也。馬氏直以亂作治。蓋有所本。諸儒皆從之。又謂一人爲文母。則謬甚矣。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理。蓋已姜也得之矣。九人治外。四書翊註 論語 泰伯 卷八

共贊陽教也。邑姜治內。獨理陰教也。上係武王下稱孔子。記者謹于君臣之際如此。蓋稱述其君便如君在一字間。具見事君之義。焉才難古語而孔子然之。蓋考古以驗今也。孔子言才。註兼言德。蓋無德之才。不可以爲才也。故曰才者德之用。則德者其才之體乎。體用兼備而後可以稱才。故難也。問氣所鍾。豈數數然乎。堯舜唐虞。兄舜。舜虞封神。堯故有天下。而皆可以爲號也。際者合兩朝爲一堂。故曰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于此。蓋貞元會合之氣。亘古而兩見也。降及夏商。其才亦云盛矣。皆不能及。

之。又安有及之者哉。孔子但借唐虞來形周未及夏商也。然須有此一句。而聖人之意始備。故特補之。然猶但有此數人而已。使非以女德足之。其數固未盈也。才之難得也如此。夫周之才固遜美唐虞矣。乃周之德則有出隆焉者。三分天下有其二。引春秋傳。畫地而分。焉。竊意紂爲共主。土宇版章。文王安得遂有之。看來只是國勢人心強半。歸文王耳。故曰三分有二也。在周爲忠臣。則任商爲叛。國文王率以事紂。仍使爲商之忠臣也。雖囚之羑里。食之麥子。而終不以爲嫌。其至德爲何如哉。或問文王若

待十三年。四年則何如。朱子曰。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看武功諸詩。度必不終竟休了。余竊以爲未然。武王可爲文王。文王必不可爲武王。韓退之琴操云。臣雖當誅。今天王聖明。程子以爲最得聖人之心。此言觀之。則文王不爲牧野之興。明矣。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蓋孔邇之父母。用定如殷之王室。猶邇之掌耳。乃天與之未敢云順天也。人歸之未敢云應人也。堅守臣節。固有二心。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謂十人同心。克商之言也。而及文王之德。謂一人赤心。事殷之德也。且與泰伯同以至德。博之

正泰伯宜存商之天下而亡則續在文王宜有商之天下而老西伯其德皆進于武王也故曰其指微乎

禹無間然矣章

間鑄隙也。有鑄隙則有入處故可指而非議之此非尚論之刻而責之備。卽賢者可通于聖人也。非薄也。薄其飲食所以爲享祀鬼神計也。豐以備物備儀言潔以致愛致慈言蓋精白其心不特物之潔也。衣服常服謂官中日用之服也。黻黻勝以韋爲之韋熟皮此裳制也。必有旒此冠制也。皆祭服則皆有對越在天之誠意以表其盛致美者非徒華其飾也。禹平水土又治田間水道所謂溝洫漕距川也。溝在九夫之井間洫在十里之成間以正疆域界域又以備旱而潛水備潦而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謂豐儉適中也。允執厥中乃堯舜相傳之心法所以無鑄隙之可議也。故一言之而不足而再言以深美之。

楊氏曰飲食也。衣服也。宮室也。皆所以自奉也。非也。惡也。卑也。皆以云薄也。所勤者民之事。卽盡力溝洫以例其餘耳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卽黻冕宗廟之禮。而獨廷在其中矣。凡此者皆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使禹一有與天下之心則羅八珍以適口而鬼神未必能致

四書期註 論語 泰伯 卷八

矣。飾五采以章身而黻冕未必能致美矣。壯九重以容膝而溝洫未必能盡力矣。安得無間然哉。

四書期註 論語 泰伯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軫

男再源孫

平湖陸龍其祿書鑒定

與承祖

後學黃 趙際飛校訂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章

罕少也言之少非不言也利之一途最壞學者心術故

孫子曰計利則害義也罕言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

類其驗乎嘗考子之贊易也恒言利然貞則利不貞則

不利言利所以言義也且筆之書初未嘗諄復于口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之修春秋也惡言利如魯鄭易田齊人取濟西及納大

鼎于大廟之中皆直書而不諱敵國之戰保利棄義則

深貶之曹侯以利歸國則書其名與失地滅同姓之惡

比焉利如此罕言可知命之理微是事就天之所以賦

與人者言而未及於氣也小註便兼理氣說蓋賦予之

命其理微不易言也言之恐滋學人高遠之惑氣數之

命其事誕不必言也言之恐起學人僥倖之心仁之道

大義五常而該萬善淵源雖各有所自也故自己不輕言每

待弟子之問而後言其所言者要亦指示門戶非發洩

蘊奧也三者殊途而罕言則同歸故加兩與字豈非危

殆與也

矣

微之界而人心道心之介哉聖人之教天下來世其至

達巷黨人日章

記者但云達巷黨人則姓名不傳可知已故集註云云

而陳氏引董仲舒傳以為項索不必矣問口作贊嘆語

日大哉大其博學也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

以退稽述覽見長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徒勞無功也

彼其意以成名為大而豈知無能名者之更大哉

執專執也謂專其事于一藝而不他及也射御皆六藝

之一而御者為人效馳驅之役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

四書翊註 論語 子罕

所執以成名乎此商量而兩可之辭也執御乎或成王

良造父之名乎執射乎或成后羿養繇基之名乎然則

吾將執御矣聞黨人大哉博學之習而絕不道及但較

量于二者之間而擇其卑者以自處謙也甚矣唯是形

而下之藝即形而上之道執御雖謙而道之無往不在

又于此具見之此聖人之言所以兼該而具舉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謂大德不

官大道不器也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日意

則揣摩而言之非真見其學之所以博也惜其不以一

善得名于世謂學無端門也蓋慕聖人之大而不不知其

二 卷九

經 170-278

所以大也。聖人之所以大者，何？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而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章。

績麻爲布，故曰麻冕。染青黑，色爲之，故曰緇布冠。此古制之禮也。今以絲爲之，故曰純。純，首約，故曰儉。儉，而易成，對細密難成說。蓋麻費而純省，麻煩而純約也。曰從衆，便爲下。違衆，張本。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卽此一端，可以例其餘矣。當文盛之時，而以簡易爲事，有先民之遺焉。從今正所以從古也。

四書翊註

論語

三

卷本

下此古制之禮也。君辭之乃升成拜，豈有不待其辭而遽升者乎？泰驕慢也。謂其藐禮法而適已自便也。這正是大不道的考語。如何敢苟且遷就犯衆議而不恤？蓋君臣之義實有無所逃于世，無所解于心者在也。程子曰：害于義，則不可從。卽此一端，可以例其餘矣。執古而非今，一切以不肖待之，非也。遂今而反古，不復以三綱五常爲念，益非矣。聖人斟酌古今之間，各行其是而無容心焉，卽所謂義之與比也。

子絕四毋意章

絕無之盡者，謂不少留遺也。毋，本禁止之辭。在子則宜。

云無故，旣以史記爲是，而後復援引程子之言也。

半子云：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此等語，恐太重了。非所以語子也。竊意四者都是好念頭，只未渾忘些何也。意，私意也。念慮萌動，不感而應之，謂子之心寂然不動，感而後通，何意之有？必期必也，決然如此，認真太過之謂子之心，無可無不可，何必之有？同執滯也。李定板數不識變通之謂子之心，變化通之與時宜之，何固之有？我私已也，形迹尙存，未盡剗破之謂子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我之有？四者相爲終始，直貫到末句，其義始完。意者心之萌，故曰起。必者情之徑，故曰遂。固者意之堅，故曰留。我者迹之著，故曰成。蓋事未到，手意必以迎之，故常在。前事已過，手固我以送之，故常在。後至于我又生意，則狗物肆欲，相牽相引，循彊而靡，有紀極矣。要之以意始者，以必終；以必始者，以固終；以固始者，以我終；有始則有終也。以我終者，以固始；以固終者，以必始；以必終者，以意始；有終復有始也。故曰相爲終始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四

卷九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四者有一焉，則涉于私而非太空之本體矣。故與天地不相似。非知足以知聖人，如宰我子貢有若之類，詳視于動靜。

之間而默識之言意之表不足以記此也

子畏於匡章

畏者有戒心之謂。防備非畏懼也。匡地名宋邑也。史記云陽虎曾暴于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此說亦未可深信。註特用之。則亦存而不論可也。

文以載道。故曰道之顯者謂之文。蓋天理民彝之光耀著見也。禮樂制度具列五經中。道顯于五經也。餘伏羲以至堯舜禹湯之道。通傳于文王而武周承之。故專文王而羣聖人之統畢歸焉。孔子蓋以身直接之也。文王雖沒。文未沒也。文在茲。即文王在茲也。不曰道而曰文。

四書章句

論語

五

卷九

謙辭也。不曰在我而曰在茲。亦謙辭也。故註又釋之曰。孔子自謂天不喪則斯文不喪。斯文不喪則孔子不死。以理徵數。先天而天弗違也。匡人不能害天。又焉能害夫子哉。此亦春秋以天自處之意。

太宰問于子貢曰章

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與宋。故曰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杜氏揣摹于二國之間。而亦以爲吳語。其亦有所見矣。夫子聖者與。尊而疑之之辭。何其多能也。異而嘆之之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其視天下第一等人品。只得技藝之淺也。

縱與操對。不爲操而爲縱。故猶肆也。不爲限量。言恣其所取也。在天則傾儲而付之。在子則盈量而收之。天之權操于子。故子之聖縱于天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其義似晦。愚謂將聖者有可繼。無可竭。天蓋挈有餘不足之藏。相授受也。此正不可限量之意。若曰既聖則有限量矣。聖無不通者。聖人經綸天地之手。無一不從心所欲。而况多能特大道之緒餘耳。豈有不該舉者哉。故言又以謙之明。聖不在多能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六

卷九

而所能者。鄙事爾。鄙事如射御書數釣弋獵較之類。蓋日少言非老成之所爲也。曰賤言非老成之務也。曰鄙事言非經濟之業也。字字見不足貴重意。故曰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以此率人將遺本而務末。輕德而尚藝。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賡諭也。謂太宰所以遍詢天下來世之學爲君子者也。太宰子貢言聖而子獨言君子何也。君子者學爲聖人者也。言聖則吾不敢。竊嘗從事于君子矣。其統之也有宗而會之也有元。當不以區區技藝見長也。君子不以此見其吾方俛愧之而敢云聖乎。聖人婉轉抑揚以明君子。

之不多言。所吃緊者。別有在也。未有多能而聖者。亦未
有聖而不多能者。陽明一派。遂謂多爲聖門所忌。遺其
然。

不効用于時。因得以餘力。及求技言無事事者之爲也。
與答太宰之言正相類。故附之篇終。以申上節之意。

吾有知乎哉章

聖人謙言已無知識。似過矣。朱子曰。凡聖人謙辭。未有
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
意始得。蓋謂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故聖人辭之云云。
也。此是尙論者想像當日立言意思。如此。蒙引存疑直

四書劄註

論語子罕

七

卷九

作夫子口中語。則非矣。又嘗思之。雖是聖人謙辭。却原
來本體也。如此。蓋鄙夫未問之先。聖人一念不起。從何
處着得聰明見解。故曰無知也。鄙夫既問之後。兩端參
前。聖人叩而竭之。只是還他本來面目耳。故兩端曰其
兩端。亦以人治人之意也。馮少墟場中考試之喻甚好。
宜知之。至愚以鄙夫之空空言。言告人不放不盡。言無
所吝惜也。我學記。鍾叩聲之使自鳴也。叩未發。是發動。
故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得之矣。
有鄙夫問于我。鄙夫叩我。我也。我則其兩端而竭。我問鄙
夫也。互叩互問。爲鄙夫盡盡是非之理而後已也。鄙夫

來問空空其本質也。叩其兩端而竭。便引向實地上去。
此見聖人以實學教人。所係與虛無寂滅異也。或有以
空空指聖人。豈不謬哉。

聖人自道連知識都是沒有的。聖人教人。扣一。一。取。給。
于人。所自有。故程子曰。俯就之若此也。猶恐衆人以爲
高遠而不可親。猶恐衆人志執其兩端而妄意聖人無
所不知也。聖人之道降而自卑。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之類。不如此。則人視聖人爲天上人。而不復嚮往
之矣。賢人之言引而自高。如引而不發。躍如之類。不如
此。則人視賢人爲易與而不復企及之矣。此孔子孟子

四書劄註

論語子罕

八

卷九

聖人下學而上達。故其言上下兼盡也。卽其近衆人皆
可與之。謂始也。末也。下也。粗也。極其至則雖聖人無以
加焉。謂終也。本也。上也。精也。以此爲兩端。則聖人與鄙
夫只語下而上在其中矣。故朱子引尹氏之言以証註。
也。樊遲視空空之鄙夫有問矣。其問仁知而答以愛人。
知人。兩端之竭也。然而帝王之治竭盡于此。又豈有餘
蘊哉。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程子論佛氏之
學。所謂只形而上的。却忘了形而下是也。離器以爲道。
而不知器外無道也。豈聖人道器合一之言哉。

鳳鳥不至章

鳳四靈之一故曰鳳鳥。舜時來儀于庭。明鳳為舜手也。文王時鳴于岐山。則鳳為文王至也。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則圖為伏羲出也。言此只是說聖王之瑞與當卦意全無干涉。故註不之及。或用陰陽奇偶等語。失之遠矣。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故寓言于鳳鳥。河圖以發嘆。若曰聖王不作。佐命無期。羲皇虞周之盛不可再觀。東西南北之轍無庸屢試。已焉哉。吾休矣。甚矣聖人之心未嘗頃刻忘天下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九

卷九

曰不至則夫子之文章其已矣。此語便有病。文章如何已的。須用解之曰。文章如禮樂制度之類。道不行便設施不得。又曰夫子之文章徒著見于後世。不獲著見于當時。如此說其義始完。

子見齊衰者章

言齊衰則斬衰在其中。父母之喪服也。冠冕而上衣下裳。貴者之盛服。是朝廷所寵資而鄉里所矜式也。賢無目者全體中有缺陷。造物之憾也。疾行爲趨。則作起爲坐。不言可知。哀有也。矜不成人。惻然其不安也。尊有爵。雖然其不

也。此聖人萬物一體而吉凶所以同患也。不期然而然者。觸之即動。無容心也。必作必趨。此聖人之教心。內外一者也。而尹氏獨舉而歸之于誠。蓋誠合內外。而後教合內外。此探本窮源之謂也。

顏淵喟然嘆曰章

喟。歎聲。豁然貫通之心。形于口也。不可及。幾峻而無階。級也不可入。渾全而無間隙也。恍惚不可爲象。千變萬化而罔有紀極也。此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物不有。故無窮盡也。無窮盡故彌高。彌堅也。無處不然。故無方體也。無方體故在前又在後也。嘆之者。嘆其高妙有才而不知所以竭也。蒙引云。此四句總是形容才見卓前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十

卷九

朱子曰。聖人只是一个中底道理。高至前後只是個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着意又失了。纔着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如此說向真地。去纔是。稍涉元幻語。便失之矣。

循循有次序貌。言依序漸進無凌躐也。誘引進也。言引導而使之前進也。教之序。即教人循循也。言夫子道雖高妙。高字該仰鑽二句。妙字該前後二句。教人有序。則高者可企。妙者可領會也。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義

深嘗試論之。合言博文約禮。則博文居先約禮居後。蓋不文無以爲禮之地。不博無以爲約之地。此博文約禮之次序也。單言博文則治經爲第一義。治經者由詩書以及執禮而後讀易而後讀春秋。此博文之次序也。單言約禮則視聽言動爲第一義。伊川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夫聽次言次動。此約禮之次序也。有先後則有淺深。何者不可觸類而通也。文者禮之散見于事物而有聲色可觀察者皆是也。禮者文之會歸于身心而有條理可持守者皆是也。文我之文。觸發開通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所以博之也。禮我之禮。簡束一發念而不取過一舉念而不取過。所以約之也。博文而不約禮則支離而無統。玩物喪志失之泛。約禮而不博文則寡陋而無識。徇古任情失之拘。皆非循循善誘之道也。

侯氏曰。格物致知。言格物以致其知也。窮理之事也。克己復禮。言克己以復其禮也。盡性至命之事也。知行合。知仁合體。道之功。豈復有餘蘊哉。故程子曰。聖人教人。唯此二事也。即所謂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亦于是乎見之矣。蓋博文約禮在身心。做工夫。故曰最切。確不。然。曰最當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士

卷九

立而曰卓。彷彿有形像可見。故曰立。我未訓。無本註。項此顏子自言其博文約禮之學之所至也。蓋欲罷不能。故曰悅之深。既竭吾才。故曰力之盡。如有所立。卓爾。故曰所見益親。欲從末出。故曰而又無用其力也。如此等處。皆精絕。後人無容贊一辭也。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言飲食男女。語默動靜。以至五倫酬酢之際。皆有天則可持循也。非如列子所謂杳冥冥至道之精。昏昏然至道之極者。此也。後來講學。如慈湖龍溪等。皆溺此四字中。而不自覺矣。前日彌高。至此則庶乎仰而及之。前日彌堅。至此則庶乎鑽而入之。前日在前在後。至此則庶乎有定在而可以捉摸之。故曰如有所立。卓爾。如者。詳辭。非若有若無之謂也。

到此地位。到此竭才卓立之地位也。此時工夫。譬如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故曰尤難。在教者無所施其循循文。禮之誘。在學者無所用其拳拳服膺之功。故曰又大段着力不得也。前此博我以文。至此更窮不得文字。約我以禮。至此更窮不得禮法。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惟有涵濡浸漬。以俟其自化而已。程子到此地位。故言之親切。乃爾。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士

卷九

四書

論語

三

卷九

氏曰自可欲之謂善。美而至于大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無寬假。無休歇。故曰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不思得不勉。中。豈力行所及哉。顏子之得也。以思中也。以勉。視從容中道之聖人。有間。故未達只此些。子也。程子曰。若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余則曰。此程子所以為深知顏子而善學之者也。孔子只是博以文約。以禮便為古今善誘第一人。顏子只是奉孔子之誘。欲不博文而不能。故竭其博文之才。欲不約禮而不能。故竭其約禮之才。便為古今善學孔子第一人。後儒紛紛議論。何不從此著眼。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嘆。蓋以此章為平常事也。竊意古今教事。學事具于此。無以尚之矣。此顏子學既有得。得孔子之道也。述其先難之故。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也。後得之。餘謂如有所立。卓爾。縣子博文約禮也。非孔子循循善誘不及此。故歸功焉。高堅前後語。道體也。極是高。中元非之以為始學之初。無所適從也。豈知下面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卽此意。蓋不自知其有文可博。有禮可約也。幸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識乎前言往行也。達事變。通乎千岐萬轍也。大都不可

四書

論語

四

卷九

外六經諸史也。然我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請事勿勿之類。拳拳服膺而勿失是也。譬之室家。然行而不至。則旅寓矣。故必歸宿而後已。譬之飲食。然食而不飽。則枵腹矣。故必厭飫而後已。此二句為欲罷不能。寫照盡心殫其智慮以達也。盡力奮其精神以往也。不。少休廢。無間斷。無止息也。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如。有一个。動容周旋中禮之夫子。卓然立于吾前。其高也。可仰其堅也可鑽。不復在前。在後。矣。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未能與夫子渾合而為一也。欲從未繇。不以末繇而不欲從。故曰是蓋不怠所從也。必求至于卓立之地。必求與夫子渾合而為一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也。三月不違之時。不違復无。祇悔也使非天奪之速。春秋時有兩孔子矣。梁溪之說。似與註異。然却從程註得來。極有至理。備錄之。其說曰。此章書為一部論語的門戶。夫子是生民以來第一個人。顏子是善學夫子第一個人。如今就論語中求夫子。真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可下手。幸得顏子提出這個法門。周子所謂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在此。但博文約禮。近世都說向心境上展轉。元虛去。今學者止是作弄而無實功。考究孔顏當時博文只是

詩書禮樂約禮只是躬行實踐吾輩今日將經書禮樂深味就是博文將聖賢所言之一體之于心見之行事之實就是約禮至於所謂日用動靜之文洗心退藏之約自在其中不必言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大夫在位而卒則有家臣治喪禮也夫子時已去位安得家臣子路以門人當之是不以禮尊聖人而以其私尊之可謂尊聖人乎無謂甚矣少差少愈也病將不知子路使門人爲臣之事既差乃知也既差宜云既而少差也若直云既差則與少差不合矣聖人直言欺天註

則書胡計

論語子罕

五

卷九

必從人說到天上去言人不可欺而况于天乎今天天赫赫在上視人爲何如而可欺也惟天爲大故欺天者罪莫大焉莫大之罪在子路而引以自歸正所以深責之也兩且字俱是深一層說話無寧寧也無字乎字都是喚醒之辭有家臣則奉君命而葬故大葬謂君臣禮葬也棄而不葬甚言之也上節既曉之以不當然之故此節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不當然而然詐也不必然而然愚也夫子平日嘗言今之愚也詐至此又見子路之詐也愚矣前二句言與其如彼何若如此後二句言縱不如彼何至如此總見已有本分應得之禮不得妄

生事端也

范氏引曾子易簣之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結纓而死似與曾子同然却說不得得正而斃聞道不聞道之分也使門人爲臣子路一言耳尚未見諸行事也而已陷于行詐罪至欺天然則言動雖微其所關係爲甚大故不可不謹也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即所以警天下萬世矣

楊氏一段知字凡三見蓋子路用一人之臆見而自私其師不能行所無事是以流弊如彼其甚也然則子路之意不誠總緣知不至知不至總緣格物之學殊也春

四書胡計

論語子罕

六

卷九

秋之葬自諸侯以至伯子男皆稱公誌其失禮不以正終也惟蔡季請諡愛君以禮故蔡桓獨得稱侯胡氏曰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于君是爲忠子路以非所得而加之師不義甚矣春秋所必誅若之何不斧鉞其辭也此愚舊說近見梁溪云子路使門人爲臣桓桓傲作非詐而何詐非好說之謂一事不誠即詐也久矣哉同一事而責以平日也子路平日却是過任真的夫子以爲佞又以爲詐總因強不知以爲知也強不知以爲知則不明不明則不誠故曰行詐天者理而已矣無而爲有悖理也悖理

卽欺天故君子莫要于審理其義尤精

有美玉於斯章

按聘義子貢問王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美玉一問其亦有感于孔子之言乎藏質中則不沽求善價則不藏二者正相反也子貢以孔子有立斯立道斯行繼來動和之道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卷九

不仕不委贊而立于朝也設此二端以問欲其擇一以自處也孔子言王者廊廟之珍非山林之寶也固當賣之但當待買以來君相之求不當求君相以來按劍之視耳子貢求字下的不好夫子但用待字換他求字便自統括子貢之意而渾全無疵儒行所謂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是也是美玉本色也

范氏曰君子以斯世斯民爲己任未嘗不欲仕也但不係其道則枉已者未能直人故又惡之蓋士之待禮必不枉以從人猶玉之待買必不銜以求售也若伊尹其商之美玉乎耕野以待成湯之買而沽之伯夷太公其

周之美玉乎居海以待文王之買而沽之不然則終其身以莘野海濱老矣嗣是而後則孔明固漢之美玉也躬耕南陽以待元德三顧之買而沽之討賊興漢不可謂有減于造商開周之業也綱目特筆云劉備見諸葛亮于隆中亦可以見其待買而沽矣

子欲居九夷章

東夷有九種子欲居者言無一而不可也此四道不行于中國有激乎其言之故曰與乘桴浮海之意同或曰陋知夷而不知君子矣君子所過者化示之以禮教結之以信義則可以用夏而變夷何陋之有陽明云只是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卷九

無入而不自得之意若說化便于中國有勝余意未然中國未被化者以時君不行其道也且以魯國言之爲詩冠而三月大治豈非如子貢所稱得邦家云云乎子游武城子夏西河要皆聖化廣被也箕子之朝鮮泰伯之荆蠻且然况于孔子乎但志典東周固無舍夏居夷之理且聖人口中化夷意亦不得說的太顯明了恐涉矜誇便非語氣

薛文清曰昔吾夫子欲居九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在卽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海邦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在衛。以孔文子訪政太叔之事。而命駕魯人適以幣召之。故反讀季扎聘魯之言。則易象與周禮俱在魯。專言周禮者。禮與樂同一揆也。詩樂言詩之被于樂者也。殘者破壞。缺者遺失。失次者前後不倫也。孔子周流四方。參互其彼此異同之說。考稽訂正而知之。然則周流四方。何但爲行道計。抑亦爲明經。

吾自衛反魯章

計矣。太史公遊行天下。歷覽名山。大川文章。日進太史所志者文章也。故所進止此。若孔子。細羅六經。以垂憲道。可行則以六經治天下。道不可行。則以六經教萬世。刪定贊修。大都得力于四方者。若多聖人。豈徒栖栖道路而已哉。

先言樂正。然後繼之曰雅頌各得其所。則雅頌爲樂意。被諸管弦者明矣。或作之朝廷。或作之宗廟。焉或作之閨門。焉或作之閭巷。端是其所也。各得其所樂之所。以正也。蒙引以註置詩于樂之上。平說而以殘缺屑樂。失次屈詩存疑非之。曰詩樂從順辭也。亦通。且詩又言。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九

卷九

曉知道終不能行。故歸而正之。正者正樂也。而詩在其。中豈有經言正樂而註益以正詩者乎。

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歸。廢典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一事類通考曰。按舊時列國所陳太師所採之詩。篇章繁多。主于雅詩。亦皆先後失次。夫子刪而定之。風雅皆一正一變。頌則先周而次魯者。先君而後臣也。周魯先而商後者。先親而後疎。又傷今而思古也。雅頌各得其所。不言風者。除變風不采。而關雎之亂。則樂之卒章也。一樂。

四書章句

論語

子罕

九

卷九

出則事公卿章

七篇然而識之章亦言何有于我。註曰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也。此則視前三者其事愈卑。而其謙下之意愈切矣。或曰此節只不為酒困。以為卑事。其餘叫不得卑。非也。卑即登高必自卑之卑。猶言庸也。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即卑即崇。非容易言之也。

事公卿。便有事。公卿的道理。請恭儻斐。肅肅如也。事父兄。便有事。父兄的道理。祇敬克恭。雍雍如也。喪事如曾子問喪大小記雜記之類。自斬衰齊衰大小功。以迄總

四書明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麻之喪。容體聲言。語飲食居處衣服。隨其輕重。各有衣服。在各有道。理在飲酒。如賓筵酒誥及玉藻所稱。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二爵。而言言三爵而油。以退。大有道理。在這四件事。自眾人看。看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自自家看。看實實有歉然不足處。故曰何有于我。非故作此謙辭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天地之化。以二氣之氣。繼言也。往者過來者續。言前面繼過去後面又趕上。往固往來亦往也。故逝雖訓往而亦在其中矣。無一息之停。生生而不已也。以天地觀

萬物則萬物者天地之體。以道觀天地則天地者又萬物之體也。道體天地。天地體萬物。其本然者也。本然道體無物不可指而見之。若川流則尤其彰明較著者耳。故于川上發此歎。以示道體活潑潑地。如在眼前。欲學者時時省察此心。與天地相似。否而乾乾惕若。無毫髮間斷。亦猶逝者之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此朱子本程子而為言。最得聖人立言之旨也。

道無體于此見其體。故程子曰此道體也。天與道為一體。故通而不已。日月寒暑與道為一體。故往而來來而往。水與道為一體。故流而不息。物與道為一體。故生而不窮。皆與

四書明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道為體也。朱子所謂與道做肯子是也。聖人只說水而道體參前。程子便推開說天說日月說寒暑說萬物而雜水于其中。無一不可見道體也。古今此道體。古今此晝夜。又豈有已時哉。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如乾卦大象君子之與道為體也。及其至也。純亦不已。則人而天矣。聖人之與道為體也。均之與道為體。但有勉行安行之分耳。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役役于訓詁辭章之事。不復向心性裏做功夫。如何曉得此義。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即水流之滔滔。寫心體之洋洋。故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直與於穆之帝。載和為流

通所謂天德也。有天德者。本天之元亨利貞。爲人之仁義禮智渾然全備也。渾然全備。此天德便可語焉。平正直之王道。如精舍美玉。非天德其孰能行之。然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者。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也。省察存養兼之矣。蒙引本程子之言。又進一步。曰有天德。乃可語王道。有聖學。乃可語天德。其義益大備矣。薛文清曰。鳶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道理無一息間斷處。此義亦漢後儒者所不識。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卷九

白此至終篇第一節勉人以好色之心好德也第二節

勉人之懲其止而勇乎進也第三節勉人如回之不惜有進而無止也第五節勉人之爲學如苗之秀而實也第六節勉人之後生時不可虛擲其歲月也第七節勉人之聽言改過而遷善也第八節勉人之立志也第九節勉人之不自足也第十節勉人之立節于末路也第十一節勉人以天下之達德也第十二節勉人之學道錄立以進于權也第十三節勉人以思亦欲仁仁至之意也故曰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也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好色者捐性命以殉之。秉彜之德。不厭教之媚嫉之足。

矣。胡云好乎。其矣。其不得同年而語矣。雖然此亦爲世俗人言耳。賢者慕德若飢渴。遠色若灰。毒何至若是。朱子云。有子後。精氣一點不可妄泄。高子生平無二色。五十後絕夫婦之愛。好德之不好色也如此。

史稱衛靈公與夫人同車。招搖市過之。此非人所爲。孔子居是邦。義當救止。不然辭而行可也。乃爲之參乘。其然乎。愚嘗謂慎夫人之坐。未至亂男女之別也。袁盎撤之。衛夫人之車。未得援小君之禮也。孔子同之。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註錄之誤矣。近見存疑云。史記使孔子爲次乘之言。無識特甚。蓋因子見南子事而撰。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卷九

之耳。快論與余意正同。

東漢紀曰。光武御座。施屏風。圖畫烈女。帝數顧視。宋弘正容。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命撤之。君臣間皆可謂受論語之益矣。

譬如爲山章

土籠盛土之器也。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旅葵篇召公訓辭也。夫子之言。蓋出于此。愚謂第一段之辭之意。出于此。第二段之辭之意。則從第一段推將去。非盡出于此也。山成而但末成一簣。甫舉手之力耳。一旦暴棄不前。吾自止也。豈有尾之者哉。平地而方覆一簣。其所持。

幾何矣。一旦奮發有為。吾自往也。豈有促之者哉。蓋學者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德。則日新而月盛。積少所以成多也。中道而止。甘畫地之差。則志衰而力弛。前功所以盡棄也。然則學有進退。事有成敗。莫不視乎人事之作。輟人奈何他談。而辜負此本來面目哉。

語之而不情章

解怠。志氣不振奮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心解言無不悅。聞一知十也。力行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拳拳服膺。而勿失也。合之則皆所謂亦足以發也。不情只是力行。以其語而不情。故須言心解。然非心解。則無以力行也。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又從力行而極言之也。如萬物得時雨之潤。即孟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發榮滋長。總點綴一化字。蓋造化自然之妙。非人力所能為也。學者一有惰心。便難語此。故獨許子淵。所以廣厲羣弟子耳。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章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止為止息之止。故曰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此正是不情。正是不舍晝夜好學如是而進。奪能不三嘆。或以此止為極於至之義。如堯之安汝止。如大學之止至善也。亦通。蓋朱子原有此說。曰惜其未到。

成就結果處耳。

苗而不秀章

何句說苗。却句句說學。仰詩之比體也。苗而秀。粲然可觀。秀而實。食于人。普濟天下。此有生之本質也。若如生而華不吐。閤然無色。與草木同腐耳。吐華而穀不成。有穀名而無其實也。不如稊稗矣。諸如此類。必有其故。或灌溉之功未到。或耘耔之力不勤。人負苗。非苗負人也。學不加進。終鮮成德。何以異于是。是以君子貴自勉焉。英華發外。斐然成章。苗而秀也。一私不存。萬理具備。秀而實也。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猶周于粟者。凶年不能

四書章句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後生可畏章

後生年有餘。故曰富。力有餘。故曰強。以方富之春秋。饒方剛之臂力。足以積學。而有待。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愚謂學不積不足以成德。積者。崇累而上之也。有待者。自今以往。日子儘多也。如樵薪在手。故曰其勢可畏。者可敬畏也。安知將來所造。不如我之今日乎。孔子自我也不出我字。恐誤作後生。則不通也。此言後生進德修業。未可量也。然或不能發憤自強。至于老而無聞。言曰。暮途窮。無以著見于人也。此則碌碌庸人。不足畏矣。

上兩句散動之言不可自負。下兩句悚惕之言不可自絕。皆以警人。使及年富力強之時。蚤自策勵也。五十而不以善聞言無德可稱也。無德可稱又何問焉。此會子之言。出大戴修身篇。禮所不載者。註單取一句以明其無聞之實也。蓋述此意。蓋述孔子之意而爲言也。尹氏曰。少而不勉。不自立也。老而無聞。無所述也。則亦已矣。卽所謂其終也已。自少而進者。英年努力。安知不至于極乎。言未必不到第一等地位也。是可畏也。孔子先言可畏而後及其不足畏者。既誘之又激之也。尹氏先言不足畏而後及其可畏者。既激之又誘之也。交互相警。

四書期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皆微使人及時勉學也。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章

兩個能無言者之力也。一個末如何。言者之窮也。言者窮于力而聽言者如不聞。故絕之絕之所以激之也。法語者正告之辭。嚴義正。凜若紀律之不可犯也。異言者婉而道之。罕譬曲諭。易所謂遇主于巷。所謂納約自牖也。人之有意猶絲之有緒也。緒必抽繹之而始出。猶意必尋繹之而後見也。法言人所欽仰而敬憚者也。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易所謂革面不革心也。異言無所乖忤不逆耳。併不逆心也。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

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寓意在言語之外。故曰微非細。心忖度如何能窺測的。埋沒進言者一片苦心矣。開口兩段先法語。後異言。先面而後婉也。進言之道也。下却倒過以說而不釋。居先從而不改。居後悉不說。則必不能從。不釋則必不能改也。聽言之道也。字句從後皆有義理存焉。不可不知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行三代王政如田里樹畜及庠序學校之類。從如寡人願安承教之類。不改者不易其憔悴之虐政也。異言者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朱子曰。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

四書期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愚以爲未盡內外居行諸語。孟子已明言之。如何不知。宜云徒知古人好色。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而不自知其好色。偏使內有怨女。外有曠夫也。徒知古人好貨。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而不自知其好貨。偏使居者無積倉。行者無裹糧也。孟子之意。要教齊王法古人也。却知古人而不自知。辜負了孟子微意。豈非從而釋乎。語之而不達不說也。拒之而不受不從也。不說不從不釋不改。猶之可也。以其未之或喻。情有可原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

前改釋矣。此二句正申明猶之可也。下句從且說矣。而不改釋也。則是終不改釋也。已論于下愚之歸。永無自新之路。雖聖人其知之何哉。此則人不可者。正與猶之可也句相反。

朱子曰。漢武帝見汲黯之直。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為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從而不改乎。此段譬喻甚好。至下段却用楊註推廣之。愚因有感于漢元帝之說。京房也。房晏見上問以幽厲之君。及齊桓公秦二世而後。援引春秋災異。以目前証之。使上知極亂及問致亂之人。終不言。但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惟懼之中進退。

四書胡註

論語子罕

卷九

三

天下之士者是矣。言何異也。上曰已論不亦說乎。然終不能退顯而反殺房。豈非說而不釋乎。此段與朱子之論。例故及之。

三軍可奪帥也章

二軍之勇在人。在人者已不得而主之故。可奪匹夫之志在已者。人不得而易之。故不可奪。末云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須用此句其義始完。不然者恐為不立志者藉口也。

匹夫以志為帥而氣從焉。不三軍而勇。誰其奪之。奪帥。饒氏以為三軍離心。殊不通。此如關公躍馬斬良于重。

之中如漢王驍入韓信壁。即卧內奪其兵符。以易置諸將。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奪其軍之類。然帥雖智。更有若者則奪之矣。帥雖勇。更有勇者則奪之矣。智勇不可立也。匹夫不可奪志。當如唐樂工雷海清。不為安祿山。

秦樂宋石工安民。不列名黨人碑之類。其人雖微。而確乎不拔之志。可垂竹帛。薛文清云。匹夫之志。未必皆出于正。而猶不可奪。況君子之志在于道。孰得而奪之哉。此理固好似不如南軒為確。其說曰。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四書胡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可謂快論矣。

日匹夫猶以男子言也。若匹婦之志。固有不可奪者。如共姜之死。誓靡他之類。指不勝屈矣。

衣敝緼袍章

以衣之賤者。與衣之貴者處。貧富相形下焉者。上焉者。或排遣之。而猶不免于芥蒂也。子路之志。超然世俗之外。無幾微芥蒂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卓乎有守。可以進于道矣。道者。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可以進者。言由此發軔也。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後害也。忌嫉而思以傾人也。求貪也。覬覦而思以利已也。賊善也。進德。

修業之美稱也。言能不伐不求。則何德不可進而何業不可修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婦人思夫。而以德行勉自。爾君子者也。孔子引之以美子路。其屬望深矣。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伐。疾人之有也。弱者必求。恥已之無也。此就兩項人說。若就一人說。病源全自恥字來。恥則求之而不得。則伐心生焉。固是相因的。借詩來獎許子路。意思全自用字來。然亦可交互言之。強者恃其強而愛有人。則以伐為求。弱者不安其弱而慕于人。則以求為伐。伐者無不求。求者無不伐也。此亦世情之固然也。

附書翊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子路終身諱之。佩服不忘。一得之長。若將終身焉。則是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于道矣。不復求進于道。則所謂可以進于道者。枉然矣。突道真註。兩道字同。即不伐不求之道也。故子復下一轉語曰。是道也。何足以戒。言用則藏有餘。不用則藏不足。此聖人以入室望子路也。謝氏曰。恥惡示惡。食則必伐而求。故曰學者之大病。進德修業之善心。因以喪失。故曰蓋由于此。子路之志如此。高明廣大。親世俗人不啻霄壤。故曰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所謂鄉黨自好。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以聖人為歸。宿豈可止此。而終身諱之。是只知藏

附書翊註

論語子罕

三

卷九

而不知用也。却步不前。不復做強勉功夫。豈所以進于日新也哉。故激而進之。激如平地之水。搏激而上之也。高子曰。當時夫子看得子路甚鄭重。曰其由也與。眼中真不多見也。引詩贊得甚鄭重。曰何用不臧。直是立踴聖地也。何也。夫子下學而上達。即學即達。不離當下。如子路這樣胸襟。潔淨峻偉。一達便是更無階級。所以夫子每每提醒他。如是知也。知德者鮮矣之類是也。到此又直揭他其本領出來。令他自認自家寶藏。而子路却把做兩句詩。諷諷起來。記者下個終身字大妙。這一誦便是子路一個終身了。夫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

歲寒章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畏法而強于為善。或假公而陰以濟私。儼然以君子自居。何異焉。惟臨利害遇事變。在小人則趨利而避害。在君子則不以利易害。在小人則徇私而滅公。在君子則不以私害公。百折不回。然後

生平之所守乃見也。所守謂禮義廉恥也。禮義廉恥此
時非有加于昔日也。但既至此人。曉然共信之耳。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語本韓文公。去乃字。世亂識忠臣。
語本唐太宗。易板蕩字。蓋士窮則往往反而易心。而節

義乃可得而見也。世亂則人人全軀保妻子。而忠臣乃
可得而識也。欲學者必周于德。德即知仁勇三德。周者

渾全而莫之或遺也。周于德。則邪世之松柏也。當春夏
之時。陽氣盛長。萬物欣欣向榮。松柏亦其中一物也。及

重陰。禦冽。萬物慘淡無色。而松柏于是乎特鬱蔥蔥矣。
在松柏無加損。在知松柏者。則有後先也。可歎也。如國

四書窮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家承平時。富貴榮華。都被小人享盡。一旦有事而犯難。
冒險者。遂屬之平日疎遠廢熟之人。唐宋之末。可鑒已。
戴記。松柏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知者不惑章

理者。天然自有之則。明足以燭之。則如鏡斯懸。如日斯
照。何惑之有。私者。人欲叢起之實。理足以勝之。則仰不
愧天。俯不作人。何憂之有。義者。塞天地橫四海之實體。
實用氣足以配之。則至大而無外。至剛而無前。何懼之
有。知及之而後。仁能守之。仁守之而後。勇能貞之。此學
之序也。蓋知所以始。勇所以終。仁則徹始徹終而貫上

其中者也。學者其作而進可乎。憂惑懼三字。說盡學
人魔障。所以然者。昔曰理欲難辨。是以一弊未已。一弊
又生焉。若所性之德。既全則寂然而行。所無事矣。蓋天
下只是一理。知者明此理者也。明此理則幾微疑似之
界豁如也。何惑焉。仁者守此理者也。守此理則危微戰
勝之閑裕如也。何憂焉。勇者擔荷此理者也。擔荷此理
則震撼險阻之來也。恬如也。何懼焉。

可與共學章

天下歸仁。註云。歸猶與也。與只是許之之意。今云可與
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直作相與之與。蓋山可與共

四書窮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學一句而推言之耳。愚謂適道連上句說。或可云共。若
立與權恐難言之。且似聖人以其所已然而責其所未
然也。只作許之之意。為是。程子曰。知所以求之。知從身
心下手也。知所存。知向正中路上走也。篤志固執而不
變。不遷于異物。不惑于異端。惟然後知輕重。稱錘之謂
也。能權輕重。使合義者。如堯舜以揖讓之義為重。則父
子輕。如湯武以征誅之義為重。則君臣輕。或重或輕。義
之真此而無容心焉。可與權矣。
楊氏曰。知為已而不為人。今之學。即古之學也。故可與
共學。學足以明繼善之性。則一陰一陽之道在焉。然後

性強立不反。大成之事也。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則無可無不可。一應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焉。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謂履。乾。復。恒。損。益。困。井。以及巽。是也。繫辭三陳之。而以行權終焉。見學者未可驟語權也。權者。聖人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故曰大用。權者。聖人之大用。經者。豈非聖人之全體乎。體未全。而驟語大用。未能立。而言權也。猶孩提之童。方在懷抱中。未能立。而欲伸步以行。鮮有不偃仆者。從來豈有不立而能行之人乎。矧等甚矣。此喻甚好。

四書附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卷九

反經合道。本于公羊氏宋氏執蔡仲一傳。而何休註之。漢儒通相唱和。于是權變權術之論出焉。所謂權變。即所謂機事也。所謂權術。即所謂機心也。駁駁乎人之無忌憚矣。不知權與經。同歸于義。變動不居之權。只是中正不易之經。其名異其實同也。自漢而下。徇名而昧其實。不知權為何物矣。讀書不識字。此亦其一端也。又思權只是經之說。如子見南子是權。然小君有相見之禮。只是經。如子欲應佛胎及公山弗擾之召。是權。然志在為東周。只是經。如魯人獵較。几子亦獵較。是權。然必先傳正祭器。只是經。如此者。固可類推也。程子

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之義推之。男女授受不親。常用經也。嫂溺援之以手。變則用權也。若常用用手援之。權變時執。授受不親之禮。則經權顛倒。而不可為訓矣。故曰亦常有辨。朱子有程子之說。然後權之用。大中至正而不流于變詐。有朱子之說。然後權之用。精義入神而不涉于因執。是故反經合道。程子非之。固是也。朱子是之。亦是也。因憶史冊中如顏真卿袁愷之偽降。蘇山如王曾之計。夫丁謂皆反經合道者也。

四書附註

論語

子罕

卷九

卷九

洪氏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其說固確。再推之。三代以後。韓愈王通。其可與共學乎。董仲舒司馬光。其可與適道乎。周程張朱。其可與立乎。若權則未易言也。吾仍舉而歸之孔子。孔子之權。見諸行事而深切著明者。具在春秋。季札之讓宗魯之信。知經而不知權者也。子反之平。鬻拳之諫。知權而不知經者也。李克之中立。祈免。陳乞之多方存始。不知權併不知經而妄用者也。詳味書法。一字一句。具見權衡。故曰春秋孔氏之權。書雖然。霍光廢昏立明。狄仁傑反周為唐。亦不可謂不知權者。蓋二公亦未開道。而天分過人。遇大事。以至

宋史云西漢人才可與適道以杜欽谷永當之東漢人才可與立以陳蕃竇武當之三國人才可與權以孔明當之孔明之取劉璋或以為權矣而識者不之許也陳賈委質好奈不學無術遂爾墜此豈曰能立若杜谷之類則名教罪人也安得以適與之

此選詩也上兩句無意義特以起下兩句之辭救未六

卷九

義爲興偏依晉書作翻則反當作翻翻言事之搖動也。搖搖靡定猶思之憧憧往來也。然則詩人亦有觸目而感于心者乎。爾雖未有所指固可以其言室而知爲思人之詩也。詩人言思夫子以爲未思。詩人言遠夫子以爲未遠。六合之內六合之外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此心此理同也。卽心卽理思則得之是故神明之戶牖可開古今之關奧可闢要不出此方寸間耳。管子云思之思之又得而想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亦可謂偶合此意者。

日用之聞形而下者也。然聖人形而上之道。在乎在焉。故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如言語容貌飲食衣服之際。無行而不與也。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惟其視之審。是以記之詳。

卷十

亦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者矣。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于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嗜而學之。故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立極垂範。使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今讀其書。卽其事。分明畫出一個聖人。宛然在目。可仰止而景行之也。雖然。聖人豈擬而言議而動修而容色以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所謂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也。學者欲潛心于聖人。宜于此求焉。凡聖人之中禮者。必勉強而中。之久。之勤。容局旋必有可觀者矣。

從入目便分明。故下面每章皆曰此一節云云。

孔子於鄉黨章

恂恂信實之貌。蒙引曰：貌字虛此句。連下句一意說。與後節足縮縮如有循一樣緊勢。下面唯謹爾亦只在便。便言內言貌不相離。此說極是。呂涇陽先生以恂恂如也。為指貌。以似不能言者為指言。以便便言為指言。以唯謹爾為指貌。非也。

信誠信實朴實也。誠信而朴實。只像個不會說話的一般。故謙卑遜順。正從信實二字見得。不以賢知先人。正從謙卑遜順四字見得。謙恭也。卑下也。遜讓也。順和也。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二

卷十

賢以品地言。知以見地言。言不先人。嗟乎若後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蓋尊長骨肉也。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言若愚若訥也。

便便辨也。言剖析分明也。宗廟禮法之所在。不可以不講究也。朝廷政事之所在。不可以不建白也。講究建白。皆所以明辨之也。故必詳問而極言之。詳問屬宗廟。無一事之含糊也。極言屬朝廷。無一語之忌諱也。但謹而不放。爾收斂謹慎。如祖宗在上。如君父在前也。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則渾是鄉黨氣象言貌。與宗廟朝廷不同。在宗廟朝廷氣象言貌。與鄉黨不同也。

朝與下大夫言章

觀下面君在為視朝。則知此處卑出朝字為君未視朝也。且既視朝。則必不歷位而相與言。做個剛正大義相規勸無所撓曲也。問問和悅而謙和藹悅愉而正言無隱。故曰諍也。剛柔互濟各得其當也。君在視朝。天威不遠。顏咫尺矣。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言踧踖而不自安也。與與威儀中適之貌。言威儀之疾徐得中而又和適也。合之所謂恭而安也。中適非適中此義須知。

與平聲。張子曰：不忘向君也。則與作去聲。丁義亦通。但

四書章句

論語鄉黨

三

卷十

不如前說。故後之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以上大夫與下大夫言。則上大夫為上。下大夫為下。以君與上大夫下大夫言。則君為上。上大夫下大夫俱為下也。故曰事止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章

古者賓主相見。皆有副賓副為介。主副為摯。摯也者。奉主命以接賓者也。王國之君。召而使之。此被命之初也。勃變色貌。言顏色易其常也。蹀躞盤辟貌。盤旋而如有所回。避言容止易其常也。如此者。皆所以敬君命也。敬君

命故顏色容止無非敬心之表著也。夫子爲大損所與立。謂上損也。損同爲損者也。上公九命。用五人。故曰命。敬之強半也。以次傳命。揖左人左其手。謂末損也。所以傳主命而報之賓也。揖右人右其手。謂上損也。所以傳賓命而報之主也。

禱。整貌。言衣之前後齊整而無參差也。

賓主相見。主延賓入。損從其後。此行禮之時也。疾趨而進。開張而有所向。故曰拱。端正而無所倍。故曰好。張拱端好。鳥之舒翼則然。故以取象也。朱子註。時習則以鳥之飛取往來之義。故但言數而不言翼。趨進則以鳥之

四書翊註

論語 鄉黨

四

卷十

翼取翔翔之義。故備言張拱端好而不言飛。其精如此。賓退成禮而退也。謂退而就館。非歸國也。必復命云云。紆君敬也。陳氏曰。紆緩也。解也。緩者從容之義。解者寬釋之意。使不復束縛而拘迫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損相之容。朱子曰。相是相禮。損是傳道言語。兩者判乎不同也。然則此處只宜言損而併及相者。言爲損以相其君也。

入公門章

鞠躬。謂曲其身而不敢伸也。公門高大而心卑。小故若不容此其所以爲至敬也。與。

立不中門。不中門之中而立也。註不日門中而必日中于門。則中字宜與。屢字一。看按存疑之說。全本朱子及饒氏而其義似尤爲顯明。其言曰。古者門兩旁有楹。今俗呼門匡是也。門當中設直木以限之。謂之闕。今各處城門間或有之。闕東而之東。楹中門是當楹闕之間。在東西兩扉之中也。君出入則緣中門。臣不敢緣中門。旁闕而行。君出入皆緣左。出以東扉爲左。而由其中以西扉爲左。而由其臣出入皆由右。出以西扉爲右。不敢由中。旁闕而行。在西扉之東。闕之西。所謂出以闕西爲左是也。入以東扉爲右。不敢出中。旁闕而行。

四書翊註

論語 鄉黨

五

卷十

在東扉之西。闕之東。所謂入以闕東爲右是也。然則出入不由中門。禮也。立不中門。則常人所忽畧而聖人于此特謹之者。故記立而不記行也。按曲禮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孔氏註曰。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也。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馬氏註曰。由闕右。不敢爲賓也。陳氏曰。自外以向內。則以入爲左。右而在東。自內以向外。則以出爲左。右而在西。由闕右入。則由東出。則由西也。闕門限也不踐闕。則由東由西皆不敢踐闕也。中門君所出入處也。而立之則近僭。故曰當尋闕所以

限門也。而履之則近慢。故曰不恪。

君未視朝。故曰虛位。何以知其虛也。胡氏曰。言過則厥可知已。位謂門屏之間。屏是樹小墻。當門以蔽內外者。但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屏在路門內。此謂門屏之間是屏之外。門之內也。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子立之處。所謂宁也。朱子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于門屏之間。僉氏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君雖不在而孔子之心如在。故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爲君不在而

四書訓註

論語

六

卷十

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此句未安。聖人之心無時敢肆。豈待言似不足而後知其不敢肆乎。恐不是。摹寫聖人語氣。且言似不足與似不能言又不同。似不能言是像個不會說話的。言似不足是併話也。像個說不出來的。極言其敬之至也。

攝擯也。謂以手絮之而起也。齊衣下縫也。卽縫裳之縫。謂衣下緝也。將升堂。攝衣去地尺。此出曲禮。謂兩手絮衣下縫而起。使去地一尺許也。按古人朝君者。笏插於腰間。用以記事。不以之爲儀。故得以攝齊後世朝皆執笏。于是攝齊之禮廢。升堂而有聯齊者矣。甚則傾跌而

失容也。屏。聽言不露也。息。鼻息。出入謂一呼一吸也。似不怠。非真不息。氣微而息微。却似不息者耳。故曰氣微也。此出玉藻。

出降下堂也。等階之級也。降一等。降一級也。達放也。漸遠所尊。氣舒而展。顏解而開也。怡怡。溫和而豫悅也。沒階下盡階也。不止一等矣。趨走就位也。位。謂朝班之位。上節。踧踖如以君在故。此節踧踖如以復位故。然則復其泣。仍如君在也。故曰敬之餘。言敬之有餘而無不足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也。自入門而過位而升堂而

四書訓註

論語

七

卷十

下階而復位。凡五節。總一敬字盡之。一个敬字變現出多少景象。來事君盡禮。此其實錄也。

執圭章

圭。諸侯命圭。命于天子之圭也。朝覲則諸侯親執以覲君。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郊特牲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申信之物。捧至君前。少間仍退還也。曲禮曰。執圭器。執圭之謂也。執輕如不克。如不勝之謂也。敬謹之至。故其容儀有如此者。執圭平衡手與心齊。則無上下矣。而曰上下者。蓋其手微有高低。高不過指。卑不過授。則仍與心齊也。戰而色懼。記所謂色

容類顛也。舉足促狹。記所謂行容惕惕也。行不離地。如緣物。記所謂舉前曳踵。舉前趾。拖曳後跟也。朱子曰。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享獻也。正行聘禮。而後行享禮。所謂享多儀。所謂實旅百也。用圭璧如皮幣與馬之類。與命圭退還者不同。蓋全受而答其禮也。聘時物如戰色。至此始有容色。和者。萬然可掬也。儀禮曰。發氣滿容。便是醉而盡背意。享禮之觀公也。以主君之獻獻其君。私覲則自出所有。以獻之。註禮者曰。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私見于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故孔子行之愉愉則又和矣。

四書章句

論語

八

卷十

極言情意之淡洽也。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于鄰國之禮也。以聘禮為主。享者所以將主君聘之意。私覲者所以伸便臣聘之情。皆先嚴肅而後寬舒也。

君子不以紺緇飾章

不曰孔子而曰君子。言凡為君子者皆可學孔子也。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浮亦色于深青之間也。註但曰齊服而不言飾。則是齊服全用紺也。觀下云。緇色三年之喪。以緇練服者。則知其有別矣。諸家俱一例看。讀註不詳也。飾。領緣也。若常服而以齊服及練服之飾為飾。

則幽明吉凶何別焉。陳氏曰。二色皆非正。蒙引曰。不宜如此說。既非正色。何故齊喪用之。竊意齊者所以交于神明也。考揚赤色。俗謂之帶盤。以此交神明可乎。禮父

母。殺冠衣不純采。故絳色或以為淺紅。或以為赤多黑。少豈有三年之內。甫墓而練。遂用此者乎。或問朱子亦以為不可曉。然則齊喪之用二色。誠為可疑也。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皆非正。且近于婦人女子之服。豈丈夫所宜。故不以為私居之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祭之服可知。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則朱子之言。豈非

四書章句

論語

九

卷十

有感而發乎。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絳。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于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此可謂善讀集註者。蓋朱子之言。為天下萬世立防。非獨為一時計也。或曰。朝祭之服自有定制。豈是胡

亂穿的不當。如註云云。何其不察也。衿單也。當暑卑著絺綌。亦恒情也。然體見而近褻矣。故葛之或精或麤。必表而出之。謂先若裏衣在內。然後表絺綌而出之于外。欲其不見體也。不見體亦敬身之一端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見鄭風君子偕老篇。按玉藻羔裘細衣以易之。狐裘揚衣以易之。與此同。惟

廣裘絞衣以楊之。與此差異。乃知聖人亦酌古禮而為之者也。或服于朝。或服于聘。或服于大端。其色各有所當也。朝服用黑。所謂人臣北面答君也。聘服用素。所謂精白以承休德也。蠅祭用黃。所謂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其義各有所取也。禮表裘不入公門。裘在內。衣在外。美見而充其內。其外各有所稱也。裘取其溫。利用長則長之。不肩省費也。袂取其便利。用短則短之。不拘拘齊一也。此皆應心為之。而不踰矩者。

四書翊註

論語

十

卷十

齊主于敬。解衣而寢。非敬也。不可著明衣而寢。亦非敬也。又不可故別有寢衣。既不著明衣。又不至于解衣也。其中履足蓋專用以寢。不用以行。故履足之半。寢寐中有對越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最為得之。朱子曰。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為其皆言齊也。而表裘孤貉亦得以類相從。為其皆言裘也。此說如何可易。而羅一舉揚升菴俱謂非錯簡。以發衣為今之說。以發衣為睡服。鑿而謬矣。幽詩曰。二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從古已然。故表裘以毛深溫厚者為之。取其適體也。若夫出則輕裘。為便。又當別論矣。

按內則子事父母。所佩多端。皆所以供使令也。又玉藻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以至鴈炙之屬。莫不皆然。皆所以修身利用也。故曰孔子象環五寸而綦細綬。唯喪否。

考帷裳之制。其幅方正如帷。上下俱闊。腰不足以勝之。故撮其有餘者。疊于腰之兩旁。則為雙積。旁固無斜裁之殺縫也。若深衣。則有腰縫。半計縫。齊倍腰之文。上狹下闊。無非事乎襞積矣。然非針線縫合。不可。故曰有殺縫。公私異制。蓋平居之服。固不敢與朝祭等也。羔裘朝服也。元冠祭服也。朝祭皆吉服。而內用之。哀死

四書翊註

論語

士

卷十

之謂何。故弔必變服。表裏如一也。雖然。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前。則弔者吉服。故子游襲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曾子始非子游而終善之。弔禮又未可執一而論也。此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或曰。朝于朝。或曰。設虛位以朝于家。看來朝于家為是。蓋當未致仕。則不待言朝。既致仕而朝于朝。則不待言朝。矣。曰。吉月朝。罔知其已致仕也。曰。吉月必朝服而朝。罔知其在家言也。吉月。或云正月之吉。或曰。每月頒朔之吉。畢竟以每月朔為是。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衣履身之章也。裘之旗也。聖人裁之中。有時措威宣之妙。焉。學者不可以不知。終也。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愚謂曲禮古今所同也。見曲禮于行事。孔子所獨也。而况化裁妙用。出于曲禮之外者。固多乎。安得不以特爲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章

齊必沐浴。浴竟卽着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體明潔則精明之德在其中矣。以布爲之。不貴華麗而貴質素也。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菹。遇生易

四書訓詁

論語

主

卷十

常處也。必以居冠之者。恐是遷居禮云。男子出宿于外。文公家禮云。將齋戒。主人率男婦宿于家廟中。若遷居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齋之事。則齋也者。薦馨于廟考。所以合德于鬼神。豈若釋氏之苦空哉。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致潔指明衣變常指變食。遷生便忘却寢衣一節。宜補之。故曰變衣變食變生以盡敬。亦可益明其意。言變衣也。

食不厭精章

註精訓鑒攷丹鉛錄云。精鑒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

斗爲滿。一石五斗爲幾。得四斗爲鑒。得三斗爲請。則精與鑒亦須有辨。要皆以米字釋字義也。若經文所用。則泛就飯之美。好言不專指米也。牛羊與魚之屬。謂而少之爲膾。則凡禽獸之腥皆在其中。考禮大傳亦有肅而不切者。食精則益脾胃。故能養人。膾醢則損脾胃。故能害人。食正說。說不得。能養人。精糲藜藿皆所以養人也。膾反說。說不得。能養人。甘脆肥膿皆所以害人也。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必欲如是。則爲養口體者矣。

四書訓詁

論語

主

卷十

膾必厭細。此矯情而甘淡薄者也。過奢過儉皆非也。孔子則食非必欲精。而于精也亦不厭焉。膾非必欲細。而于細也亦不厭焉。此其所以爲中道也。與。飯傷熱濕。則非正味。味變則有邪味。魚爛自內出。故曰餒肉腐自外入。故曰敗臭氣臭也。未敗而色臭變。與敗者無以異。失烹調生熟之節。與變者無以異。五穀不成。其實未熟之類。王制所謂物未成不利人。市不得鬻者。也。此數者。或過期而失本然之味。或不及期而虧本然之味。皆足以傷人。以不食。聖人欲使物各得其正。故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

不離于正。則即口腹之微而言其心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質美與此。暗合註時。之爲割必正之。驗食肉用醬。各有所以。如內則云。云是也。饒氏云。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某物。則用某醬。必有意。非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也。最有理。惡其不備。如食魚膾而不得芥醬。食濡魚而不得卵醬。食麋腥濡鷄濡蟹而不得醢醬之類。皆是也。此二者無害于人。但不嗜味而苟食耳。嗜味苟食。則人欲非天理也。

四書章句

論語

西

卷十

記曰。酒食者所以歡合也。故曰。酒以爲人合歡。不爲量。就孔子說。若在他人不爲量。則亂矣。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不爲酒困也。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併血氣亦不可使亂。不使亂志。心志清明也。不使亂血氣。者。威儀修整也。但淡洽而已可者。未醉而節之。不以醉爲節也。此程子之有量其善學孔子之無量乎。淡洽是身心快慊意。

沽市皆買也。詩云。無酒沽我。故曰沽酒。取諸市。故曰市。脯不食。恐不精鑿。或傷人也。不精鑿。則有傷人之虞。或傷人。故曰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此輔氏所以爲衛生

之嚴也。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詳全明之。但上下其語。而以穢惡去臭氣二字。適可而止。無貪心也。八字增減不得。

助祭于公。所謂魯之宗廟也。得肥肉歸。即須賜。不敢私。神惠也。不俟經宿者。恐稍留神惠。則不敬。故立刻及人。也。若夫家廟之祭。肉不過三日。皆以分賜。亦不私神惠之意。蓋過三日。則肉必敗。人將不食。而厭棄之。是喪其神之餘也。留神惠。非敬。發神惠。亦不敬。故公私之賜。雖有急有緩。要其敬神惠之心。則一而已矣。玩註公肉曰。

四書章句

論語

圭

卷十

昨。以其有飲福受昨之禮也。若家則但云祭肉不得稱昨矣。昨肉之賜。曰頒。以其奉君命而布之也。若祭肉之賜。則但云分。不得稱頒矣。朱子一字之間。不苟下如此。答述曰。語食時。雖有人問。亦不答也。自言曰。言幾時。雖有人在。亦不自言也。兩句不宜平說。以食爲主。而寢附之。纔是。蓋此專言飲食故也。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所謂主一無適之敬也。當今則敬而食當寢。則敬而寢。豈分心于言語而他有所適哉。萬氏之說。其理固不易矣。楊氏之說。則慎言語以固肺氣。亦養生之一道也。皆以爲通而有之。

詩云疆場有瓜祭法夏秋用瓜則瓜祭未爲無據但亦菜類不免重出且魯論作必依魯論爲是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或曰古席地而坐置豆于地故置祭物于豆間之地或曰置饌豆間亦通但地說不去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如神農后稷之類仰答其立我蒸民之功禮所謂報本反始也齊嚴敬也雖薄祭如見先代之人也曰必祭見無有食而不祭者曰必齊如見無有祭而不敬者聖人之敬而以爲聖人之誠非誠無以行其敬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豐儉有道多寡有則去取有宜一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席不正不坐章

聖人心安于正故于位之不正者雖小不安不安故不處也

此與割不正不食同意不食不正之割欲使物物各得其正也不坐不正之席欲使事事各得其正也其爲造次不離于正則一而已矣

鄉人飲酒章

鄉人飲酒須向齒故進退去留惟以杖者爲從違未出不敢先拱而俟之既出不敢後趨而從之如子弟之事

父兄也

以其飲于鄉也故卑舉六十杖于鄉者言之

雖所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周禮方相氏掌之如今人發引用以前導者是也階東階主人之位也雖在難字其事近戲其義則取禦災也故朝服而臨之無所不用其誠敬也言敬必言誠謂不以虛文相加也或曰恐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郊特牲曰鄉人禘夫子朝服而立于阼存室神也註疏本此亦有理蓋事神如神在之意也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以尊高年爲第一義應事接物則以禮自處併以禮處鄉人也河御僊之事而知之

問人於他邦章

拜送使者拜其所問之人也如親見而致敬焉故將以再拜之禮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有溫涼藥燠之不同非食比也故未達則不敢嘗然受而不飲是虛其賜也虛人之賜而不情告是欺也故告之如此俟其達焉可飲而飲則誌其惠不可飲不飲則誌其意皆在未達不敢嘗一語中矣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告也必告之直也一事而三善備焉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遣使拜送以誠意送之

也。受藥直告以誠。告之也。故俱為與人交之誠意。

廣父子退朝章

廐以困馬。廐焚問馬。人情也。然恐傷人之意多。故人為重。則馬為輕。故未暇問。蓋人同類。馬異類。故貴賤分焉。理當如此。聖人之問。矢口皆天理也。王陽明曰。不字絕句。傷巧。孔門無此文法。

君賜食章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此句宜盡正意。上却本曲禮。餘不祭之說。而補之。曰。食恐或餘。餘不以薦。愛祖考之心。勝也。下又曰。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頒賜其家。使均。

四書章句

論語

大

卷十

沽君惠也。乃知註釋經。不特曲盡正意。併餘義亦無滲漏也。腥生肉。熟而薦之。祖宗榮君賜也。言以君賜。祭其祖宗也。君以生惠。好生之仁心也。體好生之仁心。故無故不敢殺也。全重不敢殺。無故輕只帶說。若說有故。便與必畜之有礙。

周禮王日一舉。舉殺牲盛饌也。膳夫授祭。授君所祭之物也。品嘗食。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王乃食。一舉之食也。禮賜之食。而告各之。則命之祭。今于君之祭。已則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以膳夫自處。不敢當客禮也。

天地之氣。始于東方。故東首以受生氣也。君視之東首。

則君未視。不必東首。可知禮記。寢常東首。夫子想未必。然病卧不能着衣束帶。又不可以褻衣見君。禮于是乎窮矣。加朝服于身。以當着衣。引大帶于上。以當束帶。如是。則不褻服見君。兩全之道也。雖病卧于床。曲盡事君之禮。如此者。萬世臣子執得而易之。

疾趨君命。故不俟駕。行出而駕車隨之。故不徒行。不俟駕而行。非不駕而行也。必如註說。始明備。若荀子曰。不何駕。便非矣。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四書章句

論語

五

卷十

朋友死無所歸章

朋友以義合。殯死者。見義而為之。不得不三字。以義言。非有所迫也。植弓記多一句。曰。生于我乎館。

上節云。朋友以義合。言患難相恤之義也。此節以迎財為義。則指車馬言耳。車馬雖重。有無可以相通。若拜之不幾。役于財乎。祭肉雖輕。祖考之餘惠也。朋友之祖考與已之祖考。何以異。故敬之與已親同。而肅然下拜。不敢夷于車馬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均之言交也。在上節則曰。人而以誠意盡之。在此節則曰。朋友而以義盡之。豈人。

與朋友異交。耶想謂人吾友也。友吾人也。但泛言之。則曰人而切言之。則曰友耳。以誠交。義之根心者也。以義交。誠之合宜者也。源同而流異。流異而源未始不同也。寢不尸居不容章。

偃卧仰卧也。居家燕居也。容儀容貌威儀也。范氏所謂情慢之氣不設于身體。以言乎其嚴恭寅畏也。所謂雖舒布其四體而未嘗肆。以言乎其身寬裕而心不放也。若日惡其類于死。則世俗之見也。若不容仰恭而安。自然而無矜持也。申申天天。皆自然而無矜持之貌。固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容儀也。奉祭祀見賓客。豈其不自

四書訓詁

論語

子

卷十

然而有矜持哉。但極乎莊敬氣象。固有不同耳。素親狎。素與之習熟也。燕見見之類數也。變謂變其常而有驚哀之色也。貌謂致敬。非特尊之矜之而不敢忽也。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合二章觀之。其義始全矣。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因服非特斬衰齊衰也。自其大小功以至緦麻之喪。皆是也。式因服哀有喪所以敬有喪也。負版持邦。國籍者是。萬民生齒之數所具載也。式負版所以重民數也。天地之性人為貴。故曰人惟萬物之靈。王者以民為天。與民以食為天。同皆

貢之以生也。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三年大出。乃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此王者所以敬萬民也。況其下者。敢不敬乎。愚謂王者以天下為一家。見一家之人。則敬之。敬之故拜之也。孔子以萬物為一體。見一體之人。則敬之。敬之故式之也。無非吉凶與民同患也。

逆厥生之初。則共降帝衷。原普天之義。則曰隸王家。且也。盛世之戶口。何以繁殖。叔世之戶口。何以凋殘。是夙昔所懷。倦在念者也。况躬逢而目擊之。安得等閒放過。主人盛饌以敬客。禮也。客變色而作以敬之。敬其禮非

四書訓詁

論語

子

卷十

敬其饌也。敬其禮。則天理敬其饌。則人欲。聖人有天理而無人欲也。禮字屬主人。若以為孔子教主人之禮。則失之矣。陳白沙謂戒奢侈。居天下以儉之意。亦有理。然必竟是賢者識見。非聖人氣象也。疾者來之速。猛者發之暴。敬天之怒。大雅板之詩也。人子之事父母也。父母震怒。則不遑寧處。孔子敬天之怒。亦若是焉而已矣。記言風雷曰。疾日迅。無烈字而益以甚。而日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則晝可知。又為必變指出事實來。書曰。烈風雷雨弗迷。此言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所以合

天之德也。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此言聖人之心悚然。靡寧所以事天之道也。有事天之道，然後可以合天德。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如陰陽之舒慘，各隨其時也。

升車章

緩挽以上車之索也。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綬外以知內也。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于此，歸此以知其彼也。范註之精如此。若單解正立執綬有何意味。

內顧回視轉其身以視也。曲禮曰：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雉，式視馬尾，顧不過設，與此正合。註專用一句。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卷十

擇其要也。王蔭曰：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恭，正三句註疏。反之皆失容，且惑人視聽也。或人意輕，只帶說故曰：且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首節動容也，次節靜容也，動靜皆升車之容，咸以正無缺也。

色斯舉矣章

鄉黨一篇記者反覆稱述，總一聖之時盡之。至此特引山雉之識時者以終篇，故知其有深意也。朱子曰：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而說者欲釋山梁雌雉句，于篇末亦通言山梁之上，有雌雉焉。見人之顏色不審，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亦可謂知幾矣。易曰：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色斯舉矣之謂也。如穆生見楚王成不設醴酒而去，蓋其人也。禮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其翔而後集之謂也。如蒯聵武侯必待先主三聘而後出，蓋其人也。君子進易退，不可于此想見之哉。

夫子望之而欣然，有當且穆然有感也。故亟稱之曰：時哉，時哉。其有鳳凰翔于千仞，氣象也。

子路共之，其向也拱而立，衆星共之，皆其義也。共則微諸色，共斯作正，所謂色斯舉也。三臭，依晁氏引石經作憂，謂雉鳴為是，蓋其聲可得而聞，其身不可得而羈也。

如此，則前後照應說的去，即以爲無闕文可矣。邢註俗

鄆可笑，且共其則已入子路之金中矣，又何能一舉而翔集哉。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卷十

鄉黨

色斯舉矣章

鄉黨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色斯舉矣章



四書翊註

前乃 包蒙吉報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趙際承校訂

先進於禮樂章

先進後進前輩後輩其名異其實同也但輩以等言進

以在言言先在後在於禮樂則於於字順言前輩後輩

是也野人謂郊外之民材鄙而樸茂也君子謂賢士太

四書翊註

先進

卷十二

夫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也禮五禮樂六樂治天下之大
經大法也先進者文質合劑而得其宜豈非彬彬之君
子乎今反謂之野人厚而薄之也後進者文過其質虛
文盛而實意亡矣今反謂之君子崇而尚之也蓋周末
文勝時人相習成風故其言如此不自知其過于文其
流將莫知底止也此程子之言朱子全用之確不可易
時人之言如此其用禮樂也必將避野人而趨君子惟
後進是從也孔子獨不然獨冒野人之訕必不敢附和
君子蓋欲損文勝之過以就文質得宜之中而復文武
周公之舊也從先進正是從周先進指周初後進指周

末或謂從夏從商謬矣如用之以得位而移風易俗言
若作日用語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安得曰如用之

從我於陳蔡者章

孔子嘗厄于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一堂聚首弦歌
講誦不輟亦盛事也此時皆不在門或作古人或官列
國或歸省于家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
中也昔也同患難今也不獲同安樂存亡離合之感曷
能已

門人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併目其所長分為四科
見艱難險阻中皆廟堂之選也德行易所謂君子以成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二

卷十二

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或視聽言動中禮或父母昆弟
稱孝或守身而致斯人之惜或遺迹而邀山川之寵則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其入所謂善為說辭者山海
麟鳳之喻便堪出類拔萃禮樂德政之論真可提衡百
王則宰我子貢其人政事所以經綸邦國也或藝可以
足民而為之宰或勇可以撥亂而反之治則冉有季路
其人文學所以潤色皇猷也或學道而播弦歌之聲或
序詩而垂河之教則子游子夏其人矣孔子教人因
材而施亦猶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于此可見矣使孔子
居帝王之位顏淵王佐提衡四代禮樂閔子騫冉伯牛

掌風憲坐鎮雅俗。仲弓南面爲諸侯以臨其民。宰我子貢出納王命爲喉舌。冉有計戶曹。季路本兵柄。子游子夏知節制。王章雖與舜五臣周十亂比肩接踵可也。惜也。孔子以布衣老而群弟子亦終淪落不偶。豈非天哉。雖然四子附夫子而千古同不以其一日也。

回也非助我者也。豈

助我。若子夏之啓子。因疑詩而問悟出禮來。故曰有以相長也。顏子于聖人之言獨不然。默識于言語之外而心貫徹之。無精無粗。無鉅無細。欣然領受無所疑問。此正所謂不違不附也。故夫子云然曰非助我其辭若有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三

季十

然焉。時無所不說其贊乃深喜之。又何遺憾之有。然則顏說子子說顏一師一弟莫不相說以解也。

孝哉閔子騫章

夫子稱閔子之孝。集註併言友。蓋閔子之孝以其友也。友于二弟以孝其母而父始安之。故夫子言父母必及兄弟而胡氏因以孝友同稱。此皆集註最細心處。不可不知也。人皆信之無異辭者。無間也。無間即無間然之閒。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于家庭而著于鄰里鄉黨。故夫子嘆而美之。黃氏輔氏云父母兄弟或溺私情至人無間。言始爲公

論大不是蓋閔子之母氏昆弟與他人不同使非至誠底。豫如大舜家庭間早有間言矣。迄今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之言。猶使人悽惋悲惻而不能已。況在當年能不心動。是以兄弟既翕而父母順也。骨肉克諧然後公論旁昭。聖人語意全重父母昆弟。上註云積于中而著于外。最爲得之。宋韓魏公對英宗云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舜獨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子于及門中獨獎許閔子。正此意也。

南容三復白圭章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四

季一

范氏曰言者行之表。則行爲裏矣。行者言之實。則言爲虛矣。未有易其言而能謹于行者。未有易其表而能謹于裏者。未有易其虛而能謹于實者也。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虛實相顧表裏合符矣。擇婿以行爲主。此獨取謹言者何也。謹言必能謹其行也。此語極好。易著括囊之戒。書稟起口之羞。謹言者豈獨詩哉。宋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問竊聞之。怒答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忍答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

泣不食。貨。縣是恐。慙。謹。然。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蒙引云。告康子雖略而未嘗有欠缺。非也不還。怒不重。遇兩句言好學之實也。不及此則欠缺矣。安得以有顏回者好學句。該之也。孔門中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獨稱顏子為好學。蓋好學二字。孔子唯自許及顏子一人。是性命事。一有間斷。則非所以為好矣。是以幾幾子其難之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章

顏淵死。其家素貧。父路將殯之。無以為槨。以孔子平日

四書翊註

論語

先

卷十

之愛其子也。無所不至。又其始教而受學者。皆其車。欲資車以買槨也。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只是泛說。言子之才雖有異同。而父之愛子。則無輕重也。既無輕重。則回亦可以無槨者也。不徒行以為之梓。今也豈徒行以為之梓哉。以處。鯉者。處回正。所以愛回也。

蘇氏曰。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言本喪禮。未為不宜。雖然。君子之用財。所以用義也。視義可與則與之。如服駟于舊館。人是也。視義不可與則不與。如直言以謝顏路之請是也。豈獨視有無而已哉。蘇氏之說知

一未知其二也。

顏淵死。子曰噫章

噫。傷痛聲。傷而痛之。不禁其形于口也。孔子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顏子傳孔子之道者也。顏子天則孔子之道失其傳矣。故不勝其悼。若天喪已也。重言之者。悼之甚也。子在而回在。子即回也。回喪而子喪。回即子也。一體中分。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日慟。不亦過于哀乎。哀而不傷。則得性慟之正。非過也。是故慟則慟矣。微旁觀者言之。子幾不自知其慟也。及

四書翊註

論語

六

卷十

自知其慟。而又不得不慟。以夫人故耳。夫人謂顏淵也。顏淵之慟。非一人之慟。非一家之慟。蓋天下萬世之慟也。有所為而為。豈徒然哉。胡氏曰。施當其可是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蓋。鯉有棺而無槨。得宜也。蓋回不得如蓋。鯉欲如之。而不得也。平日父子之情。至是有遺憾焉。各有所歸。故切責門人也。朱子曰。門人回之門人也。竊意作孔子之門人為。是江陵直解亦云。喪具稱家之有無。故夫子告子游曰。斂手足形還。蓋。稱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人子之于父母。且然而況父師之于弟子乎。貧而厚葬。仍是

曾元不易。子路使門人爲臣之見。非所以循理也。孔子愛人以德。故止之。

季路問事鬼神章

鬼神如山川五祀。祖先之類。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言祭祀鬼神。非徒修飭饗之文也。必有其意焉。得其意。然後可以對越也。故求之古今聖賢。恐不肖同歸于盡。然須索有箇死的道理。在不可不知。二者無非當身吃緊事。故曰皆切問也。向來以子路問鬼神問死。皆馳心于玄幻不可知之域。諸儒俱作此解。如何是切問。近細讀之。然後知子路問事鬼神。非問鬼神也。自古四書翊註。論語先進。卷十二。皆有其死。那得裏邊過去。其義甚精。始信子路之問。果切。夫子之答。則更切矣。然則凡看集註。不好者。皆未窺其深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鬼。誠以忠信言也。敬以戒慎言也。事人不忠。信則欺人。即以欺神。事人不戒。慎則慢人。即以慢神。從未有不能事人而能事鬼者也。非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其所以死。繫辭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註兩言本此。而各加所以二字。蓋全而生之。其所以始也。能原之。則知生全而歸之。其所以終也。能反之。則知死全而生之。句也。以天之元亨利貞。爲人之仁義禮智也。全而歸之。何

也以人之仁義禮智。爲天之元亨利貞也。蓋明此理。幽亦此理。生此理。死亦此理。初無二理也。學者欲窮此理。則有其序焉。不可躐明之等。而索幽不可躐始之等。而圖終也。故夫子告之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如此。

繫辭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而不及幽明鬼神何也。蓋以三者一道。知死生之說。則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不待言矣。然程子本孔子之言而約之。余又本程子之言而廣之。一晝一夜。其吾人一時之小生死乎。一生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卷十二

一死其吾人一生之大晝夜乎。然朱子專言理。程子專言道。何也。以其命于天。故謂之理。以其係于人。故謂之道。非有二也。知生之道。徹始者。徹終也。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格明者。格幽也。死生人鬼。其理同而明晦聚散之氣。判然各異。同而異。一而二也。明晦聚散。其氣異而生死。人鬼之理。渾然大同。異而同。二而一也。子路逐末。夫子教以務本。子路沿流。夫子教以窮源。乃所以深告之地。正蒙曰。至之爲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又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可謂創解。

閱于侍側。問箇如也章。

半舉。閑子侍側。則下三子不言。可知矣。天下事。須是。閑人。做的。去。况學道乎。四子俱有。閑德者也。但閑子。只是含蓄。不發露。故閑閑和順。子路只是發露。全不。含蓄。故行行則強。冉有子貢亦含蓄。亦發露。故侃侃直。雖不如閑子之閑閑。亦不至若子路之行行也。子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蓋四方英敏。不凡之士。萃于一堂。亦洙泗快事也。且漫說到傳道上。若傳道又當別論矣。閑閑如。通真夫子事。上大夫氣象。侃侃如。通真夫子事。下大夫氣象。行行如。便是稚金革氣象。無復雍容和順之意矣。故夫子戒之。

四書竊註

論語

九

卷十一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孔子因用為戒。以型。卜非以數。卜也使子路聞言而惕然。有省好學。致知。以變化其氣質。何至希程而死孔懼之難哉。

魯人為長府章

長府藏貨財之府。藏幣帛曰貨。藏金玉曰府。為者改作。一撤而更新之也。魯之政在。三家其君反不與。故賤而稱人。亦一字之貶也。

仍因也。賁事也。因其舊日所作之事也。凡事必不得已。而後改作。長府之役。勞民傷財。是亦可以已乎。故未若不與之為愈也。此介甫說。亦取之朱子。不以人廢言也。

閑子。閑口。只是商量語氣。緩則有確乎不可易者。蘇軾入重與對季氏使者同。

言不妄發。蓋言慎也。不區區以口舌見長也。發必當理。揆時度勢。合乎民瘼。國計之宜也。有德者學道而有得于心也。其心懇以切。故其言藹以和。非有德者不能也。厥後改作之事。不見于經傳。豈非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觀此。則士大夫之在林下者。凡地方利病。正未可膜外置之。先輩羅一峰章楓山諸君子。所與司牧書。俱直言無隱。諸君為之咋舌焉。後人請託成風。而此義遂成絕響矣。可勝嘆哉。

四書竊註

論語

十

卷十二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章

瑟樂器也。樂以和為本。瑟亦然。其聲不和與已不同。故一則曰。吾之瑟。一則曰。丘之門。區而別。以云戒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說苑稱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方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為北鄙之聲。其亡也忽焉。出乎聖者入乎狂。可不慎哉。氣質剛勇。不足于中和。此直指病源也。氣質是天分上事。不能變化。只是學問之功。少耳。然則清溫既入。肅故夫子一與之一拒之。

門人以夫子之言視子路為門外漢。遂不致敬。故夫子

釋之道之高明正大如堂然精微如室然可次第而入也。子路之學所見卓越已造乎高明之域而卑暗不足以敵之所行磊落已造乎正大之域而私小不足以隘之。豈精外望者所可幾及哉。惟是高明矣以語于精微入神未也。正大矣以語于純粹至善未也。精微之奧特隔一層夫固可馴而至耳。安得以聲音之事遂槩其生平而忽之也。聖人之教子路也每用抑揚法先揚而後抑者衣敝緼袍章是也。先抑而後揚者繇之瑟章是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張才高才分英邁也。意廣意思倭大也。荀子曰君子

四書章句

論語先進

十一

卷十一

行不貴苟難好爲苟難好爲苟且難能之行不詳審不平易故常遇中觀夫子告以多聞闢舞多見闢殆及會子謂其堂堂難與爲仁之類併其所自言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之類可見也。子夏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斤斤不失尺寸而規模狹隘不宏濶不寬裕故常不及乎中觀夫子告以無爲小人儒無欲速無見小利之類併其所自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小子當麗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也。

子夏以遜勝不及故疑師勝于商也。道以中庸爲至。然

欠些子固不得踰越些子亦不得過與不及二者病則一般不得強分優劣也。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非中庸之德其始也相去無幾毫釐耳其既也愈遠而愈失其真謬以千里矣。故聖人之教抑其過俯而就焉引其不及企而及焉歸于大中至正之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章

按左傳季氏將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是其心猶知有正人也。因其知有正人之心而借正人之言悚動之未必不見聽否則辭其位而去可也奈何無能改于其

四書章句

論語先進

十一

卷十一

德反從而助之虐乎曰富于周公季氏罪案也曰聚斂而附益之冉求罪案也先立兩案爲下文責求張本春秋之法也。

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于聚斂而見于仕季氏之初胡氏又以閔子之得不徒見于長府而見于辭費等之初皆端本澄源之論學者不可不知也。

周公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王室至親也有大功莫安社稷也位冢宰表正百官也以親以勲以貴其當正矣。季氏諸侯之卿何敢望周公萬一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分朝廷之祿裁剝削其民吸百姓之膏血何以得此

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是周公之罪人也。証又字有兩意。一則謂季氏非分之富無以加而求又益之一則謂據奪刻剝之季氏豈宜急之宰既爲宰而又云告所以甚之也。

非吾徒絕之言不是我輩中人也。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易所謂揚于王庭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黨惡阿附權奸也。害民剝削元氣也。然師道嚴嚴則寬假如息不得故絕之。不屑之教誨也。友道親親則過失相規。况不避之惡乎。故猶使正之。無形之斧鉞也。愛人無已此聖人之心。仰天地之心也。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十三

卷十一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爲不善至于如此。噫聖門自曾閔而下不仕三家者蓋寡矣。雖然有道焉。子路與冉有同以政事之才事季氏于聚斂則効其力于伐顓臾則預其謀。利在季氏不利在魯而子路墮三都收其甲兵則利在魯不利在季氏也。善不善之相去逕庭矣。意其心術間固有異焉者乎。愚謂心術不明不能格物以致其知也。不能反求諸身不能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以仕爲急道德之心不勝其功名之心也。蒙引本范氏之言而推之謂苟或以謀界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

施也。易曰離利貞。愚又有進于是者。苟時不有華歆乎。歆之才擬管寧而施于操遂爲古今奇惡。嚴時不有揚雄乎。雄之才擬荀悅而施于莽遂爲名教罪人。若劉毅劉裕皆亂賊之雄也。志謀篡逆而才有大小遂分勝敗不可謂毅之才施于裕也。

柴也愚章

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厚謹厚也。按家語足不履影步趨必謹也。避難而行不徑不實顛沛必謹也。啓蟄不殺謹于鳥獸也。方長不折謹于草木也。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謹于喪禮也。從謹厚有餘中便見他知識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古

卷十一

不足故曰愚。愚者迂闊執滯不知變通也。魯鈍也是遲慢不敏捷意。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魯者其才也。確者其學也。確者堅凝貞固之意。其學確故有以變化其才而深造乎道也。尹註正發明程子之意。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言誠信而不欺篤實而不浮也。聖門賢者聰明才辨不爲不多。其過曾子遠矣。而傳道不與焉。曾子是箇質朴的人。卒以忠恕傳夫子一貫之道。乃知學者以誠信爲質。質明則辭辭待他不待也。辟便辟也。便謂便利。乃習熟之意。習于容止謂在威儀

文辭上着意少。誠實謂不能根心而生色也。堂堂難與爲仁。正可想見。

彥粗俗也。粗者不詳審。凡事含糊放過。去俗者不文雅。凡事村鄙。做將來率爾野哉。行行如皆是也。

楊氏曰。四者性之偏。以氣質之性言也。若天地之性。則粹然至正。何偏之有。語者一一指破病根。而言之使猛。然警省。勉自刻勵。善反其氣質之性。爲天地之性也。

回也其庶乎章

庶近也。近則幾矣。與易其始庶幾乎同。言近道也。指出道字。纔有着落。不然却近箇甚麼。不以貧變動心。而求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五

卷上

富此句是說安貧的緣。縣却亦是說近道的效驗。故接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竊意近道所以能安貧。安貧所以益近道。其實安貧便是道。併近字亦下不得。但道不止于安貧。其中固有無限受用耳。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也。貨殖貨財生殖。言其富也。史記本此爲子貢作傳。說他釋賤賤賤貴。是陶朱倚頓一流人。豈不可笑。不聞道之嘆。一至于此。小註錄其說大不是。億意度以私意揣度事物也。言子貢不受命而貨殖。人欲分數多矣。天理分數少。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有天理而無人欲也。然其才識之明。因此見彼

亦能料事而中。其是非成敗。曰多中。便有如券意。諸儒又說多不中。非也。

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便大段說明了。但此心未忘耳。言只有只此樂者也。下而又下一轉曰。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問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蓋性與天道中。着不得一毫世味。領悟到此。豈復作少年行徑乎。上一段說子貢貨殖與後人不同。下一段又說子貢後來與前而不同。是究竟受命而不貨殖了。如此纔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五

卷上

范氏以簞食瓢飲爲屢空。則可以爲屢絕。則不可屢絕者。無乃併簞食瓢飲而絕之乎。絕字有病。不改其樂。近道意亦在其中矣。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此句又推開說。卽夫子之浮雲富貴也。貧富在天。非可以人力爲。子貢貨殖爲心。是不能付之冥冥。而一無與。豈所謂安受天命乎。雖言而多中。亦推測之數。非至誠之神也。視窮理樂天有間矣。窮理則卽理可以該數。樂天則卽天可以盡人。又奚以億爲哉。夫世人莫不率其言之中。而夫子獨以爲不幸。曰是使賜多言也。多言則躁人而不可以語吉人矣。故聖人所貴者不在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朱子曰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學者也。唯其質美所以欲仁。唯其未志于學所以未學。學未有不立志始者也。程子曰循途守轍即張子所謂踐成法也。古人之法如規矩準繩一成而不可易也。善人雖不踐成法而亦不蹈于惡。蓋過惡則有之。不至于爲惡也。其未能入聖人之室者。蘇不學故耳。不學故無自而入言無途可循。無轍可守也。三先生之言分錄之則三合參之則一而已矣。

論篤是與章

四書章句

論語 先進

七

卷十一

論篤之篤也。無浮辭。無蔓語。從而與之不亦宜乎。然其心則不可知。故曰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定之辭也。此謂聽言者不可以言取人耳。而兼言貌何也。大凡言篤厚者貌必篤厚。言者心之聲。貌者言之容。論篤是與。與其言併與其貌也。言貌兼與。或有以色莊爲君子者矣。故曰不可以言貌取人也。小註曰言指論字。貌指色字。非也。呂涇野以論爲言。以篤爲貌。非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張敬夫子子路曰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于義矣。于冉求曰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遠也。退縮而爲之。不勇耳。

又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于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差也。在子路以稟命爲義理之中。稟命則合乎義理。爲無過矣。在冉求以勇往爲義理之中。勇往則合乎義理。而無不及矣。

聖門教人以力行爲主。難行者既恐其盡而示以風雷之義。冒行者復慮其專而示以父兄之尊。要以善其行焉耳。是故告子路告冉有。大有權衡在赤也。知其問之同而不知其人之異。知其答之異而不知其教之同。故夫子一一明教。若曰求之爲人。畏難苟安其素也。故曰退者遜辭而甘爲人後也。使以告隱者告之。則將援

四書章句

論語 先進

六

卷十一

父兄以藉口矣。故振其怠氣而俾之奮勵。以自強。蘇之爲人。勇往直前其素也。故曰兼人。兼人者加倍于人。如龍且謂韓信無兼人之勇。漢史謂一人皆兼二人之食。是也。註曰勝人似未盡。使以告求者告之。則或違父兄以從事矣。故抑其躁率而俾之鄭重。以自持。此正所謂因病下藥也。書之剛克柔克。古人之佩韋佩弦。皆此意也。

子長於匡顏淵後章

後謂相失在後。夫子云云。恐其冒犯匡人之鋒也。顏淵應聲云云。言不敢赴闕而必死。何其善爲說辭也。斯文

未喪子以之自信者。回復以之信。子故不以千秋之身。輕擲一日也。權之。則與。子。在。何。敢。死。則。子。死。回。何。敢。生。不。言。可。知。已。

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非。也。看。來。還。是。不。敢。之。敢。子。有。而。輕。身。以。先。于。仁。無。所。成。于。義。無。所。取。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矣。夫。何。敢。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而。師。則。未。之。及。以。其。恩。義。有。淺。深。也。孔。子。之。于。子。淵。不。啻。君。父。其。相。與。為。存。亡。也。豈。過。也。哉。先。王。之。制。出。國。語。晉。為。樂。共。子。言。也。民。生。于。三。父。生。之。師。敬。之。君。食。之。也。事。之。如。一。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敬。不。知。也。惟。其。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九

卷十一

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為父。在師為師。在君為君也。况顏淵之于孔子。親承博文約禮之誘。而卓爾有立。為洙泗一人義。則師生恩猶父子也。豈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所可同年而語耶。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不敢愛其死也。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豈復與之共戴天乎。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讐。不但已也。此等識議。大有補于綱常。名教。蒙引又續之云。使請于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恒。然顏子又不但已。當為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為之。義盡也。快論真可足胡氏之羞矣。匡之難。孔子方以天。

自信豈有不諱之虞乎。胡氏蔡氏云云。蓋天地間原有此理。固尚論者所當窮耳。如孟子答姚應之問。舜為天子。瞽瞍殺人。皆究極其理而言之。非必果有是事也。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程朱之論詳矣。竊以為未盡于義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為其友也。亦將曰。父母在不許君以死乎。亦將曰。父母在不許師以死乎。夫師與君與父。一也。况孔子之師。顏子之弟子。固生民以來所未有也。雖未遇難。而藉口顏路而斬孔子一死。吾不知之矣。且顏路亦嘗師孔子者也。回也。豈但為孔子死哉。又當為顏路死孔子矣。然則父母在不許友以死可也。父母在。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十

卷十二

不許師以死。可乎。父母在不許師以死。不可也。父母在不許生民未有之師不死。可乎。若曰。既遇難則死之。未遇難則死不可許也。是徒視孔子為顏子之友。而忘其為顏子之師也。又忘其為顏子生民未有之師也。我固曰。未盡于義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章

子然。季孫意如之子也。意如逐昭公。其子習見父之所為。故形于言者。有不敢之意焉。非聖人言言斧鉞。彼亦何所忌憚也哉。仲由冉求。聖門高弟子。季氏得而臣之。在二子則為辱。在季氏則為榮。故自多其得人而問之。

異非常也。卓然不群之意。曾。卽曾是以爲孝乎之曾。一字間便寓不滿之意。乃非正訓。乃由與求是問。言其無以異于人也。無以異于人而以大臣比擬之。不亦過乎。故曰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非以才藝大。非以功利大。以道大也。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陳善閉邪也。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知幾保身也。昔朱子入朝。或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慎無言此。朱子曰。吾生平所學者。惟此四字。敢隱然以欺吾君乎。此所謂以道事君也。及其諫不行。言不聽。則奉身而退。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此所謂不可則止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三

季子

備臣數謂充位待食也。從季氏之所爲。謂阿諛順旨也。君臣之義。無所迷于天地之間。二子固習聞之。執逆大故。天地爲之易位。凡有人心者。惕然怒矣。縣也。勇能勸亂求也。藝能發奸。豈有隱忍而從之者哉。深許二子。死難不可奪之節。正所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必曰而又者。蓋聖人意思。自是兩層也。春秋胡氏傳曰。凡亂臣賊子。必先剪其所忌。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援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于色。皆足以衛社稷而忤邪心。奸臣所以憚也。孔子之許二子。豈非以其死難不可奪之節有足以憚季氏者。憚

之則不敢于爲惡。其所以折之也深矣。

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如旅泰山位。頗與舞入份之類。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未能以道事君也。知其不可而不敢去。未能不可則止也。具臣之謂有繇然矣。是時季氏無君之惡已著。將援二子以共濟。豈知二子縱不爲大臣。何至爲亂臣賊子乎。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可免于黨惡之誅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章

費缺宰。子路爲季氏宰。舉子羔以治費也。賊以害人爲事故訓害。子羔質美而未學。未學則胸中漫無成法。遠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三

季子

使治民。只任本質去。做豈有不倒置錯謬的。故曰適以害之也。治民時便講求治民的道理。則是以治民學也。事神時便講求事神的道理。則是以事神學也。豈必役役口耳而後爲學哉。治民者治己之驗。事神者事人之驗。豈曰非學者事乎。然必服習諸練。夙昔確有成畫。然後可出而仕。以見諸行事也。若初未嘗學。不知治民事神爲何事。而使之卽民以學治。卽神以學事。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非謂有心于慢神。但從未學。奏假之禮。雖欲不慢神

而不得也。非謂有心于虐民。但從未學操縱之道。雖欲不虐民而不可得也。子路本意。原不及此。但理屈辭窮。遂做出。一件道理來。以文過而飾非。取辯于口。以惑人也。若在他入。必將直斥其非。貴許多辭說。夫子止以。後之一字蔽之。子路更開口不得矣。

范氏先述子產之言。而後及先從本末之序。以責子路。其理甚好。蓋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後可以治人。如治民者。不以誠勤物。而徒修政刑之具。民不可得而治也。如事神者。不以德合漠。而徒修駿奔之文。神不可得而事也。其說具于方冊。如五經及周禮之類。蓋修己治人之

四書講註

論語 先進

三

卷一

綱領。備于終諸史。則列其修目也。讀而知之。所見既明。所處自當。然後時措而咸宜矣。何可以不讀書而窮其理也。子路之使子羔。與等殊甚。過也。不知其過。而以日給衆人。則可惡矣。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

按左傳。子皮使尹何爲邑。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有操刀製錦之喻。曰。備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愚謂與此章似同而實異。攻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及衛亂。竟以其脫禍。是公足以服人也。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是誠足以化人也。以之爲半。豈非循良之選哉。而子曰賊夫。

人之子何也。賊云者。不在爲宰而在費宰也。費在三都之列。孔子嘗使子路墮之矣。子路與冉有同仕季氏。而子每專責冉有者。豈不以其常聞師命。而乃心營國哉。子羔謹厚。有餘經術。不足上不及。路下不。冉有豈能仕費而不染于季氏。反私門爲公室乎。失身權門。將與沒俱沒。諺所謂害人。不淺也。故夫子切責之。此說特異。似亦有理。附錄之。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書講註

論語 先進

四

卷一

有許多文章。在故列叙長幼而詳言之。所以爲下文張本也。以長者故而難于言。則無以暢所懷來矣。故誘之使盡言。無隱。以觀其平生所期許。和氣謙德。溢于言表矣。和氣太和之氣。謙德謙光之德。聖人蓋有。四子于春風而兼化雨也。

言女平居。言人不知我。故我無以自見。其責在人。也。如或有人如女。則其責在女矣。將何以證其底裏。用世而不爲世所用也。

率爾輕遽之貌。輕躁而急遽也。攝管束也。若有所管轄而不得自繇。若有所束縛而不得自如也。二千五百人。

爲師。五百人爲旅。加者。干戈盡動也。因仍。言相繼而至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飢。天災流行也。三載考績。古之制也。縣也。爲之北。及三年。可以觀厥成矣。可使有勇。謂折衝禦侮。且知方謂親上死長也。方。向也。謂不向利而向義也。民向義。則事其長上。如手足之捍頭目。如子弟之衛父兄也。哂。微笑。聊示不滿之意也。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放傲也。方六七十里。如五六十里。視千乘之國。大不侔矣。然二句之中。又有小而益小意。如猶或也。疑而不敢決之辭。比及三年。與縣之報績同。而奏績則有異也。可使足民而已。王制所謂三

四書胡註

論語先進

壹

卷十一

年餘一九年餘三也。然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則君子之事。非求所政。矯語者。人各有能有不能焉。不可強也。求也。夙承富教之訓。一任一讓。蓋不敢以上治自居耳。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註可謂曲中情實矣。

縣所志者。兵事。求所志者。農事。公西華所志者。禮樂之事也。禮樂之事。舍君子誰與歸。但求也。謝之。赤也。任之。則是儼然以君子自居矣。能無嫌乎。彼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謝。遂其名者。究未遜其實也。宗廟之祭。祀諸侯所以事其親也。如會同。謂時見衆類。諸侯所以事其

若也。君親大典。以有事爲榮。是故服玄端之服。冠章甫之冠。左右趨踰其間。以贊襄禮樂盛事。學爲君子。竊有志焉。夫損帛之于禮樂。未矣。小相之于損帛。又未矣。無一字不鳴謙。亦以子路之見哂爲戒也。

四子侍側。以齒爲序。則然當次對。黜之年不可考。觀其子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視子路少。孔子九歲當居後。視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觀公西華少。孔子四十二歲。當居前矣。以方鼓瑟。故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不拘拘長。初而廢一時之業也。雖最小事。都有中庸在。非朱子看此意。不出希間歇。謂間斷休歇也。雖爾。餘音未絕也。作

四書胡註

論語先進

美

卷十一

起。赴師命也。撰具。卽則何以哉之以也。春。春天氣和煦之時。謂夏正建寅之月。若以爲周正。則凍方解而風尚寒。豈可浴乎。春服。單袷之衣。單衣。一層。袷衣。二層。皆無絮也。浴。盥濯也。若以濯身言。則當云浴沐浴也。今以濯濯爲訓。盥爲洗手。則濯當爲洗足。朱子語類有之。不然。童冠數人。裸身共浴。是何道理。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祓除。祓除其舊而更新也。魯俗。冠民聚于東流水上。至今有之。故曰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東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三月水尚寒。非溫泉恐不可浴。故曰理或然也。風。乘涼。聊寄蕭酒之興也。舞雩。祭天禱雨之

處乞雨而祭之謂雩也。有壇。壇樹木。築地爲壇。除地爲壇。壇之上。有樹木可休息也。咏歌。歌詩。非若今人之詞曲也。

不曰會點之志。而曰學從志之。源本處言之也。蓋有以見夫言看的分曉也。這一投四句。包括下兩句及下兩投。有以見夫四字。又包括這一投。天理者。天所賦于人之性也。人皆有此性。則人皆有此理。人與天原是一體的。無奈以欲心雜之。則天理壅蔽。而不能流行矣。夫是以人欲盡處。天理流行也。近則一身之百骸。統而歸之三綱九法。遠則萬物之紛雜。統而歸之二氣五行。隨時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主

卷十一

隨物隨事。皆天理之流行。故曰充滿。隨事隨物。皆天理之充滿。故曰無有欠缺也。其見已。到至極處。故當其靜也。天理與之俱翕焉。當其動也。天理與之俱闢焉。一動一靜。無非天理流行于其際。是以從容如此。從容者。舒徐。暇豫而不迫也。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乎日用之常。這二句。是從會點言中之意。發之。暮春所居之時也。春服所居之服也。童冠所與居之人也。沂與舞雩。所居之地也。乘其時。服其服。友其友。優游其中。皆所以素位而行。樂乎日用之常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這一句。又從言中之意。推之三子之志。取必于人人

不知則已。無用矣。點之志。取必于己。在己者。無人而不自得也。豈有舍己爲人之意哉。而其胸次悠然。這一段。又從言外之意。推之。悠然。蒙引訓。寬裕。寬洪。而不狹隘。舒緩。而不急遽也。直與天地萬物至之妙。初讀之。似分兩截。再四思之。畢竟依陳氏作一句讀。爲是。上下同流。周天地。各得其所。屬萬物也。天流于上。地流于下。點之胸次。流于中。上下與大地同流也。然則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在其中矣。天流于上。得其類。萬物之所。地流于下。得其載。萬物之所。點之胸次。上下同流。得其位。天地育萬物之所也。隱然自見于言外。統承上一投說點之言。

四書翊註

論語 先進

天

卷二

志初未及此。朱子反覆玩味。從無中形容出有來。故會點言外之意。隱然自見。此又朱子獨有以見點之見也。視三子。規規于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現所以爲方方便。有定在。規規。猶言拘拘也。與悠然正相反。事爲。事功也。三子言志。只在事功打掣。縱成就的許多。不過性分中緒餘耳。抑未也。若會點。直窮到天下之大木。渾然無事。而無不該之事。穆然無爲。而無不統之爲。此其氣象。直侔堯舜。作孔子而豈三子所可侔哉。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向來只承暮春以下說。近見蒙引通承。就瑟命來。謂孔子哂子路。亦連率爾。極是。再讀朱註。益信

註云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便是通承小話言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本末猶言始終也。如鼓瑟是一節。舍瑟是一節。逶迤而不遽言是一節。及夫子慰安而後言是一節。天時是一節。衣服是一節。朋友是一節。飲食是一節。乘風是一節。詠歸是一節。節節點綴摹寫故曰加詳也。蓋亦有以識此。識會點之學云云也。點之學。門人識之。詳述其氣象。朱子識之。深究其源本。併孔子所以與之之意和盤托出。後儒不能贊一辭矣。三子者出會暫後。疑思問也。始而會暫異三子之異。則誘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既而會暫問三子之異。則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无

卷上

許之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無非欲使四子之志同歸于有用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優者。綽有餘裕也。夫子哂之。得無以為大言而無當乎。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許其能為國也。特哂其無退遜之意耳。曾點以孔子哂子路。哂其為國也。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與子路異矣。故微問之。微問者。但問求而不及子路。不顯問也。而夫子之答無貶解。蓋亦許之。許其為邪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雖曰壤地福小乎。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安得以為非邪也。知求則知赤矣。乃會暫又問。夫子又答也。

按。鄉大夫而下有都宮。而無宗廟附庸。而下有通閭。而無會同。所以獨說是諸侯事。事屬諸侯。亦其相之者耳。本文自明。蒙引力辨。亦非諸侯。何迂也。古人以右為尊。無能出其右。言再後強似他的。其許之之辭益有加于求矣。詳目前言之。會暫之志是實的。三子之志是虛的。與會暫所以實三子之虛也。釋異日言之。三子之志是實的。曾點之志却是虛的。與三子所以實會點之虛也。聖人一字一句之間。具見化工。學者宜熟味之。才畢經世而無見于天理之流行。則有用而無體。子之廟三子恐淪

四書翊註

論語先進

三

卷十一

管晏一流也。學能見大而或求于經濟之手。則有體而無用。子之廟會暫恐涉莊列一流也。聖門體用一源之教如此。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優柔涵濡。而不欲驟也。厭飲咀嚼。而不能舍也。先後之序。循循而不致驟等也。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蓋其生平所素蘊然也。見其實事。豈徒託空言哉。後之學者。荒唐馳騁。罔有紀極。如人遊心千里之外。自以為窮高極遠矣。然自身却只在此不能進一步。上一級也。

人至聖人而極。聖人至曉。舜而極。點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以其有見于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也。以其有得于悠然之胸。次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也。與三子之撰。判乎不同。特行有不掩。蚤耳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蓋所行者不能盡。蓋其所言也。看的到說的到。只是做不到。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不出一君一國之事。故視會點為小。而子路規模又較二子差大。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全在才智上見。長不從德性裏生色。是以晒之。若達則純是德性用事。而才智渾然無迹。便是這氣象。便是這堯舜氣象也。

子六七八。聊當少者之懷。在夫子為萬世之太平。在點為一隅之太和。一師一弟。雖有廣狹之不同。要其意則一而已矣。故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會點高瞻已見聖人天地萬物一體大意。湛離開確。官已見聖人猶病何有大意。故合而言之曰。已見大意也。

四書通註

前賢刁 包蒙吉軒 勇再獲珍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趙際飛校訂

顏淵問仁章

仁於四德為元。元者善之長也。包義禮知在內。故曰本心之全德。克勝也。戰勝之勝。朱子曰。克已亦別無巧法。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說克字活。現已謂身之私欲也。不曰心之私欲而曰身。以視聽言

四書通註

論語顏淵

卷三

動皆身之為也。理公而欲私。故曰私欲。私欲不是兩件。復反也。謂違反其故物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天理本然自有之理。天理中自有節界限制度。故曰節。自有節威儀辭章。故曰文。不曰理而曰禮者。理之義寬所該者。廣禮之義嚴所攝者。要也。仁者本心之德。為仁者所以完全其本心之全德而無虧欠也。蓋心之全德是天所以賦于我者。以其具于心而言則曰全德。以其賦于天而言則曰天理。心即是天也。但恐人欲難之。則天之理壞而心之德亦壞矣。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禮是自一事以至于萬事。盎然皆天理之流行而本

心之德復全于我矣。開口云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又

云本心之德復全于我。前後移易二字。照應甚妙。併為仁亦不待言矣。歸猶與也。與者許之之意。向來作人說。我聞說似亦見成仔細看來。畢竟不如話說為妥。朱子曰。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此。此意亦須曉得。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聞之。見之。皆許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奏效一日。故曰甚速。天下同歸。故曰甚大。速曰甚。而大曰至。皆極言之也。僂氏曰。一日與有能用其力之一日不同。以成功言。非以用功言。極是。蓋漸次積累到這當時分

四書通註

論語顏淵

二

卷三

所謂火候到也。又言為仁難已。而非他人所能預言。他人無所用其力也。前日又言。謂克已復禮。既言之而又言。但益以一日。是深一層法。此日又言。謂難已。不辭人求言之而又言。故曰又言。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是進一步法。雖開淡字。皆有至意。宜知之。機如弩之機。一撥即轉者也。機在人則我束手。機在我則我操之。而我發之。故無難也。此釋章意已完。朱子又補出一投來。日日流之言。日日見功。不敢自暇自逸也。如其難也。我尚不矧其無難也。我奈何以為難哉。語是私欲爭盡而不少留指。克已天理流行而不少間指。復禮而仁不

可勝用則非特爲之而已。連四代禮樂都在其中。蓋天
下莫不被其仁也。孔子曰。一日克己。朱子曰。日克之
從一日之前言之也。孔子曰。天下歸其仁。朱子曰。天下
被其仁。從歸仁之後言之也。補聖人前後所未言。其有
功於學者。其大讀者。不可草草放過。
朱子言私欲。凡三見。皆指身說。至是引程子之言。又曰。
私意則指心說。蓋私欲以耳目口鼻言。而未始不根于
心。私意以念頭萌動言。而未始不形于身。身與心之私
非有二。其皆仁則一也。克盡己私。誠意也。皆歸于禮。則
心正而身修矣。故曰。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
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事事皆仁。卽朱子所謂事事皆天理
也。但朱子以禮言。程子以仁言。禮者仁所以成。始仁者
禮所以成終也。
性偏氣質之性也。如氣質偏于柔。則以剛克之。氣質偏
于剛。則以柔克之。又如性偏好貨。則從好貨處克將去。
雖偏好色。則從好色處克將去。性偏好名。則從好名處
克將去。蓋偏須用補用。矯故不可不百千其功也。
朱子曰。其機在我而無難。又曰。不以爲難。謝氏曰。須從
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何其言之不符也。蓋朱子之意。恐
人以爲難而阻之。故一則曰無難。再則曰不以爲難。謝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三

卷十二

氏之意。恐人以爲易而忽之。故曰。從難克處克將去。皆
所以示教也。
以大綱而言。禮爲天理。已爲人欲。其界限分別處未易
曉也。顏子一聞夫子之言。業已了然胸中。故不復以大
綱爲疑。而致問。但直請其條件也。條件謂大綱中之節
目。實實下手工夫也。前云。已謂身之私欲。此云。非禮者
已之私。乃知已所以爲身之私欲者。以其非禮也。合二
句觀之。其義始明矣。凡視聽言動。或有過不及處。便是
非禮。故曰。只是微過。不是顯過也。勿者。禁止之辭。禁者
防閑之意。止者。遏絕之意。是人心之所以確有主。特而
勝私復禮之機也。勝私應非禮者已之私。一句。機卽在
我而無難之機。勿之所以夾之也。夾其機。則私勝。私勝
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動容周旋卽視聽言動也。日用
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謂小事大事。都有恰好道理在
取之左右逢其原也。事如事事之事。是竭力從事。意或
引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解之是
矣。言不事其事也。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不言而信
也。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力有二。一曰才力。一曰學力。
才力得之天。學力成于人。顏子才力其長。故直以非禮
勿視聽言動之語爲力任而不疑也。

四書章句

論語顏淵

四

卷十二

視聽言動四者。身之體也。不曰體而曰用。有體必有用。也。耳中聽乎心也。而應乎外。應乎用也。手外則身之用。無不宜。所以養其中。則心之德無不全也。功夫從外面做去。却自裏面主。張故縣中及外。又縣外反中。二語為四箴之綱領。至矣。盡矣。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進與至不同。進者。步。起。幾。及之意。所謂亞聖也。若日至。則便是聖人矣。朱子一字不輕下。如此。後之學聖人者。須是學顏子。服膺勿失。正是顏子請事斯語的工夫。故不可以不之學也。

四書章句

論語

五

卷五

然無形而有要。不可見而不可不操。則視為之則耳。則所謂開目便錯了。張子曰。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張子曰。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二。投俱可發明。箴意物交于前。兼不正之色。不正之書。二意可以遮蓋。我故曰。蔽其中。則遷。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也。雖見可欲。使心不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也。制之于外。則交于前者不蔽矣。以安其內。則其中不遷矣。克己。即制之于外。復禮。即安其內。專指視說。其非禮之視之已。以復其視之也。直積日久。則外無庸制。內

無可遷。至誠而不息矣。

聽箴。視箴。何以專說心。聽箴。何以專說性。竊意心也者。視之而不見者也。非禮勿視。則明目可以見心矣。性也者。聽之而不聞者也。非禮勿聽。則達聰可以聞性矣。所性之懿德。秉于天。粹然至正者也。知者本心之明。誘于物而為物所化。遂亡其秉彝之正矣。知誘物化。或溺于淫聲。或惑于邪說也。與物俱化。如所云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也。卓彼先覺。唯正音是聞。唯正言是聞。知止有定。物不可得而誘也。閑邪者。防其淫聲而不為所誘。防其邪說而不為所惑。克己也。存誠者。存其秉彝之

四書章句

論語

六

卷六

正而不忘。復禮也。非禮勿聽。克其非禮之聽之已。而復其聽之禮也。胡氏曰。目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于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在兩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于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如此分明。甚好。不然。聽箴可移為視箴矣。言箴。言者。心之聲。故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言以宣。然則不根心而言者。非言矣。躁者。氣之浮。妄者。理之逆。

發而禁之。其氣不躁內斯靜矣。寂然不動之謂靜。其理

斯專矣。凝然不動之謂專。四句就一身說下面

說到利害上去。又深一層。故曰。矧是樞者。門所繇以開

闕也。機者。弩所繇以張弛也。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

機也。可不慎乎。這樞機是專就言說不是就心說。書曰。

惟口出好與戎。蔡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于口。則有

二者之分。解的甚分曉。下二句根與戎出好來。出好則

為吉。為榮。與戎則為凶。為辱。此蔡氏說。極好。蒙引作六

作看。不依蔡氏分貼。非是。惟其所召。言自取之也。傷易

者。傷于輕易而不慎重也。或失則誕誕妄也。傷煩者。傷

于煩瑣而不要約也。或失則支支離離也。肆者。放肆而不

敬謹也。已忤物。物亦忤已。故曰。物忤忤亦肆意。忤者。忤戾

而不和平。忤而出亦忤而入。故曰。來違違亦忤意。朱子

曰。此是四項病痛。非法不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

致哉。以唐虞一堂誓戒之意守口也。訓辭。非禮勿言之

辭也。

動箴哲人。聰明唐智之人也。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先見故誠之于思。所以端本澄源也。心之動

罔有不臧矣。志士憤發刻苦之士也。勉強而行之。故守

之于為。所以矯輕警惰也。身之動罔有不力矣。哲人工

四書翊註

論語

七

卷十二

四書翊註

論語

八

卷十二

程子引此句。則謂習于善而與性成者也。張子曰。義惡

必除。善漸成性矣。正可釋此句。而新安乃以為氣質之

性。非天命之性。不亦謬乎。及閱蒙引。果非之。先得我心

矣。

禮即虞廷之中也。復禮。惟微之道心也。非禮。惟危之人

心也。克其人心。以復于道心。則惟精惟一矣。自堯舜以

此傳授禹湯文武周公。而孔子集其成焉。此章問答之

言。則心法之至切至要者也。察其機。謂察夫禮與非禮

邪正之機也。非至明者不能察。恐以為禮而實非禮。

誤以為非禮而實禮有眩我于毫釐千里之間者也。致

其。夫。謂。夫。夫。禮。與。非。禮。勝。負。之。勢。也。非。至。德。者。不。能。夫。
恐。明。知。其。為。禮。却。忽。而。不。肯。進。明。知。其。為。非。却。溺。忍。
而。不。能。割。有。終。其。身。究。難。一。斷。者。也。唯。顏。子。明。曆。剛。健。
故。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以。顏。子。自。勉。也。程。子。四。
箴。發。明。傳。授。心。法。最。為。親。切。學。者。宜。深。玩。其。所。以。親。所。
以。切。而。躬。行。之。不。可。徒。作。文。字。讀。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章

朱子解出門二句曰敬以持已作敬齋箴曰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固知其義可相發也曾子傳道傳大學曰恕
子思作中庸明道曰恕子雖嘗以告子貢而未之許也

四書竊註

論語類編

九

卷三

至是深有望于仲弓雖不明言恕而已直示其義矣故
朱子特著之曰恕以及物推已及人即視人猶已也敬
以持已則天理惻然私意無自而生于內恕以及物則
天理誠然私意無自而生于外內外統是天理心德于
是乎全矣言心德而必曰全者連愛之理亦在其中蓋
敬者心之德恕者愛之理此專言之仁也天下歸仁以
克已復禮之效言也內外無恕則主敬行恕之效故曰
亦以其效言之也使以自考考驗也使以自勉亦使以
目反也反求諸己果其邦家無怨也則吾敬吾恕有以
信于人加勉可也如邦家未必無怨或在邦無怨而家

有之。或在家無怨而邦有之。則是吾之敬恕未有以信
于人。益不敢不勉矣。朱子曰。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
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蓋言效便要他自考。不是自考
便是計功。矣。蒙引曰。顏子不言自考者。無待于此也。豈
其然。

孔子言仁首言敬。見賓承祭。似有勉強拘束意。看其氣
象。便須心體廣。肚動容周旋中禮。又何其從容而服豫
也。雖然。此以涵養之氣象言耳。若操存之功。夫則在謹
獨。謹獨于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收斂其心。而不
敢少弛也。敬以持守此已。謹獨以持守此敬。為仁者可

四書竊註

論語類編

十

卷三

從是而得其義矣。若夫出門使民之前。一言以蔽之曰
儼若思。一部載記。開口曰無不敬。儼若思。儼若思者。敬
之聚而成象也。有儼若之思于中。而後見儼若之貌于
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如見賓。如承祭。洞洞屬屬。其敬
如此。則前乎此者。門未出而如出門。民未使而如使民。
可知已。若因出門使民而後如見賓如承祭。則其敬也
為色莊矣。此程子從聖人言外另說出一段道理來。與
朱子專解經者不同。

乾之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克已復禮者有焉。
故曰乾道。乾道奮發而有為。顏淵以之。坤之大象曰。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主敬行恕者有焉。故曰坤道。坤道靜重而持守。仲弓以之二子之學。高平按探于此。可見健與順之分也。學者誠能從事于敬恕之間。而有得焉。敬以持已。直其內也。恕以及物。方其外也。內直外方。復何已之可克哉。行見坤與乾合德。併無高下淺深之分矣。

司馬牛問仁章

以字義言之。刃在言旁。故曰訥。訥也難也。須兼二義。仁人心也。心存而不放。纔是仁者。故孔子以仁者二字。冠于其言也。訥之上。朱子又以心存而不放五字。補于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士

卷十二

在者。工字之下。都要人從源本處。理會也。愚嘗有言曰。以心發言。言焉不妄。愛以言。即心。心斯不放矣。亦可與此。互相發。故其言若有所忍。忍。堅忍。含忍也。應上忍字。而不易發。不輕發也。應上難字。均一問仁答仁也。于顏冉則曰。心之全德。于牛則曰。德之一端。恭。全德中之一端也。胡氏四勿中之一。指非禮勿言。說極是。蒙引非之。何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多言忍之反。躁難之反。故去之以訥對症之藥也。使其于此而謹之。謹則忍而難矣。敬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言為仁之方。而必曰所以者。正指心存而不放。說又為為之難張本也。朱子用字之

如此

斗意仁道統四端兼萬善。至大者也。非夫子之言所能盡。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不放。故常存。必常存。又申明心存而不放。意事不苟。不苟且以從事。為之難也。故其言不易。訥也。必曰自有不得者。傳能無乎字之神也。非強閉之而不出。申明上句。又以解牛也。觀牛之言而知其意。蓋以為強閉不出耳。楊氏曰。觀此章再問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及下章再問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只此一語。牛之易其言可知。不待別考其行事也。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士

卷十二

聖人之言。雖為牛簾。亦為學者通策也。此程子之意也。朱子之意。則謂牛多言而躁。牛切身之病也。若不正言以藥之。而泛語為仁之大槩。如告顏淵仲弓云云。則是方雖良。與其病却全無干涉。彼之躁。豈能深思而自去之乎。終無自以入德。終無自以進于仁也。故其告之如此。無非欲治切身之病耳。蓋聖人之言。有高下大小之不同。如告顏子者。視告仲弓為高。而大如告司馬牛者。視告仲弓為下。而小。其言固異。然其切于學者之身。于顏則欲其自乾德入。于冉則欲其自坤德入。于牛則欲其分乾坤之一德。以入殊途而同歸也。讀者其致思焉。

未能爲顏子與其請事克已復禮之語果能爲仲弓與
其請事主敬行恕之語如其不能則請事司馬牛之訓
言可也

言之訓自爲之難始蓋仁者心之德也心之德純粹以
精吾崇之崇之所以爲之也爲之則主忠主信擇義而
從焉不亦難乎若之何易言此心之德也仁者愛之理
也愛之理公共而普吾欲之欲之所以爲之也爲之則
立人達人取已而替焉不亦難乎若之何易言此愛之
理也學者從事于此而有得則顏之克復冉之敬恕皆
可馴而致焉無復高下大小之不同矣

四書期註

論語

三

卷三

司馬牛問君子章

按孔註云牛兄向微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
子鮮之此且有難焉然且下而人皆有兄弟章又明言
之或以爲不必指出非先當憂懼亦是人情若君子則
固有以處此矣故夫子告之以不憂不懼如此也不憂
者其心常泰而無所于戚也不懼者其心常定而無所
于懼也

牛之再問猶前章存乎見少之意故復告之以此亦教
之從源本上理會也然病也言其平日所爲無愧于
心仰不愧天俯不作人即吳氏所謂德全而無疵也故

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即吳氏所謂無入而不自得
非實有而強排遣之也此易所謂樂天知命所謂震驚
百里不喪七聖安得遽以爲易而忽之哉

夫人儘有名垂史冊而反之隱微之地未能釋然無憾
者有慚德故也君子反觀內照如白日青天獨行不悖
影獨寢不愧矣浩然之氣配道義而塞天地更何憂懼
之有司馬溫公吾平生無大過人者惟所爲無不可對
人言者耳真可謂內省不疚矣桓魋作亂所謂其兄挽
弓而射之也牛若忽然不憂悍然不懼則是越人視之
矣可乎哉呂涇野曰牛之于難未能喻之于道如舜之

四書期註

論語

古

卷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章

處象便是疚也內省有疚是從憂懼懼矣然則夫子之
告無有太道理在此說最爲得之

牛有兄弟而憂其亡者憂其陷于刑戮而不能免也國
風有杖杜之悲小雅有棠棣之嘆何莫非手足至情哉
商聞之或古語似不必指定夫子說然亦只該的下二
句命稟于有生之初言賦予時已造定矣如何移易得
天莫之爲而爲言造化亦非有心其間也人豈能與之
爭衡哉但當順之而不拂受之而不抗無庸作意爲也
以安于命又當修其在已言不問天所以命我之數而

專問天所以命我之理也。故又言苟能持已以敬而不
間斷。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主一而無適也。接人以恭而
有節文。無過無不及。動容周旋。合天則也。愛人者人恒
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繇是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
弟矣。子夏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蓋從無可
奈何中尋出一投道理來。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子夏
四海皆兄弟之言。與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意正同。
但徒言理之一。而不及分之殊。則幾于愛無差等矣。故
胡氏以為意圖語滯。言意則圓。通語則滯礙也。朱子特
下如字。所以補子夏之不及。意圖而語不滯矣。一字之

四書劄註

論語顏淵

五

卷三

間大有功。于前賢及後學。讀者宜知之。

子張問明事

小人蛇心。千態萬狀。被聖人擊殺。一兩言。便使肺肝如
見。浸潤之。潛膚受之。慙是也。聖人化工手段。片語隻辭。
經朱子訓話。數十字。便使義理如畫。浸潤如水之浸。滋
滋潤潤。漬而不燥。膚受則肌膚所受。利害切身。易所謂
剝床以膚。切近災及。諸毀人之行。邇已之寃。是也。愚常
反覆其義。以緩急二字。盡之一。則乘隙伺釁。搆禍在有
意無意之間。故利用緩着。如隋楊廣。結楊素。諸太子勇
之類。直使中外盡伏麟甲。牢不可破也。一則痛心疾首。

陳情在卒然勃然之頃。故利用急者。如唐官人。為建成
元吉。遡秦王之類。真若性命懸在呼吸。刻不容停也。移
着之用。移易心志。故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急着
之用。惶惑視聽。故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
察。察緩者難在急。察急者難在緩。也。能于緩者急。察其
游揚誣善之情。于急者。緩察其張皇失措之態。則可見
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心之明。可謂明。不蔽于近。可
謂遠也。子張好高務外。其為人。也。躁率處多。細密處少。
故富有以惑人之言也。夫子告之辭。繁而不殺。言之不
足。再言之也。以致丁寧之意。無非欲子張察其難察者。

四書劄註

論語顏淵

六

卷三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章

足食。足兵。是平說。但言倉廩實。武備修。足矣。必加而字。
何也。古者寓兵于農。負耒荷鋤者。即被堅執銳者也。倉
廩實。而武備修。固自相因。非判然兩事也。玩之矣。二字。
則民信于我不離叛。似在兵食裏面。必曰。然後教化行
何也。陳新安曰。此朱子推本而言之。如施信于民。與國
人交止于信。皆其本也。可見聖人言雖不及。但就中有
這投道理在。則朱子必特發之。故曰。而曰。教化行。皆有
至義。讀者宜知之。言食足。而信孚。則知方同仇。制挺以

捷堅利故無兵而守固也。凡人所以不去食者。畏死故也。死即可免。信必不可免。況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乎。無食則身死。無信則心死。身死而心不死。雖死猶生。心死而身不死。復何顏觀息人世乎。故曰。無以自立。言無所容于天地之間也。不若死之為安。與西銘沒吾寧也。意同。謂理順心安也。故寧死而不失信于民。然後可以為父兄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于我。然後可以為子弟也。程子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其因孔子之言而廣之。婦人女子乎。

善學者直窮到底。善問者亦然。孔門弟子。蓋有以幾此四書胡註 論語類編

七

卷十三

矣。如此章子貢至再至。至務究極。到束手處。聖人如斯答。各有萬世不易大道。在直使問答者不復能開口矣。以人情而言。必有以養民。有以衛民。而後吾之信有以孚于民。從未有不能保民之身。而遽問其心者也。以民德而言。則信者秉彜之德。不可一日無者也。有食有兵。信固不可無。無信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兵不戰。將自焚矣。無兵無食。信尤不可無。信也者。雖枵腹空拳。而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守此信也。不以危急而可棄。不棄此信也。守此信而不棄。與民信于我而不離叛。正相應。張廷

守。雖陽。彈雀。薰鼠。殺受。委食之。卒以全節。報唐。食去。信不去。斯其人矣。昔劉玄德為曹操所迫。至當陽。舉數十餘萬人。日行十餘里。或勸之速行。保江陵。玄德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此可謂寧死而不失信于民。亦使民寧死而不失信于我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章

當時士大夫以華縵相高。把本來面目。掩沒盡矣。子成憤世嫉俗。直欲一舉而易之。故曰。衛大夫疾時。人文勝而為此言也。子成之言。崇質抑文。乃君子救時之意也。然意善而言則病。既出于舌。駟馬不能追之。所謂斯言

四書胡註 論語類編

大

卷十三

之玷。不可為也。故曰。又惜其失言。君子就是君子。質而已矣。的君子。正相應。應九字。一氣讀直連下句。是惜其言之莫可追也。若作君子之意。上有惜字。下拖也。字中間却添出許可意。似多一轉。此舊說亦通存之。又質等耳。言文與質只是一般。不可相無。言少一件不得也。君子所以異于小人者。以其文。猶虎豹之皮。所以異于犬羊者。以其毛也。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也。君子小人。無以辨。猶虎豹犬羊之尊無以辨矣。君子謂賢上大夫。小人謂細民也。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失之過。子貢又矯之。似乎得中矣。

朱子又以爲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何也。蓋質爲本。文爲末。本爲重。文爲輕。此自然差等。不可易者也。若質諸木質則其幹也。文則其枝葉也。木必先有幹而後有枝葉。猶人必先有質而後有文也。蒙引云。文質彬彬。非謂文質相等也。只是謂文質相稱。相稱不必五分質亦非五分文。有七分質而又有二三分文以飾之。便相宜矣。此說最好。或有疵議。可謂不達其意矣。又總云。此章當作三樣看。子成之意。去文存質者也。子貢之言。文質兼存者也。朱子之意。其存質與子成同。而不至如子成之甚。其兼文質亦與子貢同。而意却自有輕重。又不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章

通也。均也。訓徹字。通力合作。應通字。計畝均收。應均字。新安說是。蒙引以爲非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經進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故曰同溝共井之人也。耕則通力合作。通八家之力也。收則計畝均分。均九百畝之田也。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民之九是從自家用力來的。故曰得公之一。是資諸民的。故曰

取此之謂通也。均也。故曰徹。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履步也。如今之地畝。步而知其多寡也。餘畝。蒙引曰。各零畝也。其亦搜括無不盡之意乎。竊謂徹法所取之十一。正畝也。今又倍取之。則爲餘畝。加派之別名也。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徹法行。則履其餘畝之十一。一切捐免之。如此者。不欲公奢用以厚已。乃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取有節。則用自有節。裁冗費。而以禮用之。無非爲民生計耳。二。卽所謂什而取二也。公之旨。在加而有若議減。故曰不偷其旨。初問已情見乎辭。至此則加賦之意。明以示之矣。公所以拒有若之對者。知有吾而不知有百姓也。豈知百姓貧富實操人君盈縮之權乎。微行則惟正之供。脂膏惜之。百姓有不富乎。富則千倉萬箱。皆外府也。君不至獨貧矣。如此而鰥鰥過慮曰不足。其誰與之。徹不行。則無藝之征。泥沙委之。百姓有不貧乎。貧則三空四盡。皆內憂也。百姓不能獨富矣。如此而號號厚望曰足。其誰與之。民富則君富。民貧則君貧。君民也。而父子所謂一體也。有若深言其意。所以止公之厚欲。蓋厚斂于民。則剝肉而醫瘡矣。豈不自戕其體乎。爲人上者所宜知。

其意而深念之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然則廢井田而開阡陌豈非萬世罪人乎。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愚謂穀者。朝廷所班之祿。祿者。百官所受之穀。平者。有限制而無低昂也。軍國之須。如朝廷大典禮及人君服食器用之類。皆量是以爲出焉。量入爲出也。出入有不易之經。則私孔旁實無不屏絕而強臣亦不敢僭竊其間矣。一微而百度舉。卽指均井均平穀祿酌量軍國之須而無溢費。說上下寧愛不足。又根百度舉來。有政事則財用足也。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微。發若迂矣。迂卽內註所謂不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二

卷二

其旨也。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過乎中而不正。大桀小桀。寡則不及乎中而不正。大貉小貉。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後世不究其本。不知仁政自經界始也。唯末之加賦以足用也。征斂無藝。取之不以道。則民不堪命。而下困矣。賈出無經。用之不以禮。則幣藏空虛。而上困矣。又惡知盡微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微所以當務者。萬世經國之計。卽一時救荒之良策也。正與疑若迂矣。句應。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主忠信則無一念之不實。故本立謂立定根脚不搖子。

外務也。從義則事合乎天理之當然。故曰新妙所關。剛德爲實輝光。日新其德也。崇效天。攸好之。慈積累而日進于高大也。曰忠信。曰義。皆德也。曰主。曰從。皆崇也。主忠信而不從義。則有膠柱鼓瑟之患。從義而不主忠信。則爲權謀術數之學。兩者皆德之賊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天下豈有無愛惡之人哉。只是要正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若欲生則生。欲死則死。則是當局者之生死全繫于旁觀者之愛惡也。有是理乎。愛則欲其人之生。卽加諸膝。意惡則欲其人之死。卽鑿諸淵。意此。泛就所愛所惡之人言。既欲其生。又欲其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二

卷二

此則專就一人身上言。註曰。則惑矣。又曰。則惑之甚也。明是兩層意。諸家專就一人說。非是。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章。

魯昭公末年。率師擊季平子。兵敗奔齊。齊景公處之乾侯。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于景公。卽其時。五倫皆人道之常經也。而君臣父子爲之冠。故曰大經。凡立綱陳紀。莫不從兩大經推廣之。故曰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如重賦。缺築朽蠹。及履賤踴貴之類。大夫陳氏厚施于國。如代厚而收薄之類。此君臣之間。皆失其道也。景公又多嬖嬖。如寵姬嬖于嬖生子茶之

類不立大子謂夫人燕姬生子不成而夭不能以長以賢而早定嗣位也此父子之間皆失其道也故夫子告之以此

聖人絕不費辭只一一還他本分歸王諸公以為正名非也還是核實之意主政者君父也贊政者臣子也顧名思義那一箇是可曉厥職的是故或天其君或父其君使非居尊馭卑居重馭輕而何以曰君君也或賓其臣或友其臣使非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何以曰臣臣也或親之曰慈父或尊之曰嚴父使非仰而光前俯而裕後而何以曰父父也或隆之曰冢子或名之曰介子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卷三

使非常則象賢變則蓋微而何以曰子子也古者制字必以類相從先王命名必以義相勉允若茲子為政也何有春秋于臣子哉逆者必重其責于君父君惟不君臣所以不臣父惟不父子所以不子端本澄源之法也詩書于君父順逆者必重其責于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惡之體也四件四平說重君父意當于言外見之時說偏重君父者非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一一反之蓋微然有動于中也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幾于食不下咽矣其如不能委國而授孔子以政則何哉其後果繼嗣不允謂不立陽

至而立荼廢其正而立不正也卒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弑君謂弑也又弑陽生也篡國則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而自立為齊侯也孔子于哀公六年書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于十年齊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此春秋弑君之特筆新薛終也朱子于周安王十二年書齊昭公會魏侯楚人衛人于濁澤求為諸侯此綱目篡國之特筆所繫始也陳氏弑君篡國皆不能逃春秋綱目之筆學者不可以不考也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卷三

楊氏于君臣父子之際皆言所以而不明示之但曰是必有道矣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也又曰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也夫所以然者何也即就君臣父子之所以者而云然也試以其意言之權柄不下移其君之所以君乎威福不上侵其臣之所以臣乎教子以義方其父之所以父乎事父以祗承其子之所以子乎若景公說而釋之反之其身克盡君父之道為臣子標表齊之亂何自而生哉

片言可以折獄者章
片言半言辭未畢而人信之也折斷也諺所謂一刀兩斷也兩造具陳是者以為是非者亦以為是混而一之

矢辨別其孰為是孰為非則判然兩途故曰折析而二之也子路忠信明決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言出而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然豈至此始信而服之哉信在未言之先故也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詩所謂于我宿宿也急于踐言不留諸正忠信明決之實也蒙引曰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而不滯者明決也說得甚好

蓋孔門學者于聖人之言莫不尋其端委如此章所前可者折獄之事也記者遂將子路生平特表之立三字案曰無宿諾若曰折獄也乎哉折心也所謂子路之足

四書翊註

論語 顏淵

三

卷十二

信于人者其養之有素繇此也養以養德忠信者德之根于心者也明決者德之見于事者也其心誠德其行果毅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

聽訟吾猶人也章

聽民之訟而斷其執曲執直治其末塞其流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民自無訟之可聽則其本正其德齊矣能以禮讓為國則使民無訟此非子路所及也故記者特錄夫子之言觀前章又進一格若曰片言折獄國家稱能吏矣然非聖人意也聖人之意在乎教化行而風俗美故曰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使民無

訟行者讓路耕者諫畔人人有士君子之風如孔子攝魯政而三月大治是也

訟之九五曰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中正則訟不待聽而自無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章

居謂存諸心以主宰乎政者言也無倦則終始如一言始如是終如是不息之強也行謂發于事以設施乎政者言也以忠則表裏如一言表如是裏如是不欺之誠也

子張為人說他仁不得說他不仁亦不得故曰少仁程

四書翊註

論語 顏淵

三

卷十二

子一字之權衡也少仁故無至誠惻怛之心以及民視民痛癢不甚相關則必倦怠有始而無終也不盡心表不孚其裏也故告之以此

君子成人之美章

誘導引也就未成時說披扶翼也就將成時說贊誇許也就正成時說勸勉勵之四字是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于成也所存以居心言君子居心長厚只要人向好處走故取其長而忘其短小人居心刻薄偏要人向不好處走故幸其短而妬其長此所存厚薄之殊也所好以

用情言。君子用情于同德。愛之敬之多方。周旋之小人。用情于同惡。黨之援之多方。庇覆也。此所好善惡之異也。其用心不同如此。故其制行不同亦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則未有已正而不能正人者。一反觀而明矣。政者正也。是釋政字意義。蓋喻越不可以為政。政者範其身而不敢過也。偏黨不可以為政。政者公其心而不敢私也。上以正倡。下以正和。求正影隨。所同然耳。幾曾見居高者絕趨矩步而眾願甘心。躍冶也哉。歸者如大將登壇。三軍肅然聽令也。合三章觀之。康人只要責人。孔子只要反己。明于反己之說。以立政。盜息刑措。何有哉。

四書

論語

季

卷三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章

只用本文行意。但上句加貪字。下句加知恥字。其意自明。蓋貪者欲心所以熾也。知恥者欲心所以息也。上不貪。則上以欲為恥。下不欲。則下以盜為恥。故曰雖賞之不竊。極言其無盜之理。非真賞之也。上焉者。雖貨成風。天地生財之數。不在民而在官矣。在官則民窮。窮則饑寒切身。饑寒切身。則強者虎。弱者狗。倫固其所也。又可禁乎。誠能洗濯其心。以下貪為寶。則藏富長間。方且

安身家。所愛名節。又豈至陷身不義也哉。

胡氏曰。季氏竊柄。是盜國也。康子奪嫡。是盜家也。盜國盜家是誨盜也。何怪乎舉禮義之邦。為盜教也哉。孔子以不欲啓之。使反求其本也。然則問竊盜法。固不若問彌心法耳。昔唐文皇與群臣議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省費去奢。輕徭薄賦。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真西山曰。朝有衣冠之盜。則野有操竊之盜。二者皆名言也。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章

為政者民所視效。一句直貫到底。焉用殺欲善民善風。

四書

論語

季

卷三

行草偃皆本此而為言也。子曰焉用殺。註曰何以殺為。子曰欲善而民善矣。註以則字代之。便自深切著明。上一作肯。加也。加風于草之上也。偃仆也。伏于地之意。善在事為。道善在心為德。君子得其善于心。則為君子之德。有鼓舞意。故曰風。小人得其善于心。則為小人之德。有輯柔意。故曰草。風自巽來。行于物則烈。草以震生。被之風則靡。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聖人之言本此。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是冠帶之事。非父母之心也。以身教者從。其身正不令而行也。以言教者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二句本後漢書第五倫傳來。

言教且不可見于斯天地之大德而用教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章

達者德孚于人素行足以取信于人也行無不得從孟
子行有不得句來言在邦在家無不有以當其心也業
引云德孚于人又行無不得之辭也然此皆達字內意
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修己之事非德孚于人也
最見細心

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知其發問之意要在
虛聞上打點也故反詰之曰何哉爾所聞達者將以發
其務外之病而棄之俾之專心內養也

四書

論語

卷七

三

聞與達名相似而實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一在身
上做工夫一在耳目上做工夫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
子既明辨之明辨夫聞與達之名也下文又詳言之詳
言夫所以聞所以達之實也

內主忠信質直也質任本色無粉飾直行古道無回曲
這都是外面事何以曰內主忠信也蓋外面事無非假
心而生于色者若內無忠信之心則質直為色取仁矣
所行合宜好義也義以方外凡一言一動莫不合乎天
理之宜其中心所悅慕然也審于接物察言而觀色也
察人之言或從或違觀人之色或向或背其人而與我

也則因而自信其人而未必與我也則因而自省何其

非砥躬礪行之資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易所謂謙

謙君子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與蓋處心積慮之間實

有不取上人者非徒以其言與色而已也此皆自修于

內盡其心盡其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則誠中

形外而人信之是以在邦獲上而信民在家稱孝而親

弟所行四通八達自無窒礙矣是達也非聞也

善美好也色不止面貌凡發于外而有迹可著見者皆

是也仁是固有的欲之即至焉用取取者襲之而近似

也看他外面宛然是箇仁者夷考其行却不然故曰相

四書

論語

卷七

三

背也達者專求己之信己之信須驗于人故不得不疑

聞者專求人之信人之信須驗于己故不得不自信以

釋人之疑自以為是即自以為仁也無所忌憚即無所

疑也合而言之色取仁與質直相反行違與好義相反

居之不疑與觀察下人相反飾節對証故註不務實而

專務求名又與自修于內而不求人知者相反也

學問一途只要實落下手不是弄虛頭的故程子曰須

是務實不要近名此學者嚴銘也有意近名則必塗飾

耳目遺棄心性是大本已失也更學何事言不可以為

學也為名而學則的然日亡故曰偽今之學者一意做

學業固不待言。即希望希賢之輩。或欲微譽于一時。或欲著聲于百代。其不從名上起見者。蓋寡矣。較量于名與利之間。名固自清。利固自濁。判然不同也。然利者。固利。利名者。亦利。名均屬人欲。而非天理。其為利心。則一而已矣。同一利心。利固屬而名亦豈可謂之清哉。程子嘗以佛氏成佛。老氏成仙。為利心。良有以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此虛症也。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所以補之也。補其內。充其內。而內實。內實則發乎外者。無不實矣。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如日服良劑。然而差失有如此者。不免于表實而裏虛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三

子

見後世學者。無聖人為之依歸。其差失又當何如乎。史稱子夏之學。流而為田子方。子方之學。流而為莊周。皆不務實之病也。夫師也。過而商也。不及其流弊。亦如此。降至晉。至以清談相尚。不務實之病。殆有甚焉。程朱而後。慈湖龍溪之徒。不免傳秦但症候不同耳。梁溪曰。今日虛病者。見矣。所宜群虛而反之于實。知言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隱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于心者。所謂根深蒂固也。修者治而去之。言整飭而掃除之也。德惠或三字。皆從心。問此是要從心上做工夫。故曰切。

于為己也。又問德而必以惠與。或視諱。洪忌。醫者有問矣。故善之。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先難後獲。以仁言。仁者心之德。故辭少異。而理則同也。為所當為。先其所當為之事。也不計其功。不計其事之得否也。如事親則當為孝之事。如事君則當為忠之事。初未暇及。曰我欲為孝子也。為忠臣也。德日積而不自知。萃之大象。所謂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也。專于治己。攻其惡也。不責人。無責人之惡也。已之惡。無所匿。則可與言修矣。惡匿于心。則有盤據之勢。故利用。攻攻如兩軍對壘。近前滅此而後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三

子

訓食也。若分心于人。則自治不力。惡之熾也。滋甚矣。端一制勝。務除此腹心之寇。其可乎。一朝之忿。非有積怨深怒也。故為甚微。禍及其親。則名教之罪人矣。故為甚大。以甚微之忿。搆甚大之禍。所謂大惑不解也。知乎此。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孝經曰。愛親者不敢惡于人。又曰。事親者在。諫不爭。正可與此互相發。忿之甚。則重血氣而輕性命。是忘其身也。忘其身。則貽父母之憂。是及其親也。或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尚未說到此。樊遲粗鄙。近利。其失三。先事後得。所以救其近利之失。近利則有計較之心。故告之以此。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所以救其部之失。則則吝于責已。故告之以此。不以一
朝之忿忘身及親。所以救其粗之失。粗則暴戾而不能
忍。小忿故告之以此。大誼正言之曰。救其失。小註痛言
之曰。藥其病。病即所以失。藥即所以救。其義一也。以崇
德為主。愚所以害吾德也。故修之。修之所以崇之也。惑
所以蔽吾德也。故辨之。辨之所以崇之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事合宜。故曰義務得
計。功故曰利。不言先後而言上下者。君子義以為上。上
義則下利。不兩立之勢也。人惟有利欲之心。則日趨于
卑下。德其能崇乎。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則恕于

四書劄註 論語 顏淵 卷三

已而苛于人。愚其能修乎。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
者。惟怒為甚。怒以情言。忿以氣言。感物而易動者。莫如
忿。其亦本程子而為言與。忿思難。則及其細微而過之。
忿不思難。則烈于火而不可撲滅矣。故懲忿所以辨惑
也。然非惑之辨。則忿終不可得而懲。內外註蓋互相發
再。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章

愛人者。吉與凶有同情焉。故曰仁之施。施即施恩之施。
以心之灌注言。知人者。賢與否問或消也。故曰知之務。
務即當務之務。以心之裁酌言。二者雖屬用。而未始不

本于體也

曾子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周則不得有所擇矣。而
知有所擇。擇雖欲周得乎。一則無不愛。一則有所愛。有
所不愛。二者相悖。故疑之。知其孰為直。然後能舉之。知
其孰為枉。然後能銷之。故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直
者三代之道。秉彜之性也。則仁矣。如此則旌別淑慝。中
寓有移風易俗之道。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唯公而後能明。故知者須以仁心用之。惟明而後能公。
故仁者須以知心用之。相為用而不相悖也。遲亦可以
達矣。

四書劄註 論語 顏淵 卷三

遲之問者。仁也。知也。及其述所聞于子夏。則第曰。問知
而已。是以夫子之言為專言知者事。又未達所以能使
枉者直之理。總緣窮理工夫未到耳。子夏聞言。喟然討
出兩箇証佐來。見子之言非一人之言也。非一時之言
也。把古今帝王治天下的大道理。都包括在裏面。言有
盡而意無窮。豈特言知而已哉。

舜有天下。天下豈盡仁者哉。惟是本游哲之明。選于衆
以舉。適種德之阜。陶陶唐虞之直臣也。明刑弼教。而
巧令孔壬者。屏迹矣。方其知舉于衆人之中。而舉之疑
舜之愛衆也。不如其愛卑。及不仁者遠。而後知愛卑所

以愛衆也。湯有天下，天下豈盡仁者哉？唯是本天錫之，智選于衆，以舉厥有一德之伊尹。尹固夏商之直臣也，躬克宅師，而匪彝滔淫者潛踪矣。方其知尹于衆人之中，而舉之，疑湯之愛衆也，不如其愛尹。及不仁者遠，而後知愛尹，所以愛衆也。以知者之無不知，成仁者之無不愛。舜湯其彰明較著者已，仁而不知其蔽也。愚則無以行吾愛矣，知而不仁，其蔽也。刻則有以傷吾明矣。仁知二字，原自相離，不得樊遲認作兩件事，故更端之，而猶滋其疑。子夏悟得一簡理，故約畧言之而已。觀其大蓋聖人之言，自近自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美

卷十二

不仁者遠，非真進而去之也。言人皆化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三句一氣讀下。全看若其二字，所謂使枉者直。又援夫子之言，申明子夏之意也。以上俱承兩段說。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兼仁知而言，故曰富哉。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才質之高下，而有問答之淺深，變化不窮也。如此章與樊遲語，雖若有淺深者，而其包含舜湯治天下大事，無所不盡。豈特舜湯而已哉？此自子夏言之，故如是。若使顏會言，又必有進于是者。片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道遠，如所一語下而遺上，語遠

則不知近。如所云語上而遺下也。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正可發明此註。近之旨。

尹氏所稱學者之問三，或欲問其方焉，以耳受之也，或欲知其方焉，以心喻之也，或欲爲其事焉，以身體之也。欲入門言之，不聞其說，不可以知其方，不知其方，不可以爲其事。要終者必原其始，從諸極言之，不知其方，雖聞其說，無益也。不爲其事，雖知其方，無益也。原始者必要其終，如樊遲之問仁知也。豈非有志于三者乎？夫子告以愛人知人，是其說也。又告以舉直錯枉而枉者直，是其方也。聞其說而知其方，則爲其事，無難矣。惜乎遲

四書胡註

論語顏淵

美

卷十二

之終未達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達之，無庸復問矣。非然者，將不得于師而得于友，不憚再三之責也。夫既問于師，審問也。又辨于友，明辨也。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無非爲篤行地也。或曰：子夏所言者，有天下之事也。樊遲何以爲之？曰：擇于儔伍之中，或可以爲師焉，則尊禮之，或可以爲友焉，則結納之。親君子而遠小人，舉直錯諸枉也。改過以遷善，能使枉者直也。有直無枉，而吾心之不仁者遠矣。是不仁則近仁，舜湯治天下之道，何必非吾儒治心之道哉。

子貢問友章

友所以輔仁。豈可專責人而不盡其在我乎。然以義合。義者宜也。合宜則留。否則去。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何益之有焉。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友之益大矣哉。使有過而徒付之緘默已也。坐視其得失而不爲之所。亦何賴有此友矣。故須告。使告而僅修夫故事已也。浮沉其說而不肯詳約。畧其意而不敢盡。亦何賴有此告矣。故須忠。忠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是臣子所以報効君父者也。而顧不可以鼓勵同人乎。雖然。忠矣。氣微涉于矯激。將落落其難親。理惟取夫慇懃。直將格格其難入。亦何賴有

四書翊註

論語

季

卷三

此忠告矣。故又有善道之法在。或微辭隱義以諷切之。或旁引曲喻以開通之。或推誠積悃以感動之。法異互用心。兼苦吾力竭。吾事畢矣。而猶如水投石。是亦不可以已乎。若復嘵嘵不已。煩瀆厭聽。在友有棄言之名。在我無納言之術。貽羞多矣。若之何其自取之也。或曰。言不見聽。遂至絕交乎。曰。顧其事何如耳。其事而關係名教也者。自是雷同不得。若在小節目。則亦寬他一步。緩我一着。徐俟其自悟已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章

講學者。講明學道之事也。號召同人。勉力此事。則矣。儉

之道有日明無日晦矣。取善者取諸人。以爲善也。相親相摩。久而俱化。則秉彝之德。有日進無日退矣。仁者性之德也。孤陋而寡聞。則無以成其德矣。須是從詩書六藝中萃集那同志的。講習義理。切磨身心。即問學以尊德性。積久自然純粹矣。不然呼群引類。役役于口耳之間。汲汲于筌蹄之末。陋也甚矣。然則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去文惡乎輔仁。君子去文惡乎會友。如此一串說亦通。

顧涇陽曰。自古無閉門閉戶的聖賢。自古聖賢無孤立無與的學問。可作二句註疏。

論語

季

卷三

四書辨註

前賢乃

包蒙吉輯

男山孫孫

承祖和什孫

與祖和什孫

校

平湖陸龍其孫書鑒定

後學黃 趙際飛校訂

子路問政章

蘇氏行與事二字宜玩。行以教民。言凡三。有五常之類。倡首而以身先之一。一做出箇榜樣來。與他看。則民趨赴之不令而行矣。事以養民。言凡循行勸課之類。竭力而以身勞之一。一立定箇規模。教他行。則民奔走之。雖

四書辨註

論語子路

一

卷十三

勤不怨矣

吳氏曰。勇于有為。則必進銳退速。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持久之道也。程註。每依經文敷衍幾字。便有道理出來。如此章。子路問政。以孔子既告之矣。一句代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又加及字。則字而已。字便解完全文。未嘗復有所告。又申明而已。二字之義。姑使之深思一句。則說出規子路至微而寓意又無窮也。夫子路所以少夫子之言者。弗思耳。其深思之也。古帝王憂勤惕厲。咸用斯道。且以文王言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此非文王之先之乎。書曰。白朝至于日中。

莫不追服。食此非文王之勞之乎。純亦不已。則無倦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斯而已。明乎斯義。又焉得而益之。

子路兼人者也。夫子專用退法。至此却進之何也。兼人者。把天下事。往往看得輕易了。輕易則不小心。不小心則粗浮。怠慢生焉。請益一問。便已窺見病根。故既曰先勞。又曰無倦。皆所以進之也。漢中公對武帝曰。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似亦解此意者。使武帝請益。當更有說。惜乎其不能也。

此章與修己以敬章正同。先之勞之。只是要修己以敬。

四書辨註

論語子路

二

卷十三

如此而已乎。請益也。益以安人。安百姓。是從修己以敬說將去。請益乎。如斯而已也。益以無倦。是從先之勞之說將來。徹上徹下。都是這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

三句平說。下面提出一件。另作商量。隨問隨答。非有輕重其間。或專主先有司。或專主舉賢才。皆一偏之論也。有司。眾職也。合庶寮言之。宰。眾眾職。宰職要有司職詳也。然必先其事于彼。而後考成功。不自用而用人。坐觀厥成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庶務就緒也。昔馬援任東以耿。但總大體。諸曹時自外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亦可謂先有司矣。魯肆大青。春秋議之以其于事有所害也。書曰。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故非謬。故雖小亦刑。過天誤。故雖大亦宥。此有心無心分也。教過如魯典。青災肆赦。如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有明訓。秉政者豈可使有德之賢有才之能墜于上閭乎。舉而用之。布列庶位。則有司無不稱職之人。而政益修明矣。先儒或指已用之賢才。或指未用之賢才。或云已用未用兼之。看來只就未用者說為是。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言一人之耳目有限也。

四書翊註

論語 子路

三

卷三

孔子告之以此。合衆人之耳目為一人之耳目也。仲弓從一已起見。故慮野有遺賢而用心小。聖人從一國起見。故思旁求俊又而用心大。大則公。小則私。公則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一心可以興邦也。私則不能數求哲人。無與共事者。一心可以喪邦也。與喪係乎公。私公係乎大小。為政者用心可無慎與。此程子推其義而言之。非真謂仲弓之心小而私也。讀者不以辭害意可矣。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是侵官也。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是誣善也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是庶事叢勝也。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況天下乎。得此三者以宰

天下。裕如矣。況季氏乎。此范氏經義動靜之說。無有誤。問氣象讀者宜細玩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為政者委國而授之以政也。衛君謂蒯聵之子出公。輒也。魯哀公二年。晉納蒯聵于戚。三年。齊衛帥師圍之。至是越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答子路之問。即其時也。又五年。為出公立之。十二年。蒯聵入衛。出公奔魯。蒯聵立。即莊公。哀公十七年。莊公為晉所執。見殺。十八年。輒復入。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讐視之。廟其祖。而父視之。禮父

四書翊註

論語 子路

四

卷三

廟曰。廟名與實背。紊亂極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正名者。正父之名。而父其父。正祖之名。而不廟其祖。則祖父之名。稱其實矣。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豈特衛君之名當正哉。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溫公所謂禮與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也。達于事情。言迂闊不近人情也。子路看得濟時行道為方。今急務。不知正名者。即濟時行道之急務也。夫子之意。以為要為政。須索是正名。名若正。不得則政便為不得。言外見無仕衛之理也。子路不悟。卒以身殉之。何哉。野謂鄙俗。諺所謂村夫俗子也。學者凡有所疑。且放在

一面從容查考。今也不能而率爾妄對。豈不野哉。不能
關疑心之野。率爾妄對。容貌辭氣之野。

楊氏曰。實父也。而以無名之實。而而以無名之名。不
當其實。開口便有礙了。故曰言不順。言父為尊。則子不
順。無以考其父之實。言祖為禰。則孫不順。無以考其祖
之實。天惟我民。焚大桀亂。如何成箇事體。故曰事不成。
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范氏曰。事
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其本樂記而為言乎。
得其序。秩秩然有條理也。得其和。雍雍然無乖戾也。事
不成。則紛亂而無條理。何以得其序。乖戾而不平。中何

四書

論語

子路

五

卷十

以得其和。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
政事。顛倒迷謬。或猜忌忠良。或殺庇亂賊。失道甚矣。故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為惡者得福。為善者得禍。正人
君子重足而立。故民無所措手足。
故字通承上節。言名不正之流弊至此。故君子有所鑒。
而名之必可言。使名正而言順也。言之必可行。使言順
而事成也。事成則禮樂刑罰皆在其中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實而無以名之。何以見其實。實須名
也。名而無以實之。何以正其名。名須實也。實須名。則名
不可苟。名須實。則實不可苟。謂含糊苟且也。一事苟

謂所言之名失其實也。大綱一墮。萬事瓦裂。其餘皆存
矣。其餘自言不順。以至無所措手足。皆是也。

陳新安曰。集註實字凡三見。前曰名實素。又曰名不當
其實。又曰無以考其實。皆反言之也。愚謂實字凡四見。
名實相須。則正言之也。正言反言。皆以發明正名之義。
蓋經言不一。只正名二字。盡之。註言不一。只正實二字。
盡之。此集註之所以善言經也。

王陽明感化之說。太涉穿鑿。只開口孔子既肯與輒為
政一句。便不是。使孔子果立輒之朝。無以異于子路矣。
請天子告方伯。祇多事耳。如後世上皇故事。究亦莫之

四書

論語

子路

六

卷十

能行也。胡文定具事本末。告天王。請方伯。命公子。郢而
立之。豈不辭嚴義正。但立郢則必廢輒。廢輒即用孔子
之輒也。以情以勢。可乎。不可哉。然則文定之說。言之可
行之。則不可。唯朱子與范伯崇書。懇懇周到。似可見諸
行事矣。愚嘗反覆讀之。竊以為未盡于義也。何也。尚論
衛事者。須折衷于孔子。尚論孔子之處。置衛事者。須折
衷於孔子之春秋。春秋于衛。輒父子之事。大者者三一
則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世子國本也。蒯聵得罪于父
母。出奔而居然以此稱之。則其為國本而不宜動。推明
矣。書世子所以罪靈公。信哉。南子。宋女。宋南子家也。則

曠負殺母之名而至止其家。敢乎書出奔宋。則知殺母
為能言而左氏所記不足信矣。且公穀兩傳俱無之不
信經而信傳非也。不信公穀而專信左氏亦非也。一則
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再稱世子見衛之
國固蒯聵之國也。其子輒久假而不歸。至煩鄰國以兵
入之而不受。是誠句心哉。故曰納內弗受也。曰于戚為
輒所拒不得入于衛也。一則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
圍戚。蒯聵在戚。衛主兵圍之而序齊為首。誅賊子之黨
也。曼姑為臣謀君為子攻父。逆亂人倫莫甚于此。春秋
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固彰城書宋圍戚不背衛
四書胡註 論語子路 七 卷十三
見輒之不得有衛也。國夏之惡曼姑之惡何莫。非輒之
惡哉。合而觀之。春秋端本澄源則專其責于靈公。誅亂
討賊則專其責于輒。為蒯聵者上有不慈之父。下有不
孝之子。身被惡名流落異域。不得分其子千乘一席。其
可憐亦甚矣。後世儒者往往苛于蒯聵而寬于輒。故議
論恒不得其平焉。愚是以詳考春秋之義。知夫子正名
必先正父之名。迎蒯聵復國。正子之名。論輒居世子
之位。則祖祖孫孫父子名正言順而事成矣。或曰。
輒用孔子而孔子廢輒以情以勢皆不可。曰朱子斷約
之說正當于此。用之輒果傾心孔子是有志于為君也。

從來有不可為人不可為子而可為君者乎。吾意孔子
必正告曰。天下有無國之人而無無父之人。君必欲有
國乎。則無父無父之人何以自立于天地間。君必欲有
父乎。則無國迎亡人而還以位侯百年後嗣之未晚也。
委曲周旋動以天性至情輒必翻然悔悟。唯孔子是命
孔子于是為衛政布告中外。奉迎乘輿萬代瞻仰在此
一舉。若不如約則辭而去之。豈能北面無父之人哉。
或曰。蒯聵殺母之事其來舊矣。程朱諸儒皆信之。業已
筆諸二論。子獨斷其不然何也。曰。吾徵諸臨江劉氏常
山劉氏及張氏之言。而梁溪春秋孔義亦取之。非憑臆
四書胡註 論語子路 八 卷十三
面妄為之說也。竊以為衛靈公之暗不下晉獻。南子之惡
淫于驪姬殺母一事出于南子之口。成于靈公之耳。而
蒯聵素行又不足以取信于人。故左氏一書天下後世
傳為口實焉。申生死而流芳。蒯聵逃而遺臭。蓋亦有以
取之矣。春秋天地之心書申生日世子蒯聵亦曰世子
不以其人之賢否而法有殊施也。然則驪姬禍晉南子
禍衛豈不後先如出一轍哉。學者必信戲陽遠而不信
蒯聵則亦有說。蓋惡莫大于淫。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古
今大可惡也。蒯聵為之子既聽妻豬之歌。曾無羞惡之
心。豈復人也哉。或憤恚而欲死抑亦人情。恐未至于陽

之民皆吾民。農圃不可勝用矣。又何以孫為哉。小兒在懷中曰。襁褓。在背上曰。負。皆織縷為之也。

伊尹耕有莘。引明耕而陽。古人非耕樹圃而不為也。但有莘南陽。無非學禮學義。學信之地耳。先儒吳康齋曰。肆力于田野而誦讀不輟。孜孜以求放心為業。豈非大人之事乎。固不若樊遲之請學判然兩途也。

楊氏曰。樊須游聖人之門。則亦矢志聖人之道。而問科。圖行將為農圃而沒世矣。何陋也。辭而闕之。進其困于高明。不亦可乎。乃觀面不言其非。必待其出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稼圃不如。豈真不能哉。不為耳。陳新安所

四書翊註

論語

士

卷三

謂雖不顯聞而已。婉拒之也。使須之學疑及此。而能圓焉。夫子當有以告之矣。而默不一言。是不以三隅反也。故不復。不復亦所以示教也。及其既出。又懼其終不諗也。若真以為不如。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用力于口體。而不用力于心性。其失愈遠矣。故復言禮義信之學。使知前所言不如者。意有在也。蓋不如彼而如此矣。在樊遲問而不盡問。在夫子答而不遽答。兩意俱在言外。楊氏一一勘破。可謂善于說書矣。然則聖人之教。或默或語。或詳或畧。或後或先。皆有權衡。在讀者不可不知也。禮運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

但不及信耳。然其所以耕之獲之安之者。各有其道。則信固在其中矣。是故禮也。義也。信也。如農之有畔好之者。早作夜思。思其始而圖其終也。

誦詩三百章

詩本人情。該物理。言原本人情。而該貫乎物理也。人情有邪正。而物理無假雜。發乎情者。得其正。則合乎物理。而可以驗風俗之盛。見政治之得。發乎情者。不得其正。則悖乎物理。而可以驗風俗之衰。見政治之失。此誦之者之所以達于政也。達以行無窒礙。言非徒知之而已。其言溫醇渾厚。淵然其可思。和洽平易。藹然其可親。長

四書翊註

論語

士

卷三

子風如風之動人。長于論。如論之曉人。此誦之者之所。以能言也。能言謂應對明敏。如魯斯答。不資介使之助也。愚謂此即有類于富弼之使契丹。孔明之對孫權。及闕象引。恰好引此二人。甚矣其先得我心也。按春秋使臣聘列國者。類以詩歌相贈答。而剛柔疾徐之節。多寡婉直之宜。亦于是乎見之。專對之有資于詩也。亦或以此與。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或致其用于政事焉。或致其用于言語焉。直舉而錯之耳。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則經為有用矣。却未必然也。未必然。則以其所。

學者僅章句之末耳。從章句上理會。與身心全無干涉。

善讀書者。片言隻字。具見本領。不善讀書者。五車二酉。盡成糟粕。昔劉盛唯讀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足矣。蘇綽戒子威云。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此。三子者。未必果踐其言也。然說者已謂其勝元帝之萬卷矣。是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儼以五千卷自矜。雖多亦奚以爲哉。

其身正章

其身正。人將則而像之。故不令而行。言不待詔命而翁

四書翻註

論語子路

卷三

然歸正也。其身不正。人將尤而效之。故雖令不從。其所

令反其所好也。

魯衛之政兄弟章

兄弟者。比肩之謂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國勢衰微。朝綱僭亂。魯則哀公失政。季氏專權。君不君而臣不臣。衛則蒯聵出奔。子輒拒父。父不父而子不子。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昔之兄弟。當周室之盛。卓越千古。今之兄弟。當周室之衰。奄靡一時。豈亦有數存耶。非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章

荆不稱衛大夫。而必曰公子。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特有取焉耳。三有字。如服食器用田產之類。皆在內。不止居室也。合聚湊集也。完備該具也。美精好工緻也。苟聊且粗畧之意。聊且暫爾如此也。暫爾如此。則見其循序漸進。不以欲速累其心。粗不求精。畧不求詳。也不求精詳。則見其隨遇自安。而有節。不以盡美累其心。恬靜寡嗜。淡漠無營也。以此一節卜生平。季札君子之稱。良不誣也。昔李文靖公爲相。家人勸治居第。木嘗答弟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橐亦可以

四書翻註

論語子路

卷三

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全。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范文正在杭州有退志。子弟乘閒請治第洛陽。樹園圃以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人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顧何時而居乎。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二公尤足爲居室者師也。史稱榮啟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

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識此三樂。天下豈有不如意之人哉。居室務爲全美。則外累于物。而驕吝之心。生驕以護其吝。吝以成其驕。兩病生于一心。輔氏分得失。未是公子。皆曰苟而已。合不必完。完不必美。豈以外物爲心哉。如此者。所欲易足。故也。所欲易足。則不驕不吝矣。此外。註只說的下半截。不曾說的上半截。故不若內註之爲盡也。

世人于居室之事。最難稱意。始也一屋足以厭其欲。既也萬鍾猶以勞其心。日增月益。到底無休歇時候。孰有知止知足。不願乎其外者。衛公子荆曰。可以風已。

子適衛。冉有僕章。僕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古者卑幼御尊長。故弟子恒爲師。御此小學之一端也。今人此等皆無之。故成德殊難。

庶衆也。古人稱黎庶卽此意。日矣。寓多少。咨嗟慨嘆。意風昔設身處地而謀之。今茲日學。安得忍然。聖賢之心。未嘗一刻忘天下。冉子一則曰何加。再則曰何加。具見同休共戚之懷。所謂聖門善問直窮到底也。夫子一

四書章句 論語 子路 卷三

則曰富之。再則曰教之。具見濟世安民之畧。兩實字。兩虛字。便可作萬世治安策。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究無以保其庶。故制里薄賦。斂以富之。田卽一夫百畝之田。與之耕而食也。里卽一夫五畝之宅。與之蠶而衣也。制者。有分限而不得增減也。賦卽力役之征。斂卽粟米布帛之征。薄者。法本周官而無額外之加也。後世之田里。旣以彘強兼併。而賦斂又煩興。其何以富之哉。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究無以保其富。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立學校。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是也。明禮義。如大司徒以鄉三

四書章句 論語 子路 卷三

學校。徒以文墨粉飾。而禮義已廢。如其何以教之哉。如有王者。作必也慎。儉德以教。天而大臣。厘一夫不獲之辜。至誠所格。孚于帝座。陰陽和風雨時。歲無水旱昆蟲之災。郊無盜賊之害。其民旣得以優游從事。寸南畝而爲之上者。又復慇食墨之風。旌廉靜之吏。勸農賜租。夫而後。可以富之矣。必也勸聖學。以法古而大臣者。一德威有之。訓詩書所載見之。躬行道德。一風俗同朝。無管晏申商之政。野無老釋莊列之言。其士旣得以專一肆力于學宮。而爲之上者。又復黜浮華之習。崇敦樸之行。

制禮作樂。夫而後可以教之矣。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牧養也。尚以三事。庶富教之事也。觀下云。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即舉此庶富教之職也。若作民生于三說。便不通矣。又云。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言二事克舉也。如史稱文帝數免田租。家給人足。明帝吏治民安。戶口滋殖。太宗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千里者不齎糧。是地。西京之教。無間焉。是缺其一事也。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為西京。如賈誼請興禮樂。帝謙讓未遑。是也。明帝尊師重傳。師道之教。誨傳之德。義親臨辟雍。迎三老五更而

四書

論語

七

卷三

用之三老。謂李躬言。共知天地人三才之事也。五更。謂桓榮言。共知五行更代之事也。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則大臣及庶寮之子弟可知矣。唐太宗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宮。增築學舍千二百區。增廣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四夷遣子弟入學。申講筵者八千餘人。此二君者。教亦至矣。如明帝事師之禮。數千百年鮮有其儔。太宗國學之盛。閭閻秩秩。三代所未聞也。自明帝尊師至此。俱專指二君。大全云。總說三君。誤矣。又曰。然而未知所以教何也。何以教。即下所稱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是也。如三代禹湯文武之為君。益稷伊傅

之為臣。皆躬行于上。而言行政事之可師法者。載在尚書。彰彰可考也。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如明帝。獨察無人君之度。太宗。釐亂有夷狄之風。負愧三代多矣。西京之教。無聞。專指文帝。蒙引推說未是。竊意此句。固有未盡者。史稱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教之本也。如養老。詔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教之實也。即謂知所以教。可矣。惜當時丞相如陳平。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周勃。厚重少文。申屠嘉。以村居。驢張起家。不惟無講學之道。之臣。併無通經博古之臣。故其為教。猶未如三代之至耳。有若無臣。良可三嘆。噫。非特文帝也。即以明帝太宗之臣言之。

四書

論語

大

卷三

桓榮為帝者。師專門章句。孔穎達疏。定五經正義。亦粗淺訓詁。躬行不逮。而言行政事。無可師法者。安得與三代比隆哉。然而三君亦賢矣。使得程朱為之佐。則三代之教。可復觀也。

苟有用我者。章

用我者。假之事權。委之以聽也。芥月。謂一歲十二月。周而將始也。歲周于上。天道更新。而人事應之。故曰。可者。僅辭。猶言看得過也。紀綱布。與廢舉。墜大綱。庶紀一應。是布的開也。至于三年。臣子于焉報效。朝廷于焉考績矣。有成治功。成教養。併與。所謂六府三

事允治也

○凡曰孔子嘆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下隨引史記云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所以質尹氏之言也推而廣之魯不能用齊不能用以至于天下皆不能用豈特為衛嘆哉雖然不能見用于一時而萬世見用于孔子未為不遇也

孔子攝行相事七月誅少正卯夾谷之會齊人歸魯侵疆及為司寇羔豚弗飾男女別于途道不拾遺三月而魯國大治不亦可乎宰中都四方則之有成矣然則三月而可其已事也孔子乃自以為莽月莽月有成其

四書

論語

九

卷十三

已事也孔子乃自以為三年謙也如孔明伊周之亞而自比管樂亦得此意蓋聖賢之立言類如此彼大而無當輩亦可以自愧矣

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安心做好事與利造福之人也為邦百年祖孫父子或創業或守成相繼而久也勝者勝負之勝本善心為善政善教彼不善者服而從之故曰勝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夫殺者民化于善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也饒氏曰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大不是蓋聖人之言舒徐不迫類如此若以為不足則誠哉是言說不

去矣蒙引稱之何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述之又特贊一辭以信其言之不誣也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

為邦百年也黎民醇厚勝殘也幾至刑措去殺也引喻亦切矣愚謂高帝拔忍祖繼功臣惠帝遭呂后入義之慘虧損至德景帝少恩周亞夫晁錯不得其死皆不免于殘而濫殺也唯文帝長者以稱善人無憾焉故曰庶乎其近之其亦有不盡許之意乎嗣是而後則宋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其人也太祖勝高帝仁宗媲美真宗仁厚似惠英明似景而規模微不足若太宗致治之美尤為過之惜其兄弟父子之間有慙德也

四書

論語

三

卷十三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未至于仁也善人之功如是去必世之仁遠矣若夫聖人即所謂王者也不待百年即所謂一世也其化亦不止此即所謂仁也

如有王者章

聖人受命而興曰王者謂以聖人之德居王者之位也三十年為一世此三十年之中仁心所涵育仁政所薰陶漸積漸深故教化浹洽而仁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修士君子之行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康則百有餘年矣豈待一世而已哉謂至此而後仁恩未之收信也且以文王言之關雎鵲巢之德麟趾騶虞之應至仁

所被豈有加于此者哉。如曰化行南國也。觀虞芮質成之事。鄰國皆仁矣。如曰王室如燬也。觀父母孔道之歌。王室皆仁矣。嗣是而武而成康。上下二百餘年。莫不有唐虞之風焉。說者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亘古今而再見。豈不信哉。再以唐虞言之。堯舜在位。皆踰二世。黎民於變時雍。其仁為何如也。然則堯舜以至四君。各稱必世之仁。而有餘不必以相繼言也。

三年必世。遲速之說。蓋亦難言矣。程子以其久暫分淺深。亦有未安。不曰夫子之得邦家。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立立道行。綏來動和不漸之。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三

卷十三

仁乎不摩之以義乎不浹肌膚而淪骨髓乎。禮樂不興乎。三年未仁。吾不信也。即魯國三月之治。與文王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男女異途。班白不提挈。何異哉。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恐未足以盡三年治功也。然則云何。曰聖人治天下。有所謂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焉。必世後仁之謂也。有所謂過化而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焉。三年有成之謂也。正不必斤斤較量其間也。

苟正其身矣章

從政與爲政不同。若於身乎取裁焉。民于身乎取則焉。苟正其身矣。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民。于從政乎何有。

不能正身者。反是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章

季氏之家。非朝也。以朝稱。僭禮甚矣。故註特斥之曰。私朝也。晏晚也。卽爾來何遲之意。在國爲政。在家爲事。以用也。禮大夫不治事。謝政家居。不見用也。與聞國政。凡經國討謨。誠民至計。皆得出而佐一籌。詢黃髮也。是時季氏專魯。專魯之國政也。以爲同列議于公朝。則不得行其私。與家臣謀于私室。則得以沮其公。擅權自用。夫子知之審矣。而其言則若爲不知者。蓋或政或事之分。以致任大夫之與聞不與聞爲驗也。語意與魏徵獻陵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三

卷十三

之辭。畧相似何也。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爲不知。而以爲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爲不知。而以爲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私議于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而忘獻陵。雖不盡同。大畧同也。其所以正名分者。正政之名。則爲君之分。正事之名。則爲臣之分也。抑季氏者。抑其家不得耦國。抑其事不得干政也。教冉有者。教之公爾忘私。不宜泥此機門也。微辭隱語中。寓有斧鉞。故曰其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章

幾訓近。則庶幾之。幾訓微。則知幾之。幾訓期。則詳如幾。

如式之幾也。楚茅角幾期也。式法也。言神之錫福其來如期。其多如法也。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然而必期其效。則固有道矣。故曰。豈不可以必期。丁與邦乎。如此。則兩幾字相應。若訓近。訓微。便有說不通處。當時有此言。非古語也。故曰。人之言。人之言。即書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也。重爲君一句。臣只帶說。然也要歸結到君身上去。君之憂辱。臣實同之。未有君難而臣易者也。而况臣固責難于君者乎。知爲君之難。以上須用。因此言三字。原其所以知之始也。知爲君之難。以下須用。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無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重

卷十三

一事之敢忽。三句推其所以知之終也。然則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若是而言。則可幾矣。爲定公言。故不再拈及爲臣不易一句也。

註專用詩。若用書。則若路虎尾。若陟春冰。若殞深淵。若病瘵乃身。若朽索之馭六馬。及無安厥位。惟危。皆言爲君之難也。蓋上畏天命。中畏祖宗。下畏民若。故其難如此。

晉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上段人之言。以上句爲主。下句輕。故下但言君而不及臣。此

段人之言。以下句爲主。上句輕。故下但言唯其言而莫予違。而不及予無樂乎爲君。註他無所樂。惟樂此耳。亦只作一句讀。

依人言。只宜用不善莫違一段。前段似不必用。然聖人忠厚不輕絕人。故須從好處說起。但上段輕。不過引起下段耳。若曰。如此却好。然天下豈有出言盡善之理哉。如不善而莫之違。則飾非拒諫。忠議結舌。故忠言不至于耳也。忠言不至于耳。則爲君者。矜誇暴橫。無所忌憚。故曰。驕君日驕。則爲臣者。承望風旨。阿諛曲從。故曰。諂上下雷同。如醉狂然。邪之喪也。日可俟也。

四書辨註

論語

子路

重

卷十三

晉王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美。述獨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美。導改容謝之。述違導導謝述。抑亦可以爲善矣。子思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所謂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也。不善而莫違。此非其前車與。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也。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能諂諂而諛之人至矣。稱功頌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邦未必遂興。喪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而興衰之源。分于此。其源微。其流顯矣。

議微君子知其興之源而開導之。雖然興起也。知其變之源而杜絕之。悚然危懼也。邦于是有興而無衰矣。胡氏曰。邦未必速興。然則以幾為其。誠微者不足以知之。似以幾為微。愚謂謝氏說理自好。正不必取以訓幾字也。

葉公問政章

被其澤。被其善政。善教之澤也。被澤則樂。樂故說。聞其風。聞其善政。善教之風也。聞風則慕。故來。然未有澤不近。被而風能遠播者也。故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兩句體裁自平。然暨及固有次第矣。

四書精義

論語

子路

五

卷三

近者之政。聞其說遠者之政。聞其來一說。一來只是說。效驗然而詩之。媚庶人書之。風四方具見諸此矣。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前兩句是戒辭。後兩句則申明所以戒之之意也。為政者必有其節焉。優游以教之。不可剪操切之心。為政者必有其量焉。寬裕以居之。不為討便宜之計。何也。凡欲速者。其心躁而不能待。凡以求其達焉耳。不知急遽而無序。欲其達反不達矣。而又何以速焉甚矣。其欲之妄也。凡見小利者。其心急而不能舍。凡以求其事之成焉耳。不知小就而忘全體。所就者有限。所失者無窮矣。大

事其能成乎。大者不成。即使小者果利。猶不足言也。而况乎其未必利也。甚矣其見之左也。

子張之病在過高而未仁。居無倦行以忠。則誠意為仁而不過高矣。此子張切已之藥也。子夏之病在近小而不及。無欲速無見小利。則規模遠大而不失于近小矣。此子夏切已之藥也。各以其事告之。夫子之立方不同而奏效則同也。

葉公語孔子曰章

直身而行。便有不顧其心之安意。有因而盜曰攘。物至其家而諱之。父子天性以恩勝者也。恩勝則篤于情。情

四書精義

論語

子路

五

卷三

勝則令于理。理固不在情外。情固不在性外。相隱天性。故因此天理人情之至也。直者無隱。隱則非直。彼其委曲以周旋。豈求為直哉。然而無隱之直。固在此相隱中矣。

謝氏曰。順理為直。理天理也。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則違天害理矣。順之云乎。替腹殺人。舜必隱之。隱之而不得。則竊負而逃之。而仍懼不得隱也。則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惟恐其陷于刑也。計之不及。而暇計夫直不直哉。然而萬世之直道必歸之無他。順理而已矣。

所謂相隱者。亦顧其事何如耳。攘羊小惡也。故可卹情。以爲理。若夫綱常名教所在。雖父子有不得而隱者。又當卽理以爲情也。朱子引霍光之夫婦。周公之兄弟。石碯之父子。明之其義備矣。推而廣之。伍員鞭屍不失爲孝子。趙苞棄母不失爲忠臣。天下事豈可執一論乎。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章

仁人心也。心存于居處。則見于外而爲恭。恭者仁之容。居處如對大廷也。心存于執事。則至于中而爲敬。敬者仁之聚。執事如執圭也。心存于與人。則中外如一而爲忠。忠者仁之施。推誠積德以與人也。雖之夷狄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毛

卷三

要居處則不可棄吾恭也。要執事則不可棄吾敬也。要與人則不可棄吾忠。固守三者而勿失。仁在其中矣。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吳氏以始學成德言。則是徹始終也。程氏以精粗本末言。則是徹道器也。惟陳氏以聖凡一理言。曰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道。最爲得之。充之則粹而益背。渾身皆天理之流行也。仁者修己之效也。推而廣之。則篤恭而天下平。舉世皆天理之流行也。仁者安人安百姓之效也。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而夫子答之各異。恭敬忠是下手第一着。故曰最先。先難後獲。是殫心于恭敬忠而不

計其效也。故次之。愛人則一視同仁。萬物各得其所。故最後。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行已有耻。此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此其材足以有爲也。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然則志不爲所以成其有用之材。材有爲所以成其無私之志。乎。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告之使事。非以其能言也。蓋爲使之難。在乎夙望足以折服四方。大猷足以經綸四方。不徒貴于能言而已。能言者口舌之才。豈足尙哉。孝弟本也。稱孝稱弟。此本立也。然止于宗族鄉黨而已。

四書章句

論語子路

毛

卷三

則所立有限。而材之不足。亦可見矣。以視志與材兼美者。有間。故爲其次。記曰。大孝不風。中孝用力。小孝用勞。茲其用勞者與。事親孝而忠不能移于君。事兄弟而順不能移于長。一鄉稱善士足矣。言之信。貴乎近義也。行之果。貴乎從義也。若不問理之是非而必信。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果。則害義矣。果以必行爲義。行不可以必果爲心。小心堅確。爲兩必字寫照也。小人識量淺狹。淺狹屬識。狹屬量。上焉者有本有末。次焉者無末而有本。此其本末俱無足觀。然言不反覆行

不遷就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取其自守而畧其本末也。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行縱有珥冠裳不復可謂士矣。

今之從政者如魯三家之屬。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噫者薄其人而嗟嘆之。故曰心不平聲。斗筭容受無幾。以喻其人之易盈易溢也。易盈易溢則細可知。都謂卑鄙細謂瑣細也。算數也。何足算言無足比數也。子貢之問至此愈下。故夫子以是警之。警今之從政者非警子貢也。

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問于人者。謂瑰異也。

四書初註 論語 子路 无 卷十三 奇偉可以悚動一時之耳目也。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所以教之俾近裏着已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行道也。中行者在中道上行也。狂者志極高。嚶嚶然以古人自期待也。而行不掩如說十分話。却只行得五七分。這行得分數。蓋那言不過也。狷者知未及。識見未極于高明也。而守有餘。非禮非義之事。一毫點染他不得也。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共脩斯道之傳也。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謹者不放肆。厚者不刻薄。其人亦在好一邊。然苟安而無卓越之志。浮沉而

無貞固之操。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進取之志。有所不爲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于道。如狂者志極高。知之過狷者守有餘。行之過均。之過乎中也。則裁抑之使謙讓。未遑如狂者行不掩行之不及。狷者知未及。知之不及均之不及乎中也。則激厲之使發憤自強。總之以狂者之有餘補狷者之不足。以狷者之有餘補狂者之不足。兩相濟則可以爲中行而進于道矣。非與其終于狂狷而已也。

孟子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卽所謂進取也。欲得不屑不潔之士。卽所謂有所不爲也。孔子以狂狷

四書初註 論語 子路 无 卷十三 爲中行之次。孟子又以狷爲狂之次。孔子所謂狂狷。其誰屬也。孟子以琴張曾皙牧皮三人實之。孔子所謂

狷。未知其誰屬也。而孟子不之及。愚又以原憲高柴澹臺滅明三人實之。蓋狂者有氣魄。天下事一切擔當的起。狷者有骨力。天下事一切撐持的住。孔子所取實世人所棄也。下此則謹厚一流。世人所取實孔子所棄也。註中特爲點出。其有功于人品心術之際多矣。學者不可不知也。

朱子所謂謹厚意。卽孟子所謂鄉愿乎。蓋謹厚之人。涉世日久。日熟則必流而爲鄉愿矣。朱子及此。蓋以狂狷

勉之而又以鄉愿戒之也

南人有言曰章

南人南國之人不及姓氏者其人不足稱也恒常久也常者常常如此不間斷也久者久久如此不止息也巫所以交鬼神禱祀之事醫所以寄死生性命之託蓋其重也其事甚重而其人則甚輕故曰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天下豈有可無常之人哉曰雖曰尤皆深警之也孔子稱其言而善之以其有裨于降衷之恒性也蒙引云既曰稱又曰善者稱述也非褒稱之稱毀亦訓稱如稱人之惡是也今俗語亦有謂稱說者析註極精

四書講註

論語子路

至

卷七

此易恒卦九三爻居不中不正之位故其辭云德心得也不恒其德則喪心矣故羞辱之來若奉而進之或鄙薄或非笑或凌侮應接不暇也

上節既明其為南人之言而此節不明其為易之言愚謂此節宜加易曰二字與南人有言句相對下節去子曰二字而以不占句與善夫相對兩句兩尾大為齊整而不然者疑有錯誤也註曰復加子曰以別易文則子曰二字不為虛設而上節之為易言亦可見矣註之韓旋經文如此讀者所宜着眼

既曰其義未詳而引楊氏曰意亦畧通蓋不得已而用

其說也南軒之說與陳氏同但于不占加待字且以而

已矣為信然後未有如此解者朱子錄楊氏曰意亦畧通則不錄南軒為不通可知已蒙引存疑俱主之何也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可羞矣此教人以占之益也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此戒人以不占之害也如此亦說的去仔細看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經文也今以不占答之分明指不恒之人說了如何通的故曰意亦畧通言不盡通也

四書講註

論語子路

至

卷七

豈以內外為優劣耶下章尹氏之說極有道理而諸公俱以園外少之感甚矣

君子而不同章

君子與人渾然元氣流行故無乖戾之心而和然元氣分陽分陰陽則舒陰則慘四時之氣各異也安得同小人與人閤然私情結納故有阿比之意而同然私情分思分怨思則讓怨則爭安得和無乖戾曰心心公心也有阿比曰意私意也和同之辨公與私之間也

尹氏曰君子尚義義有是非是不可移而非不可移而是是非殊途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利有得失得則恐

其失失則恐不得得失互競安得而和此探本之論也
君子哉韓范之立朝宋陸之講學其影彰者與孫履源
張韓李則小人之尤者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章

一鄉之人公是公非所自出也故曰宜有公論然其間
善與善爲類好善而惡不善不善與不善爲類好不善
而惡善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其人似有足
稱矣而惡者不惡則必其同流合汙而無卓然特立之
行惡者惡之其人似無可議矣而善者不好則必其於
名飾行而無確然可好之實

論語

子貢

卷五

論語

大學衍義云陳蕃李膺之徒天不稱其賢而中常侍目
之曰鉤黨裴度之爲人天下知其勛德而八閹十六子
羅敷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尺瑜寸長皆有以自效也君
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不可以勢脅不可以利誘不
可以情面責也恕故易事棄所短取所長天下無不可
用之人也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譽所長則破格
稱之投所好則屈意從之其情可揣摹而中也刻故難
事求全責備在已上者嫉之用以所不能在已下者難

之斥以所不屑也公而恕天理也私而刻人欲也天理
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公與私相反恕與刻相反此
君子小人所攸分也

君子泰而不驕章

君子循理率繇乎天理也天理最爲安穩無所勉而自
適天理最爲舒暢有所迫而亦裕心逸日休何矜肆之
有矜者貴倨而誇示于人肆者侈大而恣情于已志滿
氣盈此小人逞欲之事非君子所可同日語也故曰反
是以大學言之驕泰一也以此章言之則泰與驕判若蒼

論語

子貢

卷五

論語

素矣朱子于大學以矜高訓驕以侈肆訓泰于此則以
安舒訓泰以矜肆訓驕而包高侈二字于中其義精矣

剛毅木訥章

程子曰木者質樸不凋喪其良心也訥者遲鈍不辯給
其口說也既云四者質之近乎仁乃專訓木訥而不及
剛毅何哉剛毅之義視木訥差顯耳楊氏之說分四者
爲二等剛與毅一等剛者勇足以有爲毅者貞足以有
守有爲有守庶幾不陷于物欲木與訥一等木者朴足
以還醇訥者默足以還德還醇欲德庶幾不至于外靡
資稟如是去仁豈遠哉蓋剛毅木訥非仁但于求仁爲

近耶再加學問之功。則仁矣。須如此婉轉。纔是非直以仁許之也。若夫柔脆儂薄之徒。何足以言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子路行行如也。行行則情意浮泛而不切。故以切切教之。切矣。又加切焉。言懇懇而周到也。行行則辭氣輕率而不懇。故以懇懇教之。懇矣。又加懇焉。言詳悉而敦勉也。行行則容貌暴厲而不怡。故以怡怡教之。怡矣。又加怡焉。言溫和不悅豫也。如字統承上三句。此皆告行行者。以所不足也。又恐其混于所施而不能還。以所應得如兄弟也。而施以切懇。則責望太深。必有賊思之禍。無

四書

論語

子路

卷三

以吹噓而吹篪矣。如朋友也。而施以怡怡。則模稜已甚。必有善柔之損。無以相勸而相規矣。故又別而言之。別之者。別其義與恩也。朋友主義。義勝者。豈遂不怡怡。但道在責善。不得不效石于他山。兄弟主恩。恩勝者。豈遂不切懇。但道在克讓。不得不咏華于棠棣。稱其情以施之。雖君臣父子夫婦皆可類推矣。

善人教民七年章

善人教民。以孝弟忠信。爲本。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以務農爲先。田里樹畜。無失業也。以講武爲要。蒐苗獮狩。無曠時也。至于七年。卽戎詰作戎兵。事事乃其有備。

不可卽之有。卽就也。戎兵也。卽戎者。言介冑以處。故也。

易師之大象曰。地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七年之教。容民畜衆耳。而地水師以之。誰謂善人不可以爲君子哉。教士者。以七年爲小成。教民者。至此則兵食足而民信。幾幾乎大成焉。聖人度其時可矣。以人事卜之也。如云。朞月三年。時有遠近。故效有淺深也。百年一世。人有賢聖。故治有上中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勢有大小。故政有難易也。試以其作爲思之。聖人之朞月三年王者之必世道德齊禮也。善人之百年政簡刑清也。大國小國之五年七年。則孟子所謂省刑薄斂深辨易釋壯者以

四書

論語

子路

卷三

以不教民戰章
以用也。言四境有鄰國。盜賊之警。用其民以戰也。平時不知親上死長之方。而臨時耳目不習。金鼓車旌。身不習。甲冑手足不習。弓矢于戈。坐作進退之節。故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此承上章反言之也。當與師之初六。參看師出以律。不戒內律者。號令節制之謂。不教則無律。無律則不戒。是棄民于鋒鏑也。何陋如之。晁氏以

者舉而措之耳。益身益心。且將有益于世道民風也。如是而乃爲有益。

國子敵以將子敵以存子敵之說本此



四書翊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繼祖 承祖 與祖

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

憲問耻章

記者于孔門弟子皆稱字。此則書各以原憲自記故也。穀祿俸祿也。如與之粟九百是也。邦有道不能為不能樹功業于時邦無道不能獨善不能樹德業于已也。但知食祿則是素食也。故可恥。憲狷介人也。狷者有執

四書翊註

論語 憲問

卷四

守而不苟遷介者有分辨而不苟合。其于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觀其安貧不仕及為宰而辭祿可見其于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以其有潔已之修而無濟世之才也。然則兩知字內便含能字意。故夫子因其問而以有道之穀與無道之穀併言之。廣其獨善之志為兼善之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于有為養成經濟本領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上章之問。以邦無道穀之恥為所能。此章克伐怨欲不行亦然。亦以其所能而問也。直聯上章。不書各併不書。

仁哉

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養其性以忘其情也。故惟仁者能之。有之而制使不行。則全在情上做工夫。于所性之德。無干故。雖難能而未仁也。此聖人開示之深。俟意再問而復告之。惜乎其不能也。
或曰。一段代憲問也。以下則代夫子答也。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拔其病根。豈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哉。若制而不行者。反是病根不拔。這一症發。服這一班藥。那一症發。服那一班藥。終日勞攘而不得其天理之本然者。豈克已求仁之謂哉。

學者察于克已。與強制二者之間。則知病至而為防。不
如上醫治于未然也。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
漏矣。繇已克已。故親切復禮。則無罅隙。又安有滲漏哉。
士而懷居章

居謂意所便安處。凡宮室田園衣食器用車馬。僕從以
及聲色貨利之類。皆是也。若如此繫戀而不能舍。則志
氣必庸鄙。精神必倦怠。豈足以為士哉。

邦有道危言危行章

危高峻也。高崇高之高。峻峻極之峻。侃直其言行。非矯
激以立異也。孫。卑順也。卑謙卑之卑。順和順之順。婉曲

其言。非阿諛以苟同也。君子之持身。秉禮守義。不可變
言。不可與世推移也。至于言。則有時而不敢盡。或辭讓
而以權對。或忌諱而以默容。皆避禍之道也。昌言無諱
國之福。為國而使士言。豈不殆哉。言。孫者。聖人為士
君子明保身之道也。而尹氏遂為有國長慮。其寓意深
遠矣。

有德者必有言章

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二語出樂記。即有諸內。必形諸外
之意也。易曰。和順于道德。和順積中。道德積中也。德者
得道于心也。得道于心。則言言皆天理之著見。英華發

外矣。蒙引曰：英華者，是草木生意積滿之所發達者也。花之未吐者為英，已開者為華。借以形容文章之茂美也。能言者或便利巧佞，禦人以口給而已。而已者，以言盡之，不必有德可知矣。仁者之心，天理渾然，故無私累，無私累則凡忠孝廉節合乎天理之宜者，見之必奮然有為矣。此無欲之剛不息之強也。勇者，或強陽好勝，純以血氣用事而已。豈天地浩然之正氣哉？兩或字，擬議之辭，為兩不必字傳神也。兩而已字，便該不必有德，不必有仁，兩句無庸再言也。然則德仁言勇四者，以為相成也，而又末始不相反。德之言仁之勇，相成也，言之

南宮适，即南容也。且諱言之人而出此一段議論，所謂

南宮适問於孔子章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矣。羿有窮之君，以善射著聞，滅夏后相而代其位。此開闢來亂臣賊子之始也。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以臣弑君，而不言弑何也？羿弑君之賊，不與其為君也，然則盡書誅乎？羿當誅，浞亦弑君之賊，不得而誅之也。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浞因羿室生澆，天道豈容之乎？力能陸地行舟，則亦善射之續耳。後為夏后少康所誅。少康即相之子，見滅于浞者也。天道好還，于是有明徵矣。曰誅者，討賊之辭，正其君臣之分也。禹平水土，然後後稷得而播種焉，故曰暨。又同日身親稼穡之事，言兩人皆以農事起家也。禹受舜禪而有天

心德言。惟君子而後能尚德。惟尚德而後可以爲君子也。未出之先欲與之不可。既出之後不與之不可。俟其出而贊美之就。中有許大權衡在。聖人之語默上律天時矣。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謝氏曰。君子志于仁者也。志于仁則念茲在茲而心無一息之或馳矣。然毫忽之間有不在。則馳其志而不免于不仁也。若小人本無爲仁之志。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者焉。得仁。

君子全是道心。而人心尚有竊發之時。小人全是人心。四書章句

論語

六

卷四

而道心豈有來復之日。一則曰有矣夫。不能保其必無也。一則曰未有日者也。不敢望其或有也。然則爲君子者何。可以自恃爲小人者何。可以自安乎哉。或爲君子回互謂不仁。施于時勢不得已。如周公孔子之過之類。謬矣。二聖之過。正二聖之仁也。不曰觀過知仁乎。

愛之能勿勞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按史。楊彪對曹操之言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蓋操殺其子而爲此言以媚之也。引此爲喻。言禽犢者。養之以順適其意而已。非道義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

按詩匪教匪誨。時惟婦寺。蓋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也。引此爲喻。則言宦官宮妾之流奔走慙慙則無曠厥職矣。非責難陳善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有以全其愛。其爲愛也深矣。豈煦煦沾沾之愛乎。忠而知誨之則有以成其忠。其爲忠也大矣。豈一手一足之忠乎。

全在能勿二字。想出一片苦心。若曰既有這段熱腸。須走這條路徑。蓋以情以理有不得不出于此者耳。是故愛子者必愛之以爲聖爲賢。而後可以言愛。若狗彘縱欲是陷其身于愚不肖之歸也。愛之適所以害之矣。忠君者必忠之以爲帝爲王。而後可以言忠。若阿諛順旨。

四書章句

論語

七

卷五

是貽其國以危亡之禍也。忠焉適所以欺焉矣。

傳曰。愛子者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此勞以成愛之說也。伊之訓說之命。周公之無逸。此誨以効忠之事也。

愛不但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師之愛子弟。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于父處士亦有盡忠。于友處凡爲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家引將忠愛二字推開說。極好集說以爲太泛無道理非也。

爲命禪諶草創之章

禪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書名者無諱也。書字者特列。

四書期註

論語憲問

八

卷四

名如曰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子羽公孫揮也。至于產獨不然。不待言耳。子羽特稱行人。意以其爲掌使之官。有關辭命乎。子產特稱東里。意以其共秉國成。故特著所居之地乎。此皆不可以不察也。裨諶長于造謀。故創爲草稿。規模大畧于是乎定矣。然須以義理爲主。言言根據。而不至杜撰。纔好。世叔諳練故事。故使之討論。討者尋究典故。論者講明義理也。合典故又有義理。其可矣乎。但恐多則近于煩冗。寡則涉于陋。未善也。子羽嫻于應對。煩簡想是合宜。故使之修飾。修者損其所有餘飾者增其不足也。修飾則多寡停勻。無可

四書期註

論語憲問

九

卷四

益至其爲功也。益大也。劈頭出爲命二字。便見寡君子焉。榮辱社稷于是安危。非小可也。或問子產章。子產之爲政也。嘗務嚴而責猛。不專于寬也。然封溝洫所以殖山。鑄刑書所以誨子弟。寧爲火使人望而畏之以鮮死。不爲水使人狎而玩之以多死。蓋其心一以愛人爲主也。故孔子舉其重而言之曰。惠人正所謂衆之母古之遺愛也。按子西楚平王之子名申。庶而長。昭王嫡而幼。令尹子常欲立子西。辭曰。亂嗣不祥。賂吾以天下。吾茲不從也。乃立昭王。及楚敗于吳而大惕。于是用其知懼之心。選都于姑。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亦賢大夫也。然楚僭號稱王。春秋以夷狄目之。而子西不能革。昭王欲以書社七百里之地。而用孔子。子西疑其不利楚國。沮之而止。其後太子建之子名勝。子西以其在吳。使爲吳白邑令。而僭稱公。故曰白公。白公以父建殺于鄭。欲報之。楚未起師。反救鄭。故怒而殺子西于朝。故曰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以三事觀之。或同惡。或妬賢。或養亂。則其爲人可知已。一則曰彼哉。再則曰彼哉。外之之辭。言匪我族類也。

向來以人爲獎許之辭。蓋攘夷尊周亦春秋間一個漢子也。近閱集註。正同仔細看來。與范揚蓋人道之說無異。畢竟朱子作過脉語。曰。猶言此人也。爲是齒年也。今人自謙其年亦曰犬馬之齒。駢邑三百馮氏以爲三百家。胡氏以爲三百社。獨蒙引以爲三百戶。蓋書社三百言戶口之書。于社版者三百戶也。是也。桓公奪伯氏以與管仲。奪罪而實功也。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亦公道也。飯蔬食。極言其窮約也。膏肉食而養食亦已難矣。乃終身無怨言。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卽此事也。夫飯蔬食而曰富人何也。就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

邑方奪之時。伯氏富人。也。既奪之後。則如窮人無所顧矣。車拔以此爲至德。曰。管仲之于伯氏。孔明之于廖立。平蓋古今二人而已。竊意廖立垂泣。李平効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且廖李之于孔明。服其才實。服其德也。伯氏之服管仲才焉耳。德云乎哉。若之何言至也。管仲之德不勝其才。蓋九合一匡。免斯民于左衽才勝德也。子產之才不勝其德。蓋恭敬惠義之道合于君子者。德勝才也。使其與閭閻人正心誠意之學。則子產之德何必不顏閭閻管仲之功何必不伊周哉。惜乎其繁未

有聞也。渠有平斗斛之物。言二人平等也。

貧而無怨難章

貧而無怨。則幾幾乎樂矣。非知命守義者不能。故難富而無驕。去好麗者尙遠。少知道理者能之。故易人之僥恒出于此。然不免畏其難而忽其易也。蓋難者當勉須高占地步。苦下工夫。然後不以逆境動心。易者不可忽須小心謹慎。惟恐爲世味人。然後不以順境喪心也。

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章

趙魏晉卿之家。大家也。大家則勢重。而列國稟成焉。故無諸侯之事。言無朝聘貢賦諸事也。老家臣之長。來赴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

也。家老則位尊而榮。察受職焉。故無官守之責。言無可庶可諸責也。優有餘也。寬綽之意。勝絕長補短方里千里。薛亦其類也。故曰二小國名。大夫任國政。任勝之國政也。勝薛國小事煩。謂困于大國奔走服從之不便也。大夫位高責重。謂困于小國拮据督從之無及也。然則公綽。恭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也。康者介而不合寡欲也。靜者恬而不競寡欲也。廉靜寡欲則可以化正風俗。故優爲趙魏老。短于才則理煩治劇束手耳。故不可爲勝薛大夫也。楊氏曰。知之弗豫不能辨其才于未用之先也。枉其才

而用之。如才可以爲趙魏老而不爲魯老才不可以爲
庶。庶大夫而爲魯大夫則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
人也不知人則棄人可無患與。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
知矣。使孔子而用人及門之士自王佐才而下知廉勇
藝者無不當其可也。

子路問成人章

成人猶言全人。全生全歸之人也。武仲魯大夫名紇公
神將求之爲魯大夫不待言矣。莊子魯下邑大夫與子
路同里同勇故借以況之。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
理而察其幾微足以養心而澄其源勇足以力行而致

論語

憲問

三

卷四

其決斷足以必應而底其常而又文之以禮與天地同
範無過不及也。文之以義與天地同和不競不特也使
德成于內和順積中也。文見乎外英華發外也。知藝材
也不可以爲全。文以禮樂則材全矣。廉勇德也不可以
爲備。文以禮樂則德備矣。材全德備則以知之善名之
不可以廉之善名之不可以勇勢之善名之不可。渾然
全體無痕迹之可見也。禮樂所融化也。禮中正大中正
正也。樂和樂和平樂豫也。大中至正則粹然至善無復
倚倚之樂和平樂豫則粹然至善無復敗壞之樂也。禮
樂所陶淑也。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世有非此

者以其尙留餘地也。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以其
材充其德分量止此耳。若聖人之盡人道非其所及也。
聖人所以盡人道而爲人之至者君臣還他義父子還
他仁兄弟夫婦朋友還他序別信渾然粹然不從知廉
勇藝下手也。

論語

憲問

三

卷四

見利思義則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凡非分之貨財
非道之富貴有若將免焉者矣。投命者不愛其生持與
人也。蓋大節所在。貪生苟活便無顏立于人世。是以慨
然決絕而不顧也。先儒云。見危便不說思思則有所顧
戀不能死矣。良是久要舊約也不止與人約也。凡平日
所矢志而期以自見者皆是不忘其言不敢自負其初
心也。投命忠也不忘信也。思義者兼而有之。蓋不主忠
信則不能從義。思義正從。忠信得來也。有是忠信之實
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之明知也。信之篤仁也。行之果勇與藝也。或
曰。藝亦果乎。蒙引曰。人若無才知推置不去亦不果也。
聖人所謂成人以此爲入手。蓋以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武仲知之明公綽信之篤莊子冉求行之果合此四人
之能然後可達三者之德從而文之以禮樂則三達德
而有光輝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必如聖

人之踐形而後可不止于此也。踐形所以盡性。凡耳目口鼻四肢之形。莫不盡乎五常之性。禮樂生心無所事乎文之矣。而况乎四子者一得之長。又足道耶。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于禮樂。則有質而無文。又其次者也。與其文有餘而質不足。無寧質有餘而文不足也。其不及才知何也。與其德不足而才有餘。無寧才不足而德有餘也。皆重本之意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如要君一事是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豈至于要君哉。專舉臧武仲一人。而三子皆可類推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章

四書章句

論語意問

十

卷十

公明賈于公叔文子。或以爲閑人。或以爲家臣。觀孔子與賈皆以夫子稱。與遠伯玉之使正。則其爲公叔文子之使亦未可知也。文子爲人。其歷歷之辭。不啻知然。必廉靜之士。廉靜不取。靜近不言。不笑。故當時以三惜稱之。蓋彷彿其形。似而爲過情之聲也。臧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如多言則聽者苦而惡之。多笑則觀者苦而惡之。多取則予者苦而惡之也。事指言笑取適其可。指時樂義言笑取皆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言有笑。有取矣。不覺言相忘也。是以稱之或過而以其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則賈徒見告者之過而豈知日之告爲

尤過乎。蓋此言也。非禮義充溢于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不能夫。礼義充溢而得時措之宜。此大學問。大道德人也。孟子所謂深造自得而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非謂非時非樂非義也。故曰其然也。然其然乎。蓋疑之也。愚向來不主此說。以爲其然者。疑其或如此也。豈其然者。信其未如此也。初疑辭既則決辭。近見呂涇野正如此說。似更有理。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

四書章句

論語意問

十

卷十

也。以是者示意于君也。武仲得罪奔邾。若自邾請則不。可以爲要矣。必如防則其肺肝如見也。按武仲之出奔。邾孟氏之誘其情。有可憐者。請後不言得罪之辭。第早以待命。其志有足哀者。故當時之人。但見其求後于魯也。而忘乎其以防以彼國未嘗請防也。聖人于却防時。蚤已窺見至隱。故曰以防立案也。曰要君。誅心也。據其實而避其名。塗衆人之耳目。豈能逃聖人之公論哉。要君者。無上幸。經有明訓。矣罪不容誅。故曰大武仲之

封邑受命于君。得罪出奔。則君之邑而非武仲之邑矣。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請後不可況據邑乎。據邑者明于父子之恩。昧于君臣之義。錄其好知而不好學也。噫。不特此也。明知孟氏之譏。而以甲從已爲之除葬。謂之好學。不可謂之好知。亦不可矣。故仲尼曰。知之難也。

晉文公諱而不正章

主盟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其名義正矣。二公之功。同也。以力假仁。視以德行仁之王者。猶硃碭之與美玉。故曰。心皆不正。二公之罪同也。然二公固自有間。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之不貢。昭王之不復。是仗天子之義。而質

四書初註

論語

卷一

子罕篇

言不辱者。謂也。春秋書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陬。書遂。謀其害也。書伐。與其聲罪致討也。書次。與其止而不遽進也。雖書楚屈完。舉盟于師。盟于召陵。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師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師矣。故曰。正而不諂也。文公于楚之圍宋也。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于楚之釋宋也。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春秋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皆譏之。而甚其辭也。下皆楚人教衛。則譏晉益深矣。繼書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

則三王之罪人也。故曰。諱而不正也。然在桓公。則曰。猶爲彼善于此。言視文公差勝耳。未爲盡善也。在文公。則曰。其諱甚矣。言桓公亦非不諱者。但未至如文公之甚也。二君他事亦多類此。卽此二事以推其餘。如葵丘之會。春秋一書再書之。首止之盟。春秋一書再書之。皆美之大者也。如天王狩于河陽。春秋雖爲王諱。又爲晉諱。而以臣召君。豈可諱乎。故夫子曰。諱曰正之言。蓋卽行。事以發其心術之隱也。非集註不足以明夫子之言。非春秋及胡傳不足以明集註之言。歷引而証之。大段盡矣。雖然。猶未及其所以正所以諱之故也。一日。才使之

四書初註

論語

卷一

子罕篇

桓之才弱。立意還平。實設機械少。文之才敏。立意要揮霍。故御數多。一日。遇使之相出奔。不久反國。無大恩怨。故往往正名仗義。夫出亡十九年。恩怨多且深。故一圖報。而又強弱異施。故往往構隙挑寡。一日。臣使之桓獨任管仲。仲以經術自負。雖師心而未嘗廢古文。分任勇犯狐偃先軫。諸公以權智相尚。謀利計功。而他不得恤。是故論本領。則文加桓一等。論正當。則桓加文一等。聖人不取彼而取此。則輕重固有在矣。愚嘗云。漢高祖諱而不正。宋太祖正而不諱。錄今思之。漢高諱矣。却有大正處。如除暴秦而平定天下是也。宋祖正矣。却有

六。爾。處。如。黃。龍。加。身。是。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

殺子糾者魯人也。春秋書齊人殺之。于路于貢直曰桓公皆以罪首惡也。召忽死之。即竊取春秋筆法也。管仲求生故害仁。仁者不忍人之心也。忍于負糾。又忍于背忽。此子路之所決不爲也。故深斥之。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可謂有先覺之知。奉公子小白奔齊。可謂有知人之明。及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則其視鮑叔牙已遲。而三之知亦不及也。魯人納之。未克而小

國書通註

卷四

論語

桓公是時。桓公方是時。至魯。既定。使人召子糾。而對之。子糾得矣。奈之何使管殺之也。桓公之不仁。亦甚矣。管仲召糾。鮑叔教之也。召忽死之。下從子糾于地。下亦不食其言也。管仲請囚則自負其才。足以有爲。而反恃鮑叔知已爲內援。終當免于權車而効用也。鮑叔言于公曰。管夷吾治于高侯。言治政事之才多于侯也。公以爲相而仲父尊之。在鮑叔不失爲推賢讓能。桓公亦庶幾知人善任使矣。子路疑管仲于子糾。君也。身死而忘之。桓公讐也。反面而事之。是殘其心而有害于天理。故不得爲仁也。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或以爲九數之九。鑿矣。不以兵事言。以信義相先。不假

威力也。按春秋。自伐楚之後。惟伐鄭伐北戎之類。以兵車其餘則冠裳之會也。如孟子所引五命之辭。大有閑于綱常名教。豈以干戈從事乎。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似許仲太過。下卽云。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看他何等斟酌。利澤及人。卽後章所謂受賜而免于被髮左衽也。曰仁之功。則知其爲愛之施。而非心之德矣。呂涇野疑註說。而日如是。則顏冉之仁。與管仲之仁。固天淵

乎。求其說而不得。乃曰。猶言似个仁耳。又曰。子如其仁。四書通註。論語意問。卷四。失之遠矣。

四書通註

論語意問

卷四

論語

乎失之遠矣。愚意九合諸侯云云。如此就是他的仁了。何必更問心術也。似亦有理。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章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愚欲少易一二字云。不能死已不可。相之則又甚矣。蓋子貢之意。視子路更進一層說話也。霸與伯同。言其爲諸侯之長也。後世以其異于王也。遂作僭。強意看。觀五霸之後。惟項羽稱霸。王可見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俾首足冠履之分不至倒置。皆所以正天下也。方是時。楚氛甚惡。天子式微。炭

豈平有改王改物之勢及桓公創霸察天威于咫尺然
後楚人服罪而天子不徒寄空名于九鼎之上矣民到
平今受其賜受聲明文物之賜也言當時固受賜到今
猶受賜也微無也劉定公曰微禹吾其魚乎與此微字
正同無管仲則中國淪于夷狄故曰吾其被髮左衽矣
子貢以相桓公責管仲夫子正以相桓公許管仲子貢
責管仲不能死夫子却說管仲不必死上節應子貢下
句下節應子貢上句恰好照應而蒙引不以爲然過矣
諒亦信謂無聞于君父之大倫也竊于溝瀆而人莫之
知斯謂死或輕于鴻毛也先儒直以召忽當之豈其然
四書章句 論語 子貢問 子貢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此出脫管仲一大題目也
仲私于弟而輔之以爭其兄之國非義也當日何不謀
之既既遇則糾之死亦過繼之死既當則桓公之殺
亦當是非豈有兩立之理乎愚意糾以弟爭兄之國大
弗克恭厥兄桓既得國而必殺爭國之弟兄亦不念
子哀大不友于弟矣皆伯夷叔齊之罪人也仲始與之

同謀遂與之同易所謂致命遂志可也知難之知
不義將自勉以圖後功易所謂改過遷善亦可也德
觀之死者立名不死者亦將以立功均之不失爲可也
終後觀之死者踐一時約誓之言不死者樹萬世華夷
之防不死之可大愈于死之可也聖人不責其死而稱
其功有以哉至于桓兄而糾弟一段察然大義易可易
也然以提唐之王珪魏徵則愚所未安矣桓公子糾以
大屬言兄弟也以人物言亦兄弟也無賢不肖之可言
則只得論名分弟不可以先兄也若夫建威不肖甚于
朱均大宗賢則幾幾乎舜禹矣而況唐有天下太宗造
四書章句 論語 子貢問 子貢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此出脫管仲一大題目也
仲私于弟而輔之以爭其兄之國非義也當日何不謀
之既既遇則糾之死亦過繼之死既當則桓公之殺
亦當是非豈有兩立之理乎愚意糾以弟爭兄之國大
弗克恭厥兄桓既得國而必殺爭國之弟兄亦不念
子哀大不友于弟矣皆伯夷叔齊之罪人也仲始與之

則又有進于朱子者。管仲輔糾不可謂無罪。王魏先有罪。罪在事建成。而不在事太宗也。愚嘗有玉璣論附斯文正統。又見用六集。茲不具載。按春秋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胡氏曰。糾不稱子明。不當立也。以小白繫之。齊明其宜有齊也。然則桓公兄而子糾弟。程子之言。盡有據而云爾也。後儒以程子為証。以朱子為附會。援引史傳。鑿鑿可據。信斯言也。聖人之言。不幾害于義乎。不信。經不信。聖人所以語門弟子者。而信諸子紛紛之語。是何足與之。論古人哉。

四書切註

論語

憲問

三

卷十四

底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章

開口便說公叔文子之臣。家臣也。見其發跡自文子私人始。不曰僕而曰大夫僕。見其不以私人故掩抑下僚也。又曰與文子同升諸公。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見撰之所以拔擢大夫之列者。匪伊異人。即其夙昔所稱主人翁也。閑閑書法。包含多少意味。聖人文法之妙如此。

蓋法創自周公。所以示勸懲于將來也。後世阿諛美名。浮其實者。比比。公叔文子有貞惠文子之謚。出自

靈公之口。而其事筆之檀弓。則名實必有相符者矣。惜未及薦賢一事。于聞之急表而出焉。一以為事君之勸。一以為謚法之光。聖人之不沒人善。固如此。

按謚法。文者順理成章之謂。僕才德可為大夫。則薦之為大夫。順理也。平居僕也。門下一旦比肩事主。遂投心事何等。光明俊偉成章也。豈徒修班制以與同輩交。使衛國之社稷不辱而已哉。謚文者以此為之。煥乎與簡冊同輝矣。李夢陽病篤。欲言問之以謚事。為憂。某曰。國朝未有謚文正者。以此奉公可乎。公即于床上稽首。如此文正笑絕千古。

四書切註

論語

憲問

三

卷十四

洪氏三善之說備矣。知人古帝所難。文而明一善也。忘已不見有貴賤。稱我文而公二善也。事君薦賢為國文而忠三善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章

內有慙德。外有亂政。靈公之無道也。無道者喪理有回。然故康子疑而問之。喪失位如春秋書失國出奔之類。言不得為君也。孔文子有積行。祝鮀以佞聞。王孫賈以權稱。皆非正人君子也。故曰未必賢。靈公因其才而器使之。得用人之。則是其道尚未盡也。是故失礼于行人國之辱。得治賓客之人。而送往迎來有道矣。貽悞于

鬼神國之豈得治宗廟之人而萃渙合漢有道矣。施傳于三時國之傳得治軍旅之人而秣馬厲兵有道矣。況國之學問瞻洽足以光寡君。鮑當奏假無言之時其依自謙賈專權而爲時所媚則三令五申唯命是從矣。或棄短以取其長或錄長以掩其短。盡公用人各當其才如此獲免于喪有以也。

蓋公無道宜喪而能保國以及其身則以三子分司庶政故也。況有道之君一人元良而衆正盈廷其政治又當何如耶。尹氏引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言用人之效也。愚又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言用人之

四書講註

論語

孟

卷十

本也。無其本則無其效。故因下二句而併及上二句也。釋氏尹氏遠言之。愚謂近言之。治賓客有人也。治宗廟有人也。治軍旅有人也。當時治百姓者何人乎。且三子皆小人也。小人見用一才一藝尙能爲國器。不曰衛多君子乎。如蘧伯玉如史鰌如顏警魯其表表者矣。假使三君子見用有道有德更堪爲國寶惜乎盡公之親小人而遠君子也。或卷懷于野或虛拘于朝其如彼何哉。固未寒而曠輟難作喪不于其身于其子孫矣。按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于桀紂幸知楊愔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至昏于上政清于下亦其類也。

其言之不怍章

有必爲之志則自度其能。而後言。不能者不敢言。能者不敢易其言。豈至于大言不慙哉。欲踐其言何難之有。無必爲之志者反是。故均一爲之難也。初其言者以此發軔先難而後易矣。不怍其言者以此結局先易而後難矣。難之外後易而其辭之多寡異。人之吉躁亦異矣。言何可以不慎乎哉。

陳成子弑簡公章

齊簡公名壬。悼公陽生子也。陽生弑其君荼而春秋歸獄于陳乞。所謂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厥後陽生見

四書講註

論語

孟

卷十

弑至是其子又見弑。豈非天道好還之明徵耶。星時孔子致仕歸魯在旁觀者以爲局外矣。沐浴齋戒以告君。則不啻局中也。孔子每齋戒必先沐浴。故記者但言沐浴而註併及齋戒也。重其事請討之事不敢怨。謂不敢等閑視之也。臣弑其君天翻地覆。故曰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即王法所不容。故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有兄弟之好誼切同仇者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張子曰。諸侯伐而不討。告哀公而言討者。因周制制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也。時政在三家兵權皆出其手。哀公亦虛位不得自專。故

使孔子告之。蓋知三家必不從卿。以謝孔子之請也。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得罪綱常名教法所必討。如何寬假的大夫謀國。凡有關於綱常名教者。義所當告。如何避謝的。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此句寓多少嗟慨歎之意。

以君命往告。三子所當唯唯聽命也。而魯之強臣正無以異于陳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其風聲所播揚勢。所薰灼實互相依倚。故沮其謀而不行。正所以自為地也。而夫子復以此應之。言告老之大夫如此。況至政之國君。輔政之世卿。其可置之膜外乎。前一箇不敢以事

四書章句 論語 憲問 卷四

君之義言。豈不告則負君而無我故也。後一个不敢以奉君之命言。豈不告則違命而不忠。故兩箇不敢儼然斧鉞在前。其所以警三家者深矣。警之者深使三家不敢萌陳恒之心。而哀公不至為簡公之續也。

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于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左氏以為孔子之言。初讀之亦信其為孔子之言也。及取程子之言思之。乃知乾坤大變。古今創舉。若區區計強弱較眾寡。則先聲索然矣。以力不以義。此策士之談。豈所語于孔子哉。且程子又有以窺其志矣。以為孔子之志。必將正明弑君之罪。上告天王。使大義昭于王

室下告方伯。使大義昭于盟府。然後率與國以討之。昔也却蕤兵于立談之頃。今也誅逆賊于指顧之間。我戰則克。豈顧問哉。故曰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大聖人作

用定當如此。但勝齊二字有未安者。使哀公允孔子之請。以三家之兵援之孔子。與師問罪必明告之日。弑君一人耳。蠶厥渠魁。脅從罔治。齊人簞食壺漿以迎之。不暇豈有逆我顏行者乎。然則孔子餘事謂之勝賊可也。謂之勝齊不可也。一字之間不可以無辨。若夫天下之亂極矣。極則宜反。因是足以正之。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也。方是時。列國之為陳恒者。豈少哉。討一陳恒。則凡

四書章句 論語 憲問 卷四

為陳恒者懼矣。為陳恒者懼。則列國各知有君。列國各知有君。則列國之君其知有周天子矣。吾其為東周乎。在此一事。此當年興復一大機括也。惜乎魯之君臣如水投石。使孔子徒託空言。不獲見諸行事也。嘗讀反覆此篇孔子之言。即偽以求其真。夫而後可與言孔子之齊矣。孔子之志。即無以形其有。夫而後可與志孔子之志矣。即理以著其事。夫而後可與行孔子之行矣。然則孔子而後。知孔子者莫過于程子。程子而後。知程子者莫適于朱子。即此篇固可識其大凡也。

胡氏先發後聞之說。後儒詆之愚亦疑焉。及讀朱子小

註而後爲之豁然也。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于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敵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猶請命之小節。忘追賊之大罪。使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可見天地間原有這段道理。胡氏纔有這段議論。若使其言無

四書章句

論語

卷

子

誡其非豈不謬哉

子路問事君章

犯顏諫諍。謂直言無隱也。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如此則專重上句。陳白沙云。伐顓臾一事。未聞出。諍犯亦未必不難。如此則下句亦不可輕勿欺者。正心誠意無一念不可對君父也。若認事過真而自以爲是。便是欺。卽無諸已而求諸君。有諸已而非諸君。亦是欺。勿欺而不敢犯。則近于浮沉。犯而不以勿欺之心出之。則涉于矯

激兩者均未可以專君也。晉考漢元帝乘航乘輅一事。無大關係。薛廣德邪頭固爭至曰。使陛下不得入廟何也。況當時恭顯擅權。蕭史被戮。朝廷之事。孰大於是。廣德曾不及。獨倖倖于小節。雖敢諫乎。其欺也亦甚矣。

君子上達章

循者率履而不越也。天理性之德。仁義禮知是也。超然而無所繫累。故循之曰進乎高。較然而無所撓蔽。故循之曰進乎明。進者長進。所謂生惡可已也。循者順從而不舍也。人欲情之私。聲色貨利是也。貪濁而不潔。清故

四書章句

論語

卷

子

德之曰究乎。汗卑賤而不振拔。故循之曰究乎下。窮究所謂其終也。已一則希賢希聖希天。窮絕而求已一則爲坑爲塹爲阱。陷迷途而日深。語曰從善若水。從惡若崩。其上達下達之謂乎。

古之學者爲己章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于己。性命之學也。爲人欲見知于人。富貴利達之學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原未嘗從人起見。其終至于成物。或造福一時。或垂教千秋也。今之學者爲人。原未嘗從己起見。其終至于喪己。得人爵而棄天爵也。

朱子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類。喻義則用心之得也。喻利則用心之失也。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學者如此明辨。其爲已爲人之分。而日加省察。如發一念。或爲已與則引伸之。或爲人與則遏抑之。如行一事。或爲已與則允蹈之。或爲人與則懲止之。其庶乎不昧于所從矣。不昧者。從古人不從今人也。

士君子佩服往訓。咏歌先王。原爲陶冶身心地也。而豈以之博利祿。弔聲譽哉。乃古之人。進德修業。務體君子降衷。物事即吉凶同患。似華華乎爲人矣。而要以爲已。

四書

論語

卷四

子

卷四

也。今之人。誦詩讀書。務獵取乎當世榮華。即攻苦自澹。似拳拳乎爲已矣。而要以爲人也。一則正。證明道一則謀利計功。古今分。而學術與之俱分矣。愚嘗有言曰。古之學者爲人。謂存心天下。加志生民也。今之學者爲已。謂所謀者身家妻子之務也。從聖言反之亦是一理。不謂顏氏家訓有同然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卽南子所謂問車聲。而知其賢者也。觀近臣以其所主。孔子居衛。嘗主于其家。則其人可知已。既而反魯。故使人來修候也。意亦以其所學相質。

止也。

使人見主人之友。侍立無坐禮。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故破格禮之也。對使言與使者自言。皆稱夫子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省身有過也。克己寡過也。常若不及欲而未能也。所謂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欲寡過而未能。以其意言之。卑也。以其辭言之。約也。而其主之賢益彰。見其從身心上做功課也。亦可謂深知君子孜孜遑遑。歉然不敢自信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善于辭令。以其卑而謙。約而盡也。

四書

論語

卷四

子

卷四

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深有以當其心也。行年五十行年六十二語。一出淮南。一出莊周。註以爲同出莊周。偶誤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能寡其過而欲猶未已也。化者氣質變化而日新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其志其學與年俱進也。是以踐履篤實美在其中。而形外也。光輝暢于四肢也。宜著發于事業也。自進德以下至此。俱從欲寡其過而未能一語。想像模擬出來。使者之知知此。夫子之信亦信此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卷四

易艮卦之大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曾子益
皆稱之。而未嘗明損為易辭也。按註疏。以此章與上章
通為一章。至朱子始分之。故曰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
記之也。但上章位字以職分言。公卿大夫之位也。此章
位字以時與地言。無所往而不為位也。朱子敬齋箴云。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此思不出位
註疏也。大抵日用間有合做的道理。全副精神都營注
在上面。稍有踰越。非其職矣。絕其朋從往來之思。而慎
其極深研幾之思。君子其得艮之道乎。

范氏曰。物必有則。動之謂也。各止其所。各止其理也。物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四

各止其理。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謂
乎之止其所也。君止君之所。臣止臣之所。上下止上下
之所。大小止大小之所。皆止其所。而無越思。得其職而
無曠職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章

恥者不敢盡之意。蓋不能行者不敢言。能行者雖言之
而不敢盡也。饒氏所謂說七分是也。過者欲有餘之辭。
蓋已言者固行之。未言者亦行之。行之浮其言也。饒氏
所謂行十分是也。唯是不敢盡。謂言耳。即日辭可矣。而
必曰意慚。報之情難為名狀也。有餘謂行耳。又加欲字。

即日意可矣。而必曰辭策勵之功。可相告語也。
高中玄詁註。謂恥字直貫到底。須用之字易。而字始得。
否則文理欠通矣。蓋註疏原如此。說畢竟非立言之旨
也。

君子道者三章

我無能焉。自責也。歷述三者云云。勉人也。蓋夫子不自
以為能。却要教學者共能之。故其言如此。
道言也。言夫子自言其所能也。

此章三句。與子罕篇三句。一字不異。但序有先後。故尹
氏從中看出成德進學二意來。蓋成德者以仁為百行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四

之首。故先仁而後知。進學者以知為入德之門。故先知
而後仁。此理甚好。衆引以為非經旨。甚不是。

子貢方人章

方人者。此方人物而較量其孰為長孰為短也。知人亦
聖同一端。故曰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更把全力量用
在那裏。心馳于外。就開正經功課。而所以自治者疎矣。
自治者自治其身。與心也。綱常以陶成之。義理以切磋
之事。物以磨練之。方等乎焉。克己寡過之不暇。豈有功
夫照管他人也。曰賢。褒之也。曰不肖。貶之也。曰夫我則
不暇。自貶也。自貶若揚之。而實以深抑之也。

聖人雖責人而一段溫和勤懇之致。萬然動人。故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後世。或否人物。私立品題。卒至斂怨召禍。其亦未聞聖人之教耶。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凡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類是也。文小異者。如此章之類是也。此章凡四見。如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為美。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患人之不已知也。合此章為四。其文皆有異。則聖人于此一事。蓋屢言之。其叮嚀之意。亦可見矣。夫其所以叮嚀者。何也。恐學者馳騁于名心。不能反己而踐其實也。不逆詐不億不信章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四

語

李四

逆未至而迎之也。如春秋逆王后。逆女之逆。億未見而意之也。如子貢億則屢中之億。詐謂人欺已。私相掩蔽。也不信謂人疑已。過相猜貳也。抑反語辭。畧反上文之意也。言雖不逆料。不億度。而于人之情。偽變幻。巨測不可知者。自然先覺。此格物之知。知幾之神。乃為賢而可貴也。

楊氏曰。君子于一誠而已。不作聰明。不生意見。與物相忘也。然未有誠而不明者。如水鏡無私。而妍媸畢照。故

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則察者異矣。而卒為小人所同。應其針中焉。亦薄淺不盡之人。不足觀也。已觀此章。則為君如漢宣帝。以綜核為明。為臣如趙廣。以鈎棘為術。皆聖門所不追也。陽明又說到良知上去。夫人人有良知。豈人人能先覺乎。徒恃良知。而不窮理。是非倒置。良知為之不良矣。何先覺之有。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四

語

李四

微生畝。謂孔子曰。章。畝名。呼夫子而責其棲棲。疑其佞。故曰。歸甚。佞呼名。則知其先聲。故曰。商疑佞。則知其守正。故曰。德。責棲棲。則知其過。故曰。德也。棲如鳥之棲木。棲于此。又棲于彼。往來無定。故曰。棲棲。証訓依依。又有繫戀不舍意。言微生畝不遇。則亦已矣。而未已。無乃務為口給。以悅人耶。夫口給。悅人。似非某之事也。但無如棲棲何耳。使則枉道徇人。此固然。媚世者之為。敢乎哉。但斯人吾徒。如何。慈然長往。若執一不通。就如病瘵。乃身一。教曰。疾固也。蒙引曰。疾其固。非疾其人。極是。聖人之于尊。曰。非敢。禮恭也。曰。疾。言直也。禮恭長幼之節。古義禮之正。蓋不直。則道不見。是以直之在夫子。只說自家事。却已深中微生畝之病。故曰。其警之者深矣。

驥不稱其力章

驥善馬之名空羣者也。德謂調良。調者習熟而易控御。良者馴服而不蹄齧也。驥未有無力而可以千里者。然而人之稱之實以德不以力。所尚有在也。馬中之君子如此。人中之驥可知。若有才而無德則與凡馬等。其何以見稱于人哉。尹氏漢武帝詔云。馬或蹄齧而致千里。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稱力不稱德。此漢治之所以雜霸也。

或曰以德報怨章

老子道德經。思始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

四書翊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卷十四

易爲大于其細。或人之言。意亦有所本而爲之耶。德思思謂有利。益于我也。怨以德報。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將何以報之。言窮于報而無以爲之地也。于其所怨者。發憤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只論理。不論情也。理所當愛。則愛之。所當取。則取之。不以怨故而不愛之。不取之也。理所當憎。則憎之。所當舍。則舍之。不以怨故而不憎之。不舍之也。大道爲公。無偏黨。無回曲。所謂直也。推而言之。如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共國之類。皆直也。私嫌小忿。一切付之不較。亦直也。後世薄惡。睚眦之忿。必報而借口以直。

豈不謬哉。于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忘則背義負恩。小人之尤者矣。

或人之言。可謂厚矣。以厚爲德。豈不是好事。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于有意之私。蓋有意博長者之名也。怨以德報。而德不報。則爲逆施。德以報怨。而又報德。則爲混施。故曰。報德之平。皆不得其平也。如夫子之言。然後怨得其怨之所。德得其德之所。因物付物。而無一毫之私意焉。斯云平矣。然怨有不讐犯而不較也。德無不報。有感必應也。則又未嘗不厚。雖不博長者之名。而長者之實在其中矣。看聖人文章。只從或人口中加一

四書翊註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卷十四

莫我知也夫章

把下頁意思都統括在首句內。故曰。自欺以發子貢之問。發啓發也。子貢平日自負智足。以知聖人。一聞莫知之言。未免爽然自失。故問之言。怎麼不知子也。或曰。何所爲而莫知。便不是不得于天。不爲天所顯榮也。天亦爲效用。夫何怨。不合于人。不爲人所信任也。人亦爲天

用夫何尤。不怨不尤。夫固有所專心而致志也。但知下學。學夫形而下之事也。自五倫以主耳目日鼻之屬。流行于日用間。有可見有可聞。有可用力者。皆下學也。自然上達。達夫形而上之道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凡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用力。而深造自得者。皆上達也。此但言其反已自修。如所云求乎子臣弟友而未能之類。循序漸進。則學不厭而誨不倦也。庸德之行。故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與格物之致知不同。知指人言。致召致也。言無驚世駭俗之事。而召致其人之知我也。然詳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

下學者人忽之。其所不必知也。上達者人遜之。其所不敢知也。不必知。不敢知。皆不及知也。不及知者。豈有他哉。渾然天理而已。聖人之理。便是天造化之天。只是理聖心。天心以一理相為流通。故有獨知之妙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聖人只是順理耳。若學者不免于怨尤。是逆理也。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蓋下學上達。極平常。却極神奇。有可以心喻。不可以口傳者。故曰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只此一語。該盡希賢希聖希天功夫。故曰學之要。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理不出事中。故事便

是理。天不越人外。故學人便是學天。論工夫須有次第。論本體更無間隔也。然習而不察。則是終日在下學中。而不知下學為何事。亦不能以上達矣。不能上達而必曰以者。謂失其所憑依也。蓋下學而不上達。俗學也。徇耳目役。月竟算不得下學上達。而不下學。禪學也。就空守寂。究竟算不得上達。

公伯寮怨于路於季孫章

公伯寮列七十二賢中。豈姓氏偶同耶。或譏黜之。今不知其行與否也。註于寮。但稱魯人。于景伯則稱氏。稱字。稱地。稱官。稱名。似有以善惡為詳畧之意。季孫之志為怨者。所惑故曰。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尸也。古之戮人。貴者則陳尸于朝。賤者陳尸于市。市朝並言。未可定之辭。言欲誅寮為吾黨公正發憤也。按子路仕季氏。季夫子之命。墮三都。收其甲兵。然有不利權門處。伯寮之怨季孫之惑。想不如此。故夫子不言子路之行止。而直言道之興廢也。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寮不得而廢之道之將廢也。與亦命也。豈寮所能廢哉。豈不過為命所驅使耳。何能為也。朱子曰。言此以曉景伯。使知命而不必為憤憤之舉。安于路使知命而不必有怨尤之心。警伯寮則使知命而

自悔其枉費心力也。若聖人于利害之際，但以義為斷，便自泰然，豈待決之于命也哉？君相不言命，況聖人乎？以直報怨，此固其一端矣。

賢者辟世章

天地閉，賢人隱。若伯夷、太公，避紂而居東北海之濱，是也。闢是而後，若管、寧之居遼東，以至梅福之掛冠，逢蒙之浮海，亦其類與？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是也。闢是而後，如西漢創業之臣，或去楚而適之東漢，創業之臣，或去秦而適之，亦其類矣。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顏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是也。闢是而後，如四書明註

論語

聖

卷十四

穆生之去楚，曰王之意怠矣，意之怠必有微于色者，亦其類矣。有遠言而後去，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是也。闢是而後，如漢唐宋諸名公之去國，皆因人言而乞休，亦其類矣。

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避世者，避天下，避地者，避國，避色，避言者，避人或地，有大小，或事有大小，以大小言之也。先言避世而後言避地，先言避地而後言避色，先言避色而後言避言，以次第言之也。為其所避者，事有輕重有淺深，若大避之之人，非有優劣也，均之見幾而作，未肯枉道以徇人，但所遇不同耳。

作者七人矣章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但其人則不可考也。註專取此說，極是。玩聖人語氣，分明有屈指高賢，感慨世道，意言幾個有用的人都浩然長往了，天下事尚可為哉？

子路宿於石門章

以其掌晨啓門也。故知其抱關，以其對子路之言緩而不迫，且係守身正道，故知其為賢人也。一見而問所從來，意亦見子路丰采有迥異尋常者。與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此譏孔子。分明要孔子學他，豈

四書明註

論語

聖

卷十四

知聖人視天下，固無不可為之時乎？或以堯舜伊周為証，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固矣。愚謂三代而後，若孔明之于漢，狄仁傑之于唐，皆當不可為之時，而為亦足以傳令傳後，終然天地心化工手，時即不可為，夫子固未嘗不為也。周旋列國，立言垂教，開百代之羣蒙，其所為有過于堯舜伊周者，誰謂其果不為也？

子擊磬於衛章

擊磬，偶然耳。意亦以為樂器之一，而游藝耶？悲天憫人之懷，于是乎寓之矣。荷蓀也，黃草為其義自明，蒙引必辨其為何器。陳氏所謂過求也，此荷蓀者，意士也，亦以

其言知之其言視晨門差辯然未免有憤激意故不以賢許之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故其心未嘗忘天下也此人聞其啓聲而知之如古人聞琴聲而知志在高山流水之類則亦非常人矣有心哉有心于斯世也必信必果之理理訓小石堅確以其爲小人言也故石稱小以其必信必果也故確稱堅此則去小字加聲字以其爲擊磬聲也易堅字爲專字又加意字以諷其事意用世也註用字精絕如此以衣涉水曰厲以者解衣而手持之也攝衣涉水曰攝攝者兩手攝衣也此兩句貌有苦葉之詩也如不枝不求何用不臧例引詩而不四書翊註

論語憲問

聖

卷十四

稱詩云也。謾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亦深不知屬淺不知揭也。豈知量淺量深非大川之涉也用屬用揭非憑河之用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深之游之聖人輟環不已正所爲匍匐救之尾勉求之也。果哉歎其果于忘世也。亦坐視斯人之陷溺而漠不關心也未無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聖人以成物爲心故心同天地也。視天下猶一家兼中國之外說中國猶一人說較近些一人又切于一家矣。蒙引說精荷蕢之言如一家之中不同休戚一人之身不關痛癢故謂之而與

勢也且言人之出處若但急流勇退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于張曰書云高宗諒陰章

說命云王宅憂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子張蓋約其辭而言之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按孔氏胡氏邢氏說諒倍也陰默也只是不言意

古之人皆然從高宗推之宜指天子說註以君稱堯故曰諸侯亦然按書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又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然則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當是天子事恐諸侯不得而與也總攝已職謂大事小事收攝到冢宰四書翊註

論語憲問

聖

卷十四

衙門處分也百官聽于冢宰則君所當言者冢宰言之君所當行者冢宰行之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子張高宗之間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君不出令臣下無以稟而行之政事廢弛禍亂或餘以起也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用人行政俱有以考其成禍亂非所憂矣此與大註未見不合自古王少國疑之際大臣稱制者前有伊周後有霍萼此外無聞焉好如莽操者比比也非如漢昭帝十四而識上官傑之詐鮮不敗矣是以三年不言此禮遂廢必也聖衰臨朝視事退則仍如居喪之儀而後可自漢文

帝以日易月數千年間行三年之喪者僅得三君焉然其事俱有未盡善者可歎也

閑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然則一年不言凡為人子者皆然何必天子

上好禮則民使章

記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上好禮則自燕居以至臨蒞時罔不範圍于秩敘中而又昭示王製一與百姓相守禮達而上下辨矣上下辨則分定分定則志定矣是以如身使臂而臂使指易易也

子路問君子章

四書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修己以敬此聖人合內外兼本末徹上下而言也至矣盡矣茂以加矣而子路一則曰如斯而已乎再則曰如斯而已乎存乎勉少也故再以其充實積累之功光輝發越自然澤被生民者告之要從修己以敬之道推極而言非有他也人者對己而言以己言己亦是人言人亦各是己人者己之推百姓者人之推百姓可以盡人而人不可以盡己也是故論人無以加于聖人論聖人無以加于堯舜堯舜猶病再過去一步不得又何加焉此所以抑于路見少之心使反諸近也近指己言盡聖人合人與百姓以為己聖人之已合安人與安百

姓以為修故其心無窮世未極治務期使因循一物不得其所而其心如慰世難極治不能信以安百姓為病也時雍風動不敢弛其兢兢之心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如此若曰吾治已足則就棄之心有時放下非修己以敬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敬箴云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二句說敬字最確若子修己以敬便是篤恭安百姓便是天下平二句一意可互相發明故對舉之修己以敬上焉者之敬也安百姓則下焉者無不敬矣篤恭上焉者之恭也天下平則下焉

四書

論語

憲問

卷十四

者無不恭矣只從隨之以莊則敬一語推之則上下一于恭敬之理得矣蒙引曰止下一于恭敬則和氣充塞于兩間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而和氣之精英又鍾為四靈如禮運所謂鳳凰麟皆在郊藪龜龍皆在宮沼者解釋最明此體信達順之道此字承上文來指敬字下而信字此字皆本上此字說是直指敬字蒙引以為指體信達順便隔一層朱子曰信是實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又曰體信是實體此道于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偽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四字須如此明

發其義始盡聰明唐知諸儒俱說誠則明之意愚謂敬自坤畫生坤則虛虛則靜蒙引云心胸越開朗義理越明瑩開朗只說的明字不曾說的敬字愚欲易二字云心胸越虛靜義理越明瑩于理尤長程子云無不敬可以對越上帝朱子云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詩言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書言成湯顧諟天之明命皆可訓以此事天饗帝之義詳味程子之言幾幾乎聖人矣蒙引遂不曰圈外耶

四書綱註

論語憲問

吳

卷十四

敬篤云毫釐有差天壤易處此從天地位反言之又云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此從萬物育反言之蒙引云尙書三解允恭克讓節云天地萬物本自同體自夫人狃于有物之私而慢易驕放之心形則其與天地萬物自見隔絕而爲二惟聖人實能盡此理于一身故真見天地萬物無一之可忽無一之可倣則天地萬物總在吾和氣中矣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之充塞者也愚謂此義微而難看人惟實不到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自有上際下蟠之理左支右吾出門皆有

疑誰云天地寬者皆其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堯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皆在堯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原壤夷俟章

原壤孔子故人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柳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咎然蓋老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者嗣是莊周喪妻鼓盆而歌降至晉室如畢阮之徒皆祖尙其學焉夷踰踞也鷓鴣好踰故謂之踰鷓鴣又謂之鷓鴣夷夷即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踰踞以待之不爲禮也述猶稱也謂道

四書綱註

論語憲問

聖

卷十四

其善賊以害人爲事故名焉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言庸人碌碌無得而稱也而人主于世徒足以傷敗矣常壞亂風俗則是賊而已矣胼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胼若使勿踰踞然蓋夷俟之罪胼爲之杖必于胼所以警而覺之亦聊以當其罪云爾登木之歌其爲賊也大矣乃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今于此獨切責之無乃舍其重而問其輕耶朱子曰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卽其其踞之胼則壤猶爲故人盛德申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問黨童子將命章

五鄉童子進而見之。闕黨童子抑而教之。皆以其赤子之心未喪也。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應對也。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然則或人之疑在益而不知孔子所以損之也。損之者損其肩背。飾行之故習。正所以益之也。

童子隅坐之禮。出檀弓。記曰。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隨行之禮。出王制。制曰。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欲速則不達。故使之給使令之役。所以逆其傲志而教之。漸觀少長之序。所以抑

論語

哭

卷四

之也者

四書翊註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興祖

10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卽兵家所謂布陳也。俎豆祭器。必曰禮器者。欲因度數而審其義也。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夫婦父子之間。有慙德焉。兵端兆矣。復有志于戰伐之事。子不塞其源而開其流乎。故答以未學而去。

四書翊註

論語

卷五

之。答以未學。示不當問也。先以嘗聞。示以當問也。使靈公聽其言而請俎豆。子將爲之陳禮教焉。夫婦有禮。父子有禮。和氣致祥。不至以干戈從事矣。奈何問其所不當問。而不問其當問。衛事尙可爲哉。明日遂行。可以速則速也。不可得而虛拘也。子曰。我戰則克。夾谷之會。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却萊勝費。奏有成效。子豈書生。不知兵哉。謝而不答。思患預防之道也。無何家難作。蒯賸以晉師入衛。其子輒稱兵拒之。然後知不學軍旅而學俎豆。寓意深遠矣。惜乎靈公之迷而不悟也。

固窮有二義。胡氏曰。溢也。如水之溢于外而收攝不

住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言役於非禮。非義之財。蕩簡踰閑。無所不至也。此說與上文亦有二字文勢正相應。且小人言溢。則君子固一之義亦可見矣。

朱子曰。當行而行。不俟終日也。無所顧慮。無所顧於前。無所慮于後也。此二句指明日遂行說。處困而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無所怨悔。無所怨于人。無所悔于己也。此二句指在陳絕糧以下說。介石之吉。困亨之貞。于此可見學者宜詳玩也。

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四書

論語

二

卷五

子貢之學多而能講矣。但未繇博反約耳。夫子欲其知所本。欲其知萬殊之一本也。故問以發之。曰。女曰。子教他從中認取也。

子貢曰。然。方信也。是自家本色。即曰非與。忽疑也。恍然如見夫子矣。蓋其積學功至。亦將有得。視曾子真積力久。將有所得者。尚隔一層。真積力久。將有得。省身之效也。積學功至。將有得。窮理之效也。二者不同。故朱子一字一句之間。妙有權衡焉。胡氏曰。子貢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是也。

夫子迎機而決之曰。非也。于一以貫之一貫說見第四

篇然彼之一貫以行。言從踐履入。此之一貫以知。言從格致入也。天下萬事萬物。都有箇源本在。把這箇去處。養的純粹而無雜。終始而無間。語其理。則不貳。語其運。則不息。語其體。則洽透而無所遺也。所以了其一。萬自畢也。雖然。一貫不自多學而識求。則胸中無物。貫箇甚麼。學識不歸到一貫上去。即多聞多見。亦猶拍耳多聞。一一即多。正自分開不得也。

謝氏曰。聖人之道。際天蟠地。洞古達今。大矣哉。人不能遍觀其大用。而盡識其全體。宜其以爲多學而識之也。多學而識。則事事物物。理會過博矣。然聖人豈務博者。

四書

論語

三

卷五

哉。如天之于衆形。變變化化。各正性命。匪物物刻而彫之也。物物刻而彫之。則乾道窮矣。故曰。子一以貫之。其猶天之于衆形。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尙可肖像而舉似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聖人固有與天同載者焉。天之載。無聲無臭。統此一元之氣。氤氲于萬物而已。聖人之載。無聲無臭。統此一本之理。流行于萬殊而已。均此孔子之一貫也。在曾子。則不待其問而直告之。在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一貫同而所以告之者不同也。在曾子。則深潛之曰。唯。在子貢。則終不能如曾子之唯一貫同而所以應之者不同也。然則二子之學。曾

子深而子貢淺于此可見。朱子又本尹氏之言推之曰。夫子之于子貢。屢有以發之。如莫我知也夫。及子欲無言之類是也。而他人不與焉。然則顏曾以下之學顏子深而子貢淺。又可見矣。

由知德者鮮矣章

夫子于子路每輒呼名如誨汝知之。及問六言六蔽之類是也。註于此獨加呼其名而告之一句。以其箴規之意更切也。德謂義理之得于己者。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義理得于己而有之。謂當于天然之則。合乎人心之宜也。箇中意味。真實受享不盡。又何有于窮通得

四書講註

論語

四

卷五

喪哉。餘雖勇于義而于此未能領會。故一遭患難。便自排遣。不過此子所以呼其名而為感慨之語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憫見發也。愚謂第一章因時論事。第二章第三章則傳道講學以示教也。當造次顚沛之際。玩其語氣。從容和緩如此。非聖人豈能為此言哉。

無為而治章

饒氏分兩節看。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一節是說衆聖人之所同。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一節是說舜之所獨。此理固

好惡意。只作一節看。全重無為。開口二句。便說盡。下面自問自答。下不過申明上交耳。教者德之聚。德聚于內。而形于外。故曰恭己者。敬德之容。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正是此理。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此三句又專發明而已矣。三字俱精絕。

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此理尤好。諸聖人不具論。若堯承帝摯之荒。禹抱羽淵之痛。致治頗難。舜非特紹堯而已也。方在家庭。其盛德已足以感化天下之人。到歷試時。如治民事神。四門百揆之類。居攝時。如封山濬川。治律明時。舉元愷誅四凶之類。天下事大段都

四書講註

論語

五

卷五

做完了。及正南面之位。只命九官十二牧。便自了當。當時可見者。唯臨朝穆穆之容而已。這一段嚴翼精神。日與天下相管束。百姓自然効力。萬國自然嚮風。豈有餘事哉。子曰。後有作者。虞帝其弗可及也已。殆謂斯乎。

子張問行章

問行之意。猶問達務外本色也。子張意在得行于外。求諸身以外也。故夫子反于身而言之。言者身之文行者身之表。忠信所以進其身之德。篤敬所以慎其身之德。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曠南蠻。詔北狄。以南北兼東西也。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

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蠻
類之邦可行。況州里乎。即遠以該近也。二十五百家爲
州。約畧言之。州里不可行。况蠻貊乎。即近以該遠也。行
州里似容易。到蠻貊如何措手。豈知天下事只是要真
要實。矢口措躬。都向真實路上走。至誠未有不動者也。
忠信篤敬。宜分四義看。忠者言無不盡。勿欺之謂也。信
者言無不踐。以實之謂也。篤者敦厚其行。而不刻薄也。
敬者謹慎其行。而不息慢也。率是道也。言有物。行有恒。
樞機善而所以動天地者在是矣。況于人乎。其者指忠
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曲禮離坐離立。毋

四書初註

論語 衛靈

六

卷五

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母往
參之。爲三焉。參于前言。忠信篤敬。與我相參也。衛。輒也。
行住坐卧無非是。曰立。曰在。與。特舉此以例其餘耳。念
念不忘。以一心凝注之也。隨其所在。常有見。常目在
之。如湯之顧諟。顏之卓爾也。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可得。
又合上在念在目。意統言之也。然後一言一行自然不
離于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言有這一節。方有那一
節。若言時。纔忠信。行時。纔篤敬。則未言未行之時。放鬆
了。究竟行不得。夫然後行難之也。言下這等工夫。纔會
感動人。纔到處無窒礙。不然。提起來。又放下。那裏行的。

紳大帶之垂者。書諸紳。書夫子所言忠信以下。欲其不
忘。而一力行也。佩服聖教。亦云至矣。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辟音闢。如行辟人之
辟。猶前驅者以鞭欄約人。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
致知之鞭辟近裏着已者。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此力行之鞭辟近裏着已者。
致知與力行。合而爲一。卽此是學。質美者。天資美好也。
明得盡。合下看得透徹也。人欲之私。最能壅塞銅蔽人。
故曰渣滓。渾化者。消融無餘也。天地經久不壞者。只是
無渣滓。人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

四書初註

論語 衛靈

七

卷五

之惡。至容見于外者。整齊嚴肅也。敬。至心存于內者。乾
乾惕厲也。內外交致其功。以持守而涵養之。持守有力。
堅貞而不拔也。涵養無意。優游而自得也。及其至。則渣
滓渾化。與天地同體。一而已矣。蓋上焉者。卽知以爲行
次焉者。卽行以爲知也。

直哉史魚章

如矢。言直有伸而無屈也。史魚自以不能進。遂伯玉之
賢。退彌子瑕之不善。既死。命其子置尸牖下。以諫靈公。
卽此一事。可例其餘。故夫子稱其直。按家語。靈公弔喪。
見其無以成。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

容曰是寡人之過也。于是命之復其位而用其言。觀納諫一事。靈公固有可取者。無道而不喪此。亦其一端矣。伯玉出處合于聖人。用則行舍則藏之道。故曰君子卷收歛也。懷退藏也。可卷而懷。即所謂可以止則止也。或以爲卷道。或以爲卷身。俱通。按左氏孫林父謀放獻公。告遽伯玉。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子。遂行。寧殖謀弑衛侯。告遽伯玉。伯玉對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二者之對。皆不對也。故曰不對而出。亦其事。亦其卷而懷之事也。二節俱重。無道句爲是。蓋二子之時。未見有道。故可即無道以下之。

四書翊註

論語

八

卷五

也。史魚之直。有古大臣。亦君子忠君愛國之道也。楊氏以爲未盡。亦不必。遽伯玉免于亂世。則明哲保身之道耳。愚謂如矢者。欲卷而懷之。不可得。卷而懷之者。欲如矢。亦不可得。各成其是而已。何必同。

可與言而不可與之言章

此章見人之語。默宜中節。而實不可以不知人也。其人而可與言。則與之言可也。乃不與之言。是失其受言之人也。其人而不可與言。則不與之言可也。乃與之言。是失其謀人之言也。此無他。不知人故耳。若知者。知其人之可與言而言。不失人也。知其人之不可與言而不言。

不失言也。不失人。不失言。則言無中節而亦可以稱知人之哲矣。

志士仁人章

志士仁人。或作一個人。非也。志士有志之士。慷慨就死者也。仁人。成德之人。從容赴義者也。先儒以爲有安勉之殊是也。理當死。則天經地義。彼開所以致命遂志。而乃偷生苟活于心安乎。不安謂良心真切之地。暗不過也。害其心之德。是害其秉彝之良心也。求生害仁。志士仁人不爲也。惟是當死而死。則見危投命。心無愧怍。而安有以全其秉彝之德矣。殺身成仁。志士仁人以之者。

四書翊註

論語

九

卷五

實見得剛常名教所在。死則爲人。不死則爲禽獸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真是真非。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終身之大節爲重。一時之軀命爲輕。生不重乎義也。須是實見得捐軀殞命。則全乎性命之理。而安否則以父母之遺體行。而危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人者。視死如歸。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成就一箇是。成就此心之德也。心之德。仁也。

饒氏曰。此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余謂文天祥方孝孺是仁人。顏真卿兄弟是志士。陳文龍殺身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殉乎。李希殺身召親戚行寇。

禮曰吾欲子孫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生曰此堂號明倫。今日君臣之倫安在此。數公皆志士而臨大節雍容如此亦庶幾乎仁人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章

賢以事言。謂功業著見也。仁以德言。謂行誼修整也。夫子嘗謂商也曰益以其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曰損以其與不若已者處也。悅不若已則于大夫之賢者恐未必事士之仁者恐未必友也。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蓋大夫之賢者邦之望。尊而禮之爲觀型之資則必有所嚴憚以成其德。士之仁者邦之彥也。皆器也。事賢利大夫之器。友仁利士之器。然則學者之成其德亦猶工之善其事矣。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五

結而納之爲麗澤之益則有所切磋以成其德。賢也仁也皆器也。事賢利大夫之器。友仁利士之器。然則學者之成其德亦猶工之善其事矣。問爲仁與問仁不同。問仁以體用之見成者言也。問爲仁則以其功力言也。于貢問爲仁非問仁。故孔子告之以事賢友仁。皆爲仁之資也。事賢則資大夫之賢以爲友仁。則資士之仁以爲資人之器。利己之器行將不止于瑚璉也。

顏淵問爲邦章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亦以

夫子所答者皆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而見之也。自堯曆已然。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可見蓋堯典命羲和敬授人時。易于革之大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此九釐百工庶績咸熙之本也。夷考夏

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日已落星初明。于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可捉摸。凡測星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按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其所統言之。則元統會會統運。運統世。世統年年統。月月統。日日統。時皆以多統少也。以其所積言之。則時積爲日。日積爲

四書章句

論語

十

卷五

月月積爲年。年積爲世。世積爲運。運積爲會。會積爲元。皆以少積多也。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闢于子。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闢于丑。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于寅。故斗柄所建立此于丑寅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三代易姓受命。改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則迭用之或用子。或用丑。或用寅也。夏建寅爲歲首。故以人生之辰爲正。商正建丑爲歲首。故以地闢之辰爲正。周建子爲歲首。故以天開之辰爲正也。然時以作事。時天時事人事事者人也。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紀如史所稱本紀世紀之紀。故禮運記孔子之言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

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小正。夏時書名也。蓋取其時之正。謂四時五行之序皆得其中正也。與其令之善。謂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以上數句。皆發明孔子得夏時之言。言平日既有此言。而于此又以告顏子也。以三統言之。則爲人以四時言之。則爲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爲正月生物之功。既著。改歲之義。甚明。此欽若昊天者。所宜守而勿失也。商輅。木輅也。按周禮。五輅惟木輅與金石象革四輅不同。但漆之而已。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無輅之名。至商始有之。而異其制。按記明堂位。商車有虞氏之輅。鈞車。夏后氏之輅。蓋虞夏本稱車。後人以大輅。殷輅。乘輅。周輅。因而附益之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過侈者奢而不可爲訓也。易敗者任重致遠不可以久也。若商輅之朴素。則不過侈。渾堅則不易敗。而等威已辨。言天子之車有以異于公侯卿大夫也。商尙質。亦有過于質者。惟輅則質而得其中也。周冕有五。謂衮冕。鷩冕。鷩冕。毳冕。玄冕。祭服之冠。惟祀昊天上帝。祀五帝。服大裘而冕。其餘享先王先公。祀四望山川。祭社稷五祀。祭羣祀。各從五冕分服。合大裘六服而冕也。冠上有覆。覆蓋也。前後有旒。前圓後方。或

十二旒。或九旒。或七旒。或五旒。或三旒。各十二玉也。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大備。而無加也。制度如長廣前後方圓之類。皆有尺寸儀等。如旒玉之類。自天子以至公侯伯子男卿大夫。皆有定數也。然其爲物小而加衆。體之上加于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爲物小故雖費而不及奢也。夫子取之。蓋以周尙文。則有過于文者。惟冕則文而得其中也。放者禁止之。斥絕之。使不接于耳也。鄭聲。鄭國之音。不及衛者。鄭聲甚于衛。故舉其重而爲言也。佞人。卑諂辯給之人。前訓佞字。但云辯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卑諂以迎合君心。而後得行其辯給。故特加二字也。殆危也。言傾險而可畏也。遠者。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也。二句且虛說。所以當放當遠處。尙在下面。鄭聲何以放也。鄭聲奸淫淫志。能使人蕩心溺志。而不自知也。魏文侯曰。吾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鄭聲之淫可知已。佞人何以遠也。其心叵測。書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能使人敗國亡家。而終不悟也。昔唐太宗之英明。知宇文士及之佞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說。佞人之殆可知已。聰明則樂易傳。以和諷人。以協上下。必用諂諂。及其無

也。舞樂容也。功大者乃傳莫傳于韶德粹者乃醜莫醜于韶。故曰取其盡美盡善也。篇韶九成。鳳凰來儀。前無古人。後無作者矣。

程子曰。問政多矣。未有以此告之者。惟顏淵博文約禮。克已復禮。天德全矣。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故。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有餘者。損之。不及者。益之。皆。因其時也。及其久也。時異而勢殊。不能無弊。則。又有。當損益者焉。周衰。聖人不作。謂。聖帝明王。不作也。聖帝明王。不作。無復有。因時損益者。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斟酌者。權衡。先王之禮。而折其衷也。立萬世常行之道。世有變遷。

四書章句 論語 衛靈公 卷五

而道無改易。雖聖人復起。不可得而損益也。發此以爲之兆耳。宋子曰。兆猶準則也。舉此四者。作一箇準則。餘事可依倣而推行之言。當如此斟酌也。

張子曰。夏時。殷輅。周冕。禮也。韶舞樂也。此四者。制禮作樂之事。所稱治法也。放鄭聲。遠佞人。則法外之意。意所以守法者也。一日不謹。則其意弛而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如一堂容倣之辭是也。容倣之辭。所以傳其不敢不謹之意。蓋如此也。欽其意。所以立其法也。又曰。法立而能守立者。立其意中之法。能守者。守其法外之意也。意所以成德。故德可久。法所以修業。故業可大。鄭

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能使人弛其意。而壞其法也。故放遠之。要以謹其法外之意焉耳。

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蓋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此所謂百王不易之治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心法也。治法治天下。心法治一人心。皆所謂大法也。孔子作春秋。行天子之事。以定百王不易之大法。觀其開卷。春王正月一語。便是行夏之時。此意可見也。孔顏雖不得行春秋之意。于一時。然其爲治之大法。百王不能易焉。迄今見孔顏之法。卽謂迄今見孔顏可矣。

四書章句 論語 衛靈公 卷五

人無遠慮章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蓋足之所履者有限。而心之所及者無窮。地無用而地有用。故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憂在几席之下。此以地言也。饒氏補之曰。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憂在旦夕之近。此以時言也。遠慮近憂。須兼地與時言。方足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詩曰。職思其外。皆言慮之不可不遠也。蓋凡事宜爲經久之圖。若取給目前。而不思所以善其後。鮮不敗矣。雖然。以理之可否爲慮。雖近亦遠。以事之利害爲慮。雖遠亦近。此又不可不知也。

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

均是一箇已矣乎。前則解曰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雖絕望猶屬望也。此則解曰歎其終不得而見之。雖屬望却絕望也。前輕而後重也。均是一箇吾未見好德如好色前不言已矣乎。猶有屬望之意。此加已矣乎。便是絕望之辭。故曰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亦前輕而後重也。輕其辭所以愧之。重其辭所以激之。蓋聖人之言無重出者。故註解聖人之言亦無重出者。一處各是一意。具見經與註立言之妙。而蒙引乃以爲一意非兩意。誣矣。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四書

論語

卷

卷

不進賢致不稱其位。知而不舉爲違心。故有愧于心。如魯得來而藏匿不吐。雖恐人之或知也。故曰陰藏。此春秋誅心之法也。柳下既稱魯大夫。何以云不與同立。予朝蒙引以爲魯大夫是後來。按惠嘗以直道三黜。或文仲坐視而不引手。亦未可知。

范氏曰。臧文仲爲政于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不晦者。知識之暗。不智也。知而不舉。是蔽賢。蔽賢者心術之私。不仁也。不明是誣其罪小。蔽賢是故其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皆所以深斥之。雖人稱其賢而不一言同也。

按齊伐魯。文仲病不能辭而謀之惠。惠答以經國之畧。喜而退。喜則知其賢也。審矣。范氏之說是先寬一步而後正其罪也。先儒賢否相形。名位相軋之說。可謂窺見至隱而後儒非之何與。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章

責已厚。簡身若不及也。故身益修。責人薄。與人不求備也。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有相好無相尤也。玩厚薄及遠怨語意。就處世接物說。亦通。凡報施之際。斟酌其親疎尊卑。箇箇都要盡道理。縱有八分九分好。還覺缺欠。于人無奢望。無過求。縱有一分二分好。都莫遺忘。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人將報德之不服。又何怨。呂俱恭惟稱急。嫌飲食不好。便致割碎家事。因病中讀此節。遂豁然冰釋。如此方可讀論語矣。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章

第一箇如之何。是思而處之辭。第二箇如之何。是熟而審之辭。漸漸深將去也。不如是而率意妄行。不再思量。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無奈他何也。世間有一種糊塗人。事到面前。他泄沓沓漫不經意。又有一種齒牙齟齬裂的。惡態自用。只管做將去。更不虛心訪問。這都是自家塞了路徑。教人打那裏開發他。是以處事的成心口相語。

日如之何如之何。或就正有道。日如之何如之何。兩條路畢。竟離不得。

羣居終日章

小慧。私智。言非義理之正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滋者。浸漬日深也。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者。變詐日工也。難矣哉。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無以入德。只是不長進。將有患害。則禍事至矣。蓋言不及義。必有觸犯人處。好行小慧。必有刻剥人處。此禍事所以不免也。胡氏云。言不及義。故無以進德。好行小惠。故將有患害。大不是。羣居。便有許多人。終日便有許

四書精註

論語 衛靈

太

卷五

多工夫。豈無正經事情。而乃肆意劇談。或為宴會淫得之語。或為支離誕妄之辭。說出來。是沒要緊的話。做出來。便是沒道理的事。或阿意以相附和。或挾術以相愚弄。總之。些小伎倆。不曉的天地間。有箇大義在。此亦學者通病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制事之本。則兩義兼之矣。故以爲質幹。如築者之有基。如繪者之有地也。而行以應事。則必有節文。節其過。文其不及。所以安于中正也。而出以接物。則必以退讓。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之所以亨。

也。而或始成終。則必在該實。求以二分。參以三。貞之所以元也。率是道也。君子哉。若人乎。

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如木之有身也。禮以行禮。義以出此。義信以成此。義此四句。只是一事。時措而咸宜。以義爲本也。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本于敬。外之方。本于內之直也。引易二語。此程子從聖人立言之。前言之也。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合上三句。終成上一句。此程子從聖人立言之。本言之也。渾言之。只是一箇義字。經權互濟。操縱咸宜。體在是用。亦在是折。言之則有禮有孫。有信皆發。途而同。

四書精註

論語 衛靈

太

卷五

君子病無能章

與患不能章意同。冠以君子二字。顧其名不可不求其實也。以病字易患字。如身之痛。不啻開心之憂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章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務實而不徇名也。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無爲善之名。非疾也。無爲善之實。君子安得不疾乎。從生前論之。或爲不理之口。所掩沒。名固有待也。至于蓋棺論定。悠悠者無所施其口矣。而不稱是沒。誠無聞也。是以君子疾。

之陽明云稱字作去聲讀與聲聞過情君子之一樣
看殊非立言之意

君子求諸己章

要。看。求。字。求。諸。已。者。汲。汲。遑。遑。一。切。在。自。家。身。上。使。功。
課。也。求。諸。人。者。營。營。逐。逐。一。切。在。人。家。身。上。討。便。宜。也。
日。用。之。計。求。諸。耕。耘。經。濟。之。方。求。諸。學。問。性。命。之。理。求。
諸。誠。敬。愈。求。而。愈。有。餘。也。或。倚。人。之。勢。以。自。庇。或。資。人。
之。力。以。自。進。或。干。人。之。財。以。自。豐。或。邀。人。之。譽。以。自。榮。
愈。求。而。愈。不。足。也。此。君。子。之。求。所。以。異。乎。小。人。之。求。也。
歟。

論語

衛靈公

三

卷五

君子矜而不爭章

莊。以。持。已。日。矜。嚴。恭。寅。畏。也。然。而。自。待。嚴。待。人。却。未。嘗。
不。寬。故。無。乖。戾。之。心。而。不。爭。者。則。人。于。野。不。較。長。
比。短。也。和。以。處。眾。曰。羣。平。日。教。洽。也。然。而。待。人。寬。自。待。
却。未。嘗。不。嚴。故。無。阿。比。之。意。而。不。黨。不。黨。者。漢。其。羣。而。
不。分。門。立。戶。也。漢。其。綱。諸。賢。矜。而。爭。遂。使。人。目。之。為。黨。
唐。牛。李。諸。公。羣。而。黨。故。不。能。免。于。爭。箇。中。事。原。是。相。因。
的。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夫。人。有。數。陳。事。理。滾。滾。可。听。而。施。之。于。用。則。迂。踈。無。當。

者。有。談。說。忠。孝。鑒。鑒。可。據。而。反。之。于。身。則。刺。謬。實。多。者。
以。言。舉。人。可。乎。雖。然。其。人。則。非。其。言。則。是。若。併。其。言。而。
棄。之。如。陽。虎。為。富。不。仁。之。類。就。中。一。段。道。理。豈。不。埋。沒。
君。子。以。大。公。處。之。言。自。言。人。自。人。各。不。相。蒙。可。也。後。世。
入。股。取。士。不。惟。其。人。惟。其。言。獎。也。久。矣。裴。行。儉。先。器。識。
而。後。文。藝。猶。為。近。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章

推。已。及。物。推。已。之。心。以。及。人。也。不。施。其。所。不。欲。則。施。其。
所。欲。可。知。事。事。用。的。着。處。處。用。的。着。時。時。用。的。着。施。之。
豈。有。窮。乎。故。可。以。終。身。行。之。言。恕。之。一。字。用。不。盡。也。尹。

論語

衛靈公

三

卷五

氏。曰。學。于。知。要。不。知。要。則。勞。而。罔。功。也。子。貢。之。問。直。
欲。以。一。言。終。身。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之。以。恕。求。仁。之。
方。也。子。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強。恕。而。
行。求。仁。莫。近。焉。尹。氏。蓋。本。此。而。為。言。也。推。而。極。之。雖。至。
人。之。無。我。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出。乎。此。蔡。文。莊。曰。程。
子。云。人。能。將。這。箇。身。心。共。放。在。天。地。間。一。班。樣。看。則。有。
甚。妨。礙。大。哉。言。乎。此。卽。西。銘。之。見。也。愚。謂。如。是。而。後。可。
稱。無。我。也。已。終。身。行。之。不。亦。宜。乎。言。學。者。目。前。之。事。可。
以。作。聖。故。宜。行。也。恕。者。如。心。如。其。中。心。也。雖。不。能。以。人。
之。心。如。已。之。中。心。固。可。以。已。之。心。如。人。之。中。心。故。曰。言。

如心而恕在其中矣。文文山恕齋說云。自漢晉以來。有恕已恕人之說。而恕之熒流為姑息。自先儒以如心為恕。而恕之義始明。知言哉。忠恕可以盡道。絜矩可以平天下。都是此理。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章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言。虧傷其所有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言。鋪張其所無也。夫子之于人也。如其人而止。故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以為過其實矣。則必嘗有以徵驗之。而知其將來出于此也。聖人于善未著而善之故曰速。無所試則有所苟。有所試故無所苟也。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季五

若其惡惡則已緩矣。與善善不同也。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然則緩者亦隱惡之辭耳。豈姑待也哉。是故善善長而惡惡短。聖人之賞罰也。善善急而惡惡緩。聖人之好惡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故諸儒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愚謂上面人字。泛言該的廣。下面民字。指在下者言。蓋謂三代立道。不存于朝廷之士大夫。而存于草野之愚夫愚婦也。三代夏商周。今此以前也。直道無私曲。是則是非則非也。言吾之所以無毀譽者。豈從一己之私哉。蓋以斯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而惡其惡。而無所

私曲之民。此一役作一句讀。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胡氏解之曰。必有所以然者矣。都不說破。愚謂所以然者。言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也。天命之性有善而無惡。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矣。性發而為情也。然則是非之實。斯民與三代之民。原不可枉我。亦安得而枉之哉。

朱子曰。聖人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誰毀誰譽。聖人之直道而行也。其以斯民為三代。亦與人為善之意。豈真因斯民之直而後直哉。蒙引諸集俱認真說。非聖人立言之旨。

四書章句

論語

三

季五

吾猶及史之闕文章

楊氏曰。史闕文。疑而不敢信也。馬僭人。公而不敢私也。孔子猶及見之。古人謙厚之意。于是乎在。今亡矣夫。則其意不可得而見矣。日月幾何。頓增江河之威。故曰。憚時之益偷也。朱子曰。此必有為而言。謂偶見有此事而言之也。蓋雖細故。言闕文史之細故。借馬人之細故。而時喪之大者可知矣。則以綱常倫理言也。亡闕文之史。則將襲偽承訛。使後世不復存實錄。亡借乘之馬。則將封已吝物。使鄉里不復通有無。事雖小而關係則大矣。

巧言亂德章

言不從肝膈出。而以口舌爭勝。好詭百端。巧也。巧言。凌亂是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賢好可否。任其顛倒也。聽之使人志意回惑。而漫無主張。故曰喪其所守也。所守以心之德。言若石。頭之于漢元帝。盧杞之于唐德宗。其類也。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薛文清曰。能忍人所不能忍之忤逆。斯能爲人所不能爲之事功。此謀天下事者。所以貴乎堅忍不拔也。若悻悻自用。或率于私愛。而不能割。或激于意氣。而不能平。往往坐失事機之會。而立累垂成之功。故曰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二語。蓋淮陰所以擬楚項者。先儒以趙太后不忍。成安君出質。

衆惡之必察焉章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無私心也。口衆則非仁者之好惡。其心能無私乎。若不察。則好其所好。惡其所惡。或蔽于私矣。蔽于私。言爲衆所惑也。衆惡之果。遂不齒于公論乎。或以獨行。游多口。或以大義。冒不韙。是當

鑒諒于形迹之外者也。衆好之果。遂無慙于公論乎。或違道以干時譽。或矯情以博名高。是當推測于心術之微者也。雖然。衆惡之豈必皆當好。衆好者豈必皆當惡乎。亦有惡其所當惡。則從而察其所以得罪于清議者。安在。好其所當好。則從而察其所以允符于輿情者。安在。斯不至隨聲附和也。

人能弘道章

弘廓而大之也。如人之目。所以視。便能廓而大其明之道。人之耳。所以聽。便能廓而大其聽之道。人之心。所以思。便能廓而大其睿之道。如人必有父子。便能廓而大其親之道。人必有君臣。便能廓而大其義之道。人必有兄弟。夫婦朋友。便能廓而大其序。別信之道。是故。人外無道。人之身。卽道之所寓也。道外無人。道卽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人心有覺。盡其心。則豁然貫通。故能大其道。道體無爲。待其人而後行。故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心非性。然能窮理以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簡其心性。卽理。然不知窮理以盡心。非道弘人也。人弘道。人之能弘人。亦人之能非道之能也。委其能于道。道不弘人。亦不弘矣。

過而不改章

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不可謂之過也。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是謂過矣。過而不改則悠悠苟安。日陷于僻。周子所謂障疾忌醫者也。是謂過矣。聖人之言何其和易不迫也。愚謂不知其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知其過而不改。是謂惡矣。豈但謂之過哉。

吾嘗終日不食章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朱子曰。思是禪。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着心。隨事順理。去做。須如此說。二字。幾分曉。夾着勞心。以必求。理將竭。慮懸空。而猶慕之也。不如過。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五

志而自得。考証于古。實體驗于當身也。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此言不妄簡而施之謂遜。非早遜之遜也。李氏曰。夫子非思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以此垂教。而後世猶有若慈湖龍溪之支離。開見者。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朱子曰。兩口一句。是統說。中二句。分兩解。蓋辨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是食也者。不謀而得之。謀之未必得也。然則君子亦惟有學道已耳。雖然。以理論之。學道者得祿。以君子之心論之。固非以得祿之故。學道也。以得祿之故。學道。近于叔世。

利達者矣。故專用君子憂道不憂食。一句收煞。朱子所謂恐人錯認。此章是也。

道者日用當然之理。君子者學道而有獲者也。學道而日謀道。獲之所爲。夜之所思。惟此日用當然之理耳。謀食則逐逐于資身之策矣。力田者不逢年。往往有之。何若天爵修而人爵從之也。仁義忠信。盡其在我。則君相之求至矣。君子之謀道。其君子之憂道乎。君子之不謀食。其君子之不憂食乎。憂則謀之。不憂則不謀也。要有專注。故謀無分營。此沿流溯源之論也。魯齋治生之說。更當別論矣。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五

尹氏曰。學道本也。祿食末也。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以貧賤之自外至者爲憂。以富貴之自外至者爲樂哉。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章

知及仁守是明德事莊莊動禮是新民事要之皆以至善爲止也。只是一理。知者知此者也。仁者守此者也。莊莊者莊此者也。動禮者動此者也。知足以知此理。合下者。的確然明白了。却不著實下工夫。而私欲開之人心。勝道心。則此理日就晦昧。無以有之于身矣。雖得所知。亦必失而已。言不能保其得也。

流。臨也。謂臨民也。此節臨之以莊則敬句而反言之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閒之。知及之仁又能守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言心德之貞固也。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氣屬天天之所偏不能變化也。習屬人人之偏不能砥礪也。或有厚于內存心忠厚長厚也。而不嚴于外無所可畏無備可乘也。是以民得而漫易之愛之而不敬之也。下句仰此推動之不以禮未善言。

知及之。豈日知之心而已乎。仁守之。豈日守之身而已乎。躬行心得之學。固期于吾民共之也。不莊以泄之。無惡備。養以作其肅。無赫喧者。以大其觀。民將漫我。則其

四書講註

論語

子

卷五

學。齊廷疎而無所用矣。動之動民也。又曰鼓舞而作。與之。示爾安。止。治民莫善于禮。使在己者動容周旋中禮。而不納民于執物。則上下何餘。辨民志何定。非所以語上治也。朱子曰。動以禮如蒐苗獮狩。其中教之少長。有亦之事。從此推之。道路男子。婦人。各執其行者。讓路。有讓時之類。皆是也。

朱子曰。學至于仁。仁者性之德也。性善故曰善。有諸已大本立。則身修而可以加民也。泄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氣稟小疵。即上節所謂氣之偏。學問小疵。即上節所謂習之偏也。然亦非盡善之道。所

高進而求之矣。故夫子歷言之。使知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泄而猶曰動之不以禮未善者。德念全而責愈備也。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務期盡善而後已也。小節即小疵。以其小而忽之。則不免于自足苟安。行將為大德累矣。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章

此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我指觀君子小人者言。受彼所受也。彼指君子小人言。蓋君子于細事未必可觀。不以小者見長也。而材德足以任重。遠大投類。慨乎遊

四書講註

論語

子

卷五

刃有餘矣。小人雖器量淺狹。不足以當天下國家之任。而未必無一長可取。一官自効。一藝自見。胡可沒也。蓋君子才足以任重。則其器大。器以材成也。德足以任重。則其量遠。量以德充也。小人器淺。則不可以言材。非任重之材也。量狹。則不可以言德。非任重之德也。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在君子為不可在小人為可在君子為可在小人為不可。論辨所以貴精。取君子之可併取小人之可。置君子之不可併置小人之不可。用心所以貴恕。率是道也。豈有用違其才之患哉。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章

先云民之于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然後引到仁上去。隨云水火外物而仁在已。在已固與外物不同。又云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失其心與害其身又不同。然後繳上意云是仁有甚于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大意已完。又加一轉云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總見夫子勉人爲仁之意。諄切如此。故以李氏之言結之。民非水火不生活。失水火則身死。失仁則心死。孰輕孰重且也。水火有利亦有害。投而赴之則可以溺人。可以焚人。若仁則入之惟恐其不深。積之惟恐其不厚。有悠

優渾渙之樂。而無陷溺寒燠之苦。利害之相去遠矣。斯民也奈何營營于水火而輕棄吾仁哉。

富仁不讓于師章

仁以爲己任。曰當謂承當當也。師也者平生所推奉而望乎其後者也。雖師亦無所遜則更無有遜焉者矣。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天命之性。故曰自有爲仁所以盡己之性。故曰自爲自有而自爲之不干人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爲仁在己在己者不得委于人。故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在外者人得而爭之則當先人而後已。故不

可不遜。

君子貞而不諒章

貞正而固。固者信也。正者是非較然其不爽也。諒則不擇是非不正也。而必于信不正之固也。君子豈其然。易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本義曰貞于四時爲冬于四德爲知。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恰好是貞而固意。若諒則有訓忠信者。如友諒是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則以小信言。君子貞而不諒。則以經理之信言。取義各不同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後與後獲之後。同後者置之度外而無容心也。卽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食祿朝廷所班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鞠躬盡瘁也。有言責者盡其忠。犯顏敢諫也。皆以敬吾之事而已。敬吾之事所以敬君之事也。敬君之事所以敬君也。若先有食祿之心。則全無保妻子而已不敬莫大乎是。豈足道哉。重祿養廉。君父之事。非臣子之心。文文山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不敢素餐以曠厥官。斯真敬事後食者矣。

有教無類章

人性皆善。天之所以命人者不殊也。而其類有善惡之

殊或相倍屢而無算。則氣習之染耳。氣謂氣質。無以變化之。則清者染而濁。濁者染而益濁矣。習謂習俗。無以懲戒之。則正者染而邪。邪者染而益邪矣。故君子有教。不直指夫子說。以其爲夫子之言也。則人皆可以復于善。謂氣質之濁者。可以復于清。習俗之邪者。可以復于正也。要。看。可。以。二。字。非。謂。其。速。復。也。不。當。復。論。其。類。之。惡。教。不。擇。地。而。施。也。大。道。爲。公。如。互。鄉。之。童。子。可。見。闢。黨。之。童。子。可。使。將。命。正。無。類。之。教。也。或。云。有。教。則。無。善。惡。之。類。說。的。太。容。易。且。非。夫。子。之。言。

道不同不相爲謀章

四書刻註

論語 衛靈

三

卷十五

以人品言。則君子與小人。善惡不同。不相爲謀也。以學術言。則吾道與異端。邪正不同。不相爲謀也。諸如此者。皆可類推也。

辭達而已矣章

此爲修辭者立法也。辭取達意而止。意必本于理。而後可以言達理。既達。則不啻贅一辭矣。不以富爲工。則無所事乎豐腴也。不以麗爲工。則無所事乎華藻也。先儒謂文章一道。壞于左氏。嗣是而後。益不可問矣。坡公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爲主。故有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所得不止之說。然其所達者。眉山之意。豈孔孟之

意哉

師冕見及階章

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師冕一見夫子。而其名迄于今。不沒。然則夫子之仁。豈特一時哉。及階與之言。曰階。及席與之言。曰席。皆坐。又歷舉在坐之人。而一一與之言。皆所以矜而敬之也。聖門學者。見夫子一言一動。無非天理流行。故存心省察。如此。糠子張之問。是從省察得來。必曰存心者。非存心不能省察也。

相助也。有贊相輔相意。荀子曰。贊無相。偃偃乎其何之。

四書刻註

論語 衛靈

三

卷十五

古者瞽必有相。出周禮。其道如此。言天然自有之理。如此也。蓋聖人于此。因物付物。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言盡其天然自有之理也。易曰。天道流行。物與无妄。聖人之道。天道也。故于相師一事。而物與无妄之全體具見之。自常人言之。處已一心也。爲人又一心也。自聖人言之。處已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處已盡其誠。盡已之性也。爲人盡其誠。盡人之性也。有志于學者。須是學聖人。有志于學聖人者。須是學聖人之心。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于此亦可見矣。學聖人者。盡衷肅

尹氏

范氏不侮寡。出康誥言文王之心也。不虐無告。出大禹謨。言堯之心也。夫子之心與堯與文王之心同。可見于此。推之天下。老安少懷。友信。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西銘云。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中之顛連而無告者。差得此意。

上蔡教人。嘗謂此章與子兄齊亥章。一部論語皆在此。然氏以爲微上微下之道。讀者當深考而博求之。極好。或述其說以問龍溪。龍溪曰。一部論語。爲未悟者說。所謂相師之道也。推其意。將普視天下矣。巧而鑿。不通之

四書章句

論語

孟

卷上

四書章句

前賢刁

包蒙吉

男再康

承祖

會孫

錄

全校

平湖陸龍其。林書鑒定。

後學黃。趙傑。飛。校訂。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上不告天子。下不告方伯。而二子必見夫子以告。私告也。非季氏之命也。義無可仗。言無可執。故曰。有。事而已。有事。以伐顓臾爲事也。冉求爲季氏聚斂。則遂其惡之私人也。尤用事。則與謀可知。故夫子獨責之。

四書章句

論語

季氏

一

卷上

東蒙山名。在魯山郡東。陰。魯南。今沂州費縣也。先王封顓臾于此山之下。使蒞蒞祭。則建邦。故土有自來矣。孟子譏周公。封于魯。爲方伯。里。今云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本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也。社稷魯公之社。覆。故曰。猶云公來。言非季氏所得而管轄也。初作中軍。三家分公室。而各有一。各有一。單家屬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而取之。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獨附庸之國。尙爲公家之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則非特強矣。弱衆暴寡而已。是將據全魯而有之也。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

可伐。伐之是逆先王之命也。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伐之是操一室之戈也。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伐之是干各犯分王法所不容也。事人。事理。天理。至當。血不可易之意。定體以朝廷體統言。季氏雖強。大夫也。雖與雖小。諸侯也。大夫伐諸侯。不易之定體。決裂矣。一言盡其曲折。言聖人之言。婉曲周折。而無不詣其極也。要人以一言盡顯與之曲折。集註又以一言盡聖人之曲。折非孔子不能。非朱子亦不能也。

朱子指季氏。冉有實與伐顯與之謀。以夫子非之。故論其咎而歸季氏。且援子路使與已同科也。

四書初註

論語季氏

二

卷六

周任古之良史。故其言曰。法也。陳力展布其力也。及於位也。言二子不欲則責陳。陳者直言其不可。陳力者。前而不聽。則當去。不能者止也。朱子曰。人臣一日立其位。則一日盡其官。不得一日棄其官。則不盡一日立其位。與周任意同。贊之有相。所以扶顛而持危也。危而不持。言傾覆而不能提舉之使安。顛而不扶。言踣仆而不能扶翼之使起也。則焉用彼相矣。言不可成。物也。且爾言過矣。謂夫子欲之者。一臣皆不欲之言也。柳應。所以防虎兇之逸也。橫置所以防龜玉之毀也。虎兇不在柙。龜玉不在橫中。雖逸雖毀。與與守者無干。今在柙

而逸在橫而毀則與守者何為哉。故不得辭其過也。時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如虎兇之出于柙。如龜玉之毀于橫中。已不得不任其尸位曠官之責也。固謂城郭完固。言有不可克之勢也。費本公室。曰季氏私邑者。以其久假而不歸也。伐顯與所以利之也。而求曰。慮為子孫貽害。是飾其辭以相欺也。不知有魯但知有季氏。則實與其謀亦可知矣。昔孔子為魯司寇。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顯與以自益。不可以為魯之臣。不可以為孔之徒。併不可以為子路之友。宜蒙引深鄙之。曰俗人也。

四書初註

論語季氏

三

卷六

君子哉夫。舍曰欲之。即所謂夫子欲之也。而必為之。即所謂今夫顯與云云也。微之。謂貪其利。不擇于上。而至此始釋者。蓋冉求雖曰夫子欲之。實以貪其利為諱。至夫子再言而求情始著矣。釋之于此。亦有微意焉。集註之精如此。有國則有國所有的土地人民。有家則有家所有的土地人民。患其所當患而不患。其不當患寡少也。指民說。謂民不足以使也。貧乏也。指財說。謂財不足以用也。均謂各得其分。千乘得其千乘之分。百乘得其百乘之分也。安謂上下相安。上安其上。無所需索于下。下安其

四書章句

論語 季氏

四

卷六

下無所親視于上也。季氏之欲取顛與非為子孫憂也。患寡與貧耳。患寡非真寡。愈多而愈見其寡也。患貧非真貧。愈富而愈見其貧也。是時季氏據國而專擅于下。魯君無民而孤立于上。不均孰甚焉。君弱而無以取其臣。臣強而有以凌其君。互生嫌隙。不安孰甚焉。不患其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二語其數。時石盡乎下。用蓋字申明上意。錯綜說。不拘拘與上文相應也。均則奉行周室班爵祿之制。君卿大夫皆有以自給。故不患于貧。而和則爾無我乖。我無爾競。臂指相聯。中外有成。城之勢。故不患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所謂泰山而四維之也。商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其和無寡之謂乎。均安則和。生和者行乎均安之中也。故以之奉上。又以之起下。貧寡則傾。至傾者。隨乎貧寡之後也。故用作收緒語。補此二字。古語之意始完。聖人文法亦于斯可見矣。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內治修也。夫如是。故遠人不服。豈必屑屑然與之較勝。負乎無用此。在但令彼來而已。其來之則以修文德。修文德亦只是修內治。但進而加勵焉耳。不服。逆命也。修文德即帝乃誕敷文德也。唯德動天。無遠弗届。聖人經濟之學具是矣。蒙引以此節與

四書章句

論語 季氏

五

卷六

上節俱泛論道理得之矣。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不均和不不安也。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解見前註。宋臣屢叛。如大夫為公家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也。危矣顛矣。不能持不能扶。故不能守也。相夫子又與焉。用彼相句相應。

賈誓曰。敵乃干干。盾所以蔽也。銀乃戈。戈戟所以刺也。蕭牆。屏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蕭。故曰蕭牆。蕭訓蕭。不均不和。內變將作。禍在蕭牆也。不憂蕭牆之禍。而憂子孫亦甚迂遠矣。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則其驗也。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家之侈也。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噫。此公謀也。而未有成。其後陽虎因季氏尤為聖言左券云。

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社稷岌岌乎殆矣。此魯之君子所當痛心而早為之地也。冉求又欲伐顛。史以附益之。助桀為虐。甚于聚斂矣。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齊魯以肥三家也。齊魯則魯益弱。肥三家則三家益強矣。

洪氏曰。二子仕于季氏。濡迹權門。非義也。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于夫子。則是三代直道在吾黨也。季氏雖小

人。尚知正人清議之可畏。其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于經傳。此必二子退而見季氏。借陳夫子之言。以寢其欲。而防其憂。故止之。然則聖人之言。其利溥哉。

馮厚齋曰。聖門記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而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不知單辭隻語。或不折難。而有抑揚之妙。或不抑揚。而有折難之妙。或不反覆。而有優游之妙。深味之。自見非必如此。章數百辭。而後知其妙也。乃曰。無文章可觀。謬矣。譬如天地生物。雖一絲一粒。具見化工。豈待百物然後可知。

四書期註

論語季氏

卷十六

七

化工之神哉。知天地之文章。則知聖人之文章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章。

諸侯不得廢禮樂。即王制所謂。廢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不得專征伐。即王制所謂。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也。陪臣陪者。副也。重也。大夫于天子。家臣于諸侯。皆稱陪臣。此則所謂家臣也。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逆理也。自大夫出。甚矣。自陪臣出。愈甚矣。十世希不失。末遠也。五世速矣。三世愈速矣。大約其數不過如此。總以見天理之昭彰也。

葵倫叙而綱紀張。天下有道也。有道則一人建極于上。

執事拱手聽命于下。五禮六樂。命宗伯。九伐命司馬。天子垂拱受成。云爾。故王曰。天王命曰。天命討曰。天所以奉若天道也。無道則綱解紐弛。作福作威之權。不在天子。而在諸侯矣。諸侯可以僭天子。則大夫可以僭諸侯。陪臣可以僭大夫。然物窮則變。數極必反。故報應之理。如操左券。莫之或爽也。

目擊大夫專征。而曉使有道為之慨然。曰。使在治世。豈至是乎。故不及諸侯陪臣。而獨言大夫也。此亦目擊當時。庶人之議。而云然也。上無失政。則禮樂征伐之權。不移矣。天子有政。天下之庶人無私議。諸侯有政。一國之庶人無私議。此皆心悅而成。服非竊其口。使不敢言也。

四書期註

論語季氏

卷十六

七

庶人無私議。此皆心悅而成。服非竊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以禮樂征伐立論。治天下之大法也。而曰。通論其勢法。非勢不行也。曰。天下言不獨為魯國發也。

祿之去公室章

此因上章而及魯事。所謂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之驗也。三家分魯。賦稅盡入私家。故曰。祿去公室。祿去公室。則政逮大夫矣。是一時事。但以公室言。則云五世。指宣成襄昭定也。以大夫言。則云四世。指武悼平桓也。三宰皆桓公之後。故曰三桓。子孫微。有指未然說者。有指已然說者。玩故夫語氣。當就已然說。內則陽虎四桓子外。

則侯犯臣叔孫以郈畔。公山弗擾臣季氏以費畔。公欲處父臣孟氏以成畔。陪臣執國命。三桓子孫其能久。公室之祿而事大夫之政乎。此以前章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與前章疑皆定公時語。何以知之。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此魯君失政之始。至于定則五世。故知其為此時之語也。

以理勝者強。以勢勝者弱。蓋氏之所謂強。上下相安于定分理。強也。非勢強也。若魯之諸侯大夫。以陵其上為強。陵其上者下亦陵之。何以令其下勢強也。非理強也。

故不競而弱。然則理勢之相去懸殊矣。

益者三友章

友者德業之助也。然而或日進。或日退。則損益使然。直者苦口逆耳。以藥石愛我者也。故友之則聞其過。諒者抱朴還醇。以金石孚我者也。故友之則進于誠。多聞者博古通今。以前言行。為我者也。故友之則進于朋。合三者與之友。則切磋砥礪。日遷善改過而不自知。益矣。便習熟也。便辟者。便于辟也。全在容貌上好看。故曰。習于威儀而不直。善柔者。善于柔也。全在圓軟處求容。故曰。工于媚悅而不諒。便佞者。便于佞也。全在言辭間。

取給。故曰。習于口語而無聞見之實。合三者與之友。則凌淫濡染。日長傲遂。非而不自知損矣。三者損益正相反也。五倫中惟朋友一倫為人合。而天合者實嘉穀之天下無五倫外之人。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也。而其損益有如是者。益則為聖。為賢。損則為狂。為愚。可不謹哉。

益者三樂章

樂者性情之事也。然而有道心。有人心。則損益攸分矣。不鐘鼓而肅肅以敬者禮乎。或失則肆。或失則拘。均之不可以言中節之禮也。節則辨制度而適道其中正焉。不聲瑟而雍雍以和者樂乎。或失則乖。或失則流。均之不可以言中節之樂也。節則辨聲容而適道其純良焉。有體之禮。有聲之樂。以身節之。無體之禮。無聲之樂。以心節之。總之禮樂所以範圍身心。而節又所以損益禮樂也。人有大美。揄揚之不置。人有片長。慰籍之無已。方咏歌贊歎時。亦不自知為何心。而第覺有如是則快。不如是則不快者。善之在人猶之于在己也。出門有功。則友樂乎賢。同人于野。則賈樂乎多。左右前後固非端人吉士。以講學。則有師師道德之英。以奏功。則有濟濟經綸之彥。朋至斯乎。多多所以益善也。以三者為樂。則純。

趨矩步。斤斤不失尺寸。而又舍已從人。氣求聲應也。能不日躋于光大乎。益矣。驕樂者。以驕爲樂也。矜夸倨侮。慢上而陵下。則侈肆而不知節可知。佚遊者。以遊爲佚也。流連荒亡。玩日而愒月。則惰慢而惡聞善可知。宴樂者。以宴爲樂也。歌呼醉飽。近色而就聲。則淫溺而狎小人可知。以三者爲樂。則氣盈志滿。居然不可一世。而又恣情慢遊。泥比匪人也。能不日趨于污下乎。損矣。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先儒以驕樂爲峻宇彫牆之類。是奢也。非驕也。以宴爲安。是佚也。非宴也。或引易象君子以飲食宴樂之。宴得之矣。前章言三友之謹。謹其損益之資。

論語

季氏

十

卷六

子外者。此章言三樂之謹。謹其損益之發于中者。中外宜益而無損。可以爲成德之君子矣。

待於君子有三愆章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如不亦君子乎。專言德。無君子莫治野人專言位。此則兼言之也。按禮。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豈有言未及之而言者哉。急而不能待。故曰躁。接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豈有言及之而不言者乎。匿而不肯發。故曰隱。至于言之未及者。亦既及之矣。言其所當言。亦既免于躁與隱矣。然而觀言觀色。尤貴有番幾之識焉。而月詠言之與無目者等。故曰瞽。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時字最確。蓋言未及不可言之時也。則待其時而不言。何時之有言及之可言之時也。則乘其時而言。何隱之有見其顏色。仁我時則言。見其顏色。不在我則不言。語默合宜。何瞽之有。

君子有三戒章

論語

季氏

十一

卷六

君子之戒多端。而約其大者。則有三。君子之三戒。無日不爾。血氣其甚者。則分屬少壯老之時。形非血氣不生。故曰血氣形之所注。以生者。血稟于陰。重而濁。主靜行于脉之內。而爲榮氣。稟于陽。輕而清。主動行于脉之外。而爲衛。得加貪字。言溺于貨利也。隨其少壯老之時。而戒之。戒得則以。以好德之理。勝之。庶不爲未定之血氣所使也。戒得則以。以恥義之理。勝之。庶不爲未定之血氣所使也。免氏開口聖人二字。宜改。君子爲是。同于。人者。血氣也。強弱盛衰。與時推移。日耗月減。故有時而衰也。異于人者。志氣也。天君爲主。七情爲不聽令。愈鼓愈壯。故無時而衰也。君子養其志氣。以道義用事。而不以血氣用事。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浩然之氣充塞兩間也。高梁溪曰。孔子不言養氣。然三戒却是養氣妙訣。戒色則養其元氣。戒關則養其和氣。戒得則養其正氣。孟子言持心。戒即是持志也。此亦范氏志氣之說。而其理則

益精矣。程子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癯，盛則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然則先生養志氣而血氣亦在其中矣。

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宜乎說因下節有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勿放君子以畏天命為主是也。畏者嚴懼之意，以別于畏縮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正理以性言，其可畏知性也。知性則知三綱五常皆天所以命我者，而戒懼恐懼自不能已也。內而念慮之剪動，外而言行之發達，常若天鑒之在茲，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付畀之重，即天

四書初註

論語 季氏

十二

卷十

所付之正理也。大人聖賢皆天命所當畏，蓋大人德位兼隆，為今傳後之人也。彼方體備天命之理，故以畏天命者畏之。然非徒尊禮之也，務期事事做而後已。聖人之言美善兼備，法今傳後之言也。彼方發洩天命之秘，故以畏天命者畏之。然非徒誦讀之也，務期言言踐履而後已。焉總之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小人以天為穹窿之形已耳，以天命為渺茫之數已耳，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大人率循此義理者也。識大人之義理，故狎之而無所忌憚。知此也，細察慢也，或笑其迂腐，或厭其矯激，狎也，或干之以非分，或悅之以非

道亦狎也。聖人之言表章此義理者也，不識聖言之義，理故侮之而無所忌憚。如此也，侮戲玩也，或目為精粗，或譏為芻狗，侮也，或資之以弔名，或假之以干祿，亦侮也。三畏修己之敬也，而尹氏歸之于誠，蓋實實有以對越上帝，實實有以合德大人，實實有以力行聖人之言，故不日修己之敬，當然而日修己之誠，當然也。誠者主敬之本也。小人不務修身，全不在身上做工夫，不務誠已，全不在心上做工夫，身心全不照管，不誠未有能敬者也。何畏之有。

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四書初註

論語 季氏

三

卷十

言人之氣質命于天者，雖然其不同，大約有此上中下，暨最下四等可指而言之也。第一等則生而知之，所得于天地之性者，純以全不囿于氣質也。上也，其次則清明純粹之氣質較多，學以保全之，使不流于昏濁偏駁，則為第二等矣。又其次則昏濁偏駁之氣質偏學以變化之，使馴至于清明純粹，則為第三等矣。固謂有所不通學，正所以通之也。若固而不學，則無以通之，安其昏濁偏駁者，而不求其清明純粹者，自暴自棄，所謂不移之下愚也。斯字要着言，因非下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士類所不齒矣。

愚嘗有言曰。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也。學而知之者。學而知此生也。困而學之。雖不能與生知爭悟。尙堪與學知爭修。氣質不同。而天命之性同。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學則困者可以進于學知。學知者可以進于生知。天分有安。勉學力無彼此也。困而不學。然後爲下。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君子有九思章

子嘗曰。天下何思爲。妄思者言也。又曰。以思無益爲。徒思者言也。此章却云九思。其洪範思曰。睿。睿作聖之思。乎。視有形。其明在外。恐其蔽也。思則外無所蔽。而明無

四書翊註

論語 季氏

南

卷六

不見其明也。遠矣。聽有聲。其聰在內。恐其望也。思則內無所壅。而聰無不聞。其聞也遠矣。色見于面者。思溫太和之氣也。貌舉身而言。思恭。謙光之德也。言思忠。修辭立誠也。事思敬。至一無適也。思問則疑不畜。無敗謀也。思難則忿必懲。無宿怨也。思義則得不苟。一介無妄取也。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至乎敬者。此至敬之學。君子所爲成始而成終者也。

謝氏曰。未能從容中道。未能不思而得也。無時而不自省察。慎獨也。慎獨則渾身是心。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以人道而今天道也。

見善如不及章

聖人言好善惡惡之誠。而註必加真知二字。使知善知惡不真。或其人未必善也。而誠好之。其人未必惡也。而誠惡之。好惡顛倒。其爲當身之累不小矣。唯知真知其善而好之。誠步步趨趨。惟恐失之。真知其惡而惡之。誠如湯湧鼎沸。唯恐其加諸身也。此致知誠意之學。顏曾再闢之徒。蓋能之矣。此與下節皆古語。先言人而後言諸者。幸其人之有以符其語也。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求其志。求其濟世安民之志也。志於道而未達。吾謹守之耳。又有所謂行義以達其道者。達其轅帝馳王之道。

四書翊註

論語

季氏

五

卷六

也。求道平生之志。今始行之矣。天生聖賢。以爲天下也。如徒潔清自好而已。斯世何賴焉。是故獨善其身不若兼善天下。等而上之。又有其處則天民也。其出則王佐也。伊尹太公而後。先儒又以孔明當之。竊意抱膝隆中。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隱居求志也。三顧而出。倦倦于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行義達道也。嗣是若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其志可嘉。厥後立朝。不愧行義達道。亦庶幾乎此矣。問其語。未見其人。夫亦斯世斯民之不幸也哉。按小註。或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

庶乎此下語抑揚輕重處。疑若于顏子少服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早死。故夫子言然。此論更確。更精。朱子已首肯之矣。宜從之。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駟四馬一車之馬。兩駟兩驂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世人徒見一時炎涼。而不知千秋榮辱也。試以齊景公之與伯夷叔齊論之。一則富而有國。一則貧而無家。炎涼之相去亦遠矣。一則身死而名隨滅。與草木同腐。一則身死而名益芳。與日月爭光。榮辱之相去亦遠矣。

四書初註

論語 季氏

矣

卷六

荷之舍富而官異也。不可與此相發明乎。按夷齊應有國而逃之。崔子就景公之兄莊公而立。崔子猶在景公不問也。景公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夷齊以過國存千載之父子。以諫伐存千載之君臣。此子所以相提而論也。不然。千駟無稱。故特景公哉。二說俱言外之意。不可不知。

陳亢問於伯魚章

陰厚其子私意也。亢之所窺者如此。故其所疑者亦如此。此詩三百盡人情之曲折。而括物理之大凡。其為教溫系敦厚。蓋宛而多思。異而善入也。故學之者。事理通達。

而心氣和平。所以能言。能言者。言無滯碍而出之快爽。言無暴厲而出之強容也。使于四方。而能專對。則其效也。禮三百。三千。著經曲之儀則。而合小大之率。餘其為教。恭儉莊敬。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故學之者。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所以能立。能立者。確有成。而無所闕。暑卓有定守。而無所搖奪也。立于禮。則其效也。兩而字。要看事理通達。品節詳明。是說識見。心氣和平。德性堅定。是說涵養。繇外及內。繇淺及深。却是進一步說話。故中間用而字。連絡之。輔氏說極好。但截然分開。便失註兩而字精義矣。

四書初註

論語 季氏

志

卷六

當獨立之時。所聞詩。即平日雅言之詩也。所聞禮。即平日雅言之禮也。故曰。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于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到底。以私意窺聖人也。豈知聖人之心。即天地大公之心。豈有私意乎其間哉。玩伯魚之言。大有詩人風味。則其立禮亦從可知。蓋錄其夙昔能奉行庭訓。故也。視陳亢迥乎不同。使天假之年。其進頗有量乎。

邦君之妻章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竊意古有此語。而夫子嘗言之。

頗有關於終常名教故記者特錄之耳。春秋時或以妾
母為夫人或以妾為夫人。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此章正
名之意。所以責其實也。夫者扶也。有扶助德美意。君以
此稱之。散體之義大矣。而況邦人及異邦人乎。故皆從
夫人之稱而特以君冠之也。其自稱子君曰小童。幼穉
無知之意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幼穉不德之意也。君
曰寡君。則夫人曰寡小君。同體而加小字。以示別耳。春
秋書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廟。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柩。皆所以致嚴子嫡庶之際也。蓋君秉陽德以正位
乎外。所以理陽教也。夫人秉陰德以正位乎內。所以理
陰教也。故同有君之稱。易曰。其君之承。謂曰。承以爲君。
孔。陽。女。君。春。秋。書。小。君。皆。此。禮。也。

四書明註

論語

卷一

季子



四書明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陽貨欲見孔子章

四書明註

論語

卷一

季子

易之睽曰見惡人。无咎。避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是道也。于孔子之待陽貨。見之。陽貨季氏家臣。因季桓
子而專國政。不軌之徒也。欲令孔子來見已。借口張公
室附正人以自重也。孔子不往。不與小人為緣也。貨以
禮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孔子即
不為已屈。能不為禮屈乎。故敢孔子之亡而歸之。豚使
不受于其家。欲令來拜而已見之。居然以大夫自處。使
孔子墮其計中也。
曰來曰吾與爾言。憤其不見而偃侮無狀也。懷藏道德
不救國之迷亂。仁者不忍也。此譏孔子懷寶迷邦之非
仁而諷使無懷寶迷邦以速仕也。亟數也。數失其時不
及事幾之會。知者不為也。此譏孔子從事失時之非知
而諷使無從事失時以速仕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
譏孔子日月之不留。而諷使乘此不我與之歲。以速仕

也。孔子固未嘗如此言。未嘗迷邦。未嘗失時。未嘗虛此歲月也。而亦非不欲仕。言非不欲售其資。非不欲從其事。非不欲立葦月三年之功也。但不仕于貨耳。故直據理答之。如貨言仁。直據仁之理答之。貨言知。直據知之理答之。貨言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直據情陰之理答之。也不復與辨者。不與辨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于貨之本情也。若不論其意。若不喻其譏。孔子而諷使速仕之意也。看陽虎大奸雄。說來都是道理。夫子答他只因其言而順應之。如前兩段。只借他兩箇字。加兩箇字。更不費辭。末曰。諾者應辭。以爲應而實不應也。以爲不應而亦應也。又曰。吾將仕矣。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以爲不仕。則非貨之言。而且然也。以爲仕。則非已之意。而未必然也。極活極婉。不輕絕之。亦不輕許之。就中化工之妙。非聖人不能傳。化工之妙。非朱子亦不能也。

四書切註

論語陽貨

二

卷七

絕之也。既而瞰其亡。亦絕之也。遇諸途而避焉。則將絕之。是爲已甚矣。堅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如響者。天理之當然。無所回曲也。直也。對而不辨者。不告之以所以然。言雖遜。而在我者。未嘗幾微貶損也。無所諂也。層層道理。都從聖人一言一動中。剔發出來。聽以見時中之妙。而無可無不可也。

孔子于陽虎。非敬之也。安得云敬所不敬乎。孔子之身。非諂于陽貨。諂于禮也。安得云諂身以信道乎。身諂而道亦不獨信。揚雄自道也。諂身王莽孔賢。而以法言擬論語。以太玄擬周易。曰。道在是矣。其誰信之。蓋道外無身。身諂則道諂。身外無道。道信則身信。孔子于陽貨。有信而無諂者也。揚雄于莽賢。有諂而無信者也。一言之差。遂爲一生人品心術之害。故言不可不慎也。

性相近也章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何以兼之。以天地之性。兼之也。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無歸着。昔人所謂人之相去。不啻九牛毛者也。故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非判然二物也。但專以氣質言。則有昏濁純駁之不同。故有美惡之不同也。然以其初而言。天地之性。雖寓在氣質中。而氣質

四書切註

論語陽貨

三

卷七

中實本天地之性以爲生太極皆不甚相遠也一落在習上去則習于善而爲賢爲聖日躋于高明習于惡而爲愚爲不肖日趨于汙下于是始相遠耳相遠者習也非性也人亦安可不慎所習以復天命之本然哉程子之言與朱子少異蓋謂孔子相近之說專言氣質也論氣不論性不備也孟子性善之說專言天命之性即是理理無不善書之所謂降衷詩之所謂秉彝也論性不論氣不明也如是固不得以相近言矣

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章

此承上章而言人性相近之中又有上知氣質之美一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四

卷七

定不移于下下愚氣質之惡一定不移于上又不得與習相遠一槩而論也雖然天下上知無多甘心下愚者亦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上知而下下愚而上移可知也說不移正是說移然朱子說不可移程子說肯移觀外註可見愚謂書言惟聖固念作狂唯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在轉念間即謂上知下愚可移亦可也程子曰人性皆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以天命之性言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以氣質言也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發憤有爲不肯自暴自棄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厚

而進愚必明柔必強變化氣質也唯自暴則拒之以不信是說沒這道理悍然周顧剛惡也自棄者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這道理不肯做怯懦不前柔惡也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即以下面商辛証之微子箕子比干皆聖人欲化之終不能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上云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厚而進故此云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前後正相應往往剛強暴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史稱其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適足以爲播惡之資而已聖人以其自絕于善自暴自棄也故謂之下愚考其歸則誠愚也考其始却未必愚耳再以程子之意廣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五

卷七

之知庸廣才力過于辛而窮凶極惡亦過于辛豈非程子所謂下愚乎若實操不肯爲文王王莽不肯爲周公亦其類也諸如此者皆以上知天分而作下愚行徑可哀也已

子之武城章

城以武名用武之國也而一旦變易風俗爲弦歌之聲蓋絕響也弦琴瑟禮君子無故不去琴瑟樂不撤懸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蓋習以和平中正之音而又進以溫柔敦厚之教也邑人皆弦歌教樂耳而曰子游爲武城幸以聽樂爲教何也蓋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聞其樂。則知其禮。耳。莞爾小笑。現喜形于色也。唐虞三代之治。僅見于彈丸。故以牛刀割雞爲喻。言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此段言觀子游之自信。何如。非真戲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有位君子。無位。小人也。子游所稱述二語。蓋夫子常言。以教門弟子者。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君子不學。則刻薄而寡恩。小人不學。則跳梁而梗化也。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也。使君子小人。莫不學道也。君子學道。則行濟人利物之事。故愛人。小人學道。則知尊君親上之風。故易使。朱子曰。君子之道。是曉的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

四書精義

論語

六

卷七

而達人的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說的最痛快。子游篤信聖人學道之言。而見諸行事。可謂不負所學。故嘉之。門人聞牛刀之喻。恐其真謂治小邑。不可用大道。則惑矣。故嘉偃之。是必呼二三子者。所以解之也。天下有天下之治。一邑有一邑之治。治有大小也。而治之必以禮樂。則其爲道一而已矣。不問大與小也。言樂而禮在其中。言禮樂而詩書在其中。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先王之道也。及門中如子路。只言武備。不及文治。冉有只言足民有養而無教。公西華言禮樂。亦只一身而不能推

以及人。故曰。衆人皆不能用也。而子游獨行之可見文。學之政事。優于諸子矣。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出望外也。因反其言而戲之。反其平日學道之言也。子游直舉其言以對。正也。故復是其言。正所以資其行也。自責其戲言。前言非莊語耳。

公山弗擾以費辟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同執。季氏據邑以叛。非有異于虎也。貨之欲見則謝。弗擾之召。則欲往何也。貨欲以計致孔子。全無誠意。召則以禮來聘。有委已以聽之意。其用心固不同也。

四書精義

論語

七

卷七

于路不說不說孔子應辟臣之召也。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則亦安之而已。何必公山氏之往也。不召我臣。而召我。豈徒欲徵我。官必用我也。用我則以恢復宗國爲第一義。故曰爲東周。先儒俱反言云。不爲東周。以其衰亂而式微也。不知二程何故亦作此說。朱子本註疏。以二程爲與周道于東方。極確至其所以興者。則云聖人自有處置非常情所能測識。後儒遂有講明大義。使公山首先服罪。歸死司寇之說。又有感動季氏。使不敢僭越。無召之說。未免迂濶矣。竊意子之不得于魯者。三家桓之。公山以強公弱私爲名。其所

者魯之季氏。非畔魯也。若事權在握。因其私以濟公。則國豈可乘亂剪除而政還公家矣。方是時。周自西轍轉東。修明王制。夾輔周室。使天下共戴一統之尊。是文武周公爲西周。孔子爲東周也。如高祖以西漢創業。光武以東漢中興。正與此類。或曰魯在周之東。爲東周。所以與魯也。謬甚。

程子曰。天下容有不可爲之事。而假手聖人。則無不可爲之事。天下容有不可改過之人。而傾心聖人。則無不可改過之人。子之欲往。職此故耳。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傾心。而假手必不能改過也。

四書翔註

論語陽貨

八

卷七

于張問仁於孔子章

行是五者。合內外而言也。蓋心注于五者。則內無所馳騖。而存矣。理本于五者。則外無所礙。而得矣。于天下自一家。一國而推之。無所往而非五者之著見也。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不可棄此心。不可棄此理也。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耳。師也。辟則傲。故不足于恭。辟則狹。故不足于寬。辟則僞。故不足于信。辟則情。故不足于敏。辟則自私。自利。故不足于惠。以五者之德。救五者之失。而實則樂一辟病也。故心存于恭。則得肅父之理。不侮其奴也。驗不侮之效。而後知其恭心存于

寬。則得含弘之理。得衆其效也。驗得衆之效。而後知其寬心存于信。則得篤實之理。人任其效也。驗人任之效。而後知其信心存于敏。則得勤勵之理。有功其效也。驗有功之效。而後知其敏心存于惠。則得施濟之理。足以使人其效也。驗足以使人之效。而後知其惠任。倚仗言能爲人擔當事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于天下。則其心公。普平坦。無所私曲。而周到遍滿。無所滲漏。可知矣。公平體也。周遍用也。公平周遍。仁者之體用備矣。然恭其本。與恭則不敢不寬。不寬非恭也。恭則不敢不信。不信非恭也。恭則不

四書翔註

論語陽貨

九

卷七

敢不敏且惠。不敏且惠。非恭也。凶者以恭爲本。猶道千乘以敬爲本也。李氏之說。朱子亦云。然恐不必也。

佛肸召子欲往章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一句連讀。子欲往。豈不得之宗國者。將得之異邦乎。其行止究歸于一而已。子路恐佛肸之僥倖夫子愛之也。愛之故援引夫子昔日不黨惡之言。以止其行。徒知獨善其身。而不知夫子之心。兼善天下也。愚謂子路于此有二失焉。不以聖人愛聖人。而以君子愛聖人。一失也。徒以君子愛聖人。而究不以君子自愛。二失也。曷言乎不自愛也。衛出公親于其

身爲不善于路入之矣。不特此耳。方其爲季氏宰時。已犯此病也。

磷。薄也。厚而磨之。故薄也。涅。染皂物。蒙引曰。染皂那物。非染那皂物也。分析極明。有是言。有是親。于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之言也。君子不入之言。昔固有之。堅白之言。昔亦有之也。以昔所聞之言。律今日。則今日之往。似有礙何也。人之不善。能免已也。以今日所言之言。律昔日。則昔日之言。不必泥何也。人之不善。不能免已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淄。卽後無可無。不可此一段。就聖人說。不曰堅乎。不磨可磨。亦無不可也。磨而不磷。則堅者。

四書明註

論語

陽貨

十

卷七

無失其爲堅。是堅與磨相反。而未始不可相入也。不曰白乎。不涅可。涅亦無不可也。涅而不淄。則白者無失其爲白。是白與涅相反。而未始不可相入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于磨。涅其不磷。猶也者。幾希此一段。就君子說。堅不足而欲自試于磨。磨則磷。磷則不堅。白不足而欲自試于涅。涅則淄。則不白。惜其輕試堅白也。然則親于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爲堅。白不足者言耳。豈所謂于不憂不惑不懼之堅。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之白哉。匏瓠也。猶俗言無口匏也。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言無知覺運動。故不能作爲以益于人也。若人爲萬物。

之靈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能持。足能行。便當做出其事。業來。豈可與蠢然之物等乎。先儒以此二句爲方言。亦無所考。

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學者所當奉爲藥石也。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權。此降龍伏虎手段。非孔子不能也。立立道行。綏來動和。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人。不可爲之事哉。欲往者以此。也。然其人不革心。以聽聖人之變。聖人如何變的來。其事不。屈已以聽聖人之爲。聖人如何爲的去。卒不往者。以此也。天地以生物爲心。美惡精粗罔不生也。若生其美者。

四書明註

論語

陽貨

二

卷七

精者而不生其惡者。粗者。豈天地之大德乎。聖人以成物爲心。知愚賢不肖。罔不成也。若成其知者。賢者而不成其愚者。不肖者。豈聖人之大德乎。聖人之大德。卽天地之大德。故曰欲往者。生物之仁也。天地雖以生物爲心。然裁者培而傾者覆。不能不因其材也。聖人雖以成物爲心。然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不能不因其志也。公山弗擾。始而召。其悔心之萌。志欲發憤以有爲。既而爲同惡者所沮。焉。孔子將不利于若輩也。則其志衰矣。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先覺焉。故曰卒不往者。知人之智也。卽此一事。而見聖人之仁。且知敬夫可謂善說書。

者

由也女問六言六蔽章

六言只是六箇字要緊却在一字學而已六言屬天分學六言屬人事恃天分而不盡人事則氣質用事德性虧闕矣道問學乃能尊德性于此尤驗致知在格物又何紛紛異說也蔽遮掩也見其偏而不見其全如有物在前遮掩之也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據此亦未有更端之問但夫子呼子路之名而問之則未也之對必承其問而起矣故論使還坐而告之亦以身心性命之業非立談可竟

四書

論語陽貨

三

卷七

故也

六言皆美德而其理則變化無方也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美德各有所蔽而無以全其美矣所謂學以明其理者何也取資于師友借証于古今學有得照于光明也如仁者愛人不好學則以姑息爲愛愚矣墨之兼愛佛之舍身愚也即申生之愛父亦是愚愚若可陷可用之類謂爲人所欺給從井救人知者知人不好學則以苛察爲知愚矣老之玄妙莊之荒唐蕩也即子瞻之戲謔亦是蕩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馳心于空虛無用之地而索隱行怪也信者不欺之謂非必于不

易也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傷害于物必矣如宗

魯之信賊衛繫併賊齊豹視屠生之賊身殆有甚焉直

者無私之謂非必于無隱也不好學則徑情而憤激已

甚或暴揚失實無復有寬裕和緩之意故曰絞殺者許

也如誣父攘羊之類勇者剛之發厲氣不好學則無義

理以養其氣強陽矜勝必有犯義犯刑之舉如伍子胥

分處楚宮之類是也剛者勇之體厲質不好學則無義

理以養其質見事風生信口說任意做無所忌憚如孔

文舉狎侮曹操之類是也自古以渺見寡聞故敗壞人

品者固多以記誦辭章故敗壞心術者正復不少好學

四書

論語陽貨

三

卷七

之蔽又有甚于不好學者可無慎與

范氏曰子路勇于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

何必讀書之論病根坐此故告之云云曰勇曰剛曰信

曰直正其平日之所好者不學則無以救其偏曰仁曰

知九天下大道理不可不資其偏而救之故特先之也

齊試以子路之蔽言之按戴記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陰

之矣而弗除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其他若請禱及使

門人爲臣之類皆好仁不好學之愚也強不知以爲知

問鬼神問死皆好知不好學之蕩也孔悝之難子羔逢

之獨不避好信不好學之賊也以夫子正名爲迂而不

遜其辭。好直不好學之較也。以有勇而無義戒之。示以好勇不好學之亂也。以嘯之一言蔽其生平。嘯粗鄙。即學李。示以好剛不好學之狂也。說者以爲初見夫子之時。或然。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小子弟子以及門從遊者言也。詔其學詩而必曰何莫學者。甚言詩之不可不學也。詩之言善也。歡欣而咏歎之。感發起爲學的志意來。詩之言惡也。懲創而咨嗟之。感發起去惡的志意來。故曰可以興。

四書精義

論語陽貨

西

卷十七

詩人所美者其得也。可以考見已之得。詩人所刺者其失也。可以考見已之失去。古雖選正是一身榜樣。故曰可以觀。不和則乖。乖不可以羣。和而流則狎。狎不可以羣。學詩而有得。則不失之乖。亦不失之狎。和而不流。可以羣也。當怨而不怨。則疏。疏不可以怨。不當怨而怨。則激。激不可以怨。學詩而有得。則不失之疏。亦不失之激。怨而不怨。可以怨也。人倫之道。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無不備也。父子君臣二者。在五倫中爲尤重。故特舉

而言之。詩言父子。言君臣。合常變曲盡其道。處父子之常。固伸罔極之報。處父子之變。負罪引慝。而不敢忘聖善之心也。故學詩者。適可以事父也。處君臣之常。固篤誼共之義。處君臣之變。致命遂志。而不敢忘聖明之載也。故學詩者。遠可以事君也。典觀群怨。以詩之大端言也。事父事君。以詩之大綱言也。得其大端大綱。然後可與言精餘。精餘如蠅之有精。餘如網之有目。指鳥獸草木之名。言名不可以枚舉。故但曰足以資多識而已。資多識者。博聞洽記也。

四書精義

論語陽貨

五

卷十七

入正士焉。中二句言倫理。學之爲孝子忠臣焉。末一句言精餘。學之爲博物君子焉。學詩之法。丁是爲盡。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章

爲猶學也。六經皆當學。而以三百篇爲之先。三百篇皆當學。而以二南爲之先。二南周南召南也。周南首關雎。至麟趾爲一篇。召南首鵲巢。至鵲巢爲一篇。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于修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于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詩意須如

此分析始明正牆面而立言身不知所以修。不知所以齊。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要。得。不得。一步不可行。要動轉。不得。即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也。書周官曰。不學而闇。孔子取譬本此。按詩。二南皆文王之化。分繫周召者。以周公嘗為政于國中。故以王者之風繫之。召公嘗宜布于諸侯。故以諸侯之風繫之。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禮云禮云章

敬者。禮之本也。玉帛。禮之末也。本以將其本。則為禮。將有表章意。如幣帛未將之將。和樂之本也。鐘鼓樂之末。

論語

論語

六

卷七

也。末以發其本。則為樂。發舒馮意。如英華發外之發。遂其敬與和之本。而專事玉帛鐘鼓之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言不可以為禮樂也。當時以玉帛云禮。以鐘鼓云樂。禮樂之本。禮儀如矣。夫子反覆擬議。使人深思而自得其也。五玉三帛。可云非禮乎。然直以此當禮。則先王之制。禮徒以其儀而已。試從禮源地制之意。一釋思焉。然與否。考鐘伐鼓。可云非樂乎。然直以此當樂。則先王之作樂。徒以其聲而已。試從樂源天作之意。一釋思焉。然與否。與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交者。能述述作之意。不可係玉帛鐘鼓進而求之乎。朱子以心言禮。

論語

論語

七

卷七

只是一箇敬。程子以事言禮。只是一箇序。敬形于事。為序。序本于心。為敬名異而實同也。朱子以心言樂。程子以事言樂。都是這一箇和。實同而名亦不異也。樂記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禮樂含畜多少義理。而序與和兩字。可以盡之。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椅倚也。以其為人所倚。故謂之椅。兩椅有上下正也。置上之椅于下。置下之椅于上。則不正。兩椅有左右正也。置左之椅于右。置右之椅于左。則不正。一不正。便無序。無序非禮也。無序便乖。乖便不和。不和非樂也。又如盜賊至為不道。不可以言禮樂也。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禮屬禮也。必相親順樂也。乃能為盜。不然。則不序不和。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由前言之。則兩椅處有禮樂。由後言之。則盜賊處有禮樂。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識得此理。反而求之。吾心有一念放肆乎。則不敬不敬。則非禮。反而求之。吾身有一事錯亂乎。則無序無序。則非禮。反而求之。吾心有一念悖戾乎。則不和。不和。則非樂。去其不敬。無序之非禮。則無體之禮在我矣。去其不和。之非樂。則無聲之樂在我矣。又何以玉帛鐘鼓為哉。或謂程子註甚不通。蓋亦不曾識故也。愚謂兩椅之說。

言形而下之器。則形而上之道也。識得易繫之說。便識
兩柄之說矣。盜賊禮樂之說。非謂盜賊不失乎禮樂。蓋
謂禮樂不遺乎盜賊耳。請以文成一事証之。文成一日
聞市中開而語。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
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呼弟子曰。聽之。夫夫也。詩詩謙
學也。弟子曰。語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謙
學。而何既學矣。焉語。曰。夫夫也。唯知實諸人不知。反求
諸己。故也。愚謂市市一流人。講天理。講心。恨不知禮樂
以其語于市。無序而和也。盜賊一流人。知序而有禮
知和而有樂。恨不講天理。不講心。以其禦人于國門之

四書講註

論語陽貨

六

卷七

外喪心而滅絕天理也。識得文成市中講學之說。便識
得程子盜賊禮樂之說矣。先漢禮儀。定于叔孫通。後漢
禮儀。定于曹褒。一代大典。乃出自二人之手。禮云。禮云。
曷其然哉。若夫樂云。樂云。求如叔孫通曹褒輩。不可得
矣。

色厲而內存章

厲威嚴也。強作色若凜不可犯者。存柔弱。蓋中情不可
對人言矣。小人細民市井草野之人也。穿穿壁。踰踰牆。
所謂鼠竊狗盜也。言其本無實修實行。而攘竊正人君
子之名。常畏敗露為人發覺也。心事曖昧。與穿竊之無

端盜人而常畏人知者。何以異。或曰。譬諸小人。指當時
之大人言也。最是。

鄉原德之賊也章

鄉者。鄙俗之意。言鄙陋而庸俗也。原與愿同。荀子愿德
註。讀作愿是也。按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慈矣。謂
在上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強慈也。鄉原。鄉人之
愿者也。以此句立案而下解之。蓋其同乎流俗。合乎污
世。不敢立異。以媚于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言非
士大夫公論也。忠信。誠實之德也。廉潔貞正之德也。夫
子以其似忠信非忠信。而人誤以為真忠信。群效尤之。

四書講註

論語陽貨

九

卷七

則反亂乎忠信。似廉潔非廉潔。而人誤以為真廉潔。群
效尤之。則反亂乎廉潔。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之。以為
德之賊。便是深惡。不是以為德之賊。而又深惡之也。詳
見孟子末篇。孟子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又
與狂狷提衡而論。知其誠偽真贋之不同也。謂孟子之
言為孔子此句註疏可矣。以鄉愿竊相位。胡廣也以鄉
愿竊天位。士莽也。至若馮道。尤鄉愿之尤者。不惟竊五
朝之位。併竊千秋之名矣。非朱子發其奸。其為德之賊
也。豈小哉。蒙引云。賊只解害字。非盜賊之賊。饒氏曰。上
章言益。益猶畏人之知。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說的

却好

道德而論說章

善言仁義禮知之言也。徒問之而不為。已有言不實。實體備于當身也。自棄其德。即仁義禮知四德。久耳出口。不反而求之于心。故隨得之隨失之也。

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也。畜之為言聚也。坤文言日學以聚之。聚者聚之反也。道德全說。則棄其德而無以聚之矣。然則輕浮淺露豈特不足與有為哉。併不足與有言矣。

鄒夫可與事君章

鄒夫可與事君章

鄒夫可與事君章

三

卷七

鄒夫庸惡陋劣之稱。庸。謂凡庸。惡。謂惡逆。陋。謂鄙陋。劣。謂劣。四字曲盡鄒夫醜態。但庸惡劣三字皆柔惡。專言惡。則剛惡也。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謂急而文省耳。一補之一解之。皆是也。一心聚富貴。真似少他不得。其未得之也。千方百計。曲為智實。以于進。其既得之也。千方百計。多為竊穴。以固寵威威。然計筭無已時也。小則吮痔。極言其諂媚卑污也。不必如鄒通而後稱吮痔。祇痔也大則弑父與君。極言其伎忍險諂也。不必如逆邵而後稱弑父如逆莽而後稱弑君也。只一患失之心。知有已而不知有君。知有家

而不知有國。遂流毒至此。士之品大槩有三。志于道德者。聖賢之徒也。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功名謂功業聲名。非如今人所謂高利顯仕也。唐虞事業如一點浮雲。遇太虛此殆庶幾焉。非顏曾程朱不足以當之。志于功名者。豪傑之士也。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殊視軒冕塵視金玉。此殆庶幾焉。如張子房立功漢室。稱帝者師而從赤松子遊。如王孝先以三元及第。而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殆其人也。志于富貴而已者。不知所謂道德。併不知所謂功名也。患得患失。則亦無所不至矣。志于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鄒夫可與事君章

鄒夫可與事君章

三

卷七

鄒姓。其字。許昌。其籍也。胡安國公入太學與同舍學問多得其容發。故官稱述其言而朱子錄之作外註。因為本其所自也。子瞻云。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誣德宗以再亂。是絕好証佐也。若楊素之右楊廣。張禹之右王氏。亦其類也。

古者民有三疾章

氣失其平。則陰陽失其和。故為疾。此以身之疾言也。或氣偏于剛。或偏于柔。則性失其正。亦謂之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疾不諱。而以好學為良劑。諸症霍然。

矣。否則日甚一日。不可救藥也。然昔之疾。惟恐其有今之疾。惟恐其無。世教衰而民不興行。撫今追昔。能無慨然。傷俗之益偷也。

有三疾。而必曰民爲不學者言也。是之亡而必曰或仍有不敢絕望之意。聖人立言斟酌如此。

狂者志氣太高。以古人自許。矍矍然不可一世也。肆謂不拘小節。只是小節日束縛他不住耳。蕩則踰禮義之大閑。敗名喪節矣。古者狂之疾。不于是乎亡乎。矜者持守太嚴。正自不苟且也。此矜而不爭之矜。不矜細行之矜。非矜誇之矜也。廉謂棱角峭厲。不可得而磨毀耳。忿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七

則凶狠戾。戾則乖張。相傾相軋。而至于爭矣。古者矜之疾。不于是亡乎。愚者暗昧不明。糊塗而眩惑也。直謂徑情直遂。適任本色。無所掩飾耳。詐則挾私妄作。機事機心。不可測識矣。古者愚之疾。不于是亡乎。

范氏曰。末俗滋僞。而賢者不如古。豈所謂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耶。至于今民之性。非有以異于古之民之性也。然古之性。蔽于真。今之性。蔽于假。古之性。蔽于正。今之性。蔽于邪。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力追古風。尙不能無望于今人。

惡紫之奪朱也章

發言之意。全在下一句。上兩句。喻言以起下耳。朱者。天地之正色也。紫色。間間固不可以奪正。然而兩者並陳。

紫較麗。麗朱。却被他壓倒矣。故曰奪朱。雅者。先王之聲也。鄭聲。邪邪固不可以亂正。然而兩者並奏。鄭殊淫。失雅。却被他混淆矣。故曰亂雅。樂利口。提給。隨機響應。無留難也。利于口者。不利于邦家。傾敗之禍。可立而待。此之惡。又非特服色聲音之失正已。孔子爲政三日而誅少正卯。的是此意。降至戰國。儀衍秦厲。章專以口舌取功名。禍人家國。漢興。蒯通猶踵此弊。一說而喪三僞。豈非聖言之明效大驗哉。正而勝者。理之常也。不正而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三

卷七

勝者。理之變也。安其常而不變。則天下之理得矣。無奈正而勝者。常少。如朱如雅。樂當勝而不勝也。不正而勝者。常多。如紫如鄭聲。不當勝而勝也。變而失其常理。聖人所以惡之也。是非賢不肖之分。國家所繫治亂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是非顛倒矣。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則賢不肖顛倒矣。此人君所當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也。苟悅而信之。是非任其顛倒。凡國家之行政。有非而無是。賢不肖任其顛倒。凡國家之用。人有不肖而無賢。覆也何有。

予欲無言章

顏會而外便以言語觀聖人故曰多也多以言語觀聖人如聖人雅言及問仁言仁問知言知之類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蓋天然自有之理實流行于動靜語默之間豈待言而著而學者不察不能以心省察以身體察也是以徒得其仁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仁之實徒得其詩之言書之言執禮之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詩言書言執禮之實遂使古今公共之天理終日流行于聖人而不流行于門弟子也故夫子發此子欲無言之歎以警之使其不以言語觀聖人而察夫天理流行之實也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仍是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雷

卷七

何爲莫知子之見耳
前而說聖人但曰天理流行之實此處說天理後加發見二字蓋聖人之道說流行則發見在其中天地之道不說發見則無以見其流行也故輔氏以百物生爲發見以四時行爲流行未嘗不是但天理發見于百物流行到百物上去天理流行于四時便發見到四時上去發見流行畢竟分開不得試以四時行言之天之運以氣或爲溫之氣或爲寒之氣或爲涼之氣或爲寒之氣莫不歸功于天而天未嘗指而言曰此何時也曰春

四書講註

論語 陽貨

雷

卷七

夏曰秋冬則人之述之耳試以百物生言之天之命以性或爲飛之性或爲潛之性或爲動之性或爲靜之性莫不歸德于天而天未嘗指而言曰此何物也曰人物曰山川則人述之耳聖人之喜怒哀樂皆中節聖人之四時行也聖人之子臣弟友皆盡道聖人之百物生也聖人之一動一靜天之一陰一陽一陽一陰也莫非妙道精義之發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也妙道合于至德體也精義極乎入神用也體之發渾然一天理也用之發渾然一天理也聖人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不待言而顯何以述之以述天者述之而已善述天者達太極太極生心則妙道精義在我而發見流行莫非天理之實矣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不喻者無曾子之雅亦未聞領會之語也終不喻者一時問答之終非終身之終也若終其身則固問性與天道矣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立乎其盡曉矣而猶以此爲門人患故曰子欲無言欲其盡曉也若顏子默識則便盡曉其他則不然故曰小子何述疑而問之未能然而識之也于是取譬于天以曉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有不盡曉者乎百物生焉有不盡曉者乎有耳共聞有目共見則可謂至明白矣而子貢實不盡曉也

志孔子之道自孟子而後唯二程子盡曉之二程而後唯朱子盡曉之盡曉程朱則盡曉孔子得朱不盡曉而以爲盡曉孔子吾不信也

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天之無隱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二三子之四時行百物生也學者詳之其庶乎有以發之矣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于孔子記雜記以爲恤辭之喪魯哀公使之也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非得罪孔子也必有不簡之行得罪名教今不可考矣故辭以疾不當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上

哀公問

見之義也而又歌瑟使知其非疾不輕絕之仁也仁義並行而不悖其所以警教之者至矣警教者警儆仰德所以教也

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肖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俱于聖人此舉見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期周年也按禮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宰我日期已久矣不學禮無以言也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宰我之意如此不知三年之喪禮之大者也期而從事于玉帛鐘鼓則本

心崩壞矣如禮樂何沒盡也升登也登諸塲也燎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以其色青象木也夏取棗杏之火以其色赤象火也季夏取桑柘之火以其色黃象土也秋取柞櫟之火以其色白象金也冬取槐檀之火以其色黑象水也亦一年而周也古人件件順天時因時改火所以救旱暵疾疫之疾亦贊化育之一端也後人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調萬物育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終而復始也將變以火言物變以穀言皆變合時物而言也喪至此可止言宜與天與時物俱變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上

哀公問

沒世不忘孝子之心也殺沒而懷恤怵之心豈與俱沒乎三年無改孝子之道也火改而懷恤怵之心豈與俱沒乎且也去歲舊義朝冬同火食今年新穀而粟火遂不養與吾親同傷如之何而謂喪可已乎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既塋疏食水飲期而小祥始食菜果此居喪之食也豈有食稻之理既殯食稻既葬以成布期而小祥雖冠緇緇要經不除此居喪之衣也豈有衣錦之理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食稻不忍衣錦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以爲商量之辭而不察其爲打動良心之辭也夫子承宰子之問

若曰女言期可已。則期之外。當食稻衣錦矣。予曰。安亦期期之外。以食稻衣錦為安也。

初曰。女安則為之。猶言。任你去。做絕之之辭也。絕之。則似手不足。遺矣。又援引君子。發其不忍食旨。不忍聞樂。不忍居處之端。以警其安于食稻衣錦之不察。而又曰。女安則為之。猶言。任你去。做。雖君子。可奈何哉。所以深責之也。深責之。則又不終絕之矣。左傳云。安忍無親。安則忍。忍則無親。故夫子反覆于安之一字。皆以警其忍而無親也。

春秋辭之重。語之複。必有大美惡存焉。女安則為之。

聖人不憚重。蓋見宰子為大惡。春秋所不容也。

夫子答宰子之問。極和平。却極峻。厲乎漠然全無悔罪。

謝過之意。故既出之後。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此

與樊遲出。繼其終。不喻求老農老圃而學焉。正同。而蒙

引。不以為然。深責其本面斥之。是就源頭處喚醒他。蓋

近者無不愛。愛莫先于愛親。不仁則不愛。不愛則忍。然

于其親。轉瞬而忘之也。以薄為道。職此之弊耳。此理絕

好。而蒙引不以為然。夫四書大全而後。有功子集註者。

當以蒙引為第一。不知何故。于此篇之中。數有異議。一

則曰。不可曉。再則曰。不可曉。而不自知其不可曉也。且

謂集註十分確當。但肯之而別作解。非支離則穿鑿。試

驗諸家之說。百不失一。不謂文莊亦偶蹈此弊也。愚惜之。故詳言之。

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于親而喪必三年者。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也有三年之懷。故有三年之喪。先王制禮。亦適相稱耳。記曰。子游子張。終喪而見夫子。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然則遊聖人之門。未有不行三年之喪者也。幸我豈頓忘之乎。使之聞之。使及門者傳而聞之也。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此是第三層說話。第一層欲

聖子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不忍即本心。而子

未之得也。第二層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不忍之

端。即本心之萌。而子未之得也。至此。又從不忍說來。而

以一句收煞。若曰。始不得。尚冀其終得也。不必能尚冀

其或能也。本心即前三不忍而統言之。不忍之心。仁之

端也。得仁之一端。而義禮知三端俱在其中矣。

克氏曰。喪雖止于三年。記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

畢也。然賢者之情。則無窮。記所謂若朝之過隙。然而遂

之。則是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致過。故必循

而就之。記所謂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度。使足以成文理。

則釋之也。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特以貴宰子之無恩。父子主恩。子如喪。是忘其三年懷抱之恩也。欲其縣期年以跋而及之于三年。與賢者之俯而就。同歸也。

按記。古今之所同。百王之所壹也。故曰通喪。末句尤痛。若曰夫非盡人之子。與難道出了。父母胞胎就會恁地長大不成。也會經過懷抱來。試想三年內。父母費了多少心。哭了多少苦。才有今日。宰子之問。非吾徒也。夫子命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雖然。夫子與宰子言三年之喪。

而三年之喪。迄于今不廢。正如夫子與顏子言。行夏之時。而夏時之行。迄于今不廢也。大禮萬世不易。未必非宰子此圖啓之。尚論者不以勿異相掩可耳。

朱子小註。糝糝數萬言。深責宰子之失。甚至以爲死其親。諸家或回護之。或則以爲文其過。而大註乃用尹氏之說。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則學者可知矣。宰我親學聖人之門。以是爲問。而不恥。不幾下愚之。不若乎。末却出脫一語。曰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強焉爾。雖字晦。恐當作諱。宰子三年之喪。欲以期易之。而不敢諱也。此說近忠厚。朱子錄之。亦忠厚之意也。蓋世衰道

微。三年之喪。亦故事耳。未有能行之者。年我實行。月之喪。與三年應故事者。有間而況。直供情實。又與匪情。餘詐者不同乎。然則罪從末戒。宜也。蒙引深非之。且以謂之。國內爲大惑。不知尹氏之說。直明宰我發問之意。故在國內。若後面范氏之說。是從聖人言外。說道理。故在國外。非謂尹氏之說。優于范氏也。虛齋先生誤認朱子內外註意。譬如腹中積成一大癰。存疑漫說。集說諸公皆爲其所傳染也。一物不格。流弊至此。愚不可以不辨。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章。

四書精註 論語 卷七

心虛而靈者也。用則虛。不川則實用之。則靈。不用則盡。孔子終日不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無非孜孜此方寸地耳。飽食終日。其口腹之人也。悠悠蕩蕩。置其心于閑曠無用之地。把光陰都負了。把虛靈之心。都真頑閉塞了。到底成箇甚事。難矣哉。言一切做不夫也。李氏曰。聖人非殺人博奕也。博奕誤用其心。豈有以此教人之理。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使其猛行而知所用心焉。則賢于博奕者遠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開口便有自負意。夫子却以義字點化他。尚義者降伏其勝心。而又危言以警惕之。其所以教之者至矣。以道理為主。用剛亦用柔。期合于宜焉。爾所謂浩然可以塞兩間也。子路好勇。未免以血氣用事。夫子恐其有能剛不能柔之失也。故以義救之。君子有權藉可恃。故倖理而為亂。小人無勢位可乘。故肆欲而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上面兩君子則以德言。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訕謗毀也。言肆口而無其實。室不通也。言閉塞而不開。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卷七

聖人

明稱人惡。善談而樂道之也。其心慘忍。無仁之意。其心刻薄。無厚之意。居下流。則甘心不肯。已為可惡。况訕上乎。上有二位。加于人也。德過于人也。下訕上。更不問其位與德矣。其意悖逆。無忠之心。其意傲慢。無敬之心。勇而無禮。則干名犯分。而為亂。果而室則冒昧顛倒。而妄作。觀下賜也之問。則知君子為夫子。故直曰。夫子惡之。勇強也。以血氣言。體以範圍之。則和平。何亂之有。果敢剛也。以質性言。學以磨礱之。則開通。何妄作之有。微伺察也。窺伺而竊察之。得入動止。亦自矜其知。以誇洩見情。為微以為知也。然其所欲。以毀陽為精神。以凌

錄為意氣。不孫以為勇也。攻發人陰私。畧無忌諱之意。

沽公正之名。而賣其直。計以為直也。故子貢惡之。

微以為知。即果敢而室也。不孫以為勇。即勇而無禮也。

計以為直。即稱惡而訕上也。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君子

心聖仁者也。疑若有愛而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有

是惡之心也。故問君子焉。以質其是非。君子有惡則已

之有惡是矣。君子無惡則已之有惡非矣。此一質也。君

子之與已惡同。則已之所惡是矣。君子之惡與已異。則

已之所惡非矣。此又一質也。及兩下並陳。若合符節。夫

然後是非較然矣。此見子貢之善問。亦見子貢之善學。

四書章句

論語陽貨

卷七

聖人

聖人也。

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合乎天理。當乎人心。如此所謂惟

仁者能惡人也。能惡人然後能愛人。惡其所當惡。則愛

其所當愛。可知。能惡人便是能愛人。惡而成其愛。則愛

而忘其惡可知。即謂仁者有愛而無惡亦可。

唯女子與小人章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非為惡之小人也。朱子曰。若為

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此極

善看書處。薛文清曰。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所謂莊以蒞之也。莊以蒞之。持已嚴而有禮。不近之也。

不近之則未有不遠焉者矣。近謂親昵而狎比之也。陶靖節送一僕于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所謂慈。以畜之也。慈以畜之。接物寬而有恩。不遠之也不遠之。則未有怨焉者矣。遠謂厭忽而疎斥之也。程公稱曰。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于犯義理。則不假也不近。亦不遠。豈有二者之患哉。君子之于臣妾。似專指在位者言。竊意朝廷之上。宦官宮妾尤為難養。自此以下。凡有使令者。皆可類推也。

年四十而見惡章

記四十曰強而仕。則德于是乎成矣。見惡于人。為工人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七

君子所不齒也。終止也。其終也已。與孟子終于此而已矣。意同。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易益之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學者及四十以前。大做風雷益工夫。未有不成就者。恐晚則無及矣。雖然。程子不云乎。不學則老。而衰學則志至而氣至焉。何衰之有。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詩。以自警。令國中無以耄棄我。伊川年七十有三。不以易傳示人。曰。精力未衰。尚冀有小進耳。晦翁易黃時。尚與門人訂大學誠意章。故曰。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聖人之言。特以警夫未四十者耳。非謂四十後便可自棄也。此意須知。

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想則曰。此一將。激學之弊。為天下其世公言之。正不必知其為誰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

卷七

四書翔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濂孫

顯祖 永祖 興祖

會孫

銓錄錄錄錄錄

金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微子去之章

記者因夫子三仁之言而先敘其事如此也微箕二國名孔安國以為微在圻內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子爵也微子嘗為紂卿士箕子比干則書所稱太師少師也微子帝乙長子與仲衍及紂皆同父生但微子與

四書翔註

論語 微子

一

卷十

衍之生母為妾紂之生母則為妻也帝乙欲立微子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徒知立子以嫡而不問其同父併不問其長與賢也亦可謂一言喪邦矣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謀于箕子箕子曰詔王子出迺又曰王子弗出我是顯隣于是去之以有宗祀益奉箕子之言也後人遂有抱祭器歸周及面縛銜璧之說夫武王未伐紂之先既抱祭器歸周矣武王伐紂又何面縛銜璧也不通之論不待辨而明或者以面縛銜璧為武庚則如泰王子嬰繫頸迎沛公之意庶幾近似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獨

四書翔註

論語 微子

二

卷十

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遜于荒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義始不可辭耳如此說則微子心迹始明可免于紛紛之口矣箕子比干俱以死諫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為奴耳其披髮佯狂而受辱亦時也勢也豈有心于苟全哉易曰利艱貞勝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蓋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其志固有矢天日泣鬼神者或者乃謂天畀九疇箕子之不死為傳道計最壞學者心術不幾藉反面者以口哉又謂朝鮮之封為屏諸四夷尤屬乖謬何其敢于非聖人也夫武王封微子于殷之故墟褒之也封箕子于朝鮮實以其罔為臣僕而邦之荒服之外亦不敢賓也可謂兩得其道矣如此說則箕子心迹始明可免于紛紛之口也若夫奴與死之後先亦有可得而言者箕子之諫紂惡未甚故只囚之且其時始為象箸而箕子已嘆其貽禍之無窮也則其先比干而諫可知比干之諫紂凶狠已甚故明知其為聖人而剖心以視七竅又不止于囚奴正士也觀比干之言曰君有過而不以爭百姓何辜其後箕子面諫可知然則微子逃亡而後箕子繼之以奴箕子佯狂而後比干繼之以死記者敘事之辭即實錄也史記罔

去者徵子之行也。奴者箕子之行也。死者比干之行也。三人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至誠者，真實無僞也。惻怛者，傷痛不忍也。傷痛不忍愛之理，真實無僞心之德，不啻乎愛之理，而以全其心之德，惟是至誠惻怛而已矣。夷齊求仁得仁，章訓仁字，則曰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至此訓仁字，則曰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蓋父命天倫，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尊父命，重天倫，則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此自然而然也。若三人所爲者，亦極難耳。同爲貴戚

四書功註 論語 徵子 三 卷末

之。卿而去。與。奴。嘒。奴。與。死。嘒。三人各相嘒也。然而愛祖宗。愛社稷。併愛。則其心一而已矣。故曰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如中庸于舜曰必得其名于武王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不失亦得也。而其所遇之時與勢則有異焉者矣。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各得其至誠惻怛之心也。所謂人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也可以告先王。然後可以告本心。故同謂之仁。或曰無遺憾則非也。宗國覆滅。千秋隱恨。麥秀之歌。三人有同心焉。安在其無遺恨也。

柳下惠爲士師章

四書功註

論語 微子

三

卷末

士師獄官論語兩見之。此章及孟氏使陽膚爲士師是也。自舜命皋陶汝作士士之名始于此。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此其出入乎反動關民命非大公無我者未易勝任而愉快也。柳下惠克稱厥職而人忌之故不容于時耳。黜退也。謂廢處于家也。三黜不去而其心全無怨尤之意故辭氣雍容如此無所屈于已無所拂于人也。可謂和矣。卽孟子所謂聖之和也。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乾文言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然則柳下惠亦庶幾乎此。于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也。必以其道必以其直道事人也不自失不枉道而事人也。

四書初註

論語

四

卷十八

齊景公待孔子章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景公待孔子。殺于季氏。降于孟氏。則禮之中也。孔子去之。事見世家。按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其所云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蹌之節。舉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猶曰不知而妄爲之辭耳。至于滑稽而不可爲法度。謂語則全是譏口。恐孔子用而已見。疎小人之尤者也。夫

晏嬰名卿。當功名之際。遂作如是行徑。以減倉之心。而所以蘇張之口。豈不貽笑天下後世哉。夫共君尊德樂道之志。而使春秋不獲見三代之隆。厥罪大矣。然景公之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與其臣如晏嬰等商量之辭。而孔子聞之。義不可一朝居矣。

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不過齊已以肥之。惟其所欲。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亦未必果為禮之至。然復更端而語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惑于晏子之說。甘心暴棄。而不足與有為矣。故孔子去之。蓋不繫于待之輕重也。以待之輕重為意。則世俗計利害之心耳。特以不用而去。始可謂真知孔子者。非程子見不反此。眾引以為統承上文。欲景公真以季氏之禮待之。誤矣。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五

卷八

齊人歸女樂章

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蓋由中都宰而司空。由司空而大司寇也。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于是許以正。則與國政三月而大治。齊人懼。將致迎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于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衣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語魯君受之。受之者魯君而從中主持使之必受者季桓子。

也曰。季桓子受之。此春秋誅意之法。亦以見魯國之無君也。無君安能用孔子哉。故託于膳俎不致以行。既不彰君相之過。又不以無名而苟去。極勇決極委曲極厚。非聖人不能也。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如此以荒耽女色而言也。簡賢以孔子柄政。而肆無忌憚言也。棄禮以三日不朝言也。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豈特不足有為哉。彼婦之出。可以出走。禍穰萌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易曰。介于石。不終屈。貞吉。介如石。焉寧。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惟孔子可以當之。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本

卷八

范氏曰。此一篇統一篇而言也。記仁人之出處。謂仁人記賢者之出處。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是也。折中以聖人之行。謂上章及此章也。可以仕則仕。可以行則行。與時推移而無可無不可。所以為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知行而不知仕。中庸之道不明矣。

楚狂接輿章

接輿楚人。姓陸。名通。接輿其字也。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夫子時將適楚。入其地。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過其車前。以下面孔子下知之也。或以為接孔

子之與而歌。誤矣。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以其治世生。亂世不生也。饒氏曰。騰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鸛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是也。接輿以鳳比孔子。而議其不能隱。為德衰也。豈知有見而無隱者。鳳有盛而無衰者。鳳之德耶。往者不可諫。言諫說之無及也。來者猶可追。言追而及之。挽回其往迹也。故曰及今尚可體去已止也。而語助辭助其語以成辭也。殆危也。言從政者之及于禍也。鳳不世出之瑞。以之為比。可謂知尊夫子矣。但接輿以絕人逃世為趣。孔子以胞民與物為趣。有緩急偏全之不同耳。忘世者其心緩。救世者其心急也。獨善者其意偏。兼善者其意全也。輔氏以為水炭黑白之不同。則非矣。水炭黑白。君子小人之分。非聖人狂士之分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出處之意。言以其出之意。喚醒其處之意也。接輿自以為是。自以處為是。而不以出為是也。故不欲聞而避之。惟恐不速耳。以彼其才。使聽孔子之言。而翻然改圖焉。當分七十子一席情也。無此識見。故亦無此福分耳。沮溺丈人。貧之徒皆然。

四書章句 論語 微子 七

同耳。忘世者其心緩。救世者其心急也。獨善者其意偏。兼善者其意全也。輔氏以為水炭黑白之不同。則非矣。水炭黑白。君子小人之分。非聖人狂士之分也。孔子下車。蓋欲告之出處之意。言以其出之意。喚醒其處之意也。接輿自以為是。自以處為是。而不以出為是也。故不欲聞而避之。惟恐不速耳。以彼其才。使聽孔子之言。而翻然改圖焉。當分七十子一席情也。無此識見。故亦無此福分耳。沮溺丈人。貧之徒皆然。

長沮桀溺章 接輿遇孔子。在孔子適楚之時。故以楚人稱之。沮溺丈

人遇孔子。在孔子反楚之時。故不復書楚。而知其俱為楚人也。楚之多才。亦于是乎見矣。耦並耕也。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耦耕。觀下面耦而不耦。則耦耕只是同力合作。意未必共為兩耦同隊也。津。濟渡處。未知渡處而冒昧以濟。其有幸乎。故使子路問之。庶不至于迷津也。以其執轡在車。故曰執輿。此本御者之事。因子路問津。故夫子暫代之。俟其反而投之轡。此長沮所以有執輿之問也。以孔某對。即知其為魯孔某。以魯孔某對。即知其為周流四方之魯孔某也。蓋夫子之名洋溢遠矣。數周流四方。自知津處。言無所事乎問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微子 八

長沮問孔子。桀溺在旁。必聞之。故不復問孔子。而問于路也。知子路為孔子之徒。即與于路言孔子之徒。蓋又言子路之不宜從孔子。消滑流而不反之意。所謂江河日下也。以猶與也。天下皆亂。將誰與變之言。無同心共濟之人也。而汝也。指子路言。僻人謂孔子。東西南北。既之此。又之彼。是辟此之人也。既之此。又之彼。是辟彼之人也。特世桀溺自謂。天下無一塊乾淨處。而飄然遠舉也。棲覆種也。布種後。以糞摩田。使土開處復合。故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以長沮意。同總之。不欲其渡也。惟然猶振然拂而不悅也。帶其不喻已意。如下所云云之

意也。鳥獸異體故異羣。斯人同體故同羣。若絕人逃世以爲深是同體而異羣。異體而同羣也。天下若已平治則我方共享太平之福。又何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如天下無父子君臣之道。故欲以有親有義之道易之。天下無兄弟夫婦朋友之道。故欲以有序有別有信之道易之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聖人之仁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也。程頤之言雖不同。而其窺見聖人之心則同也。彼沮溺輩有忘天下之心。必其無道而棄之。不仁甚矣。豈知聖人之心哉。

中庸

論語

子

卷

子路從而後章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也。盤也。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耳。按左傳晉厲公欲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菽麥殊形而易別。故以不辨爲無慧。痴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責其不事農業。就爲夫子責其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植其杖而芸。卽勤四體分五穀之事也。知丈人爲隱。君子非農者流。故竦然起敬也。蓋行行之氣質于焉變化而有得于聖門主敬之學。

中庸

論語

子

卷

丈人感子路之盡禮而有勤于心。于是止之宿。使風塵歇寧之身得安枕而卧也。雞黍之食以爲田家之滋味。不啻大烹之養也。二子之見以爲天性聚首不啻朋來之樂也。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如下所云云也。而丈人窺見子路之深意。必告其師而復來。爲必相諫之說。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使無從而物色之。亦接輿趨而避之之意也。子路承夫子反見之命。必有所授之意。以爲言及子路至其家。丈人不可得見。則所言者必其所授之意也。故曰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君臣之義尤重于長幼。長幼之節其所明也。君臣之義其所蔽也。因其明以曉其蔽。此身納約自牖之義也。倫序也。書所謂天叙也。人之大倫有五。合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言。然據身而亂大倫。只指君臣之義言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大倫。故也大倫切于身。余何以潔身廢之。廢大倫之身不可以爲身。全體受虧何潔焉。此句已完正意。以下則餘意也。謂之義則事必有可否。可否義也。身必有去就。去就義也。事之可身則就之。事之否身則去之。此義差毫釐謬千里不可苟也。君子無所苟。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如

沮溺丈人之輩亦非忘義以狗祿如富貴利達之徒也。蓋道者身之道而行之權則在君相君相不行其道身亦無如何也。義者君臣之義而行之宜則在身。身以仕為義則道雖不行而未嘗不明也。此道義合一之說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按朱子嘗為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于義甚通故附而存之。

范氏曰。隱者以絕物為高。故往而不返。耽烟霞之癖也。仕者以利己為通。故溺而不止。納陷阱之中也。不與鳥獸同羣。則宜正其情。以究極性命之理。與斯人為徒也。

論語

微子

士

卷六

而乃決之以雙富貴。此句出莊子。蓋天之命為性。性之發為情。情如水。宜有以隄防之。決則流溢而莫知底止。以富貴為性命。務厭足之而後已也。養者厭足之意。此二者一則泥于理。一則遂于欲。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而無過不及者為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栖栖道路。不潔身以亂倫也。而必以其正道。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忘義而徇祿也。所以或出用之則行。或處舍之則藏。而終不離于中庸之道也。賢知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焉。非其義。故非其道也。

黃勉齋曰。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輩人。饒氏以

為名言信哉

逸民章

逸。遺也。民者無位之稱。歷考諸人。非必皆無位也。然身雖有位。而心不繫于位。與無位等。故同稱逸民也。虞仲。卽仲雍。周太王次子。與其兄泰伯同棄荆蠻。以待季歷之立。傳位文王也。夷逸。朱張。不見經傳。按夷逸亦有一。言見于經傳者。朱張則無之。孔子論列亦未之及。蒙引曰。不可曉也。意記者以其行類六人。故子雖未及。而特附之耶。少連。東夷人。記稱知禮。故不得以其夷而外之也。蒙引以去周為不降。不辱。未是。愚意二句宜兼商

四書

論語

微子

士

卷六

則言夷逸之心。若曰。封不仁。非其君。武不義。亦非其君。故不降其志而事之。封不仁。則立封之朝者。惡人。武不義。則立武之朝者。亦惡人。故不辱身而立之。不事君。便不立朝。不降志。便不辱身。雖分貼而未嘗不合一也。柳下惠事見上。指三黜章言。三黜不去。降志辱身也。辭氣雍容。而不枉道之意。自見。言中倫也。必以其道而不丟父母之邦。行中慮也。以事言。則曰義理。言當然。而合其宜也。以心言。則曰意。言每事都有來歷。不是泛然。無謂行將去也。次第。秋然有條理也。合人心。言意義出。于一人之心。而實合乎人人同然之心也。慮思慮。卽書

慮善以動易研諸慮大學安而後能慮之慮也

少連事不可考按記下篇孔子曰少連大迎善始長三日不怠哀慟之切而能自力以致禮也三月不解讀懈也謂緩不脫絰帶也其悲哀聲之痛也三年愛心之感也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行中慮言豈有不中倫者乎言行如斯可以聚生平故曰而已矣非無他長之慮也

叔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夷逸云吾降則牛亭服卑以耕于野不忍被縗入廟而為犧此可以見其隱居放言也然隱居獨善不與流俗汚世為徒合乎道之

論語 微子 三 卷下

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自廢惟恐人之或知而見用于時合乎道之雅權者變而通之不失其正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句正謂無可無不可焉照故專引孟子之言更不贅一語也然則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其斯之謂與後人宜以擬漢高何謬也

謝氏曰七人或隱于山或隱于朝或隱于野或隱于國無非潔其身之意隱遯不汚則同也然有不降志有降志者有不辱身有辱身者有中倫中慮者有中情中權者其立心迥行則異也伯夷叔齊雖號萬乘天子不得

臣傲疑于乘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離羣矣乾文言曰

遜世无悶又曰非離羣也註意本此但二字正用二字反用耳以清之一體造其極而全體尚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非諸子所可及故曰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狂已則志亦未嘗降也雖辱身而不求合則亦未嘗辱也問其迹雖不屑去問其心實不屑就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言行皆根心而發者也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放則非法者多矣其能中倫乎然清而不汚立乎風塵之表權而適宜合乎中正之經與方外之士皆君臣之義

論語 微子 三 卷下

伯先王之教而賄飢其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莊子曰遊方之外而不可拘于禮法蓋指接與沮溺丈人輩言不可以為逸民也

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有可有不可也以隱為可則以仕為不可以仕為可則以隱為不可不可未能相通也唯孔子則無可無不可從心即為矩周身渾是易所以常適其可常適其可者凡事做到天然恰好處學記所謂當其可之謂時之可也是以異于逸民之徒也

揚雄曰觀乎聖人全也則賢人偏也觀其全可以知其偏也孟子謂夷之清惠之和亦必以之而時斷之所歸

子。聖人則見賢人也。集結援引諸家之言。或稱子或稱字。或稱氏。至揚雄則直以名呼之。此春秋之法也。然則子張問十世嘉易。融何以得稱氏。無乃非漢乎。愚謂若融者。正當以揚雄之列待之。

大師學適齊章

大師魯樂官之長。則諸樂官皆其屬也。先去而首倡之。可謂克長兼擊名。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侑勸也。言三飯者。諸侯之數。

視天子減其一。視大夫淨其一。也不言一飯。齊氏曰。豈

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法其一耶。起數以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五

卷八

亞其僭樂之舊。以明和音之價。即此理極好。予疑饒皆名也。

鼓。擊鼓者樂師曰鼓。擊鼓所出節樂音也。方叔名河。河內晉地。據據也。鼓如鼓而小。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據樂器。鼓與鼓。皆稱德音。謂齊樂之名也。武名也。漢中泰地。以太師始。以小師終。一長一佐也。首列大師而以三飯繼之。末列少師而以擊磐樂之。為其同大海。且連鼓。繼為三音也。樂記曰。右。擊磐。擊。美之音。以贊其和。本樞鼓。鼓而為擊者也。少師。擊。大師。相應。大師合三音。樂官稱適。適出也。凡所適皆謂因少

師合三音。樂官稱入。入者適而不出也。凡所入皆稱地。

前後照應。變換字字句句。條理井然。聖門文法之妙。如

此。讀者所宜留心也。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

者。海濱島也。魯仲連率五百人入海島。即此地。按史記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初習其曲。既而得其數。既而得

其為人。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黯然而黑。頤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

非文王其能為此也。入于皆賢人也。擇地而蹈。皆隱逸

也。記者之意。以附前章。以附前逸民章也。未必夫子之

言。夫子取其有關於魯之治亂而門人記之也。末章放

四書章句

論語微子

末

卷八

此謂周有八士章也。張子曰。周衰樂廢。廢者泯缺之意。夫子自衛反魯。一

治之治之者。正之也。其後伶人賤工。職樂之正。嚴孔子

正樂之功也。及魯益衰。樂下移于三桓。而僭妄用之。自

大師以下。皆知懼其黨。逆散之四方。不憚險阻。逾河蹈

海。以去亂。去三桓之亂也。聖人餓殍之功。言一時正樂

非有待于積久也。功及諸樂官如此。豈非過化存神之

一証乎。如有用我期月而可。其餘事耳。非虛語也。

周公謂魯公章

施作弛遺棄也。篤于親則不遺棄之矣。以用也。大臣非

其人則無以膺股肱之托而副具瞻之望。故去之而不
用在其位則得人矣。故尊禮之唯恐不厚。信任之唯恐
不專。不可不用也。大政請惡逆。如薄昭殺漢使者之類。
無大故則不棄。只是一意保全。勳戚意存疑云。有大故
則棄之矣。便不是語氣。無求備于一人。隨才器使。舍所
短而錄所長也。李氏曰。四者親親也。任賢也。敬故也。用
材也。皆君子之事。君子謂聖賢之徒也。忠厚之至。凡事
以刻薄爲戒也。周家以忠厚開國。自后稷時已然矣。周
公丕承家訓。故恪守二字。以遺子孫也。

胡氏曰。周公攝政。不得一日去王室。故命伯禽受封將

國。書訓詁 論語 微子 卷下

之國。以此辭。則戒之訓者。訓其如此。戒者。戒其或不如
此也。魯人哀公傳戶諺。詒祖宗之德于不衰。故久而不忘
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與國之喪。亦家之缺也。使
魯君世守之。而勿替。何至使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門人
敘次之意。固以此。

周有八士章

鄭立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未知孰是。蓋
一母四乳。皆雙生。而八子皆賢。古今希觀也。然不可考
矣。則亦以其伯仲叔季。重複命名。而知之。命名者必有
義存焉。以臆度之。達取通明之義。正謂云。迄疾也。取迅

速之義。或作宏濶說。非也。詩曰。突而弁兮。易曰。突如其
來。如言驟也。取應變之義。忽作倏忽之忽。則義與突同。
或曰。滅也。輕也。忘也。又曰。荒忽。秒忽。皆不好字。面而不
知義。果何取。按春秋鄭莊公之子。一曰突。一曰忽。似襲
此也。夜取幽靜之義。夏取盛長之義。隨取順適之義。弱
取良驥之義。

張子曰。記賢人之多也。善人不數種。而又深自韜晦。以
不偶于世。尙論家所謂傷今而思古也。

朱子曰。按此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

而品列之。稱贊指三仁逸民。品列指師摯八士。于接輿

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下車欲與之言。接引

接輿也。使子路問津焉。接引沮溺也。使子路反見之。接
引丈人也。皆哀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若在盛世。君

明臣良。師師而濟濟也。無所事乎。特表而稱贊之。而品
列之。併無所事乎。接引之矣。在陳之嘆。欲借及門于大

道。蓋亦如此。三仁各以一身任一代綱常之重。子無聞
然矣。其餘數君子者。蟬蛻塵埃。超然物外。亦皆一世之

高士也。若使得聞聖人中之道。以裁其所過。不離人
以爲高。而勉其所不及。能成物以見于用。則其所立。豈

止于此而已哉。出則伊呂。處則顏曾。雖周之盛時。何多

論語

洗

卷十八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嫁孫

顯宗永興
祀祖祀祖

曾孫錄全校

平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士見危致命章

易困之大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子張致命二字。本此致命。謂委致其命。委者。委而去之之委。猶言授命。卽所謂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也。見得思義一介不妄取也。念思敬。齋戒以致其精明之德也。喪思哀。悲痛以

四書明註

○論語子張

卷五

將其側怛之誠也。四者立身之大節。捐生喻義。守身
大節也。追遠送終。報本之大節也。一有不至。如毀死則
不仁。貪財則不義。慢神則幽有責。忘親則明有罪。故曰
餘無足觀也。土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言可以爲土也。
子張之病在已矣。二字不獨失之太快。且說殺了再不
求長進。豈非執德不弘乎。朱子直曰。庶乎其可。然後可
以救子張之偏。而無蔽。蓋集註于聖人之言。發明務期
于盡。賢人之言。發明務折其中。此非朱子不能也。蒙引
云。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俱是陰補子張言意太急處。
恐後之學者遂以此爲極致也。說的甚好。

勸德不弘章

執德以行言所謂德也。有所得而守之太狹。以一善自矜而不能兼有眾善。故其德孤也。信道以知言。所謂見道也。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漫無主持。恍惚不能。有諸已。故其道廢也。有這個人算不得有。無這個人算不得無。故曰不足為輕重也。其道不足尊。其德不足貴。猶言是個沒關係的人云爾。

子夏之門人章

可者與從而定交也。不可拒則峻而絕之。無乃已甚乎。故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

四書章句

論語

子張

二

卷九

高之弊以其兼收併納。泛濫而無所得也。異乎吾所聞。專指君子二句說。賢是有德業的人。尊者崇奉之。眾是尋常的人。答者涵育之。善是做的事。好嘉者獎許之。有鼓舞意。不能是做不來的。矜者降格之。有勉勵意。此斯人徒與之心也。下四句則子張意。專破子夏不可者拒之之說也。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大故即前章大放過逆也。如胡康侯于秦檜不能早見而預絕之未免比匪之傷。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如便辟善柔便佞之類是也。學者不可不察此。又朱子所以補子張之偏也。

雖小邁章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陽明以為虛無權謀御數之則非矣。是異道。非小道也。朱子曰。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于人。道之小者也。最為明確。泥則有望。礙故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衆技。從農圃醫卜而推言之也。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出莊子如耳能聽而不能視。目能視而不能聽。鼻口亦然。大抵效一官之用而已。就中皆有義理存焉。非無可觀也。然以之治天下國家則泥矣。故君子之學。一以貫之。無庸此瑣瑣焉也。

四書章句

論語

子張

三

卷九

日知其所未亡章

自有而之。無謂之亡。日亡無也。又日已之所未有。則知亡為有。無之無。非存亡之亡也。謂前言往行未幾見聞者也。下忘字。却讀忘。不讀無。謂本有者不使至于無也。始而體之于心。日知既而得之于身。日能二句。兼知行說。日有日。日工夫。月有月。月工夫。夫可謂好學而篤以加矣。故曰已矣。子所謂時習者。此也。古人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者。此也。尹氏先將末句好學二字提起來。然後日日新。解日知其所未亡。日不失。解月無亡。其所能也。日新者。日日精進而

才已不失者。月月保守而不失其故物也。
張子曰。每日須求多少進益。知所下。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爲徒爲道。又多談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閑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博學而篤志章

中庸曰。力行近乎仁。又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子夏專言學問。思而明辨在其中。只是四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于此。從事于博學。篤志切問。是思也。博學以擴充

讀書窮理章

子張

四

卷九

此心而加。其心專一。而不雜矣。切問以窮理。此心而思。務近焉。則其心純一。而無妄矣。故曰。心不妄。則心無一刻放下。則德性無一刻或懈。故曰。所存者熱。所存只是不外。熱字便透出仁來。夫仁亦在乎熱之而已矣。仁在其中。則力行在其中。未有不力行而可以爲仁者也。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爲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爲事。皆有益。其義精甚。後改。事皆有益。爲所存自熱字。字從心上說。最透仁字。其義益精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

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此引而不發也。愚謂學者。徒思不濟事。須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四件事。一齊做去。積之既久。久當自得之。徹上徹下。都在這裏。有不言而喻者矣。

又曰。學不博。則寡聞。見無以守其約。志不篤。則半上落。下無以力其行。博學而守約。篤志而力行。而又好問。問其在已者。而又善思。思其在已者。不求仁而仁在其中矣。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近思是在身心上。思歸身而推之。則親聽言動其類也。歸心而推之。則性情才氣其類也。

讀書窮理章

子張

五

卷九

也。推而極之。家國天下莫不皆然。蘇氏之言。正可發明子夏之意。但蘇氏于書無不讀。可謂博矣。而風雅戲謔。不可以言志。所問所思。專從文章討生活。不可不謂泛且遠也。大而無成。勞而無功。蘇氏自道。如之何其教人也。

百工居肆章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群百工而肄業也。致極。謂至其極也。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不能習而安焉。業不精。無以成其事也。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或誘于聲色貨利。或誘于富貴功名。志不篤。無以致其道也。此朱子之說。

若子豈自知其變哉。在旁觀者遠看是一樣。近對是一樣。領其緒論又是一樣。故以爲有三變焉耳。如陽舒陰慘。各中其節。蓋流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三變合九德。謝氏但言其仁且知耳。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誠意毋自欺。信之本也。惻怛悲憫而不自已。信之施也。立信之本而施于人。人共信其誠意。惻怛然後可以謂之信也。屬猶病也。以爲好興作之役而妨農廢業也。諄諄誨也。以爲翹君父之過而賣直沽名也。事上使下皆

四書章句

論語

子張

七

卷九

必誠意交孚。謂上之誠意孚于下。下之誠意孚于上也。而後可以有爲。如使下則可以有爲于下。子庶民而百姓。勸易之兌。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如使上則可以有爲于上。苦口逆耳而不以爲嫌。易所謂沒恒之凶。始求深者庶乎可以免也。昔張乖崖爲政于蜀。問李敗日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信。民如此而况于君乎。雖然在己者。可必在人者。不可必。必待上下信而後有爲。或過不得不勞。不得不諫之事。將諫之不爲乎。大抵只無欺心。只無謗心。

而以誠意行之。亦就是先事。臨事之信。試畧舉一二言之。如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子產殖田疇。誨子弟。未嘗不勞民也。及三年而後信之。至子諫君者。如羅倫之彈李賢。吳中行。之彈張居正。楊繼盛之彈嚴嵩。其諫章或有關於綱常。或有裨于社稷。固不得以其未信而過爲規避也。然則未事君未臨民之先。固當如子夏之言。致知誠意。早求所以交孚之道。若當事時。又不可執一而論矣。

大德不踰閑章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大節如君臣父子諸大倫。小

四書章句

論語

子張

八

卷九

節則一動一靜一語一默之屬也。閑闕也。所以止物之出入。大德曰踰閑。言出入不得也。人能踰閑。先立乎其大者。如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之類。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少有走作。亦無害言。無害于大德也。雖然以此意用人。或可以此意律已。則不可。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曰畢公慤德。克勤小物。日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則小德亦烏得而出入哉。吳氏曰子夏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是也。歷考古人或制行清謹。夙負時望。而太節不免瓦裂者。蓋亦多矣。則又不若子夏之言之爲愈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路議子夏弟子于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蓋酒掃應進退正威儀容節所著見也。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齊治均平。胥于是乎出之。則無有殊使人不可解也。子游之意蓋以小學為未大學為本。不知小學大學分先後則可。分本末則不可也。有聲而無言曰噫。過謂失言也。倦如誨人不倦之倦。謂厭怠也。區猶類也。謂有教無類之類。言君子之道非以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不倦。非以精義入神為後而倦焉。不傳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或才分有高低。或工力有厚薄也。如草木之大小。或賦形于天而不可易。或待力于人而不客齊。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工夫之生熟。而驟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行。見淺者強之深。將益滋其眩惑。生者強之熟。將倍增其艱難。則是誣之而已。誣者陷溺于迷途也。君子之道。語上語下各因其材。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所謂合下始終具備。不是自始徹到終也。惟聖人即下學即上達者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如坐如立之不可踰越也。先傳以小者近者。使之習而安焉。後教以遠者大者。使之神而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九

卷十九

明之非先傳以近小後不教以遠大止于酒掃應對進退而已也。

又曰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朱子曰酒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繇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故曰其要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即以此為形而上者也。此程子之意。惟朱子為能言之。不容贊一辭也。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十

卷十九

愚謂此一條要尋謹獨二字。謹獨則酒掃應對便是。直上者不謹獨則酒掃應對只是形而下者。蓋酒掃應對收斂身心所以敬也。非謹獨則不能敬。故其要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非以酒掃應對為粗而精義入神為精也。從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是一理。言二者之理一般也。雖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所以然即精義入神也。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然朱子曰或問

致乎哀而止章

治喪之家徒尚文飾而哀戚之心亡矣。極其哀則尚
在此而不在彼。所以教也。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記曰
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楊
氏以此爲子游之意良是。按而止二字又是子張其可
已矣。話頭都說煞了。朱子曰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異。細
微之弊謂其以哀爲主而小節目都不照管也。
按檀弓子游善喪禮恐非廢禮以爲哀者若作綴不誠
性亦好

吾友張也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三

卷九

子張行過高。故曰難能。少誠實之意。不可以爲心之德。
少惻怛之意。不可以爲愛之理。故曰未仁。

堂堂乎張也章

堂堂容貌之盛。言如堂之宏闊莊麗也。務外則弛于外。
自高則足于內。馳奮而自足。則無受善之益。故不可輔
而爲仁。無同善之量。故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
范氏曰仁內也。非外也。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
皆不與其爲仁。亦德業相勸之意也。剛毅木訥四者皆
內有餘而外不足。正與子張相反。知夫子近仁之說。而
反其平日之所爲。庶可以爲仁矣。

吾聞諸夫子章

致盡其極也。與致哀之致同。愛其親而哀之。此天理良
心發見最親切處。故曰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言其
之致而致也。情發于性。性無不善。故情無不真。于此正
可徵性善。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所云自盡。卽夫子所云
自致也。于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誠卽真情也。禮弓
云于吾母而不用吾情。尹氏文法本此。

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意事親莫大于死生之際。人之
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如此者。此聖人所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四

卷九

以點爲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金
人人能如此。則此言似乎無味。

吾聞諸夫子孟子莊子之孝也章

按孝經曾子曰敢問從父之令可謂孝與。子曰惡是何
言與。生前不以從令爲孝。則沒世可知。孟子莊子之孝易
貴乎不改也。以獻子爲之父。故曰親大學畜馬乘一章
與戴中夫子稱其加于人一等。則獻子有賢德而其
臣祖政亦可知。已所慮者喜新進而厭老成。作聰明而
易成。惡則不能用其臣守其政矣。莊子反是非事死如
生事亡如存者不能。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

此事之為難。朱子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賢父也。武子與莊子同朝。而收其臣與政。故有感而稱之。理或然也。陳白沙曰。宣王承厲王之烈。攻之而周室中興。紹聖沿熙豐之法。不改而宋祚北矣。此亦論孝者所當知。

孟氏使陽膚章

陽膚曾子弟子。必其與閭。忠恕之教者也。如此章所告。亦只是忠恕意。上失其道。失養之教之之道也。民散者。情義乖離。言乖反而離。呼也不相維繫。言各以其心為心。不能聯絡以歸于一也。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如簞薄。厚飲民不堪命。必類教之無素。如庠序學校廢棄不修。舉之類。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為饑寒流離所驅。則陷于不知。未識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何物也。迫于不得已。根使之無道。來陷于不知。根教之無素。求加得其訟獄之情。則哀矜而勿喜。哀者傷痛之於者。憫恤之。即舜教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之意也。

紂之不善章

水進高而就下。地形卑下。為凡四方之水。同歸到此。處喻人有汗濁卑賤之質。則名之曰下流。凡天下之惡。同歸他身上去。故曰惡名所聚也。紂稱古今第一惡人。

論語子張

主

卷五

考其實亦未盡然。蓋自取之耳。子貢言此。欲人以紂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使惡名之來。辭却不得。亦從惡老崩之意。非為紂分疏。謂其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君子之過也章

君子之心。如日月。光明峻潔。無一不可對人言者。故其過也。亦如日月之食焉。一時似有缺陷。不崇朝而明照萬里。蓋其本體然也。下兩句。指君子說。故曰。過曰更若。作日月說。則當日食。曰復矣。人皆見之。以其無掩覆也。人皆仰之。以其無虧損也。若小人于其過而文之。則鬼

論語子張

卷五

主

卷五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章

衛大夫之問。與太宰意同。以仲尼無不知無不能。是從誰學來的。意其有常師也。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蒙引云。謨訓見于言語者。功烈見于事為者。禮樂文章。見于政治者。如此解文武之道。便見不是論道之全體。看書須看是甚樣人說。甚樣時話。又看是為甚樣事說。若只說一造字便要說到二帝三王之經天緯地處。則又何用坐古人名字說話。如此說極好。可謂

得集註之意。新安所云。列聖道統。傳在文武。文武道統。傳在孔子。者。信非本指也。文武之道。未墜落于地。便是。在人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人即下賢不賢之人也。賢者讀書學道之人。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如老聃。其與鄉子師裏之屬是也。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記其小節目。從聞見來。如太廟。航史之屬也。或記其大。或記其小。皆文武之道所流行而著見也。仲尼見賢者學其大。見不賢者學其小。無不學則無不師。亦何常之有哉。蓋孔子天下萬世之師。非一時之人所得而師之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七

卷十九

魯大夫州仇之惡。又甚于公伯寮矣。按子貢晚年見用。于魯。懼吳之強大。曉太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諂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于仲尼者也。

稱卑室淺。可一望而知也。喻才美易見。七八日例。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原是地步。限住他了。言精高而宮廣。喻聖人道大難知。此夫子指武叔言。武叔不得其門而入。原未曾望見宗廟百官。但據室家之好。便敢揚言于朝云云。固其宜也。何足怪哉。

羅文毅記安慶府樞星門云。此聖人之門也。上帝命之。

聖人立之。天下古今之人。歸之以太極為棟。以陰陽為闕。開以五行為往來。以六合為垣宇。以誠為根。以敬為鑰。以禮為關。以勇為衛。以知為先。入此門也。然後為大成。其行天下之大道。其立天下之正位。其居天下之廣居。升其堂。其廣無外。入其室。其密無內。又云。顏子入之。而嘆其高。曾子入之。而美其富。淵子思孟子入之。而極其高明。廣大。故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其所見者大也。自是以來。漢儒以訓詁為門。魏晉齊梁以老佛之虛無寂滅為門。唐儒以文辭為門。昌黎韓愈欲入其門。而不以其道。孟氏而後入其門者。宋之

四書章句

論語子張

文

卷十九

諸子可數矣。或吟弄其光霽。或品題其風光。或洞其堂奧。或塗墍其垣牆。嗚呼。得其門者或寡矣。以訓詁為門者。宋之區而已。如此議論。大為孔門生色。可與端木氏再稱善為說辭。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始也抑揚失平。猶或以目昧原之。茲則益肆其不理之口矣。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此。無以為猶言其無用為此。斥其不必也。楊雄曰。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山其踰丘陵者乎。若夫日月行天。其高

無上就。得而喻之。孔子于人無一不在曲成之中。猶日月于人無一不在照臨之中也。孔子不絕人而人自以毀謗絕之多與。祇同道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不自知其分量而強欲黜污日月。其能為日月之玷乎。吾見其峻極于天也。已日月對丘。說始終是說。高不。是說。明要知。

陳子禽謂子貢

論語子貢

五

卷

子貢論內教之言。勉量耳。非謙也。以為恭教推遷其師。其猶武叔之見也。天。

君子指發言者說。向來或指聽言者說。善謬。人之知。惡聞乎一言之善否。言可不謹乎。此子貢所以責之也。宮者高矣。進而擬之。日月高矣。進而擬之。天每進。彌高也。階梯也。所憑以升高者也。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者。錄善信美而進之。規模宏遠也。可以人力為也。化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非可以人力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人非恒達則無以生。之植其生。如扶小者而使之。

起也。道路也。緩者。撫綏而安全之。進乎立矣。求歸附。鳴向風。書所謂欽時五福用敷錫。庶民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也。動謂鼓舞之。鼓動而振作之。有躍乎起。舞意進乎道矣。如書所謂於變時雍。所謂得予從欲以。治惟動不慮。侯志也。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以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其應也如響。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于斯也。樂謂莫不尊親。歌功誦德于無疆也。哀則如。喪考妣。思所以報罔極之恩也。程子曰。此言聖人過化。存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神化之化。與大而化之。化。不同。大而化之以盛德之妙于身者言。所過者化。以盛。

四書精註 論語子張

三

卷

德之被于物者言也。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極其高遠也。蓋幾幾乎大賢以上矣。在孔子為古今第一人在子貢亦古今第一識議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政無所動。兼四句說。捷于桴鼓影響。謂鼓應桴。影應形。響應聲也。人雖見其變化。見其斯立。斯行。斯來。斯和也。而莫窺其所。以變化。莫能窺其所以立之道之緩之動之也。易稱。道變化。註云。自無而有。有曰變。自有而之無曰化也。蓋不離于大而化之之聖。而有不可知之神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難以思勉及。夫子如之何。其可思勉及也。

四書刻註

前賢云。

包蒙吉輯

男用派孫

興承繼顯
祖祖祖祖

曾孫 今校

平湖陸龍其稊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夷日杏雨舜章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蒙引曰：未便卽位也。歷引書辭，確有証據。愚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此時天之曆數已在舜躬矣。二十八載之間，齊七政，編羣祀，親四岳，舉牧，巡狩，封山，禪

四書朝註

論語 堯曰

卷一

謂。非。天。子。之。事。乎。若。日。帝。乃。祖。落。始。登。天。子。位。豈。天。之。盾。數。至。此。如。在。躬。乎。其。言。雖。辯。未。免。多。事。也。

天下大器也。以天下與人。大事也。不爲喜幸之語。先問嗟嘆之聲。聖人之存心四海如此也。曆數帝王相傳之次第。卽所謂正統也。猶歲有四時。而氣以徵其候。節以徵其令。先後不得而易也。邵康節曰。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此歲時氣節之說也。但五霸則問位非正統耳。在爾躬言歷代相傳次第到你身上了。道大投艱。天祚于是乎始矣。然天

倚所付託者爾躬。天心所責望者亦爾躬。爾之躬固有
 天所降之中焉。中者無過不及之名。須把柄在手而後
 環應無窮。信能執之。事事物物莫不有治。好道理在是
 四海所倚以爲命者也。否則爾躬無以底四海。卽無以
 膺曆數矣。豈能享有天祿乎。戒之之辭。仍是咨之之意。
 也。後王動輒以吉祥可喜爲辭。若曰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則其所大諱也。然堯命舜却不以爲諱。厥後國祚之
 永。越數千百年不絕。乃知凶其辭者適所以迪吉耳。易
 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子繫之辭曰危者安其位者
 也。亡者保其存者也。正是此理。

四書翊註

論語

—

卷五

按書堯命舜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未有他辭也孔門所記天之曆數一節在書皆舜命禹之辭在語則以爲堯命舜之辭也此一節既屬堯命舜之辭故次節但曰舜亦以命禹而已言舜後遜位于禹亦以此辭命之也今見于禹書大禹謨比此加詳則以堯命舜四句外前後尚有數十句也舉其最要者言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爲允執厥中張本今人所稱虞廷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者蓋道心中也人心則不中矣惟精精此中也惟一此中也此三者正是執中真切功夫今詳于大禹謨而畧于

此故集注特云此此加詳後學者因其著而詳之也。此引乃曰不必用虞書全文恐誤亂了不可曉矣。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按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故曰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書文詳此簡大同意同小異辭異也按書稱王曰此以首節稱堯曰故言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初名天乙至為王改名履按檀弓云夏后氏尚黑命既革而仍用玄牡未變其禮此古人忠厚之意也簡閱也禁有罪書所謂滅德作威以敷庠于爾萬方百姓也不敢赦書有將天命明威五字在其上註但有罪而已既曰

四書期註 論語 堯曰 王 卷十

正帝之臣則為天下賢人可知南軒橫渠俱兼善惡觀未是簡在帝心統承上兩句說言討罪命德俱聽之帝而已不與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辭也味其辭直以天之心為心也又言君有罪或負疚在深宮之中或貶累在廟堂之上與民初無干涉是以簡身若不及也民有罪或從匪類或即滔淫有恒性而自失之有愾克經厥猷之后多矣君實為之又何辭焉夫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于責已之意君有罪非民所致見其薄于責入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直以萬方之躬為躬也簡在帝心專承帝臣不蔽說作簡拔之簡所謂非求元

聖與之戮力也此說亦通但與註未合萬方恐當兼臣民註專指民說似未盡

此以下述武王事資予也即取與之與周書武王篇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資于四海而萬姓悅服言博施濟眾也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與書不同蓋紂為通逃主惡人得志善人喪氣矣富之為此輩吐氣所以崇奉之亦所以表揚之也故再引詩序以明之詩周頌大封于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蓋本于此此或孔門別有所考如帝臣不蔽句書但曰爾有善朕弗敢蔽而已帝臣與善人是富句皆創出者亦不必盡以書傳解

四書期註 論語 堯曰 四 卷十

之也餘氏曰大資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又自加存疑亦如此說此理極好此周書泰誓之辭孔安國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即書所謂紂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誓師而言入事有必克之理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書傳云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而罪也註全不着解則知與罪在朕躬意同即武王所謂有罪無罪惟我在也堯以四海困窮為念湯以萬方有罪為念武以百姓有過為念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儒雖無帝王之責任不可無帝王之心賜一時之四

海。一。時。之。萬。方。一。時。之。百。姓。不。能。為。之。所。也。後。世。之。國。海。後。世。之。萬。方。後。世。之。百。姓。其。所。以。困。窮。而。有。難。有。遇。者。可。不。早。為。之。地。乎。噫。難。言。矣。

開。石。和。鈞。王。府。則。有。權。量。不。可。不。謹。也。謹。之。凡。在。官。在。民。莫。不。稟。一。王。之。令。焉。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法。度。不。可。不。審。也。審。之。凡。或。因。或。革。莫。不。揆。百。王。之。宜。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又。者。修。治。之。意。或。有。政。而。無。官。或。有。官。而。無。政。皆。廢。也。廢。官。必。修。缺。者。補。之。匪。人。則。易。之。也。三。者。大。綱。克。振。則。其。餘。可。次。第。舉。行。矣。與。滅。繼。絕。謂。封。黃。帝。之。後。于。術。封。堯。之。後。于。祝。封。舜。之。

附書明註
論語
堯曰
五
卷下

後。于。陳。封。夏。曰。禹。之。後。于。杞。封。宋。也。如。此。說。則。興。滅。繼。絕。只。是。一。件。事。看。來。作。兩。意。為。是。滅。國。者。先。世。有。功。德。而。其。國。為。人。所。滅。也。為。之。復。立。社。稷。曰。興。絕。世。者。國。統。如。故。而。子。孫。莫。之。承。襲。也。為。之。別。選。宗。吏。以。續。其。後。曰。繼。舉。逸。民。專。指。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事。說。未。廣。似。宜。推。開。說。言。山。林。隱。逸。之。士。莫。不。在。網。羅。之。中。也。三。者。皆。人。心。之。所。欲。遂。遂。其。欲。故。天。下。之。心。皆。翕。然。聚。于。朝。廷。之。上。也。

武。成。曰。重。民。五。教。唯。食。喪。祭。五。教。者。五。倫。之。教。也。三。者。又。為。五。教。之。本。故。聖。人。特。重。之。食。以。養。生。重。之。者。爵。產。

而。使。之。仰。事。俯。畜。有。資。也。喪。以。慎。終。重。之。者。終。天。之。恨。惟。此。為。大。事。也。祭。以。追。遠。重。之。者。感。發。其。林。惕。悽。愴。之。心。也。三。者。皆。所。以。重。民。命。而。厚。民。德。也。

武。王。以。下。數。節。皆。所。謂。反。商。之。政。政。德。舊。也。此。于。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歷。敘。帝。王。之。道。而。以。此。終。之。其。為。泛。言。何。疑。焉。帝。王。之。道。統。言。之。曰。中。析。言。之。曰。寬。曰。信。曰。敏。曰。公。寬。者。兼。容。併。包。有。地。育。天。涵。意。得。眾。者。為。眾。所。歸。附。也。信。者。至。誠。以。孚。之。如。四。時。之。不。可。易。民。任。者。民。共。倚。倚。之。也。敏。者。心。無。怠。荒。皇。躬。無。或。暇。逸。有。功。者。有。可。大。之。德。有。可。久。之。業。也。公。如。天。無。

附書明註
論語
堯曰
六
卷下

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說。者。中。心。誠。服。之。也。上。篇。以。夫。子。之。得。邦。家。終。此。篇。以。堯。舜。湯。武。之。得。邦。家。始。夫。子。未。得。邦。家。之。堯。舜。湯。武。堯。舜。湯。武。已。得。邦。家。之。夫。子。也。上。數。節。或。述。其。事。或。述。其。辭。此。則。約。畧。其。大。端。而。總。結。之。帝。王。之。治。統。在。是。聖。賢。之。道。統。亦。在。是。矣。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微。兼。精。妙。二。義。謂。義。之。精。理。之。妙。也。而。其。門。下。之。徒。傳。守。之。傳。謂。記。錄。守。謂。奉。行。以。明。其。師。法。今。傳。後。之。道。也。故。于。終。篇。且。載。堯。舜。禹。舜。各。禹。相。命。之。言。湯。武。師。如。子。小。子。一。節。之。辭。與。夫。施。

舜。各。禹。相。命。之。言。湯。武。師。如。子。小。子。一。節。之。辭。與。夫。施。

諸政事者。如周有大資。至所重民食。喪祭四節。以明聖學之所傳者。只是執中二字。一以貫之二十篇大旨。卽微言之大旨。亦可卽此而著明之也。孟子于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見知。開知相承之次。皆此意也。但孟子終篇言知知正。所以爲行論語終篇言行行正。所以行其知也。知行皆此道而已矣。

子張問於孔子章

尊者崇而奉之也。屏者除而去之也。惠而費則不美。故不費者惠之美也。餘倣此。

四時者天之利也。五穀者地之利也。四體者人之利也。

四書章句

論語

七

卷十

因時之利于天。因五穀之利。于地。因四體之利。于民。民之所利而利之也。澤被一世。何煩公家之一指。斯不亦惠而不費乎。以農隙使民。擇其可勞之時也。以佚道使民。擇其可勞之事也。小註惟喜康共。不常厥邑。二句出盤庚。惟喜康共。言勞民者與民共享其安也。此句在中篇。不常厥邑。言商先王不常居其邑。于今五遷其勞之有素也。此句在上篇。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出詩經。言周宣王能勞來遷定安集之也。皆勞而不怨之已。事也。欲仁得仁。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其愛之理。是行

四書章句

論語

八

卷十

政之實也。欲仁得仁。純是天理。非人欲。何貪之有。衆寡以人言。小大以事言。君子操人應事。一切無放縱。一切以敬爲主也。以敬爲主。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而體胖矣。斯不亦泰而不驕乎。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已。莊以持已。非以威加人而使之畏也。儼然人望而畏之。則是德威懾。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或其人凶悍。不率教。雖置之重典。無辭也。若平居未嘗教以禮義。至于違禮犯義。則從而誅之。殘酷不仁。故曰虐言殘傷。酷烈而怨其不忍之心也。告戒有素。然後可以觀厥成。若不寬其時日。限其課程。而立責其成功。卒遽無漸。故曰暴言。倉卒急遽而妄。微其次序也。不敬不戒。怠于從事。病在責人。明而責已。昏耳致期刻期也。言限定其期。而不容姑待也。賊者切害之意。猶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也。緩于前漠不爲意。而急于後取。辦目前也。以誤其民。以就開陷害其民。而必刑之。必加之刑。戮也。故曰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謂一般也。一般以物與人。早也是與。遲也是與。而于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吝吝也。刻也。刻也。猶俗云舍不得也。則是有司之事。有司爲上守財。新情留難。是其事也。若爲政者。子奪自已。而遷延不決。非其體矣。所與或多人。不惟不見

而且怨望惠之不以其時。故不懷之。言不感戴之也。願使人有功當封。謂封以爵邑也。刻印刑。訛缺也。然弗能予。言強忍堅忍。輕易不敢撒手也。卒以取敗。卒急冲公所擒也。亦其驗。亦出納之吝之驗也。此韓信所以謂為婦人之仁也。

尹氏曰。論語中問政如齊景公葉公康子。如仲弓子路子貢子張子夏。皆其人也。大抵答之亦各以其人。不為不多矣。然未有如此之備者也。備謂勸善懲惡之道。內聖外王之學。具于此見之也。故記者附于帝王之後。以繼其治。其稱五美。則寬信敏公之驗也。其稱四惡。則寬

信敏公之反也。夫子之為政。即帝王之為政。夫子為政之執中。即帝王為政之執中。尚論者合而觀之。則知孔子與帝王若合符節矣。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章
人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而况貴賤壽夭窮通得喪乎。知命者。知其有一定之運數。信其不可移易而安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而不能思義。何以為君子。其謙遜庸劣。其品地卑下。不足觀也。或以謂天命謂性之命。達矣。

禮記。戴記所謂經禮。而禮也。不知禮。謂不知其節文度。

數之詳也。耳目無所加。謂視聽惶惑。手足無所措。謂行顛倒。或以為克己復禮之禮。遠矣。

言之得。謂所言確然合理也。則其人向道義路上走。而為正人可知。言之失。謂所言肆然悖理也。則其人向利欲路上走。而為邪人可知。

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在語以

其言。知其人在易。以其人知其言。二義正可互發。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偶矣。一至命之事。一盡性之事。一窮理之事也。易先言窮理。而後及盡性至命。

四書章句
論語
卷十

終始以圖終。此先言至命而後及盡性窮理。終以進給也。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上論首章末以君子言。下論末章首以君子言。無非教人為君子。此一節之意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故學自知禮成性始。此二節之意也。知孔子之言。然後知其所以為聖人。知門人之言。然後知其所以為賢人。

此三節之意也。學者少而讀之。只是出口入耳而已。老而不不知一言為可用。程子所謂讀了後全無事者也。不獨手舞足蹈趣味。茫不理會。即得一兩句。亦不能輕易而玩忽之。不幾于侮聖言者乎。侮之是非之也。非

聖人者無法。故曰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我輩讀聖人書。宜為聖門功臣。而罪人自甘。能無愧乎。

四書

孟子

四書

前賢

包蒙吉

男再

永順

永順

永順

永順

後學

越際飛校訂

孟子見梁惠王章

聖學不明。人心陷溺。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罔不惟利之圖。孟子出而痛斥之。以仁義為對症之藥。其言用則需衛息。而王道興。其言不用。猶可轉喻。利小人為強。仁義之君子其功大矣。

四書

孟子

卷一

朱子曰。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義。今梁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故往。答其禮亦義也。在本國則須其見而見之。在與國則諸侯無越境之義。故如此。或曰。如此則見齊宜無訖矣。只以從權學孔子為是。竊謂學孔子則所如豈特齊魏乎。朱子之言是也。

梁王開口便露本家。曰亦將有者。以策士目之也。方今縱橫捭闔之徒。各挾其術以售於時。變既熾。然辱臨下邑。亦將如策士之有所挾持以舉乎。否則跋涉山川之

利之外亦有仁義在。盍反而求之而已矣。者以此便了。吾國事不待他求也。大全以五行五性發明二字。最爲詳盡。蓋仁者惻然慈愛。雖錙銖之利不忍取之人也。義者截然斷制。雖丘山之利不屑取之人也。兩者皆利之反也。

曰利。吾則不知有大夫士庶人矣。曰利。吾則不知有大夫之家士庶人之身矣。人之好利。誰不如我。上行下效。所固然耳。征不只訓取。如兵戈之戰鬪也。此句承上起下之辭。上下交征。利承上而國危矣。都在下面見得。禍至弑君。言起初上利下。究竟下害上也。二必字言此。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上

二

卷十

逼則利心益熾也。天子萬乘。諸侯取其千。諸侯千乘。大夫攻其百。以數計之。豈不甚多。苟忘却道。而逞逞焉。惟利是圖。則豁望之欲其可滿乎。千乘者勢必盡奪萬乘而後已。百乘者勢必盡奪千乘而後已。言利之害。遂至此。

危其國至于弑奪。遺親後君甚矣。若仁義則斷斷無此。仁者惻然及物。而路人其親。有是理乎。義者慨慷奉公。而膜外其君。有是理乎。孝所以作忠。不遺其親。則不後其君。可知忠所以報國。不後其君。則不危其國。可知舉國皆孝子忠臣。利莫大焉。非上有以倡之。而然乎。託補。

躬行仁義一舉。極是。上兩節觀之。利者害之媒也。仁義者利之媒也。故再用前語叮嚀一番。極有意味。

王立於沼上章

在諸臣媚子不識。臣教之義。必有以樂爲賢而逐其君。以縱欲者在。法家獨士不識。將順之義。必有以樂爲不賢而強其君以拂欲者矣。孟子不縱欲亦不拂欲。將順中實有匡救之妙。格心手段。此亦其一端也。此字統承所立所顧爲是。蒙引專指鴻鴈麋鹿。非也。玩亦字乎字。意賢君無淫於觀。無佚於遊。當不樂。故斷于心而飾辭以問也。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十

非以樂不樂。分賢不賢也。正以賢不賢。分樂不樂。賢者而後樂。此固有爲之先者矣。所以消受的起。不賢者雖有此不樂。辜負好光景了。如何假借的過。二句統括下意。且虛虛說實。講便犯手矣。

欲樂賢者之樂。莫如師文王文王之樂。見于詩。庶民攻之一句。結上兩句。見其以民力爲之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兩句。解上一句。言上愈欲緩之下。愈欲急之。安得不速成乎。臺下有囿。囿下有沼。囿沼中有麋鹿魚鼈。文王立而顧顧而樂之。萬物咸若。太和在囿沼間矣。文王以下釋詩之辭。古人二句又原其故而解之。臺沼之成。

皆小民拊据之力在不賢之君不知如何怨吝而反不勝其欣幸也。快于心而形于口。則有靈臺靈沼之謂靈者。若有神助也。剗向積仁之說鑿矣。文之民樂君之樂如此。蓋蘇文王先有以樂民之樂也。古人即指文王言。熙皞之風遐哉不可追矣。借樂者在君有靈池鳥獸之樂。在民有田里樹畜之樂。惠鮮懷保登一世于春臺。而後鳶飛魚躍景象。不徒在文之臺之圃之沼而在文之心也。賢者而後樂此。賢者而後能此也。

若夫不賢而能之乎。不賢者之不樂見于書。築以日自况。故民欲偕日而甘心焉。匹夫匹婦皆仇讐。欲一日立

四書章句

孟子

四

卷一

乎朝廷之上不可得。而况享有太平之奉哉。不賢者雖有此不樂。非不能樂也。不與民偕樂也。撫今之監而愈令人遐想乎古之人。

寡人之於國也章

爲國者欲盡其心。須以先王之心爲心。先王之心徵諸道。其經畫布置纖悉畢盡。所謂功奪造化而氣數不能災也。又烏用臨時補救爲。

後談盡心。便有度越鄰國意。移民則壯者跋涉而免啼號之苦。移粟則老者稚者安坐而忘流離展轉之悲。此猶曰根本重地也。無一人不盡心所固然也。至河東凶

亦如之。兩河亦子一視同仁。又無一處不盡心矣。在已則曰盡心。在鄰國則曰用心。見鄰國不惟不盡心。併亦無所用其心也。下字亦有低昂。心之用大致懸絕如此。起而視其民。宜乎有消長之分矣。然在彼未見分外消耗。在此未見分外繁殖。用心與不用心者同歸。豈天災流行。人力固無如之何耶。殊使人不可解矣。

舊說作金鼓之鼓亦是。但玩之字似于文理未當。蔡虛齋云。如孫武子傳。所謂于是鼓之。于是復鼓之者。一例是也。兩軍對壘。勝負攸分。棄甲曳兵。極摹其狼狽之狀也。或百步或五十步。亦約畧之辭耳。敗北同而距足之

四書章句

孟子

五

卷一

地偶不同。遂用爲笑柄可乎。知笑人而不知人之笑其笑亦惑矣。王如知此。則鄰國之政百步之走也。王之政五十步之走也。望民加多。是五十步之走果可以驕百步矣。無然也。

欲民加多。莫若行王道。試言之。入政先食。故王者恒以農事開國。惟是作託成易。無誤宵旦之勤。則家有餘粟矣。竭澤而不虞其易盡。雖造物無以贖其欲。必若古者網罟用四寸之日。而後所生浮于所殺。食之不盡矣。斬伐而不留爲可繼。雖造物無以給其求。必若古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而後所息浮於所消。用之不竭矣。極

民之情。不過生死兩端。而止。俯仰有賴。則無憾于生。安
厝有資。則無憾于死。雖一切法制未備。而經給參贊之
道。王者從此兆基矣。今而後。夫乃可次第舉行也。

宅非可耕之地。樹之桑。使地無遺利也。王者蠶事與農
事並重。故如此。夫然後五十者優游焉。煖衣以自適矣。
諸物瑣細。王者似不必經心。而一一有制。務令生息幾
于魚鼈之繁殖焉。夫然後七十者含鼓焉。飽食以自樂
矣。按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
此差異。未知誰是。百畝之田。受自一夫。而分給數口之
家。若失時。是失業也。故勿奪。或曰。勿奪與不違。何以異。
四書章句 孟子 梁惠上 六

曰。不違者。順其及時之心。勿奪者。清其害時之役也。在
五十七十者。享受豐美。其餘則只云無飢。不出閭門。而
教行矣。然教亦豈盡于是乎。庠序者。教學之地。是人才
風俗所繇出也。教條必嚴。不以具文故事相視。曰謹操
術。必正。不以異端邪說相參。亦曰謹。謹厥教者。教以五
倫也。于五倫中。又提出孝弟兩大端。可嚆告戒。不厭詳
微。然說也。別也。信也。固可從。孝弟中。推而廣之也。即天
下萬事萬物。無不可從。孝弟推而廣之也。須自不負戴
車。舉親運之一端耳。若以此該諸中之效。則非矣。言七
十則五十在其中。言七十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則

教在其中。老者安。少者懷。便是萬物咸若氣象。天下有
不愛戴而歸往之者。故註云。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
則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雖不可易。

今也。于王道漫不用心。而其政有日非者。在王者之世。
狗彘不失時。為人所食已耳。今反食人之食。而無以節
制之。死亡載道。穀粟回云盡。心然不知發倉庫以賑救
之。則所移者。特民間之粟。科派逼奪。初未嘗出所有以
共之也。人本生而我死之人。就死而我。又無以生之。揆
厥所歸。是誰之咎。而一則曰。河內凶。再則曰。河東凶。署
無反躬責己之意。是操刃以殺人。而藉之為口實也。王
四書章句 孟子 梁惠上 七

其曰。心易行。無憂。歸。雖茫不可知之數。則必自怨自艾。
某也。食人宜簡之。某也。人食宜驗之。王遊自。我舉行。而
天下之民。嚮嚮向風矣。鄰國之民。皆吾民。又何煩屑屑
焉。與之較多寡哉。
學者恒疑孟子直以王許齊梁之君。將置周天子于何
地。試細玩程註及諸儒之言。則了然矣。朱子曰。孔子尊
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
胡雲峯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
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
之改。不改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陳新安曰。不

心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讀者不可不勘。彼此意雖然。此為有天下之責者言也。若夫人臣事君。則不然。雖天命已改。人心已去。而所以竭力周旋者。則不容以此少懈。文天祥曰。人臣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為。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為。則天命也。此又學者所當知。

寡人願安承教章

四書精註

孟子 卷一

八

卷一

政所以生人也。而行者不察。往往至于殺人。故孟子教惠王。反覆告戒。務令除其政之所以殺人者。而人乃可得而生矣。或以為拔本塞源之論。信然。

聞上章之言。而欣然有動于心。故不禁其言之懇摯也。挺刃殺人。其所明也。故殺人其所蔽也。因明以通其蔽。而後知殺人之政。與挺刃同科矣。

其與物貴賤懸隔。今賤者肥而貴者瘠。以死。則奪此與彼。有餘然矣。率獸食人。則原情定罪。孟氏鐵案也。

此慘其辭以動之也。為民父母。則當保之如赤子矣。乃坐觀吞噬。顧名思義。能無愧厥職乎。可惡意常于言外見之。郭沫源曰。為民父母。行政六字。一氣讀。不如四字。

此危其辭以惕之也。作俑只是粧點造作。未嘗有殺人之心。亦未嘗真有殺人之事也。而仲尼有覆宗絕祀之戒。况枵腹待斃。我實為之。其何以自安。如之何者。欲其固仲尼之言。而悚然畏懼也。

晉國天下莫強章

四書精註

孟子 卷一

九

卷一

惡王之恥。不仁者之辱也。孟子之對仁者之榮也。仁者自強。以強其民。人人皆腹心。處處皆干城。除暴安民。端必賴之制勝。雪耻計無踰此者矣。子弟淪亡。疆宇割裂。以天下莫強之晉。一旦削弱至此。撫今追昔。憤乎有餘。中即天下莫強之者也。

王不待大難。百里可也。況堂堂千乘之國乎。開口便欲動的他起。行仁政意。且不必露方字。作纔足之意。為是以為方圓之方。則非矣。

承上節發明可王之實也。仁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省刑罰。好生之德。惟飲惟恤也。薄稅斂。惟正之供。緩議捐也。刑清賦簡。而民乃可盡力于南畝矣。農之力有餘。而後可以盡地之力。故耕稼澤田之功有餘。而後可以省農之力。故稱稱易。耑言壯者。為制挺。

張本也。暇雖耕耨之暇。亦有化日舒長。意修竭力之職。則爲孝。修克奉之誼。則爲弟。修其朴誠。以居心。修其長厚。以應物。則爲忠信。修有二義。修明之。使其理不昧。修治之。使其業不荒也。入事出事。卽就平日之所修者。而一一克踐之也。長上不指君。或專以分或商以年。事之者。以父兄之禮禮之也。在家則孝子。弟。在國則義士。忠臣。亦何必稱乃干比。乃戈厲。乃鋒刃。卽制挺以往。行見秦楚之甲兵。失其堅利矣。當時天下之大勢。在秦楚。秦楚可捷。則齊不待言矣。厥後陳勝吳廣之徒。竟以斬木揭竿起事。孟子之言。豈誣也哉。噫。此聖賢共畧也。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上

卷一

承上節發明可捷之故也。彼敵國嚴刑暴斂。使民日不暇給。而耕耨爲之廢業矣。父母兄弟妻子保聚不得。又何有于孝弟忠信之事哉。凍餓離散。其民如坐陷阱。墜深淵。義旗所指。不啻引手而出之泥中也。倒戈恐後。誰復與之爲難者。又引古語總結上文三章之意。而實其百里可王之言也。仁者之勢。天下所不敢敵。仁者之心。天下所不忍敵。也。古之人。豈非確乎有見于此。而爲之言乎。在王習聞功利富強之說。未免以此爲迂闊。而遠于事情。豈知考古証今。理固不爽。請無疑可也。蓋惟克果斷而後能濟。

死者之耻。不然如之何其可。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一見而知其無能爲。又何足與有言乎。因其言而據理。以答却。人人所可爲也。故曰。今天下之人。牧大都。皆襄王類耳。如有一人不襄王者。則久旱之時。雨降而萬物有起色。扼要全在不嗜殺三字。

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先儒以爲聖賢之分。然與容貌辭氣德之符也。其容鄙俚。其辭躁遽。則中之所知可知已。干戈擾攘。如螭唐如沸羹。其能有定乎。須是居中制馭。四海一統。天下一家。而後可。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上

士

卷一

然齊野分疆各有攸屬。如何能合一的。豈知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君以生物爲德。則天之子。而民之父母也。一家之親。一統之尊。所優爲耳。王又疑上統下須是不歸上。與則一不與則不一也。豈知天下盡好生惡死之人。那有不響應者。此句正意。全在下面。實講不得苗待命于天。猶民之待命于君也。天之旱暘酷烈之君。苗之播殖。惟悴之民。與雲致雨而苗怒生。喻布愷流膏之政也。苗如是。民胡不如是。人性皆善。未有不嗜殺人。何量人牧之薄也。曰。谷一己之慾。則流弊至此。率獸食人。爭地以戰。而殺人盈城。野此其証也。果能痛除積習。以

保釐撫字爲心。則天下之民如垂簷更生。豈有不耨。暮
瞻依之理。引領而望。有同情矣。望之切。則歸之亟。如江
河傾倒。沛然朝宗于海。誰能禦之。則誰能不與之也。一
德一心。天下自此定矣。蘇註最佳。

齊桓晉文之事

此章要于。心字。著眼。不忍者。心之德也。保民以致王。推
恩以保民。制產以推恩。莫不取給于一心。故孟子先以
是心。挑動之。而宣王一則曰。何心。再則曰。吾心。曰。我心。
反覆言。心終無以自解于心也。孟子曰。舉斯心。
度斯心。其所以發其心者。至矣。而又恐別有快心者。

孟子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一

以盡其心也。於是就王之太欲。反窮歷詰。而後漸及其
盡心者。以諫之。戒之。使之。索然意盡。則制產以推恩。推
恩以保民。保民以致王者。乃可得而詳陳之矣。自發政
施仁。以至終篇。其言不憚詳復。要之使斯民全其恒心。
而已。致君以心。澤民亦以心。此仲尼嫡傳也。齊桓晉文
先詐力後仁義。畢竟喪却此心。故其事不足傳。亦不足
道也。至其爲文。有開有闔。或操或縱。呼吸變化。各極其
妙。讀者當自得之也。雖然。試取哀公問政。章併讀之。則
淺深虛實。厚薄固自有辨。此又聖賢之分也。
齊桓晉文之事。戰國所喜談。而樂道之者也。宣王之問。

其以此自期乎。仲尼錄桓文之功。錄諸春秋。所以存君
臣之義也。若夫學術。則以詭遇養禽爲戒。故其徒守之
兢兢。罔敢出諸口。孟氏又安得而聞之。至于王道是仲
尼之徒津津道之。不置而私淑者。所習聞也。請以是陳
于前。可乎。嘗考衛鞅之說。孝公爲皇帝王而降之。期則
其君立見施爲。孟子之告宣王。黜霸而進之王。則其君
徒善之而終不能行也。此亦可以觀世變已。
於桓文則曰。事于王。則曰。德一字之閒。萬有軒輊。此其
識志亦不凡矣。保者。提攜護持之意。一德所格。其應如
響。齊桓失其正。晉文失其調。王者許能禦之。

孟子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一

不曰寡人。可以王。而曰。可以保民。謙言也。孟氏非輕許
可者。蓋確有證據。故以問之。臣者。負之君也。吾不忍其
殷。解一句。爲通篇辨難。張本。禮既不廢。而牛又免就死
地。此意只平平敘述。若十分着講。便犯手矣。及牽牛者
發難。遂以羊兩全之。必欲保全此牛。以遂不忍之心也。
傳聞之言。未審未據。以爲信否。
果如是。則偶然呈露之心。卽天地好生之德也。以之保
民有餘。以之致王。豈不足乎。只虛虛說漫說。到擴充處。
愛者人欲之私。不忍者天理之公。兩者相去遠矣。以百
姓之言。與已之見。比勘對說。正要王自察識耳。按史宋

真宗祀汾陰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尙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韓維讀寶訓至此奏言曰此特真宗小善耳推此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矣哲宗在宮監而避蟻程頤講書畢請曰有是乎上曰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二公皆本孟子之意以告其君者

王說百姓原有這班話說但寡人撫有一國豈遂吝鄙至是當日情事正如夫子云云也

孟子又說百姓這班話王莫要怪他物有大小其迹既在所可疑罪無彼此其情又均有可矜王其何以解于

百姓乎如此說來併王亦不自知其為何心故自問自辭不辭為百姓受過也我非愛其財或作自信就非也還是自疑言我若不是愛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百姓紛紛之口有自來矣語何異焉反覆難辨只恐要他察識奈孟子這班說他就隨着這班說孟子那班說他就隨着那班說隨口說話全無察識意思故下節明白開論着他豁然

百姓之言彼惡知之之也何傷乎本惻隱之心而委曲周折以全之殺鯨之既免就死地戮錫之禮又照舊舉行是巧于行仁也故曰術聖賢有時用術只是無

四書明註 孟子 梁惠上 卷一

私心有私心則近于機變矣牛羊之罪固無可擇而見不見則有分矣見者情所難已不見者權可暫行也蓋君子于禽獸有一體之懷焉見其生併見其死則愀然不樂聞其聲與食其肉則慘然傷心雖然有生須有殺有仁須有義若以好生為仁而諱言殺彼祭祀宴享禮之制自先王者庸可廢乎是以讀書知道之君子務遠庖厨不見死不聞聲要以全吾不忍之心焉已矣註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最宜玩大抵縱口腹之欲暴殄天物固不足言矣自佛氏慈悲以放生為教亦吾儒之舉人也

齊王有心孟子忖度之如券故引詩以贊美之也自我行之自我求之泄不解其故聞夫子之言而後惻然有動于心也威威者悲愴感傷觸起當日光景也賴夫子忖度得此心矣而此心合王之故乃未之有得故轉語之○諷而不情之語以決于王料王之必不許也在人則不許在已則躬自蹈之思及禽獸何以異于百鈞之舉秋毫之察功虧百好何以異于一羽之不舉與薪之不見也能其緩者難者而遂其切者易者豈人情乎孟子問而王不能答仍自答之故用然則二字轉下舉者以力勞見者以明勝保者以恩勝所予不同而斯于用則一

四書明註 孟子 梁惠上 卷一

也不用。則不爲吝惜而未肯自施。是偷安而未肯自振也。奈何以不能藉口哉。

形猶影象也。莫高者泰山之形。莫廣者北海之形。扶而超之。雖鳥獲無以勝其在此而自以爲能。則羣斥之矣。其曰不能宜也。枝之形。渺以小也。折之形。捷以易也。況奉長者之命。是孺子所優爲也。此而自以爲不能。則羣斥之矣。其誰信之一則困手足莫措之勢。一則憚聊舉一手之勞。兩者烏可同類而語哉。王試審其形之異。而反其類之同。亦爲之而已。誰曰未能。

此言用恩保民以見此心合王之實也用吾之思以保

四書綱註 孟子 卷一

吾之老。即用吾老之慮以保人之老。凡杖鄉材國材朝者。莫不見保矣。用吾之思保吾之幼。即用吾幼之思以保人之幼。凡壯丁弱丁未成丁者。莫不見保矣。官老幼則盡天下之人。言老老幼幼則盡天下之治。反手而厝諸安全之域。故曰可運于掌。黃氏曰。此處便當提出心字。非也。引詩始明白點出耳。寡妻以心刑。兄弟以心至。邦家以心御。然之盈。徑寸放之。彌六合。斯心也。然則老幼吾老幼以乃人之老幼者。豈非此心乎。因心而出之。則爲恩。心舉則恩推矣。推恩則老安少懷。無一處不沐浴膏澤者。故曰保四海。否則有身歟。國亡之禍。故曰不

以妻子一正一反極言恩之不可不推也。皆之人

著當時勸名垂後世。豈其有震世警俗之行哉。只是善推所爲。便了爲者用心之思。見諸行事也。善推道有斯而後有彼。有舉而後有加。君子先後緩急之序也。今王之不善推知。是倒行逆施。可不深恩而究其故乎。有合王之心。而無以過人。故反覆窮詰。使自反也。功不至百姓不行也。不行只是不知。故又從本源處提。一番天下未有不知輕重之人。亦未有無所藉而憑。慮以知輕重之人。則權居其先矣。天下未有不知長短之。亦未有無所藉而憑。慮以知長短之人。則度居其

四書綱註 孟子 卷一

若失心。爲萬物之靈。使然。然則無端形者。此其本凡也。若失心。爲萬物之靈。使然。然則無端形者。此其本凡也。平長短。決次。顛倒迷亂。則意有不可勝言者矣。豈僅與物之失權。度者等乎。王請度之。某也。輕某也。重如權之不失。矣。某也。長某也。短如度之不失。焉。蓋則功加百姓而禽獸亦漸沾恩矣。王之不度夫固有所蔽之也。日事于戈。與諸侯爲難。豈暇問心之權度哉。故又下一轉。與王作商量語。願所請。異與之言也。王之快者不在是。彼益有所甚快者。以顯其心也。是以

四書章句

孟子 梁惠上

六

卷一

逗出大欲二字來爲下面規戒動張本
笑而不言自慚其欲之大而未便出口也肥甘五者皆
所以盡此心然欲之流而非欲之源也孟子知王之大
欲不在是而必一一致問者欲窮流以溯源也皆字指
五者說不指諸臣說大欲四句相因不平說土地闢則
業廣而威立故可朝秦楚秦楚朝則列國奔趨恐後故
可蒞中國中國蒞則居重取輕無遠弗届故可撫四夷
若是甚與駭之也殆有甚焉危之也聖盡心力徒惹禍
災把齊王平日熱腸索然都盡然後可回頭也借鄒楚
做樣子他自曉然大小以諸侯之國勢言衆寡以士臣
官勇弱以兵甲言正應上三句小則寡弱大則衆強故
下面專言地之大小而衆寡強弱不待言矣舍却根牙
只在梢上盤算日益削弱了若向根本處培植起來枝
葉自然暢茂只如此說下面發政施仁即其本也
欲求一人之大欲宜遂天下之公欲發政者發保民之
政也施仁者施不忍之仁也開口曰使天下見海內之
地方千里者九莫不傾心輸志豈止有一之齊哉仕者
慕尊賢之仁政故欲立朝以行其學耕者慕薄斂之仁
政故欲耕野以肆其業商賈慕不廛之仁政故欲藏市
以遂所獲行旅慕不征之仁政故欲出途以利攸往天

四書章句

孟子 梁惠上

六

卷一

下之欲疾其君者慕弔民伐罪之仁政故欲赴愬以拯
塗炭憔悴之苦也其如是指五項人說同心歸附小者
大寡者衆弱者強那一個沮撓的他天下之公欲遂而
一人之大欲無不遂矣
言王則曰德言教則曰志用字極有領會但志字是主
腦還要自家振刷起來今也以惜自居而借明于人以
不能自居而借力于人故其語似欣然自任而曰嘗曰
試究非眞實下手也惜以資質暗劣言
此言不制產之害以起下文也恆產常業也卽下文田
宅樹畜之類恒心卽下文所謂善所謂禮義所謂孝弟
也貧身無策而尋繹守義尋尋爲善非佩服聖賢砥礪
學問者未易能也豈可聚斂之編氓乎此句輕特引起
下文耳民所知者惟有日用飲食饑寒切身則寡廉鮮
耻肆無忌憚矣放以狂逞言辭以偏蔽言邪以好惡言
多以誇張言無不爲已卽從上句見得壞法亂紀國有
常患無不爲則陷于罪陷于罪則執刑而隨其後抑思
誰實陷之又誰實刑之乎與掩其不知而取之者無以
異矣民之無罪而就死地視戴豚之牛更有甚焉者故
又援引仁人以感動其戚戚之心也仁人滿腔皆不忍
之心孜孜以施仁爲事豈有罔民之理

不制則民喪心喪心則君不得有其民矣是故明君
云云以其能惻恤曰仁人以其能權度曰明君古之大
過人而善推所為者也制產只虛說實事都在下面必
使二字該下四句俯仰裕濫四句中寓有大籌畫在
故曰必使驅而之善要以誘掖其恒心從之也輕則民
也而士行矣

今也制民之產只是虛文故事甚至借古人成法以行
其拾克之私所以俯仰無依豐凶交困也雖欲驅而之
善民將以為不情其誰從我世豈有奄奄待斃之人而
與之談禮說義者乎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上

三

卷一

王曰願輔吾志請嘗試之是欲行之也欲行之則盡行
明君之行乎前面本字指發政施仁說後面本字指制
產說註解極是

制產云何五十七十者衣帛食肉老其老也黎民之入
口無饑幼其幼也此身之恒產也謹其教而申以孝弟
之義則養身之產而漸及于心之產也教從發出平說
不得故註統以此節為制民之產之法產制而民有暇
日以治禮義驅而之善其從也輕矣所謂是心足王保
民而王莫之能禦者不信然哉即使桓文復生將稽首
歸命之不暇又何必與聞其事也

卷一終

四書初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藻孫

顯祖

承祖

曾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莊暴見孟子章

通章只是與民同樂一句同樂者好樂甚也好樂甚者
合獨于人推少于眾使之共樂其樂也共樂其樂則民
無吝嗟愁恨之聲有熙皞悅豫之色太和洋溢兩間又
何古何今何先生何世俗之異乎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一

卷二

好樂之說不及孟子而及暴者無所憚而狎之也暴以
為宜好則逢其惡以為不宜好則拂其欲故欲對而未
得其辭也豈知王之好特愚不甚耳甚則暢樂之情極
樂之量而齊國之治駸駸乎其近之矣只虛說不得指
出同樂及可王意

孟子開其端而未竟暴已置不復問矣若不明白說破
他日暴以孟子之言對幾何不以蕩心溺志為得計也
哉故見王復理前說也王忻于心故形于色自意世俗
之好未可使閔于賢也故避謝先王而甘以世俗自云
是謙辭亦是本情

孟子又以告莊子之言進。還是虛說。只要得欲動齊王。意古之樂。以平心宣化。今之樂。以導欲增悲。古今人豈相若哉。夫古今之所以不相若者。以聲容節度之閒也。若樂之情。期于歡鬯。而止有古今平樂之量。期于充滿。而止有古今平古之樂。能甚。今之樂。亦能甚也。按禮記。子夏與魏文侯論險力。辨古今之異。抑今以歸古。孟子與齊宣王論樂力。辨古今之同。援古以勉今。諒同而法異不同耳。

曰。好樂甚。既心動。曰。齊其庶幾。又生平所大欲也。夫是以欣然欲有聞也。獨之不若人也。人甚而獨未甚也。少

四書章句

孟子

梁惠下

二

卷二

之不若衆也。衆甚而少未甚也。夫人而知之矣。豈顧問哉。特設問以開導其同樂之心也。如是問。教他須如是應。權自我操也。孟子往往用此法。大略談鋒。

不知人之樂。甚于獨難言也。不知衆之樂。甚于少難言也。明乎人與衆之樂。而樂乃可得而言矣。

擬一己之欲。忽然置四境赤子于膜外。夫固有優游自如者矣。試一聞呼籲之聲。試一見愁苦之狀。無慘然傷心乎。未有人不樂而獨能樂者也。未有衆不樂而少能樂者。也不與民同樂之貽害如此也。因鼓樂而併及田獵。從王所甚好者言之也。

據一視之。然置四境赤子于意中。夫固有痾瘼切身者矣。試一聞其歡忭之聲。試一見其踴躍之狀。能無快心賞心乎。未有人樂而獨不樂者也。未有衆樂而少不樂者也。與民同樂之貽休如此也。無疾病者。合一世之和。爲一身之和。故二氣不能賊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今之樂。猶古之樂。而世俗媿美先王矣。王之王。尙待再計決哉。齊其庶幾非虛語也。樂經自秦火後。無傳矣。繇此篇推之。樂之爲言。樂猶禮之爲言。理也。自一心言。天理樂人欲。不樂自一世言。同體樂隔膜不樂。樂則樂。仁則樂也。子曰。人而不仁。如樂何。不

四書章句

孟子

梁惠下

三

卷二

雞一物。仁之體。正樂之體。不遺一物。仁之用。正樂之用。從事于克己之學。而禮在是。樂亦在是。矣。窮則不改其樂。達則與民同樂。竊以是爲樂。諸

文王之囿章

囿有公私。無小大。公則利民。囿雖大。亦小。私則病民。囿雖小。亦大。大與小。不繫地之廣狹。但繫君之仁暴而已。文王方百里起。而囿居三分之一。有餘。不經殊甚。昔漢武帝規上林苑。二三十里。羣臣共爭之。宋仁祖時。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豈有文王之囿反如是其大者乎。蘇子絳以

三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固名。張南軒以爲寬田所及而民以爲王之固。恐亦曲說。註云在三分有二之後。亦非也。且周有厲禁斧斤以時入山林。若君之固全無限制。即使草木暢茂鳥獸繁殖不踰時而盡矣。此于理俱難通。但孟子志在救民。故隨時君之問說出一段道理來。初不問其真與僞也。于傳有之。亦宜斟酌說。若曰傳者傳也。據古書所傳問固亦云然耳。

曰若是其大乎。欲借文王爲口實也。曰民猶以爲小。則文之固異于齊之固明矣。而宣王歸咎于民意以爲齊之固。視文之固差小。而齊之民視文之民則有大謬不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然者。豈知文之固非一人之固。而他人亦人大同之固也。樵者獵者任其所之。如取諸齊文之固。其名民之固其真也。以爲一人之固。誠大以爲億人兆人之固。則嗟乎小矣。何怪當時之民存乎見少也。

入國問禁。禮也。國中有四十里之園。庶幾追跡文王矣。而崇禽獸之命。處以極刑。芻蕘雉兔者。又誰敢望而入乎。以園爲阱。以麋鹿爲餌。百姓且重足而立。安得不稟稟畏大也。

交鄰國章

此章始終皆言交鄰之道。以仁交鄰。大國之道也。以智

交鄰小國之道也。以勇交鄰。又大小因時濟變之道也。三者皆所以安民。皆所以奉天也。剛與柔兼施。德與威併濟。是道也。古之人有行之者。非孟氏之臆說也。

交鄰國者。息爭講好。以玉帛從事也。鄰需道而後能交。道待人而後能有。故曰惟仁者惟智者也。仁乾道也。其于坤無所不覆。以大事小。存恤而安全之也。湯事葛。祭

祀是供。以己之仁。開其奉先之仁也。按詩肆不殄厥愍。亦不隕厥問。是太王事。孟子此章及貉稽章皆以爲文王事。必有所考。蓋厥愍不殄。則昆夷侮正之惡可見。厥問不隕。則文王包荒之仁亦可見也。智地也。其于乾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無所不承。以小事大。輪將而服役之也。太王事獯鬻。皮幣不已而犬馬。犬馬不已而珠玉。蓋所見有重于此者。故一切不違恤也。邪人以爲仁。孟子以爲智。其圖存之

智有足多者。何賤請臣請妾。幾于辱其身矣。然爲宗廟屈。爲社稷屈。君子憫焉。故亦以智歸之也。天下勢而已矣。大者勢在我而小是事不見勢而見理也。其中中心之悅豫有然也。名分所在。其理確不可易也。

兢兢焉守而勿失。常若有鑒觀者。非畏疆禦畏天也。樂天者。與天合德者也。合天之德。而天以下。皆在幘幘中矣。故曰保天下。畏天者。奉若天道。唯恐失墜。創不足而

守有餘故曰保其國上節及此節註解確甚宜熟玩引詩言畏天保國一証也而樂天者之保天下亦可類推矣天道福善禍淫故曰威

道理說的曲盡故嘆其言之大好勇則處大不能容小處小不能奉大此宣王引疾之意也

好勇非疾也好小勇則疾好大勇則全體豁然且可以療天下之疾故戒其小而勉其大也王請無好小勇在下四句見得王請大之在下三節見得項王暗啞叱咤千人自廢而淮陰以爲匹夫之勇其有見于此乎其叔父教之曰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烏在其爲萬人

四書通註

孟子 梁惠下

六

卷二

敵也

賦考諸詩文王怙冒之仁者也仁窮而不以勇濟之是襄好也迄今讀王赫斯怒一章強者寢謀弱者帖席天下仰天討焉文王之勇若此其大也天下之大勇萬有天下之大仁以大伐小仍是以大事小之心所激而發也一怒之功何可廢也

試考諸書武王養晦之智者也智窮而不以勇濟之是游亂也迄今讀天降下民一章上承帝心下荷民命天下奉天吏焉武王之勇若此其大也天下之大勇萬有天下之大智以小伐大仍是以小事大之心所延而出

也一怒之功何可沒也文王之怒因赫見武王之怒從耻來都要認的註云所引與今書文小異看來只是龍之四方一句以之字易殺字其解自是不同註云龍與之于四方謂以四方指子付之也輔氏兼直聰明說未確唯其龍之四方故討有罪安無罪其責不可得而辭矣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從源本處清楚也一人指紂說不妨橫行如滅德作威之類詳泰誓武王耻之耻其不足以助上帝而膺四方之龍也

今之天下非復武王之天下矣然今之民猶是文武之民也則今之王獨非可文可武之王乎不謂文一怒武

四書通註

孟子 梁惠下

七

卷二

一怒王遂煩再怒也志在除殘怒便安安便休初不留滯胸中故曰一怒今王亦怒文之怒則天下之心對矣今王亦怒武之怒則天下之志不敢越而行不敢橫矣怒者勇之發也安者勇之遺也王好勇民亦好安民恐不安故恐王不勇勇不好而上下痿痺不仁病痿不

知諸交發矣然則好勇者其却疾之良方乎奈何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說已便及人是滿其量說樂便及憂是原其情此其辭不煩而意已至矣又稱引景公晏子者何蓋景公晏子

世俗之君臣也。而能以先王相勉勵。豈非軌近之盛事乎。孟子不沒而詳述之。與人爲善之意切矣。若夫學術治術。則羞稱樂樂乎。其不可假也。

特地來見。自是致敬有禮。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錄尊賢之美書法也。亦有此樂。分明自矜曠典。疑賢者未必有此也。曰有。則亦以爲分內事耳。一字點過。隨說到人身上去。人不得而非其上。則賢者亦無以安其居矣。人有賢否。情無異同。不得則加上以不義之名。亦可念也。

不見德。便見怨分之所不得爲也。非也。雖然下之非。繇四書綱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上之非成之耳。樂所同也。與所獨也。雖實坐擁崇高之位。而隔膜視之。元后父母之謂何。其權有司。故其責有歸也。非謂上與下平分其咎也。

章旨通說樂而以愛併言。非同憂未可同樂也。因流連源兩平不得。田里樹畜民之樂也。樂民之樂。則所欲與聚矣。民亦樂其樂。則王風所鼓。歡欣相告。萬年之蒿呼也。饑寒流離民之憂也。憂民之憂。則所惡勿施矣。民亦憂其憂。則大義所在。奔趨恐後。一體之痛癢也。樂愛以天下所謂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也。所謂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也。註兼君民說。或專主樂民憂民二句。而以

下二句意屬然而亦非也。

與民同樂。無乃以爲太上不可及之事乎。即以齊先公言之。其君臣間亦有可述而誌焉者。春秋書觀魚于棠。觀非美事也。景公開口具見雄心。初非爲民事起見。但景仰先王。直思與之齊驅並駕。則其志趣過人遠矣。故晏子善之。

天子下觀諸侯。則有十二年巡狩之舉。巡所守者。巡其所守之土地人民而度讓行也。諸侯上觀天子。則有六年述職之舉。述所職者。述其所司之典章法度而功過見也。上二句述下二句解。要以言乎其有事也。非事而

四書綱註 孟子 梁惠下 卷二

慢遊則其志荒矣。先王之觀無有也。此句承上起下。春觀民耕。則有補不足之事。春者民事所始也。東作失時。則西域何望。故省其不足而補之。秋觀民歛。則有助不給之事。秋者民事所終也。倉箱告歉。則俯仰何依。故省其不給而助之。夏諺。穀內之諺。畢承上二句說。不遊不豫。則民無繇見德。遊豫之關係大矣。我以身之所及言曰遊。以心之所適言曰豫。以上之行惠言曰助。以下之沐恩言曰休。豫與遊相因。休與助相因。意同而義則異。非疊出也。無論立綱陳紀。足爲諸侯觀法。卽一遊豫而已然矣。遊豫爲諸侯度。則諸侯之遊豫。其所以助

民休民者亦可知已。此先王之觀。可以修而比焉者也。今之觀大非先王比矣。師行糧食罔不取給民間。民其能堪乎。困于供奉。而朝夕無資。疲于奔命。而息肩無日。繇是怨謗四起矣。嗚呼。怒于貌。胥譏怒于言。胥者。怨聲如出一口也。民乃作慝。作奸。究以謀上也。只云怨惡。恐與上句無別。天子衆建諸侯。以安民也。今若此。是逆天子之命而虐民矣。又言飲食者。推明饑者弗食之故也。曰。若流併勞者。弗息之故。亦在其中矣。在先王。但曰遊豫。云爾。在今。便有許多情弊出來。此豈獨爲民憂哉。直爲諸侯憂矣。憂其騷擾無已時也。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十

卷二

流者。滔蕩忘歸也。連者。接續罔閒也。荒者。廢棄光陰而不顧也。亡者。喪失事業而不理也。一一解釋。欲戒之以爲覆轍也。

先王畏天命。恤民岩。故無流連之樂。先王戒禽荒。惡旨酒。故無荒亡之行。君若行先王之行。則先王矣。君若行今之行。則今矣。是在審察以從事焉耳。

景公問晏子之言。而知修先王之行者。只是修民事。故悅也。大戒于國。申飭境內。使知吾君將有所施行。奉行唯謹也。出舍于郊。見向來宴安深宮。殊非君國子民之道。故註云。出舍自責。蓋便于省民。亦反躬罪己之意也。

于是始言曠典。前此未有也。興發者。舉發倉廩以振貸也。舊兼耕斂說。非世豈有一時兩省之理乎。或因補不足而直以爲省耕。亦非只合作想像語。若曰。春耶。秋耶。省耕耶。省斂耶。俱不可知。然而損上益下。其德意固已廣被民間矣。此一段。敘景公之行。晏子以先王之觀悅。景公而景公悅。景公以比先王之觀悅。晏子而晏子悅。可知已。君臣相悅。是宜被之管絃以傳此一段盛美也。故召司樂者而命之。此一句。述景公之言。舜之後。封于陳。自陳徵仲奔齊。而招在齊。故以康庶事。卓兆民者。上追虞廷之歌。曰。徵招角招。夫君悅臣。宜作宮招。臣悅君。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十一

卷二

宜作商招。乃舍宮商而獨于是乎。有取者。原其所重也。是樂至。宜王時猶存。故孟子得指而言之。此一句。述景公之樂。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止君之欲。是處其君於無過之地也。而已反過乎。故曰。何尤。此一句。從樂章中擇其切要者。而言之。畜君者。欲聖明其君。而不欲庸衆其君也。其一種忠愛至情。有可深念者。此一句。則孟子解詩之辭也。瞻景公能悅晏子之言。而修其行。以比于先王。觀宣王獨不能悅孟子之言。而修其行。以比于景公。觀獨何與。

人皆謂我致明堂章

此章以行王政為主。坐王者之堂。須行王者之政。行王者之政。須施王者之仁。仁者不殖貨善施之。雖好貨亦好仁也。仁者不殖色善施之。雖好色亦好仁也。王仁施而王政行。王政行而王業立。人謂我幾明堂。人以王者不復巡狩。故明堂議殷。豈知宣王素有大欲。未能忘情此明堂也。故以質諸孟子。語雖兩可。而意則有在也。殷諸稍斷。連讀便非。

周世明堂見于冬官。大小戴禮記及朱子之論。則其說當不誣也。黃葵舉深非之。其言亦明辨有理。但必以為享祀之所。而云未嘗朝諸侯出政令。則非也。昔者祭祀

四書翻註

孟子 梁惠下

三

卷二

宗祀文王于明堂以實上帝。原以義起。至于天王巡狩。所至四鎮。皆必告至于天。而祀其方之名山川。虞書所謂樂望秩于山川也。故周于四鎮祭所。即如明堂之制。為之既崇。望而朝見其方之諸侯。則亦何必另有所在。次舍乎。故孟子以為朝諸侯。布政令王者之堂也。王者之堂。宣王豈不知之。而心云云。所以歎動齊于使之。行王政也。王政即文王治岐之政。此處且虛虛說。不必如諸理。齊所稱陳詩納貢等也。王政行。則王者之堂。儼然坐鎮之矣。方將整飭之不暇。而又薄毀為王政。為明堂左券。故齊王欣然願舉其說也。文王以侯

四書翻註

孟子 梁惠下

三

卷二

封而王。且周之明堂實基之。故首及焉。岐有耕者。治以九一之政。做先代井田遺法也。岐有仕者。治以世祿之政。推先人功德以及于孫也。岐有關市。治以讓而不征之政。覺察維新。所究所以屏迹也。賦稅維寬。商旅所以傾心也。岐有澤梁。治以無禁之政。山林川澤。有厲禁者。禁其不以時取也。及其時。則恣所欲取矣。岐有罪人。治以不辜之政。罪及其身足矣。若及妻子。是濫刑也。豈王者之心乎。此句與世祿句可參看。在書則賞延于世。罰不及嗣之意。在春秋則善善長惡惡短之說也。老而無妻五句。見王制。但序之先後及天民字微不同耳。骨肉

孟子亦非真以公劉爲好貨也。但據詩乃我乃倉一句。便斷他好貨。然而居者有居者之貨。行者有行者之貨。皆從好貨一念推之也。王如好貨。自士農商賈以至鰥寡孤獨。無不遂其好貨之心者。則公劉復生而文之治。在是。文之業亦在是矣。

太王原非好色。孟子非真以太王爲好色也。但據詩爰及姜女一句。便斷他好色。然而在內有在內之色。在外有在外之色。皆從好色一念推之也。王如好色。自士農商賈以至鰥寡孤獨。無不遂其好色之心者。則太王復生而文之治在是。文之業亦在是矣。蘇氏文章之妙。自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兩

卷二

稱得力于孟子蓋無中生有如此類是也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

責人明而責己昏。天下通病也。故孟子于齊王先從明處開之。而昏者可以類悟。誰意其諱疾忌。醫寧減其身而無悟也哉。噫。

朋友居五倫之一。託妻寄子其分內也。奈何受若任息。若事轉盼遂成負心。手情斷義絕。王知所以處朋友矣。士師刑官也。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皆其屬也。今也肆情出入。而士師束手無策。不能業乎其官。卽不得立乎其位。罷而黜之。王知所以處

士師矣

若夫受命天子而撫有四境之內。不啻一家之託也。不啻一職之理也。四境之內不治。人物凋耗。風紀敗壞。不啻一家之凍餒也。不啻一職之廢弛也。原情引法。王豈無說而處此。使其反躬罪已。則必曰。不義之友。不忠之臣。責有攸歸矣。我實負重託。我實誣大治。其能以旁觀自諉耶。使其願安承教。則必曰。四境不治。予之幸。四境治予之休。若之何。可以轉不治而爲治也。夫子其明以教我乎。如是。則四境有起色矣。奈何耳。不欲聞。口不欲言。則心之不能受善也。審矣。尙安望哉。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五

卷二

所謂故國者章

此章以進賢爲主。賢者國之幹。而民之望也。進賢者。授其權于民。以謀國。而後民可親也。有親民。則有親臣。臣親斯以延于世。臣世斯以光于國。乃所謂故國也。喬木樹國之觀。瞻世臣樹國之聲。靈相故國者。當不以彼易此。世臣者。世世有奇勳。偉伐。銘鐘鼎。勒旗常者也。如史所稱伊陟。象賢。丁公。繼美。詩所稱召公。是似之類是也。若尹氏及仍叔之子。世官耳。豈世臣哉。親臣者。密邇左右。朝廷倚之爲緩急者也。如虞廷之股肱。周室之承弼。是也。若春秋所書。從五之屬。倖臣耳。豈親臣哉。置其臣

于膜外而進退不與聞無親臣可知已無親臣何以有世臣

王以爲今者不知其亡緣昔者不識其不才也果藏之則昔無冒進今豈有輕亡乎欲識其不才而舍之惟識其才而用之可矣進賢者識其權于衆則其識進事其審決而乃庶幾一當也殆如不得已云進之者尊之也不賢將以卑代之是賤卑于尊之上也故曰卑賤尊進之者威之也不賢將以疏代之是賤疏于威之上也故曰疏賤威國君其難其慎良有見乎此耳此註說也余

四書新註

孟子

梁惠下

文

卷二

意中開盡一轉直云進賢者以匹夫徒步之數而顯榮以草野疎遠之伍而遠列腹心不循資格度越著人此何等事苟或不才將差朝廷而誤社稷若之何曷言之也先聲亦有如此說者敢存之

國家用舍太半取信于左右諸大夫之口而國人不與焉爲國君者須痛除此風使貴緣無所售其奸愚警無所乘其隙而謀淑慝權進退一木之愚夫愚婦之心蓋左右之言得已諸大夫之言得已而國人之言必不得已也但智不足以操鑑聲或出于衆和固亦有之是以不得已而察不得已而見然而不得已而用之去之也

數然後字正傳如不得已之神始之以公議終之以獨斷則尊尊親親威稱職又何有卑賤疏賤之感乎有用則有舍故因賢而及不可統是進賢一件事

註因進退人才而及用刑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得私也極確李夷一王荆川諸公俱云借殺人以形容用賢見得用心于進賢當如用心于殺人一般牽合紐捏不通甚矣只要見得國人重言這般大事也須索合他商量秉三代正直之道操一國斧鉞之權則人之用非國君用之國人用之也人之去非國君去之國人去之也亦總括在此句內矣試以三代後用刑者畧言之

四書新註

孟子

梁惠下

文

卷二

蕭望之之殺左右殺之也吳錯之殺大夫殺之也豈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哉若楊國忠賈似道之殺始可云國人殺之矣然其君亦何嘗察之何嘗見之而又何足以爲民父母哉

如此二字緊承上句來以上句總括兩節之意故也或曰此與大學絜矩不同彼重能同民心此要得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非也觀註直引傳不另作解可見蓋國之故以世臣故之也臣之世以親臣世之也而親臣務在親民故言故國而以爲民父母句解之齊自田和立國蓋亦有年矣晏子而外遂成絕響可謂國有人乎厥

後卒付之松耶柏耶之歌亦以見喬木之不足恃也

湯放桀章

齊王有窺周室之心。故借湯武爲辭。孟子說的恁地激烈。使之悚然。畏懼。知所自量也。若曰。桀仁。度義。恐難于一夫之誅。而況周室雖衰。其惡固不桀紂若耶。書稱成湯放桀于南巢。泰誓三篇。皆伐紂之辭也。故曰。於傳有之。

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而可放。而可伐。則亦可弑乎。言外便有藉爲口實之意。註曰。暴虐。滅絕天理。顛倒錯亂。傷敗義倫。四語極盡仁義合內外言之。自內言之。喪惻

四書講註

孟子

卷二

卷二

隱之心。是賊仁。喪羞惡之心。是賊義。自外言之。酣狠無良。是賊仁。貪黷無厭。是賊義。賊仁。大抵如滅德作威。毒痛四海之類。賊義。大抵如播棄黎老。昵比匪人之類。皆是侈言其惡之辭。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逆天地之性。必不然矣。人而殘賊。所謂逆天地之性。以肆于民上也。天怒人怨。其何以爲君。非君。則爲天下除殘。爲天下討賊。曰之爲弑。可乎。皇極經世云。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嘗謂孟子之言。誠有過者。其此類與。然此

非孟子之言也。書曰。獨夫紂。又曰。天命誅之。則其言固有所本耳。大抵紂之惡。浮于桀。故言紂則不復及桀。武之伐。甚于放。故言武則不復及湯。此又向論者扼要法也。

爲巨室章

賢者行其所學。以治國家。猶木之于室。玉人之于王也。宣王明于室與王。而于賢者之學。未免倒行逆施。此其故。真有不可解者。故孟子兩借屬焉。不求大木。則巨室不可爲。不使工師。則大木不可求。此勢之必然者也。木大而勝巨室之任。則王喜。木小而勝巨室之任。則王

四書講註

孟子

卷二

卷二

怒此情之固然者也。若夫洋洋大國之風。豈特巨室也哉。棟隆之吉。所宜汲汲求之。以勝其任而愉快也。夫人自髫年來。佩服孔顏。步趨伊周。其學則大學。及其強仕。直欲堯舜其君民。而于吾身親見之。其行則大行。王曰。盍自貶損。共事此功利之習。其爲慚而小之也。甚矣。喜怒逆施。無乃謀國不如謀室乎。則何如欲其還自審處也。再設一譬。仍是明舍學從己之非。萬益。或以爲多。或以爲少。畢竟是說少。萬乘之富。視萬鎰。幾何也。言雖是。這些兒。必不敢輕忽。他須要付託得人也。懸王以鑑而已。

不與何嘗教之曰如何如何也哉至于國家所值豈特
萬益治之之術固有使玉人讓能者矣而乃云云是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與不信玉人而教之
彫琢者何以異治玉者玉人之能非王之能也而教之
則必毀玉治國者夫人之能非王之能也而教之則必
誣國家然王於玉人實使之而不教以從我王于夫人
奈何教之而不使行其所學哉此說本朱子然橫渠嘗
謂王安石曰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愛命者矣是
張子已先如此說而發儒多不之從以何以異為駭然
之辭未免抹殺教字秦盧齋曰如此說的教字穩然于

四書翊註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二

愛國不如愛王句將傳了却余說却亦未嘗晦也

齊人伐燕勝之章

據此章則伐燕勝是宣王事而史記以為湣王荀子亦
以爲湣王此亦不得勝爲之說而王言天孟子專言人
人心不戰而勝上天下可乎其亦燕之積也已矣
伐燕貪兵也史記孟則南齊王曰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勝矣勝之倖勝也燕自構難非齊果有克敵之能也據
非其分豈國之難乎
宣王志在取之故神其說于天欲藉孟子爲辭耳何其
不度德量力也

以文武之取石占民心向背其然豈其然乎朱子曰非
果爾也只是論其理如此此亦爲之辭耳張子問不容
髮之說恐亦未然高中立曰使武王處文王之時不免
伐紂使文王處武王之時只是事殷故取之悅亦不取
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噫得之矣
燕之民其所爲羶炙陷溺之苦與商民同故簞食壺漿
以迎王師與商民亦畧同齊不爲之遏其流而湯其波
不爲之滅其燎而烈其焰夫民也向以避商者避燕今
又以避燕者避齊矣所謂前車覆而後車不戒也如亦
只是肖像之意蔡虛齋以上水火句無如字故作假如

四書翊註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二

之如非也文字各因其勢曰避水火安得加如字乎

齊人伐燕取之章

此章以行仁政爲主湯之所以爲政只是行仁政齊之
所以畏人只是不行仁政然不能行之子先尙可行之
于後改過以遷善天下之勝勢在我矣聖賢應猝定變
之道只是如此
胡傳曰取者不義之辭又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凡春
秋書取所以著其罪也伐燕書取之其亦春秋遺意乎
諸侯非真篤恤鄰之意非真修方伯連帥之職特借燕
爲辭以興兵耳而記曰救燕善辭也凡春秋書救未

不善之也。曰：謀者多則寡，寡不敵衆，何以待？言如何振對。他詢却敵制勝之策也。千里七十里，相去遠矣。一則王制寓內，一則端端不保，豈不贗人聽聞乎？

征葛之始，天下便曉然共諒其心，知其志在救民，非富天下也。民之憔悴于虐政，不能須臾待，自再征者，視一征者，便有厭望之意，故怨也。奚爲後我言我之塗炭不減于彼，我之義旗奈何遂遲于彼也？此以上述書辭也。徒曰望雲未足以喻其懇切，曰雲而又曰覓，則其徬徨不能自定之意，可想見也。歸市者，行將遂其歲市之願，何止也。耕者，行將遂其耕野之願，何愛也。總見湯師秋四書翊註。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二

毫無犯人人安堵也。誅其君，天威也。弔其民，天德也。弔者，憫恤矜憫之意。若時雨降，非復向之雲霓，兩念交戰胸中矣。所望慰而所怨釋，故大悅也。此以上孟子申書意而描寫一番也。未復以書言結之曰：我后者，德其撫我不以爲異邦之君也。蘇者爲苗已枯槁，而一旦得時雨潤澤之生意，頓復也。起死回生，其大覺爲何如乎？此一節發明七十里而爲政于天下之故也。

今燕虐其民，與葛何以異？王往而征之，與湯之一征何異？民以爲拯己于水火之中，簞食壺漿而迎之，與太旱之望雲霓何以異？若殺其父兄，云云，則與諸君弔民

若時雨者，大不作矣。其何以拯民于水火之中，其何以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意也哉？殺父兄，係子弟，非父兄便殺子弟，便係累也。錯綜成文耳。毀宗廟，獲罪于先王先公多矣。遷重播是伐燕本謀，爲殺爲係，爲毀，皆以濟其貪也。四句是已然事。盧齋泥若字，以爲未然事，非也。若猶言這樣也。如之何其可言？怎生使得天下畏齊懼其強盛，爲已患害也。今又併千里之燕而加一倍之地，則益強矣。益強則益畏矣。不行仁政，即殺係，毀遷之類，倍地貪也。不行仁政，暴也。貪且暴，則諸侯之與師問罪爲有名，是天下之兵實自我開其端也。挑動速禍。

四書翊註

孟子梁惠下

三

卷二

直在諸侯曲在齊矣。此一節發明千里畏人之故也。天下事從何處壞，便從何處補。兵之動以倍地而不行仁政也。今唯行仁政而以地遷燕，則無復事矣。此反躬罪己救難急者也。出令者下令于伐燕之衆也。速者不容頃刻停待也。徐氏曰：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如此說極是，而王氏以爲非過矣。二句是出令之辭，要使悔罪之意。曉然其信于燕人而已。然而燕之國未可一日無君也。一代之血食攸繫，一國之性命攸關，此何若事？若徇私自用，即

協輿情。豈足以服天下之心哉。故必合匹夫匹婦之公心。爲之。以下民之視聽。卜上帝之鑒觀。謀之。城也。易屯之初九。曰。利建侯。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民不得。則侯不可建。此可爲萬世置君者法矣。置君而後去之。見伐燕。全是爲燕而已。無所與于其間也。反旌旆。易暴爲仁也。止。聖器易貪爲廉也。謀衆置君而去。以燕之國公之燕之君。與滅繼絕之義也。如是。則諸侯之兵將無辭。而又何以動哉。猶字與速字相呼應。言速猶可止。少緩則無及矣。要之。宜王之待之也。俟其既發而思有以應之也。孟子之待之也。先其未發而早有以息之也。始若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語

卷二

聽孟子言便該如此做。此正所謂王政也。蔡氏云。行王政或可取誼矣。

鄉與魯閔章

穆公。平曰。不以民之死。尤有可而至此。乃以有司之死。尤民情耶。法耶。兩失其平矣。孟子直說到報施上去。則穆公亦豈得辭其責哉。須是不尤人而尤己。則上好仁。下好義。中外同仇矣。

鄉與魯閔。便見不量力。不識彼己。宜其敗績也。曰。吾有司曰。死者三十三人。言之有餘痛焉。至于民則唯恨其不死也。草菅之意。見乎辭矣。誅之則勢有不能。宥之則

情有難忍。如之何。則可畢竟要處置他。未肯放手也。年。因則歲饑。是相因的。舊兼疾疫之類。恐與下文老弱壯者及倉廩府庫意未合。幾千人。通承上二句說。均是性命。以民之幾千人。較有司之三十三人。奚啻數十倍。若使國無多藏。則亦已矣。而倉廩實。府庫充。既若罔聞。知有司職司民命。使竭力陳。發粟散財。豈不足以拯溝壑之老弱。回逃亡之壯者哉。而乃結舌緘口。不一關心。也是君與有司怠緩成習。疾視其民之死而不救。亦已久矣。豈非犯曾子之戒。而蹈出爾反爾之覆轍哉。夫民也。積怨深怒。未嘗一日甘心。特格于勢。沮于力。而無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語

卷二

可如何耳。今乘疆場之役。假手以洩其憤。固好還之常理也。又安得而責之君。但念有司之出爾者。則民之反爾者。無足怪矣。然豈惟民不當尤。即有司亦不必尤。何也。有司所以莫告者。要亦承望君之風旨耳。君果行仁政乎。仁政者。養老恤弱。而壯者有暇日之修也。且也倉廩無所借。府庫無所愛。有司承宣德意。必有綽滿壑四方之圖。矣。民情上達。王澤下布。報怨之民。轉而報德。其親上死長也。必矣。又安有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者哉。或曰。親以心報。死以身報。抑就患難時說。與前疾視句相應。

不分無事有事亦是

滕小國也章

謀國于危急存亡之日。不過守與遷二策。守經也。遷權也。然皆以善為主。何謂為善。註所云守義愛民是也。效死守義。非愛民而民誰與守。遷國徙義。非愛民而民誰與遷。故曰皆以善為主也。為善而與君子固謂之福。為善而亡。君子亦不謂之禍。盡其在我。告無罪于先王而已。若夫乞憐于不可知之人。微倖于不可知之天。則謀臣策士之談。孟子所不道也。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孟子

卷二

盡之變擇一而事則問罪之師。朝聘而夕至矣。莫知適從。故向孟子決之。

二國之強大同。其勢既均有可畏。工國之凶暴同。其德又均無足倚。故曰是謀非吾所能及。必欲言之不已。則有一道焉。發憤自立而已。蓋人不可恃而已。可恃也。實壑侯職也。故池鑿而深。實埔侯職也。故城築而高。與民守之。合閭里為干城也。效死而民弗去。君守死社稷之義。民守死君之義也。使非素有恩德以結其心。真若父兄子弟能保民不中變乎。論是非不論成敗。理之可為者如是而已。若惟勢是趨。惟力是附。則非所可為也。春

秋書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胡傳曰。世子繼世有國之構。必以此稱。蔡有者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觀此則知孟子勉滕君之意。後世若張巡許遠之流。其亦庶幾此道者乎。

齊人將築薛章

薛築則滕其不免矣。曰吾甚恐惴惴懼禍之不暇。豈能效死以守哉。

大王居邠小國也。為狄人所侵。能無恐乎。守不可為。則去可為也。然周之王業實自岐山始。亦豈預占形勝以

四書初註

孟子 梁惠下

孟子

卷二

為興王之基哉。計出無聊。姑借此以自全耳。

然大王不以意取之。未嘗不以善取之也。苟為善則惠者吉之。廸積者慶之餘。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必有媲美大王者矣。夫善也以性言之。則曰繼以為言之。則曰創夫為善也。微諸一時。則曰業。傳諸來世。則曰統。君子創而垂之。使子孫有所憑藉也。豈希冀夫成功哉。功之成彼蒼實為之。非人力所能與也。君不能與天較。安能與彼較耶。強以君子之可繼者。自勉而已矣。蔡無所資。強以善創之。統無所寄。強以善垂之。我之國弱。我之志強。彼以其強為惡。我以其強為善。不愧天。不愧子孫。又何

燕之南當戰國時七國皆就其地。滕文仁政
未行。就是歸市之民。孟子援引大王。是道理皆如此。
故此節只言爲善不及遷國集註亦只以善爲天理無
遷國意。蒙引都說到遷國上去。且云遷國便是爲善迂
矣。

滕小國章

力竭矣。而大國之求無厭。其何以堪。然大王居邠。嘗竭
力以事狄人矣。犬馬視皮幣有加。珠玉視犬馬又有加。
力竭可知。而究不免。故會集耆老而告之。使父兄轉諭
其子弟也。或曰狄人之所欲者。非皮幣也。非犬馬也。非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天

卷二

珠玉也。恐亦是宜云皮幣犬馬珠玉未足以厭狄人之
欲也。須是兼併吾土地而後已。夫皮幣等吾所有也。吾
何愛焉。若土地則人之所資以爲性命者。使不量力而
輕與爭鋒。將戕斯人于鋒鏑之下。豈君子所忍爲乎。二
三子何患乎。無君向來皆以爲君狄人。張南軒之說極
好。惟蔡氏云。若與狄人爲難。是二子無君也。我將去
之。則有君矣。細玩此說。極有理。蓋委棄赤子于狄人。則
近忍。欲其從已而伴爲遜避之辭。則近詐。豈所以爲大
王乎。但我將去之。以下三句。俱大王告耆老之辭。若曰
我將去之。何往乎。去此地。從梁山過。直到那岐山下。成

邑成聚了。故下面那人云云。若以三句爲記事。是大王
到岐而後。那人從之也。非理矣。仁人指平日思德言。而
臨別叮嚀懇惻之意。亦在其中矣。失之則失其養。而有
無君之患矣。故從之者如歸市也。

遷國圖存。固是一道。然又有別立說者。曰土地傳之先
君。先君受之天子。豈是一身可以擅專的。可守則守之。
不可守則死之。若棄前人之命。是于家爲不孝。于國爲
不忠也。其可乎。後世若北地王。謚可謂明于此義者矣。
果有大王之地。大王之民。則屬其耆老而告之。自是故
事不然。有死無貳。以報先人于地下而已。二者之間。請

四書翊註

孟子 梁惠下

天

卷二

君斟酌而審處之。文公初問孟子。便教他死守。及再問
三問。乃稱大王其實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也。故上
節稱大王而終之爲善。此節稱太王而終之致死。意可
見矣。楊氏註不可不讀。

魯平公將出章

從來賢者之進用人國也。有君子接引之。則必有小人
譏閒之。譏言易入。正論難合。其實類例于造物而莫之
知也。學者看破此消息。則可以斷然自信矣。
記魯平公將出。而不日見孟子者。以其未命有司也。臧
舍明知見孟子。而伴爲不知者。以示公也。何哉。疑而怪。

之之辭也。所謂猶言做這樣事也。匹夫而賢則輕身可也。賢者緣情制禮。四宜制義。將為人儀刑也。後喪踰前喪。則無禮義矣。無禮義則不賢之匹夫耳。奈何輕身以先之也。公曰諾。唯唯聽命。昏庸本色。頓路矣。甚見孟子原非本心。特偶動于樂克之言也。

君前名其師。禮也。見孟軻原是。一段尊德樂道盛心。若之何其不終也。公不直語。城倉為。蠻人誰也。後聞與前。則後以五鼎。朝廷名分所在。不可假也。此中便含禮義。意。一問一解。亦以陰折城倉不情之口也。公聞其言而。

四書

孟子

三

卷一

無辭。故遁之。相柳衣衾。是知貴賤不同之未為賤。而不知貧富不同之未為賤也。喪祭稱家之有無。無則不得以為悅。有則不敢儉其親。此正秉禮守義。賢者之所為也。樂正子之言。其是子。其明辨有理。而竟不見聽。悲于變人也。

克見君而君不可悟矣。只得再見孟子。一明其故也。然未免有不平。城倉之意。孟子援天來壓倒他。見小人只在費心口耳。行也。人行之。然或有異。費其中者。非人能使之行也。止也。人止之。然或有阻撓其中者。非人能使之止也。吾之不遇魯侯。蓋天未欲平治天下。故實冥中。

陰尼之耳。城氏之子人也。安能奪天之權。以自于哉。遇者相得益歡。行其平生所學也。一人遇則一世家其福。一人不遇則一世罹其禍。此何等事。而人能以私心勝天也。天以氣數言。伊川涪州之行。或曰此公族子與邢恕為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城氏。味其語意。視子與之言。更覺溫。

和

四書

孟子

三

卷一



一校

卷三

久若是則過文王遠矣。管安不足願也。豈文王

法與。弟子之惑。愈不可解矣。

文王之德。法天下。傳後世。蓋莫之與京矣。如何敵對

他。然必一世再世而後王者。則亦有其故矣。湯而後

丁。而前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或處仁遷義。或起替

衰。號稱賢聖者。蓋六七君矣。以六七君之深仁厚澤。洽

于天下。天下之傾心而輸志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怎

生搖動的他。自小辛小乙繼立。商道寢衰。諸侯四畔。天

下幾非殷有矣。武丁崛起。得良弼。戒雉。伐鬼方。赫然

中興焉。光復舊物。直反手耳。雖無道如紂。宜有速亡之

理。然下焉者。歟。舊之家。淳龐之俗。上焉者。脩齊之化。綱

紀之政。猶有留遺而未泯者。祖宗之德。在人者可繹思

也。又有同姓異姓之卿五人。其人皆比德六七君。左右

夾輔。雖其君未能信用。而維持周旋亦與有力焉。久而

後失。聯此故耳。此以上總言時之難。下總言勢之難。尺

地二句。見全勢之在商也。文王百里之地。視尺地莫非

其有之地。幾何。百里之民。視一民莫非其臣之民。幾何

夫是以興起為獨難耳。或云二句總承上文。非也。蒙引

單承二句為是。

此節承上意。起下意。作事不乘勢。雖知慧無所用之耕

田不待時。雖磁基無所用之故。曰不如先輩云。今時猶

言今日兼時勢在內是也。

此言齊之勢可乘也。三代盛時。尺地莫非其有。而王畿

之地不過如此。今齊已如此矣。三代盛時。一民莫非其

臣。而王畿之地。鷄鳴犬吠之實。不過如此。而齊已如此

矣。地擬三代。何用再開闢一番民。擬三代。何用再生聚

一番。以此之勢。行仁政。齊為夏后殷周其誰禦之。

此言齊之時無待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繇文王至戰

國。七百年餘歲矣。疎濶不既甚乎。或困于賦。或困于刑。或

困于兵。憔悴之甚。古無有也。有能以仁政易虐政。則王

者作而民免。憔悴矣。其易于見德也。不猶飢渴者之飲

食哉。賈子曰。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天下啓啓新主

之資也。與此意同。或實講謬矣。

詳言時勢而不及德。是絕知慧而乘勢廢磁基而待時

也。故復引孔子之言以明之。在孔子只是言德若入時

勢則添足矣。若直云不藉時勢。則文王之德說不去。此

中須用幹旋。德自心性措之政事。所傳者天之命也。置

郵所傳者人之命也。傳人之命者。行而至疾而速。傳天

之命者。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當今之時。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易王之勢也。行仁政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上 三 卷三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上 四 卷三

則速于置郵之德也。三者合而民之悅之猶解倒懸則
儀者易食。渴者易飲。驟免憔悴之苦也。故做事甫及古
人一半而功烈過焉。俄頃奏百年之績。小試收大行之
效也。古人指文王看。惟此時為然句。則泛說為是不必
專指文王也。此時時字。即今時時字。曰惟此者。于古難
遇之機會也。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孟子一生學術得力在不動心三字。而心之所以不動
者。自知言養氣。來知言養氣。又自集義。來義唯直則集
孟子所謂直。即孔門所謂編一脈淵源有自來也。其舍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上

五

卷三

顏閔異尹夷。直以孔子自期待者。程子所謂莫說道將
一等讓與別人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也。總之
不動心。勇也。知言智也。養氣仁也。三德合而卿相之位
霸王之業不足道矣。

夫子乘齊之時勢而大行其所學。則匡王定霸。直分內
事耳。未足多也。但不識方寸之地。亦差異時否。註疑
惑恐懼四字。應知言養氣。固是然。恐如此說。未能不異
霸王之業也。竊意動心者。只是帶驚喜意。未能安然行
其所無事。如謝安聞淝水之捷。不覺屣齒之折。寇準處
澶淵之役。未免有自功之色。是也。豈知孟子胸中鎮定。

天大事作等閑看過。那裏震撼的他。王與霸如美玉珎
跌之不可同語。孟子言之詳矣。丑復併舉之。識何陋也。
孟賁勇悍強有力之人。以之贊孟子。非其倫矣。故提出
告子來。為下文舍張本。將欲抑之。故先揚之也。
言霸王而問心。言不動心而問道。丑之學于是乎近裏
矣。

不膚撓。膚不動也。不目逃。目不動也。然皆本于心之不
動。人加已。雖至小也。而以爲至大。睚眦有所必報。已加
人。雖至貴也。而以爲至賤。刺殺有若固然。大抵剛愎強
項。目無一世。註稱刺客之流。是也。或曰。不曰無嚴天子。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上

六

卷三

而曰無嚴諸侯何也。曰當時舉世不知有天子矣。所畏
憚者諸侯耳。諸侯無嚴。則其餘無足嚴者也。此有必勝
之道。而不動心者也。

開口立案。胸有成算矣。量敵而進。知彼知己也。慮勝而
會。好謀成事也。而皆以爲怯。無足言。蓋一人豈有百戰
百勝之理哉。只要自家膽子信的過。進而已矣。敵無庸
量也。會而已矣。勝無庸慮也。大抵悍戾堅忍。恃其在我。
註稱力戰之士是也。此有無懼之道。而不動心者也。
二子豈是會子。子夏一流人。但其氣象有大畧彷彿者。
一務在內而取必于已。一務在外而取必于人故也。此

其勇都是血氣用事亦難分優劣然彼善於此則孟施舍之守差為約而易操蓋取必于人固不若取必于己者之有據也

此不動心源頭也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孟子自反而縮即直養無害也千萬人吾往即塞乎天地之間也不縮而慙則寬博即行有不慊于心則餒也曰慊則亦何必以無懼為能哉曰慊則寬博則亦何必以不受于禍寬博為勇哉曰千萬人吾往則亦安問萬乘與褐夫哉自反而縮胡傳所謂天下莫大乎理而強有力不與焉者也萬乘失其貴三軍失其眾若責若烈若舍失其勇矣此有反身而誠之趣而不動心者也

四書初註

孟子公孫上

七

卷三

以上歷言不動心之道皆客也非主也苟丑又就孟子告子之不動心一致詢焉矢口脩辭未能暢然無碍不得于言也須從心上理會纔是告子曰如是則心為言動矣只是不着意便了應事接物未能釋然無憾不得于心也須從氣上調攝纔是告子曰如是則心亦為氣動矣只是不着力便了下面深破勿求于氣之非而此

云可者彼善于此也註急于本而緩于末告子緩于末誠有之亦何嘗急于本哉只宜云不得于心勿求者氣也則心尚有求其求之時這還罷了不得于言勿求者

四書初註

孟子公孫上

八

卷三

其心也是委置其心而不有矣以不動心之故而至于底其心此則斷斷乎不可也然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豈真可哉夫志所以管攝提綴乎氣而為之主宰者也氣則流行灌注于百體之中而為志之役使者也氣非志固泛濫而無所統志非氣亦寂滅而無所寄志極而氣即次之兩者未嘗相離也故曰持其志又當無暴其氣功固不可偏廢耳持志者拿的定守的堅不敢放鬆也無暴者謂其氣使不亂也薛子曰言要緩行要徐手要恭立要端以至作事有節皆不暴其氣之事怒主于過喜至于流皆暴其氣也學者最宜服膺此語既曰云云則志與氣似分先後矣而又必兼圖併養者豈曰至曰次之意耶抑知兩者權衡有分操不可離也志壹二句或單作不好邊說或兼作好不好兩邊說或上句作好邊說下句作不好邊說看來下句註佐見在下而如何說好上句動氣二字下的不好且程子云志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在喜怒豈不動志朱子云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卻是下流壅而不

浪反濁了上面也。畢竟作不好邊說。然則豈非專一之
一乃偏一之壹耳。志壹動氣。志固當持矣。氣壹動志。氣
固可暴耶。二句側重下句。不平說。頗蹶趨走出自卒。然
不服着意。則此心爲之怔忡不寧。此氣壹動志之驗也。
卽一端以例其餘。是氣也。如之何勿求。

悟告子之短。故覓孟子之長。丑之問益近矣。告子不
得于言。孟子之長在知言。則心不至以言動矣。告子勿
求于氣。孟子之長在善養浩然之氣。則心不至以氣動
矣。註解精確。宜理會。但此處且虛虛說。若講明則丑何
須問。

四書新註

孟子 公孫上

九

卷三

註云。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
氣而言也。後來又云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如大學
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上一句。蓋是用工
夫起頭處。故畱在後面問。看來亦未是竊意。知言是尋
常話頭。浩然之氣乃自古聖賢發揮不到處。偶爾創聞
欣然。願畢其說。故未暇知言之問。而遽及此也。浩然之
氣。須是養養浩然之氣。須是善工夫。積久自有悅然有
悟時。若索之口舌。豈不憂受乎其難之哉。
試從難言者而想像言之。其爲氣也有恆乎。不可涯際
者焉。上天下地。莫非此氣之充周。至大也有確乎不可

震撼者焉。天經地義。莫非此氣之擔荷。至剛也。養之者
直則善。而害則不善。直者自反而縮。下面所謂配義與
道。集義以生也。害者自反而不縮。下面所謂襲義行有
不憚于心而餒也。而養無害者。這其本體不以私意累
之。則至大者還其至大。至剛者還其至剛。一身正氣盈
滿兩間矣。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言吾之本體如是
非有加也。玩塞乎天地一語。浩然之氣彷彿如見。然充
不可以形象求。故曰難言也。

這氣如何會塞天地。以其合乎道義而行耳。合乎道義
乃塞天地之真寶本領也。併不用助字。言助是二之矣。

四書新註

孟子 公孫上

十

卷三

以義之全體言曰道。以道言妙用曰義。非判然兩物。氣
與道義亦非判然兩物也。從來有氣發有氣節。人都向
綱常名教上去做。所以至大至剛不然。舍却道義。則爲
血氣爲客氣。或進銳退速。或色厲內荏。在氣安得而不餒
乎。如此說較是。若舊說氣餒指道義道義那裏有餒時
非矣。
氣以道義塞天地。則義可不集乎。集者漸次積聚之義。
自一事以至事事莫不合宜。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浩
然之氣生矣。生者日滋月長。淨盡莫遏也。按左傳。輕行
而掩之曰襲。按胡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襲而取之事。

在外面做好事粉飾人耳目也。浩然之氣。那裏假借的。一是一非。較乎其不相蒙也。所以然者。義不集則行有未宜。行有未宜。則心有未安。心有未安。則其氣索然盡矣。觀此。則義本根心者也。而告子以爲外。豈知義者哉。不知義。故不養氣。不養氣。而矯誣不動心。雖先我亦徒然耳。

義不可襲而可集。養氣之能事。且此矣。要竭力做工夫。故曰必有事。必恐涉于正矣。而勿之。先難後獲也。至此。點句爲是。勿正。恐涉于忘矣。而勿之。此心常惺惺法也。勿忘又易。至于助長矣。而勿之。有節次有機候。不可強。

四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十一

卷三

也。按近思錄。或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夫敬非集義。不可集義。非敬亦不可。勿正忘助。卽所謂敬也。引宋人影切告子也。閔苗之。不長而握之。猶之憂氣之不充而助之也。據宋人舍皇回首。自謂以人力奪天工。與也勃焉。而抑知其稿也。忽焉乎。天下負氣用壯之徒。坐此病者。正自不少也。以養氣爲無益。罔識个中受用。而舍之。與不耘苗者等耳。未爲害也。全不做工夫。硬要把捉。奏効于旦夕。則握其苗而稿之者也。非徒無滋長之望。而敗壞本體。生生之根。斷矣。視

宜養而無害者。豈不天淵。

養氣之說。詳矣。丑故更端而願畢所長也。故者。以一人之私見。磨天下之公議也。此條其心。壅塞滯銅。察理未分明。故至此也。淫者。放浪不根。唯意所之也。此條其心。陷溺如墜。落坑塹。不自拔出也。邪者。誣聖賢而毀仁義。不軌于道也。此則其心。畔去正理。不可招揀也。道者。出此入彼。出彼入此。前後自相刺謬也。此則其心。寡陋窘迫。計無復之也。千態萬狀。大抵以四端概之。然究不能逃吾之鑑中也。曖昧者。如此則尤明者。不待言矣。四病相因。朱解其詳。宜細玩。若此者。豈特爲口舌之害哉。生

四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十二

卷三

于其心。必將以辯言。盡人心。而大政爲之顛越矣。發于其政。必將以學術。禍天下。而萬事爲之瓦裂矣。聖人復起。必以正人心爲第一義。而立綱陳紀。所先務也。能不從吾生心。皆政發政害事之言也哉。

善爲說辭。所長者說辭也。善言德行。所長者德行也。孔子以兩者擅長。而于辭命反謙。邇未遑今。夫子自謂知言。則善爲說辭可知。自謂善養氣。則善言德行可知。能言者之所不能。豈不既聖而度越前人乎。此語不是贊美。是駭而不滿之意。

然曰。吾子之言過矣。昔子貢以聖推孔子。孔子

尙不敢居而以學教兩者自信而已。子貢以學聖人之
道而不厭。是領會个中旨趣不肯罷手。智也。以聖人之
道教人而不倦。是視萬物爲一體而偕之大道。仁也。仁
且智。聖人之體用全矣。聖如孔子且不敢居而以加我。
不亦過乎。故重言以斥之。子思以成功言。故仁爲體。智
爲用。子貢以用功言。故智爲體。仁爲用。仁知分言之可
互言之亦無不可也。

得一體者。各善聖人之一長。以自見也。如文學威儀之
類。具體而微者。大段完備。但能守而不能化耳。敢問所
安。欲孟子于數子之中擇一以自處也。姑含是者。且置

四學辨註

孟子 公孫上

三

卷三

數子勿論。非薄之也。有所取。故有所舍。此時已涵。願學
意在內矣。顏子勝孟子而舍之。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恐
願程子自棄之說也。然以顏子爲未足而直任孔子。這
是他心粗處。若以孔子爲指歸而功夫則自顏子泰山
巖巖氣象。當進之乎。和風慶雲矣。

伯夷伊尹亦古今推重者。故及之。不同道。孟子所謂言
各成其是。趨向攸殊也。清者以已律人。以高尚爲道。紂
非君。武亦非君。周非民。商亦非民。有退無進。以避亂而
待治也。任者視人猶己。以拯濟爲道。湯可君。桀亦可君。
商可民。夏亦可民。有進無退。以撥亂而致治也。時者言

仕可以久。則進而事是君。使是民也。可以止。可以速。
爲進而罔事是君。罔使是民也。或治或亂。或進或退。無
可無不可者也。且三平渾說。若有抑揚。則丑無庸問矣。
其行詣皆到至極處。吾所望而不可企及者。有平生所
期許而直欲接踵者。則孔子一人而已。道所同也。願所
同也。未能行者。務求能行而後已。

丑四皆古聖人之言。故疑其班。豈知孔子之聖。不獨伯
夷伊尹不能班。自生民以來。未有班焉者也。

三聖無尺土起來。故不獲享南面之尊。若使少有倚藉。
俱當統馭萬國。然而非義非道之事。則一毫點污他。不

學書辨註

孟子 公孫上

四

卷三

爲益道義爲重。天下爲輕。其志操有如此者。是則斷斷
乎出于一。而其他未必然矣。此是大頭腦處。不同如何
喚做聖人。三代而後。朝請俟有天下者。皆不能不愧斯
道已矣。

欲知聖人之所以異。求諸知聖者之言足矣。知足知聖。
高助之見。加人數等矣。又豈有卑下之慮。縱使卑下。其
學正。其心公。當不至阿私空譽。而況智足知聖。萬萬無
是理乎。一正言。一反言。所以深明其言之可信也。

開口曰。以予觀于古。特出之見也。從來推至人者。至堯
舜至矣。而夫子建賢之益。以開萬世之胸。蒙視奏一代

之助。華者相去固倍。此幸我之知足以知聖人也。或以見禮聞樂。連夫子亦在其中。亦或以見知聞知。指夫子不指子貢。益非矣。此子貢欲推聖人而先述其生平。論之大凡也。古人之政與德。不可得而知矣。其禮樂所傳。不可誣也。見其禮之贊文。而知政之煩簡。聞其樂之美惡。而知德之性反。因此識彼。觸類可旁通矣。立乎百世之下。仰而差別百世之王。如操左券。豈能通其情乎。自生民以來。造化靈氣。特鍾一人。亘古今罕有。倚匹夫子。此子貢之知足以知聖人也。

先用一句引起。下面歷引羣類。然後推到聖人身上去。

國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主

卷三

聖人之于民。其猶麟鳳之于鳥獸。山海之于丘瀆乎。出乎武彘。泛以林總言。拔乎其萃。進一步說。蓋聚合其尤者。而又持拔不偶也。聖人出類。孔子出聖人之類。聖人拔萃。孔子拔聖人之萃。麟鳳不能拔其靈瑞。山海不能擬其高深。亘古今豈有與之較盛者哉。此有若之智足。以知聖人也。程子曰。語聖則不異。語事功則有異。三子之言。須如此纔說的去。蒙引非之以爲三子之意未必如此。其說亦偶。突未見曉暢。

以力假仁章

曰以力假仁。曰以德行仁。言霸僞而王誠也。曰朝必有

大國曰王。不待大言。霸雖而王易也。霸者僞而王。又以僞應之。王者誠而易。而人又以誠應之。願治者素何舍易求難。權成上下相蒙之世也哉。

持土地甲兵之力。而外博救人情物之名。霸者之事也。使非有大國。則土地不廣。甲兵不強。雖欲假之而不可得矣。想敬天勤民之德。而宏施救人濟物之實。王者之事也。聞風慕義。無遠弗届。焉用大。湯文其明微已。湯以聖教日勝之德。行其代庖以克之仁。文以望道未見之德。行其親民如傷之仁。故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不待太而王也。

國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夫

卷三

霸者假仁。固已。然人之所以服之者。非服其仁。服其力也。力可敵。則出而相雄長矣。豈肯俯首聽命乎。若以德服人者。行修于已。而恩加于人。無所事乎威重也。人之服之。有異焉者矣。中心悅而誠服者。家人父子之間。何聖明神機。察察之際。歌咏君父也。引七十子形容上。句極言其服之誠耳。億萬人之性命。無非王者安。全。正猶七十子之身心。無非孔子作成也。是以感恩圖報。有焉者也。篇京之詩。言服之遠。孟子引來。全重思字。蓋服唯思則誠也。一注意。一着想。渾是這个。乃所謂中心悅而誠服也。蒙引以此節爲申明上節亦好。終不如舊

說為安

仁則榮章

禍福之權操諸天者也。榮辱之權操諸人者也。有道焉。不問天。不問人。而問己。已果自強。則天人之權在我矣。此考諸古先聖賢之言。而歷歷有據者也。人莫不欲榮。而不知仁則榮。仁者善之長。何榮如之。人莫不避辱。而不知不仁則辱。不仁者惡之魁。何辱如之。夫不仁之召辱。猶居下之召濕也。以惡若彼。以居若此。則亦終身陷溺而已矣。

四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七

卷三

仁也。必也貴德而尊士。大抵好仁惡不仁者。有德之士也。貴重其德。則尊崇其人。不是兩件事。賢者以道義者。稱則舉而加諸輔弼之位。俾表正上下。能者以才。請見長則拔而列諸廢司之職。以放歷中外。或攻馬不生于郊。則國家閑暇矣。及是時者。愛日惜陰。恐過此則無及也。入政五刑。非講求有素。其能不僭不濫乎。孜孜乎與賢者能者共明之。政施于有政。刑期于無刑。國家所以奏耶隆之上理也。政刑中具有于盾甲冑。雖大國畏之。則小者可知。仁者之榮如此。詩曰。迨即所云及也。曰天即所云時也。曰未陰雨。即所

云閉暇也。曰微而柔土。即所云賢能之任也。曰綱繆罔

戶。即所云政刑之明也。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即所云大國之畏也。孔子讀是詩而嘆其知道。以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人豈有侮之者哉。詩曰。或敢侮其辭。見旁觀論斷之公。聖賢立言一字具有一義。讀者詳之。

四書明註

孟子 公孫上

大

卷三

心暴棄也。傲者尊大而肆意狎侮也。豈待人之致侮而後見禍哉。即此荒廢厥職。無復過人之志。不祥莫大焉。不仁者之辱如此。縣前觀之。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求之以仁也。縣後觀之。禍無不自己求之者。求之以不仁也。以此句總結上文。而下又引詩書以証之。天知永言求福。而不知永言配命。永言配命者。自求多福。求之時時與天命之本然相為孚合也。自求多福者。求之自非求之天也。天作孽。無妄之災也。猶可違可脩德以履之也。自作孽。欺天以已。禍及民也。不可活。死亡之

無口也。此之謂兼指詩書詩之言。福自已求之。猶書之言禍自已求之謂也。

尊賢使能章

常說上五節只舉王道末節方着當時方說民歸之。未是。按李九我云此章勉諸侯行王政上五節言行王政可以得民。末節據上五節之意申繳之而結其可以致王也。此說視常說為優。蓋王者奉天者也。親之則曰天子尊之。則曰天吏而其實惟是以天之心為心。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士農商旅。士農商旅歸心而天從之矣。其奉天總統也宜哉。

四書翊註

孟子

公孫上

九

卷三

尊賢者。降之以禮貌而委任在其中。使能者假之以事權而優禮在其中。賢能皆俊傑也。尊之使之則在位矣。天下之士各欲行其所學。有君如此。誰無委贊之志哉。士為四民之首。此輩歸心則餘皆響應矣。故首及之。後國時此風杳矣。觀燕昭王待郭隗一事。亦可以見其言之信而有徵也。市字另讀。塵是市物。邸舍官為之以居商者。作活字看。謂取其稅也。先王之制。逐末者多則塵以抑之。而不征其貨。逐末者少則但治以法。平物價。理爭訟而已。併其塵亦不賦之。蓋王者待商。取其塵亦非本心。要為抑末。

重本故耳。不然則絲豪無取矣。商以逐利為事。有所入無所出。誰不爭先樂附哉。

古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若因之為利。則禦暴者不反為暴乎。據周禮以節傳出納之法。審察真偽。而一無所利焉。則天下之往往來者。咸思遵王之路矣。饒氏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路引及州縣移文。

田家作苦自古念之。資其力以裕國。不利其財以病民。則農夫有南畝之慶。而天下之服田力穡者莫不興思樂土矣。

明明。是五件事。而此節與第二節從來都作市塵說。豈

四書翊註

孟子

公孫上

十

卷三

孟子破四為五乎。蒙引云。塵無夫里之布之塵。與塵而不征之塵。當有分別。為塵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塵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此說極是。又云。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塵宜不為市。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為塵。則不免迂而鑿矣。存疑非之說。來說去究竟沒的說。且夫里之布四字從來俱援周禮解之。自宋儒以至明儒莫不皆然。夫字內附有家字。布字內附有征字。又附有稅字。布縷也。米粟也。力役也。三征皆在其中。加數字于一句之上。而後其意始完。孟子文理不應如是闕。

以不忍。孺子之入井。而不忍。人人之陷溺。其于治天下也何有。

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生于天地。得其好生之心。以爲心。故皆不忍也。曰不忍而必曰人者。人吾同胞。其尤關切者耳。

不忍之心。人皆有。而不能保其有也。求其能無虧負者。則惟先王乎。先王不忍人之凍餒也。則所以經紀其身家者。有政焉。制田里。教樹畜之類是也。先王不忍人之眩蒙也。則所以陶鑄其身心者。有政焉。敷五教。和三德之類是也。斯字呼應。甚緊。見不待擴充也。以其心行其

四書

孟子

卷三

公孫上

政。非徒法又非徒善。雖時雍風動之治。在指顧間耳。運掌。卽反掌之意。先輩俱云不同。只要治運于心。非也。謂人皆可以爲先王。鮮不疑且怪者。試從其心之所以然。一舉似焉。當曉然共信矣。曰。今人見不止先王也。曰。乍見言倉卒之際。着一毫安排計較不得也。曰。孺子見無親疎恩怨之私也。曰。將入于井。見軀命所關。刻不容待也。怵惕驚駭。惶惑之意。惻惻傷酸。楚之意。四字皆不忍人之心所發見也。方是時。天機盎然。觸之卽動。且不知有孺子父母而暇內交乎。且不知有鄉黨朋友而暇要譽乎。且不知有聲而暇惡乎。惡其聲。朱子曰。惡被

不救人之名。

辭。乍見一節。觀之。惻隱之心。有則人。無則非人。其理固不爽也。這一句。是本下三句。從此推去。蓋心之惻隱。時而激發。不忍有不義之行也。則爲羞惡之心。無羞惡。是無惻隱。非人也。時而謙遜。不忍有非分之取也。則爲辭讓之心。無辭讓。是無惻隱。非人也。時有辨別。不忍有倒置之見也。則爲是非之心。無是非。是無惻隱。非人也。一則曰非人。再則曰非人。非絕之也。只要申明上節之意耳。謝顯道問。程子玩物喪志之旨。而由發赤汗流浹背。程子不以爲羞惡之心。而以爲惻隱之心。正從源本處

四書

孟子

卷三

公孫上

說。上節從惻隱而推之。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之用。所以邇流也。此節從仁而推之。義禮知皆性之體。所以窮源也。仁義禮知。原無形影。可據從何處見得。須就人所皆有之心。驗之。則可已。仁者愛人。故有戚戚動念時。仁者憫人。故有刺刺痛心時。惻隱之心。豈不是那一段慈藹的道理。發見出來。義宜獨善。故已有不善則憎之。義宜同善。故人有不善。則厭之。羞惡之心。豈不是那一段裁制的道理。發見出來。禮于己無貪。故解使去已。禮于人無吝。故推以與人。辭讓之心。豈不是那一段品節的道理。

發見出來有千古常明之是非。知所共知也。有一念偶露之是非。知所獨知也。是非之心。豈不是那一段。既別的道理。發見出來。四者皆曰端。向來有端首、端本、端尾之說。總不如集註端緒二字為確。陳潛室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的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緒何繇而見于外。可謂明曉。天下無無四體之人。則豈有無四端之人。不知其心。盡亦視其體。平保護四端。猶之保護四體。明此暗彼。暴棄是甘。作孽多矣。自賊賊君。孟子益危言以動之也。舊以此節為承起下之辭。良是。

四書翊註

孟子

公孫上

孟子

卷三

借口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知也。若知四端如四體。有則人無則非人。當無不竭力從事者。故曰皆擴而充之。擴充二字有淺深。朱解極透。知皆二字中間一斷。向來連讀。非是。緣上面反覆發明。皆有之意。至此點出知字。喚醒迷人。最為吃緊。四端光輝發越。故擬之火。火以燃為性。其始也。燃之端也。從此不撲滅之。則有燎原之勢。而況因之烈其燄乎。四端流連灌注。故擬之泉。泉以達為性。其始也。達之端也。從此不遏抑之。則有放海之勢。而況因之揚其波乎。苟能充之。火無不燃。泉無不達也。充仁之端。則無不得所之人。充義之端。則無不合宜之事。

充禮之端。則無不秩敘之文。充知之端。則無不著察之理。心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政。所謂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者。取諸此而足也。否則不仁不義無禮無智。虧損四端。即毀傷四體。自賊也哉。父母之賊也。而又何足以事之上。句云。苟能充之。下句云。苟不充之。言人自不充耳。充則未有不能者。下字正有深意。註添能字非也。

矢人豈不仁于面人章

此章始於以仁勉人。中間說到智上去。豈非是非之心乎。又說到耻上去。豈非羞惡之心乎。未借射來形容一番。辭讓之心。又見矣。仁包四德。而亦各不相離。操是術也。天下莫強焉。又何至俛首聽命于人哉。

四書翊註

孟子

公孫上

孟子

卷三

矢人面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也。謂仁特異其誰信之。然一業矢。則以殺人為事。一業面。則以生人為事。巫利生匠利死。其情亦與有同焉。何也。術使之也。一術分。則其人之仁不仁。攸分。可無傾所擇與。辨術舉學術治術。皆在其中。非獨為藝術言也。孔子之言。教人擇里。孟子引之。卻教人擇道。立意不同。而其取必于仁則一也。天命五常。如五官森列。而仁以德統攝。其上莫之與偶。故曰尊尊。念念事事在天理。心逐日休。終身受用不盡。故曰安宅。註精絕最宜熟。

諫。尊爵是天錫的人。得而卑之。安宅是天造的人。誰得而危之。人不能卑。而我自卑。人不能危。而我自危。豈昧甚矣。蓋取孔子之言一繹思之。

緊承上來。仁則強。真不強。故不智不智則顛倒錯謬。肆意妄行。又奚有于禮義哉。全德一齊。彫喪了無。爵可尊。無宅可安。其僕僕見役于人。宜也。而又悻悻不平。何益哉。借弓人矢。人來警他。以見其當然固然。必不能免也。

知耻自是好念頭。但思我之所以自貶。厥耻者安在。惟是不仁故耳。反其所為而發憤強仁焉。役人而不役于

四書明註

孟子

卷三

卷三

人矣。又何耻之有。言仁不及三者。註解自明。爲仁者取射做樣子。其則不遠矣。首句提起下面只講射而正意自在其中。正已而後發。求諸已也。發而不中。求諸已者。未至也。于人乎何尤。故到底反求諸已之正。不再無別法也。當時諸侯兵爭。日日脩怨。無肯反己。責躬者。故孟子借射以曉之。然我輩修己處世之法。亦不外是。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尙論古人。務求極至者。以爲則。自子路而邇之禹。自禹而邇之舜。斯其極至矣乎。不改過不遷善而驟希夫大

舜必不得之數也。學者當由之喜。拜禹之拜。以漸尋大舜之樂地焉可矣。

過須知而後改。亦須告而後知。喜者。喜其知而改之也。世人之間。過而耻而怒而仇者。可以有矣。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薛疾而忌。寧寧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書稱禹拜昌言。指益陳天道。皋陳謨。二事。孟子之言。蓋本此也。註云。不待有過。輔氏以爲聖賢之分。至舜舍己。又云。已有未善。則其說後先不相應矣。且堯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禹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

四書明註

孟子

卷三

卷三

士有所謂教以道論以義者。亦有所謂語以愛者。聖人豈有不聞過之理乎。然因大舜有大禹一語。而進禹于

子路則未嘗不是。

子路與禹大哉不可及矣。進而求之。舜之度量規模。又有大焉者。抑由禹以揚舜固非。泛說舜之大而不指出禹亦非也。維皇降衷。厥有恒性。而善繼之善原。天下公共的物事。舜只還他本體內不見已。外不見人。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註謂已有未善。則舍之人有善。則從之作兩對語。不如一氣串講。爲是。蓋舍己正所以從人。從人正所以取于人也。舍己卽母我之意。從人者。

見人之善。皆已之善。而欣然見諸行事也。此其胸中浩浩落落。任是木石鹿豕。都有禽飛魚躍光景。故曰樂取。註以無所。各訓舍字。以不待勉。強訓樂字。又以下二句。爲善與人同之具。皆確不可易也。

無窮通無貴賤。始終都是取于人的。正見舜之樂處。取日側重。爲帝邊。謂耕稼陶漁取善易。爲帝恒至。矜貴取善難。非所以論聖人也。

已取者。幸其見錄。而知勸未取者。愧其見棄。而知勉。是倚人入于天道矣。善與人同者。同人而習爲善也。故曰與與則天之所以命於人者。一切還諸天。人之所以受

四書

孟子

卷三

三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學者矢志希古。必以中道爲歸。依道或罔中。雖以聖人猶不足法。而況大賢以下者乎。觀孟子之不辭夷惠。則學者可以審所造從矣。

不若武王。誰是可事者。不友太公。誰是可友者。不立朝則非特不事而已。不與言則非特不友而已。下又從二句反言以警之。以見其必不與立不與言也。遂訓泥塗

最亦塗類也。皆言玷汚之意。蒙引以爲水火之分。不亦遠乎。鄉人非知禮者。其冠不正。亦是常事。而手之唯恐不速。直以惡人待之。代推其心。嚴刻至此。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非其君也。肯事之乎。非其友也。肯友之乎。不事不友。肯受之乎。不受則不就。蓋其胸中有所不屑故也。不肯者。鄙薄之意。若曰彼何人哉。而能召致我乎。這裏便見險的意思。存疑發明一節深一節之意。連諸侯句在內。殊失是故二字之意。丘月林駁之。知言哉。

若汚乎我自潔。故事之而不以爲羞。官小乎我自大。故

四書

孟子

卷三

三

居之而不以爲卑。事汚君居小官。豈能展布生平乎。宜其與世浮沉矣。而盡其在我。不自淹沒。必以直道事之。而不隱賢。直道事人。難乎免于遺佚。陋窮矣。夫我實自遺自佚。彼當局者。豈能遺佚哉。又何怨。我實自陋自窮。彼當局者。豈能陋窮我哉。又何憫。遺佚只是身在局外。陋窮則有困頓之憂。亦是進一步說。其行如此。故微其言有大露本色者。爾爾我我。若黑白之分。而天淵之隔也。任爾多玷。隨態自與我無干涉。安能以爾之汚汚我。爾之卑卑我哉。故爾爾爾爾。和光同塵。而未嘗稍自貶損也。與人相遇。不必他微。我。不必他禮貌。我。但一引乎

耳。便唯唯奉命援而止之而止也。止則不去。蓋其胸中亦有所不屑故也。不屑者鄙薄之意。若曰彼何人哉。而能屏棄我乎。道喪便見不恭的意思。二子斷案千秋特識。故復加孟子曰。三子隘與不恭。直言二子之偏。非流弊也。伯夷視天下無一可相處的。故孤高峻絕。膜外不能容一物。非隘而何。柳下惠視天下無一不相較的。故疎畧慢易。玩弄儔偶。有如嬰兒。非不恭而何。君子即孟子自道也。言君子願學孔子。視萬物皆吾一體。豈有悻悻不相容之人。其隘也如何。繇之視匹夫皆能勝予。豈有泄泄不為禮之人。其不恭也如何。四書註孟子公孫上圭卷三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上

圭

卷三

四書註孟子公孫下圭卷四
戰國時日事干戈。一則曰天時。再則曰地利。而人和不與焉。即孫吳之流。亦或及此。然不過以智術籠之。非能以德義結之也。故孟子取三者。權其輕重。而一一發明其故。仍歸結在得道上。蓋道得則人和。人和則不必問其時。于天。問于地。而勝技在我矣。聖賢兵法。端不外是。兵家以背孤擊虛。因相乘旺為良策。則天時是也。然天時之茫然難憑。豈若地利之顯然可據乎。兵家以高城深池。據險扼要。為良策。則地利是也。然地利之塊然無為。豈若人和之翕然有用乎。漸次推到人和上。意有所主。對講不得註解。俱在下面實講。亦不得三里七里其城郭。眇乎小矣。曠日攻圍。其間豈盡有孤虛無旺相耶。然而克窮于技。則必其地有利焉者也。天時不如地利。可于是信之。高城深池。且兵食無不足焉。此其地之利。視三里七里

四書註

前賢刁

包蒙吉輯

男再源孫

承祖

曾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稜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天時不如地利章

四書註

孟子公孫下

圭

卷四

受官霄壤。無如人心不和。委置而去。則城雖有。池雖深。可憑陵而上。兵革雖堅利。米粟雖多。適足以爲敵國之資而已。地利不如人和。可于是信之。

城民三句。舊不主地利說。玩故曰二字。承上節來。卽主地利說。亦無妨。盡土分疆。原爲城民也。設險原爲固國也。銀乃戈矛。穀乃甲冑。原爲威天下也。而所以然者。不在此。惟有得道而已。道者。以德。行仁與民同。其好惡者。也得之。則羣策羣力畢集。不封疆而民可城。不山谿而國可固。不兵革而天下可威。故曰多助。失之。則人懷異志。雖有封疆。不能城。民雖有山谿。不能固。國雖有兵革。

四書

孟子

二

卷四

不能威天下。故曰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離心離德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同心同德也。如士順立。朝農順耕。野之類。唐荆川曰。兩至字。卽從親戚天下上見之。非推極而言是也。昔神宗在東宮時。孫思恭爲侍讀。一日請孟子。思恭泛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請父也。抱祭器而歸。周豈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嘆服。

以天下所順之國。攻親戚所畔之國。和不利。相去遠矣。故得道君子。原無一戰。卽以戰言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又安有不勝之理哉。舊講不戰句。虛戰句。實余意。

不戰句。實戰句。虛蓋不戰而屈人之兵。君子本意也。昔高宗問天地人三陣之說。與乎平越矣。而進臣觀載籍此事多矣。或謂天陣星宿孤虛地陣山川向背人陣偏伍彌縫以臣愚見。殆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兄子弟。得人之和。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戰。高宗其嘆賞之。

孟子將朝王章

四書

孟子

三

卷四

當時皆以君臣之禮待孟子。而忘其賓師之義。故自弟子以至齊臣。紛紛有異議焉。孟子所以堅不可易者。以在教自處。以大有爲望齊王也。方辭疾而卽出。其教王乎。舉示其意于及門。而詳著其說于景丑。其教丑以教王乎。王不能受。安能學。終固今天下故習也。去齊之志從茲決矣。

王不使人來。孟子朝王矣。如者。擬議之意者也。擬議已定之意。言筭計來見了。偶有寒疾。故不獲遂所願耳。旣以疾托。又日且將視朝。則其爲僞託也。審矣。彼以疾來。此亦以疾往。不是襲他套子。先儒以爲與孔子瞰陽貨之亡同意是也。

辭疾出。正欲使王知其非疾也。丑乃介介不安。獨何辭疾出耶。

與孟子亦直答之而不告其故將使之深思而自悟也。王使人問疾醫來。未知其出用故也。孟子曰。子宜以實對。而乃粉飾其辭。目不能造朝。解其違王命之故也。曰。趨造于朝。狀其奉王命之謹也。曰。我不識能至否乎。言其勉強趨赴將益之疾。且爲不能造朝留地步也。其辭可謂善矣。又使數人嬰之。請必造朝以踐其言。其處可謂周矣。而于孟子之意。却大晦。世俗情面展轉相欺。大抵若此。可勝慨哉。

不得已。非爲數人嬰之也。出明本意。被仲子一場話。說亂了。欲造朝。既義有不可欲歸。又道有不明。進退俱窮。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四

卷四

只得寄宿景丑氏。庶幾因問發明一番。使之轉而上聞也。景子援引父子與君臣併列。題目甚大。但全在禮貌上計較。殊不知責難陳善之敬。遠過于奔走承順之敬也。齊人不以其美者獻王。而私心厭薄之。君臣主敬之謂。何何大倫之爲也。所以然者。敢于昏庸其君。而不敢于聖明其君耳。若我則不然。我別無所以敬王者。敬之以放。敷敬之以重華。視方今可與言仁義者。惟王一人而已。不敢二字。正傳敬字之神。陳堯舜亦不是拘拘在二典上發揮。言本乎仁義。即言言法乎堯舜也。舍仁義豈復有堯舜之道哉。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此孟子之志也。而齊人何足以語此。

又舉君父併言。把賓師意思全沒了。豈知不俟駕之禮。非所以施諸孟子。奈之何。過相比擬也。

孟子之言。非景子之意。景子之言。亦非孟子之意。故各云云。蓋景子謂孟子不可不赴王之名。孟子則謂王原不可名已也。曾子以下皆言不可名已之意。晉楚有國。言富而爵在其中矣。富者裕于財。仁者裕于性。性備萬善。而庶視金玉。何富之足云。貴者優于勢。義者優于理。理踞物表。而銖視軒冕。何爵之足云。曰。彼曰。我非僅相

四書劄註

孟子 公孫下

五

卷四

抵對也。直趨而上之矣。嫌字即大學自慊之嫌。此處用之作缺欠意。註解不能無疑。竊意還他快足意。若曰。吾自有仁義在。何以彼之富爵爲嫌乎哉。亦通。曾子得孔氏嫡傳。而爲之說。豈有不義之理。是或一道。舊對世俗說。不如對景子說。蓋景子所言不俟駕之禮。是一道。曾子所言更有出于常禮之外者。又別是一道也。天下達尊三爵。居其一。而齒與德。儼然鼎立焉。或施之朝廷。或施之鄉黨。或施之世與民。各有攸重。不相下也。輔世者。翼贊斯世。使不墮敗。長民者。主持斯民。使不陷溺。德之功力大矣哉。德者居仁由義之總名也。惡得句。先儒多

爲回護未免牽強。孟子畢竟有些英氣。不如顏子正此類也。但講中不必直抑齊王。不必直揚自己。只云爵之一視齒德之二不敵也。惡得而慢之。則不可名之意。曉然矣。

所謂不得慢者。以君之倚籍若人正急也。大有爲之君。以堯舜自期待。舍談仁說義者。其能成厥功耶。故將如彼。先如此。其有所不召之臣必也。不召。故運籌決策則造膝而請教焉。其尊德樂道有如是者。否則卑其所尊。憚其所樂。以庸君世主自安。尙可與之講有爲之業哉。湯有商。大有爲之君也。尊伊尹之德。樂伊尹之道。學焉。

四書講註

孟子

公孫下

六

卷四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躋九國之業。桓公有齊。大有爲之君也。尊管仲之德。樂管仲之道。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成一匡之功。湯學伊。桓學仲。亦無明文。孟子亦據湯。聿求元聖之誥。及桓公。一則曰仲父。再則曰仲父之稱。而知其以師禮尊之也。

今天下諸侯王。競相雄長。其土地之廣狹。業之崇卑。大段未能遠過者。豈有他哉。以頤指氣使爲能。不以長善救失爲賢故也。

此節又申明學焉。後臣以結不召之義。而因以自表也。湯學于伊尹。而後臣之不敢召尹也。桓公學于管仲。而

後臣之不敢召仲也。伊尹無論已。管仲未必有德可尊。有道可樂。然且尊之樂之不敢以君命臨之也。而况風抱堯舜之道。厭薄功利。羞稱霸佐者乎。吾子必律以不俟駕之禮。過矣。

陳臻問曰章

士君子立身。須從授受一節處。清楚起來。然後大段不差。溺于利而不能舍。無足言矣。卽一意捐介而辭其所當受。殊不近情。惟權衡于義而無所私。則時中之道也。讀孟子此章可見。

陳臻執定一條路。從前後互異中。看出孟子破綻。故兩

四書講註

孟子

公孫下

七

卷四

下攻擊。料他無處躲閃矣。

天下事惟義所在。當受受之義也。不當受辭之。亦義也。統歸一是。豈得過生異同乎。禮以義起。要本人情。違行餽贈有資斧相通之情。焉情在相通。則于未有處。非貨之也。如之何不受。開戒餽兵有患難相恤之情。焉情在相恤。則于薛有處。非貨之也。如之何不受。

若于齊則未有行也。未有戒也。未有行未有戒而餽。非情也。非情則非義。是以賄賂相加也。君子取嚴一介受辨。萬鍾視富貴如浮雲。豈至爲賄賂所籠絡乎。受固有受的是。不受又有不受的是。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子何

疑焉

孟子之平陸章

孟子于齊之君臣說的曉暢。不繇他不肯肯說的酸楚。不繇他不心動。其慨然知罪也宜也。所惜者知罪之言一出口而已。究未能轉罪為功。則亦奚以知罪為哉。雖然視世之悻悻遂非者。則亦有間矣。大全補氏志小氣輕一段最宜玩。

從來俱云軍士離其行伍。不切距心。按漢疏云。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下

八

卷四

此不稱其職也。以輪平陸未夫。保衛邑民。而使人人失所。為不稱職如此。說極得孟子親切距心之意。去訓殺。恐太過。只作罷其伍長說。亦多矣。即指下面幾千人言。其失伍不止于三也。幾千人連老羸在內。不單承壯者。此與士師相類。言距心明于罪士而暗于罪已也。彼則以制命在君。奉命在臣。君不為臣。惟有束手而已。安得專擅以行吾意乎。此句已伏寡人之罪句了。受牛羊而牧之。則死生之命惟我求牧與芻。其所得為也。不得為則宜告束手于主人。豈有旁觀待斃之理。夫牧民者何以異于是。距心至此。始無所逃其咎而甘心。

承當矣

知罪亦是距心好處。故譽于王。然意在認王。非徒舉距心也。為王誦時。輕重抑揚間。必有感發齊王處。故王又不得不以距心之罪罪已也。大全補氏解註說而不釋。從而不改一段極中病痛。宜玩。

孟子謂蚺龜章

靈丘有官職者也。龜之辭。必有不得其職者矣。其請士師則不得于職。而欲得于言也。故孟子親切之。使伸其志。而齊人遂援例有後言。豈知守道守官。固自判然不相謀乎。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下

九

卷四

士師以刑罰事君者也。或有不中。則以其職爭之。如張釋之對文帝之類。故曰為其可以言也。數月不言。則不如無請。不如無辭。先輩云。激之使言。非激之使去。是也。蚺龜因孟子之言而諫。諫不行而去。可謂明于去就之義者矣。以齊臣之庸鄙。而其中不無賢者。于此可見。韓昌黎作諍臣論。以颶陽城而城用其言。與此亦大相類。諫孟子于忠。于謀人。成其勇退之節。而已反虛拘于齊。不能去。豈愛已不若蚺龜哉。是皆一隅之見。不足與有言也。公都子亦不能無惑于齊人之言。故據實以告也。

開口稱引古語。卽所謂一日立乎其位。則富一日業乎其官。苟不得一日業乎其官。則不當一日立乎其位之意。進退決于君而已。不與焉者也。孟子居資師之位。以格非爲第一義。勢難資効于旦夕。故須積漸以悟侯。究難訓誨而後優游。命駕未晚也。進退皆謀之道。豈與有官守有言責者爭一日之功名哉。齊人不識此義。而以祗龜律之過矣。

孟子爲卿於齊章

注引遯卦大象解此章。輔氏發明極好。宜閱之。但不與驪言原是弔公行子故事。答丑則亦托辭耳。

四書精義

孟子 公孫下

十

卷四

春秋滕侯書卒不書葬。傳曰。怠于禮聘其君而不會者。此類是也。以齊國強大而滕之壤地褊小也。訃告及則恤之。可謂法古邦交之制。不以強弱爲謹慢矣。况儼然臨之以大賢乎。孟子主禮尊之也。王驪輔行親之也。賢不自共事。在齊未免有漢平帝寵重賢之意。孟子不與言。則所以愧後世之孔光也。以其官論之。非不可言者。以其時考之。非不得言者。而其事終付之默。默丑所不解也。孟子則謂行事之有官者。以其不治也。凡儀文器數之類。一切就理。則無所容于應正矣。予何言。平平對他。併不顯言其故。聖賢必厚

之道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此章見人子送終者。務期盡心而後已。曰快曰安。皆盡心之效也。曰古人曰君子皆盡心之人也。心盡而化者。安生者亦安矣。爲居儉而避于。孟子方葬母于魯。而遽反齊。則張注陵室不開。議于後世矣。此不可解也。當時墨氏之教盈天下。故充虞有過美之疑。而侯其間以誦也。

古時禮未制。故棺槨各以其意爲之。自周公制禮而其度始定。雖庶人皆得從其厚者。禮記門人葬夫子而曰四方于是乎觀禮。觀美也。是要的只是不全爲此故用非直字。若曰非直爲此直爲彼也。人皆有心。則誰不宜自盡者。然必如是而後少伸萬一之報。所謂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

四書精義

孟子 公孫下

十

卷四

欲盡或束于分而不得盡。或限于財而不能盡。兩者皆遺憾也。幸免于此而不因之以自盡其心焉。有愧古人矣。何爲其然也。且字承上來。不作更端之辭。是比訓爲不如謂附言棺槨附于身者厚。則土不近膚而親之體骨爲不朽矣。此正人子盡心之大端。故曰倏倏與悅同。但悅主發揚而

校王快恢也

一句總結言子所謂美正合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意而又何請焉註為天下愛惜此物原指相梓說蔡林諸公曰非也是泛說得之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沈同之問原有意孟子之答卻無心因其事而據理斷之未嘗逆億未形之事也及其事已舉而人有妄言則又據理而直斷斷其事未嘗假借已形之事也其心公正其理著明其辭則長于譬喻而使聞者立悟也究不能勝小人之口何哉

四書胡註

孟子 公孫下

三

卷四

不奉王命而以其意問之故曰私沈同私問不過以國內大亂有可乘之機耳孟子所謂可伐則從亂本言之也土地人民天子所有而以分寄列侯者也戰國割據公然視為己有矣故孟子因子增子之一事而發明其義蓋私授受王法所必誅也大夫之祿爵受之諸侯猶諸侯之祿爵受之天子也大夫弁髦王命不容于諸侯則諸侯弁髦王命不容于天子可知意專重王命註傳之先君一語可無用

齊人伐燕必借口孟子之言以為重勸齊之說所自來也豈知君子教人以義豈有勸齊伐燕之理惟是答者

有待問者中直說其說耳試思燕之可伐

以其違王命也違王命則違天命矣齊人伐燕豈曰王命而安得妄稱天命乎如殺人者死載在王章然非司寇則不得以擅殺明乎刑罰之使司益審于征討之使歸矣是故以燕論之燕燕也以齊論之齊亦燕也誰生受兵誰宜王兵予不得強為異同也彼然而伐之豈知有謬不然者乎余意齊人伐燕已有成說特取決于孟子之一言耳若曰燕固可伐今天下地醜德齊未有所稱天吏者則燕亦不得而伐也如是則燕不致齊之師齊不致燕之畔其利溥矣奈何不盡其辭使當日紛紛

四書胡註

孟子 公孫下

三

卷

有勸齊之疑而史記亦因之以傳後世蓋亦有其故矣朱子曰若預言之則是猜防險詖之私豈所謂聖賢之心哉恐未然

燕人辟章

從來小人逢君之惡者未嘗不援引一段道理使人主聞之望聲可聽故肆然無忌併欲欺罔正人及與一切辨駁則伎倆立窮矣然終不能不為君心之慮奈何愚其不用孟子順民之心術兵之策而致燕人之畔也知恥之為庶幾近之矣無如王有羞惡之心而臣無是非之心也豈豈不知不敢至周公而故以相較使王駭

其言而益信也。周公以骨肉至親左右武庚，其慮可謂周矣。而不能禁武庚之畔，人情之難料如此。知而使之，是養惡于天倫，如鄭伯之于叔段，不仁也。不知而使之，坐昧幾先之哲，不智也。仁與智，周公有所憾焉。而王鯀鯀然若不能自解者，是患周公所不慮也。試以此語直子料彼，亦當無辭矣。賈之意在不知邊，必與不仁並言者，使周公必居一于此也。以殷畔，借與復為名耳。後儒以之寬其罪，亦可或疑于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舛矣。援引周公以為重問其人，問其事，又問其處事之情，無非要歸結到聖人有過上去，以為齊王地也。聖人誠有過，但兄弟之間，以情以理須索如此，處處是，故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使周公當此而無過，則非所以為聖人矣。証不忍逆探其兄之愆而棄之，及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蔡，此大過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俱宜熟玩。

且字進一步說，以古今相形，見其相反之甚也。順從從之而不改也。皆見其有過也。皆仰仰其無過也。不指日月說，是雖已無可仰矣。而又過盡掩護曲為辭，謂以文之務，置之無過之地而後已，是誠何心哉。吃實與小人之尤者矣。

孟子致為臣而歸

士君子負當代之望，其身重，則其去就愈不得輕。一或遷就人將，藉為口實，而後代因之，遂成厲階矣。堯斷之，輸賡丈夫之諫，有為乎其言之也哉。

孟子為齊客卿，分國，人臣也。故記者云云。進則致身，退則致臣，致不同而愛道之心則一耳。

王果有意孟子，則就見時宜，曲致挽留之意，而乃市追前情，隨商後會，別之耳。豈留之哉？曰：願見日棄，日繼見皆在齊王身上說。中間突出羣臣甚無謂，不如直作得侍而與之同朝，與上下文為合。曰：固所願，行道之心切矣。曰：不敢請見，枉道未可以直人也。辭無多，而情理備至矣。

王已面別孟子矣，見其遲留不去，故又用萬鍾欣動他一番。意若曰：孟子之道，施之政事，未必有用。若借他虛名，彈壓一時，還有用。今且處之要地，資之厚糈，俾師弟間朝夕講學問業，以表正中外，是或一道也。子言之，孟子其為我留也。信斯言，是賢者可虛拘也。

齊王不自言而轉托之時子，時子又不自言而轉托之陳子，皆以鄭重其事也。陳子所告者，時子之言，即齊王之言，豈亦以此為盛舉乎？

然謂齊王留我之意誠遲矣。但在我有斷斷不可留者。則非時子所得而知也。萬鍾之養。不幾富我乎。欲富者。鮮少受多。而按我今昔之所爲何如者。所以不可之故。誠難顯言。但彼以利祿相動。則亦姑與言利祿已耳。夫時子殆未聞季孫之言耳。叔孫疑不知何許人意。其人必謝政家居。以高尚爲名。而其子弟復膺顯仕。所以來季孫之口也。富貴人所同欲。而必私據之。衆怒難犯。何可長也。爲政不用。寓自嘆之意。子弟爲卿。則以物弟。子萬鍾之養也。壟斷可私。視國中爲奇貨矣。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下

六

卷四

古之市。使有司治之。通其有無。而無所爭。斯已矣。無所謂商賈之征也。征商自賤丈夫始。天地間至貴者義。至賤者利。惟利是視。故丈夫以此得名。必求壟斷而登之。舉市中之利。一網打盡。而後已也。貪風漸長。征之聊以懲貪耳。一時懲貪。而後人因之爲例。不復能改。貽禍遠矣。時子之言。無乃壟斷我乎。萬鍾之養。是叔孫我弟子也。吾何能作此賤丈夫行徑。使季孫笑我哉。

孟子去齊宿於畫章

孟子夙昔以子思自期待。客不能爲繆公之人。安能爲齊宣之人。其見絕于正人宜也。因其絕而絕之。何容心哉。

營之宿。不果所去。致令旁觀者揣摩其心。後因之樹德焉。殊可笑。爲王留行而不奉王命。欲使王無王。之賓乎。誰教之。坐而說教之言。而言辭不恭。甚矣。王不應若弗聞其言也者。隱几而臥。若弗見其人也者。皆所以絕之也。

四書章句

孟子 公孫下

七

卷四

有飄然去之耳。泄柳申詳之側。繆公未能有人焉。如子思之側也。然而繆公左右。御朝夕有人焉。維持調護其間。然後能安其身。不然。則亦有飄然去之耳。孟子直接子思之傳。意在以子思自處。泄柳申詳。只帶言耳。觀下但及子思可見。

子爲長者慮。當勉王如繆公。處長者如子思。誰謂今昔人遂不相及者。乃不能如繆公之人。所以待子思者。而私待之。是子不爲長者。地而貽之以安長者。亦何能曲事于也。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平心審處。當不至尤人而自謂其失處矣。二句平平說。始終持兩端問之。看

池自悟一語說殺便非

君子去齊尹士語人說

尹士之言愛孟子也。愛之切故疑之深。其言不無見處。及問勤勤至意。然後知大丈夫用意廣遠。非淺人所能測識也。欣然受過。尹氏真君子哉。

尹氏說孟子作三段說。第一段說原當初不該來。第二段說不該來而來。分明有所爲了。第三段說來既徒來去宜速去。而又遲遲其行。爲于去就之義何居。曰士則竊不悅。見平生行事夙所欽仰。獨此一番不快人意耳。或曰尹氏意專在滯滯一段。故下面專辯滯滯非也。王

四書期註

孟子公孫下

太

卷四

猶足用爲善。是王未必不可爲湯武也。安齊以安天下。豈于澤者比哉。安得謂孟子專辯滯滯一段也。予之心有大欲存焉。慰所欲。雖千里不爲遙。拂所欲。雖咫尺不爲邇。此其間有無如何者。予知之。尹氏豈知之哉。

三病出盡。在尹氏視爲滯滯者。在予心尙覺其遽然也。予之徘徊瞻顧。冀王庶幾改之耳。改則豁然悔悟。挽盡之駕。同予所欲矣。註云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或曰改其功利之習而傾心仁義也。亦通。

查既出而予不反予。予是始絕望于王矣。雖然王全

予予豈舍王哉。王賦性淳朴。喜近正人。喜聞正事。從不文過遂非。其善足用也。王用予。則予用王。豈徒用王之善以善齊。抑且用王之善以善天下。無一民不被善。善之澤矣。夫一改而舉世之安危攸分。改之關繫大矣哉。予何能一刻置諸懷也。慰予之望。以慰齊之望。亦以慰天下之望。予所爲日夜關心者此耳。或曰民安着齊王心上說。正其足用爲善處。非自誇有安天下之具也。亦是。

小丈夫度狹而量淺。往往以小嫌介意。不用其言則怒。怒則有拂衣之色。怒則去。去則無返顧之意。只在身

四書期註

孟子公孫下

无

卷四

上計較。全不在斯世斯民一計較也。大人君子之用心。豈若是哉。三字貫到底。兩截字一氣申說。一闕孟子之言。遂自嘆其鄙陋。可謂勇于服義矣。此其人何可于齊人中求之。小人與小丈夫同。但彼以道言。此以識言。少異。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章

孟子以名世而際五百興王之會。不可謂非其時矣。奈有其時而無其遇。天人兩遭其厄。日老巖穴中。亦復有情何能道此。故若有不豫。惟此時爲然。

據前日之言。樂天知命其本色也。當茲長途寥落之際。

為之容貌辭氣者。彷彿不豫光景。無乃與前日之言不甚乎合乎。諸氏云。舊說疑言行不相顧。非弟子對師之語。竊意弟子事師。無犯無隱。豈有見為如此而不一言者乎。

彼一時。從容有待。此一時。迫促無及。今昔其異時矣。時異故豫不豫異。非指怨天尤人也。天人豈有可怨尤之時乎。不豫者。悲天憫人。非怨天尤人也。

自堯舜禹至湯。共五百八十年。自湯至文武。共六百二十八年。言五百年者。舉成數耳。貞元會合。篤生聖人。代天理物。故曰王者。王者與則必有同心一德之人左右之。

四書翊註

孟子 公孫下

子

卷四

贊襄其間。故曰名世。名世者。負王佐之才。抱輔世長民之德。而馳聲當代者也。此二句為數通時可張本。正不

據根源也。

彼一時。謂數之一定者。當不爽也。豈意文文武武至今五

百年之數過矣。以其時考之。憔悴虐政。亦云極矣。否極而泰。誰曰不可。而天尚有需而未果也。夫自古豈有不欲平治天下之天乎。但阨于氣數而無可如何。自望治者觀之。以為冥中若有吝惜。遲留其間者。即彼蒼亦無所辭其責也。雖然。未者有待之辭也。未欲平耳。豈遂不欲平也哉。未欲治耳。豈遂不欲治也哉。一旦厭此殺

運而勃然動其好生之心。則轉賊為平。轉亂為治。將付其事于王者。而赫然中興矣。求名世于當今。豈能舍我而往他哉。君臣道合。天與人歸。子方展明良歌。喜起何為不豫哉。惜也不然。吾所以不豫耳。此章始終明不豫之辭。此節反言以見正意也。註及大全。以前言不豫後言未嘗不豫。添入樂天知命意。恐未然。

孟子去齊居休章

前數章未去而望其相。既去而望其反。此章卻云去齊之志。兆于始見之時。何前後不相侔也。蓋齊王人段不足有為。原自一見而決。但一種慈悲意思。觀列國之君

四書翊註

孟子 公孫下

子

卷四

頗有微長情也。緣染太深耳。如人百骸皆病而元氣未絕。則藥石可施。然必絕去嗜欲而後可。不然日甚一日。雖國手技窮矣。孟子始而失望于齊。既而注意于齊。無非欲奏一日之功也。其如一暴十寒何哉。

居休于齊已矣。丑又取不受。辭一事考證一番。仕不受。辭今之人未聞有行之者。行之自夫子始。意者古有往轍。倣而為之乎。不受辭實出心裁。非古道也。見下于柴與王言。領其丰采。知未能大異乎。尋常千里亦從勞耳。去志卜。隨此矣。志在去而依違受辭。是素殞也。故十萬可辭。聊以明吾志耳。只重不苟辭。若云一受。祿便為所

庶未然。

去志未伸。車與旁午。一時君若臣。經畧武事。言去既非所暇。止其朝者。同其難。言去又非所忍。夫是以逕延未去。久于齊耳。去于齊。我志也。久于齊。非我志也。吾豈以十萬幾。吾志哉。饒氏曰。戰國之時。高節如許。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愚謂孟子之道。果行雖百萬可受。況十萬乎。孟子之道不行。雖空銜且用。為愧而又不安。得拘拘于祿仕之前道也。若魯仲連。則一意高尙耳。豈孟子比哉。然則孟子仕而不受祿者也。魯仲連不仕而不受祿者也。不受祿而同仕不仕異。則其道之相去遠矣。

四書講註

孟子 公孫下

卷四

孟子

四書講註

前賢才 包蒙吉輯

男再謙孫

承祖

全校

平朔陸龍其祿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滕文公為世子章

謂堯舜可為鮮不疑且畏而以為欺我也。豈知堯舜無二道。滿其性分之善而已。歷考古人之言。皆堯舜可為之意。則皆性善之意也。世子其亦發憤為堯舜。無負所性之善可矣。為世子則必率君父之命之楚。將以事大。

四書講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非假道于宋也。而必紆其途以來。殺于事太而急于見賢。雖君父之命不違。惟此亦性善之一端矣。青宮毓德。錄樂未深。故道性善。性字從心。從生。心之生理也。生之理純粹至善。與堯舜同。乃同是性而不能保其性同是性善而不能有其善。遂與之霄壤矣。豈知聖華事業。發古錄今。只是性中緒餘而已。堯舜之善。豈能有加于性外哉。夫所言者不一其理。要以性善為宗。所稱引者不一其人。要以堯舜為歸。此孟子告滕世子之六畧也。註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精絕。一見不已而再見。益以性善之說。恐涉臆創。堯舜之指。

未易承當。將求次焉者。以自居也。孟子知其意。故告之曰。世子未能深信吾言乎。吾所言者。道固如此。非有殊異也。此道自堯舜相傳以來。人一其性也。性一其善也。原無兩般事業。原無兩樣功夫。又安得于其中。強覓他途也。

是道也。非獨吾言之。昔之人常言之矣。齊景公凡至也。自成。則言之。直與古聖賢比肩。蓋丈夫以性生得名。彼我有共繼之善也。吾畏彼。則吾不丈夫矣。重華協帝。豈要人于能步後塵哉。自顏淵言之。忘乎其為貴賤。窮遠矣。舜何人。盡性焉耳。予何人。豈遂不能盡性者。果發憤

四書明註

孟子 滕文上

二

卷五

有為。則我之性。即舜之性。舜之善。即我之善。安得較而三之。周公于文王。以父子為師友。公明儀視之。懸矣。乃周公問師于一堂之上。本天性以盡人。公明儀問師于平載之下。極人性以合天。公信文。儀信公。古今有同心焉。三子各有見于道。一而為之言。故辭異旨同。洞然不致疑也。

絕長補短。近五十里。言壤地偏小也。或曰。言其國不若小。非矣。國雖小。將為君子焉。猶可以為堯舜之臣。將為野人焉。猶可以為堯舜之民。若之何不可以為堯舜之國乎。善推性之理。內以善身。外以善國。

為之而已矣。振衰弱之運。除沉痾之症。豈尋常藥餌所能奏效哉。書言只可服也。

滕定公薨章

人性皆善。堯舜可為。此章其明效也。喪禮久廢。舉世莫行。天性疑于淹沒矣。自世子一聞孟子之言。而欣然有得。則性中之善端于此見。而當局者一事之堯舜。何可誣也。父兄百官。合力沮撓。天性又幾于淹沒矣。自世子再聞孟子之言。而斷然力行。于是疑者信。怒者喜。則性中之善端又于此具見。而旁觀者一念之堯舜。何可誣也。上章方託空言。此章遂見實事。孟子豈欺我哉。

四書明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言念昔者。如在目前。世子亦可謂嚮慕有道者矣。孟子所言者。性善也。于心不忘。則有盡性之思。孟子所言者。堯舜也。于心不忘。則有希聖之想。大變之來。若不一切悉裁。所謂不忘者。終成虛願耳。是以不憚其傳之跋涉。而越境就正也。孟子開口稱善。善其所問者。舉世所不能問者也。送死大事。人子藉是以稍伸烏犬之私。蓋天性自不容已者。非假諸外來也。孝子一生罔不以禮為本。所自盡者盡此耳。引成語。全重禮字。引到諸侯上去。諸侯之禮。未學者。節目之詳也。習聞者。綱領之大也。以三年之喪為主。齊疏哀之發于衣服者。飭粥哀之發于

飲食者俱三年內事。自天子達庶人無貴賤咸用此禮。三代共之。無古今咸用此禮。或曰不宜平對。言貴賤同禮。自三代時然矣。

定爲三年之喪。以孟子之言行事也。父兄百官襲常路。故共駭爲不經。反援魯先君及先君爲辭而直斥其非。抑思自魯先君以來。二百餘年于茲矣。父兄百官豈足以知之。特誣舉所見所聞之先君以當之耳。且喪禮從先祖志之言。何嘗不是。但彼所受者制禮之先祖。非壞禮之先祖也。高自稱引以蓋其非謬矣。按春秋文公禘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葬年而逆女。魯先君殆謂是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上

四

卷五

乎。父兄百官不勸善而沮善。將順之義謂何。世子全無歸咎之意。惟是自怨自艾。陳其素行不足以服人。豈獨資質過人哉。註云學問之力不可誣信矣。問孟子者問其如何息衆論而使我得盡于大事也。孟子曰然。言人情大抵如是。若此輩豈可與商行止哉。歷述孔子之言。見上人自盡其在我。則下之人從風而靡矣。世子抱君子之德而操風行草上之權。盍亦反求諸已乎。世子聞孟子之言而然之。是以慨然承當不復他求也。諸侯五月而葬。故居廬五月。喪禮居倚廬不坐。寢苦枕

塊。或唯而不對。或對而不唯。故未有命令告戒。卽孔子所謂君薨。聽于冢宰之禮也。按三年之喪。知者可以觀其理焉。仁者可以觀其愛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此獨曰知者以其誠高而能所不惑于衆人之口也。未葬之先。聞其盡禮。故葬期至。共于是觀禮也。四方畢來。天性所感動。不約而同也。顏色二句。哀之發于容貌聲音者。正自盡之實。卽孔子所謂欲粥面深墨。卽位而哭之禮也。言弔者則觀者在其中。大悅者以其爲從來不經見之盛美也。無親疎無遠近。莫不稱快。卽孔子所謂上好下甚。而小人之草偃于君子之風矣。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上

五

卷五

滕文公問爲國章

通章重民事不可緩一句。仁人。仁于民事者也。賢君。賢于民事者也。下面雖兼承禮下取民二意。然禮下無非爲民事計耳。中閒詳言取民之制。歷述三代務求其盡善者。未復以學。較結民事之局。師王者以民事師之也。新國以民事新之也。及畢戰問井地。則專言民事無他及矣。張南軒云。周家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而室家則勤織紉。相與咨嗟嘆息。相與服習。子艱難咏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難。而其后妃又不忘織紉之苦。則必嚴

然朝夕而不敢忽。則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矣。驕肆
何自而生乎。發極不緩。民事之意甚透。
甫爲國而得一代大儒。諮訪政事。亦奇遇也。問喪禮。問
井地。使人可也。問爲國。則必視承弊。亦重其事之意。
註以禮聘孟子。是從前後文推出來的。
爲國者。爲民而已。爲民者。爲民之事而已。事。屬民而天。
命之。向背國運之盛衰。恒必由之。安得一刻置諸懷乎。
身。備蔽而心。田野足。殿陛而口。茅茨非好爲勞瘁也。不
如是。有斷不可者。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上

六

卷五

而君可緩乎。舊說自是。紫溪諸公俱云。言成周盛時。不
緩民事。而欲文公之法之也。說的闊大。却非立言之旨。
楊氏云。民之爲道。猶言民之爲民耳。道常理也。言民之
常理。固如此耳。恒產。民身之事也。恒心。民心之事也。罔
民。把身心都壞了。豈仁人所爲乎。
賢君。卽仁人也。以其心之慈。謂曰仁人。以其行之純。良
曰賢君。惟仁人不罔民。是故賢君必恭。恭者。屈己以養
民也。是故賢君必儉。儉者。薄己以厚民也。如此說。纔合
章旨。或欲偏重儉。却難說。禮下根。恭來。恭者。謙光之德。
不傷人也不侮人。豈有簡賢棄士之理。則必接遇唯謹。

而不放。慢也。取民有制。根儉來。儉者。清約之德。不奪人
也不奪人。豈有非分踰涯之理。則必供賦惟正。而不敢
過也。下二句進一步。說是或以爲恭儉之實者。非。
恭必禮下。禮下必重祿。不富矣。儉必節用。節用必寡取。
不富矣。若此者。正所以爲仁人也。仁與富無兩全之理。
陽虎嘗言之矣。益上者必損下。益下者必損上。情理自
然。但陽虎孟子之意。各有取焉耳。註甚的。勝君子不以
人廢言之意。語曰。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
反。也可作二句証疏。

四書翊註

孟子 滕文上

七

卷五

禹湯文武。正以仁人在位。而稱恭儉之賢者。蔡氏以五
十七百畝爲制產。而貢而助而徹。則取民之制。分析
極是。吳氏王氏非之過矣。林氏云。三句渾淪說。以下面
有孟子自解二句故也。此爲作交言耳。夏后氏。水土初
平。地未甚闢。故一夫授田五十畝。至殷漸闢。故增至七
十。至周太闢。故增至百畝。此說固是。但世代遷則生齒
漸繁。戶口日增。安知人遂不浮于地也。故朱子嘗疑之。
以爲孟子之言。恐不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做許多
畝。治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了。代代增加。則田開許
多。疆理俱合。更改恐無是理。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
三代之遺制。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

豈拘儒曲士牽制義者之所能知哉。徐氏引暴君代
作。棄田以爲園囿之說。謂殷周之際。疆界無存。故代有
變更。亦曲爲之辭耳。天下之田。豈有盡棄作園囿之理。
乎。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送人所掌也。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周禮考工記匠人所掌也。陰氏陳氏云。鄉
遂平曠之地。可盡萬夫之井。都鄙包山林陵麓在內。故
隨處盡爲井田。馬氏云。行助法之地。必須平地之田。行
貢法之地。則無問高原下隴。截長補短。徐氏云。國都之
立。大抵因山川形便。如國立于平曠。則鄉遂在平曠之
地。如在山藪。則鄉遂便在山藪中。今山西平陽乃堯舜
四書翔註 孟子 滕文上 八 卷五

復稅其私田。正見吾民一體之義。若貢則不待言矣。貢
猶今之計畝收租助。猶今之就田公稻。
引龍子之言。欲勝文舍其不善而善是圖也。開口總斷
兩句。下面專言貢之不善。而助之善自見。較者。比擬衡
量之意。數歲之中。或豐或凶。或不豐亦不凶。共計收成
每年應得若干。則應貢若干。立爲格式。永久行之。故曰
以爲常。狼戾狼籍不整也。多取非虐。極言倉有餘粟。非
真欲其多取也。寡取者。蓄積多。只依常例去取。便存乎
見少。非真謂其寡取也。糞田以糞有年也。年凶則糞田
之費都枉然了。何以償之。而猶取足常數。民安堪命乎。
四書翔註 孟子 滕文上 九 卷五
爲民父母。將使優游卒歲。奉事二親。無公家之累也。今
且經年勞苦。救水無資。負私債而償公家。爰爰乎性命
之不保。以人則不仁。以君則不賢。實此父母之名多矣。
貢之貽累至此。若助則萬萬無此也。按貢法。有春秋補
助二典。在周鄉遂亦有司稼之官。視年之上下。以出斂
法。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也。不過當時諸侯之弊耳。
忽然出此一句。要見助法之當行耳。世祿以惠君子。助
法以惠小人。行世祿則處君子者有道矣。豈處小人遂
可不得其道乎。且世祿原自助法得來。助法不行。則無
公田。無公田。則世祿何以給之。恐行者亦終歸于廢矣。

一班要緊事。有固然者。有未然者。不可不察也。意思全包含在固字內。

助法之廢久矣。併冊籍無存者。故孟子但據大田之詩。二語想像成周助法耳。周用助。則周之子孫可知。非舍周而遠希殷代也。

行助法。無緩乎養民之事也。則教民之事。至此又有不可緩者矣。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于是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只如此泛說為是。蔡氏林氏俱直指文公說。

恐未然。且云使之兼設四學。做周制尤非。四學之說。雜出他書。孟子既稱周曰庠。安得以四學為周制哉。庠取

四書期註

孟子

十

卷五

養老之義。兼國老庶老在內。校取考較之義。或稱察其工之勤惰。或品定其藝之高下。序取觀德之義。或序賓以賢。或序賓以不侮。射義云。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射者。各釋已之鵠。是禮樂之事。非徒張弓挾矢之事也。三代鄉學。各取一義。以立名。至國學。則夾世同歸。蓋鄉也。國也。規模有大小。名號有異同。而究其所以然。無非為明倫而設也。記曰。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夫婦長幼朋友焉。庠序者。庠此者也。校者。較此者也。序者。序此者也。天下達道。命于天而成于君。豈其有

殊指哉。明于上者。學建而教肅。開發其義類。無餘蘊焉。一道德以同風俗。小民蓋莫不蒸蒸然互相愛敬矣。五

品通而百姓親。自上世以來。未之有改也。饒氏說。宜知教養二事。王者之大經。大法也。參酌古今。而處其當。與

王復起。豈能易哉。是訓是行。必且仰而慕之。崇而奉之。日吾師乎。其尊貴蔑以加矣。許之以師王者。而不許之

以王天下。可見致王原是。大國做的。孟子于滕文。亦不敢輕易許也。周自后稷始。封于郃。至不窋遷于戎。至公劉遷狄。遷邠。至古公又遷岐。其為諸侯之國。舊矣。治文王三分有二。

四書期註

孟子

十一

卷五

而天命是以維新。蓋厥生之驟。驟于文王。故大命之集。集于文王。不待一戎衣。天下大定之日也。力行者。憤發有為。不以卑弱自安。舉井田學校。一一見諸實事。則國為善國。一時規模氣象。必有煥然改觀者矣。新國所以新命。文公其為周文王乎。借文王來歆動他。亦是後世子孫必有王之意。只說助法當行。至于井地之制。都未明白指出。故使畢戰問之。唯仁君能行仁政。然非得其人。則不行。選擇而使責有所歸矣。勉者。勉其翊贊仁政。無負選擇之意也。欲行仁政。將以利民也。民非經界無攸利。故須從此做

起經界者。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使秩然有條理也。註云。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併。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穀祿二字分貼君子小人。細看畢竟不如註說為是。果如所言。則孟子當云。經界不正。則井地不均。井地不均。則穀祿不平矣。穀祿二字看饒氏撥其穀以爲祿之說。自明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以利己。則仁君廉吏必敬其經界以利人。可知經界正。則田有定分。無不均之田。賦有定法。無不平之穀祿。不勞餘力而仁政之行裕如矣。故曰可坐而定也。

四書講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蔡氏以殆字解將字。不作將然說。是有君子應有處置君子的道理。君子國之表也。有小人應有處置小人的道理。小人國之本也。無君子則井地無由均。誰治小人而祿安得不制。無小人則穀祿無由出。誰養君子而田安得不分。不可以壞地稿小。遂苟且從事也。助法久廢。而十一亦踰制多矣。故開口曰請請者。欲其毅然更始也。一則力復古制。一則革橫暴之習。而示以惟二之供也。自賦者不煩追呼而終事也。野九一都鄙用助。法國中十一鄉遂用貢法。正周之舊法也。考滕卽今滕縣。四望平衍。併無山林陵寢。蔡氏之說非矣。其國

中用貢者。或當如朱子之說。

祿之外。又加祿焉。所以厚君子。此卽百畝。半分。分田時授之也。自卿大夫以至于士。其祿皆有差等。唯主田則不然。蓋凡爲君子者。皆得立廟。而以其田祀之。故一視同仁。此先王特恩。使各得隆其孝思于先人也。祭賁。故田曰圭。趙氏之說誠鑿矣。田之外。又加田焉。所以厚小人。此卽百畝四分。從分田時授之也。民年六十歸田。長子受之。次子便是餘夫。以其在五口八口之外也。授之田。使自食其力。欲游惰不得。然田止二十五畝。欲奢侈亦不得。亦見寓教于農之

四書講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先王化民成俗之道。不待學校。卽在井田中。見之人民安土重遷。非甚不得已。豈肯離其故土。呼死喪遷徙。無出鄉者。正見其得所也。鄉田同井。便自然相聯屬了。出入相友。同作息。卽同德也。守望相助。同防禦。卽同仇也。疾病相扶持。同救恤。卽同患難也。恩義交篤。宛若家人骨肉一般。所謂小民親于下者。早有其徵矣。此言井田形體之制。所以正經界也。井地必先取方。故曰方一里爲一區。而井之井九百畝。以足公田百畝。及八家各百畝之數。一里如是。里里皆如是。一井如是。井

非若如是舉一區以例其餘也。中。公。外。私。便有手足履心之美。先公後私。便有父兄子弟之義。所以分別。野人使不得同于君子。尊卑之等。亦報効之公也。

一國之中。大畧不外君子小人。一國之君子小人。大畧不外祿與田。分田制祿。大畧不外正經界及下所云云。而國規模畧具矣。然從法不能以自行。酌古準今。審先後緩急之序。察剛柔燥濕之宜。使彈丸小邑。再見一隅之三代焉。則惟君若臣力行何如耳。潤澤有細膩。澆灌意註解最精。後世王莽行井田。王安石行周官。而皆不足與有爲者。正坐不能潤澤故耳。自古未聞無治人而治者也。

四書切註 孟子 陳文上 古 卷五

有爲神農之言章

此章以闢異端爲主。而題目有三。一闢並耕之謬。一闢悖師之謬。一闢一頁之謬。闢並耕則以堯舜爲主。而及于益禹稷契。闢悖師則以孔孟爲主。而及于子貢曾子。雖沒世明矣。開悖師則以孔孟爲主。而及于子貢曾子。雖沒世如晤一堂。而師之不可悖也明矣。闢一頁則併無庸援引古八。而但就其言窮之。彼自無所置喙矣。此文字關錢。照應俱有法。讀者詳之。

勝行井田之法。復古也。許行曰。更有古于是者。是以稱

述神農之言。而。上。之。加。一。爲。字。其。爲。造。作。附。會。也。明。矣。遠。方。慕。義。以。爲。仁。政。之。感。而。豈。知。其。藏。禍。心。乎。其。待。數。十。人。而。只。請。一。厘。志。不。在。爲。民。可知。捆。腰。織。席。便。寓。自。食。其。力。之。意。

稱。陳。良。之。徒。見。學。術。之。正。不。宜。見。惑。于。人。也。負。耒。耜。而。來。便是。悅。並。耕。的。種。子。其。開。口。動。聖。人。之。夢。出。于。中。心。非。有。他。腸。也。惜。未。有。定。議。定。力。耳。

陳。相。一。見。許。行。被。他。一。場。話。說。動。了。故。盡。棄。陳。良。之。學。而。學。之。且。特。來。見。孟。子。誇。示。其。所。學。正。是。大。悅。處。賢。賤。若。者。將。欲。貶。之。故。先。褒。之。也。未。聞。道。即。未。聞。神。農。之。道。

四書切註 孟子 陳文上 古 卷五

賢者二句。正其所聞之道也。民以耕食。我亦以耕食。食之暇。推其力以治民。謬所叨吃。自家飯。做人家事。也以爲人我一體。不欲其屬之故。如此若。勝君不耕而食倉廩。府庫皆民膏民脂。非道甚矣。賢者固如是乎。按並耕之說。粗淺迂腐。極可笑。而陳相譽之不吝口何愚也。反覆窮詰。大意要引出交易意。來其文法有似宜詳而畧者。如許子衣褐。亦是布類。豈能不織而衣。而不之詰。如釜。飲。之。屬。皆以果易。然則許子奚爲不自爲。而不之詰。蓋其意具于一冠中。故不嫌畧也。其文法有似宜畧而詳者。如許子以並耕爲賢。則種粟而食。不問可知。

而必以此開端。如冠以粟易而不自織曰害于耕。可以立折之矣。而必及于釜飢饉以鐵耕以結局。蓋欲畢獻其情使無躲閃之處。故不厭詳也。詳而暑暑而詳。類倒陳相唯意之從。其見孟子舌鋒之妙。文字之奇。此節大意要引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一句來以為辨折之地也。農夫陶冶各以所有易所無兩利之道。豈曰屬之云乎。陳相蓋亦因此識彼也。四句原是破厲民自養之說。但承以粟易之句來。口氣甚緊。解釋諸君自在言外見得。蔡氏直入之便覺緩了。舍解止亦通。似不如前屬上句為是。言許子何不自成陶冶所在一切器械。四書訓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治天下遺大投難。百工何如。以百工所不可者而治天下。獨可有是理乎。此即上句之明以通其蔽也。有大人為事者也。人小故其事亦小。各有攸司。無相侵也。且身一而工百。相須固甚。慙矣。若必躬必親。則既為此又為彼。是率天下跋跡之不暇。又安有休息時乎。此四句又就其所明者推極言之。以見治天下不可耕且為斷斷如也。故古有見于此而為之語曰。或有殫智竭慮而勞心者。或有胼手胝足而勞力者。勞心者立綱陳紀。視人之事為己之事。而治人勞力者受型受治。唯意指之從。四書訓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而治于人治于人者。子弟之義宜有以報之。則食人治人者。父兄之責宜有以享之。則食于人。此六句皆古語註指四句以上二句不待言也。天生下許多人來。須索有个尊卑貴賤。綽相安的通義者。合上下而各得其宜也。若宜于此不宜于彼。則拘滯不通矣。通即達德達字。或作通融之通。未是。

堯之時。天下平矣。當澤水警予之時。猶未平也。橫流言不由故道也。泥濘于天下。世界盡成水鄉矣。水盛則草木得以滋長。故暢茂草木。當則禽獸有所憑依。故繁殖草木。禽獸交為五穀之害。其能登乎不登者。在外無以

四書章句

孟子

卷五

九

登于塲。在內無以登。上者也。蹄跡交中國。禽獸實逼處。此而與斯人爭此土矣。堯爲當時之大人。勞其心以治人者。故獨憂之。憂者。獨而勢有難兼。故舉舜敷治。以分其憂焉。舜亦不能兼所憂也。故使益掌火而焚山澤。以爲治水之地。火烈則草木不復暢茂。草木盡則禽獸失其巢穴。不復逼人。如此治水之功。從此施矣。禹稷不言使省文也。疏論決排皆以分其勢也。或注海。或注江。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按九河集註。分簡潔爲二。蔡氏書傳合簡潔爲一。其說紛紛。惟吳氏云。南皮明有滌河。則集註確有可據矣。註考四水入江爲証。金氏曰。當是疏九河。滌濟排淮。漂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雖朱子云。只是行文之失。無害義理。不必曲爲之說。然仁山之說。不可不知也。水患既息。然後五穀從此登。而粒食有日矣。得食只輕輕說。大泥便是五穀熟。而民人育句了。八年于外。睽違何其久。三過其門。聞問何其便。而往來自若。未嘗一停驂也。蓋其所憂甚切。十分忙迫。那裏有留止時節。骨肉之間。且如此。况分憂于不急之務耶。卽有其心。亦無其事。雖欲耕。乎所謂可得而食者。禹甫開其端耳。又有稷以結其局。焉稷以農爲官。亦未嘗親稼穡之事也。教民而已。分別五穀而

四書章句

孟子

卷五

九

示以種植之法。正教之事。向憂其不登者。今且歲歲告成而生養遂矣。人有道。卽天命之性也。飽煖無教。則恣情縱欲。喪失乎天之所以命我者。與禽獸又何擇焉。聖人有憂之。兼堯舜說。憂者。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于禽獸。而遠于人也。使契者。舜奉堯命使之也。教以人倫。教以人所固有之道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手其人也。親義序別信。許言乎其道也。五有字。與有道有字相應。上五句言人倫之道。放勳則備陳教法也。有竭。暨于人倫者。從而獎勵之。有趨向于人倫者。從而招集之。勸善也。心悖于倫。則邪匡之。使正。行反于倫。則枉矯之。伊尹惡也。輔如車輔。扶其怠志而使之立也。翼如羽翼。教在上。而復其固有則在人。故使自得之。自得在人。而教者不終諉之人也。故曰。又從而振德之。振者。振動振作之意。註解提撕警覺最盡。德解惠猶云仁義。所以利之也。蒙引存疑俱以雖欲耕得乎承禹說。而以暇耕乎承放勳數句說。細玩上下文勢。上卑承禹是也。下卑承堯則非矣。自堯獨憂之以下。皆言大人勞心治人之事也。豈有遺却舜益稷契之理。看來聖人之憂民如此。一句通承數聖人言也。因這門不入。于不暇耕之意尤切。故重申一段至此。則總結之也。若曰古人行文

只取意足恐不成文理矣

上兩節發明不暇耕之意已盡。此以下三節又言不必耕也。堯之憂思得舜以釋之。舜未得堯之憂正未已也。舜之憂思得禹皋陶以釋之。禹皋陶未得舜之憂正未已也。若夫繫心百畝。動作息謀。豈因此小人勞力而治于人者之所爲。豈可與堯舜同日語哉。

分人以財。是亦利濟之一端。然謂之惠。非仁者普被之道也。教人以善。是亦化導之一端。然謂之忠。非仁者同風之道也。唯渾忘人我。直從天下起見。得其人以施惠。則財不待分而人人蒙其惠。得其人以効忠。則善不待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上

子

卷五

教而人人荷其忠。此萬物一體之心。肌體萬端。無不及焉者。故謂之仁。以天下與人。句不通。借此以形容爲天下得人者之極難耳。說者以其易言之。遂云非傳位與人也。而曲爲之說。誣矣。以天下與人。只要無私心割捨的。爲天下得人。須是有辨別一世的眼力。覆月一世的胸襟。至誠感格。寤寐交通。若此者。談何容易也。

引孔子贊堯舜之辭。要見堯舜德業之盛如此。豈漠然無所用其心而能爾哉。只是從天下最難處用心。而不肯分用于瑣屑之務耳。

陳良楚產夷也。乃不爲風氣所囿。而嚮慕中華。佩服孔

孟蓋堯舜以來相傳之嫡派也。用夏變夷矣。北方學者固多翹楚。然以夏用夏。夷以夷用夏者。豈能出其右哉。誠所謂出類拔萃之士。而終身可依歸者也。歟。相兄弟北面已久。居然中夏矣。則未寒而反而易心。終于夷焉。豈不異乎吾所聞哉。

上言師死遂倍。故此節引孔子沒而諸子不倍師者。厚示之。蒙引作三段看。存疑作四段。以子夏等爲丁蘭刻木之類。亦是不倍師。看來三子不倍師。已在三年。虛墓相向而哭。皆失聲之內見得了。至于有若一段。則不能爲賢者諱過。何也。昔者曾子責子夏曰。而汝何無罪也。

四書劄註

孟子 滕文上

子

卷五

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運而若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爾罪一也。使人以夫子疑之。不免于罪。况直以事夫子者。事他人乎。雖云姑寄其無聊之思。然其事則未免迂而左矣。况此節援引三子。只要形容曾子不倍師耳。重曾子不重三子也。在三子從言論氣象上見聖人。欲欲以有若當之。曾子從心體上見聖人。故守的恁地堅定。說的恁地親切。江漢濯無一毫點污也。秋陽暴無一毫驕障也。舊說一疵不萌。萬理明盡。極好。瞞瞞不可尙。即從上二句見得。彼有若者。不過竊其餘波。分其餘嗜。又惡得而似之。

南蠻獻舌。所謂匪我族類也。先王登以並耕。爲遷而許。行假之以文其陋。是先王之罪人也。相不學其是先王者。而學其非先王者。以視曾子何如。曾子不事似聖之有若。而陳相乃師反聖之許行。大有遷庭矣。舍卑賤而進于高明。出谷遷喬也。下喬入谷者。反是。良學周孔之道。雖大觀喬木也。許行誕妄說秘。幽谷也只影正意。爲是不必結鳥。

許頌僖公而面以周公當之。說者遂謂僖公非能廢戎狄者。惟周公爲然。亦曲爲之辭也。孟子文法如此者。每有之。註以爲斷章取義。或然。南蠻獻舌及戎狄荆舒等。

四書補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語似近。言罵孔子。或不如是。相不學。周公而學周公之所廢者。居然夷狄矣。變于夏。則善。變于夷。何善之有。並耕之說窮矣。又以一價之說進。謂價一。則物有格。式賢愚不相欺。負長者重者多者大者爲一例。短者輕者寡者少者爲一例。不必過事區別。一當目而知之。一舉手而定之矣。此卽剖斗析衡而民不爭之說也。

人有情。物亦有情。情者。實理之不可掩者也。天之氣化有厚。故生物有美惡。人之工力有巧拙。故成物有精粗。若泥其理之一。而昧其分之殊。名實混淆。適所以滋亂也。從履一端推之。則其他可知已。陳相後談許子之

道正在國中。無僞句見得。而不知其反以長僞也。只期素價于人。不復審物于已。蒙面喪心。而真可窮詰也。雖一時一軍行。不去況欲治國家乎。蕭道成嘗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蘇長公云。意則善矣。夫金之不可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物豈有此理哉。然則莊周齊物。亦可從此而知其謬矣。

墨者夷之章

此章極得納約自屬之意。程傳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厚葬夷子之明處也。其屬乎反覆辨折以曲動其天良。就其明

四書補註

孟子 滕文上

三

卷五

夷告之也。其孟子之納約自屬乎。宜其渙然自信而直。語夫有生之初也。

夷子業墨。于心終有未安。故向吾儒就正。非若陳相之矜其說以相角也。援墨歸儒。循道婆心。故願見然未知其誠與否。故又以病自託也。曰我往見而夷子不必來。恐無此理。益見其爲託辭矣。

他日又求見。則其意誠矣。今則可以見。或曰病愈。或曰不必粘病。畢竟不粘病。爲是初託病權也。今又求見。便全不提起病來。直也。直者披衷以告。無所隱諱也。見者斯道著明也。且者不待而見而已。如此也。開口便曰

子墨者明與吾儒異道矣。墨者謂親之喪不異于衆人故薄也。夷子由其道以移易天下之風俗。又豈有異議而不珍重率循之理。然而思易天下者却不先易一己。則是不用其所貴而用其所賤何爲也哉。此就夷子是處喚醒他。教他自家認識庶幾得其本心也。

夷子之言率合儒墨所謂騎兩頭馬者。開口述儒者之言。自問而又自解之意。以保民若保赤子是儒者之愛無差等也。與兼愛同矣。保赤子而必曰若是儒者之施由親始也。則厚葬其親豈爲過乎。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夷子似有見于此。但其所謂施由親始者。

四書明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亦是施其無差等之愛有先後而無輕重也。註以爲通辭信然。孟子先解康誥而後示以天道之自然。書原來有个取意。彼以小民無知犯法與赤子無知入井一般。不得歸罪于彼而忘哀矜之心也。豈愛無差等之謂乎。止物生于天都從一个父母來的。而夷子把自家父母當路人看承是又添一本了。故其說爾爾也。天一本而二之逆天甚矣。要順人情反逆天理天下豈有逆天理之人情乎。

夫本有一而無二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上世禮制未與其親死則爇而棄之已耳。及他日一觸于見肢體

殘壞有不能爲情之甚者不視則情有難忍。正視則情有難堪。其類有批。豈日對人無以施面目因爾爾耶。蓋良心真切之地有萬不容已者。所以露此形狀也。此而不求所以掩之得乎。掩之即聖人制棺槨之意其事則偶然其理則固然。此其間亦有天使之者。則孝子仁人素篤一本之愛便從是處生出道理來。貴厚而賤薄所必然也。然則夷子厚葬正合孝子仁人之心何不因其明以通其蔽哉。故使夷子以厚葬爲是則墨道非也。以墨道爲是則厚葬非也。必居一于此矣。

四書明註 孟子 滕文上 卷五

有言故曰爲問雖一話一言俱屬徐子口授而已。儼然面命非復向者愛無差等之之矣。微夫子言幾何不自喪其本哉。夫是以慨然受教。大悟從前之非也。

二、三、四

題
用

與祖

越際飛校訂

陳代曰不見諸侯

從來只爲利害二字就開了多少人品。豈知守道則利枉道則害。就裏看的分明。王霸不足云矣。且如虞人拒招害不能動矣。御人辭命不能動矣。雖有道之士。何以加焉。而況誦法孔子。居然以有道自命者。反兩人之

孟子

卷六

不若耶

以招大夫者招虞人。非分也。故守死不應。所謂可殺而不可辱者非耶。王陽明曰。不忘者念有所屬也。雖在顛沛死生之際。而不忘其志與勇。其說亦通。終不如集註爲妥。蓋人情所悚然畏懼者。刻刻作意中事。可謂貞且烈矣。故孔子以二說亟稱之。非其招且不往。況不待招而輕身以先之。無志無勇甚矣。是甘出虞人下而自絕乎孔氏之門也。何哉。駭異之辭。昔人有讀孟子志士勇士二語而慨然有得者。謂能守此則無不可爲之事。湛甘泉亦云。人始此心。做主不起。如志士云云。何等灑然。

利字是學者病。此處割的斷然後可與高守身據陳代所以告其師者則溺于利而不自覺矣。故孟子明致之且夫進一步說利者君子之所不言也。吾子計較得失審量多寡則專言此矣。專言此則始也。期望猶奢。既也。愈願漸卑。雖枉導直尺有不遑恤者。利一爲將無不可矣。玩而字亦字與字。自疑自猜。正以深明其不可爲也。

御人也。而倏賤倏良。取怨于毀譽之口。簡于若木偶然。非嬖奚顛倒。王良乃王良顛倒。嬖奚也。良一試其奇。卽堅守馳驅之法。雖君命不顧也。雖小人之怨怒不恤也。

孟子

卷六

亦庶幾志士勇士之風矣

御者與射者較藝也。非行道也。然且用顯比而不屑比之匪人。無他。羞惡之心重。利欲之心輕也。使枉道而與諸侯比。是王良之不若矣。羞惡之心安在。至此指出道字。正是不見諸侯的種子。且子過矣。又進一步說。已既枉。則全體盡壞。人皆不我服從矣。其能收匡教之功耶。朱子曰。援天下以道枉己。便已枉。道是已失。夫援天下之道矣。更說甚事。試取揚雄荀爽華歆輩觀之。可見昔有權貴托人致意。張九成曰。肯從吾遊。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人乘。吾可爲權貴遊客耶。

景春曰公孫衍西儀章

景春以名位赫奕氣壓薰灼爲大丈夫而不知性命中有真正榮華在可共見之天下亦可獨見之一室超然世外無入而不自得也若儀衍輩何足道哉

從人衡人皆小人也然從人合六國以抗秦猶愈于衡人連六國以事秦也術儀皆主衡會蘇秦之不若而景春侈談之一怒則構怨興兵而天下懼安居則釋怨罷兵而天下熄此春之所謂大丈夫也

先王制禮分陰陽剛柔各有攸宜不可亂也學禮則知術儀皆沐猴而冠有愧父兄之命多矣按冠禮始加曰

四書綱註

孟子 滕文下

三

卷六

順禹成德再加日淑慎爾德三加日以成厥德二子何有焉然此句不重只要引起嫁禮來禮稱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從從故母之命嫁皆此意也女子以夫爲家必敬敬夫子也必戒戒其違夫子也未二句則統承上意而論斷之蓋其性柔其職隨故其道與丈夫有迥異者二子以口舌恐嚇諸侯言平以順爲正也當時秦之勢壓六國則道之併六國是以順秦爲正也六國之心畏秦則道之事秦是以順六國爲正也阿諛逢迎無所不至豈復有鬚眉氣哉然則所謂大丈夫者云何天地萬物皆同體也稍以私

意則之則臨矣居斯居者四海一家中國一人莫不歸

吾而益之中也天地位乎上地成位乎下人成位乎天

地之中三才鼎立天下之正位也立之者道遵其鼎立

之體而已君臣有義之道父子有親之道夫婦長幼朋

友有序別信之道五倫攸攸天下之大道也行之者道

符其攸攸之用而已朱子分仁分禮分義分心分身分

事又以上二句下二句各分體用又聽以上句爲主其

說皆不可易也得志則吾之居與民共居之吾之位與

民共立之吾之道與民共行之不私此志于天下也不

得志則吾有居吾自稱之吾有也吾自立之吾有道吾

四書綱註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自行之不負此志于天下也富貴非吾之幸斯民之幸

也使我徒爲富貴中人亦不勝乎何進焉貧賤非吾之

不幸斯民之不幸也我自有不貧不賤者在何移焉人

以勢爲威我以理爲威人以暴爲威我以仁爲威勝負

不將矣何屈焉註湯其心變其節其志三句精甚

昔人云此節是大丈夫贊亦是孟子自作贊作哉

周霄之意與陳代同但立論全不粘在孟子身上依孟

子說的十分迫切然後露出本意來本意在難仕二字

孟子只據義理答他亦仍是枉已未能直人之意但說

的越。是明顯親切耳。

不言今之君子而托諸古。考古所以証今也。皇皇一句。一直讀下。出疆必載質。正是皇皇處。無君則弔。孟子分疏。自明。或曰。以作憂戚之意。非也。弔字似太甚。故周宵疑之。

借諸侯來梓說。要見士之位。與諸侯之國家一般。關係重大耳。諸侯夫人二句。及唯士無田二句。俱孟子約畧禮意而言之。下則自解禮意。諸侯有國家。則有犧牲粢盛衣服之具。以祭失國家。則無所出矣。故不敢。士有位。則有田。有田。則有牲殺器皿衣服之具。以祭。失位。則無

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下

五

卷六

所出矣。故不敢。兩不敢字。非特為不備物也。亦有非分之懼。意豺獾向知報本。不敢以祭。則無以伸其孝愛之心。于先人。當有戚然不安者矣。已不安。旁觀者亦代為不安。故弔之情。理之當然也。饒氏曰。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一年有四時之祭。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宜知。周魯甚疑無君之弔。故先問之。而載質之義。亦有未曉然者。是以再及焉。士以仕為業。猶農夫以耕為業也。士非仕。則君民之責。莫塞。猶農夫非耕。則父母妻子之責。莫塞也。農夫舍耒耜。則無以耕。出疆何為。士舍質。則無

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下

六

卷六

以仕出疆。亦何為哉。不但理不可舍。抑亦勢不能舍也。傳曰。惟楚有材。晉實用之。晉國固四方之士所景從者。故曰。亦仕國也。以若所聞。這樣急。以若所見。這樣緩。宵幾不可解矣。丈夫有室。女子有家。皆其父母為之也。誰不中心願之。但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禮記之矣。若棄二親之命。背禮苟合。則辱人賤行。莫此為甚。父母羞以為女。國人羞以為婦矣。卓王孫曰。女無媒自嫁。辱吾家。終身不復相見。正此意。古人欲仕。若父母願。男女之有室家。然而必行義路。出入禮門。未敢踰越尺寸者。所惡甚于所願故也。若希世取容。不以道自重。則與鑽穴隙者無異。而父母國人皆賤之矣。然則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古人以之。見金夫。不有躬。君子羞焉。昔謝安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就徵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嫗笑也。後世功名中人。不為此。嫗笑者。蓋鮮矣。甚至公行賄賂。揚揚得意。得則又所謂婚娶而論財夷道也。可勝嘆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章。

彭更以孟子不用子諸侯。從未樹尺寸功。而虛糜廩指。

爲非分。孟子則謂諸侯雖不用我。我未嘗無用于諸侯。功在世道。功在人心。則大富非過。又奚有于目前之糜糈也。反覆辯難。使彭更辭窮而後已。其道尊其功偉矣。開曰三句。鋪張懸綴。泰意便在其中。下句特足之耳。孟子指出道字。見得一介不取此道。有天下而不與。亦此道也。更意匹夫不宜食于人。故引匹夫而安受天下者。喻之于以爲泰乎。與不以泰乎。正相呼應。或指辨說非也。

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非以食爲過也。無事而食。則過矣。貽素餐之譏。可乎哉。

四書翊註

孟子 卷六

七

卷六

不通融其功。交易其事。以有餘補不足。則羨者偏羨。不足者偏不足。農與女各有其有。將滯積而無所用之矣。如通而易之。雖技藝之家。皆得以功食于子也。于此二氏朋興。邪說橫行之日。有人焉。繼承道統之人也。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出入。以此躬行而實踐之也。先王之道。大中至正。天下古今所共由也。守者保護。唯嚴。凡表章修明。皆其事也。異端利用攻。故吾儒利用守。以待後之學者。尊信而服從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此人也。以爲無事。則不得食于子。是居仁由義之士。反梓匠輪輿之不若。何其

失尊卑輕重之序也。

更又謂君子之所以尊于梓匠輪輿者。以其謀道不謀食也。若志在謀食。則自輕甚矣。不知視功之大小。爲食之多寡。其理自不可易也。若專食志。則貪饕者得以恣其欲。而廉靜寡欲輩。皆餓死矣。豈理也哉。孟子設兩端以問。非更果昧之也。特欲自伸其說。故不得不強辭以對也。

毀瓦畫墁。不惟無功。而且有咎矣。雖欲堅守食志之說。其可得乎。不食志而食功。畢竟逃此情理。不得則奈何。志守先待後之功也。區區傳食。正未足當報功之典。而

四書翊註

孟子 卷六

卷六

卷六

以爲泰謬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弔民伐罪。王者之政也。平居以大公至正爲心。臨時以救焚拯溺爲念。是故義旗所指。到處傾心。雖有強國。豈能惡人之所好。而伐人之所迎哉。盡取湯武已事觀之。萬章以孟子動稱王政。意其行之輒效也。今宋方有志。便爲齊楚所圖。不幾挑釁連禍乎。王政可行。疑亦空言云爾。

湯之于鄰國也。動之以孝思。資之以物力。助之以境內之赤子。至仁大義。可謂曲盡矣。使葛伯而有人心也。豈

不憮然悔過也哉。奈何怙惡不悛。殘暴滋甚。童子一獄。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書止焉。伯也。伯也。孟子爲詳述本末如此。

焉。伯也。逆多端。豈止殺童子一事。然兵端自此始矣。四海以外。上政故共諒無他。而有以自其仇焉之本心也。匹夫匹婦。泛就四海說。專指童子之父母便小了。湯之王政。豈特行之葛而葛無敵哉。凡十一國皆然也。東西南北情有同慝。而勢難併暨。故不免後時之怨。如置身烈焰之中。其能忘情甘澍哉。歸市者。美者皆匹夫匹婦也。知其爲已復讎。又何疑焉。誅君弔民不平。誅其害吾民者。正所以弔之也。大旱而沛然霑足。其悅爲何如哉。無罰。悅其不妄戮一人也。

四書附註

孟子滕文下

九

卷六

引武成不用全文。只從助紂爲虐者說起。恐當時藉爲口實也。士女卽匹夫匹婦而鄭重言之。殺者撫取安全之意。匪厭玄黃當征誅時見揖讓之舉也。去商而繼承我周王躬逢休美之政幸之也。曰我周王視我后又加親矣。昔也不爲臣有迫脇之者故耳。今始遂其臣附之願矣。以上約畧書辭下。則孟子自解也。君子商之臣也。迎其君子周之將帥也。小人商之民也。迎其小人周之卒徒也。君子用文文從厚。故以玄黃迎之。小人用質質

從。故以食漿迎之。若此者。豈有他哉。有殘吾民者。民是以在水火之中也。援其陷溺。薰炙之苦而出之。唯是取殘而止。更不求多于其外也。書曰。以殘虐于爾萬姓。殘字明指紂說。而孟子諱言之。亦不必指出。蓋取殘所以救民也。救民所以其君子小人之來迎者。唯恐或後也。舊以爲倒解書辭。良是。

引泰誓總結上意。或曰。只重取殘一句。非也。我武唯揚。侵予之疆。所謂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熊于商郊也。則取其殘。取其暴虐百姓以奸宄于商邑。殺伐之功。從此張大矣。湯伐桀。唯有德。今武亦爲之。則湯不愧。故曰。

四書附註

孟子滕文下

十

卷六

有光。蔡傳云。武王伐湯之子孫。湯之宗社。自世俗觀之。謂之湯誓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于已者。武王之事。實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于湯爲有光哉。趙甚邪。氏曰。前引湯事太多。後得于湯有光一句。便有關鍵。便打成一片。便不排比。便不至前重後輕。此是文字妙處。可謂善讀孟子者矣。

然則宋所云行王政者。要亦有虛名無實事爾。苟曰諸實事若湯之復仇武之取殘。則四海之內。悅時雨之降。見震動之休方。且僕我后。紹我王之不暇矣。齊楚雖大。

問不畏威懷德者何畏焉又誰敢惡而伐之

孟子

正國者必先正君使非眾正盈庭則君亦不可得而正也戴不勝薦賢爲國應幾引君以當道者惜也孤立無助將何以收格心之效故孟子罕譬曲喻告之兼收併蓄以成就其君德也

爲人臣而欲善其君靖獻之良圖也然不可以無其道試言之聲音目于風故五方各不同若不安其故而學諸人焉則可以轉不善而爲善必也擇地而處避之又久乃可以奏厥功不然一傳衆咻齊人其名而楚人其

四書

孟子

卷六

卷六

實也來迷其欲豈可得哉賈太傅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不善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語語意從此變化來以薛居州爲端人正士使之朝夕審過君側所以愛其君至矣蓋亦從居州請廣之旁招俊彥布列庶位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國運日以泰而君德日以益矣若徒恃一手一足之力支持于羣小沸揚中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國運日以否而君德日以損矣然則薛居州一齊人也衆非居州則長幼卑尊皆楚人也王所非楚獄而居州必不能久于其位惟有束手莫誰何而已

子欲子之王之善與何迂也昔周公作立政謀及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備僕百司庶府穆王命伯冏亦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厥厥辟又曰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皆此章之意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章

先儒以干木泄柳爲太過以曾子子路所言爲不及以孔子之待陽貨爲中道其說極是後儒非之都要歸到不見諸侯上去恐太泥大抵孟子守孔氏家法與曾子子路同其義若干木泄柳之事則所不爲也

四書

孟子

卷六

卷六

戰國時希世干進古道蕩然矣故孟子因丑之問而進之古者律身謹嚴不爲臣則士也士而往見諸侯非義矣故卓乎有以自守也所謂不見諸侯者諸侯不來見故士不往見也若魏文侯之于段干木魯穆公之于泄柳則造廬而請矣造廬而堅拒之豈非過高不近情者之爲乎不可見而見非義也可見而不見亦非義也若孔子則不爲已甚者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秉筭之良也禮以欺孔子則小人本色矣使孔子于此而不答其賜是以惡陽貨之故而失禮也使答其賜而墮

小人術中是徒知守禮而不知從義也。問不容髮。故經權于是併見焉。易不云乎。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答其賜不惡也。則其亡則嚴矣。陽貨先豈得不見。但見矣。究竟有不見者在。尋常處置中。具許多大本領。學聖者不可不知。楊雄以孔子昂陽貨為訓。身以伸道。身誠矣。道從何伸乎。宜其失身賊莽也。

方烈日之中而勝手應足。豈不病甚矣乎。曾子則以為脅肩諂笑者。始有其焉。在小人屈意逢迎。方自謂得計。而誰知其可憐。一至此也。言者心之聲也。未同而言愧。予心是以微于色。其色赧赧然。是在已亦無以自容也。

四書附註

孟子 滕文下

三

卷六

丈夫不能揚眉吐氣。而乃若是乎。恥恥包羞也。是殆不可解也。由二子觀之。則大浩然之氣。溢于言表。則其所以蓄積于平日者。可知已。惟蓄積有素。則盡人情。不以塵世紛華動其心。是以所言痛切如此耳。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易象遷善改過。獨有取于風雷之震。蓋天下事。未有嘗試而為之者也。當試為之。則情有所繫。而不忍割物有所制。而不能斷。究竟與遂非者等耳。宜孟子深微盈之而教之。震以赴義也。什一。惟正之供也。供復古。而又革商賈之稅焉。正所謂

王政也。乃以未能為辭。以請輕為法。以來年為期。宋之王政。亦于此可見矣。

攘雞盜也。日攘月攘。有以異乎。而乃與人較量于輕重之間。久暫之際。亦惑矣。

暴飲橫征。上下習染成風。百姓在水火中矣。一旦悔悟而思革之。當如救焚拯溺。奈何優柔不斷。復需歲月也。或曰。此節仍指攘雞說。非矣。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予豈好辯哉。二句前後照應。以其為問。答大頭腦也。天下之生久矣。二句。括盡通章大意。下面節節歸到這裏。

四書附註

孟子 滕文下

古

卷六

來堯時洪水。天下無以安其生矣。一亂也。禹奉堯命。不得已而立功以生之。則一治。紂時肆虐。天下無以保其生矣。一亂也。周公相武王。不得已而立功以生之。則一治。春秋時。弑父弑君。亂賊戕天下之生也。一亂也。孔子不得已而立言以生之。則一治。戰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禽獸食天下之生也。一亂也。孟子不得已而立言以生之。則一治。轉亂為治。皆所以扶天下之生。予不替也。辯而曰好。似樂以口舌見長者。故公都子疑而問之。孟子於此。有不禁慨然者。言予追古撫今。不得已而辯。非好為是。啾啾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共被其德而生。

自生民以來不知幾治亂。獨從堯說起者。以其爲道統之祖也。無所定。民爲蛇龍所迫。遷徙靡常也。爲巢爲營窟。隨其地之高下爲棲身之所也。古人遇災異而恐懼。修省。故曰。警予。輔氏曰。此一亂純。繇乎氣化也。

之由他中行則行之順而不復汜濫于中國矣不汜濫

孟子 滕文丁

五

卷六

則不險阻。蛇龍失其居。而鳥獸不爲人害矣。得平土而
君則民有所定。而不復爲巢爲窟窟矣。輔氏曰。此一治
氣化人事相參者也。

堯舜沒而聖人治世之道日以陵夷。故曰衰。不行仁政。故曰暴。君代作。指夏商之末世也。壞宮室爲汙池。棄田爲園囿。正其君之所以爲暴者也。無所安息。不得衣食。則蕩析饑餓而無以爲生矣。無以爲生。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攸僻邪侈。無不爲已。是以邪說暴行又作也。又作繼暴君而言。上行下效也。僖氏卽指壞宮室。築田宅說。則下又字說不去。囿。汙池二句。重申暴君之害言。餘

○出生禽獸出而害人也○以上輕叙過重講及紂之身二
○句將以爲下節張本也○紂摘惡而助紂者人人父肆其
惡故曰天下大亂○

以誅紂爲主奄也飛廉也五十國也皆黨紂而助之爲虐者也或曰前諱紂而此何以不諱也曰前與萬章言宋事又及齊楚故諱之恐其借口也此則與門弟子泛論道理耳何嫌而諱之討者奉行天命也驅于海隅而後戮之不與同中國也滅者絕其種類不使復容于天地之間也按史記紂益廣狗馬牧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故驅而遠之禽獸何知遠之足矣無所

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下

式

卷六

事乎戮與滅也。天下大治。故大悅。悅其無生而有生也。引書文王武王不平。看言武王能光大文王之謀。謀者。武王是主。文王是客。又須補周公輔相意。周公是主。武王又是客也。董思白曰。引書亦只言文武謨烈之垂。以證當世天下之大治便可。何必拘拘牽合周公也。誤矣。觀上面稱堯使禹。而後面專以禹結。此稱周公相武王。而後面專以周公結。孟子蓋借二聖之臣道自見也。若不重周公。豈不失章旨乎。佑啟者。保助開發之意。蓋其所以爲後人計長久者。周全曲盡無毫髮滲漏也。三代而後。如漢大綱舉。萬目未張。是萬目有缺也。唐萬目張。

未舉是大綱有缺也。用之讀烈無不舉之綱併無不張之目矣。

世衰由于道微。道微而不明。世道所以日下矣。先以和說迷惑了正道。然後肆意妄行。悍然罔顧。故言暴行而必先之以邪說也。上又作承上此有作起下也。或曰承上一治來非也。因下面兩有字云云也。故父弑君古今大惡。故一則曰有之。再則曰有之。以其爲創見之事也。若曰連這樣事都有了。

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則作春秋之懼可知已。懼者懼亂臣賊子接踵于後世也。春秋魯史舊名。而孟子直

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曰作。以其微言奧義。因多待筆也。周室東遷。天子徙寄空名。故孔子以身任之。其或筆其削。皆天子治天下之事也。知我者知其憂深慮遠不得已而爲之。非好作也。罪我者則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爲口實矣。集註解此節專引胡傳。不別贊一辭。此集註之所以不可易也。然學者熟讀之。當自了然。不可惑于紛紛之說也。張橫渠曰春秋一書。乃孔子所自作。唯孟子知之。後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竊意孟子知之如此。章及王者之迹。熄春秋無義戰兩章是也。自此以後。知春秋者則程子。胡子。朱子而已。程傳微開其端。胡傳大暢其旨。朱子

綱目則又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其他若王陽明。張溪陽。高中立。王荆川。諸公皆謂孔子匹夫。決不助附。避遯諸侯。而于春秋天子之事。及知我罪我等語。俱曲爲之辭。豈非未至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耶。善乎邵子泉之言曰。或者以假權爲僭。是與亂賊爲之辭也。程子春秋序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故近思錄論讀書之法。自大學而語孟。而詩書以及中庸與易。了徹後。理明義精。達乎造化之蘊。然後可以識聖人之大綱。而讀春秋。嗚呼。春秋豈易言哉。

聖王不作。則無以統取諸侯。而肆意狂逞矣。故曰放恣。四書章句 孟子 滕文下 卷六

處士不得志而悉其落莫不平之氣。詆譏君父。非刺聖賢。無復忌憚。故曰橫議。楊朱墨翟倡其敎。布滿天下。天下所見所聞。無非二氏之敎。是以出此入彼。出彼入此。曰是真可歸依者。楊氏爲我。而忘致身之義。故無君。墨氏兼愛。而薄一本之愛。故無父。凡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有君臣父子之倫也。今既滅絕。則人頑而禽獸。公明儀之言。所不免矣。蓋邪正不並立。邪漸長。則正漸消。理之常也。是楊墨以無父無君之邪說。聲赫天下之民。假仁假義。盈滿壙積。于兩間。真仁真義。反一步行不去了。如荆棘塞路一般。故曰充塞仁義。充塞則利

欲熾而爭奪起。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又有甚于公明儀之所言者矣。朱子引東晉清談。醉夷狄亂華之禍。及梁武帝事佛。社稷丘墟。以爲率獸食人之驗。痛快的甚。程子曰。佛老之害。甚于楊墨。山今觀之。佛老之道。息而未嘗息也。庶人顯用之。士大夫陰用之。謂之息也。可乎。孔孟之道。著而未嘗著也。庶人顯棄之。士大夫陰棄之。謂之著也。可乎。爲此懼而著其所息。息其所著。著者誰耶。弑父弑君者有之。則孔子懼。無父無君者遍天下。孟子能無懼乎。是亦顯學之一端也。先聖之道。由堯以至孔子之道也。問者嚴其界限。峻其防表。使異端曲學不得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下

九

卷六

竊而入也。開先聖則必著先聖。著先聖則必息楊墨。息之而無以距之可乎。距者以禽獸絕之也。淫辭即無父無君之辭。放者驅而遠之也。孔子論帝王之政。而曰放鄭聲。遠佞人。孟子開先聖之道。而曰距楊墨。放淫辭。楊墨如佞人。其辭如鄭聲。距而放之。以其均爲政事之害也。治統道統。豈其有殊理耶。前面許多說話。通用三言。收煞爲自己張本也。水泡濫則其勢揚矣。故治之利用。抑書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乃功。天下平之謂也。周公誅伐。戡滅未必皆夷狄也。皆以此目之者。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也。猛

獸指虎豹犀象。百姓免于人物之害。故寧也。通書云。春秋正王道。同大法也。亂臣賊子誅死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自古亂賊之徒。恃其權謀智。往往微倖以自全。至于聖人之口。誅筆伐則斷乎不能逃也。故懼孔子以懼亂臣賊子。而作春秋。又以成春秋而懼亂臣賊子。春秋一書。殆與懼相爲終始矣。楊墨初問原。是要做好人。立教垂世。至今孟子以我。秋荆舒。撥之。蓋以無父無君。夷狄之教也。周公磨之。而孟子肯容之乎。

四書期註

孟子 滕文下

三

卷六

何心遂不微而行之乎。開口便說正人心。此端本澄源之法也。蓋人心不正。則邪說乘間而入。邪說入。則行必偏僻。行偏僻。則其辭必有洋溢滋蕩而不返者矣。故正人心是大主意。而爲息爲距爲放。則其正之之事也。若此者。以三聖相傳之道。恐至此無人承當耳。重言豈好辭哉。予不得已也。反覆致意。恰手有餘成焉。蓋有此一亂。須用一治。予實在厥責。又將誰諉乎。予于楊墨。亦既距之不遺餘力矣。有人焉能言予之言。不爲邪說所誣。則亦同心一德之士。以稱聖人之徒可矣。聖人之教。不外忠與孝而已。距楊之爲我。則知有君

臣距墨之兼愛。則知有父子。臣父子中人。即吾道中人也。安得不救之門。以內而推之門。以外乎。始自先創業之君。其人尚未立功。但知向化。與敵國為難。則以殊賞旌之。是鼓舞人心一大機括也。孟子不吝聖人之徒。亦此意。

匡章問曰陳仲子章

古今稱廉士者。莫伯夷若也。伯夷之廉。在篤父子兄弟之愛。而仲子偏薄其父。若兄且也。伯夷棄國而逃。惜其弟也。未聞偕其妻仲子則避兄而未避妻。離母而未離妻。倫紀之闕。倒置甚矣。故孟子始終以明窮之易曰。若

四書胡註

孟子

卷六

孟子

節貞因其道窮也。仲子之謂乎。

匡章出妻屏子。與仲子避兄離母。正不肖而章孫稱之。古人有七日不火食者。未聞其廢。離見也。而仲子三且遂至此。顧瞻井上。糟食半李。未必足延餘生。乃三咽耳。曰復其聰明。豈情也哉。當時言之而章信之。無非附會窮餓光景耳。以貴介公子而甘心窮餓。至是宜其後凌之也。

齊人溺于功利。不復知有清介一途。若仲子可謂振後流俗之外矣。故以巨擘許之。雖然傷廉非廉也。新廉亦非廉。仲子過矯。惡能廉。則亦能馴而已。蚓廉物也。非蚓

以充仲子之志。于老氏曰。猶龍。孟子于陳氏曰。猶蚓。何大小之殊絕也。

槁壤黃泉。蚓所食所飲也。而一上一下。居亦在其中矣。蚓之居。豈有求于人哉。仲子之室。必待人而後居。蚓之食。豈有求于人哉。仲子之粟。必待人而後食。使所樹莫不假手于伯夷。則其所從來者廉矣。若其廉也。能無愧于槁壤黃泉乎。清濁之間。正未可定。又何以知其廉也。

章若曰。必問所從來。是何傷于廉士哉。非獨仲子廉也。其妻亦廉。一織屨。一辟蠶。共食其力。無所資于人。又何

四書胡註

孟子

卷六

孟子

必為盜跖之處也。

戴以世家而享萬鍾之祿。非不義而得之也。仲子盜跖視之苦。將免焉。不亦過乎。辟兄離母。處于於陵。以不義其兄之故而及母矣。辟兄則失從兄之義。離母則失膝下之義。彼徒見兄之不義。而豈知已之不義哉。他日歸自是天性之恩。未求生。戲之饋。亦禮尚往來之常事。奈何遂至類顧微于色。而發于聲也。其母殺而食之。具見愛子至情。豈不愈于糟食過半之李哉。其兄告之。故亦未至斥責之也。而乃出而哇之。其不近情亦甚矣。以母則不食。緊接出而哇之。來以妻則食之。徵諸章之

言也。辟兄而處於陵。其取舍見矣。豈母兄之食與室則
 盜而妻與於陵。則伯夷之妻可食也。母之食亦可食
 也。於陵可居也。兄之室亦可居也。乃不因此以通于彼
 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刻之外無以安
 也。仲子矣。抑思蚓物也。在人倫之外。故俯仰得以自如
 仲子人也。在人倫之中。安得從事構壞黃泉而已乎。充
 其操固不若易其操也。

孟子

孟子

卷六

卷六

前賢

前賢

包蒙吉

男再濂

孫承祖

曾祖

曾祖

曾祖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越際飛校訂

離婁之明章

此章勉爲政者行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者。何不忍人
 之仁政是也。仁非知無以明。非禮無以守。非義無以宜。
 四德合而後可以行先王之道也。主之者君。君舍先王
 之道無以爲君。輔之者臣。臣舍先王之道無以爲臣。若
 四書期註 孟子 離婁上 卷七

非君臣同心。大家刻勵。傲去其何以行仁政而庶幾斯
 道哉。

借兩者引起正意來見天下原有一定之理。不可易也。
 離婁之明。能察秋毫于百步之外。公輸子之巧。能得意
 于運斤成風之妙。然不能自矜其明巧以爲方圓也。須
 于規矩乎成之。師曠之聰。能合乎八風之調。然不能自
 矜其聰以爲五音也。須于六律乎正之。堯舜以仁政爲
 規矩而步之。趙之。所以範圍天下也。以仁政爲律呂而
 宣之。導之。所以鼓舞天下也。若徒曰。且聰明作元后而
 無所事乎治曆明時。命官討罪。諸仁政。則堯舜失其道。

又何以亮天工。釐百工。而後以應。有愛人之心。而人稱道之。曰。仁心仁聞。非截然兩事也。然而民不沾恩。沐德。無以垂模範于將來者。以其人從托空言。而不能舉先王之道。見諸實事。故也。雖有好心。腸好聲聞。不法古。則一切無用人。奈何不以先王自期待哉。

引二語。不不對。言空懷好念頭。而無組織法度。如何為政。直與徒法。不能自行者等耳。承上起下。全在上句下句。只帶說。

引詩見師心之不如師古也。不愆。無紛更以滋亂也。不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二 卷七

忘無悠忽。以失機也。率。繇。道也。舊章。先王之法也。以體言。則曰道。以用言。則曰法。遵法所以遵道也。遵先王之

道而行。則媲美古人。又豈有借差之患哉。遵字不無改革。無變通要期。不失先王之意而已。

此節與首節不同。首節是譬喻。此則直作正意也。第一段就制器尚象說。第二段就作樂崇德說。第三段就制制立法說。皆聖人治天下之事也。竭目力者。目無不殫之明也。目力既竭。而寄之乎規矩準繩。則方圓平直于是乎出焉。考工之記。遂為生民利矣。竭耳力者。耳無不聞之聰也。耳力既竭。而寄之乎六律。則五音于是乎出焉。

焉。聲音之道。遂與天地通。而孔子云。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絕句宜知。竭心思者。極深研幾。通德類。無復毫髮遺憾也。心思既竭。而無以繼之。則索然盡失。縣是不忍人之失養也。則有井田之政。似厚生。不忍人之失教也。則有學校之政。以正德。聖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者。而仁覆天下矣。樂書云。子耳目言力。于心言思者。蓋人以心為君。無為以運其思于內。以耳目為官。有為以竭其力于外故也。

引止陵以為高。因川澤以為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先王之道。豈非為高之丘陵。為下之川澤哉。因之則逸而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三 卷七

易為力。不因。則勞而難為功。奈何坐失成機。實出為高為深者下也。

是以惟仁者必智。智者為政。必因先王之道。其在高位也。則推恩造福。宜也。不仁必不智。不智必歸夷。先王之道。而貽禍無窮也。可不畏哉。

上指在高位者。謂君上也。無道。接則旁門曲徑生矣。下指臣下也。無道守。則恣情肆欲多矣。朝謂立朝近君者。以仁義為迂闊。不信道也。工謂庶官。以紀綱為故事。不信度也。君子在位者。敗名喪簡。甘得罪于名教。小人在位者。壞法亂紀。甘陷身于網羅。合一國之人。莫不喪

心至此是尚可以爲國乎。即使備盡不足道也。

國有宜宜宜者。非城郭兵甲之謂也。雖弱國未云災也。國有宜宜宜者。非田野資財之謂也。即稱貧國未云害也。惟禮以行先王之道。禮上局可一日無也。無之則大防掃地矣。學以明先王之道。在下局可一日無也。無之則邪說誣民矣。其喪亡可立而待也。災害可勝道哉。

自惟仁者至此。竟言以動不行先王之道之君。此以下則正言以責不行先王之道之臣也。人臣偷安無復憤勵之氣。故引詩言告之。若曰。胡不相長不畏于天乎。

四書章句

孟子

四

卷七

當時必有以沓沓二字作諺語者。故孟子借之以解經文也。

上釋泄泄之意。此微沓沓之實也。事君無匡救之意。進退無簡身之禮。開口鄙夷先王之道。意中不知有天矣。不以庸君世主待其君。而以堯舜望其君。責難也。責難者。尊其君而不敢棄。故曰恭。陳善閉邪。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意。然陳善卽所以閉邪也。不陳善而一意閉邪。則扞格不相入者多矣。惟日以格言至論反覆詳說于前。則非僻之萌必有潛移默化者矣。歛其君而不敢慢。故曰敬。吾君不能者。或以爲才分庸劣而不足有爲。

或以爲習染深固而不能有爲。是視其君有邪無善而置之不足責也。非賊君而何。朱子曰。恭與敬。大槩也。一殿只是恭。意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先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卽是做那責難的工夫。賈太傅張子房庶幾近之。

規矩方員之至章

此章言聖人可學而至。堯舜正君師也。人皆以堯舜爲必不可。能。幽厲爲必不可。爲。豈知出乎堯舜。入乎幽厲。所爭者仁不仁耳。可不慎哉。

規矩者。聖人竭目力而繼之。故其理可通于聖人也。以

四書章句

孟子

五

卷七

方員言變化亦多端矣。而不能逃規矩之繩墨。是規矩者。方員之極則也。以人倫言。常變異。遭經權異用矣。而不出聖人之範圍。是聖人者。人倫之極則也。然則人倫其聖人之方員。聖人其人倫之規矩乎。倫有五。專言君臣。而不及其四。君臣者。四倫之綱也。下又專言君而不及臣。君者。又臣之綱也。盡君道。求至于君之倫也。盡臣道。求至于臣之倫也。欲者作聖之思。仁心所激發也。自古盡君臣之道。而可以滿吾盡道之欲者。豈有加于堯舜乎。舍堯舜而問道。猶舍規矩而問方員也。法者。奉爲章程。斤斤不失尺寸也。事君不法舜。是

視吾君則于凡庸而非特倫之君也。豈不誣吾君乎。治民不法堯。是視吾君于倫。而非降衷之民也。豈不誣吾民乎。不曰舜事堯而必曰所以事堯。所以事堯者。有道心。化人心。歸于德。一而已。不曰堯治民而必曰所以治民。所以治者。明德。親九族。濟于昭明而已。堯舜之道。仁也。法堯舜則仁。不法堯舜則不仁。此二道者。判在幾微。差則千里也。仁者何。天理也。極堯舜之道。不過完天理而已。不仁者。人欲也。極幽厲之道。不過肆人欲而已。列孔子之言于堯舜幽厲之間。以一言振起兩端也。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六

卷七

不仁則暴其民矣。至此句絕。甚字連下讀。爲是甚。甚不。其只以禍之輕重言也。幽厲身危國削。視身弑國亡。似未甚者。然身蒙惡諡。貽辱子孫。則亦不爲不甚矣。可畏哉。按諡法。最得春秋之意。降至後世。大半以子孫之強弱爲美惡。何足憑也。紂當鑒桀。後人當鑒幽厲。讀詩言。使人凜然矣。不然。前車覆而後車蹈焉。獨不爲孝子慈孫地乎。

三代之得天下以仁章

此承上章仁不仁之說而推言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說的毛骨悚然。此上章又痛切矣。先正云。讀詩書如和。

風甘雨。讀春秋如震雷迅電。余亦曰。讀二論如和風甘雨。讀二孟如震雷迅電。此類是也。

三代之初。天人交應。非甚盛德其能膺圖受箒乎。及其末世。天怒人怨。非凶殘悖逆。又何以中絕命也。仁則得不仁。則失。如左券然。自是而後。秦以無道併天下。然二世而亡。謂之得不可也。五代六朝有天下。如傳舍。又不足言矣。諸侯之國。以仁興。以不仁廢。以仁存。以不仁亡。要不外此理也。

天子以四海爲家。不仁則我后轉而我仇矣。求爲匹夫。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七

卷七

不可得。現保有四海乎。諸侯不仁。則社稷丘墟。太不仁。則宗廟不血食矣。二句俱以祭祀言。士庶人不仁。則有亡身隕命之憂。雖欲覩顏人世得乎。所云不保者。非一豈可以死亡盡之樂。不仁者豈非樂其所惡乎。惡醉強酒。一喻殊爲痛快。但無如舉世皆醉何耳。

愛人不親章

仁智禮皆天命之性也。天命之性。備于身。大半爲責人。就間。故孟子以反求示之。反求者。端在自已身上。用工夫。則行無不得。而天下無不歸矣。受福豈有量乎。愛人仁也。仁無不親之人。而人之寡恩如故。此必我之。

仁未治也。反之。益敦吾恤睦之情而已。治人智也。智無不治之人。而人之躍治如故。此必我之智未周也。反之。益窮吾曲成之理而已。禮人敬也。敬無不答之人。而人之橫逆如故。此必我之敬未孚也。反之。益揭吾謙光之德而已。天下事。沮格一番。便長進一番。此真實學問也。此承上節而申結之。不作推廣說。愛人治人。禮人皆行。也不親不智不答。皆行之不得也。以仁反智反敬。皆反求諸己也。反求諸己。則身為體仁秉智復禮之身。而直方貞一。天下莫不傾心嚮慕之矣。歸兼有位無位。說有位者。天下以勢歸之。無位者。天下以理歸之。觀上章從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八 卷七

天子說到士庶人可見。其身正。則天之所以命我者。渾然具足于一身。是命也。不以人之不我諒而懈其志。是永言也。永言者。時時刻刻皆天理也。天下歸則吉祥善事無以踰。是多福也。皆反求諸己。是自求也。自求者。福不操于命而操于己也。詩人之言。若先得我心者。故因而咏嘆之焉。上章言禍。所以悚懼之。此章言福。又所以歡動之也。

人有恒言章

此因恒言而解其所已言。補其所未言也。人皆曰天下國家。則以為天下國家已耳。習矣而不察也。抑知其中

確有次第。不可易乎。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縣遠以邇。近也。所謂解其所已言也。家之本在身。從流以之源也。所謂補其所未言也。大全云。此大學修身為本之教。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信然也。大抵里談巷議。每有至理。寓其間。但不經聖賢尋繹。則不出耳。

為政不難章

為政者。必使沛然德教。涵乎四海。而後無扞格不洽之理。為政不難乎。吾獨謂不難者。則以大要在巨室。而先務在不得罪于巨室也。蓋世臣大家。其權力威望。足以傾動一國之人。而于朝廷行事。又耳目最真。政宜于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九 卷七

是加之意也。然所謂不得罪者。亦豈徇私廢法。期以順適其意乎。惟是公好惡。明賞罰。端揆建極。不開之以管籥之端而已。彼既欣然愛戴。則縣一國而天下有不隅隅向風者乎。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湛恩汪濊。漸被四訖。管子所謂下令于流水之原也。為政不難。職此故耳。註引麥丘入及裴度之言。十分確切。無遺議矣。

天下有道章

此章大旨全重師文王三字。文王以弱小而當紂之殘大。惟兢兢好仁。卒能轉商為周。轉無道為有道。可見天下有道。當修賢德以奉天。天下無道。當修賢德以回天。

天且不能禦而況于天下乎。

天下有道則泰。泰則君子道長矣。小德小賢居小位。大德大賢居大位。量能授任。無窮位之譏也。大德秉彜醇備。小德則以一得自鳴也。大賢品諸超卓。小賢則以薄技自効也。天下無道則否。否則小人道長矣。小役大弱。役強惟力是視。而德賢一空也。斯二者皆有天道存焉。以順逆爲存亡。不可不察也。註云。天者。理勢之當然。泰極則否。否極則泰。理之當然也。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勢之當然也。順天非若齊景之無可奈何而安之也。修人事以聽造化耳。逆天今之諸侯是也。舍人事而抗造化。

四書靖註

孟子 離婁上

十

卷七

必無幸矣。

齊之國非弱小也。而甘爲人役。讀其辭亦可悲矣。令卽命也。不能命人。又不爲人所命。是與物勝絕也。橫涕離。婚徒知已不絕于吳。而不知其女已絕于異類矣。雖有羞惡之心。亦何益哉。

不觀今之小國乎。大國荒淫無度。岌岌乎受命于人矣。而乃倣而行之。豈非大國之弟子乎。天下無不受命之弟子。而又用爲恥。不啻齊景之涕泗也。亦惑矣。先師者。先知先覺之師也。如恥之。莫若改絃易轍。以其師大國者。師文王。師文王。

則小者可大。弱者可強。無道者可有道。爲政于天下。必矣。五年七年。以國勢之難易爲遲速也。

商之孫子四句。大役小強。役弱也。殷士膚敏二句。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夫其體不億衆矣。殷士膚敏出衆矣。乃受命于周。服役奔走之不暇。豈非以周之仁故耶。仁者以理調勢。惡他多少人出來。到此都無用了。是衆者遇之失其衆也。國君好仁二句。又孟子引詩及孔子之言。而申明其理耳。

強國須用仁。猶執熱須用濯也。今也所好反其所欲。其將能乎。蘇詩言。觀之誰能執熱而不以濯。則誰能無敵。

四書靖註

孟子 離婁上

十

卷七

子天下而不以仁哉。

不仁者可與言章。

此章全重自取二字。凡禍患之來。鮮不歸咎于人。或歸咎于天。豈知天與人司與而已。不能司取。明于自取之說。不仁者可以慨然返矣。

不仁者喪其本心。蔽鋼已深。不知天理爲何物。豈口舌所能爭哉。莫危于不仁。而彼安之。莫蓄于不仁。而彼利之。不仁所以致亡者。而彼樂之。迷謬至此。從何處開悟。他末句雖反言以決敗亡。亦有望其聽言意。言者可與言。則不仁者尚可轉而爲仁。何至遂莫之救哉。

濶子嗜欲淺而天機深其發為詩歌也豈非天籟之自
鳴乎水分清濁混分纓足濶子亦庶幾明于物理矣
此聖門窮理之功也問則但語不作等閑放過教二三
子理會之取其語增減一二字悠悠涵泳使覺意味無
窮自取之也在濶子無其心在孔子則已有其理矣清
濁之間可不慎與

此孟子又因孔子自取二字而推言之人必先媒蘖不
自重則媒蘖之者至矣家必先破敗不自全則破敗之
者至矣國必自斬削不自立則斬削之者至矣日侮日
毀日伐皆因不仁而異其名也自自侮自毀自自伐皆
四書疏註 孟子 離婁上

因自取而別其義也

引太甲之言見天下亦不得與已分咎而自取之為禍
烈也總為不可不慎言者以覆言之也聖賢之愛人豈有
已哉

桀紂之失天下章

此章以好仁二字為主好仁者好其聚民欲去民惡者
也民之欲惡遂而民歸矣民歸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我
為湯武則諸侯皆為桀紂蓋瘡痍之民一災而愈仁者
起死回生之良藥也
借桀紂之失引起得來漸次說到根本上去得乎丘民

然後可以為天子得乎丘民之心然後可以元后作民
父母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莊引趙錫之言甚當張南
軒曰不特此也用舍從違無不合其公願始得盡之矣
欲與聚而惡勿施仁也仁則得其心而民焉往乎故歸
之歸者民之情亦民之性猶如下者水之性走壙者獸
之性也

民魚也爵也湯武淵也叢也桀紂獺也鵠也所欲莫甚
于生前既有以生之所惡莫甚于死後又有以死之去
死而就生其歸也惡得不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是湯武復出也諸侯之不仁者
四書疏註 孟子 離婁上

皆將為桀與紂

孟子 離婁上

主

卷七

有也
今之欲王者須舉一世沉痾霍然有起色而欲乃可遂
也然病日益深則所以瘳之也日益難欲奏效于目前
得乎三年之艾易可少也蓋蓄之平日然後可用之
朝平日既無遠慮及今圖之所謂失之東隅耳若再就
延不打起精神來發憤為仁則病入膏肓不可救藥已
終身云云知之何其可也
引詩來慨嘆一番皆惕然警省之辭欲其出陷溺而登
之善地也

自暴者章

仁義者天命之性也。須臾離他不得。而乃明自暴棄。置之無何有之鄉。使一身茫無安頓處。在旁觀者亦絕望焉。付之一嘆而已。

人必有求益之心。而後可與言。自暴者不求益者也。如何啓發他人。必有求進之心。而後可與爲。自棄者不求進者也。如何振勵他。凡有言。不遇講明禮義耳。而肆口詆毀。以爲沒此道理。此自暴之謂也。凡有爲。不過奉行仁義耳。而甘心遜謝。以爲沒此力量。此自棄之謂也。夫自暴自棄者。以仁義爲何如耶。仁者心之德。不以嗜欲撓之。則確然貞吉矣。非人之安宅乎。義者心之制。不以非僻干之。則坦然而平矣。非人之正路乎。

四書章句

孟子

古

卷七

天下豈有不擇居之人。乃荒廢其貞吉者。而放蕩于險阻之野。天下豈有不擇路之人。乃舍置其蕩平者。而奔走于荆棘之途。使彼水無安宅。無正路。則亦在所之可耳。自家絕好產業。自家拋棄了。豈不可哀也哉。自暴自棄。雖分局言行。究其歸。則同一曠安宅舍正路而已。故此節總承兩項爲是。大全俱以自棄者不可化誨。絕望于此。則專望自棄者。恐未然。程子曰。自暴自棄。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吳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愚豈特

商辛爲然哉。今之學者。與言聖學。則以爲迂闊與行聖學。則以爲矯飾。暴棄不亦甚乎。

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親長道也。道在几席庭除。不亦邇乎。而泛求諸天下。則遠矣。親之長之是也。事在良知良能。不亦易乎。而強求諸天下。平則難矣。莫遠于天下。莫難于天下。平而親而長。則分內之事也。而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大公之道也。求諸人人而具足。豈不邇且易哉。堯之治天下也。親睦九族。而百姓昭明。舜之治天下也。底豫二親。而天下化且定。書曰。立愛惟親。立敬爲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則

四書章句

孟子

五

卷七

帝王平天下之道。可推類而知矣。

居下位章

此章以誠字爲主。誠未至者。利用思。思則明。明則誠。誠則悅。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善。無所往而不盡其道也。誠之時義大矣哉。居下位者。奉上之德意而布之民者也。不獲則動多掣肘。一切不得行其志。民其可得而治乎。獲上之道。在信友。友不我信。則名譽無以揚于朝。而上何以獲也。信友之道。在事親。親不我悅。則素行無以孚于衆。而友何以信也。悅親之道。在誠身。反身不誠。則內無以承歡外無

以錫類而親何以悅也。若夫誠身之道則又在乎明善。焉。剖天人性命之關。察幾微。疑似之介。處常而可以守。遇變而權可以通。否則有徑情直行之失。而身其能誠哉。

誠者全體無妄。與於穆相為流通。天命不已之道也。思誠者未能誠而擬議以通之。勉強以中之。縣不欺以全。无妄。人身不息之道也。

思誠者以人合天。則其誠至矣。至誠則金石可貫。豚魚可格。天地鬼神可通。而況于血氣心知之倫乎。動親而親悅。動友而友信。動上而上獲。動民而民治。其蒸動在

四書

孟子

卷七

七

志氣之微。其風動在朝野之顯。至誠之道神矣。若不誠者。則萬不足以語此。蓋天人之間。畢竟假借不得。思動者。思誠而已。

伯夷避紂章

為政者以收天下之望為第一義。伯夷太公。商周之望也。文王以善政收之。而天下莫不景從矣。諸侯盡亦師文王。

紂無道極矣。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也。伯夷太公避其亂。擇地而蹈。及聞文王為西伯。行養老之政。則欣然就養。不謀而合。可見二老同心。初非一意為仕隱也。厥後二

一扣馬。遇不同耳。故曰太公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退而以名節勵世。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所養矣。

上節敘事。此又因其事而推之。為為政于天下張本也。二老品地。門望冠絕一代。故曰天下之大。老老歸而四方接踵至矣。父子之說。亦因父老子弟之意。而親切言之。未必本老子也。

文王養老之政。思諸侯不行耳。果行之而稱善焉。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則天下必有如伯夷太公之歸來。父倡子和。為政于天下必矣。援引二老言外。

四書

孟子

卷七

七

亦有自負意。孔子言善人教民。嘗以七年期之。孟子亦曰七年。或當有說。今只作約畧之辭看。求也為季氏宰章。

戰國之時。舍富國強兵無策矣。聚斂富也。戰爭強也。達諸侯正所以謀強。闢草萊任土地正所以謀富。孟子痛切言之。無非欲改其德而行仁政耳。然罪有重輕。首強而從富。何也。橫征暴斂。大半取以奉戰。若戰爭息而聚斂之風息矣。

借冉求引起當時富君輩來。但言孔門之法。而王法亦在其中矣。說戰爭必慘然傷心。如讀千古戰場文一般。

率字蒙引作率獸之率獸可率也土地亦可率乎畢流
註是孫土地之故使人肝腦塗地其所死者不知幾何
人矣原情定罪如死之而已是以一人之命而償數
十萬人之命也可乎哉故曰罪不容于死
當時朝廷所尊禮四方所推重莫善戰若矣豈知乖天
地生生之大德為禍最酷故處以極刑也連結諸侯導
之爭戰實開殺人之端但本身與其事故次之盡地力
開阡陌存疑以為上壞先王之良法美意是也以為下
浚民之膏血恐未然開墾草萊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
貢于民未必無小補但志在利民則為功志在利國則
為罪一功一罪公私之分而已此孟子正誼明道之學
術也

四書朔註

孟子

離婁上

大

卷七

存乎人者章
此孟子特出相法也從來觀人之法頗多未有自眸子
者眼者經孟子指出然後知其為微心之官傳神之符
以之補聽言之所不及百不失一矣
存對發言極是即繁辭存乎其人存乎德行之存也或
以為存而察之繁矣良則良知良能之良天機運露着
一毫倣作不得也曷良乎眸子不能掩其惡故良也人
有惡莫不欲掩而眸子偏著之遮覆蔽蓋都無用處故

曰不能掩其惡眸子何以不能掩其惡也胸中正者仰
不愧俯不怍端莊貞一見于目者自是有精彩可見的
若胸中不正則外畏人內畏已周章惶遽便覺昏昧不
靈了如之何其可掩也
言雖發于外亦自胸中流出然而因之以掩其惡者多
矣若合之觀眸子則胸中不正者與胸中正者自是另
一樣光景而又安所逃吾鑒哉此章專為掩惡者發故
語意少有抑揚

恭者不侮人章

四書朔註

孟子

離婁上

九

卷七

當時之君必有慕恭儉之名專在聲音笑貌上打點而
不免于侮奪人者故有此論也恭與慢相反不慢豈有
侮人之理儉與貪相反不貪豈有奪人之理侮奪人者
恣情肆意以求必獲一不如意則拂然矣故曰惟恐不
順言其信為固然也以為恭儉得乎若徒襲取已也聲
自煦煦然笑貌嚶嚶然便倣倣恭儉反其實而竊其名
吾不信人亦未之信也大全以賢君必恭儉飾解此極
當又曰當時必有無故而加兵于人無故而取人之土
地者尤中時君病痛
男女授受不親章
聖賢援天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但援天下以道而守

身以禮禮與道殊途同歸者也。乘禮則在道在道則束手而不得有為矣。然不足以知之。

按禮非喪非祭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篋其無篋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所以遠嫌而厚其別也。况嫂叔不通問其禮更嚴。但在危迫有亡之際若畏禮而袖手旁觀則必心害理。豈復人也哉。故處常則用禮之經處變則用禮之權。權正所以濟經之不及也。凡事到行不去時須索變通一番而本然斤兩則莫之能易也。學者泥于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說。謂權者聖人之大用。非末學所敢議。薛嫂叔一事觀之可見。用常行間皆有權。但恐窮理未到易至錯誤耳。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上

子

卷七

問男女授受不親。便伏有嫂溺援之以手一句。問嫂溺手援便伏有今天下溺矣一節。此辨士之舌鋒也。若曰天下溺奚啻嫂溺而秉禮自尊不一試其經綸之手行權之謂何。

天下之溺不外身與心兩端。制產之道所以援其身也。與學之道所以援其心也。此豈一手之力哉。而乃引嫂溺以為例左矣。抑思道者康濟天下之具在道則失其具何所持以援天下。譬之身在水外乃可以救水中之人一失脚則載胥及溺矣。其能濟乎。是故守禮重道寓

有屬世磨鈍意。正所以援天下也。而况以孝出弟守先待後。其所以援之之道尤大且遠矣。

君子之不教子章

此章必有為言之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傳曰愛之者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子而賢智也教固易為力矣。子而愚不肖也尤思多方成就之若已不可教而望之人其何能毅。故曰有為言之。公孫丑明有所指。非泛問也。父子主恩以情勝者也。非勢所得而驅。故曰勢不行必以正教之為克家之子也。若抗不奉教則怒怒則反傷其子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公行毀謗無父。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上

子

卷七

實甚固知為不肖子言也。父子互相傷賊恩害義人倫之大惡矣。

或曰易非交易轉易也亦是古人立意深遠其所以防不肖者至矣。父有諍子則身不陷于不義豈子可責父之善而父不可責子之善乎。為此語者意者子諫父則下氣怡聲父訓子則婉言曲喻無所事乎苛繩與責善以正也。離者夷也不祥者惡也。總以申明上意。或曰成語想當然。

事孰為大意

此章專言人子視之道也。事親者事親之志焉耳。

志。而可以事親守身而後可以登志。此其道惟曾子能之。故特錄養志一節。以見曾子守身以事親。為人子之規則也。

問曰。作問答語。欲人審察以從事也。事親則尊于親。事于親者。皆包含其中矣。故事君事長。皆不得與較大也。守身則身以內身以外者。皆統括其中矣。故守國守官。皆不得與較大也。身生于親。若親親則取失墜。則全生全歸。所以顯親揚名者。在此。自古仁人孝子。豈二人乎。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不有就養。未足云也。吾嘗謂王祥蔡邕。不足以爲孝。以此耳。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三

卷七

皆事也。而親獨大。以其爲事之本故大也。皆守也。而身獨大。以其爲守之本故大也。本字註解盡矣。非守身無以事親。則守身似爲事親之本。非事親亦無以守身。則事親又爲守身之本。兩句到底低昂不得。故又平說四句。應上四句。
三必字。見終身。如一日也。曾子養曾皙。此曾元所親見者。然曾子必請所與而元則不請。曾子必曰有而元則曰亡。豈非其父析薪共子弗克負荷者耶。將以復進。鄙裔甚矣。徒養口體。亦不能守身之驗也。曾皙自受教失子時。便以同人爲志。曾子曲體而承奉之。則其養爲有。

本而所闢大矣。按禮記哀公問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最切守身事親之義。曾子一生戰兢臨深履薄。體其受而歸全焉。可謂善守身者矣。孟子偶未之及。故解者于此須當補入。

事親若曾元則不可。若曾子則可。曾子守身以養志。所謂親于無形。聽于無聲。先意承志。論父母于道者也。程子解可字。推到周公事君上去。恐孟子亦匪夷所思。人不足與適章。

四書翔註

孟子 離婁上

三

卷七

大人德業聞望既足以悚動人主。而遇巷納屨又多芳焉。是以人適政間且自放。遇只在本质上做工夫。非心如欲敗度縱敗禮之類。格者潛移而默奪之也。朱子引程傳曰。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去蔽惑以誠其意。盡矣。非心格則君無不仁之心。而以好生爲心。起視中外。莫不油然而好生矣。非心格則君無不義之心。而以順理爲心。起視中外。莫不截然順理矣。君而仁且義。是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下而莫不仁莫不義。是自朝廷以至百官萬民。莫敢不一于正也。曰仁曰義。分仁義析言之。曰正合仁義統言之也。一正君。

而國定。與一人定國不同。彼主名言此主臣言也。若曰大人一正君足矣。人與政又是過問耶。一正君則所用皆正人。所行皆正事。故無用過問也。國定指社稷其安說。此一句申明大人奏效之速。意三代而後。事君者專在人才。政事上理會。若夫端本澄源之學。聚乎未有聞也。且以唐言之。使房。杜。能。格。太。宗。之。非。則。許。敬。宗。不。用。而。唐。無。武。氏。之。禍。矣。使。姚。宋。能。格。明。皇。之。非。則。李。輔。國。不。用。而。唐。無。天。寶。之。亂。矣。

有不虞之譽章

人情以愛憎為毀譽。有悠忽自安素。無志于修行。而聲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語

卷七

聞。遇至如鄭繁作宰相之類。有刻鵠自修。恐貽譏于公議。而非刺橫加。如直不疑盜金之類。世俗之口其足憑乎。註修己者不可以是適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極得孟子言外之意。余嘗有言曰。聞人之譽而喜。喜則驕溢生。聞人之毀而怒。怒則報復起。凡心俗氣。此內斷無人品。聞人之譽而愧。愧則自強。聞人之毀而懼。懼則自反。平心直道。就中都是工夫。亦可為當局者一助也。

人之易其言章

聞有慎言。恥言者矣。若之何易其言也。子曰。傷易則疑。

恣恣意肆口。無從忌憚。則以未經懲創故耳。讀者。被諸子之斥責。受國家之譴責。皆是也。

人之患章

學有得而公諸人。此君子同善之心也。若遇自尊大。樂于矜已。見長則滿。假而不足。與有為也。審矣。此學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于子敖章

孟子與王驪嘗共事于滕。于公行氏皆峻絕之。未嘗交一語。此樂正子之所知也。而乃假其資斧以達于齊。此之匪人不亦傷乎。故孟子拒之嚴。責之婉。使曉然知罪而後已也。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孟

卷七

樂正子從孟子久矣。之齊將以見孟子也。而甘從子敖。記者書之。立罪案也。

從子敖之齊而見孟子。非其倫矣。故孟子開口便有非吾徒之意。若曰。子自有所見。子自有所以來見者。而亦來見我乎。出望外矣。曰。先生何為出此言。訝其不情也。故孟子窮詰來日。以明其言之非過也。曰。舍館未定。便見制于子敖。而行止不得以自繇也。孟子且置之。但責其急于安身。殺于有道。為禮所未聞也。

孟子之言婉而中理。不辭他不知罪。然亦可謂勇于服

義矣。畢竟是資質好。不失善信本色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緩見之罪小。失身之罪大。故又不得不顯責之。資其與馬僕從以自便。故曰徒備暖言。惟口腹是計也。趨古之道。則誦法周孔。佩服仁義。便當有藐大人。薄萬鍾。氣塞而乃作如此行徑。豈不使古人笑我乎。迥出意料之外矣。程子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樂正子果然學道有得。當不至是。

不孝有三章

程子曰。舜雖不告。堯告之也。朱子曰。意其未及告。而受四書翊註。孟子離婁上。美。卷七

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此皆以禮曲度之也。按書。釐降二女於鴻臚。在克諧以孝。之後。則瞽瞍亦願舜有室矣。不告而娶。亦好事之言也。孟子不辯有無。只據理解之。其他尙論如此類者。正多。

趙氏之言。必有所本。饒氏以爲臆度。非也。三者都是要做人。的。只不窮理。便至此。以順親爲孝。而不能柔聲氣。以盡幾諫之道。有愧上孝。一不孝也。王宇奎。門警父見及此耳。以潔身爲孝。不能邀升斗以伸蔬水之歡者。有愧下孝矣。二不孝也。毛義梓。微色動見及此耳。或苟且自安。或詭異自好。使祖宗之血食自己而斬。不仁甚。

矣。故其不孝。視二者爲尤大也。釋老出家。以至陽城之賢兄弟。不娶終其身。忘乎其爲大不孝矣。舜有鑒于此。不孝故不告而娶。冒一時之小嫌。全百世之大義。權而不失其經者也。告以未親命。不告以全親祀。無非爲親故也。迹異而心同。故君子舍其迹。察其心。註末段。與湯放桀。沫倪氏以爲補孟子未足之意。大有功于世教。諒步。

仁之實章

戰國學者。華而不實。性命之學。置之弗講。久矣。孟子特地指出。合天下之道。約之仁。與義。合仁義之道。約之孝。

四書翊註

孟子離婁上

美

卷七

與弟至于智也。禮也。樂也。亦皆團結于此。而其能外焉。此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

朱子名實事實華實之辨甚矣。實者。道理聚于此。而無復餘蘊也。仁之道。胞民與物。無不愛也。然愛必有所自始。則膝下承歡之地。其藹然者矣。從此地培植而孩提之良知。不可勝用也。義之道。弟長忠君。無不敬也。然敬必有所自始。則庭前恭克之地。其肅然者矣。從此地培植而稍長之良知。不可勝用也。

外二者而言。智不高遠。則卑陋。非智也。知斯二者而弗克允蹈之。或時有出入。非智也。惟是明其理而精之熟。

之如饑食渴飲之不可廢焉。則智之實畢括此矣。外三者而言禮或繁縟不情或固執不通非禮也。故必傳文斯二者節者天秩天叙而不可易也。文者有威有儀而不可掩也。此禮之實。正叔孫通所不鮮也。被管絃播聲歌樂之文也。其實則天倫樂事盡之。以父子之和兄弟之和為心氣之和。則鼓舞不倦。就中道理種種發生出來。口引月長欲罷不能。此際光景難言矣。足蹈手舞極狀其神情益溢。浩蕩活潑。則有天地非人間也。奮飛躍之致。吟風弄月之懷。正于此可想。上四是字指點之辭。言無庸他求也。下則想像形容。名言之不得矣。故不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天

卷七

曰是

天下大悅章

天下先親而悅且歸。不足以慰事親之心。天下繼親而化且定。始足以完事親之事。舜之大孝如此。開曰先提一句。下不厭重。文法特異。要以見業之顯錄也。先述其事而後指人。特表其為古今一人也。天下大悅而親不悅。不足以解憂。天下歸已而已。如窮人無所歸。故不足以動念也。親得親。順親為第一件大事故。視天下歸自然小了。待親者得其我愛之心也。順親得又加進。蓋論親于道。而非徒無拂逆之謂也。不可以為人。

不可以為子。雖天下歸安所用之。

舜所盡者。祇載齊粟之道也。道而曰盡。非有加于其外。但無歉于其中也。替賤底豫。則得乎親。順乎親矣。得親之心。而因使天下之為親者皆得其心。順親之心。而因使天下之為親者皆順其心。化矣。未化之前。父有若瞽瞍者。則群然以為不慈。責望無已。父子豈有定時乎。既化然後知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的不是都是人子的。不是天下果有盡道之子。則無不盡道之父矣。父子間有一成之格式。而不可易。故定也。以一人之孝成天下之孝。而又合天下之孝以成一人之孝。如此而曰大孝。始克稱耳。真子曰。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記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四語宜誓以自警。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上

天

卷七

坡公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朱子亦取他惠而不知爲政一句立案下則示以爲政之體而明惠之無用也

先王知爲政之要故歲十一月云云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也先成徒枉而後成與梁此亦爲政之序若二役並興則勞民矣蒙引以難易爲遲速似未然子產濟人無非憂民病涉耳如此則民不病涉了又焉用乘輿往來不憚煩也周人不改時而改月故十一月卽夏九月十二月卽夏十月孔子不改月而改時故春秋首書春王正月如此看其義自明蒙引又疑夏時冠周月之說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三

卷八

于胡傳未之深考耳

君子平其政以天德行王道無偏黨無私曲也政平則人人皆濟卽道辟行人亦是名分當如此那有許多力

豈使國中無不濟之人而後爲得也故爲政者不市恩亦不避怨若要人人歡喜便日不暇給矣註日少人多言決然行不去耳或非之過矣

孟子告齊宣王章

孟子之言誠有過者如此類是也昔宋高宗問尹焞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速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僭高宗大喜雖然此亦

未爲確論也我后我歸泛爲無知之百姓言耳若臣事君以聖賢自期以禮義自處而乃視人主之厚薄爲思怨不亦陋乎且孟子于橫逆者嘗言三自反矣至其君反不少恕何哉陳潛室曰天下無不是的君父陳白沙曰寇讎國人之喻不可以論其臣責善則離之論不可以告其子須知此義纔可讀孟子不然恐開萬世亂賊之口矣

君之視臣如手足痛癢相關倚而用之若不可一日離左右者然臣之視君如股心呼吸相通保而護之生死存亡唯命矣人臣而至君以大馬視之豈能一朝居乎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四

卷八

若甘受其荼養而又漠然置之是大馬之不若矣此孟子一時警戒齊宣之辭非定論也寇讎前論已明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而辭氣和平徐以舊君有服之禮爲問真足用爲善矣此言儀禮也按檀弓事親之禮致喪三年事師之禮心喪三年事君之禮方喪三年後人以日易月此禮遂廢不講矣

人臣諫言無非爲斯民計也行其諫聽其言則膏澤下于民矣饒氏以閉邪爲諫陳善爲言自是餘意兩者皆兼陳善閉邪古之反覆詳說曰諫約舉陳辭曰言膏澤下于民則行慶施恩也有故只當云有他故或曰以自

已事。故言。又何以先于其所往也。朱子曰。非大義所繫。不必深求。是也。導之出疆。防衛出境。不使貽道路之憂也。先所往。繫引之疑。余亦疑之。竊意賢人以行道為志。雖在列國。使之行其志。而我無私心焉。理固然也。孟子亦據理為之說耳。牧田里。必待三年之後。屬望之至意也。三有禮。即指上三事。亦是似不如禮意。然有無已為。譚先王緣情制禮。如此則其情遲矣。為之服。固情所不容已也。

拒諫失言。是以屯其膏。有故而去。搏執之。使不得去也。極之于其所往。使無容身之地而後已也。遂收田里。惟

四書講註

孟子 卷下

五

卷八

恐其去之不速也。一切與前相反。恩義絕矣。不曰土芥。而直曰寇讎。見彼以寇讎自處。故臣因而寇讎之也。莊引晉錫欒盈。其事正與此類。胡氏亦用此節之言為傳。按商任沙隨之會。春秋諸書。所以責晉之土芥。欒氏也。及盈入晉。入曲沃。則又以甚逆之辭罪之。所以責盈之寇讎晉君也。然則君雖親。臣如土芥。臣不當親君如寇讎。益明矣。按禮記。穆公問于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之言。實

未諱此而辭則加厲矣。

無罪而殺士章

殺士者。殺大夫之漸也。殺民者。殺士之漸也。漸不可長。其能一日安乎。孔子適趙。臨河而反。正為此。穆生之法。楚梅福之去莽。袁閭之去漢。皆明于斯道也。昔夏公炎。與嚴分宜不相能。而未去。時人為之歌曰。夏桂州。夏桂州。得便休時且好休。晴天不肯去。只待雨臨頭。其後卒以殺身可為永鑒矣。

君仁莫不仁章

此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者不同。以前章專主臣言。此

四書講註

孟子 卷下

六

卷八

章專主君言也。表正影隨。其理不爽。人君宜建極以為天下。則以辭同而義異。舊復率用。人行政。未是。

非禮之禮章

以為非禮也。却是禮。以為非義也。却是義。其間自有一段。如處。但非其極至者耳。如唐王尊崇武氏位號。固亦人臣之禮。而不知其得罪于社稷。魏孝宗致喪三年。固亦人子之禮。而不知其祖母馬氏為其父之讎。成正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得用天子禮樂。而不知周公之功。皆臣子之分所當然。此皆非禮之禮也。如子路死衛。忠義矣。而不知孔悝之難。實以子拒父。申生死父。孝義

矣而不知陷父子惡爲仁之賊。孔明取劉璋復漢室。仗大義矣。而不知其異于王者之無私。此皆非義之義也。大人精義入神。以致用。當無此失矣。王弼州以爲非禮而托之禮。非義而托之義。無忌憚之小人也。何以就大人弗爲不通甚矣。蒙引之說多是。而令色足恭等語。未免弇州之病。存疑以會子。襲襲而弔爲非禮之禮。亦未切高中玄引喻二義。大段有意思。

中也養不中章

此言子弟之賢不肖。皆父兄之責也。中以性言。中也養不中。滋培其德性也。才以氣言。才也養不才。變化其氣。

四書場註

孟子 離婁下

七

卷八

質也。註涵育薰陶。盡矣。南軒發明四字。尤爲曲盡。不可不讀。父兄賢。則子弟之不中者轉而中。不才者轉而才。裨益宏多。故足樂也。樂只是幸之之意。徐氏實諸樂字。鑒矣。如父兄獨爲善人而已。子弟不善。則付之無可奈何。棄子弟。即所以自棄也。其賢不肖之相去。豈能大相遠哉。棄之不可。甚有養成其惡。若楊某某諸公者。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子弟而賢。父兄責任功。子弟而不肖。父兄責任咎。父兄子弟。正不得岐視之也。此章可以補君不教子章之不及。

人有不爲也章

上句言有守立節也。下句言有猷立功也。平居廉節寡欲。不胡亂去做。及事到手頭。自然振勵起來。成大名顯當世。裕如已如伊尹。一介不取。與方將誓墓終其身。及相成湯父子。便以一身親見堯舜。如孔明淡泊寧靜。方且視吳魏富貴若將死。及輔昭烈父子。便以一身媲美伊周二公。其古今表著者。與其餘可類推。坡公伊尹論說此理亦透。

言人之不善章

大舜隱惡。孔子教人無攻人之惡。惡者人情所諱也。若稱之許之。則必怨之。離之後患。自指報復。羅方之說。與

四書場註

孟子 離婁下

八

卷八

矣。程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言人之短者。則曰。汝且取他長處。與長者之言也。馬援戒子書曰。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阮嗣宗與人言。不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噫。遠害之道。備于此矣。

仲尼不爲己甚者章

註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形容。聖人最盡。然于己甚二字。未甚顯。觀唯何甚是。皆已甚等語。則知不爲己甚者。只是平易。近人無峻絕過高之行而已。聖人者。顯于天理人情中求之。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天下無不信果之義而有不義之信果。大人折之精矣。兩箇不必字便是唯義所在。一箇唯義所在便是言信。行果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所謂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也。如孔子與蒲人盟。毋適衛。及出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言。不必信之驗也。如周旋列國。志在行義以達道也。及不過而歸。遂刪述六經。做萬世的事。如請討陳桓。大義也。及公與三子皆不可。則亦留此一段公義于人間而已。此行不必果之驗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章

四書

孟子

九

卷八

通書云。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明。明則通。無欲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大人之心。明通公溥者也。赤子之心。無欲而一者也。無欲而一。便該盡明。通公溥道理。明通公溥。不過自無欲而一中流出耳。故赤子之心。不喪失。便了却大人。事言本體。非言工夫也。註擴充意。不必用象引存疑。俱忌只是二字。亦非也。

養生者章

養生送死。俱人子事親大事。但養生之事。須至送死而始完。送死之事。不因養生而或寬也。此所以有可當不

可當之分也。當讀去聲。或作擔當之當。則平聲。非也。送死之禮。子思之言備矣。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為學道者。備示其功效也。君子深造之也。何以哉。以道也。君子深造之以道也。何欲哉。欲其自得之也。深造者。刻勵以求之。漸積以致之。不狃于近功。不囿于小成也。以道者。歸諸大中正。不溺于虛無。不雜于功利也。欲其自得者。繇思以至不思。繇勉以至不勉。從容以中之也。程子曰。積果既久。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嘗愛此元凱語。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煥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發明深造自得。意甚透。自得之則本體寧謐。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居之安。居之安。則生趣盎然。淵乎其不可竭也。是以資之深。資之深。則橫衝直撞。都是道理。時任移局。任換無不適逢其本來。故物也。居之安。其安汝止乎。資之深。其淵泉如淵。乎取之左右逢其源。其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乎一自得而箇中不應如是。君子之傾心矢志有以也。蒙引仍繳

四書

孟子

十

卷八

博學而詳說之章

蒙引于上章云。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以

其不謂深造而論者自得也。余于此章則云文中子于六經皆有著述。而博而不能約也。陸象山以六經皆我註脚。能約而不能博也。多識前言往行。所以窮理。然豈必窮盡天下之理哉。但內之有謂于身心。意知外之有謂于家國天下者。其理皆不可不明也。雖然。理不說則不明。為其支離而無所得也。說不詳則亦不明。為其含糊而未能盡也。故須詳說詳說者。出之于口。筆之于書。皆是也。或以為心說謬矣。如讀經須明其源流。體用。讀史須明其是非得失。說家說去務究極。夫殊途同歸。百慮一致之妙。而後博者不至玩物喪志。詳者不徒誇勝。

四書翊註 孟子 卷八

闕也。蓋不博則寡。陋無以約。不詳則疎。器無以約。然非約亦無所貴乎博。與詳也。反者復還。本然之意。朱子曰。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此理不可不知。

以善服人章 趙谷按詳說即大學格物文孝講此章不但盡孟子詳說之意。併先生所以著初章之意。本盡其理。無不盡也。孔子曰。窮理曰精義。一以貫之矣。

善者性之本然。非我有而人無也。服人者。誇示所長。求勝人。人將非薄之。其誰與我。以善養人者。視斯人為一體。而多方玉成之。如天地之養萬物。如父兄之養子。

弟所不喻。誠效欺者。非情矣。朱子引張華成湯及南野引齊桓晉文四証。佐俱確不可易。明是為王天下立旨。末二句足首句之意。言以善服人。人必不服。即使服之。亦非中心所願也。豈有致王之理乎。何若養人者之。不期服人。而人自服也。

言無實不詳章

依前說。兩實字同。而首句難通。蓋一言僨事。自古因空言受實禍者。不知其幾也。依後說。兩實字異。且不成文理。陳新安闢之。誠是也。故賢家懸戮所謂不祥者。豈特禍國家殃民人哉。早及其身矣。

四書翊註 孟子 卷八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川上一嘆。程子以為言道體。語上也。孟子因徐子之問。而以有本無本立論。為中人以下言之也。然則古人之言。有盡而理無窮。顧後人取之者如何耳。

水。因人所習而不察者。仲尼亟稱之。豈無所台心云爾。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言水之體也。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言水之用也。有本者如是。言有體而後有用也。體用一源。故亟稱之。

七八月之間。偶際天時也。雨集溝澮。皆盈。偶邀天澤也。

初非有人力之施。故其潤也。可立而待。無本者如是。是以貽羞大觀也。以上俱就水說。影出正意。末二句始結到人身上去。蓋實大聲宏。君子且謙讓未遑。若原無厚德。積行而驟得美名。與七八月之閒。何異其集也。易散其盈也。易虧。君子耻之。耻其無本也。故君子取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四章。通以幾希二字爲主。幾希微也。所謂道心也。此理實助自舜。故首以証君子之存。而禹湯而文武而周孔。則皆共存此理于勿去。而爲奕世之君子也。人禽之關從此分。聖凡之關亦從此分。孟子固有不得辭其責者。

四書章句

孟子 離婁下

三

卷八

矣。韓退之原道論內所敘道統之傳。意亦本此乎。饑而食。渴而飲。牝牡而相求。與夫趨利避害。食生畏死之情。禽獸與人無以異也。然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惟是一點靈明。炯炯不容昧而已。庶民溺于物欲。不識本來面目。所以喪失了幾希。與禽獸無異。君子豈作宵思。息養瞬存。終身保守此幾希。而後可以爲人也。幾希之理。發見爲仁義。而仁義不外乎人倫。庶物之中也。舜益不待存之而自存矣。凡有形皆物也。自天地山川風雷以及百僚萬民。下至禽獸草木之類。皆有理。皆舜之所了徹無遺者也。人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

是也。舜于五者皆遭古今之變而安處之。要以不失其常。其剝斯于幾微。疑似之界者。審矣。明也。察也。以育乎其知也。知之則必有以行之。舜其仁之至。義之盡乎。蘇者安。安然固有之也。隨其念之所起。身之所歷。都有恰好道理。在非以道理爲美。而有心踐履之也。蓋安仁而非利仁。精義而非集義也。

禹惡旨酒章

周公作酒誥。其辭甚嚴。武王數紂之惡。曰沉湎于酒。亂侯正義和之罪。相酒荒于厥邑。酒之爲害大矣。禹惡旨酒。又不止非飲食已也。殆以甘酒之心。爲人心而危之。

四書章句

孟子 離婁下

南

卷八

故惡之乎。善言或有益于身心。或有益于天下。皆是也。非中心好之。而何以師之拜之也。此亦道心之肫切處也。湯執中。泛以全體言也。立賢無方。則就執中裏面抽出一事言之。無方亦執中也。處事用人對說。恐未是中之大者。如桀與葛。初皆以多方挽回爲中。終則以放伐誅討爲中。蓋揆時度勢。而無不妙合乎天則也。執有定守。定力莫之或移意。唐虞官人。率用世族。至湯而始破其格。敷求哲人。旁招俊乂。皆惟其賢不惟其舊也。有文德有武功。文之民適觀厥成矣。而視之如在病瘼。

不敢自暇自逸也。或以爲如傷爲傷已非也。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曰。願常懷此四字。無畔援。無欲羨文之道。槩先登岸矣。而望之如隔霄壤。不顯臨。無射保也。以而爲如朱子之辨甚精。家引曰。看他讀書。是甚樣功夫。

邇在几席。庭除之間。人情恒至慢易。而武不泄。莊敬以臨之。遠在侯甸。要荒之外。人情恒至疎遠。而武不忘。貞誠以通之。此敬勝義勝之學也。存疑發明。人與事甚好。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舉數聖人之責。合萃于一身。是何等願力。且以臣行君之事。以叔父攝孺子之位。則公所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五

卷八

爲者極難耳。其字緊接四事來。而家引存疑俱指四事之外說。以四事無有不合故也。竊嘗思之。禹之事存乎好惡施之者。非專在旨酒善言上討生活也。湯之事存乎中與賢施之者。商周之中異執。商周之賢異立也。存如傷未見之心者。文之事乎。施文之事。則治民尙有許大經濟求道尙有許大功夫。在存不泄不忘之心者。武之事乎。施武之事。則處置遠邇。尙有許大道理在此。其間豈能一一脗合不思而得乎。而況子丑寅之異建。所以折中忠質文之異尙。所以合道。貢助徹之異尙。庠序較之異學。所以爲民。一公徒知求之四事之外。而不知

其已盡于四事之中矣。總之從四事說。則二公之說已具。從二公說。反道却四事。非本旨矣。且其字如何說的。去蒙引之說。無暇悉辨。姑以第一事言之。禹惡旨酒。周公亦惡旨酒。則無不合矣。乃禹僅惡之而已。周公則作誥以垂訓天下萬世。此非思之而何以合乎。餘可類推矣。註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此尤可証。一惡旨酒。一作酒誥。其事未嘗相襲。而理則同歸也。仰而思之。以思兼三王之思。還而質之三王也。夜以繼日。無時不與三王相晤對也。幸而得之。非爲一人幸。爲天下幸也。得者無不合之事。坐以待旦。

四書翊註

孟子

離婁下

六

卷八

則立見諸施行矣。古今制作至周而大備。豈非周公之思爲之哉。

王者之迹熄章

程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蓋以春秋者。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孟子敘孔子之存幾希。直以春秋當之不復及五經者。特舉所重。與前章各舉一事。以爲言者不同。故近思錄論讀書之法。繇大學而誦孟詩書。而中庸理明義精。達乎造化之蘊。然後可以觀聖人之大用。而續春秋。嗚呼。豈易言哉。

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爲天子不巡狩列國不陳詩其說似通然都鄙以下多春秋時詩如何說的去且巡狩之禮其廢已久不自平王四十九年隱公元年也故註本胡安定而以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爲迹熄以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爲詩亡斷斷乎不可易矣詩絕響而春秋嗣興詩美刺春秋褒貶有相爲表裏者也舉晉楚以例其餘也乘字註存兩說今從其後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今之家乘亦然古人不記善而記惡以其反常也楚檣杓尙存古人遺意後世郡縣志則反是矣春秋之說本杜預言雜舉二時以該四時也三國四書切註孟子離婁下

之名雖異而褒善貶惡則一而已矣春秋記列國之事列國莫盛于五霸五霸莫盛于桓文故特舉之其文則史官相次記錄也考其事其文則魯國之春秋考其義則孔子之春秋也胡傳曰史書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此正以其義言也所謂經世之典撥亂反正之書百王不易之大法也程正叔春秋傳序曰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咸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此段發明

義字甚透學者問乎此序併安定序庶幾可與言春秋矣

君子之澤章

高氏援引色澤聲容之說鑿矣依註流風餘韻說則德澤惠澤也君子小人以有位無位言蓋恩義之及人有故五世後則杳然無復存者楊氏五服之說本禮記大傳以親盡服窮爲斬若曰君子小人澤亦若是焉則已矣

孔子之澤則萬世不斬者矧子幸生五世之內雖未獲親承尼山之訓然其澤之流溢而漸被于人者尙可挹

而取也因被澤之人以親炙聖人豈敢自外門牆乎孟子

子之私淑卽孔子之竊取辭雖異而自任之意則同矣

可以取章

註分自許自疑與再思可矣意同愚謂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同蓋事屬兩可開不容髮稍涉依違便失中道非徒義入神未易言也三段平對不得註以前一段爲不及用固字後兩段爲過用反字極有斟酌不可不知也傷廉如王文正受美珠之賜之類傷惠如冉水與五乘之類傷勇如程嬰立孤而必以死訪亡友于地下之類

遂蒙學射於羿章

春秋書弑君如楚商臣之類。皆責備其君父。端本澄源之法也。孟子罪羿。其亦春秋之法乎。取友不可不端。然已非端人。則端人不可得而取。況在篡弑之賊乎。以逆召逆。亦天道然也。則其罪恐不得而厚薄之。即首羿從蒙亦可。

左氏云。潛師掠境曰侵。已夫而躡之曰追。疆場之內。恍乎見揖遜之風焉。端人之報固如是。近思錄引程子之言曰。孺子事孟子。只取不背師之意。人又理會事君之道。如何徒費心力耳。大全又及殺之舍之之說。則其于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下

九

卷八

事君之道已曲盡矣。愚謂兩國各挾私忿。互相攻擊。均不義之師也。為之使者必窮兵而較勝負。豈非逢君之惡乎。來則禦去。勿追道理亦如是。故孟子取焉。

西子蒙不潔章

此章言人情無私。天心獨善。雖美質萬不可恃。而醜行儘足自新也。西子之美。有目所共睹也。一蒙不潔。則好色之心。不能勝其惡惡臭之心。可畏哉。揚雄之才。之學擅名古今。及其失身王莽。遂令萬世掩鼻焉。是其驗也。惡人証解醜貌對西子言也。或以為惡行非矣。洗心滌慮。上帝居歆。何幸如之。周處不檢。至令鄉里受之掛。

之蛟與虎。及其翻然修行。不期年而敬辟。至卒以忠義傳史冊。是其驗也。

天下之言性章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發。朱子言之詳矣。或以為論性。非也。中間一節。實發正意。首節言性。所以窮智之源。末節言天。所以遡智之流也。張乖崖云。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其亦見一端而不見全體乎。

據朱子引荀揚之說。則天下之言性二句。似指他人說。末句仍用一轉。玩差惡惻隱等意。則只是以公共之理言。前後兩故字。正相照應。蓋知愛知敬已然之跡也。不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下

三

卷八

學不應自然之勢也。利者故之本。故者性之本。性者天下之本也。

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此所以鑿也。鑿者役役于權謀術數。而非其故也。惡者惡其舍本而趨末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還其故而無所于鑿。又何惡焉。禹之行水也。疏濬決排。何嘗不有事。然因其勢而利導之。實未生一事。此古今所以稱大智也。如智者師禹之智。以無事處天下事。則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神禹不得尚美于前矣。此節專言利。即故

之利也。

行所無事。非獨人事然也。推而極之于天道。亦莫不然。天高而星辰繁焉。故望之甚遠。天人懸隔。似無處可推測者。然運行有常度。故舍有常分。已然之數。莫之或爽也。苟從其已然者求之。則千歲之日。至不勞餘力而得之矣。天之高。星辰之遠。如在目前矣。朱子曰。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也。必言日至者。這層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厯元也。金氏以求其故。為已往千歲之日。至為方來亦是。蓋求則向源頭上求得。則合盡頭處得。

四書切註

孟子

主

卷八

也。朱子都就已往說。以求者求其故。得者亦得其故。其說尤長。致即學以致其道之致。無工夫大段都在求其故內。有了至此。不煩推算。或以為推致。或以為算而得。皆不必。此節專言故。即利之故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孟子之意。只是行禮不以王。雖故敗損也。或云本惡其人。知借大題目來壓倒他。豈聖賢之心哉。

書曰。右師往弔。曰。入門。當日。氣酸。赫奕光景。至今猶可想見。這字作曠可。或。揖巫馬期而進之。進。不如作趨進之進。為是。蓋右師方入門。即進前獻頌也。若曰進右師。

位就己恐非當日人情所敢。

眾人視王。雖為重王。驛又祝孟子為重。故不以衆人之與言為榮。而以孟子之不與言為辱。亦秉彝之良心也。朝廷之說。証引周禮。自明歷位而言。踰階而揖。違禮即違朝廷矣。孟子稟稟奉行。正所以示敬。而于教簡之何其知有已。而不知有朝廷也。此亦齊人莫如我教王之意。但其語太露圭角。朱子之論詳矣。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章

君子以古今第一流自期待。則非如舜不可。舜也者。古今遭橫逆之第一人。也。而彼能蒸蒸父之然。則天下豈

四書切註

孟子

主

卷八

有不可化之橫逆哉。三白反者。不患天下有不仁無禮之人。惟憂一人有非仁非禮之心。去其非仁非禮之心。而心存矣。心存而君子斯有以異于人矣。

君子與人同。而心獨異。君子與人同心。而存獨異。是故卓越流俗。使人望而震焉。以為不可及。非有他也。存心且虛說。所以然處。尚在下。而以仁存心。則視天地萬物皆一體之人。與刻薄自私者異矣。以禮存心。則合視聽言動無不克之已。與侮慢自矜者異矣。愛人而後仁之存于心者。施于人。也。敬人而後禮之存于心者。施於人也。崇引本註。分存發極。是存疑非之過。

矣。

此泛論報施之常。爲下文張本也。

我愛人而人不我愛。我敬人而人不我敬。則亦已矣。乃悍然以非道加之。橫逆者殘暴不仁。凌虐無禮也。君子必反而求之。心術隱微之間。及世俗應酬之際。若曰。人不仁。非人不仁也。必我之不仁。有以召之也。人無禮。非人無禮也。必我之無禮。有以激之也。不然。天下事豈有無因而至者哉。刻勵自責。莫之或恕也。

平心內照。可謂愛之敬之矣。而彼猶昨。則君子曰。仁之愛未敢或違。意者仁之曲折有未盡乎。禮之敬未敢或

四書講註

孟子 離婁下

壹

卷八

失意者。禮之曲折有未盡乎。忠非他。卽仁。禮之盡心而無以加焉者也。

以仁言之。則曲盡其愛。以禮言之。則曲盡其敬。忠矣。而彼猶昨至此。則無可奈何矣。曰。妄人曰禽獸。皆不足較之辭也。難字有。不作去聲。讀者謬矣。陽明曰。此妄人爲禽獸。此處覺未渾融。橫逆之來。自誘誦怒罵。以至于不道之甚。無非是愛用得力處。初不見其可憎也。滿世界皆藥物。山河大地。盡是黃金。可以之爲禽獸乎。此說進孟子一步。畢竟亦露英氣。或曰。矜憐哀痛。同畜之仁。禮之中意極好。亦非立言之旨也。

三自反。故無終身之憂。又何難。故無一朝之患也。乃若

所憂。則有之言其有故也。不如此說。便似重出。聖人獨舉舜者。以舜遭人倫之變。無匹夫崛起且底豫之前。未嘗解憂。故也。均是人也。舜德業顯赫。爲天下後世之一

人。而我獨庸庸碌碌。無聞于天下。無聞于後世。不幾重負此人乎。不如舜。便不如人。欲如人。須要如舜。特出鄉

人之中。法天下。傳後世。而後克稱此人也。心無分用。汲皇在這裏。便不暇在那裏。此患所以亡也。爲非仁則患

以其爲不仁之人也。行非禮則患以其爲無禮之人也。不爲非仁。不行非禮。則存心可以對天下後世矣。又何

四書講註

孟子 離婁下

壹

卷八

患如有一朝之患。是鄉人所不能忘情者。君子無與也。

禹稷當平世章

天下有道。無道之時。而吾之道。必不可無。何也。隨地而在。達也可。窮也可。舍己救人也。可。避人修己也。可。要歸諸時中而已矣。否則出乎禹稷。入乎楊朱。出乎顏子。入乎墨翟。可不慎與。

因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言。而先述其事。爲論列地也。君臣合德。故曰平世。過門不入者。禹也。而禹稷並稱。則以教稼穡之心無異。夫平水土之心也。孔子賢之。賢其立功也。

上下無邦。故曰亂世當日。栖栖遑遑。有孔子在。故顏子可以安享。簞瓢陋巷之樂也。孔子賢之。賢其立德也。一用世一遜世。其迹列乎不相謀矣。而孟子直斷其同道何也。道者當然之理也。禹稷顏子。不過各盡其當然之理。是以殊途而同歸也。象引直把心當道說。與註意未合。存疑辨之。極是。

治水之責。禹以一身任之。則下民昏墊。伊誰咎乎。播穀之責。稷以身任之。則黎民阻饑。伊誰咎乎。故曰。猶己饑。猶己饑。不過引為同體之患。曰。饑己之饑。己饑之則。直懼夫首惡之誅也。其思如是。故其身有不得不如是。

四書翊註 孟子離婁下 卷八

者過門不入。匪云急也。若顏子之地不同。故思不同。而緩急亦不同耳。

易禹稷而居顏子之地。必能領在中。不取之樂。易顏子而居禹稷之地。必能奏萬世永賴之功。其道同也。推而言之。自古聖賢。凡居廟廊之上者。皆可以為顏子。凡處畝畝之中者。皆可以為禹稷。其道無不同也。

大意已完。復申二譬。使人易曉也。坐視同室之鬪。不情甚矣。禹稷視天下如同室。安得不被髮纓冠乎。奔赴鄉鄰之鬪。甚無謂也。顏子視天下如鄉鄰。則唯有開戶而已。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章

按章子之母得罪于父。其父殺之。埋于馬橋之下。齊王因章子擊秦有功。勸以更葬。章子曰。臣之母得罪于父。未命而死。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意固矣。早見預防。使父母無反目之禍。止也。禍既成。則無及矣。要亦視父母之治亂。何如耳。使母果有可殺之罪。則父雖殺。不得以私孽也。使母罪不至死。而父以私殺之。則父在時。即當號泣以陳。而況乎其死也。而況乎其葬之乎。君命也。觀孟子責善之言。則章子之父。必未出于善而馬橋之下。豈可以終其母哉。惜也。章子遊孟子之門。

四書翊註 孟子離婁下 卷八

而未達于義也。象引云。匡是姓。章子是字。稱匡章。猶云顏淵。皆去子字。愚意不然。匡姓也。章名也。公都子曰。匡章。孟子則曰。章子。呼其名而子之也。公都子以通國為公論。而疑孟子阿私。故問之。

世俗對通國言。五者有一于此。君子絕之。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恣情肆志。虧體辱親也。章子以于責父之善。而致父之逐。為其母故也。其情亦可憐矣。

朋友以義合者也。以義合而不責善。楊子所謂面朋也。

若父子以恩勝責望太過骨肉從此乖離矣故曰賊思之大

夫章子豈不欲一堂完聚享有琴瑟好合之樂哉于母指章子妻子說屬者聯結不相離之意為父所逐不得承膝下之歡而妻子宴然何以自安故出而逐之以此示所遇之窮亦以感動其父故也責善不得而責躬反覆計億以為妻不出于不屏則得罪名教無所容于天地之間矣章子之所以為章子者只是如是無他罪惡也方且哀其窮悲其志而豈忍揮之門牆之外哉先儒以此章與陳仲子章為衆惡必察為衆好必察信然

四書綱註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孟子

曾子居武城章

孔子時中之道曾子子思傳焉曾子居武城以去為中子思居衛以守為中地不同故中不同而道則殊嘗不同也孟子傳曾子子思之道故有以深信其必然也曾子居武城設利于武城宰也有趙冠攻城掠地之施也曾子之言屬其守舍之人也曰無富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水方去之時早已為反之地矣及其反則仍前意也至于冠之所以至所以退則始終不與其事也門人私議疑其報施之閒有太忍然者而沈猶行則嘗驗之昔者矣沈猶行曰昔者沈猶行云明是自道而說者

俱云未必一人以其姓氏無考故也朱子曰無害義理不必深求類是矣

又曰子思居于衛便知有君在非武城也臨難無苟免與君同難而棄之以逃豈致身之義哉君死社稷臣死封疆古有明訓矣以上二節俱平平敘事下如斷其是非

同道義兄前章師以身率人臣以身事人師則父兄豈可屈已而徇子弟之難臣則微賤豈可貪生而逃君父之難要見相反意曾子能為子思以其臨大節不可奪也子思能為曾子以其不受鼎肉也昔陸九齡胡典國

四書綱註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孟子

教授未上會河南茶冠剽廬陵人心震攝或請公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公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即五兩之卒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傾其事調度有法郡縣依以為重說者以為善學曾子信哉

儲子曰王使瞞夫子章

王使人瞞夫子連下句讀或以下句為儲子問辭非也王見孟子說聖稱賢以古人自待意其燕居之際語默動靜必有以大異于人者故使人瞞之何以異于人哉孟子自道也厥賦維均豈獨孟子為然即堯舜古今至

人不過無虧于人之中。非有加于人之外也。賤形盡性。是實理。但孟子大段言之。此意尙未明白指出耳。雖然。言人則同。言人之所以爲人。則異。程子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故聯之。曰。君子以同而異。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軒說。具有此事。看來只是孟子設言形容當時之求富貴利達者耳。蒙引以爲日攘一雞之類是也。極力描寫。晝夜乞哀。驕人白日光景。殆如畫出。必歷酒肉而後反。一可疑。而不知肉食者。鄙盡富貴。一可疑。而

四書章句

孟子離婁下

美

卷八

不知富貴。亦只是酒肉度人。未嘗有顯者來。一可疑。而不知顯者。皆齊人也。通國中皆談富貴者。故視齊人若將免焉。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平生本色。盡露矣。妻若妾。看破老脚色。方且怒罵之。痛哭之。而良人尙作富貴態。奴顏者行徑。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豈不令妻妾羞殺。蘇世俗觀之。別是一番眼目。如何看得此輩出。蘇君子觀之。則難逃公鑑矣。君子卽孟子自道。秉禮守義。饒有浩然剛大之氣者。人言之求富貴利達。而必曰。所以見情狀多端。不可得而舉似也。蓋惡之心。猶幸于婦人女子見之。彼丈夫則掃地盡矣。雖然。妻妾羞且泣。亦以理

言也。若富貴利達者之妻妾。忘其所自來。能不忘得意。痛以其良人驕人也。

孟子

離婁下

卷八

書

前賢

包崇吉

男再源

永祖

永祖

平湖

後學

萬章曰

此章只怨慕二字盡之下四節皆發明此意也昔
底豫之先以怨為慕慕既底豫之後則全是慕而
怨矣新安分怨分慕未是父母之不愛如窮人
歸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皆從親之極流出

四書

孟子

卷九

在耕歷山見遂于其父也不曰昊天蒼天而曰天其
其間已而佑之得親也怨者怨已慕者慕親須如此分
析始得蓋不碍乎親不可以為人子故引答責躬也親
與子一氣必渾乎若同氣之初而後敢即安故眷戀不
忘也在孟子口中且包含說若太分明則萬章不疑其
怨親矣
萬章泥在怨字其不知疑也與長息等公明高知而未
言又待孟子言之夫不得于親遂付之無可奈何而已
是怨也非孝子之心也孝子之心以竭力耕田子職之
常也父母不我愛必于尋常子職之外別有虧欠處不

然天下豈有不愛子之父母乎展轉踣躄而未喻故呼
天呼父母以求之也

九男帝子事缺前之匹夫如何處置况益以丹朱之傲

平帝天下降處頑嚚傲之聞如何安妥况二女同居乎

百官有司也以深山有鱗驪磨百官牛羊倉廩之奉皆

所以試之也註相視二字蒙引謂堯老舜攝與之共視

乎天下也亦有理以上數者可謂古今之體遇矣而其

則云云言零丁孤苦不能為情之甚矣

此節申言上意也前四段鋪張一番後一段約畧一番

繼以兄諸痛之聯臻耳而舜視之曾不足當順父母之

四書

孟子

卷九

萬一蓋憂已之憂故不樂人之樂也不言九男及百官
牛羊倉廩者以其括在富而天下貴為天子句內也
當孩提之時一切世味不入其胸中惟知有父母而已
故一啼一笑無非為父母發也知好色則慕少艾入欲
從此始矣有妻子則慕妻子室家念切也史記舜之言
曰孝衰于妻子早見及此矣仕則慕君功名念重也熱
中如火之沸騰而不可遏也大孝不知有少艾不知有
妻子不知有功名終其身如孩提之童而已五十始衰
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一切世味莫不閱歷過至此猶
慕則終身慕矣如言三月不遑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

不足者其舜乎。孝子愛日。此深得舜心。亦可証終身之慕。

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此章之言不可盡信而說者紛紛如瞽瞍後妻周旋舜得不死及漢高祖大風破圍康王泥馬渡江之說皆穿鑿附會失之遠矣。蓋孟子之意只要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初不辨其有無也。真西山曰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此為至論。愚意孟子之言如此類者多。與桃應問答章一例看。則得之矣。詩之言豈有不足信者。但舜之不告而娶。權也。非經也。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上

三

卷本

正不得以南山律之也。瞽瞍之心不欲舜有室家。告則從中沮之。欲娶而不可得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男女居室人道所繇始也。故曰大倫。詩首關雎。易首咸恒。皆此意也。懟指父母說。觀註仇怨于父母于字可見。若曰徒惹一場煩惱云爾。

章疑帝妻舜不使其父母知之。似亦非禮。故問之。帝素悉瞽瞍之為人。一告則臣之勢雖不可以抗君。而父之勢尚可以制子。子為父制。則君令有所不行矣。故亦不告也。在堯應曰告則不得妻。而亦曰不得娶者。見堯行的去舜如何行的去。程說又是一段大道理。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上

四

卷九

秦府僚謂太宗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之泥塗廬不下。則為廬上之灰。是後世以此為實錄也。以殺兄為功而侈談之。可謂窮凶極惡。然父母所用者奉之親。父母所不用者私之已。將欲竊孝親之名乎。往入舜宮恣所欲取也。舜在牀琴大掃入宮之興矣。外雖飾思念之語。內實動羞惡之心。是以見于面目者有忸怩之色也。從茲臣庶二語。畢竟不可曉封之有庠。尚不得有為于國。豈當此而輕以臣庶相託乎。若曰因其思已而權應之。非聖人至誠之道也。存疑謂象引之疑大深。曰使為看視耳。于治字亦不切。象雖知象殺已。却全不介意。同休戚故同憂喜也。象謀殺已。象憂矣。舜愀然曰。我何以使象如此。又何以使象不如此。這箇念頭無時刻放下。一旦出好語相慰。藉象喜矣。舜欣然曰。象何以便如此。我何以當的象如此。事則望外。情則意中。初不逆億其詐不信也。喜不自舜而自象。故章疑其憫也。不同子產之事子饋者。以生魚而受者。畜之滿腔皆生意也。使校人欽承主人之命。則天地好生之德。于一事見之。豈料其烹而食之也哉。反命之言。歷歷如畫。得所一嘆。生意盎然。適以彰校人之愚。豈足傷子產之智哉。君子于天下事莫不

以理斷之。理本有而拒之。是天下有不循理之君子也。理本無而誣之。是天下有不燭理之君子也。可欺不可罔。仁智有兼成者矣。愛兄而鬱陶以思。弟之道也。正如罔罔洋洋而遊于池。魚之道也。舜方視爲蒸蒸之父。故轉愛爲喜。自是情不容已。奚僞焉。

象日以殺舜爲是章

聖人處兄弟之變。而不失其常。不失其仁也。仁人之于弟。于他人法則異。而情則同也。何也。誅四凶之不仁。所以仁天下也。封象之不仁。所以仁弟也。仁其弟而弟之不仁。亦未嘗不早見而預防之。則仁之恩被者廣。而曲

四書翊註

孟子萬章上

五

卷九

成者至也。舜之仁其至乎。

章視殺舜之罪。不吝赦。故放猶以爲失刑。豈知其封之乎。曰。封之益出章意外矣。

四凶于四裔之地。各居其一。所謂逆諸四夷也。三苗在書稱竄。程子曰。極死猶言貶死。此見聖人用刑之寬。而宋太祖所稱嘆也。章以竄爲殺。猶以封爲放。但孟子辨其大故。不暇辨其小者耳。章疑舜于他人。則公于弟。則私。未能一視同仁也。豈知仁人之于弟。以親愛爲主。而他不遑恤也。本自無怨。何藏之有。本自無怨。何宿之有。如此說。纔得聖人之心。若曰有怨怒而不藏不宿。固非。

卽以怨怒指弟說。亦多一轉。存疑謂親愛無分。未是貴則分位尊。然後可以親近于我。不則疎遠而難親矣。富則遂所願。然後可以伸吾愛。不則吝惜而非愛矣。若曰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可乎。要之。不封則不富貴。不富貴則不親愛。不親愛。則仁人之心。豈戚矣。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有爲者吏也。天子選賢任能。俾之代理。庶務象惟南面稱尊。坐享玉食之奉。非有民人之責也。欲暴之。其可得乎。此其迹似放。其慮則遠矣。雖然。不得暴彼民者。其勢也。若舜之心。則又不如是。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以篤吾親愛之情而已。諸侯五年

四書翊註

孟子萬章上

六

卷九

一朝所以速政事也。有庫政事付之吏。而象無事故。既可以時來。而又不必以政也。不及貢以政斷。言不待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來。則欣然接見之。此天子特恩。非諸侯所敢望也。象引釋政不釋政之說。亦本註存疑。非之。却有理。吳註極好。朱子又發明之。不能贊一辭矣。

咸丘蒙問曰語云章

據咸丘蒙所引。是天下有無父無君之盛德也。惑世誣民。莫此爲甚。故孟子力辨之。自堯老舜攝。至二天子矣。辨舜無臣堯之理也。自是詩也。至此之謂也。辨舜無臣父之理也。末節引書。另是一意。言父不得而子。須如此。

禮說的去。但語者見不及此。且君不得而臣無說。以見其為齊東野人之語也。

詩言盛德之。君也。臣他不得。我。也。子他不得。舜之德盛矣。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是臣其君。君不得而臣也。晉懷亦北面而朝之。是其父。父不得而子也。舜見晉懷其容有變戚戚不安。正是盛德發見處。孔子之言。則深明盛德之失幾釀敗亡之禍也。前日語云。末曰不識此語誠然乎哉。自是一套話。蒙引謬之。而其說未免一口兩舌也。孟子曰。否。此悠謬不根之談。君子不為也。君子知有君父者。而豈忍以此出口哉。堯老子。

四書講註 孟子 萬章上 七 卷九

舜玄德升聞。乃命攝行天子之事。猶未為天子。堯緣何北面而朝之。及攝位二十八載之後。堯崩。繼內百姓如喪考妣。三年之內。四海遏密八音。是天下皆為堯服三年喪也。饒氏曰。四海無服。恐未然。三年之喪。固天下感放勳之德。而實舜率天下諸侯為之也。此皆未為天子以前事也。若既為天子而如此。則堯是一箇天子。舜又是一箇天子。豈不是兩箇天子了。于孔子之言何居。而堯典亦未之深考矣。蒙引有不以天子待堯之說。未通存疑辯之。併辯孟子之失。極有理。國矣。夫感丘蒙之為詩也。其間益陋矣。詩人以為王家

之事。凡在普天率土之中者。咸與有責焉。而畢委之一人。使執掌盡瘁。不得一伸蔬水之報。其何以為情耶。然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辭也。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則其志也。故說詩者。不泥定一字。而害一句之辭。不泥定一句。而害立言之志也。意者。心之所向。志者。心之所之。達者。慮我之心。遠道曲邇。往迎古人之心心相照。有千載合符者。是為得之也。如緊漢之詩。志在憂早耳。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則極思困敝之辭也。豈可以其辭而害宜王憂心如焚之思哉。此節以尊親為主。而發則其尊之之實也。言天子尊則

四書講註 孟子 萬章上 八 卷九

為天子父者更尊。豈有卑其父而臣之者哉。至以孝之極言。大以孝之量言。上四句泛論理。下四句則指賢。以實之也。未又引詩咏嘆之。永言孝思。所謂終身慕也。孝思維則。所謂法天下傳後世也。下武之詩。其為舜之尊養言乎。若如人言。又何則之足云。乃若又不得而子。則亦有說矣。如書言是也。據註。敬事。警職。往而見之。則當以祗載見。晉懷為句。蒙引存疑。俱以祗載為句。見父母屬變。變齊。如此說。則事就人子。故事言敬者。稟奉職唯謹也。儼威嚴格。非所以事親。故要要齊果也。註戒謹恐懼。正負引惡之形。于貌。孝

替璵允若則于盛德。父亦盛德矣。教誨于式穀似之。父子之常也。今舜以子而式穀其父。是大有造于父也。即謂之父不得而子也。亦宜。註云非如成丘蒙之說。則成丘蒙不以書意解古語可知。而蒙引開手即牽合此意誤矣。

堯以天下與舜章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一章綱領。然天子所不能者。天能之。人又能之。天與之。似亦操其勝乎。非也。天固所以為天子也。民固所以為天也。帝天之命。主于民心。自古皆然。故未引大誓以終之。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九

卷九

堯禪舜。人皆知之。章之問甚常也。而孟子之答則甚創。蓋以天下公器。非天子所可私相授受也。以此為訓。而後世神受者。尚借堯舜為口實。豈不謬哉。

受終文祖。書有明文。今日不能豈非有操堯之權者乎。天也。天主宰之。堯奉行之。堯不得與天分權也。

天與之。便當諄諄命之。其將能乎。

天不言。如何諄諄命之。只是四行與事以傳布其與之意而已。詩行之于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極分曉。蒙引又以出乎身加諸身解之。亦其意也。

自天子以至于大夫。明揚之典。要惟盡其在我而聽之。

天無容私。心計度其間也。諸侯大夫亦曰天何也。天子諸侯之天。諸侯大夫之天也。上一段是主下二段是客。因主以及客也。前曰天與。此又忽出民與天併言者。行與事必于民乎。敬之。非民則行與事無繇見。而天亦不可得而示矣。

主祭對越在天也。百神享之。即所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是也。天錄其德。故曰天受之主。事歷試諸艱也。而事治。百姓安之。即所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是也。民戴其德。故曰民受之。天人交受。即天人交與。天子又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十

卷九

何力之有焉。

舜相堯。歷年久。則德澤之入人深。此天授非人力也。然舜則不敢以天意自居。故虛天位以待嗣子。而已唯恐其及之也。已愈益避之。天下愈益就之。朝覲于舜乎。述職訟獄者于舜乎。輪誠謳歌者又于舜乎。載虞而載揚也。凡此皆人與也。而直歸其故于天者。舍人無所謂天也。蓋位可避也。天不可避也。天不可避而遂不避。則其迹近于遁。而其罪疑于篡矣。烏觀所謂天意乎。可見天理人欲。間不容髮。惟聖人察之精而處之決也。皇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大誓之言。本此也。天之

視也無形。而以民之有形者爲視之自。天之聽也無聲。而以民之有聲者爲聽之自。是故朝覲訟獄謳歌者之歸舜也。民之視聽歸之。正天之視聽歸之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天與之。卽曰民與之亦可矣。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是一章綱領。章內與子是主。與賢是客。禹是主。堯舜是客。啓是主。丹朱均是客。益是主。伊尹周公孔子是客。或先主後客。或先客後主。或主客錯綜。唐虞禪天與賢則與賢也。夏后殷周繼天與子則與子也。以此開。以此收。具見文法之妙。

四書切註

孟子 萬章上

十一

卷九

泥禹傳子之迹而不諒其心。則其德與堯舜異。世俗之見大抵然也。豈知天與賢則與賢。傳賢非堯舜也。天與子則與子。傳子非禹也。禹之薦禹之避。與舜同。禹之從。與舜亦同。虞之天猶夫唐之天也。益之薦益之避。與禹同。益之從。則與禹異。夏之天非猶夫唐虞之天也。當舜禹避時。獨非吾君之子哉。而人心攸異。則以其子有賢不肖故也。故下節云云。

徐氏朱均論云。不肖謂不似其父也。非如世俗所謂不肖也。余謂不然。觀書之言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頹頹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則商均亦可知。已丹朱見于書。故指名。商均偶未有考。故只曰舜之子。亦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之意也。禹相舜。益相禹。歷年有多少。則施澤有久近。施澤有久近。則及人有淺深。而况其子之賢不肖。又迥絕乎。祇台德先。禹之敬也。敬者帝王傳心之法。而禹卽以爲傳家之

法。按書舜命禹。一則曰。惟汝賢。再則曰。惟汝賢。啓能集之。豈不以敬哉。非敬則不能承繼禹之道。非賢則不能敬。渾作一句說。言啓賢能以敬而承繼禹之道也。蒙引存疑。俱作二句讀。恐未然。舜禹益相去久遠。自是指爲相說。但久字不無可疑。意者舜禹爲相久遠。益爲相不

四書切註

孟子 萬章上

十二

卷九

久遠。故云相去耶。據盛德之報。三聖人皆宜有令子。而賢不肖懸絕。若如人言。又當云禹德盛堯舜矣。而不知皆運數爲之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二句通承上數句說。皆天也。一句又通上二句說。末二句又因皆天也。而推言之耳。自我儆。的去。曰。爲原未曾儆。却自然儆的。去。曰。莫之爲。而爲此。豈人力所及哉。天也。自我召的。來。曰。致原未曾召。却自然召的。來。曰。莫之致。而致此。豈人意所及哉。命也。註以理言之。謂之天。以人言之。謂之命。天與命非二也。命與天命之謂性。命字兩樣。究竟是一樣。朱子言之詳矣。

仲尼之德古今一人而已。無天子之謫故以匹夫終天。意又別有在也。

其先世有功德于民。子孫襲成業。非惡貫滿盈。人心未盡去。天命未遽改也。益之啓。尹之太甲。周公之成王。皆守成令器。天命眷注如之何其廢之。繼世不廢雖命世之賢其能興乎。

上言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不待言矣。故繼言伊尹以文勢論之。太丁既曰未立而死。則外丙仲壬宜爲立而死矣。且章內曰十有七年。皆以年爲年。不應于此遽以年爲歲也。故註以趙氏之說。先程氏但伊尹放太甲。

四書期註

孟子萬章上

三

卷九

蓋做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之義。觀書王徂桐宮居憂可見也。若外丙仲壬立六年矣。太甲何以居憂而尹又何辭以放之哉。且先儒以康節數推之。併無外丙仲壬之名。其未立大爲有據。又檀弓記仲子舍其孫臚而立衍。曰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太甲嫡嗣。豈得舍之而立丙王哉。是故程氏之說爲優。後儒亦多從之者。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所謂嗣王不惠于阿。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也。伊尹放之于桐三年。所謂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也。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所謂于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改度。終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也。于桐處仁遷義。所謂率乃祖攸行克終允德也。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所謂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以免服。率嗣王復歸于亳也。

伊尹不有天下。夫既詳誌其事矣。若周公則無庸再贅也。其不有天下。惟借益于夏。伊尹于殷一比較觀之而已。方殷周時。使湯薦伊尹于天。武王薦周公于天。天下之民從之。當不若夏之時之啓而不之益也。但揖讓之風遐哉不可追矣。嗣王不肯訓之戒之。俾克繼世則傳子亦何異于傳賢乎。

四書期註

孟子萬章上

古

卷九

義者宜也。宜釋則經宜權則權。揆時審勢而爲之者也。唐虞禪其權乎。權未嘗或戾于經。夏后殷周繼其經乎。經未嘗或戾于權。經權異用。其爲奉天之義則一而已矣。義一則德不容有二。安見禹之衰于堯舜也。語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本孔子而爲言與。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此章全在樂堯舜之道五字上着眼。獨樂其樂則堯舜在一心。咏歌而見先王之風。共樂其樂則堯舜在一世。覲面而逢唐虞之盛。荷其擔于天。繫其思于人。無處非道。無處非樂也。若割烹要湯則其身不正。遘人乎此。

以理斷之而知其爲必無之事也。太史公復筆之書謬矣。

戰國時。齊事者肆爲不根之談。不獨誣今人也。併誣古人。負鼎俎以干湯。爲此說者。蓋援聖賢以自爲地也。耕于有莘之野。其耕田鑿井而置身堯舜之世乎。樂道則從事危微精一之學也。註以詩書解樂道。陳新安又以康衢之謠。廣之歌之之類。解詩以二典三謨解書。盡矣。以體言曰道。以用言曰義。義卽道之見諸行事者也。道義二句不平。堯舜之道莫重于從義。義之所不。宜卽道之所不載。雖天下千駒有漠然不以動其心者。

四書勘註 孟子 萬章上 圭 卷九

矣。然觀人者。不于其所勉而于其所忽。若先立其大而小者不免苟且。非執中之道也。尹視斯人皆堯舜之徒。以廉自處而不以廉處人。豈大公平故一介必嚴而視人猶已。務期同歸于堯舜而後已也。此何等期負何等志節。他日覺世澤民許大功業。皆從此做出。

湯聞有莘匹夫躬荷二帝之統。故使人以幣聘之。幣聘者所以將其好賢之心也。幣聘然者以道自重而守義也。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弗顧弗視本色也。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繇是以樂堯舜之道。見性分不見勢分也。畝中何以樂堯舜也。堯舜之道莫大于微危之辨道心。

惟微則樂。人心惟危則不樂。尹之樂也。無非去人心以存道心而已。

三使往聘之。尊德樂道之心誠矣。故幡然以改者。以道自負而徙義也。處畝畝而樂堯舜之道。獨喻未可告人。立廟堂而樂堯舜之道。公海廣被而不已私也。堯舜其君使君爲放勳重華之君也。堯舜其民使民爲擊壤歌衢之民也。末句卽從首二句申言之。非另是一層也。昔也見堯舜于心。今也見堯舜于身。虛實固不侔矣。尹之欲親見堯舜者。蓋善承天心也。天之生此民也。莫不與之以知覺之性矣。惟氣質有清濁。故知覺有先後。

四書勘註 孟子 萬章上 圭 卷九

在先者則後之師也。天能生此民。不能成此民。故付其權于出類拔萃之人也。天民與有天民者不同。民生于天。皆可以天名。惟尹則荷天之託而不容辭也。斯道卽堯舜之道。覺斯民卽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言。責不容追也。卽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意也。註云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知淺覺深。確不可易。或有謂知深而覺淺者。豈其然。卽其言而推其心思。天下之民。無以異于堯舜之民也。匹夫匹婦皆與已同生于天。而又寄其生于已者。也不被堯舜之澤。非已陷之而誰也。見孺子入井。且有怵惕。

惻隱之心。况已實推而納之溝中。此心能頃刻安乎。其視天下匹夫匹婦。不以爲分形異體之人。而以爲同休共戚之人也。出一世于溝中。而助之。其猶始克釋故就湯而說之。使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也。蓋尹唯樂堯舜之樂。故能憂堯舜之憂。亦惟憂堯舜之憂。而後能樂堯舜之樂也。有莘一生心事。形容曲盡矣。

尹之志在正天下也。而不自爲地。在乎枉已與辱已。所失有重輕。正人與正天下。所造有大小。以其輕且小者。例其重且大者。則知制烹要湯。無是理也。聖人之行。無所事乎蹈襲雷同也。或違而去。卓立塵埃之外。固云潔。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七

卷九

身或近而不去。置身功名之中。而身亦未嘗不潔也。立身則殊途。潔身則同歸。自古無苟且塵埃之聖人也。蒙引因四箇或字。作四件說。反不顯。不若像阮備併爲二說。是。

湯有求于尹。尹無求于湯。何要之有。卽云要湯。卽以堯舜之道要之耳。堯舜之道。可以厭飫一世。而與含哺鼓腹之歌焉。湯所爲亟以鼎鼐處之耳。若曰割烹。未之前聞。

註云。引此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輔氏云。於此見其任重之意。亦有理。若曰看他那樣手段。豈做婦人的事。豈

益奉天討罪。首創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而不自隱諱。直告諸天下。萬世尹之行義。以達其道。此也。堯舜之道。在揖讓而樂之者。則以征誅。其斯以爲善學堯舜也。與。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章。

假權倖爲進身之階。士君子所羞稱也。而借大聖人爲口實乎。孟子力辯之。後世猶有若柳宗元劉禹錫之結王叔文元稹之結崔潭。朱穆之從梁冀者。不知命故耳。昔陳居仁當秦檜時。或勸之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庶幾孔子之徒矣。

當時好事者。喙噪乎嗚矣。不有孟子之好辯。雖聖賢其

四書翊註

孟子

萬章上

大

卷九

能自白乎。問口便引顏回。其賢有表表在人耳目間者。以賢召賢。其理固不爽也。孟子因內戚而特致慙慙。在世情將許其一念慕善之心也。一易主而得衛卿。轍環之志遂矣。子路曰。中豈見有權勢者。意者因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往。而至此欲有所假借乎。孔子曰。有命辭不煩。而小人結舌矣。聖人立命造命者也。至其與彌子瑕及公伯寮言。則必曰。命所以過世人。勢分踰涯之思也。禮可進。則徐進焉。雍容揖遜。而無所于急遽也。義可退。則急退焉。剛決果斷。而無所於濡滯也。至于得之不得。一付之命而已。不與。若如人言。是與世俗同其僥。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上

九

卷九

仰無義無命也。有是理乎。舊云。不言禮者。以義該禮者也。蒙引云。此處只消用義字。以其言退不言進也。極是。上節言平時無苟至此節又言當阨且然而況平居無事之時。是進一步意。不悅于辭。阨于宗國。也不悅于衛。阨于鄰邦也。又遭桓司馬之難。其阨益甚矣。孔子既以天自信。而又必微服過宋。何也。此聖人處變之權也。可見君子于小人。既不可以禮論。又不可以義曉。則委曲。通避之。未為過也。註既云。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也。又引史記云。孔子去至陳。主司城貞子。豈朱註自相矛盾乎。蓋言孔子去宋適陳。主司城貞子。貞子本宋司城。時則見為陳侯周臣也。不言為陳侯周臣一句。則孔子似在宋主之矣。豈有過宋而又于宋主之也哉。如此則諸說可盡廢矣。存疑所以耶。二泉之說。極是其曰。臣者。明其非難。待人倫也。恐亦未然。居停旅鴻。似亦偶然。而人品之賢。不肖于足乎。微之若孔子。主難。與待人齊聚。則近臣如此。其如觀遠臣者何哉。又何以為進禮退義之孔子也。願好事者未之思耳。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百里奚飯牛之說。似亦有據。但謂其自鬻以要秦穆公。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上

九

卷九

則誣也。孟子力辨之。不必旁徵遠引。但從去真入秦一事。反覆提掇。以明其智與賢。則好事者之口。不攻而自被矣。伊尹可誣。孔子可誣。何有于百里奚。然誣賢與誣聖一也。故孟子直斥之。先進履歷。正明其無自鬻之事也。奚太虞人。方晉人假道之時。奚與宮之奇。業有官守矣。又安用假五羊之皮。以進身乎。此意未經人說出。蓋入臣之義。當以官之奇為正宗。國滅亡。果何等事。而可付之默然為也。諫于君而不聽。乃以其族行。雖去國。尚懷感悟之心。智與仁兼盡矣。奚獨城口旁觀。能無愧乎。孟子特節取焉。故以知幾予之。前四段都歸結到首段上去。後二段都歸結到末段上去。虞公嬖于貨賄。非可以口舌爭也。知而去之。年已七十。閱歷世故。不為不然矣。若昧于食牛干里之汚。其智豈足稱乎。卽以其去真入秦言之。不失言。知然也。見幾而作。知廢也。擇主而事。知與也。其智種種有足稱者。如此而獨于飯牛干里。則不智。無是理也。噫。非獨其智足稱也。其賢又有足稱者。以西戎而至盟中國。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也。秦人裝其餘威。果世富強。可傳于後世。

也。此非有經濟抱負者不能也。賢也。置身于市販以處。就其君之霸業。可恥孰甚焉。豈賢者反出鄉黨自好之下乎。鄉黨自好。謂市井間稍知愛惜者也。

四書

孟子

萬章上

三

卷

四書

前賢

刁 包蒙吉輯

男再廉孫

永祖

曾孫

錄全校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以聖推三子亦是孟子制論然其意則在借三子之偏形容孔子之全也如樂然三子各備一音以奏響而孔子則太和元音也如射然三子各擅一技以命中而孔子則中鵠神技也程傳云中重于正正不必中也明子

四書

孟子

萬章上

卷

中正二字則知孔子與三子之分矣

視聽不苟所以從心也耳目之清也事使不苟所以愛身也身之清也治則進是客亂則退是主二句不平對進退之清也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仁暴之不相侔也居之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汚索之不相侔也處之清也揆其心要以待天下之清耳當紂之時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政俗皆橫有亂而無治所以擇地而蹈也故問伯夷之風者云云則廉而立志者又可知已看註無知識有分辨字則廉只宜作廉隅之廉然頑者昧于利廉者審于義則貪貞貞潔

之意亦在其中矣。儒者柔弱不前，有立志則能自振振也。

事是君則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何有不可事之君？使是民則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何有不可使之民？治國難而佐治亂亦進而撥亂為治也。前數句都歸結到末句上，去為下文張本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朱子曰：此處極難看。且放那裏久之看。道理熟自見。強說不得。若謂伊尹有這意在，則孔子皇皇汲汲去齊去魯，非無意也。所以異于伊尹者何也？引而不發，與程子言孔顏之樂一般。這裏須是思得之。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二 卷十

一日不忍居仁者愛身之心，一日不忍去仁者愛物之心也。故開柳下惠之風者云云，則寬而敦者又可知已。鄙者偏急，來隘不能容人，寬則度量擴大，足以有容矣。薄者苛刻，寡恩不能愛人，敦則性情長厚，足以有愛矣。去齊則不容待，去魯則俟微罪而後行，故因子路趣行而以遲遲曉之。去父母國之道雖解遲遲，吾行一句而面去他國之道亦可反觀矣。仕止久速又從去齊去魯推之而言其全體也。南軒曰：易公孫丑篇則字為而字更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此先正看，得神處上三

只平叙過此，獨以孔子也解之，見非三子所可同日語也。為夷之退可為尹之進可為惠之不進不退亦無不可也。陳新安曰：凡言問其風者，皆道不行于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世者也。若伊尹有功業可見，不待以風言矣。孔子則太極元氣之運風不足以盡之也。此理須要曉得。

承上四節而總斷之，以見孔子之迥異三子也。清者皎然無累于世，如水之徹底澄清無少渣滓也。和者藹然無忤于世，如風之透體薰和無少痕迹也。任者慷慨當一世以天心自任而不分其責于人也。聖者造其極而自然安行無所勉強。朱子之言盡矣。孔子之清至矣。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三 卷十

欲以清名之則不可，孔子之和至矣。欲以和名之則不可，孔子之任至矣。欲以任名之則不可，所謂不處滯于物而時與物推移也。如天期溫涼寒燠不忒其氣也。上而春夏秋冬不爽其

承上聖之時一句而極贊之也。舉古聖人群芳衆美莫不曾歸于一身，故曰集大成。集大成也者，如樂之作八音克諧，必擊鐘磬，宜而揚之以極其變，又必擊特磬，而收之以成其章也。而字相承之意。包絲竹匏土革木在內也。不曰金石而曰金玉，石之精美似玉也。玉主收

而必曰振與金聲相應也。金聲也者。合衆音之條理。從此開其端也。玉振之也者。合衆音之條理。從此結其局也。條理謂綱紀。非井有序。不相紊亂也。始條理者。求其理于毫芒。莫之或爽。明府以照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備衆理于一貫。莫之或遺。德之所極。聖之事也。智聖兼備。此孔子所以集大成也。伊川引此四句。解易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又引易二句。解此四句。其義一也。智之事云何。智譬則巧。得心應手之技也。聖之事云何。聖譬則力。挽強破竹之技也。夫射非巧。無以命中。非力無以及遠。二者交須。而巧尤要。何也。射者大抵以百步爲侯。百步之外。射之其及遠者。爾力所能爲也。其命中者。非爾力所能爲也。巧也。惟巧生而後稱全力。惟知至而後稱全德。孔子之集大成。其集以智與通章尙論聖人。上節忽出智字。見孔子之聖。所以殊絕三子者。智爲之也。末又以射譬之力。縣于巧。則聖縣于智。可知已。智者致知之事也。聖者力行之事也。孔子匠心而出。刻古今未有之準的。其智無不周。故行無不到也。三子或東或西。各見得一邊。亦各中得一邊。正中紅心。却未之見也。知偏故聖亦偏于此。益見窮理之爲要矣。

孟子章句 卷十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下 四 卷十

文孝所以至張洛陽。務至。務利。印凡天下之物。皆其極處。無不討以語孟。中。庸。經史。皆爲格物之書。其以也。

北宮錡問曰章

孟子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不能不開後世之疑。朱子皆以周禮爲是。南軒嘗以孟子爲正。此亦皆以意度之。學者讀孟子。且理會孟子讀周禮。且理會周禮。王制。且理會王制。侯王者作參酌折衷而用之。雖三書互異。固不害其爲同也。

註云。班列也。竊以爲班布班給之意。如今班胙之班。諸侯兼併。則班祿之籍害已矣。故去之。僭竊則班爵之籍害已矣。故去之。去其籍。使後人不得與聞也。用然而一轉。又特稱名。雖曰粗識其梗槩。平儼然有以典籍自任之意。蓋班爵班祿。雖不存于先王之籍。猶幸存于布衣之口也。

天子與君亦在班爵之中。見位定。自天踐位者。特一一奉行之也。天地定位而貴賤位焉。位者。截然一定之分。不可亂也。孫疏。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斥埃于外。以君人爲德者。侯。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下 五 卷十

曰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註五等通天下。梁言天下之爲君者六等。施于國中則兼王。朝與侯國之君言也。

地者。祿所縣出。故制地所以班祿也。位有尊卑。則地有廣狹。天子邦畿之地十倍公侯。所以居重馭輕而杜尾大不掉之患也。公侯伯子男漸次以殺。所以珠聯星貫而奏藩垣屏翰之勲也。制地二字。兼該公侯伯子男方解。正不作地方之方。凡四等能自達于天子者也不能五十里。如所謂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民者

四書精詳

孟子

萬章下

六

卷十

方十五里是也。其地狹。其祿薄。力量無以自通于天子。則附其職于諸侯而代之。述焉既不廢其歲事而亦所以統于尊也。或曰庸民功也。

天子之卿與列國之卿不同。其受地視侯。天子之大夫與列國之大夫不同。其受地視伯。天子之元士與列國之元士不同。其受地視子男。蓋內臣班祿直與列國之君等尊。天子而重王畿朝廷之體宜然也。

公侯百里。天國也。公侯與天子之卿等。公侯之地居天子十分之一。故公侯之卿之祿居公侯十分之一。可類推也。若大夫則居卿四分之一。蓋大夫以上祿殊厚。不

殺之則不可。祿大夫而上中下漸減一倍。各居二分之一。蓋大夫以下祿寢薄。過殺之則無以養也。至下士之祿則與庶人在官者同。無所事乎倍矣。不百畝而坐給公家。各以其職事耕也。

士初入官。僅以百畝之入食之。俟其漸圖報効。則下可中。中可上。漸次加多矣。故代耕之祿百畝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所同也。末節又就庶人在官者而推言之。不關下士矣。按府治藏史掌書皆官長所自辟除。言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也。胥徒民給徭役者亦分二職。一夫一婦佃田百畝。此耕者所獲之定額也。然而所食

四書精詳

孟子

萬章下

七

卷十

之人數不同者。則以力有勤惰。故耳力之勤惰以糞之多寡爲率。而農夫于是平分五等焉。糞之利地甚矣哉。王制嚴棄灰之罰而商鞅遂用爲誅。卽此意也。農以五等爲差。庶人在官者亦以五等爲差。則農之差視其力之勤惰。在官者之差則視其事之繁簡也。周室班冊祿大略如是。其詳則不可得聞矣。

敢問友章

朋友一倫。都被貴人翁掩沒。故此章以不挾貴而友德爲主。友五人之德。獻子不挾貴也。友子思顏般之德。惠公不挾貴也。友亥唐之德。平公不挾貴也。友舜之德。堯

不挾貴也。人知貴者貴。而不知賢者更貴。但使尊賢之
意與貴貴並行于世。則五倫皆舉矣。不挾兄弟。不挾兄
弟之貴也。友也者。以道義相往來。以名節相砥礪。若特
其所有以驕人。則蔑德甚矣。烏乎可。

舊以獻子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說。蒙引非之。專
主獻子不挾貴說。極是。蓋五人目中不見有獻子之家
五人之德也。獻子友之職。此故耳。不然五人亦趨勢附
利中人。獻子肯與之定交哉。五人皆是傳樂正棄故仲
傳矣。其三人名雖不傳而實則已著也。

此縣有家而進之有國也。述費惠公成語。王順長思只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下 卷十

帶說子思太德則師之類。般次德朋友之王順長息不
德則供使令而已。豈以之棄交道而分交情哉。

此縣小國而進之大國也。入云則云三句。想見雅雅奉
命光景。雖雖食菜羹阻之饒有餘味。不敢不飽。畏其自
外于賢者也。雖然。雖光備至而不能有加于其外。是
拘也。弗與共天位。非所以寵其德。弗與治天職。非所以
展其德。弗與食天祿。非所以養其德。有尊賢之名而無
其實。負此賢多矣。負此于公亦甚矣。在士則提。王公
則非也。

王公尊賢必若竟之尊舜而後可。蒙引不承上文恐非

舜以匹夫而見天子。故曰尚。舜見帝。帝館甥于閭。官則
舜為賓。而堯為主。帝亦就而饗。舜之食則堯為賓。而舜
為主。是交互為賓主也。交互為賓主。則不見有天子。併
不知為匹夫一德相將而已。以天子而下交匹夫。則共
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亦在其中。蒙引曰不暇及亦非也。
前四節皆言用上敬下。而此忽先之以用下敬上者。註
所謂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並提而論。以見其
不容或偏也。用下敬上天之設位如斯。尊卑之等也。故
謂之貴貴用上敬下。天之鍾德如斯。求致之良也。故謂
之尊賢尊賢貴貴。要以共成其是。其義豈有二哉。

四書期註 孟子 萬章下 九 卷十

敢問交際何心章

孟子在當時受諸侯之餽多矣。萬章疑其縣來者之不
義也。故進而商夫却之之方。豈知孟子願學孔子者也。
孔子不為己甚。交以道。接以禮。則不必問其縣來者之
不義矣。故詳而示以受之之理。未及孔子出處。見交際
者出處之兆。而道之所縣行也。事道而不事交際。則自
絕其光。而道無縣行矣。孔子不為己甚。孟子亦不為己
甚。其有恭心。故形而為禮儀。幣帛此亦諸侯一念之天
理也。

言言卻之固卻也。禮稱尊者之賜以長言此稱尊者之

賜以位言也較量于義不義之間義則受不義則卻是以不肖之心待人也彼以恭來此以不恭往非報施之平故弗為也

章以為取之者不義則受之者亦不義矣請無以辭顯拒之而以心默喻之託為他故以善辭焉既不彰彼之不義又不傷我之義庶乎其可以兩全乎不知交以道則其儀為有名矣接以禮則其儀為无咎矣雖守道秉禮如孔子且受之若之何不受孔子之受也

先設祭人于國門之外一段為諸侯張本若曰此而不可受則諸侯無辭章以受諸侯為受御故斷乎以為當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下

十

卷十

卻也本意至此始露註殺而顯越之蒙引云是既殺了將尸去擲而棄置之恐未然顯越只是取貨之意玩註因字可見閔不畏死頑冥不知死之可畏也凡民間不敬人人讎怨也誅而待教望其改也禦者之罪殺無赦何敬之有殷受至為烈十四字朱子以為衍大全存三說尤首趙氏彼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于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醜也此說近通

章以諸侯為禦禦則卻諸侯則受所不服也故至此復明辯之有王者作所受者夏殷周之法也諸侯誠有罪然視不待教而誅者則有間矣赦而宥之以待改過遷

善所固然也安得遂目為其盜乎夫以非其有而取之為盜此析義之精推而極之到盡頭處纔有此說然以律身則可以之責人則不可也必以之責人恐為盜者不獨諸侯矣魯人獵較其來舊矣孔子亦獵較不遽革其俗也夫獵較世俗所尚且姑容之而况受諸侯之賜居然交以道接以禮乎註趙張二說未知孰是按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與孔子先簿正祭器意合宜從之

孔子之仕也固事道也孔子之獵較也亦事道也何也道無峻拒之迹而有潛移默奪之功也徐註先簿正祭

四書章句

孟子萬章下

十

卷十

器則器有常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則實有常品二句一串說不平等歸結到實有常品上其獵較久而自廢句開合纔是此聖人端本澄源之道也奚而不去則又疑道既不行何用費此委曲也為之兆也專承獵較言固容不承獵較言亦非孟子答萬章之意還是承獵較推開說若曰孔子委曲行道如先簿正祭器之類多端要以見吾道之可行耳端既引而不人能竟則雖欲淹留不得矣輔氏曰于此一事見聖人同物之仁處事之智制行之勇極好

因仕魯而併及衛事者所以終章首問答之意也故註

以爲受其交際問饋而不卻之一驗見道之可行而仕固仕也。接遇以禮則行道有望。亦仕也。國者養賢則行道有望。亦仕也。仕于定公而相季桓子者。權在桓子。青出桓子。不沒其實也。靈公無道而知人善任使。故接遇以禮則亦安之。孝公無可考。註疑出公輒或曰出公無諡。孝之理。或曰臣爲君諡。皆不可。然其爲出公輒則近是。

仕非爲貧也章

此章專爲貧仕者立案也。首節言爲貧而仕。二節言爲貧而仕者宜辭尊富而處貧賤。三節言辭尊富而處貧賤。

四書章句

孟子

三

卷十

賤者所宜四節把孔子來做機樑五節則立辭其故也。有時乎爲貧言偶然耳。非仕之常也。要要只件說平對不得。

禮記孔子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平居如此。而况爲貧而仕乎。

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抱關擊柝是守門而司巡視者。其官卑。其祿薄。其職易稱。故爲辭尊富而處貧賤者所宜也。

會計當史所謂料糧平也。故莊長史所謂善養也。衆引解長作益曰。生息愈繁。本史意而推廣之。言那美盛。

大而又生生不已也。然則以而已矣。爲職易稱。恐非。聖人雖居卑官。不敢懷輕易之心。豈自言云爾乎。竊意而已矣者。如是而止。言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

列在散秩而出位以傳名高。未達于括囊之義也。職司要務。或敷奏或明試。厥任重矣。而有言不見聽。有謀不見用。平生所學之謂何。豈不內愧于心乎。言立人之朝而必曰本者。猶曰朝內要緊官也。若作根本重地。則太狹矣。除爲貧而仕外。誰不宜行道者。註以出位爲罪。則無行道之責。見爲貧而仕不與居尊居富者等也。以廢道爲恥。則非竊祿之官。見居尊居富者有許大責任。豈爲貧而仕之事乎。尊與卑。富與貧。畢竟中立不得。故一辭一居斷斷如也。四句總申明辭尊居卑。辭富居貧之故也。陳新安曰。始爲爲貧而仕者發。終爲位高祿厚者發。非其旨矣。

士之不託諸侯章

此言士之所以自處于國君者。而因及國君之處士。要在各盡其道而已。夫士也。上之不敢擬于君。中之不敢擬于臣。必下則編氓而後可。卑莫卑于士也。然而養之則必去其養與。憤之則須法乎堯舜。尊莫尊于士也。故國君養賢宜戒魯繆而追唐堯。士受國君之養。則

非子思不足法也。而孟子之自處可知已。

意諸侯以折節下士為賢。若士失位而託之以自養。

亦未為過。乃固自遜。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言不敢。

振于諸侯也。鄰邦有兄弟之誼。失國出奔。恤其急難。此

情理所宜。先王所以有寓公之禮也。士無爵土。貴賤不

侔。安得慳卒。非分乎。其不託于諸侯。亦曰兢兢循禮而

已。餽之粟。非託也。故受之。受之者。以氓自安。而享君之惠

也。周也。賜也。其惠皆出自君者也。施者異名。則受者異實。

四書劄註 孟子 萬章下 西 卷十

無他以民視之。則敢以臣視之。則不敢也。官雖卑。有常

職。則有常食。所謂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也。士不事人

之事。而食人之食。是託于諸侯也。以是為不恭。故不敢

也。不恭亦非分意。

餽則受。受則益富。餽矣。恐有難乎其繼者。故又發此問。

也。繆公于子思。數數存問。數數餽遺。是常繼其餽者也。

子思不悅。斷句註于其末。後復來餽。時句則不當混屬。

上句明矣。麇使者出門辭而卻之。具見嚴毅方正氣象。

夫馬之言于情。有難堪者矣。繆公果愧悟。不以君命餽

可也。而遂無餽。則又加一失矣。據其孟問。孟餽肉。蓋亦

知于思之賢。而亟亟于其餽也。然則賢者在於舉

賢。不能舉而徒能養。且不能安其身。現併養又不能乎。

悅賢者。當不若是。

章意繆公之于子思。可謂慇懃矣。而不以為能養。然則

能養者。如之何其可也。孟子則以養賢者。始餽而不以

君命將之。是褻賢也。故須重其事。于養之先。舉餽而猶

以君命將之。是勞賢也。故須簡其儀。于養之後。此養君

子之道也。子思承繆公之養。而不悅。蓋厭其煩而惡其

勞。以君子之道。自重也。不然。瑣屑之物。役役不遑。豈所

以隆重而優渥之也哉。

四書劄註 孟子 萬章下 五 卷十

養之養。舜也。云云。所謂薦人繼粟。庖人繼肉者。又不足

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上位指攝政之位。若作天子則

失之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于是為極。故曰王公之尊

賢也。

敢問不見諸侯章

此章以禮義二字為主。第一節指出禮字。第二節指出

義字。後又以禮義並言。與前相照應。其所謂禮得此禮

義于己也。其所謂道行此禮義于人。也。其援引孔子子

思則禮義之宗。其援引虞人則禮義之一得也。士師孔

之矣。

章亦知有義在。但未精耳。故問之。均之臣也。而未仕與。

已仕異禮。所謂辨上下定名分者此也。

均之召也。役則往。見則不往。義不義之分也。註往役者。

庶人之職市井草莽之分。所固然也。不往見者。士之禮。

知學問希聖賢。不得自夷于市井草莽也。曰庶人。曰士。

只是。一人以分言。則庶人不得自抗。故往役以德言。則

士不得自貶。故不往見也。

存疑云。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答。非也。孟子問而萬章

答。萬章答而孟子辯也。多聞以學問該治言。屬知賢以

道德辭備言。屬行。即一人而分言之也。多聞備顧問故

為天子師。能自得師者王。故天子不召師而諸侯可知

已。賢者固不可召。召者。指氣使之事。非所以施于賢

也。豈有為其賢而又以不賢處之耶。是自拂其欲也。多

聞。常師賢當就見。偶以其意之相近者解之。不得太分

別。繆公以友士自多。曰古千乘。見不當于今人中求之

矣。子思亦引古人之言。以事字壓倒他友字。正所以折

其驕心也。孟子又從其意而推之。若曰彼以其位。我以

吾德位者。一時之分。德者千秋之光也。千乘之君。一介

之士。求為平等而不可得。况儼然以上臨下乎。

四書

孟子

萬章下

去

卷十

四書

孟子

萬章下

去

卷十

引繆公之事。見君不得而招士。以子思知之。引於公之

事。見士不得而應君之召也。以孔子取虞人知之也。皮

冠以虞人所有事者招之也。因虞人而併及大宋士。庶

不平說。按先正云。旃本無文。象。庶人之質。素旃。畫交龍

象。士人之變化。旌有華采。象。大夫之文明。古人取意或

然。存疑亦從此銘化之耳。士與未仕者。所謂上士中士

下士也。虞人不敢以大夫自居。庶人獨何心。敢以士自

居哉。士本賢人也。招則不以賢人待之矣。故曰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借虞人引起庶人來。又深一層。故曰見

乎。

道者。賢人所趨入而進見之門也。開其門。猶是之入。猶

甚。負此欲矣。夫義者。制事之宜。權衡所繫出也。舍此便

一步行。不去。故曰路。禮者。簡身之則。節文所繫生也。舍

此便。無所措手足。故曰門。惟君子多聞足。以窮義禮之

變。而賢又足以操義禮之坊。故能縣是路而往。求不窮

出入。是問而範圍不遇也。周道如砥。言平。無險側也。如

矢。言直。無回曲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前規而後隨也。

然則。義為君子獨得之路。而即人人共得之也。出入是

門。亦從可類推矣。按詩本作道里之道。引冰琫琕一語。

則道理之道。便于言外見之。若直以道理之道解詩。則

固矣

孔子所以不俟駕而應召者以其傳質爲臣而不得以士禮律之也。在士以不應召命爲義。在孔子又以應召君命爲義。義以時措而事君之禮守身之禮具見之矣。

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言交友者止于至善之道也。縣一鄉而極之天下。縣今人而進之古人。善在友而所以友善者則視乎一身之善之偏全也。夫亦早爲友善地可矣。

兩箇一鄉之善士似當一例看。士之善冠絕一鄉而後能友冠絕一鄉之士。推之國與天下亦莫不然。分量適

四書章句

孟子

萬章下

大

卷十

相當也不然。我之善未能度越等夷而遽求與勝我者友。將不之許矣。

友天下之善士是亦足矣。而以爲未也。又仰取古人而

尚論之。夫誦其詩則必尚論詩中之人。讀其書則必尚

論書中之人。若不舉其人之源流本末洞悉胸中。則詩

書亦紙上空言耳。是以考其當年行事之迹如堯舜之

仁之功。其人而盡美。未盡善也。吾爲之効責善之道。以是言友。庶乎其無以加。而切磋琢磨竟矣。詩書樂以古人文章言。專指二經不得。

齊宣王問齊章

此章有溫公疑孟篇說的好。文章亦妙。然畢竟有此理。

觀霍光以異姓能行之昌邑王。孔同姓乎。使箕子比干

廢紂而立微子。豈非千古快事。惜乎其不然也。勢有不

可與力有不能與抑亦泥于嫌疑之際而見不及此也。

孟子爲卿于齊而宣王及此意亦審其職事之所任也。

然知有異姓而不知有貴戚。故孟子併稱之而宣王即

首以爲問也。

過是亡國滅身故曰大諫者。苦口力爭也。反覆者至誠

懇惻。凡所以開導感悟之者無所不至而竟付之罔聞

也。則亦無可奈何焉矣。宗廟爲重。目擊其先人將不血

事。

易位之言。逆耳甚矣。故勃然變色也。

王勿異臣。臣非敢爲異說也。天下有正理正論。彼情可

隱而不得過自諱忌者。此類是也。

變色不學之過也。甫慰之而色定。亦足用爲善之一微

笑以匡救為職。不待大過。即委曲開悟之。而孟軻亦未敢自後于貴戚也。惟是言不見用。則孟軻是幾而作不俟終日。所固然耳。噫。非常之原。終民懼焉。易位未易言也。不得已。若屈平之于楚。劉向之于漢。可乎。異姓之卿。則若漢高后之王陵。唐高宗之房玄齡。杜如晦。亦庶幾無愧矣。張華晉室罪人。何足云。



四書訓詁

一前賢刁

包蒙吉軒

男再源

承祖



平湖陸龍其珠普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告子曰性猶杞柳章

孟子。倡性善之說。而告子。不悟也。愚為說以勝之。孟子。不別立說。只就其說一一反詰。而合下立窮也。然一窮。第一說出一說。出一說。又窮告子。亦徒費口舌耳。不然。天下後世幾何。不以告子之言為知性也哉。

四書訓詁

孟子 告子

一

卷十一

杞柳生于天者也。杞柳成于人者也。以杞柳擬性。以杞柳擬仁。義則是性。自天生。仁義自人為。判然兩物也。若曰兩件好題目。都是後人造作。做成的。非元來本色也。豈知舍却仁義。從何處見性。仁義正從性中。標出名目。無所為而為之者也。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杯棬乎。設辭以問之。言其必不能也。將哉。賊一物以成。說一物所不免也。若使人與杞柳同歸。恐仁義未成。而人姓已滅矣。幸天下之人。不以仁義為美德。而以仁義為畏途。規避遙謝。唯恐其成賊我也。其為仁義之害。豈小哉。一言而禍天下。胡吾子

之不慎也

性猶湍水章

先儒有以水喻性者。加一湍字。則謬矣。水無東西。以決者。東西性無善惡。以習者。為善惡。告子之意。不在人有。只。要。見。性。無。權。也。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無乃近是乎。

謂水無分于東西。信矣。謂水無分于上下。其誰信之。人以善為性。猶水以下為性也。人之性。莫不愛親敬兄。猶水之性。莫不盈科就坎也。人無不吐達之善。地無不下流之水。其性一而已矣。

四書期註

孟子 告子上

二

卷十一

性本善。可轉而惡。與水本下。可逆而上者。何以異。今天水豈能過額哉。有使之者。未嘗不可過額也。豈能在山哉。有使之者。未嘗不可在山也。過額在山。非水之性也。水無勢。伏搏擊之勢。以為勢。人之可使為不善。亦其勢使之然。而非性之固然也。或為物欲所誘。或為利害所劫。性不任俗。或過額。或在山。水亦豈任俗哉。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一章。是告子主意。故註以為前後四章其意皆本乎此也。人秉二氣以生。有是形。便須有是性。生之謂性。未嘗不是。但其意專主知覺運動言。則淺矣。彼徒

見口知食。目知色。則以為知覺也。而忘乎其知覺。彼徒見手能持。足能行。則以為運動也。而忘乎其能受。能敬。蓋不以性為萬物皆備之性。而直視為一隙獨明之性。宜乎其有此謂也。朱子曰。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此發孟子所未發。而後聖無以加也。

先詰問一番。使盡其意。而無所逃也。原是這樣。只得還他這樣。此告子發論之意也。故不得不承之。口然。然其意而廣之。既是這樣。凡同類的。便一切都是這樣。告子于此亦覺的說。聞但如是說。須如是應。故又不得不承之。曰然。然則可以即其說而直破之矣。自同而貴賤輕

四書期註

孟子 告子上

三

卷十一

重之。質不同。如何強同的。不幾齊物之論乎。白無異白。則性無異性。是太馬與人。皆可混而為一。無復差別矣。豈理也哉。按易。坤為牛。故其性順。艮為狗。故其性守。是大與牛。其性已自不同。而況于人乎。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安得下同于大牛也。告子理屈辭窮。而又不肯服善。則其人不足觀矣。

食色性也章

告子初心以仁義皆為外物。及孟子反覆詳辯。亦以是為不是。但未肯認不是。故又以仁內義外為獨見。反孟子的說也。意以食色者。生而知之能之。遂謂性猶然生

之謂性之說也。仁主于愛。甘其食。悅其色。愛之也。愛在
心。故曰內。義主于宜。食可甘。色可悅。宜之也。宜在物。故
曰外。以義爲事之宜。而不以爲心之制。其不知義也。固
矣。昧乎心之德。而又以愛爲欲。不以爲理也。豈知仁者

告子仁內義外之意。孟子非不知之。攬審一番。但要他
自供口詞。以爲難端耳。他說長義也。彼原是長的。我
便以長還他。殊不開我事。如彼原是白的。我便還他
白。是白外看出耳。故謂之外也。

子言白。吾亦與之言白。子言長。吾亦與之言長。夫白馬
四書補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之白。白人之白。詳言之。亦當有異。但從白上取齊。即
無以異可也。若夫長人長馬。漫無異同。則滅性矣。何也。
馬之長。不過從口裏說。過便休。至于人之長。則各分所
在。恭敬之心。生焉。豈得下同于馬乎。此亦姑置勿論。且
說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如以長爲義。則義在彼也。外
也。如以長之爲義。則義在我也。內也。夫亦可深思而得
其故矣。
以愛論。則秦人之弟。與吾之弟。自有親疎。悅之實在我。
與彼無干。故仁謂之內。以長論。則楚人之長。與吾之長。
非有異同。悅之實與我無干。故義謂之外。

緊承上段來。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無以異。夫人固
有然者。若秦人之多。亦者吾之多。無以異。夫物則亦有
然者。多在外而者。亦在外與者。多不在外而長。獨在
外與。觸類而通之。不得復言義外矣。者多畢竟在肚皮
裏面。告子如何再開口。此孟子辯折最妙處。

孟子曰。何以謂義內也。章

告子持義外之說。與孟子爭衡。其徒信之。甚至及門子
弟。亦有起而和之者。賴公都子謹守師說。不以一日邪
辭奪我千秋正論也。其亦孟門之幹幹者乎。

人皆以義爲外。夫子獨云義內。此則余所未解也。子盍
四書補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爲我言之。義至于敬。敬在外而所以行其敬者。則吾心
爲之。孫敬以觀義。孫吾以觀內。其故顯然矣。此本孟子
長長之意而言之。亦可謂辭約而理明也。易曰。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敬無以行義。非直內無以方外。亦
可與此互相發明。

季子辯鋒。似有孟子餘風。惜其差却題目也。鄉人跡而
伯兄親。卽年長以五年。長以十。亦不得奪天倫之愛。而
況長甫一歲乎。故曰敬兄。鄉人賓而伯兄主。主無踰賓
之理。故曰先酌鄉人。兩人問答。確乎其不易也。而季子
則于是乎分彼此焉。所敬在此。彼雖長。不得分此之敬。

也。所長在彼此。雖謂不得沒彼之長也。轉移全在兄果。鄉人。我要從中做主。不得果在外。非縣內也。此又墓告。子也。長而我長之。之論。則出機鋒也。

公都子志却吾字矣。若曰所敬在此。吾之敬行于此也。所長在彼。吾之長行于彼也。從吾起見。儘自有說。奈何不能答乎。孟子之代答之也。主意全要看在位故也。一句若驟而語之。彼將逃其說。惟更端詰之。教他自家說出。然後以其說說之。則其說無所逃也。以叔父與弟較。尊卑懸矣。弟雖當敬。不能分叔父之敬也。安得不曰敬叔父。弟爲尸。則儼然祖考矣。叔父雖當敬。不能分祖考

四書訓註

孟子

告子上

六

卷十一

之敬也。安得不曰敬弟。子若藉曰叔父之敬以求勝于弟。彼將藉曰祖考之敬以求勝于叔父。曰弟在尸位故也。然則前所云先酌鄉人者。子亦曰在賓位故也。因彼通此。其故曉然矣。然則兄之敬以天。雖終身無可易。庸放也。鄉人之敬則斯須而已。不可以爲庸也。或久或暫。因時制宜。而吾心之權度出焉。謂之外可乎。季子終不悟。而又畧其久暫。從叔父從弟起見也。曰叔父當敬。雖欲敬弟不可。當弟當敬。雖欲敬叔父不可。得一切憑之人而已。不與果在外。非縣內也。公都子則有以答之矣。冬日栗烈。利溫。則飲湯。夏日潺暑。利涼。則飲

水。湯與水在外也。然則飲食亦在外耶。飲湯飲水不在外也。然則敬叔父敬弟。獨在外耶。我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此又本孟子嗜炙之論而觸類通之也。

性無善無不善章

自性學不明。諸子各以其說鳴于世。微孟子獨揭性善二字。闡明宗旨。將源頭處一差。其爲學術之禍。可勝言哉。故其驗性之善也。曰情曰才。曰則曰德。其復性之善也。曰思曰求曰盡曰好。要使人曉然于天之與我者。又使人勉然于我之所以合天者。而性學乃以大明于天下。孟子之功偉矣。

四書訓註

孟子

告子上

七

卷十一

人有善性。不任功。人有不善性。不任咎。性只是知覺運動。其他非所能也。其說近于消虛寂滅。使人莫可捉摸矣。先儒以爲大禪宗有以哉。文武興則民好善。見得性可以爲善。幽厲興則民好暴。見得性可以爲不善。善不善一切聽之上而已。不與居兩可之間。全然做主不起。分明是箇糊塗的性了。生下來好的到底是好。生下來不好的到底不好。以堯之性。而不能化象之不善。以湯之性。而不能化桀之不善。與微子比干之善。況善不若堯。不善不若桀。堯與桀者乎。天生就了如何變動的他。退之三品之說。又接

許多証佐說的越確。惜其未達于氣質之性也。微子明是紂庶兄而以此為兄之子。殊不可曉。宜註疑其誤也。三說俱與性善相左。此是則彼非。自然之理也。公都子獨信孟子者。故此章發明性善之旨。獨為曲盡。三說不辨而自明矣。其情可以為善。故性不得不謂善也。若夫統肆其情而至于為不善。則物欲陷溺使然耳。豈可歸咎于才哉。性無形于情乎。微之因動可以識靜也。情有怠于才乎。發之因實可以識虛也。如寂然性則其種也。情則其萌芽也。才則有秀質之望矣。如水然性則其源也。情則其波流也。才則有灌溉之功矣。才猶云能幹本也。情則其波流也。才則有灌溉之功矣。才猶云能幹本也。

四書章句 孟子 卷十一 八

根本天性之說。則而生仁也。其情情本天性之慷慨而生義也。其情情本天性之進讓而生禮也。其情情本天性之聰穎而生智也。仁義禮智配乾門乾非自外面銘化而成。是我天分帶來故物也。此一段申明乃所謂善之義也。置故物于若罔聞。知則以茫茫蕩蕩漫不經心。故耳。思則求求則得。所固有。不思則舍舍則失。所固有。固有喪失。遂與天命之初相去懸隔。者倫安不振。甘自沮遏掩沒其天分故也。人負才耳。豈才誤人哉。罪有攸歸矣。看不能盡才句。是惡與善相去之遠。許善惡相去之遠。句宜善看。

四書章句 孟子 卷十一 九

此非一人之臆說也。嘗徵諸詩與孔子之言矣。詩曰天生蒸民。正從皆有之人言也。曰有物有則。則者渾仁義禮智之名。而歸之格式也。有物有則。正所謂我固有之也。曰民之秉夷言。執持得定。確乎有常而不可易也。曰好是懿德。懿德即四德也。人有惻隱仁之德。美矣。人有羞惡義之德。美矣。人有恭敬禮之德。美矣。人有是非智之德。美矣。此四德固情之真切而亦性之篤至也。孔子贊之。以爲道道者。天人不易之理也。或即以爲知性情之善。不必性情固道。必出孔子口中。則添足矣。既贊之又述其成文而咏嘆之一加必字。兩加故字。既

有以信其必然。而又以明其所繇然也。吾之言考諸古人。則知人性果善。當不惑于諸說之紛紛矣。孔子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從天地之性言之也。于魯論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即從氣質之性言之也。後人不察。無能開發其旨。而性學廢矣。自孟子性善之說出。而性始不雜于氣。即孔子繼善成性之說也。自程張氣質之說出。而氣始不雜于性。即孔子性習相遠之說也。諸子誤以氣質之性當天地之性。故其說愈多而謬愈甚。儒者知有天地之性矣。而又說玄說妙。不復理會所謂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氣質者。其所以異于佛氏也者。幾希。惟朱子合孔孟程張之言。反覆詳說。曲折明備。然後性之理始無餘蘊。後聖有作。不能復贊一辭矣。大抵孟子之言。未備得程張而始備。程張之言。明矣。而人未之明。得朱子而始明。學者當錄其言。朝夕省玩。目當有得。退谷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皆物之大者。其根源于孔子其歸定于朱子。文字總論一段。原如要終融會貫通。正所謂極處無不到也。讀者不覺心開目明。勿易視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 此章以天之降才。申明性善之意也。自今夫牟麥節。至下節。從物之同說到人之同上去。見天之降才于物不

對。若天之降才于人也。猶于龍子。終至末節。從身之同說到心之同上去。見天之降才于身。不殊。豈天之降才于心。獨殊乎。一則曰。聖人則則曰。聖人又以見聖人之才。殊于人。而人皆可以為聖人也。究其實。則以性善故耳。

富歲則俯仰寬裕。子弟有所憑藉。以為善而盡其才。凶歲則公私匱窘。子弟無所憑藉。以為惡而負其才。若是者。豈天之降才于凶歲子弟。特殊于富歲子弟哉。饑寒切身。禮義有不暇顧。其心日汨沒于泥塗故也。其心沉迷。其才痿戾。所固然耳。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今夫麥之播種于地。猶人之降才于天也。地同。樹同。生同。至于告成功成之日。安得不同乎。存疑以日至之。將是氣候到該熟之時。不如直作夏季之日。為其所收。多寡有不同者。則以肥磽之不同。雨露有盈虧之不同。人事有勤惰之不同也。豈地之降種。兩殊耶。陳新安以譬降才。同而養其心。與脂滑其心不同。亦是蒙引非之過矣。

蓬蓬之推之。凡物之同類。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于同類之人。而反疑其多類多暴之不相似耶。人至于聖人。人之三者也。人之至者。亦非有以加于人也。與我同性

與我同。牙故與我同類也。

述龍子之言引起下文。耳是無殊。則人無殊。足可知也。

易牙雖善味。亦其性然耳。性同故皆曰。豈能同人類于大馬哉。然而天下之味莫不以易牙為歸。耳無殊。則人無殊。耳可知也。

易牙聖于味。師曠聖于音。舉二人為下墜人。張本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則師曠先得我耳之所聽者耳。耳無殊。則人無殊耳。可知也。

都之姦有目所共賞也。耳無殊。則人無殊。目可知也。

四書章句

孟子

卷十一

也。註稱子都古之美人。蒙引以詩之子都當之。或然。

耳非心則無以者耳。耳非心則無以聽。目非心則無以見。心者口耳目之宰也。目耳目皆有所同然。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口之同然者味也。至于心則無味而者矣。耳

之同然者聲也。至于心則無聲而聽矣。目之同然者色也。至于心則無色而美矣。何也。謂理也。義也。註引程子之言。在物為理。以天然不易者言也。處物為義。以當然

不窮者言也。理靜故謂體。義動故謂用。聖人體用兼備。卓越群倫。豈有他哉。只無歉于我心同然之內。非有欠于我心同然之外也。然則聖人無所間得。因人之失而

兄為得聖人。無所謂先得。因人之得之。殺而見為生。與我同類者。與我同心也。故理義豈獨悅聖人之心哉。

有心者所同悅也。咀之厭飲之饒有至味。可獨喻未可告人。殆猶芻豢之悅我口乎。程子曰。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程子之意引而不發。欲學者反而求之。吾心也。愚謂理義與物欲相反。知物欲之為荼毒。則知理義之為芻豢矣。

牛山之木章

此章以山木喻人心。亦申明性善之意也。美者山之材也。材者山之性。養其性而不伐。則山有美材。山之性也。

四書章句

孟子

卷十一

善矣。仁義者人之才也。才者人之情。亦人之性也。養其性而不伐。則以良心為美。才人之性善矣。雖然。山無情。人有情。山無心。人有心存其心。以貞其情。則才盡而性見。又何至有牛山之悲哉。

開口曰牛山之木皆美矣。便寓無限感慨意。郊于大國。則人類繁聚。便見木之不幸。意斧斤伐之。日就戕賊。美者失其美矣。上二句意。至此方說完。息對消言。故曰生息日繁。息長育之意也。易曰。雨以潤之。潤者滋灌浸漬之意。萌蘖復生。可以救斧斤之害。而復嘗美之初矣。無

謂乎。又從而牧之。何也。適其嘗美之美。牛羊所不能

四書訓註

孟子 告子上

苗

卷十一

牧而斧斤遂以肆其力及其萌蘖之生。斧斤所不必伐。而牛羊遂以飽其餘。膏肓既失其勢。萌蘖又斷其生。一。望索然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之不歸。斧斤不其。斧于牛羊。而歸斧于山。其誣山也亦甚矣。山以生物為性。世豈有無材之山哉。此先設譬以起下文也。存即其人存之。言雖僅具有人形者。豈原無仁義之良心哉。其所以不仁不義放其心而至于無良心。正如斧斤之于木。一般物欲。人心之斧斤也。斧斤之于木。有時不伐。伐人心者。無時不然。故曰旦旦而伐之。且旦與平旦之旦不同。猶言日日也。人心日為物欲所汨沒。美者失其美矣。氣化流行。無分人與物。故亦曰日夜之所息。平旦者。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此時未與物接。諸緣絕。而天心見。亦知好仁而惡不仁。亦知好義而惡不義。情之所發。固亦差正。然一點靈明。依稀無多。所謂而藥之生也。故曰幾希。使于此保之。護之以旦旦之伐。為戒。豈不足以再見仁義之美乎。奈旦晝時一與物接。好惡頗非。或營營于人情。役役于世故。顛倒迷謬。如手足拘繫。一毫展轉不得。則亦任其喪失而已。旦晝之旦。又旦旦之旦也。今日特之明日特之。循環無復已時。則其夜氣之存焉。寡矣。夜氣即平日之氣。但以近于人者。

四書訓註

孟子 告子上

圭

卷十二

言則曰平旦之氣。要其也。以遠于人者。言則曰夜氣。原其始也。夜氣不足以存。則仁義之良心漸滅。殆盡于禽獸。何擇焉。人見其禽獸也。不歸。然于旦旦之伐。不歸。若于反覆之特亡。而歸。若于人其謂人也。亦其矣。人之情可以為善。而才于是乎見焉。世有無才之人。豈有無情之人哉。不言性而言情。情著于性也。朱子曰。夜氣之說。于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愚謂夜氣者。吾人夢覺之關。此處如何着力。須于旦晝間。省察夫外物之所以特亡我者。而一一克治之也。如聲色貨利。不待言矣。其他敗名喪節。逐流隨波。關智角。力微。物欲人以至。及憤讀書。要微官。微官要多得錢。多得錢。要肥身家。誇閭里。皆怙亡良心之具也。學者不痛懲此病。而茫茫蕩蕩。置夜氣于無何有之鄉。幾何不淪于禽獸也哉。真子夜氣箴。不可不讀。林氏且氣箴亦怒有意思。山木人心平說。以見天之降才。不殊于人。併不殊于物也。苟得其養。則日夜之息。雨露之潤。而加以栽培。無不長之物矣。苟失其養。則斧斤之伐。牛羊之牧。而益以戕亡。無不消之物矣。物之消長。全繫乎養之得失。安可不白為地。陳氏此語。上二語。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

這也

凡物固莫不資養以長矣。然人心之難養。又有甚于物者。不觀子之言乎。其進退存亡。便自逸去。一有一亡。只視乎一操一舍之間而已。存則入。亡則出。出入豈有定時乎。出則在外。入則在內。內外豈有定處乎。無定時。無定處。將何以知其鄉乎。孔子之意。當于言外會之。操則存。舍則亡。若不舍而操。則不亡而有矣。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若不亡而存。則有入時。無出時。心常在。既子裏。又何以莫知其鄉也哉。註所以又引程子敬以直內之言以補之也。惟心之謂與。見其靈妙不測。殊難捉摸。非他物所得而擬也。心無出入。程子有取于范氏之言。而敬以直內。又特為補出。孟子之意。殆全矣。朱子曰。孔子之言。大約汎言人心如此。非指已放者而言。亦不必要于此論心之本體。極是。陽明直以爲心之本體。豈其然乎。

無惑乎王之不智章

此渾答王之不智而爲之原。其所自來也。前後雖說三譬。雖美實相因。朝夕與小人狎處。則有以漸感其聰明。而心益放。惟其心益放。故雖與王人接而志意不遷。小人將乘間而入之矣。王之不智。豈王之性也哉。此亦

中明性善之意

王之不智。蓋亦有其故矣。奚足怪乎。兼下二節說。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暴十寒。正其意也。暴者陽氣之發舒也。寒者陰氣之閉固也。有閉固而無發舒。雖易生者亦難乎其爲生矣。吾見亦罕一日暴之也。吾退而寒之者至十日寒之也。內陰外陽。雖有萌蘖之生。不勝履霜之漸。吾將如之何哉。

王之不智。此亦其一端耳。外迫于堅冰。內奪于鴻鵠。內外其互寒矣。今夫奕之爲數。小數也。豈能當治國之萬一哉。然非專心致志。則不得專心者。心作主而不惑于

四書期註

孟子

七

卷十一

他岐也。致志者。志歸極而不留餘憾也。奕秋一時絕技。無能出其右者。故曰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一段。皆設詞誨之。則必耳提而命。非有私于二人也。其一人慕國手。必欲盡其技而後已。其一人對面千里。心懸鴻鵠。不禁張弓挾矢之思也。學同而心與志不同。豈能相若哉。說者以其學之弗若也。而智是咎。亦惑矣。故又設爲問答之辭。以明其非智之罪也。前節云。吾退而寒之者至。寒在心矣。王素稱有寒疾者。豈能堪此積陰耶。程范之說。極有益于君德。志帝王之學者。當與孟子此章併參。

魚我所欲章

此章以義字爲主義者。人皆有而賢者能無喪之。本心也。本心微于欲惡欲惡明則生死開頭看的破。取舍路徑認的真。堅守吾義身外皆長物矣。不然欲惡顛倒。方抗節殉難之時。偷生苟活。甚且遂希一身之富貴。雖官室輝耀。妻妾頌榮。知交稱誦。自賢者視之。曾行道乞人之不若也。本心失而其人足道哉。中間人皆有之。及噤爾噤爾。節正性善。還露處。故此章大段亦發明此意也。上段只是引起下段耳。不並重。魚與熊掌均我所欲也。不得兼。則須擇其味之尤善者。以厭吾欲。欲性也。擇其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上

六

卷十一

味之尤善者。以厭吾欲。則情也。生與義二者均我所欲也。不得兼。則須擇其理之尤善者。以適吾欲。欲性也。擇其理之尤善者。以適吾欲。則情也。大抵綱常名教所在。全生則害義。全義則傷生。不兩立之勢也。則安得不急自引決。以全夫綱常名教之重乎。孔子于殺身則曰成仁。孟子于舍生則曰取義。皆以秉彜之良心言也。生則形存。義則理存。存吾理不愈于存吾形乎。貪生何爲也。死則形滅。不義則理滅。滅吾理不甚于滅吾形乎。情死何爲也。故不苟得不避患。順受其正而已。天下有生賢于死之時。亦有死賢于生之時。惟義所在。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上

五

卷十一

耳若義之不恤。一唯則書是計則軀命重名節輕。凡可以得生。避患者。莫不崇而喪心以求之矣。如是則生不如死。而死死生足數。究亦不能逃耶。此承上節一反。繇是只是繇義。秉彜良心。誼蓋益之以釋義字耳。不必出孟子口中。明知生尙有用。但大節攸關。用義則不用生。義固所以生也。下句添可以三字。又退一層。不得依上句放過。言審時度勢。未嘗不可以全身而遠害。但義之所在。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患可避而不避也。與計無復之而甘心一死者。又未可同年語矣。自古殉義者不可勝計。陳新安獨舉張巡以釋此節之義。非以此公尤爲表表者。與方臨刑時。謂南霽雲曰。男兒死則死耳。不可爲不義屈。可謂從容繇是者矣。程子曰。古人殺身成仁。只要成就的一箇是。亦此意也。此承上節一正。繇是則生而有不用。所欲有甚于生故也。繇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所惡有甚于死故也。欲惡之心。固自脞以篤矣。非賢者道德修明。獨以是心見長也。人皆有而皆喪之。惟賢者能勿喪。故獨以是心歸之耳。註又于此添蓋惡之心義之一端也。前章以理義之全體言。故曰聖人曰得此以義之一端言。故曰賢者曰勿喪勿喪。所以得賢者所以希聖也。分量固有偏全耳。

何言乎人皆有之也。一簞食一豆羹。物之至微者也。然生弗得則死。所關亦大矣。即隱忍以活。餘生似未為過。然弊爾。蹴爾而與之者。出于非禮。在受之者。見為不義。拒之若浼。行道之人。有同心焉。蓋卒然勃然之頃。不及思察。良心發見。雖賢者無以加。正有合于程子所謂。饑死事小。死節事大之意也。

何言乎人皆有而喪之也。簞食豆羹。則辨禮義。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何廉于前而貪于後也。抑思萬鍾之倘來。曾何裨于身心。正不若簞食豆羹為軀命所關。而未可膜外置之也。其胃味以受。則亦有所為耳。為宮室。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上 手 卷上

之美則失却人之安宅。為妻妾之奉。則好德不如好色。為所識窮乏者得我。則市私恩。樹小惠。非一視同仁之懷也。三者亦于我何加。而沉酣其中。此固有之心。所以喪而富貴紛華中。遂無人品矣。奉字。或云奉養妻妾。還作妻妾供奉自家。為是得我。註云。威我之惠。則德當作德。若云。分我所有。以自潤。則得直作得亦可。此又重申上意。而一一喚醒之也。身死是一件莫大事。猶這裏倒道過了。佛然不受。今為宮室妻妾知交等。有甚要緊。如何把持不住。胡亂受了。鄉也不可已而已之。今也可已而反不已。蓋亦深長思乎。若論本心。所欲有。

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歷歷分明。這些事情。豈有不能已的。爭奈忘却。全不帶他。遂敗壞至此。言言皆提撕警覺之意。

仁人心也章

江西頓悟之說。本此當時目為異學。自陽明一倡。遂舉而加諸紫陽之上。至今倘有沒習其說者。學者所宜早辨也。

仁之體。至于與物胞民。仁之用。至于博施濟眾。而語其德。則不離方寸者。近是。仁人心也。心凝然不動。然虛而靈。靈而能應。生生之理。具焉。註所謂為此身酬酢萬變。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上 主 卷上

之至。而不可須臾失者。此也。義之體。至于扶綱植紀。義之用。主于達化人神。而語其宜。則不離跬步者。近是。義人路也。事物物隨處有權衡在。舍此便一步行不去。若肆意馳騁。如瞽者之于路。貿貿乎何之。註所謂為出入往來必繇之道。而不可須臾舍者。此也。

義人路也。舍其路是舍其人。而不由也。舍其人之路。則無路可繇矣。徬徨歧路。豈止蹈履錯之愆乎。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求。是放其人而不求也。天下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昔人所謂行尸走肉耳。哀哉。哀其無以為人也。

上節孫體以及用此節孫用以歸體此以下則專言體

而用任其中也此節須提醒知字為大知故求之心

放而自昧其知故不求為大猶或得或不得至于心求

則得之非若鷄犬之為外物也如之何勿求

謂學問之道只求放心便了却不是舍却讀書窮理此

心茫無捉摸處其何以求之哉故註云學問之道固非

一端然其道則在于求其放心而已此語都有含蘊所

當理會故饒氏述勉齋之言曰講習討論玩索涵養特

守踐行擴充克治皆所謂學問之事也其事詳其道則

約蓋心一放則口耳便自支離故就中許多功夫都要

四書初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歸結到求放心上去求放心所以求仁也仁得而義在

其中終身繇之不盡矣故曰無他日而已矣非謂虛空

孤守一心如禪家所謂靜定也故余又曰求放心之道

學問而已矣

今有無名之指章

此章以一體之明通其全體之蔽也心天君也浩然常

信于百體之上而莫之或屈者也苟屈于物欲而不信

則疾病害事有不可勝言者矣而棄置之若不若人自

甘至不得與無名之指同其護惜豈不失其輕重之甚

乎且心之信之也無所事乎人也求之已而已無所事

不秦楚之路也其人之不不知類其禍亂迷人也至矣

其逸何殊昧也謂之日不知類其禍亂迷人也至矣

此章以一物之明通其一身之蔽也夫人未有愛其身

不若桐梓者彼無關於身尚克盡養之之法至于身反

等閑置之不知也不知者不思也思則知此身為三才

鼎立之身養之則與聖賢並駕不養之則與庸眾同歸

安得不急求所以養之之道乎養身之道自養心養氣

以至養其動容周旋之禮皆養也詩書以灌溉之禮義

以滋培之根心生色粹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矣然其

四書初註 孟子 告子上 卷十一

入門得力則全繫乎思思則知知則愛愛則養養則生

生則惡可已矣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

後可稱養身也

人之於身也章

上章為不知養身者發此章又恐人誤認養身而至于

不善也故為之分貨分岐分太分小分大人分小人而

又反覆譬喻以見養小體之不善則養大體之善可知

已

兼愛則無所不愛兼養則無所不養而必申重之何也

者大段言之也尺寸之膚者微密言之也凡以曲盡

體有貴賤。有小大。分別之。使人知所取也。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警戒之。使人慎所取也。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悚之以其所可厭。誘之以其所可慕。使人專所取也。貴者尊而能役人。賤則役于人而已。大者廣而能容小。則容于人而已。無以小害大。便自無以賤害貴。二句不平。說觀下事言小大而貴賤在其中。則可。

孟子 告子上

審

卷一

見矣。無害者不以小體爲大體之累。非不養口體也。養其小者。全在醉飽中着意。其人庸足比數乎。養其大者。全在性命上用功。其人顧可限量乎。一生之品從此定。奈何昧所取也。

舍其貴而養其賤。則其人亦賤矣。此以賤害貴之喻也。養其小而失其大。冥然不之覺也。若徘徊審顧不至此。故曰狠疾人肩背非大。視一指之小。則大。故借之以爲小害大之喻也。

飲食之人。或指貪饕。當肯乞墻。登墜者。說恐未然。只是一飲一食。務期精美適口。或重味。或兼味。或食前方丈。

飲食之人所以爲人賤者。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養小失大。爲其營營口腹。無非爲尺寸之膚也。若能無有失。則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雖飲食可以知味。雖終食可以存仁。口腹雖小。大者存焉。何但爲尺寸之膚哉。人之無尺寸之膚不養者。夫亦可以進而取之矣。

公都子曰鉤是人也章

上章以口腹與心分體之大小。此章以耳目與心分體。

四書竊討

孟子
告子

一、

卷上

之大小以其爲口腹也。故與心皆曰養。以其爲耳目也。故與心皆曰從。要其極則皆盡人以合天也。天所降之衷。天官也。其諸體則庶官也。官有大小。大還他大。小還他小。則我不愧天之肖子。直與造物爲徒矣。

釣是人而其人之名目不同何也以其所從

其備萬物具萬物之體。體大而人不得獨小矣。從其拘。

一隅通一竅之體。體小而人不得獨大矣。一存乎其幾。

存乎其力。有昏明。力有厚薄。效其人。有偏全。此

是其人之趨向不同也。以其行進不同，故其趨向不同。

也耳。司聽目司視。各守一官。不待命則不能舉其職。下

思故也。不思則不能辨其是非邪正而定所從。故恒爲物所蔽。外物也。耳目亦物也。物與物相交。接引之而主引之。則從之。從之則愈引之。莫適爲主。與役于聲色貨利中。欲不爲小人。其可得乎。心之官。從天君得名也。故主思。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濂溪云。思者。聖功之本。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之心。之所以靈萬物而應萬事者。此物此志也。思則昭昭。昭得其理。即得其職。無曠厥官也。不思則昏昏。不得其理。即不得其職。有忝厥官也。此天之所與我者。或端指心說。非也。統承耳目心爲是天與人。以心須與人以耳目。非心則耳目無所寄。非耳目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上

三

卷十一

則心無所通。但其中有主輔之分耳。先立乎其大者。此心炯炯。挺然常伸于萬物之上也。徑寸虛靈。則百竅莫不虛且靈。耳是耳。効其聽。凡物莫有蔽吾耳者。目効其明。凡物莫有蔽吾目者。物雖交而耳目不物于物。又豈能引而奪之乎。舉天之所以與我者。若大若小。無不一恰。還其天則。則希賢希聖以希天。非尋常等夷所敢望也。明矣。名之曰大人。豈有他哉。茫微妙甚。不可不讀。

有天爵者章

世之人。徒見有人爵而不知天爵爲何物矣。故孟子特爲指出。以政體于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受爵者。亦惟合

人于天無難進。今三古矣。

均爵也。有賦畀自天者。有錫予自人者。兩者並行于世。而不可一日無者。忠信不在仁義外。離忠信則仁義爲襲取之具。文樂並不倦。又不在仁義忠信外。離仁義忠信則樂善不倦。爲浮慕之虛聲。二句正所謂性善也。正所謂懿德之好也。故曰天爵公卿大夫。則自朝廷班爵時定之。上佐君下理民者也。故曰人爵。有人爵而無天爵。則高官厚祿。祇爲溫飽之資。有天爵而無人爵。亦無以行其仁義忠信之學。而兼善天下。天也。人也。合之爲一。則可分之爲二。則不可。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上

三

卷十一

古之人。風俗醇厚。學術端正。修其天爵。尊尊在身。心性命上。做功夫。初不計及人爵也。然行修于家。而名譽揚于朝。微聘下及其理。固不誣耳。今之人。則惟知有富貴利達而已。祇躬礪行。無非欲朝野知我。及功名一到手。則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初則誣認天爵。既又褻視人爵。大迷不悟。終併其人爵而亡之矣。又安問天爵哉。漢賢良方正。孝廉茂才。諸科猶有古人遺意焉。至于今。則專以文藝從事。併所謂修其天以要人者。無之矣。隱朝廷取士。不以天爵爲弓旌之左券。士人入官。不以天爵爲靖獻之先資。天下其可得而治。

乎。

欲貴者人之同心章

上章言天爵可以致人爵此章言天爵在己併無所事乎人爵矣以其為良貴故也良貴者仁義充于內聞望華于外天之所貴人不得而賤之也人皆欲貴而忘其貴于己者孟子以思字點醒之使之早從富體尋覓而快其欲也周子曰不軒冕而貴信然

所謂人人有貴于己者良貴也若人之所貴則非良矣過眼浮雲奚足慕哉趙孟龍貴人亦能賤人其貴也非真榮其賤也乃真辱矣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上

天

卷十一

詩言醉酒飽德沐恩懷惠之意也孟子引之直作德行之德古人斷章取義類如此飽乎仁義者仁義悅心猶芻豢悅口而充足厭飫之也不肥膿而膏不菽粟而梁又何願人之有仁義在躬而聞譽因之以起蓋人人無不聞此良貴無不譽此良貴者故施于身者若是乎其光榮顯赫也不章虛而文不蠲飯而續又何願于人之有兩不願程子所謂內重則可以見外之輕得深則見誘之淺也周子所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也至味在己穉壯清烈至美在己泥塗文繡良貴之受用大矣哉

仁之勝不仁章

仁者道心之澄澈猶水不仁者人心之昌熾猶火道心為主人心退聽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或浮慕其名或假竊其實其為道心幾何以偶萌之道心勝積漸之人心豈能滅方揚之勢哉不熄則旁觀者以為水真不勝火也此說一倡則人將藉口難于為仁易于為不仁是助他喪心滅性日甚一日者也終將併其杯水之仁而亡之矣或通作一人說與不解助非也

五穀者種之美章

用五穀引起熟字來言五穀不熟則失其美矣仁不熟則元善之本體無絲見可以為美乎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自勉而利而安猶五穀之苗而秀秀而實也以天理為田而耕之以人欲為莠而耘之以夜氣為本而擁護之以勿忘勿助長為工而灌溉之以根心生色為氣候之到而收穫之其庶乎聖王之治天下也以五穀為仁所以大其用聖賢之治心也以仁為五穀所以養其體其理固相通耳故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上

天

卷十一

羿之教人射章

射也近也形而下者也其師所以教其弟子所以學皆

有當然之格式不可易焉。而况形而上者乎。在止于至善。學者之發也。動容周旋中禮。學者之規矩也。為師為弟子者。其亦無愧于羿與匠可矣。

四書通註

前賢刁

包蒙吉瑞

男再添孫

承祖

會孫

全校

平湖陸龍其稱書陸完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任人有問屋廡子章

任人之言真邪說也。然對之誠難。一經孟子辨折。便覺恁地痛快。其有功于世道人心大矣哉。

家引云。任國之人固多。記者不得其姓名。故曰任人。愚意未然。當是其人不足錄。故諱其名。而泛以任人目之。

四書通註

孟子 告子上

一

卷十三

也。任人以屋廡子。受教于孟子。必以為禮重于食色。故先設問而後窮之也。饑死則傷生而滅其性。不得妻則廢人之大倫而絕其嗣。此何等事。雖少不如禮而所全者大。所失者小。正自無妨。若泥禮之重而甘死。亦徒然耳。豈足以成烈烈之名哉。若泥禮之重而絕婚。則迂甚矣。豈足以成子子之義哉。此任人之意也。屋廡子則以禮重于食色。其常也。據任人之言。則食色重于禮。其變也。常能對而變不能對。此其所以窮于口而不能措一辭也。

于答是也。何有指求一節言也。中二節則反覆屈明以辭也。

解屋廬子之惑也。春秋談不親迎。禮家公同。孔子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慨然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

岑樓之與寸木。高卑何懸絕也。若舍其本而求其末。是齊則高卑可使倒置矣。抑思方寸之木。高也歟哉。金重羽輕。不問而可知也。若重者加少。輕者加多。則輕重可使倒置矣。然所謂輕重者。非此之謂也。

上兩設譬。此節則直指正意也。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略輕略重。勢有偏勝。故重者輕而輕者亦見其重。猶之高寸木于岑樓等。與羽于鈞金也。豈理也。

四書辨註

孟子

告子下

二

卷十二

哉。俗所謂只見這一頭。不見那一擔也。須兩平說纔是。明乎此。則往應之不難矣。以禮食則饑而死。誠性命危急之秋也。然非珍兒之臂而奪之食。則死終不免。此惡之凶者。禮所不容也。則將逆禮以救饑乎。抑守禮而待斃也。不親迎則不得妻。此誠宗桃絕續之關也。然非踰東家牆而摸其處子。則妻終不得。此惡之淫者。禮所不容也。則將犯禮以求匹乎。抑守禮而有嫁也。此見食色與禮同重。而禮終有重于食色者。可以伸屋廬子之說矣。任人將何說之辭。總註極盡。

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此章要在爲字上着眼。亦爲之而已矣。是一篇綱領。下面弗爲耳。所不爲也。但與前句相應。後面曰行堯之行。行之所以爲之也。曰歸而求之。求之所以爲之也。爲之則堯舜吾師也。何不可之有。

曹交之問。全不講功夫。只說人都做的堯舜。故下遂有負也。孟子然之。亦據理以答之耳。爲堯舜者。莫若湯文。文十尺。湯九尺。交之形體居然在湯文之間。宜乎爲堯舜矣。然只是吃飯。漫無豎立。如之何共可爲也。

四書辨註

孟子

告子下

三

卷十二

力去做便了。有人于此。柔懦不振。一匹雛之不勝。則爲無力人。而其人不可以有爲矣。一旦憤勵起來。以舉百鈞白強。則爲有力人。而其人可以有爲矣。推而至于鳥獲。亦只是有力大耳。舉鳥獲之任。則爲鳥獲。何多讓焉。天下無不可勝之任。亦無不可勝任之人。人無庸鯁鯁。過慮爲也。所患者。暴棄自甘。不肯着力去做耳。弗之爲。則人皆可以爲堯舜。遂成虛語矣。堯舜可爲。正無需乎血氣之力也。需乎義理之力耳。如徐行後長。其省力。然一念恭敬之心。流出。故謂之弟。疾行先長。却費力。然一片敬慢之氣。流出。故謂之不弟。夫

徐行者豈有不勝之任哉。即吾所謂邪為者是也。為徐行便是為堯舜。試看一段雍容和順氣象。恍如遊攝護世界一般。然則堯舜之道固可以孝弟盡之矣。堯之德本乎親睦九族。舜之德本乎克諧以孝。蒸蒸義不格姦。是故如天好生。時雍風動。莫不自孝弟中做出。又豈有異道哉。故曰事父孝則事天明。事母孝則事地察。通神明光四海皆是物也。

上言堯舜可為此則明示以為之之道也。所服者堯之法服。所誦者堯之法言。所行者堯之法行。非必一一模倣而為之也。事事物物合乎道。即合乎堯是堯而已矣。

四書辨註

孟子 告子下

四 卷十一

所謂唯狂克念作聖也。不服法服則為桀之服。不言法言則為桀之言。不行法行即為桀之行。非必蹈襲而為之也。事事物物出乎堯。即入乎桀。是桀而已矣。所謂唯聖罔念作狂也。一聖一狂。只從日用間。簡點便自見得。可不慎所為哉。

受業自是好念頭。但見鄒君而必曰得。似歸而必曰可。以滿口是貴介氣。故孟子拒之。

受業將以問道也。問道將以知道也。夫道若大路一般。人所共繇。豈難知哉。人病不盡心尋覓耳。盡心尋覓。隨處皆道。隨處皆師也。豈師也。教人為堯舜者也。事親

從兄有堯舜則事親從兄有師。衣冠言動有堯舜則衣冠言動有師。亦為之而已矣。豈必假館而後為師哉。

高子曰小弁章

小弁之詩。孔子不曾刪去。或有如孟子所云者。前越人一警甚妙。後發明怨不怨之故。自是至理。末引舜一節。似覺不倫。蓋孔子作春秋。斷自平王。著詩亡之本也。因詩而錄其孝以上擬于舜。必不然矣。故蒙引云其實不着此意尤好。

以其德故目為小人之詩。若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怨豈所以為教乎。怨如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之類。

四書辨註

孟子 告子下

五 卷十一

讀詩者須設身以處其地而察其心。然後為得也。不察其心而辭是泥。則拘滯不通。故曰。國越人與已涉。無干涉。雖殺人大惡。直等閑視之。兄弟手足若親見其陷身不義。情固有不容已者矣。小弁之怨。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親其親而不敢疏其親。正一點良心不容泯沒處。仁也。而高叟苛絕之固矣。

以凱風之怨。形小弁之怨。丑亦未免于固也。母有七子而不安其室。過在身家。故曰小。幽王寵庶廢嫡。宗社從此顛覆矣。其過豈特衛母之比哉。故曰大坐。

視其過之大而漠然不以屑意是越人其親也。因親之疏而疏之則愈疏矣。親之過小。為子者惟有引咎責躬而已。若遂至于怨。註所謂微激之而遽怒也。激者石怒者水。水不能容石。喻子不能容親也。愈疏者忘其親忘親不仁也。不仁不孝也。弁之所以怨也。不可磯者逆其親逆親不仁也。不仁不孝也。此凱風之所以不怨也。安得以此律彼。

引舜之慕以徵其怨也。舜至孝嘗怨慕則小弁之怨亦何可深非乎。註云不為不孝。又引趙氏云未足為怨。其語皆有斟酌不肯許他蓋均之怨也。舜之怨怨已之不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下

六

卷十二

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相去回懸絕矣。又按先輩云舜三十登庸已不格奸而允若矣。豈至五十猶怨慕乎。大抵孟子于舜事只據理說不詳考其本末非獨此一節也。

宋經將之楚章

戰國時挾策以干諸侯者大約不出利之一字。孟子于其間思以仁義挽回之既不得之齊梁之君而又尊之遊說之士其兩兩知人心之趨向開國運之存亡幸勿守其說而不變可也。

孟子之丁宋經呼之為先生又稱名意其人必老成而

負一時之望者。非儀秦之徒比也。國莫強于秦楚二國罷兵則天下無事矣。宋經之意亦是存頭腦處。侈

孟子知宋經之扣當有在故欲引其端而竟之秦楚趨利而避害故宋經之指不過如此夫兵一措勢難卒解其為生民之禍烈矣。說而罷之志在造福斯民豈不甚大惜乎以利為號則不免習俗之移人而未能遂厥志也。

說者以利進則秦楚之王以利倡三軍之士以利和其所樂而悅之者有同心也。推而至于一國之人莫不樂而悅之矣。為人臣等或指三軍之士說非也。懷者抱而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下

七

卷十三

不脫之意臣懷利心以事君則不知有名節子懷利心以事父則不知有天性弟懷利心以事兄則不知有手足臣子弟以利接其君父兄君父兄亦以利接其臣子弟丢了仁義不知為何物。大家都在利上較量。孫是據奪篡弑之禍成矣。豈有不亡國者乎。

若易利之說而為仁義則其指正矣。仁以愛為心必不忍肆虐而戕民于鋒鏑之下。義以宜為事必不敢進制而居已于貪忿之師。以此說之則秦楚之王以仁義倡三軍之士以仁義和樂而悅之有同心焉。推而至于一國之人莫不樂而悅之矣。存疑云不是把仁義去事只

是惟仁義之心。以事之。新的是臣以仁義事君。則致身爲心。不愧忠臣義士。以仁義事父。則竭力爲心。不愧仁人孝子。弟以仁義事兄。則克恭爲心。不愧後長徐行。臣子弟以仁義接其君父兄。君父兄亦以仁義接其臣子弟。視利若浼。大家有仁義。上勸勉。下死長之。誼篤而遺親後君之風。寢矣。豈有不王天下者乎。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以自誣厥指也。

孟子居鄒章

此章見孟子善讀書應物。各有心裁。然所以裁諸心者。却自書本上來。非臆揣也。屋廡子未問而能疑。既問而

四書劄註

孟子告子下

入

卷十二

能悟亦可謂會心者矣。

一曰居鄒。則與任異國矣。雖相亦無越境之理。而况代兄守國者乎。一曰處于平陸。則齊之境內也。雖處守。可以造廬而請。而况相國與主國。又自不相侔乎。雖交幣同受幣。同不在各其拜。同而此處已伏下斷案矣。他日蘇鄒之任。見季子報其幣交之禮也。蘇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不報其幣交之禮也。始同而終異。當有意義存焉。連所以喜于得問也。得問非疑其師有間隙。蓋喜其開我以窮理之端也。

相國之權輿于處守問者。非疑其真爲此也。蓋設其未

必然者以究其所以然者耳。

按書詞。享奉上也。諸侯享天子也。孟子引書取義。只還他享字。不必言奉上。幣交謂之享。享者。多其恭敬之儀。而後曰享。若恭敬之儀無以。及幣帛之物。則幣有餘而禮意不足。不曰享。而曰不享矣。享者。唯不役志于享。而誠不足也。誠不足。則敬不足。敬不足。則無以爲禮矣。此書詞自釋之意也。

註云。孟子釋書意如此。享以儀。享以志也。志不役則享

祇虛名。其實成不得享了。或云。書已自釋。何用再釋。此直指儲子說。看來屋廡子曰。爲其爲相與孟子曰。非爲

四書劄註

孟子告子下

九

卷十二

其爲相也。亦爲其不成享也。宜于書詞。連畢數此一句。幾畢問答之意。幾有照應。或曰。如此。恐或人不必問矣。曰。孟子只云。我之不見儲子爲其不成享也。正意俱未說出。非解人如何了悟的。

悅者。悅其得處事之權衡也。問者。問其幣交同而何以有成。享不成。享之分乎。不知季子居鄒。無擅離職守之禮。則幣交而志與之俱交矣。志役則成享。故報之儲子居相位于施之禮。所當舉而行也。咫尺間。竟若一往其志。可知志不役。則不成享。又何報焉。

淳於髡曰。先名賢者章。

此章大意在仁賢二字。見初學孟子不仁孟子既授引三仁以自見矣。又借許多証實。又識孟子不賢。孟子曰子不識聖。豈識賢乎。聖人之用心。爾爾則賢而希望者不言可知已。

立名曰名。立功曰實。先者。視為急務也。為人者。志在兼善天下也。後者。置之度外。而不以營懷也。自為者。志在獨善其身也。夫子在三卿之中。明是先名實矣。乃漫無豎立而去。可謂仁乎。仁者或為人。或自為。須要做得一件。豈若是之一事無成也。

伯夷不屑就柳下惠不屑去。心迹自明。伊尹五就湯五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就桀。殊未易言。故註引楊氏之言。獨詳之最得仁聖心事。不然。後世必有若柳子厚輩。以為大人欲建其功矣。伯夷一意于去。逃上下而不以名實相加者也。柳下惠一意于就。雖依上下問。而名實亦未加也。伊尹就與去參半。實則一意于就。而名實加諸上下者也。三子之道各不同矣。然其指意之所在。則有不謀而合者。即子所謂仁是也。審時揆勢。要以求其心之所安也。君子趨往聖以道。自任。要亦求其心之所安。豈必因仍蹈襲而拘拘然曰。若是若是哉。註無私心。而合天理。最宜玩味。或以天地民物為已任。或以細常名教為已責。皆所謂

無私心。而合天理也。

從不賢者。亦徒負虛名耳。魯有繆公。亦可謂知人善任矣。公儀子當時有賢相之目。子柳子思當時有真儒之譽。或謂其同心輔政。宜其坐臻上理矣。而日益侵削。賢者之丁園豈足恃哉。史稱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之魚者。不受。客曰。聞君嗜魚。故遺之。何故不受也。曰。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據其園葵而樂之。見其家織布而疾出。

四書章句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其婦熅其機云。彼令農士女工。安所儲其貨乎。又說苑云。公儀相魯。魯君薨。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門哉。此其為政之大較也。又按魯自襄昭定哀之時。已為三家所制。制弱甚矣。繆公用此三人。是以崎嶇強暴之間。而有才陸之勝。迫于共公。猶能伐齊。以復陽關。魯竟與戰。國邦終始安在其制之滋甚也。孟子不于此置辨。其亦未之詳考與。

子以魯之制為舊賢之咎。豈知魯之制亦諸賢之力乎。一百見矣也。或用或不川。開而兩之與亡。使魯無諸君。

子在則其國不知當何如而安得以爲無益也

王豹綿駒技藝之有諸內者也。河西善謳。齊右善歌。則爲其事有其功。形諸外矣。晉哭其夫。婦子女子之有諸內者也。而變國俗。則爲其事有其功。形諸外矣。此哭之所睹其理。固不爽也。方是時。未見有其事功。而形諸外者。則其無諸內可知已。雖高自稱許。豈能逃免之明鑒哉。變國俗。就善哭。說或云。篤夫婦之情。非其旨矣。按。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三

卷十三

無所辱命。一婦人而守禮不屈如此。善哭有自來矣。

日爲魯司寇。正在三卿之中。彭子也。曰。不用。正揭出去。齊的原繇從而行也。淺人見肉。故以爲爲肉。曉人見禮。故不脫冕而行也。淺人見肉。故以爲爲肉。曉人見禮。故以爲爲無禮。其實不知者固不知。知者亦豈真知哉。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又不欲無故苟去。以自處于不義也。微罪從來俱指君相說。蒙引獨指自己說。以爲善歸君。過則歸己之意。其說亦有本。看來不如舊說。是上云不知者以爲爲無禮。無禮卽微罪也。人但知無禮之爲微罪。而不知其以微罪之意。固別有在也。何也。

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君相之大惡也。若遂用此爲辭。則君相無所用矣。故渾涵不露。只借燭肉不至之微罪。以行在人既使爲可受在已。又求爲可安。則君子之用心。婉曲深至。有出于常情他度之外者。而人何足以知之。天孔子去魯一事。徵孟子言之。其心固未易識。然則孟子去齊。亦必有願學孔子者。特不欲顯言其故耳。莊見義明。次用意忠厚。二語最盡。不可易。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

此章先定罪而後原情也。首節平平立三案。下三節逐段解之。情有重輕。罪有首從。要以漸次而深。謂孟子之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三

卷十三

筆舌。卽天王之斧鉞可也。

三王創制立法。百世不可易。奉行之則爲功。踰越之則爲罪。無諸侯無大夫一也。奈何律五霸于三王。業不可以爲諸侯矣。而今之諸侯抑又甚焉。而今之大夫抑又甚焉。世益降而罪益增。孟子剖決至此。其勝今昔之威乎。按五霸。註首趙氏之說。以爲秦繆宋襄楚莊。今皆從之。先儒力詆其非。誠自有理。但丁氏所謂夏昆吾。商大彭豷。亦未見其可信也。詩曰。昆吾夏桀。與桀並稱。何霸之足云。

天子適諸侯。二句。統言其綱。自入其疆。至六師移之。則

詩言。巡狩述職之日也。省耕省斂。兼天子諸侯言入其
。巡狩也。土地闢。無閑曠之地也。田野治。無遊惰之民
也。養老。凡所以授兒設杖之禮。無不備。尊賢。凡所以崇
德樂道之禮。無不隆。俊傑在位。所謂庶官無曠。天工人
其代之也。若此者。稱其所守。則有慶。慶以地。則非但錫
子之常儀而已。土地荒蕪。兼不闢不治。言遺其老而不
養。則有播棄之惡。失其賢而不尊。則墮于貨賄而大為
民盡。盡矣。若此者。曠其所守。則有讓讓。不言地。亦可以
慶。推之也。貶其爵。公降為侯。侯降為伯也。削其地。百里
減而七。七十減而五十也。六師移之。則與師同罪。變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易其君而更立也。或貶或削。或移。在王朝固無廢法。孫
一而再。孫再而三。不忍遽置重典。無非俟其悔過遷善
之意。在司寇亦豈有失刑。是故二字。統承上文說。天子
奉將天威。下尺一之檄。申六師之令。安生以觀成功。故
曰討而不伐。諸侯奉天子之命。修方伯連帥之職。無敢
專征。故曰伐而不討。五霸者。或幸此以攻彼。或幸彼以
攻此。顯合衆人之公。陰行一人之私。不復知有天子之
命矣。孫此推之。凡巡狩述職。以至處賞刑威。一切不命
于天子。專擅也。此豈非三王之世所必誅而不以聽者
乎。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莫盛于桓公。以其尊周。攘夷。名義為獨正。天成。展
尺。惶恐下拜。猶知有天子故也。葵丘之會。諸侯春秋于
五霸中。首推之。故特舉之以。其盛也。束縛其性。而不
殺。以圖善。加于上。神五命之辭也。彙引。圖作權。是。出也
以示信。不欺。血。成信。服人也。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乎
不孝。故以誅不孝為首。左傳云。內亂並后。嬖子。亂。亂
之本也。圖語云。內有疑妻之妾。此官亂也。庶有疑。之
子。此家亂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其德亂乎。惟。子
不可易。故首止之。盟。桓公以諸侯定王世子。春秋。獲
之。惟妾不可以為妻。故仲子。惠公之妾也。天子使來歸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卷十二

。則。則。幸。幸。稱。名。成。風。莊。公。之。妾。也。天子使來會。則。王
不。稱。天。春秋。于。嫡。妾。之。分。嚴。矣。賢。者。抱。德。而。處。則。尊。顯
之才者。資分可以進德。則養育之。皆表章有德以示勸
也。記曰。敬老為其近于父也。慈幼為其近于子也。二者
。鮮。親。親。之。道。推。之。也。無。忘。賓。旅。凡。賓。客。之。至。其。國。者。行
旅之出其途者。皆有以安置資給之。不可忽也。春秋。譏
世卿。處其鮮克。鮮禮也。故有世祿無世官。官事無攝。主
命也。孔子又以之責管仲之不儉何哉。意者諸侯之官
事宜無攝。大夫之官事宜攝。與。此。國。與。家。之。分。也。取。士
務期得人。不敢冒濫以混仕途也。春秋凡稱國以殺。皆

惡其專也。專。職行之而不歸。歸于司寇。其可乎。記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收防可也。曲則不可。無曲防。與鄰國同利害也。秦。機。晉。閉之。糴。春秋書之。無遇糴。與鄰國同休戚也。封而不告。專封也。專封與專殺。同。專殺。濫刑。專封。僭賞也。不專彼而專此。可乎。五命者。先王之成命也。桓公既備。述之以爲諸侯之禁。而又自相約云。云言歸于好。相期于和。無相陵犯。侵奪也。陳新安無猜。怨之說是。蒙引非之作。不違五命之禁。說恐未切好意。左傳載此一段。不及五命。又曰。蔡丘之會。既尋盟。且修好禮也。則好字不必率合五命可知。薛敬軒

或逢其功利富強之惡。陷君子敗亡而莫之恤。罪可勝誅哉。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三王之罪人。三王在矣。誰與正五霸之罪哉。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五霸在矣。誰與正諸侯之罪哉。若夫今之諸侯與今之大夫。同朝共事。坐視其得罪而漠不一問。無惑乎君臣之間。罪大惡極而不可解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通章以仁字爲主。開口說殃民。便伏不仁意。次節深一步言。雖不殃民。亦未見其可也。自吾明告子至。然皆仁者不爲。皆發必然且不可之意。指出仁者正見不可根

而況于教人以求之乎。又數選殃民意相照應。末節則總括通章之意。而以仁者之道結之也。慎子事若者。盡亦識此乎。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明達之以戰勝之事。教人所不問也。

民必訓誨有素而後可以敵。低禦侮。否則以民于敵也。謂之殃民。殃者。干天和而傷好生之德。豈盛世所宜有乎。直曰不容于堯舜之世。凜乎哉其言之矣。

慎子爲將軍。將伐齊而取南陽也。故孟子云云。一戰勝齊。言湊捷之速也。遂有南陽。則魯之大欲得矣。然且不

可况未必然乎不可者據理而論之即下面諸制之意陳
新安已駁鼓怒為禍方深之說恐非旨

大拂其心故勃然不悅不識者以為孟子之言過出情
理之外使人不可解矣

吾明告子欲其有以識之也借天子引起諸侯來一各
一主不平重諸侯朝聘問則天子必成宴享之儀必
隆錫子之典親之也然莫不取給于王畿之地地不干
甲則所出者易竭其何以待之諸侯祭視會同則必有
儀祖祭盛必有延賁贊幣載在典籍藏諸宗廟不可廢
也然莫不取給于封域之地地不百里則所出者易竭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下

卷十三

九

其何以守之

周周公而及太公一主一客不平重以仁公之勤勞當
分封時滅國五十即廣土聚民胡不可者而必以百里
限之蓋先王封建確有定制未敢逾越故也儉者節制
不過之意

周之地非有餘也而魯方百里者五不儉甚矣王者可
作有無益豈待問哉而必擬議其辭者正欲慎子發
深省也

不勞餘力而損齊以益魯非先王分封之意仁者所不
為也况乎成民于鋒鏑之下以求之忍心害理仁者豈

為之哉

然則仁者之道君子所以使將軍在此君子所以事君
君者亦在此非有他也當道志仁不平對修道以仁志
仁正所以當道也志仁則以愛民為心不忍其殃之也
以此當推恩之道矣志仁則以愛國為心不忍其傾之
也以此當道王之道矣當者慷慨自任之意志者憤
自強之意引則多方開導之也慎子識此又何將軍之
榮哉

今之事君者章

四書章句

孟子告子下

卷十三

九

君下虐其民恨不知怪習以成風不及今圖之其能微
萬一之幸乎

兩日字修談樂道詩示一時之意也辟土地與上章土
地辟同開墾而地無遺利也若作上孟辟土地看則失
之矣辟土地充府庫富國也約與國戰必克強兵也都
相因說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一意要富
是瘠民以肥國也兵須以民充之一切糧食甲冑器械
之屬何一不取給于民一意要強是剝民以奉軍也賊
民甚矣正堯舜之世所不容者而反目為良臣今之好
惡拂古之性矣夫不邪道不志于仁君甚榮矣而富之

強之豈不助桀爲虐乎。是今之事。君者非特民賊。抑亦君賊也。且也。富桀則淫侈益甚。輔桀則驕肆益甚。臣賊君。君又賊民。相賊而未有已也。奈何。臣自矜其能。君自暴其長。日思得天下而君之。亦不謂不知量之甚者矣。果其因循蹈襲。雖今所行之道。不復改絃易轍。變今所習之俗。行將滅亡不暇。豈有得天下之理。雖與之天下。人且有時日易喪之患。如何享受的起。然則今之君。其亦念賊在腹心。猛然警省。早爲善後之計可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千

卷五

自圭治生之術。君子所不道也。而况欲施之國乎。以夷狄之道治中國。而智不及一陶。窺其意。欲度越堯舜而不知。下同于桀也。亦可以廢然反矣。

二十取一。矯橫征之害也。

日貉道。則不可以爲訓。此處輕過。正意在下面。

先王制器。以利用也。以一人而給萬室之陶。有坐困已耳。圭于此固無不曉然者。

五穀不生。則無以爲輸將之資矣。惟禾生之其生幾何。

所持者。無城郭則無管築之費。無宮室則無興作之費。

無宗廟祭祀之禮。則無獻饗之費。無諸侯幣帛。則無交

際之費。無饗殽。則無饋遺之費。無百官。有司則無俸養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而以貉道行之。則去人倫矣。人倫所以綱紀

中國者也。則無君子矣。君子所以治安中國者也。而去

之而無之。中國淪于夷狄矣。如之何其可也。

國以寡不可以爲國。君子以寡亦不可以爲國也。而况

乎其無之乎。視器不足用者。當何如。前言頗詳。上節只

及人倫君子。此節只及君子。舉要以例其餘也。

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初亦有激乎重之于堯舜之道

者。而爲此耳。豈知病則一般。輕之者。彼爲大貉。此爲小

四書講註

孟子 告子下

主

卷五

貉重之者。彼爲大貉。此爲小貉。輕重不同。其爲背道中

道一也。圭奈何遽聽而廢先王之法乎。

升之治水章

自圭上章之言。言其志耳。此章則直舉其見諸行事者

以爲言矣。彼方自加其功于禹之上。孟子非惟不錄其

功。而又甚其害。則禹之罪人也。尙何言。

禹之治水也。古今一人而已。自以爲愈。不亦異乎。

過者。咎其失言也。禹之疏濬決排。皆因其勢而利導之。

要以還其當然之道也。註服水之性。宜看率性之謂道。

禹惟以水之道治水。故水各有其所歸。而以四海為壑。吾子竊曲防之。故智不以其道。則惟以鄰國為壑而已。鄰國非海也。以為壑。鄰國其魚矣。一奏萬世永賴之功。一貽鄰國無窮之害。相去不甚遠乎。堯之時。洪水為災。嘗有降水警予之言矣。無非以其逆行故也。今以鄰國為壑。則水逆行。逆行便喚做降水。降水便是洪水。故曰洪水橫流。逆行之謂也。仁人吉凶。同患。必有隱痛于心者。故惡之。惡其逆行之非道也。禹因洪水而有治。吾子因治而有洪水。比而同之。且不可況超而上之乎。再言過者深咎之也。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圭

卷十三

君子不亮惡乎執章。亮字註解信。或解貞固。俱未確。通作明亮之意。為是。天下事須是心下明白。認的真。然後堅定去做。纔有益。所謂擇善而固執之也。不然。茫茫昧昧。却要掌定局。子去做。如何不誣罔的。王安石性執拗。不曉事。卒以禍宋。正其驗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此章見為相者。不以才勝。而以德勝。又不以一人之德勝。而以合天下之德為一人之德。勝此孟子師弟平居所相砥礪。如有用我。我舉而措之。故不禁其躍然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可以行其所學矣。道之行也。不于其身。于其弟子。亦可以慰生平夢寐之思。故喜而不樂也。

強力量過人也。有知慮計畫過人也。多聞識學問過人也。此亦為政之資。而非其先務。故不以之許樂正子也。升以為舍此則無長矣。喜而不寐。何為者。其為人也。不以才技見長。而孜孜乎慕善若渴。故足喜也。丑少之。好善足乎。疑其未足以為政也。

好善者集眾思。廣忠益。綱舉而目張。故優于天下也。優于天下。以言乎其無不足也。于魯國乎。何有此泛論道。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圭

卷十三

理不指樂正子說。家語云。定公謂孔子曰。學子之治。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何但魯國而已。語氣正如此。

好善何以優于天下也。夫苟好善。其度能容。其誠能動。四海之內。聞風慕義。行見接踵而至。各効其所長。舉人之強。知聞識皆一人之強。知聞識也。豈不優于天下。雖者。不以千里為遠。為難而自沮也。

夫苟不好善。則自負其強。知自多其聞識。驕盈矜誇。人將噴噴有後言矣。或以子字指不好善之人說。非也。還將門海之人說。此一句。蓋四海窺見木色之言也。他地

之聲音。悉以肆顏色。借以侮正人。君子詠有不望之而却步者也。正人君子。無所容。則諸臣如子。爭先而巧為逢矣。此輩無一善狀。惟有稱功頌德。相率為小人之歸而已。國欲治得乎。若好善則斷不至此。益以規其。天下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章

註引孔子三仕以証三就。最為開合。然末節只是彷彿大意耳。蒙引遂以官卑祿薄。抱關擊柝者當之。誤矣。云未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此皆窮理到微細處。併就字說。

圖書通註

孟子 告子下

孟

卷十三

不得安得果以為公養之仕乎。陳子所問者。仕也。孟子併不仕及之。蓋有就須有法。故統言之。以見古之君子。律身之嚴也。

迎接遇之意。內致其敬賢之誠。而趨之者備至。則有禮。小曰將行其言。而曰言將行其言。或以為許行其道。是也。文質兼隆。則就之若禮貌。雖未及而言。行。文至質不至。豈可虛拘乎。則去之。此以道為去就者也。

其次朱行其言。與言弗行。同迎之致敬。以有禮與禮貌。未衰同。乃彼去而此就者何也。彼以既迎之後。言禮貌雖如故。而言弗行。無復望其能行矣。故去此以方迎之。

始言。言雖未行而致敬有禮。尚望其行吾言也。故就。一而顛倒其辭。迷大有分別。不可不知。至禮貌衰益絕。望矣。安得不去。此以禮為去就者也。

其下去之不能就之。不可以為絕糧。陳蔡時近之。君若問而悔過。以為大者既不能行道。以顯其身。次又不能。用言以糊其口。慢棄之罪。吾當之。能無愧于心乎。周之而受非以道就也。非以禮就也。暫爾免死。俟能出門戶。則去矣。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蓋如此也。

辭於獻飲之中章

人皆以安樂為幸。至于憂患。則避之唯恐其及已也。豈

圖書通註

孟子 告子下

孟

卷十三

却憂患。正自得。力安樂類。至失脚。自古聖賢豪傑。以至中人。以至有國。莫不皆然。然明其理者。安樂則知懼。憂患則知憤。無所處而不可矣。

辭辭徒步為天子。以耕稼起家。故曰發于獻飲之中。高宗夢帝賓良弼。保以形夢求于天下。說梁傅巖之野。惟肖。縣是義立作相。父王舉。封五臣。膠鬲與馮史。又有甲子報期之事。則始終為紂臣矣。蒙引疑其既事紂而避亂。隱處販鬻。文王復舉用之。恐難通。當是文王薦之子殷。而殷用之。好淫之以伊尹事桀也。管仲釋檻車而相。齊故曰舉于士。謂其自士師之出舉也。孫叔敖隱處海

清川庚子為楚莊王令尹百里奚自魯以千秦
公之說孟子嘗辯其誣矣此又曰舉于市明以取牛言
也于前固言之既牛非誣以爲于秦穆則誣也舜獨言
發君也奮起自己也五人皆言舉臣也孰拔自人也
絲舜說諸人觀之大抵皆有天意在焉天于是人將降
之以天地民物之德非苟焉而已矣欲付託于後必作
與于先若其心志備嘗艱辛也其如茹荼毒乎勞其筋
骨備歷險阻也其如負病瘝乎餓其體膚冀一飽之無
時也其如遭毀傷乎空乏其身通承上三句說言空匱
窮之而此身幾無以自存也每一舉事與其平日所營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美

卷十二

謀者偏相背戾所謂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也若此者所
以疎動其心使之惕惕靡寧而道理出堅忍其性使之
蒸蒸自治而嗜欲薄道理出則識力日益宏通嗜欲薄
則操守日益貞固其玉汝于成也豈可量哉天之于人
正猶父母之于子愛之不得有以勞之也
天于大任之人所謂困材而篤也若常人則固無天可
恃矣彼其平日不知省察克治爲何事故必一誤再誤
而至于不勝誤也然後幡然有悔過之期將而能改則
非復前日之人矣下二段正言改過之事過有藏于已
而不可解者其心則屈逆而不伸其處則閉塞而不通

然我慨然與曰子獨非人也豈哉示之何萎爾不前也
天是以振勵而能作作雖在人而所以作者亦天機之
奮發也過有形于人而不可掩者微之色則峻拒而莫
容發之聲則暴厲而難堪然後慨然悟曰子獨非心也
歟哉奈之何冥頑不靈也夫是以開明而能喻喻雖在
人而所以喻者亦天心之呈露也然則人患自絕于天
耳天豈有絕人之時哉微色發聲謙愛我惡我兩項人
說

四書翊註

孟子

告子下

主

卷十二

無位者多憂患故歷言其生有國者多安樂故專言其
古以楊之也法度之世家朝夕納誨以輔君德者也輔
弼之賢士出入諷議以補君過者也法家是世臣拂士
是新進者兩者無其人則無所嚴憚而敢于爲非敵國
外患蒙引微兩般看以爲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子胥
之在吳正外患非敵國也如此說極是且與上句對的
過兩者無其人則無所畏懼而敢于肆志一入一出皆
喪心伐性之地國安得不亡乎范氏曰自非聖人外寧
必有內憂盡釋吳爲外懼乎意正如此
前事者後事之師前車者後車之監蘇說及恒過之
人而忽憂患所以生人不得甘自暴棄蘇有國而却安
樂所以死人不得妄自侈大也依陳氏如此分疏極是

蒙引不然過矣。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乎？性實。成唐主汝于成也。其言尤為渾備。

教亦多術矣。章

教者。隨其資分而曲成之。術固不一。至于不以爲渥而拒絕之。疑其窮于術矣。豈知激揚之術。正以贊提命之術之所不及也。不教之教。不誨之誨。安可誣乎。

孟子

告子下

天

卷十二

四書翊註

前賢才

包蒙吉軒

男冉濂孫

與祖

曾孫

平湖陸龍其稼書鑒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盡其心者章

此章以事天爲第一義。欲事天。非知天不可。然知天者。正不自天知之也。惟于心性之間。克舉其職。則天命在當身矣。

上天下地。一心所充周也。往古來今。一心所流通也。體四書翊註 孟子盡心上 一 卷十二

莫大焉。用莫神焉。有所域者不能盡。爲無以統乎其外也。有所遺者不能盡。爲無以貫乎其內也。無內無外。適滿其本量。而無餘憾焉。斯云盡其心者。雖然。心之盡。徒向方寸討。生活乎懸空去。盡究竟。盡个甚麼。則必知其性而後可。了却仁之性。始盡得父子之心。了却義之性。始盡得君臣之心。了却禮智信之性。始盡得兄弟夫婦朋友之心。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所固然也。性具于心。而命于天。天其性所從出之源乎。知則俱知。無先後之可言矣。一性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名異而實同。非有二也。此節俱以成功言。下二節纔是功夫。

實際處。程子盡心知性一語。誠似亦有理。經朱子剖
始知推原說。爲是。朱子于心。則曰。人之神明。所以具
理而應萬事者也。于知。則曰。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宰萬事者也。下字何等斟酌。蒙引又有發明。極好。但云
理曰衆理。事曰萬事。蓋事尤多也。則恐泥矣。凡一事必
有一理。天下豈有無理之事乎哉。安得謂事多而理少
也。

知天者。必知所以事之矣。事天云何。要不外乎心與性
也。心必存而後盡。不存。未有能盡者。性必養而後知。不
養。未有能知者。上節知性。在盡心之先知性。所以盡心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上

二

卷十三

也。此節存心在養性之先。存心所以養性也。存心養性
俱兼動靜說。存心靜時居多而動一如其靜。養性動時
居多而靜一如其動。存心固所以養性。養性亦所以存
心。兩者蓋交相成也。存者操之。持之。使本心凝定。貞一
無些子做作。處養者保之。護之。使本性溫厚和平。無些
子暴戾處。蓋心也。性也。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心者
存其天心。不以人心雜之。養性者養其天性。不以人爲
參之。故曰。所以事天也。宵晝靜思。無非對越靈承之地。
然則匹夫薦馨。直與帝王之郊祀分權。豈誣也哉。蒙引
云。養其性。就應事接物言。如當仁而仁。當義而義。事事

順理而不違。以害之。便是養性。如此說。則存心養性
持其志。無暴其氣。句亦可參看。

事天者。奉行天命也。奉行之久。則命自我立矣。立命云
何。必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乎。生死關頭。最難勘破。
此而不貳。則天下事無足以動心者矣。故曰。知性。知天
之力也。修身。從存心養性之功。統體言之。而扶植綱常。
砥礪名節。則云大端也。俟之二字。指天壽言。曾子所謂
得正而斃也。如此。則窮理力行。都到極至處。凡天之命
我者。完完全全。無復虧欠。則命自我立。壽夭壽夭。亦壽
造物不得操其權矣。所謂形滅而神存。與天地同老也。

四書章句

孟子盡心上

三

卷十三

二氏以脫離生死。出而爲吾儒之上。豈知立命二字。是
吾儒不死法門也。彼形存而理亡。何若形亡而理存也。
哉。

莫非命也章

註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
意。故兩命字不得有異同。註吉曰。禍福從天。壽推言之
也。莫非命。言有一定之數。在豈人力所可移乎。坦然安
行。吉與禍。固順受之。不以動其心。凶與禍。亦順受之不
以介其懷。卽所謂修身以俟之也。自古逆命衛命者。不
知凡幾。雖終身勞攘。究未能逃乎數。則何益哉。

受正命者知正命者也。知正命則安宅是居。豈真爲而
置身危地哉。蒙引云。巖壑不可泥。須會其意。愚謂非禮
榮華。非義富貴。皆巖壑之下也。

曷言乎知命而順受其正也。凡吾生所應得之職業。一
克舉而無餘欠。所謂盡其道也。盡其道而死。雖死于
非命。亦正也。在已無以致之而順受焉。非正命而何。孔
明之死。漢張永業之死。唐文天祥之死。宋皆盡其道者
也。

若道之不盡而死于桎梏。在已有致之。非正命也。楊
雄之死于荊。蔣邕之死于卓。柳宗元之死于柳。皆桎梏

類也。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上
四
卷三

求則得之章

文勢以逆入。山巖說到正。山虛說到實。要使人挽無益
之求爲有益之求也。

求就得了。舍就失了。言易失。亦以形容易得也。求有益
于得。得足以應其求也。緣是自家的物事。故隨取隨給。
如此耳。此言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應念具足。極是便宜。
人亦何憚而不求哉。

未有道不可安求也。得有命不可必得也。求無益于得。
得不足以應其求也。緣是外面物事。自己要做主張。不

得耳。此言富貴利達自有主者。達從命矣。自苦耳。彼
妄求者可以反矣。

萬物皆備於我章

萬物皆備。仁之體也。其得之也以誠。其求之也以恕。恕
則漸進于誠。而我庶幾皆備之仁者矣。

萬物各得太極以爲體。我雖藐然一身。而全體太極則
全體萬物也。分自殊理。自一其渾然具備也。所謂然耳。
反身觀我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之我。真實無虧欠也。
反諸父子之身。真實盡那孝的道理。反諸君臣之身。真
實盡那忠的道理。推而至于事物。莫不真實盡那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上
五
卷三

道理。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其爲快慊受用可勝言哉。莫
大焉者。所謂不知天地間何樂可以易此也。

若夫未至于誠。爲私意所隔。則其于仁也遠矣。求之。
方須用恕。恕非強。不可有。屬剛果以大公無我之心。克
治私意而去之。則萬物之障礙消。而本來之面目見矣。
求皆備之仁。豈有近于此者乎。朱子引程子之言曰。無
忠恕不出。此處須加忠字。愚謂恕而曰強。無不盡之
心。無不竭之力。卽所謂忠也。

行之而不著焉章

此章當與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參看卽易所云。

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道在天下。如日月星。凡在行習之中。誰是可不知者。無如其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何也。如行子之事。而不明乎子之理。當孝行弟之事。而不明乎弟之理。當悌。只是茫昧。昧過去。如習于子之當孝。而不察其為親親之仁。習于弟之當悌。而不察其為敬長之義。只是世世。世世過去之字。輕矣。字重。亦是許他積久了。宜少有見處。而竟未也。夫行之習之。勝身由之也。不著不察。不知其道也。若此者。此此而足。勝慨哉。

人不可以無恥章

四書初註

孟子盡心上

六

卷三

名為人。則不可以無恥。無恥非人也。羞惡之心。既喪。不復知名。簡之足畏矣。其可乎。若以其不修行簡者。憤然恥之。則必改過遷善。有以馴至其人。無有可恥者矣。四恥字都就心說是。

恥之於人大矣章

註云。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讀其語。使人不可易也。或云。不必如此說。可笑。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以智籠人。以術愚人。鬼域其心。不可測也。有人心者。知遠之。而彼且揚揚得意。自以為智。術過人。雖有取心。無所用之矣。無所用者。任是甚麼去。

處都用他不着也

其二說前說以不恥為無恥。後說與人同耳目而不若其聰明。與人同心思而不若其膚智。可恥孰甚焉。若于此。恬不知恥。則自暴自棄。安于不若人。又那有若人所在。兩章俱發明人恥心。要緊。前章婉言以誘之。此則危言以動之也。

古之賢王章

此章為朝秦暮楚。章發也。言上無賢王。故士之枉道而趨勢。遂至此。下半節則因古之賢士。而稱述大段。以自見也。王非士之善。則無以成其賢。故只見有士之善。不見有王之善。

四書初註

孟子盡心上

七

卷三

見有已之勢也。士非道之樂。則無善可稱。亦無以貴王之好。故只見有已之道。不見有王之勢也。所謂相反而實以相成也。何獨不然。讀至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句始住。兩句相呼應也。王公于士。敬矣而未致。則情屬牽強。有禮矣而未盡。則儀屬缺畧。便非好善而忘勢者矣。士方且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欲亟見之得乎。見且不得。亟則儼然自重。亦肯少有假借明矣。况欲委贊策名而臣之哉。此古賢王之于賢士。所以學焉而後臣之也。

孟子謂宋句踐章

此章以尊德樂義作骨子。而尊爵二字。則一生受用處。

也窮亦置。達亦置。置在人之知有及不及。在己之志有得不得。而實則無不置。置也。以此好遊。策士也。而聖賢矣。當時遊說莫不以口舌見長。孟子諄諄于句踐。若曰。易子之好。從吾所好。而已。

遊而人知之。則諫行言聽。非有加于我也。何欣之有。無所欣。則置焉矣。遊而人不知。則諫不行。言不聽。非有損于我也。何戚之有。無所戚。則置焉矣。註自得無欲。相因說自得者。內有所憚于己也。無欲者。外無所慕于人也。惟內有所憚于己。故外無所慕于己。內重者。外自輕也。德居于無偶。一為物欲所屈。則卑矣。惟適還其本體。登四書翊註。孟子盡心上。八。卷十三。

不超然有餘裕乎。義集于有事。一為權勢所勝。則餒矣。惟適昭其大用。豈不欣然有餘榮乎。夫是以無所往而不置焉也。

士惟尊德樂義。故貧賤則孤高抗節。不失義也。富貴則慷慨奮庸。不離道也。註所謂見于行事之實。亦約畧大段耳。太着講則犯下矣。

得己者。有得于己。俯仰可以自如也。不失望者。無負于人。中外可以相信也。方窮居時。夙繫朝野之望。及出而有為。果能為朝廷樹勳。為蒼生造福。豈不大慰其心也哉。

古之人。所謂尊德樂義。而後從者也。得志者。得其堯舜君民之志也。澤民之道。二加諸其身。豐以交。給以諸其心。智思同歸也。不得志者。不得其堯舜君民之志也。修身之義。亦有二。踐形盡性。以修其內身。講學明道。以修其外身。見于世者。易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也。不得志則窮矣。窮于遇。不窮于身。群律身度。獨窮聖賢之域。得志則達矣。達其身。併達其學。化行俗美。共睹勳華之境。註所謂得己。不失望之實是也。句踐好遊。其亦以古人自期待可乎。

待文王而後興章。

四書翊註。孟子盡心上。九。卷十三。

此進凡民為豪傑也。典者。威奮奮發之意。言威激于古人而動其心。故奮發有為也。有所待則興。無所待則不興矣。故曰凡民。凡民不得說太低了。只是尋常面無以異于人者耳。若夫豪傑之士。高自期待。雖一無依傍。而崛起為善。有勃然莫遏者。若曰我待文王。文王果誰待乎。文王商周之豪傑。我豈不可作方今之文王乎。必言文王者。南國之化。牧夫遊女。有士君子之風焉。自古作興善類者。莫文王若也。

附之以韓魏之家。實夫人胸中。漫無所挾持。一旦附以韓魏之家。未有不志。

滿氣盈者也。如其自視。雖然則退。然若虛。不自盈滿。此非胸中確有所得。不能也。豈信任中人。所可步其後塵哉。附者。本無而增益之也。滿目浮華。非是身外物。不能加性分之毫末。雖然見及此矣。是以度越尋常萬萬也。

以佚道使民

易之說。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註以使民爲播穀乘屋之類。是民事非使也。或謂築城鑿池之類。爲是註以殺民。謂除害去惡之類。遂指征伐說非也。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豈至于殺哉。還指用刑

四書胡註

孟子盡心上

十

卷十三

說爲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後殺之。以安衆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是也。道者。理之當然。非可以私意爲也。使民以道。雖勞亦佚。何也不勞則民不可得而佚也。殺民以道。雖殺亦生。何也不殺則民不可得而生也。此如父母以勞爲愛。如天地以肅殺爲生成。一般感戴之不暇。而况怨乎。

霸者之民章

以霸者引起王者來。中間詳言王而不及霸。末只用小補一句帶出。首節平對不得。

霸者之民。只是私意籠絡他。得些便宜便歡喜。若王民

則優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俯仰自適。豈可同日語哉。註最精。先儒桔槔之夏畦。雨露之草木。二語亦妙。

殺之而不怨。王者好生之心。有以相信也。利之而不庸。王者同利之心。有以相忘也。善如父子有親之類。凡遇善者。日從事于五常。日有進長也。不知爲之者。忘乎其爲輔翼之德也。此正王民皞皞氣象也。

此因上節而贊其德業之盛也。夫君子所經歷者。物變風移。過而化也。孟子所謂有如時雨化之者也。所有王者天動機。隨存而神也。易所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所存者神。故所過者化。體立而用行。非兩件也。

四書胡註

孟子盡心上

上

卷十三

朱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是也。上天下地。莫非神化之流行。而王者以一身範圍之。凡天地流行之處。亦君子流行之處。故曰同也。有罅隙。然後有補塞。君子全體造化。豈有補塞之可言乎。此王者皞皞之民。所以異于歡虞也。

仁言不如仁聲章

此章見爲政者務臻上理。不得以小效近功自沮也。仁言。仁聲。善政。善教。都少他不得。但得效有淺深耳。仁言。我論人也。仁聲。人頌我也。我論人。尚有待乎其踐之

也。人頌我則沾被爲已久矣。一虛一實。故曰不如也。此句只引起下句耳。不平。

善政非不可以得民。較之善教則不如。致治者所當務。序而深求之也。以輕重言。則上節輕。此節重。以虛實言。則上節實。下節虛。蓋仁言仁聲。比勘實發。無妨善政。善教須是虛虛較量。以着劑在下。而故也。

法制禁令。導導奉行。唯謹。善政民畏之也。道德齊禮。欣向慕。恐後。善教民愛之也。民畏之。則得其財矣。畏之。則惟正之供。不敢逋負。因其情也。得財。君足也。而註必兼言百姓足。恐富國者得以藉口也。民愛之。則得其

四書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心矣。得心。只從感激處說。則無以加于愛。蓋善教者。欲胥一世而善。良之而民莫不以上之心爲心。所謂回心嚮道是也。使民不敢玩我。何若使民不忍忘我乎。使民不惜脂膏。何若使民不愛肝膽乎。善政之不如善教。殆矣。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世人把仁義看的太高了。都不向自性上理會。豈知其生而有之也哉。試從孩提提長時觀之。滿腔愛敬。便是滿腔仁義。知能之良。有台下具足者矣。奈之何自失故物也。

不待學習自然幹的來。此非可以人力能也。良能也不待思慮自然曉的去。此非可以人力知也。良知良能。皆云。屬裏帶來也。

孩提稍長。不學不慮者也。而愛親敬長。無不知信乎其爲良知矣。上節知能併言。此專言知者。知愛知敬。便是能愛能敬也。

親親卽所性之仁。謂孩提爲仁人可也。敬長卽所性之義。謂稍長爲義士可也。大人仁有義正。要不失此赤子之心耳。無他者。言無入外却此道也。達之天下。無不愛親之人。則無不仁之人。無不敬長之人。則無不義之人。

四書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以其爲良知良能故也。此存疑說與註異。余意亦如此。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此孟子爲舜傳神也。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寂焉其不動也。與鹿豕遊。羣焉其不擾也。其所以異乎深山之野人者。無多。則以爲混沌中人耳。及其間一善言。則聲入心通。見一善行。則意傾神孚。若江河之決。浩浩蕩蕩。不可得而遏止也。蓋聖人之心。虛靈洞徹。萬善俱備。是以觸之輒動。投之輒入也。彼深山之野人。只以爲荒洋浩瀚已耳。豈能窺其涯涘哉。無爲其所不爲章。

此他人不次本心也。所不為所不欲。本心也。本心自明。或牽于物欲。或林于時勢。則其心不克自保矣。惟此然自強。一如其心。則今是。是心而人心不足以間之。如此而已。豈有餘事哉。為就行事說。欲就發念說。此內外併治之學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此章當與舜發欽章參看。德之慧。德也。謂性分之醇備也。術之知。術也。謂才分之潛發也。恒存乎疾。疾謂從疾。疾中得之也。疾疾解災患。非病也。凡天否之人。既之皆是也。當局者方成。成焉思所以解免之。豈知其為磨礱玉成之資哉。

四書翔註 孟子 盡心上 古 卷三

臣而孤遠。疾疾之臣也。子而庶孽。疾疾之子也。其操心也危。則恐懼修省無頃刻之或寧。其慮患也深。則憂勤惕勵無變故之不悉。是以達于人情物理。而德慧術知所由日生也。與晉文公出亡在外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之。民之情偽盡知之。所謂疾疾非耶。其霸諸侯。獎王室。則德慧術知之效也。

有事君人者章

舊說第四臣之品。事君人無品。何第之云也。只是臣鄙夫妾婦之習。而通推其最上者耳。

名之曰事君人。則不可以為臣矣。臣之也。事是君。不問其何君也。專務為容悅而已。容者。取損苟容。進退無禮也。悅者。諧媚取悅。事君無義也。其心惟知富貴不恤乎其他也。

名之曰安社稷。則學術事功。必有卓犖可觀者矣。故不復言容。而專言悅。又不計君之悅。而專計社稷之悅。蓋志安社稷。顯庸谷。顧同悅。誅姦流竄。亦悅也。

這天民與伊尹所云天民不同。彼泛以天所生之民言。此指其全于天之理者言也。審時度勢。必機會可乘。而後出而展布其所學。否則求志山林已耳。陳新安曰。此

四書翔註 孟子 盡心上 圭 卷三

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尹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此意要知。

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人也。正己物正者。作則建極。而物自不出其範圍也。其出則表正萬邦。其處則垂範萬世。所謂德博而化也。

君子有三樂章

此章以不愧不怍為主。一有愧怍。則父母兄弟之間。有難以施而曰者矣。天下英才。其肯從我遊乎。故樂雖有三。其所以自恃者。則一而已。世人所稱第一樂。則王天下云爾。然此等分之樂。非性

分之樂也。性分之樂。三或曰。己或自人雖貴為天子。不足分此中之一得也。

父母俱存。其依依膝下。乎兄弟無故。其怡怡堂上。乎此天之所以與我。人力不得而預者。故稱樂之首也。仰與造物同遊。無不可告天之心事也。俯與斯人同體。無不可告人之心事也。人欲爭盡。純是一團天理。其快適當如何者。二樂也。孔子原本克己。而以心廣體胖形容之。盡矣。

英才。蒙引專以資質言。非也。或以識勝。或以學勝。或以守勝。皆英才也。得而訓誨之。成立之上。以繼斯文之統。

四書期註

孟子 盡心上

志

卷三

下以開絕學之傳。三樂也。合天下英才盡在門牆之中。其孔子乎。若孟子則不能無憾于此矣。未復申言之。以應首節。見天下之樂無以加。而學者所當反觀內省也。在天者不可恃。在人者不可恃。吾惟盡乎其在己。以俟乎其在天。在人者可矣。

廣土眾民章

上章不以王天下為樂。此章以中天下定四海為樂。何也。王天下非不樂也。畢竟對三樂不過。故曰不與存。中天下而定四海樂矣。畢竟對所性不過。故亦曰不存。雖異而言未嘗不同也。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君子利濟之也。故欲之。然其及人為有限。未足以暢所懷來。故所樂不存。

孔子曰。言一履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室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閭之中為中。中天下而立。推此類可。見蓋宅中國。治會極歸極之義也。若曰不偏于東西南北。誠泥矣。定四海之民者。遂生復性。窮一世于安寧之域也。以視廣土眾民。何如樂可知已。然只是性之緒餘。故曰其所得于天者不在是也。

君子所性。渾然醇備。不以富貴添却些子。不以貧賤減却些子。所以然者。性分一定。隨遇確然。不可以易故也。

四書期註

孟子 盡心上

志

卷三

註云。分者所得于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細玩之。正是此意。而說者俱以稟賦前定解之。恐是命分非性分也。恐是言數非言理也。看來分定二字。只宜就君子身上說。此節正形容定性之實也。仁義禮智性也。仁義禮智根于性。君子所性也。此根人皆有之。但物欲不除去。便將根子斬斷了。惟君子之根。滋培深厚。則枝葉盛長。起來所為燦然生色也。生色貫到底。無非仁義禮智之發見。耳。粹然見于面。面生色也。是四德之英華也。盡于背。背生色也。是四德之暢茂也。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動。四

體生色也。定四德之暢達也。四體指兩手兩足說。朱子
手容足容二喻盡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也。此定性之
動而大行所以不加窮居所以不損者乎。所欲所樂安
得而擬之。

伯夷避紂章

詳文王之政。究竟只是善養老。養老之政行。必有伯夷
太公之徒起而應之。天下豈有不歸心者乎。為政者蓋
亦師文王。天下有善養老。不善文王。而不指當時之君
只承上文而泛論道理如此。善養老則以仁人之心行
仁人之政。故仁人樂從之。仁人大老先偏以為商德之

四書章句

孟子

卷三

分良是

此言文王治岐之政。且漫露養老之意。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必家賜而人益之哉。或蠶或耕
而鷄鶩之時。無失制田里教樹畜也。或衣帛或食肉。導
妻子使養其老也。人人有妻子。人人有老養者。其老也
導者其妻子也。文王亦因民而利之耳。且也少者只期
無餓老者務求飽暖。此亦養中之教也。不妨不飽便以
為凍餒。此亦視民如傷之心也。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
吾不過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其老而已。豈合此
而他有所謂哉。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

利文王養老之謂也

易其田疇章

戰國之民日相偷於不仁。其患皆生于不足也。富其財
而無不足。則禮讓生而風俗美。雖聖人治天下。不過如
是。

易曰疇。自不奪農時。來薄稅歛。則惟正之供也。二句俱
就上人說。故曰民可使富。富者餘三餘九之藏也。
食以時。如魚不盈尺。不食果實未熟。不鬻于市之類。用
以禮如養老及冠婚喪祭之類。俱主在土者教民節儉
說財不可勝用。則又非特富而已。

四書章句

孟子

卷三

以艱命所關之物而緩求緩應。急求急應。無他。水火有

餘故也。聖人治天下。使菽粟之有餘。如水火。史書大有
野慶豐年。則有無相通。緩急相濟。人人為士君子之行。
又焉有不仁者乎。使字即在上兩節內。地無遺利。朝無
橫征。中外無侈費。而訓焚陰陽之意。亦在。其中矣。故有
菽粟如水火也。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此章異說頗多。總不如註說為安。按註第一節言聖道
之大。第二節言聖道之大有本。第三節言學聖入之道
者必以其漸。各自為段。不相關合。而實則一節深一節

也朱一又以中一節爲詩之比體以其取譬不當正意也。以首節末節爲詩之典體以其先取譬而後露正意也。蓋之矣。

孔子者天下萬世所仰止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言其地位絕頂。俯視一切耳。蒙引遂以上句爲賢人地位。下句爲聖人地位。誤矣。觀于海者難爲水。承上句起下句也。海者衆水所匯歸也。觀于海則凡水不足。以當一眴矣。聖人之門。羣言所折衷也。遊其門則凡言皆在範圍之中。豈能特出異論哉。然則聖人海也。羣言水也。千流萬派。莫不于是乎朝宗。觀其言當不驚諸

四書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子之言者河漢而無極矣。徒見聖道之大幾于莫可捉摸矣。然有本焉。可借觀而喻也。觀水者必觀其波流湍急之處。而後知水之有源也。無源則其流不繼。安能如是。猛急哉。迺流窮源此其術。蓋以逆而觀也。合日月以成明。明者日月之體也。貞明以爲體。故無遠不屆。無微不徹。而容光有所必照。因體識用。此其術。蓋以順而觀也。源即淵之本。明即照之本。非別有所謂本也。聖道固有本矣。夫豈一蹴而至哉。流水之爲物也。滿一坎。然後更進一坎。君子之志于道也。何獨不然。殫精粹

力這一件做成片段。然後再作那一件。日積月累。務期造乎高明。光大之域。乃所謂達也。不然半上落下。既爲此。又馳彼。到底沒有結果。先儒善信美大聖神之喻。可謂明切。須節節體驗。將去。

鷄鳴而起章

此章教人認取初念。早自決擇也。鷄鳴而起。一意向天。理路上走。雖未至于舜。便是舜一流人矣。鷄鳴而起。一意向人。欲路上走。雖未至于跖。便是跖一流人矣。張南軒曰。凡有所爲。而爲皆利也。程子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去做皆利心。也是可不明

四書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辨之乎。舜與蹇之分。奚啻天淵哉。苟欲知之所爭無幾。只在利與善之間耳。間非中間之間。是間不容髮。與其間不能以寸之閒。間隔之意也。入于利便。與善隔入于善。便與利隔。舜惟向善一邊去。便不回轉。遂成古今第一個善人。蹇惟向利一邊去。更不回轉。遂成古今第一個惡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危哉。可不慎與。

楊子取爲我章

斯道自堯舜相傳以來。只是一個中字。而中非權不能。用也。楊墨師心自用。無所事乎稱兄。權乎。子莫有稱而

無鍾與無稱同其爲賤道均也是以君子惡之

取字註解僅足不如作取必之意爲確蓋但知有我一
腹而外更不知有人矣拔一毛及靡頂放踵皆假借形
容之辭楊子曰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爲也人人不
利天下天下治矣彼以治天下自負豈規規自全者哉
墨子一意爲人萬物之內併不知有已矣故捐其身以
利天下所甘心焉若佛氏不愛頭目腦髓以利濟正與
此同

二氏皆偏于一者也失中甚矣子莫矯其偏而比擬于
二者之間以爲中爲我不中則兼愛以濟之兼愛不中

四書羽註

孟子盡心上

三

卷三

則爲我以濟之此其意差善庶幾近之然不審輕重以
爲低昂則固滯不通猶夫楊墨之執一耳豈能相尙哉
上三節立案以執一二字該之此則承上而指言其害
也執一者居然以道自鳴而必惡之何也爲其執爲我
則害仁執兼愛則害義執爲我兼愛之中則仁義兩害
道之賊也夫道約言之則一也博言之則百也殊途而
同歸者也執一則惟見有一而一之外一切棄置不問
廢百矣百廢則併其一而非一亦豈能兼哉爲字直貫
到底不專指賊道句

饑者甘食章

此章當以高中玄之說爲正只照本文解去不必添出

貧賤來飢渴正貧賤之一端也人常飢渴時雖不甘者
亦以爲甘是未得飲食之正味也飢渴害口腹故也夫
人爲飢渴所迫遂不顧禮義廉恥而爲之以致喪其良
心則飢渴豈特爲口腹之害哉兼亦爲人心害矣人能
無以飢渴之害口腹者害其心則此心確有主張不爲
世味所動根底立得好以之希聖賢不難矣又何有不
及人之憂哉子思七日不火食而歌聲若出金石正其
人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章

四書羽註

孟子盡心上

三

卷三

人皆知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故特表而出之未
爲三公固不降志以求合卽爲三公亦不貶節以求容
故曰不易其介介者截然有界限一毫踰越不得也註
以此章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
顯剛幽之意信然

有爲者譬如掘井章

此章與辟如爲山章小異彼兼建立功業言此專爲學
者言也學道者必左右逢源而後可云深造也不然終
日勤勞于源頭茫無見處雖行潦且不得與分功果何
益哉

堯舜性之也章

此章言帝王殊途同歸。堯舜者則千里也。性之謂純。精以精之體也。一則道理自然。從天性流出。堯舜無所庸其力也。身之謂克已踐形之功也。一切道理無不躬行而實踐之。湯武無所謝其德也。假之則專在外面襲取。而不復反求諸吾身固有之性也。此孟子學春秋一字之褒貶也。

久假而不歸。若固有之。故不自知其非有也。如初假人物。本權借爲一時之用耳。既久則忘其爲人之物。而視爲己之物矣。豈知仁義性生。覆者一反身而具足。何必粉飾造作掩人之物爲己有哉。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孟

卷三

伊尹曰予不狎章

按書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願。營于柵宮。客遷先王其訓。王徂桐宮。是憂克終允德。唯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復歸于亳。此居喪免喪之禮。固然無所謂放之之說也。公孫丑畧述書辭而益以放太甲于桐一句。此必當時好事之言耳。孟子不辭其誣。而直以伊尹之志明之。其平生尚論古人類此者正多可考也。註以不願爲太甲所爲不願義理。而不欲習見之。恐非人臣之義。蔡傳更之曰言我不可狎其狎習不願義。

理之人得之矣。放于桐。反于亳。大殺爲生。民計也。民之大悅宜哉。

丑之言是爲亂臣賊子。盡口也。蓋亦觀其志乎。尹之志在宗廟社稷。而無一毫擅離自利之心。可告先王。可告天下萬世。是以初非常而不驚也。若無伊尹之志。則與于簒。元惡大憝。法有必誅而無赦矣。後世霍光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漢之伊尹矣。而南軒先生尚以嚴延年一奏微示不滿之意。愚謂霍光廢立。武王之征誅也。延年劾奏。夷齊之扣馬也。其道並行而不相悖。安得以彼議此乎。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上

孟

卷三

詩曰不素餐兮章

丑之意以孟子不耕而食爲素餐。故引詩諷之。與彭更傳食爲泰之意同。豈知君子之功在人國也。何可沒乎。居是國則爲一國之寵光。其君嚮慕其道而用之。則居安宅而弗危也。擁富厚而弗貧也。修尊爵而弗卑也。享榮華而弗辱也。此其上有功于君者也。居是國則爲是國之師表。其子弟佩服其教而從之。則入而爲孝子也。出而爲悌弟也。事君而爲忠臣也。交友而爲信士也。此其下有功于民者也。區區廩肉。曾何足以償之。而云素餐乎。古所謂大烹以養聖賢者。胡不問焉。

王子墊問曰章

志者。士之事也。仁義者。士之志也。其名則士。其實則大
人也。在易遇之上九曰。尚其志。象則曰。志可則也。此
亦以見志事之合一矣。
墊之問。以士上不謀國。下不謀家。優游其間。無所事事
也。

所尚者。志趨向。不凡。亭亭萬物之表也。

志在仁。無以尚之。仁者。萬善之長也。志在義。無以尚之。

義者。萬變之宗也。殺一無罪。則其志慄慄者。惡之反。非

仁也。非其有而取之。則其志貪。貪者。廉之反。非義也。四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上

美

卷三

句泛說。以下纔說到士身上去。居在仁。安土以敦之。止
而不遷也。路在義。躬行以踐之。遵而恐後也。居仁體立。
由義用行。體用兼備。大人之事。豈復有加于此哉。備者
完全無虧欠之意。窮居而裕。大行之畧。韋布而主帝王
之權。在田之大人。無以異于在天之大人也。

仲子不義章

此章見制行者。必先立乎其大。而其餘乃可觀也。仲子
之廉。傾動一時。故其不受不義之齊。國人皆信其然也。
人信之方。以為驚天動地的大事。孟子直以為舍簞食
豆羹之義何也。對親戚君臣上下而言也。人尊大焉。亡

親戚君臣上下。作何言。亦必有親戚君臣上下。然
後可以為國。不則國非其國矣。而况于人乎。奈何以謔
國之小廉。遂無疑于敦倫之大節乎。論人者。以其大信
其小可也。以其小信。其大則斷乎不可。

姚應問曰章

說此章者。或以舜為天子。必不使瞽瞍妄殺人。就使殺
人。自有八議之法。在恐臯陶不得而執之。且臯陶既執
之。舜安得竊負而逃乎。又舜為天地神人之主。恐當時
必不聽其逃。辯難俱是。但未得孟子立言之旨也。詳玩
註說。當自得之。存疑觀其微矣。其言曰。此是就各人安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上

毛

卷三

身立命。天理精微。極致上說。都未及權變處。此本朱子
之言。而大有解悟也。
上有至尊之天子。下有執法之刑官。而瞽瞍以天子父
殺人。法既無所逃情。又不容已。此古今一大難局也。桃
應之問。亦自奇創。
法之所在。豈以天子之父。屈乎。執之而已。他非所恤也。
坐視其父見執。而不之禁。其如為天子何。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朝廷之法。本乎天制。乎聖人法
官。世守之。兢兢罔敢失墜者也。舜豈得以一人之私情
廢天下之公法哉。

以天子而屈于士師之法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如之何

天倫為重四海為輕蓋于天子何有哉舍一日之黜名

孟子自范之齊章

全終身之孺慕其樂陶陶適愜吾為人為子之願而已

君暢其說耳

主意在居天下之廣居一句前借王子開其端後借魯

喟然一嘆嘆齊王之子正嘆廣居也居移氣養移體謂

變化其氣象體貌也二句泛說不得指出勢分性分大

哉居乎正嘆居之關係匪淺鮮也均是人子而王子之

四書期註

孟子盡心上

天

卷三

氣體何迥異也王子有宮室人亦有宮室王子有衣服

人亦有衣服所與同者多矣而氣體獨若彼其不同者

則所居之地位然也前言居養此獨言居者言居而養

在其中也况坐擁安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心廣體

胖面辟背盎又當何如乎

呼魯君自呼也明知非吾君而其聲之酷似如此故守

者共訝之也此無他居相似也是孟子語以見居之能

移人而居天下之廣居者亦可想像其氣體矣

食而弗愛章

戰國時上以幣帛拘士而士亦以幣帛自拘無復所謂

恭敬矣故孟子慨焉興嘆而進求其實也

夫人而至于使人以承交之戰者之鮮不怪且怒者豈

知食而弗愛愛而不敬者固然蓋亦少自重乎

恭敬其人而固敢狎忤然後以幣帛將之故此心雖與

幣併行而實有不與幣併見者蓋已結注于其先也豈

曰修一時之緇儀已哉

若徒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將之之實是承交戰者矣君

子夫之唯恐不速豈可以虛文相酬哉吾將穆然于

尊賢禮士之風矣

形色天性章

四書期註

孟子盡心上

天

卷三

有形斯有色色非出于形之外也有性斯有天天即行

于性之中也形色天性如貌便有個恭之理言便有個

從之理視便有個明之理聽便有個聰之理心便有個

肅之理常人都作無殼蛤闔了所以頑冥不靈惟聖人

盡性然後能一一實踐其理而作肅作又作哲作謀無

些子缺欠也所謂不虧其體全而生之全而歸之也踐

者脚踏實地之意若佛氏視此形為幻為妄而脫離之

別求所謂清虛寂滅之性焉是舍欲而求明也不亦逆

乎

齊宣王欲恆喪章

經 170—622

一則禮之所本有者自以其意減之一則禮之所本無者自以其意增之一過于薄一過于厚其相去遠矣丑安得援以自解也

期之喪視三年雖不及視已則過丑問曰幾于達君之惡矣

終兄之臂天倫大惡也雖徐徐肅愈乎亦教之孝弟謂以孩提真心點醒他或當一悟也本教弟而必兼言孝者書所謂弟弗念天顯大弗克恭厥兄不弟正自不孝來也此句只指終兄說短表意言外見之並說不得歷于嫡母不敢終喪古制也至我朝始得各伸人子之

四書

孟子

三

卷三

情矣王子之傳一請所謂禮雖先王未立有可以義起者也丑見此事以爲傳請數月之喪果是則已所論期之喪未爲非矣故及之

王子之喪欲爲而不得者也故雖一日可以見終天之精宜王之喪得爲而不欲者也故雖期月適以薄三年之愛奈之何同年而語也謂夫莫之禁而弗爲上須如註添我前所談四字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開口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結尾云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中列五教燦然明備而前後照應確不可易然

則聖賢之教雖專以道德乎而文章亦在其中矣

學者天質醇備人力宏深生趣正在淳淳莫可已之極一經點醒豁然大悟全體其靈通矣正如雨之潤物不先不後適當其時就中造化之妙豈可以言傳乎註五

教皆以人質之確甚

性地溫雅器量寬厚德也從而涵育薰陶之密其小以極于大也資分明磨識力英敏材也從而誘掖開導之攝其偏以歸于全也

無間及門不及門但隨其所問而答之自有一段道理不可磨滅處固君子之教澤也

四書

孟子

三

卷三

或時同而地遠切聞風之慕或時不同而世後痛取言懿行以自善其身心此皆君子之教澤宏播地無遠近時無後先皆有以取之不窮也孟子嘗曰私淑此則曰私淑矣或曰淑進善也艾懲惡也於義亦通且不失朱子斬絕自新之意君子以斯人爲徒而成就後學其急務也故帝王之五教窮于上則聖賢之五教行于下可述而誌也此五者因村而篤如天之生物一般蓋君子之所以立範垂模而有功于天下來世者也

道明高矣美矣章

註末數語。最盡最確。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殺率。卑不可抗。高不可貶。申言中道而立也。語不能顯。謂引而不發。然不能藏。謂躍如也。尤爲詳明。

美。卽從高處見之。不平說。以爲宜若登天然張本也。不可及則自棄。若使彼爲可幾及。將日尊尊而弗能已矣。語氣一順說去。

大匠與羿。皆喻辭宜影射正意。講言彼豈以拙工拙射之不可幾及。而擅有變更哉。註以引爲引弓。發爲發矢。承上文殺率而言也。引者循。

四書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循善誘之意也。不發者。不盡洩其中藏也。雖不發而彷彿如見。故躍如也。朱子曰。引而不發。謂漸啟其端而不盡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于心目之間。正是此說中道而立。不驚于高遠。不狃于卑近。恰好的繩墨殺率也。能者從之。卽躍如者。而發其所未發。以無負君子接引之意也。如工之匠心。如射之破的。高美之道。豈有不可幾及者乎。若不能者。則末如之何矣。

天下有道章

此爲以道殉人者發也。殉者。生死不相離之意。天下有道。則致君澤民。不使道離乎身。天下無道。則隱居獨善。

不使身離乎道。世有治亂。遇有窮達。而身與道未嘗須臾離也。若以道殉人。則此身漫無挾持。而隨人俯仰而已。我未之前聞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章

君子教人之心。固懇以切矣。然求者不誠。則拒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不答其問。則不在所禮矣。公都以爲非所宜也。故問之。

答者至公。無我何貴。何賢。何長。何勳。勞何故。之有哉。五者皆在所答也。一有挾。則皆在所不答也。挾則自恃驕。

四書初註

孟子 盡心上

三

卷三

盈之氣。播在胸中。無以爲受教之地矣。答之奚益。滕更國君之弟。貴也。慕義求學。賢也。有二指貴賢。講中且漫露出只虛虛說。五者有一。于是則不答。而况二乎。

於不已而已章

首節之弊在不及。次節之弊在過。註過猶不及之說。自是妥切。後儒往往非之過矣。

凡事有于情于理不得不做的。須是做如綱常之大是也。若此處泄沓放過。則天下事無復有措手者矣。凡人有于情于理不得不厚的。須是厚如骨肉之親是也。若此處刻薄寡恩。則天下人無復有鍾情者矣。

此兼爲學爲治兩項說天下事遇之不如進也。因矣。若一意勇猛向前而不肯餘地爲可繼則氣易衰力易竭亡向而索然盡矣。從來矢志勵精而究抱鮮終之嘆者豈少也哉。

君子之於物也章

前逆說後順說。總見君子之情不混用也。愛物是愛惜不殘害不暴殄也。至于仁則若有所禁而弗予矣。仁民是慈祥愷悌不忍其失所也。至于親則若有所禁而弗予矣。豈禁之哉。番餘地以待施耳。親親重講以仁民愛物上面有了而親親二字至此始出故也。親親者左右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上

言

卷三

奉養求得其歡心以至出言舉步無所不用吾情也。親須親若夫民則仁之而已。以親親者親民是視至親如路人也。民須仁若夫物則愛之而已。以仁民者仁物是同人道于牛馬也。親疎貴賤各有差等所謂序也。若作先後之序則非旨矣。註食有時用有節二句解愛字極好。若釋氏之不殺生梁武帝之不用犧牲則以仁爲愛倒行逆施矣。

智者無不知也章

此章言仁知之全體在乎扼要兩平對說不可作一串講堯舜是借來做樣子末節偶舉一二事爲不知務之

人凡以見仁知所當先之務不可不急知也。

智者照普萬物無不知也。而非無不務也。急當務而已。急當務則職要不必職詳而最難就理其爲知也大矣。仁者則萬物無不愛也。而非無不務也。急親賢而已。急親賢則任人不煩任已而惠澤下究其爲仁也溥矣。以堯舜之欽明潛哲而不泛置其心于不可勝窮之地。惟先務是急如堯治厯明時舜舉相去凶之類是也。以堯舜之如天好生而不濫用其恩于不可勝窮之地。惟親賢是急如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是也。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上

言

卷三

觀于堯舜夫亦可以知務矣。世之人或滅其天性而加意于疏屬或喪其威儀而致詢于末節顛倒錯謬豈云知務者乎。不知務則雖無不知而不足以爲知。雖無不愛而不足以爲仁矣。盡就顯而易見者一推廣之也。

四書

前賢刁 包蒙吉 韓男 謝祖 會孫 全校

平湖陸龍其 孫書器定

後學黃 越際飛校訂

不仁哉梁惠王章

孟子之言非承上三章之意而發註以其類也故言之然其理則固相通矣當時諸侯王大抵皆犯不仁之病直斥惠王所以警諸君也仁者無不愛所愛者固愛所不愛者充亦愛之矣不仁者始而愛其所不愛究則併

四書

孟子 盡心下

一

卷十四

所愛者亦不愛之矣兩及字不局上及字推及也下及字累及也此處且虛說為丑陽張本土地所不愛也以其故而驅民于鋒鏑之下肝腦塗地已為失策至于子弟所甚愛者又驅而殉之天性殘滅豈不慘然傷心乎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不仁矣

春秋無義戰章

春秋一書褒貶並行至于論後之事則有貶而無褒或書人或書名或書遂或書反皆不義之辭也若夫均之不義而于其中有差勝一籌者則亦偶見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諸侯有罪天子命方伯討之則曰征征者上伐下之名也放國稟命于天子無私自搆兵之理故不稱征春秋皆敵國相征未有出于上命者此所以無義戰也宋二句正釋首句之義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章

首節言讀書之法下則即武成以例其餘也人情常疑或時鮮不援載籍以自解豈知載籍遂足盡信乎哉讀古人之書貴斷之以理理不可信而強信之則執拘迷錯害義甚矣如此是書無以益人而反以誤人豈若無書之為愈哉

四書

孟子 盡心下

二

卷十四

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盡矣其他若有道曾孫周王發之類近時講求可盡信也若仁人無敵于天下此古語之必當信而不以疑者也若血流標杆則仁人反不足信于天下矣可乎按書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蔡傳曰紂眾離心離德特劫于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此然則血流標杆言不仁之自樹敵非言仁者果無敵也
有人曰我輩為陣章
自梁惠王章至此皆言戰則不仁仁則不戰之意胡氏

曰四章意亦相承也。然則善為國者不勝其善者不勝其善者不戰。豈不信哉。

善陣善戰者。上啟人君殺伐之心。下啟生靈億萬之命。所謂服上刑者也。故曰大罪。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二句是一章服日言其君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湯武國君之好仁者也。東西南北無敵焉。其已事可考也。

武王國君之好仁者也。其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言車之少。虎賁三千人。見仁人。不以兵威取勝也。

孟子

于自二句。從好仁之心。發而為好仁之言也。猶首諾。豈有敵之者哉。此孟子直以其意為文也。書無王口二語。若崩厥角。言商民畏紂之虐。舉然若崩。推其頭角也。與此亦全異。

征之命名。蓋有取于正之義也。其不仁以歸于仁。則正矣。夫人各欲仁者正已而沐其恩。是以怨後。積首之。不暇焉。用戰戰者。仁人所不用。而善陣善戰之人。方且侈然自多。豈非大罪乎。

梓匠輪輿章

此如詩之比體也。只照梓匠輪輿說去。而正意隱隱言

外孟子口中。又一句正意。不得若曰引。引。引。授受之方。若夫得之心。應之手。則存乎其人。非可以言傳也。舍規矩以為巧。不得執規矩以為巧。亦不得其所能者。不可誣其所不能者。不可強也。是所望于神而期之者。

舜之飯糗茹草章

此見聖人之天定。不以貧賤而有所損。不以富貴而有所加也。飯糗茹草。在人情方且難堪。而舜若將終身焉。無厭而思去之心。被袷衣。鼓琴。二女果極天下之至樂矣。在人情方且驚異出意外。而舜若固有之。無盈滿自多之色。其恭已正南面也。無以異。但木石友鹿豕也。此

吾金而後章

要看註必有所為。感發一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而況于父兄乎。雖假手于人。實禍禍于已。所爭幾何。一聞耳。然則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亦可從此理反推之矣。

古之為關章

原設關之本意。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也。遂至此。可慨也。設關非常本思。思預防之道。征稅出入。則惟利是徇矣。豈古人之美意。反法同不假借。以行其私。豈獨為關一

事識

身不行道章

身者妻子所則傲也行道者無妄言無妄動也若一言一動不向天理當然傲去則身不修家不齊其何以行之哉非獨身不行道在妻子間行不去就是使人小節若因循含糊沒个道理妻子亦將不奉吾命矣妻子不能行而況他人乎古人進德者必小諸妻子有以也

周於利者章

上句引起下句不平說周于利者蓄積厚而俯仰無虞何畏乎凶年周于德者行道而得于心完完全全無少

四書翊註

孟子盡心下

五

卷四

虧久也邪世即邪說暴行之世不能亂者無以播奪其學術也先正云識不到則眩苟或之從操是也守不到則貶楊雄之爲莽大夫也氣不到則屈王坦之之倒執手版是也其說最精余反之云識到則不眩管寧之避曹操是也守到則不敗陶潛爲晉處士是也氣到則不憚韓琦之可取吾頭去是也

好名之人章

程子云好名與好利雖清濁不同然其爲利心則一也千乘之國大利也讓千乘之國大名也讓千乘之國之名之利更勝于千乘之國之名之利故好名之人能之

苟非其人指真能識國之人說蓋利的根子種在心裏故算食豆羹之利露出木相來以其無名可名故耳或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苟非其人即指好名之人說非旨矣

不信仁賢章

國所與立將在仁賢矣仁賢分盡之則懷德之人抱道之賢士也合言之則居仁安仁而德業之可希者也不信則疑而不用損之山林園固無人臨之廊廟國亦無人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禮義由仁賢出無仁賢則無禮義矣禮義國之維也無

四書翊註

孟子

六

卷四

則犯分干名而尊卑貴賤失其序上下能無亂乎政事由仁賢立無仁賢則無政事矣政事國之紀也無則壞法敗度而賦式出入失其經財用其能足乎三者皆治安之先務也而仁賢爲之本可不思所以信之乎

不仁而得國章

當時有國者日以得天下爲事而不仁滋甚豈知不仁者奮其詐力竊據一國容有之若夫得天下則萬無是理也孟子之意蓋警諸侯之不仁而反其大欲耳自是而後若秦若魏若晉若情不仁得天下矣然不旋踵而滅亡禍目繼春秋皆不以正統與之其法則本孔子其

意則本孟子此章之言也

民為貴章

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此常論也孟子反之以矯時君之妄自尊大而視民如草芥者首仰立案下始着解不得實諸

民惟其貴也是故得丘民之心則神器歸焉天子之貴必以民之貴貴之其貴為何如乎若夫得乎天子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為大夫豈能與民爭權哉此節稱民為貴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若諸侯不恤其民而社稷

國書

孟子

七

卷十

焉至願焉則更求對君而立之是社稷重于君也此節釋君為輕

備物以祭罔敢後時所以祈有年也然而雨暘不時旱

乾水溢則社稷不稱厥職故毀其壇壝而更置之是民

又重于社稷也或旱乾或水溢有一焉則為變置之舉

非俟水旱相仍而後然也

胡氏曰變置諸侯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改立其祀神

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說本莊子亦注意此節釋社

稷大之

聖人百世之師章

自古未有以聖人稱夷惠者稱之自孟子始百世之師

亦是創論言其儀刑夷惠也下而都發明此句伯夷之

風如秋當之者百物振肅柳下惠之風如春當之者百

物煦蘇亭亭物表不屈于世故曰奮厥去其積習而植

立不仆曰興起奮者百世以上之興起也興起者百世

以下之奮也上下以性情相往還有不如其然而然者

此其有闕于世教甚大非品詣其極者能之乎此句正

應首句而兄于親炙之者薰其德而善良又當何如也

易曰雷出地上二子之奮雷以動之也語曰風行草偃

二子之闕于後世風以散之也雖分造化之功未免有

四書

孟子

八

卷十

迹在孔子太和元氣也覆載萬物而不尸其功渾然無

迹此孟子所以推夷惠而不及孔子也

仁者人也章

此亦道不遠人之意但指出仁字為更醒耳仁非人則

其理虛而無所寄人非仁則亦塊然血肉而不靈故仁

者人也原是合一不離的而古今共由之道統是矣言

道者奈何求之幽渺哉詳言之仁統萬善親義序別信

皆仁也人備五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皆人也親

就在父子上見的義就在君臣上見的序別信就在夫

婦長幼朋友上見的仁者也合而言之豈非天下之

達道哉。

君子之尼於陳蔡章

尼于陳蔡。以絕糧言也。無上下之交。只是君臣不致敬。併際可公養之禮。都廢了。是以七日無所資。耳。史記陳蔡發兵問之之說。豈足信哉。蒙引說最當。

貉稽曰章

此章言士當以孔子文王自勉也。理則賴未醒。蒙引曰。壞于衆口。亦無謂。按理字。或曰分理。或曰問理。或曰審理。皆取分辦之意。大不理于口者。言衆口妄加訾議。大沒分辦也。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下

九

卷四

稽之意。豈不日所傷實多乎。無傷也。州從土作增。言爲士者。行益高。則知者益寡。名益盛。則嫉者益衆。亦通。但不如還他本字。從心爲是。憎者。疾惡之意。唯其憎之。是以毀之言。士以聖賢自期待。故見憎于此。多口也。引詩見孔子文王。古今之至人也。而不免干人之惱。正不免于人之憎。况下此者乎。反躬自強。盡其在我者而已。太王之詩。以文王當之。似也。爾雅。憂之。以孔子當之。憂心悄悄。如何說的去。豈說詩者。應如此耶。

賢者以其昭昭章

指有治人之責者言。昭而又昭。明而之也。昏而又昏。

闇沒之極也。一則躬行以率人。一則政令以強人。使人昭昭。望治之心。則同。而原本處則相去遠矣。通讀者以傷今不平說。

孟子謂高子章

山徑之蹊間。人所率而繇之路也。介然用之。則往來自如。一旦開豁而光亨矣。少間不用。立見茅塞。欲復成路。豈可得哉。今子。目前有理義之大路在。而甘心不用。使一拘內皆荆棘。滿胸中盡葛藤也。亦將何以爲心耶。天與我一潔潔淨淨坦坦蕩蕩好田地。乃任物欲橫生。蕪穢不治。盍反而求之。

四書胡註

孟子 盡心下

十

卷四

高子曰禹之聲章

高子之樂。無以異于高子之詩也。其亦茅塞之驗乎。孟子早譬而喻。想當心開目明矣。

不問性情。不問功德。不問時勢。直取禹與文王之聲而優劣之。何其憑臆自用也。

窮其立言之意。則曰有見于追蠡云爾。以鍾紐之完虧。卜聖樂之高下。高子曰是亦足矣。

是果足據。則一車兩馬之力。亦足以卜城門之孰乎哉。孰之深不深。係于歲之久不久。有未可徇迹而論者。正先文王千餘年。子欲比其聲而同之。過矣。

齊饑陳臻曰章

救饑者仁人君子之心也。即一再為之。庸憚煩乎。但前日發棠。齊王雖勉從之。在庭小人必有議其掠美市恩者。若又不識忌諱。祇取辱耳。此陳臻以為不可復而孟子亦有馮婦之戒也。

苛政猛于虎。齊王之政負嵎之虎也。國人知為己謀食。暇為孟子謀道乎。其厚望無已也。是亦趨而迎馮婦之意也。果復發棠。則攘臂下車矣。是徇情干譽而不免于士君子之非笑也。烏乎可。

口之於味也章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下

十一

卷十四

此章只要拿定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之所賦命也。人之所受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前五者原是性。君子却不說是性。而安吾命。後五者原是命。君子却不說是命。而盡吾性。此亦矯而得中之意也。

此五句屬性。即在五句內見的。蓋耳目口鼻四肢各有其所甘。各有其所悅。各有其所便是。生而知之。生而能之者也。性也。玩之於二字。有自然相宜之意。然貧賤則欲適情。而不得富貴。則欲恣情。而不敢有命焉。天之所以節制乎人也。付之在天。人豈得而妄干乎。君子不謂性。蓋所以忍性耳。

此五句屬命。須從命也。句着解。謂厚薄異稟。常變異遭。

故也。譬之仁。自然在父子見得。然有文武之父子。有舜閔之父子。義自然在君臣上見得。然有舜禹之君臣。有湯武之君臣。禮自然在賓主上見得。然有陽貨之非禮。以為禮。智自然在賢者上見得。然有晏嬰之似智而不智。聖人與天道自然昭合得。然有性之之聖人。有反之之聖人。有在天之聖人。有在田之聖人。是皆數有前定。而非人能為也。命也。然既生稟五行之秀。以成形。即備五常之德。以成性。有性焉。人之所以凝承于天也。勝之在人。天豈得而坐限乎。君子不謂命。蓋所以立命耳。者。

四書章句

孟子

盡心下

十二

卷十四

作否亦通。不如還他者字為是。

浩生不害問曰章

樂正子孟門之巨擘也。許其所已能勉之也。許其所未能進之也。一勉一進之間。其所以曲成者至矣。

樂正子之為人。度未有以遠過乎人也。據其目前擅長處。則固有不可沒者。其人亦可以為善矣。其人亦可以為信矣。只開閑許他實講善信不得。

凡立心制行。使人慕而愛之。則可欲之善也。言言秉愛之德。人所同好。故于欲乎。微之。雖說人欲已却。因在只之善有可以致人之欲處。

以可從之。言而大段。謂備于身。無假借以自欺者。則有
諸已之信也。從子敖而見師于館定之後。不幾無諸已
乎。未幾而聞言悔罪。則亦未為大失也。
其善圓滿而無虧欠。充也。其善篤至而無虛。實也。充
實則渾然具足。有可觀仰美也。朱子曰。雖其隱微曲折
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精甚。
其積之也。淵以塞。則其發之也。熾以昌。瑟棚赫宣。斐焉
彰施。一身禮樂文章。燦焉黻黼一世。此其人尚可限量
乎。註引樂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又引易之坤曰。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盡矣。

四書精註

孟子盡心下

三

卷四

大而化。則冰消凍釋。無復形象之可求矣。人至此。其至
矣。程子曰。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正化
不化之說也。
聖而至于不可以耳目心思相窺測也。則視聖又進一
格矣。孟子明指為四。則聖神當作兩樣。緣程朱有說不
敢異。蒙引疑之亦未夫。新鄭云。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
乎。堯舜孔子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
一等神人也。此說自是。
在善信之間。故曰中。善有餘信不足也。其于美大神聖
則懸望焉而未敢企及。故曰四之下。總之。樂正子天資

好學力淺。故所成就止此耳。

迷墨必歸于楊墨

孟子嘗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既欲其距之也。
嚴。此章莫其來歸而歸咎于辯楊墨者。又欲其得之也。
恕。嚴與恕併施。此先儒所以有義盡仁至之說也。
墨氏兼愛。泛濫不近人情。若厭苦之。則為我者猶為約
而易操也。故必歸于楊。楊氏為我。究至絕人。逃世。豈距
足之地乎。一旦厭苦其不情。則思大中正之道為確
而可循也。故必歸于儒。此皆以理勢之固然者言之。非
謂楊果勝墨。亦非謂迷墨者必先歸楊而後歸儒也。歸

四書精註

孟子盡心下

四

卷四

斯受之專就歸儒說。斯受者。無所留難而已矣。者。無事
他求也。無非與其自新之意耳。
若然。則不復與之辯矣。今之與楊墨辯者。諄諄然苛繩
其既往之失。則彼畏其已甚。一去而不可反矣。如追放
豚者。不過為入並計耳。既入其並。又從而招之。豈非施
之以難堪也哉。此譬恐亦是禽獸楊墨之意。
有布縷之征章。
布縷出于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唐之調。倣此。粟米出
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唐之租。倣此。力役出于同井
之家。丁男所賦也。有軍賦工賦二役。唐之庸。倣此。征之

有者。君子豈得而無之乎。其中有調劑之法。在用一緩。二也。夏用布。緩則緩聚米。力役之征。秋用粟米。則緩布。緩力役之征。冬用力役。則緩布。緩聚米之征。取之中有不忍盡取之意。是以民樂生而父子相保也。不然一時併取其二。則民不保其身。一時併取其三。則民不保其家。曰。舜曰。父子離。何等堪憐。長民者。聞之。能無痛心。

諸侯之寶三章

當時諸侯爭寶珠玉而置土地人民政事於度外。故孟子別其真偽而示之。諸侯有國土地有國所資以為業者也。人民有國所資以為守者也。政事有國所資以為

四書精義

孟子 盡心下

五

孟子

治者也。三者諸侯至寶所宜珍重。後惜而不可頃刻忘也。若舍此而寶珠玉。則政事亂而人與士兩無所賴矣。身之災也。日可俟也。後投珠抵璧。棄之風貌矣。齊威王不以徑寸之珠為寶。楚王孫不以白珩為寶。亦庶幾知寶者哉。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斷盆成括。雖曰理有固然。蓋亦危言以懼之。使之知所戒而獲免于禍也。而卒不悟其及也。固宜。夫道者所以攝人之才而使不窮。亦所以範人之才而使不遏也。盈虛消長進退存亡。其理皆不外是。況在仕途而

可買。買乎。括小有才。不過些須聰明耳。而未聞君子仁義中正之大道。則惡魔舞智。露顯張鋒。勢不至損性命以殉之不已也。後世若智伯。魏錡之流是也。余誼甚好。不可不知。

孟子之滕章

其事惡。孟子亦無所置辭。而特記之。註以為有合于聖賢之指。誠是也。館于上宮。意孟子自館。非滕君館之也。何以知之。以其有業屨于牖上知之也。館人業屨之人也。求之弗得。求之牖上而弗得也。

四書精義

孟子 盡心下

六

孟子

問而曰。或似是奔觀者。非失機之人也。以從者為廢。則勝之來是為竊屨矣。蒙引以來為來學誠可笑。或人曰。殆非也。註以為自悟其失。亦非其設問之意。原不如是也。意以夫子之設科也。于來學者全不揀擇。以致賢愚。獲獲而竊屨之人亦在其中矣。豈知聖賢大道為公。若追其往而拒其來。則項屑苛刻。心之不廣甚矣。豈與人為善之心乎。陽明日。今之時苟有一念相尋于學者。真所謂空谷見似人者。喜矣。况其章縫而來者。能不欣然以接之。然其間亦豈無濫竽假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于此而求其真者耳。此論正合此章之

意

人皆有所不忍章

仁義之量甚大而端甚微。非識取而推廣之。鮮不為物欲所汨沒矣。是故極其量則曰充。引其端則曰達。唯達而後能充。無非完其皆有之初心焉耳。

人雖甚不仁。必有所不忍者存焉。人能繇此通彼。以惻隱之良心。易其殘刻之習心。則天心藹然矣。仁也。人雖甚不義。必有所不為者存焉。人能繇此通彼。以羞惡之良心。易其點污之習心。則天心秩然矣。義也。

此從上節之意而申言之。非又進一層也。害人者人之所不忍也。以其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則滿其無欲害

田書

孟子

卷下

主

卷下

人之。心而民胞物與。無之不愛。仁可勝用乎。穿踰者人之所不為也。以其所不為達之于其所為。則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砥節彌行。無之不宜。義可勝用乎。

人所以不為穿踰者。以其為人所甚賤故也。今夫爾汝之稱。非人甚賤之而然乎。無受其名。一慚忿而遂已。無受其實。則凡一切躬行。有不足取重于人者。皆在所不為也。又安往而非義哉。此朱子之說。與註不同。須如此。纔講的實字。出存疑非之。以為不得註中明上之之意。誣矣。

語志在探人之隱情也。若當然而然。則人之情隱矣。故

陽為語以誘之。使彼之情不覺因語而發露也。是以言

結之也。若當語而語。則人之情亦隱矣。故陰為然以待

之。使彼之情不覺因然而發露也。是以不言結之也。朱

子曰。結者。鈞致之意。先儒媚悅等語。未切。只此便是心

地。不光明。便是穿踰之類。所謂充類至義之盡也。充此

心。則一語一默。無不可告人者。而義在是。而仁亦在是

矣。前仁義併言。而後則專言義者。仁統體。義萬殊也。

言近而指遠章

平天下者。不外言行兩端。言有遠近。行有博約。而其理

四書

孟子

卷下

太

卷下

因之有輕重焉。君子重其近且約者。輕其遠且博者。夫

是以言道盡善而天下平也。

今之言。其近者既淺陋而無味。其遠者復荒唐而不經。

近與遠皆未善也。惟言近指遠者。典要而趣無不該。則

其言善矣。今之守其約者。既拘滯而不通。其博者復泛

濫而寡要。約與博皆未善也。惟守約施博者。身簡而理

無不得。則其行善矣。君子之言。不下帶。何其近也。而道

存焉。何其遠也。修辭不離乎目前日用。而人倫事物之

理。該焉。此君子之所以為善言也。

君子之守。修其身。何其約也。而天下平。何其博也。此

不出乎反躬克己而後論參贊之一指焉此君子之所
以為善道也

上兼舉言行此則專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行重子
言故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起下文耳所求于
人者重以平天下為期也所以自任者輕舍其身而不
修也茫然無所守究至人已而猶非求諸君子恐不可
救藥矣

堯舜性者也章

堯舜湯武皆聖人然有性反之分此孟子創論也三節
言性之德三節言反之功却都小着在堯舜湯武身上

只是要學者反其性焉耳湯武不如堯舜武又不加
舜朱之言備矣

存疑于性上添賦字謂堯舜賦性者也夫人豈有不賦
性者何獨堯舜哉無謂矣只宜云堯舜原是性生的合

下便純粹以精全不勞思勉耳者字與之字不同之字
指聖言者字指人言也湯武之性非有異于堯舜但從

顧提執競之功來故曰反橫渠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是也言復還其故物也反之與身之亦不同身

之以用功言反之以成功言也

事以顏色言周旋以禮語言中庸者在在皆天則也

動處便是禮便可為天下萬世模範非所性之德諸其

極而能之乎哭死而哀所性之痛痒自不容已也若為

生者情而則有意矣經德庸德也達德也如孝弟忠信

之類是也不回直內方外也此所性之醇懿非富貴功

名所得添入些子又何容心焉必非期必一出言而確

不可易也以信言之只是言語以言誓之必信言之則

行已在其中矣言信而行自正非以正其行也此所性

之篤實無所藉其擬議也以上四段皆言性之發而中

節也

上言性者孫仁義行之事此則反者行仁義之事也委

命者廢法而不知所為行規者後行而不知所謂法

雖君子則行法以依之一言一動不敢踰越乎規矩準

繩之外至于吉凶禍福畢付之命而已不與此亦無所
為而為之但較性者差費心力耳

說大人則貌之章

此章氣象太露先儒嘗言之矣但恐學者未到此地位

一至王公貴人之前不覺張皇失措震雷而不能語也

朱范質王將舉止吳明卿廢坐論之理豈非以其巍巍
貌大人而有其崇高富貴則不敢隨所欲言矣故貌之

也。

卷下

主

李

卷下

養心莫善於寡以章

孟子曰寡欲。周子曰無欲立言正自不同。若曰寡未盡而更期于無則誣矣。周子所謂欲對理言。人心之離于道心者也。故宜無孟子所謂欲。而聲色臭味言若一切罷却。則淪于枯槁寂滅矣。故用。妙寡與多相反。多欲者。

後無防簡而天君爲之坐。時至寡欲者清淨有節。而神明爲之守舍矣。此養心所以莫善于寡欲也。與一養心而養性養氣俱在其中。然則省察克治之功。易曰緩也。

曾嗜羊棗章

禮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口澤之氣存焉耳曾子見羊棗如見曾皙焉故不忍食之蓋惻然悲感與禮意正同

豈以膾炙美于羊棗。皆嗜羊棗。未有不嗜膾炙者。美者
惡食之。不美者則不忍食何也。是未免以私心窺聖賢

四書章句

孟子

幸

李

也。聖知其有間與獨之分乎。父嗜所聞。子不得竊獨也。此不諱姓之說也。父嗜所獨。子不得而竊之也。此諱名之說也。父名所獨。子不忍出諸口。父嗜所獨。子豈忍人諸口乎。然則永言孝思。曾子之謂也。

孔子在陳章

天下事。只要一個真。而經術學術盡之。經術則絕霸者。惡其假也。學術則絕邪原惡其似也。惡似所以存真也。狂獫造詣未成。豈能過真中道。然而立心。轉行都向真的一條路上走。是以聖人取之。而崇正闢邪之君子。反覆辨析。蓋所以扶天下之大經。而學術在是。而經術亦在是。

是矣

簡言狂者一切脫畧不在細曲上做進取言不以目前自安也不忘其初言不失其本來面目也章之意以狂

士未是任道之器孔子越境而思之謂何章所問者狂也孟子併復及之據孔子之言耳中道而下獨屬望狂者狂有志度越凡流復有守屏除非僻

也縣孔子之言而想其心不得于彼而後致意于此蓋將裁其過不及者而歸大中至正之途也章則狂而孟子取孔門三人當之牧皮無考琴張臨喪而歌一事與曾皙同然亦俱似未遊聖門以前事惟曾

四書精義

孟子 盡心下

章

卷十

唐虞以上是何等襟期為人太段固可想見然則後知孟子之所謂狂即曾皙以例其餘而已

章不解三子之為人故仍不解狂而再問也廖廖承志字下兼曰字故註以為志大言大也一則古之人再則

曰古之人高自稱許不少退讓也夷平也平考其行者衡量之意不掩焉者不能盡如其言而踐之也有弊漏而無彌縫有破綻而無遮蓋蓋正見其光明磊落直任本色也

上既云某某者孔子之所謂狂矣至此又云不可得何

哉言此輩亦非容易的故聖人又寬其格以求之也不

潔者非道非義之事不屑者鄙夷而若將說之也大則樹立名節無失身之悔小則砥礪廉隅無模稜之羞此

亦孔子所急欲得之以羽翼斯道者是也狂也又狂之次也或曰次于中道恐非既云狂者又不可得故欲得復而與之則復次于狂可知已

評以此節為萬章引孔子之言誤矣有疑非之又全以此節為孟子之言亦謬也孟子因狂而及復以明其進道者又因復而及鄉原以明其害道者皆非萬章所能問故自其志廖廖然節曰字直到鄉原德之賊也始完

四書精義

孟子 盡心下

孟

卷十

孟子之言下曰字則萬章所問也從後觀之自非之無舉也節曰字直到孔子曰及末節始完孟子之言此固

可以例推從前觀之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上既有孟子曰則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三句雖孟子之言便不用

曰字矣若孔子之言果萬章所引則何如斯可謂之精原矣上曰字當移在孔子曰之上而何以不然也此亦

可以例推也且下一鄉皆稱原人節特稱萬章曰不應此處引孔子詳鄉原之言反全不提起萬章也反覆前後語意當如愚說無疑存疑兩曰字俱作孟子說甚不通又援為其多問也兩曰字為証豈知為其多問也兩

曰字亦未純是孟子之言也。孔子之大也。于人何所不容。乃鄉原獨以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抑亦不庸之教誨耶。

鄉原無賢不肖皆媚之。而于聖人所注意者偏加譏議。蓋狂獗動多齟齬。故彼隨鄉人之聲而附和之也。于狂則曰言行不相顧。徒鬱鬱然稱引古人何為也。于獷則曰行何為踴躍涼涼。亦不近人情甚矣。詩曰。獨行踴躍。言孤立無徒也。涼涼言涼薄寡恩。不在情面上周旋也。生斯世則當為斯世之人。使一世相推許。不亦可乎。聞如準人之雅。雖曰深自閉藏。亦鄙其無丈夫意也。獨丁

四書講義

孟子 盡心下

五

卷四

世者一意趨避。不敢一毫立異也。孔子之所謂鄉原者如是而已。章之意以謹厚亦美德也。合一鄉之人莫不樂以此名相加。而又推之處處皆然。亦可謂無遺議矣。孔子獨以爲德之賊。何哉。得無恕于他人而苛于鄉原乎。非之指摘其不是也。却無可舉似處。是他掩飾的好。刻之攻擊其不備也。却無可問隙處。是他彌縫的到。流俗陷溺不返之俗也。漫無主持而同之汚世穢濁不堪之世也。茫無分辨而合之。其居心也。宛然是箇長厚樸實的人。其制行也。宛然是箇清高耿介的人。無賢愚貴賤

四書講義

孟子 盡心下

五

卷四

人人都歡喜他。自恃得計。能籠絡一世之人。即生斯世爲斯世善斯可矣之意也。全是一團人心。不知天理爲何物。如何要入彀舜之道。此孔子所以目爲德賊而擯諸門牆之外也。用孔子之言起。用孔子之言結。中間以已意明之。說破鄉原情狀矣。首一句是綱。下六句是自中五句是客。末一句是主。須要識得。惡似是而非者。惡其真爲混淆也。莠與苗全無分辨。似苗非苗。故惡其亂苗。佞才智之稱。本是不義事。被他穿鑿粉飾一番。便生出。一段道理來。纔纔可。似義非義。故惡其亂義。利口是口。給便利。絕無影響事。被他說得活現。恰像實有的。一般似信非信。故惡其亂信。鄉原模倣中道。似忠信非忠信。必亂忠信矣。似廉潔非廉潔。必亂廉潔矣。似堯舜非堯舜。必亂堯舜矣。黃惡其亂德。似斯亂。亂斯賊矣。數惡字有稟稟畏懼之之意。君子祖堯舜而宗孔子者也。是孟子自寓之意。不必兼德位說。經。即上文所謂德所謂中道也。註專主大倫五品說。極是不必兼應事接物說。蓋大綱舉而萬目自張。君子非一槩用力也。反經有二意。或離經而創立門戶。則以挽回爲反。或假經而竊附名字。則以辨析爲反。經反則正。正者註所謂是非明自無所回互也。大抵異端之中人也。皆始于庶民。蓋其

人成之亦可見也。今既大道昭然。有可證。有可赴。其誰不鼓舞踴躍而從之乎。此輩猶其則俗之流者。而美世之汚者。轉而清人。人崇尚孔子。相率而入堯舜之道。又何鄉原之爲賊也。此孟子轉移世道人心一大權輿也。

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孟子歷敘往聖而以繼統自任也。歷堯舜湯文以至孔子。傳道者率五百歲而一遇。然孔子而前。道在君與相。其遇遲。孔子而後。道在布衣。其遇速。言外正有自幸之意。

四書講註

孟子

卷

卷

按邵子經世書。堯舜至湯。凡四百五十二年。湯至文王。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至孔子。凡五百八十七年。統曰五百有餘歲者。約畧之辭也。禹之知道。九疇其大端也。皋陶之知道。天秩天敘五典五禮其大端也。觀書舜禪位于禹。禹固讓皋陶。則兩人之造。前固可見矣。不言授契者。以兩人例之也。猶第三節不言武周。亦以文王例之耳。自堯舜以一中相授受。上帝所降之衷。至湯始發之。而中之體用以全。此其傳心之綱領也。其知道訓太甲其大端也。堯舜之知道。仲施之誌其

大端也。若文王之見道。則統備諸易彖中而散見于詩書者。又可述而誌矣。

太公之知道。破勝急義勝欲。四言其大端也。故宜生之知道。茲迪敷教。一言其大端也。若孔子問知。註以子貢之言。徵之竊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二語尤異世同堂之明驗也。

繇孔子至孟子。凡一百四十三年。故曰百有餘歲。按林註云。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有間而知之者乎。語覺太死。朱子云。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

四書講註

孟子

卷

卷

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間而知之者乎。語意較活。則爲得之。愚竊以爲未然。顏曾子思皆見而知之者也。孟子不應舍諸子而直以見知自居。且孟子嘗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則其爲間知而不爲見知也。明矣。細玩立言之意。只當云。若當時沒有見而知之的人。則今日亦沒有間而知之的人。了。言外蓋曰。顏子之嘆。曾子之雅。子思之中庸。正所謂見知其人。間而知之。舍我其誰也。須如此說。纔無弊。而文義亦自曉然。宋子于註。未引程正叔叙明道之文。以見道統之傳。是于四百年而後。得程氏兩夫子厥惟艱哉。朱子去程

子之世百有餘歲其君之相去又甚近則亦無異孟子
之于孔子也。故余嘗有三統之說以擬堯舜孔孟程朱
當未為過。若歸明子直以陸象山接而氏之傳而不及
程朱則吾不知之矣。

四書翊註四十二卷

直隸總督
徐進本

國朝刁包撰包有易酌已著錄是編凡大學五卷中
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於大學三綱八
目詮解特備又以中庸論孟為格物之書五經諸
史皆條貫於其中故於格物條目尤為曲盡其他
闡發義理於史傳事迹先儒議論亦多所徵引然
其去取是非總以朱子之說為斷不必自有所見
也卷首有黃越所作綱領一篇其孫顯祖所作緣
起一篇敘述著書大旨及刊刻始末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
一卷(一)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
本

明成祖御製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

立極以道治天下自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御序一

禹湯文武相傳授受

上以是命之下以是

承之率能致雍熙悠

久之盛者不越乎道

以為治也下及秦漢
以來或治或否或久
或近率不能如古昔
之盛者或忽之而不

御序二

行或行之而不純所
以天下卒無善治人
不得以蒙至治之澤
可勝歎哉夫道之在

天下無古今之殊人
之稟受於天者亦無
古今之異何後世治
亂得失與古昔相距

御序三

之遼絕歟此無他道
之不明不行故也道
之不明不行夫豈道
之病哉其為世道之

責孰得而辭焉夫知
世道之責在已則必
能任斯道之重而不
敢忽如此則道豈有

御序四

不明不行而世豈有
不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
即位以來孳孳圖治

恒慮任君師治教之
重惟恐弗逮切思帝
王之治一本於道所
謂道者人倫日用之

御序五

理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在
天地聖人既生道在
聖人聖人已往道在

六經六經者聖人為
治之迹也六經之道
明則天地聖人之心
可見而至治之功可

御序六

成六經之道不明則
人之心術不正而邪
說暴行侵尋蠹害欲
求善治烏可得乎朕

為此懼乃者命儒臣
編脩五經四書集諸
家傳註而為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之

御序七

悖於經旨者去之又
輯先儒成書及其論
議格言輔翼五經四
書有裨於斯道者類

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

御序八

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

御序九

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達
本修之於身行之於
家用之於國而達之
天下使國不異政家

御序十

不殊俗大回淳古之
風以紹先王之統以
成熙皞之治將必有
賴於斯焉遂書以為

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

日

御序十一

長洲後學倪素芳內府鈐本謹書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
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
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
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
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凡例一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者
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晦庵
仲晦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濂溪
茂叔

程子 頤 伯淳 明道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橫渠
子厚

邵子 雍 康節
堯夫

藍田呂氏 與叔 大臨

和靖尹氏 焞 彦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酢 定夫 建安

河東侯氏 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瑗 海陵 翼之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 軾 東坡 子瞻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凡例二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彥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象山陸氏 九淵 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 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 拭 廣漢 敬夫

止齋陳氏 傅良 君舉

樂庵李氏 衡 江都 齊平

山陰陸氏 佃 農師

北溪陳氏 淳 臨漳 安卿

勉齋黃氏 幹 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

廣潛漢卿

三山潘氏

柄小山

節齋蔡氏

淵伯靜

九峰蔡氏

沈仲默

覺軒蔡氏

模仲覺

三山陳氏

北頌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之永嘉

胡氏

泳伯量桐原南康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士發子洪

枯蒼葉氏

賀孫味道知道

凡例三

格菴趙氏

順孫

丹陽洪氏

興祖慶善

張氏

九成子詔

范陽

鄧氏

元亞

葉氏

夢得石林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建安

邵氏

甲仁仲新定

蕙山郭氏

忠厚立之

張氏

庭堅才叔

蒙齋袁氏

甫廣微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平甫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仲貴

東窗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體仁

陳氏

用之長樂

譚氏

惟寅高安

何氏

夢貴北山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子善

鄭氏

汝諧東谷

凡例四

新安王氏

炎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希遜廬陵

諸葛氏

泰

朱氏

祖義子由廬陵

朱氏

仙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汝成齊鼎新安

黃氏

淵

宣氏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張氏玉淵

王氏向

玉溪盧氏孝孫

雙峰饒氏魯仲元 鄒陽

劉氏彭壽

勿齋程氏若庸 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伯

番陽沈氏金華 貴瑤 穀齋

番陽齊氏夢龍

疊山謝氏枋得 君直 廣信

邢氏昂

蛟峯方氏達辰 節初 青陽

凡例五

新安吳氏浩 義夫

仁山金氏履祥 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靖翁 思正

厚齋馮氏椅 奇之 南原

番陽鄒氏季友 晉昭

四如黃氏仲元 蒲田

汪氏炎祖 古逸 新安

勿軒熊氏禾 建安

吳氏仲迂 可堂 番陽

魯齋許氏衡 平仲

臨川吳氏登 草庵 初清

歐陽氏玄力 圭齋 原功

雲峰胡氏炳文 仲虎

新安陳氏標 壽翁 定宇

張氏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士毅 仲弘

番陽朱氏公遷 克升

東陽許氏謙 益之 日雲

一奉敕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凡例六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蕭時中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臣陳循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周述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陳全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林誌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李貞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黃壽士

凡例七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臣陳璣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裳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凡例八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沈亦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敵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凡例九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敬守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明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

孜等茲者伏蒙

○○○○命臣等文學之臣編緝五經四

進書表一

書大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緝已成

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裝潢成帙

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

徹乎古今放之則彌六合舉之則退
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
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
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
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
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

進書表二

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
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
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
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允
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
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蠡起燔烈秦火

之餘穿鑿漢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
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且
寅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
不得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
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
發前修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進書表三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
禹湯之道著悉掃蕪蕪之蔽大開正
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抑又
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
一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

文教興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

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外翕然同

風欽惟

進書表四

○○○○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續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

文章與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



以為未至功已成而猶以為未成體

道謙沖遊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

文之委靡發舒幽蹟鉤纂精玄博采

先儒之格言以為前聖之輔翼合衆

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

進書表五

天晴日曠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

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

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

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

無之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

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

感於它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
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
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公之
陋習煥然極備猗歟盛哉竊嘗觀之
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
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為

進書表六

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
統如

今日者此

○○○○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

臣廣等一介書生粗知音句大學賢
關渾未造其闢奧圓冠句屨固軫列

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劇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
慶與天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
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進書表七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

等謹奉

表

進書表八

長洲後學倪鰲士仿四府鉅本謹書

序

學不窮經則無以講
明義理而窺聖賢之
精微學不躬行則無
以進脩德業而見聖
功之切實蓋窮理進
德事本相須而俗學
之支離淺陋鮮能兼
詣之者平湖陸稼書
先生苦心好學師法

序一

序二

程朱日討論五經四書尋源竟委下逮宋明諸儒之說一一剖析同異而悉定其指歸若四書大全一編尤生平所殫精致力者嘗言前代輯書時藍本倪氏通義語雖博收而意寡裁斷間有似是之語陰背本

序三

註而不知者嗣後九鼎彙徵附以明儒之駁雜婁江註疏復綴漢唐之紛紜此書屢變而愈失其真又歎近時細書說約疎淺割裂擇不精而語不詳大全且束之高閣矣爰取原書標識字旁以謹嚴去取兼採

序四

朱子語類蔡林二家
蒙存折衷盡善使無
幾微遺憾意在闡揚
經義開示後人也至
其平時力學積誠勵
行朝夕孳孳自脩身
正家以及涖官立朝
動必準諸古人罔有
闕失初授嘉定令仁
聲四訖以不善事上

序五

官落職再補靈壽力
行教化北地之風爲
之一變其復官也以
中丞魏蔚州之薦其
內擢也以司農陳澤
州之薦先後兩赴國
門未嘗造謁通刺而
兩公志在得人公而
忘私皆可爲世法云
居言路一年直陳時

事其正官方扶名教
兩疏眞足昭日月而
揭中天歸里後

皇上念其端方廉潔召主
文衡而溘焉謝世者

序六

已經歲矣先生貌莊
氣和望而知其涵養
完粹閒質以理學淵
源則平心酬答初不
爲雄論高談嘗議前

序七

輩觀其胷次磊落氣
象雍容與中州湯公
潛菴蓋同時篤行君
子也解組以後講學
虞山遊其門者多感
發興起壬申季冬豫
知泰山梁木之兆越
旬日而端坐瞑逝其
生也有自來而其歿
也有自往亦可驗所

學之正大矣茲編乃
中年點次藏之篋中
者席子漢翼王子漢
廷克廣師傳鈐版行
世則先生羽翼經傳
好學不倦之苦心庶
可垂諸千載而不敝
也夫
時

康熙戊寅歲仲春月

甬江同學弟仇兆
鰲頓首拜題於武
林書室



三魚堂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予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閒其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遇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然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

四書大全序

書皆未之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郛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都未能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關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與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

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惑於後也故嘗積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也皆欲得而觀焉或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共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康熙辛酉三月壬午平湖陸隴其稼書氏述

謹按先生作此序時距捐館越一紀矣每憶未恂輩日侍函丈先生方輯困勉錄必將是書翻閱參考復用朱筆點次遂成定本壬申臘月將歸當湖乃語未恂輩曰吾一生

四書大全序

學力盡在此二書子其識之及易簣前一日復語其族祖蒿菴翁曰余來年欲刻此二書未知得遂否越宿遂卒茲承先生之志鋟版告成深痛先生之弗及一見因從文集

中檢出弁於簡端以識先生謙牧慎重之意云

門人

席永恂
王前席
銓謹識

孔子脩明六經述而不作其微言精義見於論語一書皆闡揚六經之旨以發明二帝三王之道也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又傳述孔子之意以發明帝王之道也紫陽朱子之集註章句或問諸書又折衷伊洛之旨以發明孔孟之道也明既尊崇其書定爲取士之制命采諸儒之說萃爲大全又推廣朱子之言以發明

席序一

孔孟之道也自明以至於

本朝家有其書人習其業聖賢之道燦然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由地行之天下而一揆垂之萬世而無弊聖人復起弗能易矣惟是習之既久視爲應舉干祿之書平居終日思維其言精求其理著而爲文以求遇合及驗之身心踐履之間其能悉合者鮮矣高者溺於虛無卑者馳於功利或閱覽

博物則索隱而鈎奇或著書脩辭亦齊末而忘本象山陽明之說盛行而濂洛關閩之教不著學術之純駁即世道之所以汙隆也豈細故哉吾師當湖先生今之朱子也自束髮受書即以斯道爲己任以爲欲開聖道正人心惟近取四子之書人人所講習者而用力焉則莫大全若矣乃一準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

席序二

貫通然後及於下句蓋用力六年而始卒業復采明儒之說附益之遵格致擇善之旨廣涉旁搜合於朱子者採之不合者刪之旁行夾注識以歲月蓋自通籍以後易簣以前折衷考訂未嘗一日廢也於戲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處而教行於鄉生徒矜式焉出而道行於國黎民順則焉爲廉吏爲純儒爲直臣先生以一人兼之此

皆讀書師四子學程朱之明效也竊謂當
代尊道學之統宗朱子而闢王氏者不乏
其人求其真知篤信實踐躬行表裏如一
而終始不渝者則舍先生其奚屬哉迄今
歿已數年

聖天子聞而思之賢公卿敬而慕之四方之士
仰止景行恨當世未識其人而訪求其遺
書者益衆永恂兄弟受業有年講讀之時

席序三

竊聞之先生曰吾輩今日學問只是遵朱
子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
非聖人之意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
之患不行不患不明故於是編熟玩精思
辨真晰僞於毫芒疑似之間深恐後人之
岐趨而誤學也既詳加較定捐貲壽梓所
冀世之君子讀是書者即帖括習玩之中
深求聖賢之道以陶淑人心維持世教斯

不負先生纂輯之意也夫

康熙戊寅八月朔受業門人吳縣席永恂
百拜謹述

席序四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吾師子陸子所
手定也又採蒙引存疑淺說達說附於其
間而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爲一編名
困勉錄於是大全之面目益新考亭之宗
旨益著蓋不僅經生舉業之資其即聖學
入門之道歟今年春授梓旣成爲較閱一
過而太息吾師淑世衛道之心設施未竟
微言大義僅托之遺書以傳也猶憶前席

王序一

年始數歲家嚴延吾師至琴川書屋適當
嘉定罷官時晨興就塾見吾師端坐臯比
德容道貌儼然一儒生以是書置案頭句
讀指畫必詳且盡不以蒙穉而誨之或略
也未幾吾師以博學鴻儒薦三兄弟亦侍
家嚴入都相聚經歲行篋所攜惟是書而
已旣下外艱歸不二年前席輩亦從家嚴
南還則吾師復來琴川時前席方學爲文

吾師講解加詳言必稱孔孟論必本程朱
力排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非輒請是書
覆證之稍稍窺其藩籬識其徑路不爲異
說岐趨所惑矣旣而家嚴赴補虞衡吾師
亦起官靈壽前席復負笈從學者數月吾
師諄諄訓迪又不以簿書之繁而少弛焉
朔望必至學宮召諸生講肄退而筆之於
書以示前席輩今所傳松陽講義皆權輿

王序二

於是書以獨抒所見者也未幾辭師省覲
家嚴旋亦請養歸里分北者久之然書問
弗絕其所告誡者不出數年來函丈晨夕
之語且寄小學近思及程氏日程諸編以
爲學者必從此入即其言以歸諸身心無
使書自書我自我則舉業無非聖學矣余
小子每服膺心識弗敢失墜閱六年吾師
從臺中解組家嚴復尋舊約壬申春延吾

師於曹溪別業前席兄弟偕侯子秉衡復得請業焉數學相長尤得師友切磋之樂每日講書三四章反覆問難退必奉是編讀之輒用別本遵式標題益歎吾師用力之久採取之當思之慎而辨之明也自春迄冬講論語學庸甫畢方期卒業孟氏之書次及五經性理大儒語錄而天不憖遺溘焉長逝前席心喪之中追惟吾師一生

王序三

大節學問文章一以紫陽爲歸而用舍行藏亦最相似蓋其志在明道力闢異端及名是而實違大同而微異者旣見之語言文字之間而持身行已存誠主敬內而脩身齊家外而致君澤民擇善固執而篤行之故雖博極羣書而必以是編爲標準也嗚呼哲人旣萎斯文尚在若不亟爲表章以公諸同志是有負師傳并有負於聖教

矣因謀之嗣君直方請是編以歸與秉衡及伯氏漢翼重加校訂授諸書林若整齊編次則吾師之族祖蒿菴翁猶子用中同門趙子魚裳旂公之力爲多所願是書大行四方之士景行其人而服習其言耳目專一趨向無岐學術正邪說息而風俗自淳不尤爲世道人心之大幸也哉

受業門人太倉王前席百拜謹述

王序四

三魚堂四書大全同校姓氏
後學門人

周 鍾我園 婁縣	王 原令貽 青浦
趙 俞文饒 嘉定	張 曷長史 婁縣
柯崇樸寓匏 嘉善	沈弘勳又昭 平湖
侯開國大年 嘉定	趙光緒襄孫 平湖
焦袁熹廣期 金山	周 靖牧寧 吳縣
馬子騰鄧如 靈壽	張雲章漢瞻 嘉定
倪淑則貽孫 平湖	張 凱 大興
王 晦服尹 嘉定	歸 梁嵩霞 嘉定
王 度賓臣 嘉定	黃洪耀殿雯 嘉定
趙鳳翔魚裳 婁縣	趙慎徽旂公 上海
陸廷璧蛟文 嘉定	程儀千言遠 徽州
蔣鶴鳴聲御 嘉興	傅機封 靈壽
傅德煥 靈壽	秦 偕彥超 嘉定
程 仝圮瞻 嘉興	時圮投期五 嘉定

四書大全 姓氏

賈澤潤濟川 三韓	徐世沐 江陰
瞿天潢爰楫 婁縣	周宗泰文濤 嘉定
張靄生雲先 杭州	李光堯巢來 嘉善
董德華滋邁 嘉定	李 嘉善
李 實玉如 嘉定	李弘璧武脩 婁縣
傅變鈞 靈壽	夏 嘉渭在 華亭
侯 崇悅舟 嘉定	夏 周翰 華亭
周承震繩武 嘉定	唐 變欽文 婁縣
孫之謀駿聲 嘉定	徐善建孝標 嘉善
張有猷刻舟 嘉定	陳 適香谷 太倉
李應棧寰瀛 嘉善	金 潮來青 嘉定
侯 萊準樹 嘉定	貢良楫 靈壽
張王典惇五 嘉善	金 封紫六 嘉定
吳 箴變臣 嘉定	侯 銓秉衡 嘉定
侯 永聲虞 嘉定	王素行繪先 平湖
陳王聘翼聖 婁縣	陳榮樟楚材 平湖

鄭觀旋冕垂 嘉定	陸廷銀德純 嘉定
張 慧迪詰 松江	楊志達襄平 嘉定
應禮璧子蒼 錢唐	王敬銘丹思 嘉定
關宗宏度遠 嘉定	陸廷傑扶照 嘉定
汪嘉禾周文 嘉定	應禮琮以黃 錢唐
秦 立雲津 嘉定	錢 凝子登 嘉定
傅維樟 靈壽	陳上驥呈華 嘉定
沈顯渭襄雅 嘉興	張秉維質夫 嘉善
趙春賡維勤 嘉定	丁廷煥翼傳 嘉善
金廷煌旭昌 平湖	汪來成燕寧 嘉定
侯 義壽承 嘉定	陸 律霞吹 平湖
王鴻志大飛 平湖	唐定昌賓王 華亭
單周傳 青浦	

四書大全 姓氏

嫺戚同宗	陳嘉綬彭年 婁縣
張光耀晉如 嘉興	李 鉉枚吉 松江
朱 熊季飛 平湖	張金城固安 嘉興
曹宗柱星佑 平湖	金之鎮椒麓 平湖
屠王棧觀侯 青浦	朱培寧翼安 平湖
王之澄宿輪 平湖	金 熙枚拜 婁縣
朱培振起玉 平湖	倪詰林幼貞 平湖
席祐錦渭南 吳縣	李文治立成 松江
曹煥謀詒我 平湖	
李文渭南阜 松江	
公鏐蒿菴 平湖	
寶臣 平湖	
京渠 平湖	
齡九 平湖	

若泰西雄	平湖	承烈武脩	平湖
承勳履平	平湖	承熙觀文	平湖
鼎勳魯瞻	平湖	丕烈仲書	平湖
煌尚瞻	平湖	覺昌寧人	平湖
競烈顯成	平湖	定烈觀成	平湖
輝吉兆枚	平湖	楊烈子顯	平湖
邦燮調孟	平湖	祥徵吉人	平湖
德徵存久	平湖	寬徵栗菴	平湖
申吉枚拜	平湖		

四書大全 姓氏

三

大學或問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

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

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即今之小學書學者不

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

者小者今子方將語音御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

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問小學大

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

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

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

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

成之功○陳氏曰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

學之成亦不外是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

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

而為大學之基本或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

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

耳目言動皆然此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

不是收放心外又養箇德性也朱子曰然○西山真氏曰

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信是也德性在心本皆全

備緣放縱其心不知操存是致賊害其性及其長上聲也

若能收其放心即是養其德性非二事也

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音扶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

之成功

玉溪盧氏曰察夫義理大學始事格致是則學之是也措諸事業大學終事齊治平是也

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

去聲

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

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

音

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

薰香草 蕕臭草

今使幼學之士必

先有以自盡乎洒

上去聲

掃

去聲

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

數之習

附纂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

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

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

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

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

記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

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平聲入欲既發而後禁之則扞拒堅強而不勝也通考吳氏程曰

扞格抵牾不相入也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

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

而復

扶又反下同

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

而復補耶

朱子曰古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

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踈過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割住立定脚跟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

日欠缺如二十歲覺悟便從二十歲立定脚跟做去如三十歲覺悟亦然便年八九十歲覺悟亦只據現定割住硬

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此敬字貫動靜

音扶

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

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

格致

進德

脩業

齊治平

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

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朱子曰看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

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

溪陳氏曰程子只說一箇主敬工夫何以補小學之缺蓋主敬工夫可以收放心而立大本大本既立然後工夫循

序而進無往不通大抵主敬之功貫始終一動靜合內外小學大學皆不可無也

玉溪盧氏曰敬者定志慮攝精神而存養本心之道故為聖賢之始終百倍其功只在主敬篇首三言為大學一書之綱領明明德一句為篇首

三言之綱領朱子敬之一字則又明明德之綱領也不

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

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

會筋

音骸音

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

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

記禮運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會合也物合其類也如頭容宜令於直之類束收斂也如手容宜恭之類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

五蓋反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

務茂二音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

問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朱子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能之已百之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今人不曾做得小學

大學大全

或問

四

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

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

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

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今講學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講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近溪陳氏曰主一是心只在此不二不三無適是心只在此不東不西主一無適只展轉相解釋要分明非主一外又別有無適之功也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

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王溪盧氏曰主一

無適未易曉故又就事實上教人使只就眼前做工夫如正衣冠尊瞻視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是內外一致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便一則外面便無非僻之干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

所謂常惺惺法者焉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朱子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

敬○整齊嚴肅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能如此○或問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異處在此○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今人心雖然在此尚無惺惺之氣况曰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陳氏曰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蓋心常惺惺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萬理便森然於其中矣

大學大全

或問

五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

祈寬問

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致敬時其心收斂便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朱子曰心主這一事不為他事攪亂便是不容一物○問心收斂不容一物曰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上文云今人入神祠當那時直是更著不得些子事只有箇恭敬此最見得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都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

做那邊去心便成兩路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問程子謝氏尹氏所說敬處朱子曰譬如此屋四方皆入得若從一方入到這裏則那三方入處都在這裏了○問敬諸先生之說各不同然總而言之常令此心常存是○曰其實只一般若是敬時自然主一無適自然整齊嚴肅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齊嚴肅與謝氏尹氏之說又更分曉○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

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內不惺惺者。人一時聞外面整齊。便一時惺惺。一時放寬了。便荒怠也。○新安陳氏曰。朱子深取整齊嚴肅之說者。蓋以有著實下手處耳。○勿齋陳氏曰。整齊嚴肅及收斂。不容一物皆敬之始也。主一無適及常惺惺者。皆敬之成也。主一無適者。敬之純常。惺惺者。敬而明也。然主一亦有淺深。以初學言之。則欲主平一。以成德言之。則所主者一。黃氏曰。且將自家身心去體察。見得如何。是主一無適。如何是整齊嚴肅。如何是常惺惺。如何是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是四者皆以有所畏而然。朱子晚年言敬字之義。惟畏字近之。其意精矣。○西山真氏曰。持敬之道。合三先生之言。而用力焉。然後內外交相養之。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

大學大全 或問

六

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音扶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新安陳氏曰。尊德性。持敬以涵養本原也。道問學。窮格以開發聰明也。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新安陳氏曰。先立其大者。持敬以誠其意。正其心也。小者不能奪。百體從心。君身脩也。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去聲乎敬也。然則敬

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朱子曰。敬者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守之。若不敬。則其心顛倒昏昧。而不自知。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所守。○陳氏曰。心之為物。虛靈知覺。所以為一身之主宰也。身無此。以為之主宰。則四肢百體皆無所管攝矣。然所以為心者。又當由我有以主宰之。我若何。而主宰之乎。所謂敬者。是又一心之主宰也。○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

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

黃氏曰。天

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未有五行。只得喚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附纂黃氏洵饒曰。天道指太極流行。指陰陽又曰太

大學大全 或問

七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是流行處。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理未嘗離乎氣。然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有。查滓。○就原頭定體上說。則未分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順為義。○

禮順。爲。智。義。○問陰陽五行健順五常之性。曰健是稟得那陽之氣順是稟得那陰之氣五常是稟得五行之理人物皆稟得健順五常之性。○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本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北溪陳氏曰人始於氣感則得魂爲先既而體疑焉則魄次之理主乎動所以行乎此身之中隨所貴而無不生者也魄主乎靜所以實乎此身之中隨所注而無不定者也。○節齋蔡氏曰先有理後有氣者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氣之謂也有則俱有者道即器之謂也蓋不分先後則理氣不昧不合理氣則判爲二物如性之與情未發已發自有先後固不可道性情同時也然情之本實具於性非先有此性而後別生一情是有此性即有此情也。○東窗李氏曰天之運五行其實陰陽而已人之性五常其實健順而已仁之油然而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

大學大全 或問

八

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昧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不違者順也。○玉溪盧氏曰魂陽之靈魄陰之靈五臟五行之質百骸萬物之象也真以理言而理不雜氣精以氣言而氣不離理妙者理氣之莫測合者理氣之無間疑則有是形而各一其性矣。○周子之言見太極圖說存疑陰陽五行有對待有流行在人亦然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此對待也血氣周流於一身與四時相爲流通此流行也四肢百骸在外者也五臟六腑在內者也外之肢骸分屬於內之臟腑肢骸腦髓又總屬於一心蓋人之臟腑惟心居中最貴而獨虛血氣周流於一身皆統會於是人得此氣以有生必有箇精英處其精英則盡萃於心此心所以獨靈於諸臟又能管轄乎臟腑肢骸也理氣不相離氣之精英在是則許多道理亦皆在是理無計度無營爲氣則有計度有營爲凡理之承載敷施皆氣爲之故心也者理氣之會神靈之物一身之主萬事之綱也自心之念慮言則

曰意自心之向往言則曰志自心之具此理以生言則曰性自心之得此理以爲性言則曰德自性之動言則曰情自情之能動言則曰才曰意曰志皆從心也曰情曰才皆從德性也要皆氣之爲也故性情之寂感氣之動靜也心之善惡氣之清濁美惡也才之優劣氣之強弱也人之不能盡其性情才德者皆氣之爲而物欲之蔽則氣而生也學也者撤其拘去其蔽反其本而復其初也大學之明德明此也中庸之存省存省此也雖古今聖賢所論入道門戶不同要皆不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外乎此而從事也

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

偏且塞反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

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人得其氣之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氣之偏故是理塞而無所通且

大學大全 或問

九

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端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問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所爭者此耳。○論萬物之不同方賦與萬物之初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萬物已得之後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寒暖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與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理雖不離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離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全矣朱子後一條與或問之說略有不同者而亦未嘗不互相發也

彼賤

而為物者既結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

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

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

北溪陳氏曰此八字只是再詳虛靈不昧以具眾理之意

虛靈洞徹蓋理與氣合而有此妙用耳非可專指氣如蓋

心恙底人亦有氣存何故昏迷顛錯無此虛靈洞徹邪

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

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

附纂黃氏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

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

大學大全

或問

十

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

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衰來衰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

○問智愚賢不肖是所稟之氣有清濁美惡之不同不歸於所稟而歸於所賦何邪曰賦如俗語云分俵均數之意

○問有人聰明通曉是稟氣之清矣然却所為過差或流於小人之歸又有為人賢而不甚聰明通曉何也曰或問

中所謂知愚賢不肖之殊是也蓋其所賦之質便有此四樣聰明曉了者智也而或不賢便是稟賦中欠了清和溫

恭之德又有人極溫和而不甚曉事便是賢而不智為學便是要克化教此等氣質令恰好耳○有是理而後有是

氣有是氣便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此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不肖此如寶珠在濁水中

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指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在至汚處然其所稟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

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是也○黃氏曰美惡是有生

之初便分了非以性言是以氣言譬如玉之與石則美惡

固分而玉之中又有美惡分焉○格庵趙氏曰通塞偏正

判人物之大分而言其清濁美惡又就人必其上智大賢

中分別附纂黃氏洵饒曰此一段言氣質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

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

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

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

附纂黃氏洵饒勝言也哉

附纂黃氏洵饒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

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

大學大全

或問

十

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

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

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

而介然之頃

介音甲條然之頃也

一有覺焉則即此空

其本體已洞然矣

問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

去朱子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

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這般時節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大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

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去養將

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

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

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附纂黃氏洵饒

曰此言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

知其夫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

言行工夫即性分之夫音扶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

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

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

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去聲之外也然其所謂

大學大全或問

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得私也向也俱爲

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

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

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汚音烏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

爲去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

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所謂

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上聲

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必至反

增益之也玉溪盧氏曰非彼本無而我付畀之非彼本少而我增益之以其本體之明無不全也

附存疑新民不專是教兼有養事無養教亦不可成或問不惟有

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是也但說不可露出○傳習錄謂

親當作親固不費更改然愚觀上曰明明德就教言也下

曰新民亦是就教上說與明德爲類若曰親民却是就養

上說與明明德不類若曰明己德新民德則可曰明己德

親民德則不可然則前輩收親作新不爲無見也傳習錄

又謂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此大誤大學

大學大全或問

所言是教人事不是養元所以駁之者以此如親民欲兼

教養上文明明德亦兼教養乎如何可通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

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

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形句反

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西山真氏曰則首法

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爲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

增損故曰則玉溪盧氏曰至善乃太極之異名而明德之

本體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

體統之太極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

善之用乃事物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去聲所謂君之仁臣之敬

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

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上聲能必

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上聲略也

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音脩已

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

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

焉則其所以去上聲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朱子

曰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恰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嘆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嘆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陳氏曰所謂始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爾非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又曰自其大者言之如仁敬慈孝即君臣父子所當止之處自其小者言之如足容重手容恭重與恭即手足所當止之處觀思聰聽思聰與明亦視聽所當止之處附

大學大全

或問

古

存疑傳習錄非朱註謂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又曰至善只求諸心此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據其說止至善只是去人欲存天理不可說於事物物上講求蓋恐落於義外也不知若不講求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若申生之死孝子路之死忠者豈可不講求而此理只求之於心亦不謂義外也又謂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夫曰須有學問思辨之功依舊是講求也不知如何又如此說豈不自相矛盾其謂心即理又心即性又朱子說人為學分心與理未免為二亦不是夫心與理性自有分謂心為虛靈知覺則可謂理為虛靈知覺斷不可此可以見心理之別矣性是心所具之理故曰心統性情豈可謂心即性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仁即性曰心不違仁是心與性

固有分也又陽明謂於事物物上求至善是義外是失記萬物皆備於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之說也物備於我則格物於我物則秉彝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則格物於秉彝安得為義外也

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

三者此愚所以斷都玩反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

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

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

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

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女九反於

大學大全

或問

圭

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皆不考乎此篇之過

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朱子曰不務明其明德

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

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

看他於己分止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

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便做不

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

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王溪廬氏曰成已謂明德成物謂新

文恐非傳

字疑之義奈何新安倪氏曰春秋穀梁傳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此傳疑二字

也所本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

云者以文義推之則無理新民云者以傳去聲文考之則有

據程子於此其所以處上聲之者亦已審矣矧未嘗去上聲其

本文而但曰某當作某是乃漢儒釋經不得已之變例而

亦何害於傳疑邪若必以不改為是則世蓋有承誤踵之

者矣其侮聖言而誤後學也益甚亦何足取以為法邪○
反訛吾禾心知非是而故為穿鑿附會以求其說之必通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大學大全或問

去

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

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

先有以知夫音扶下同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

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去聲下同夫正鵠正音征鵠音谷然不先

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

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

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

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

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理既有定則無以動

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

則日用之間從七恭反容閑音閑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

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平聲無不各得其所止之

地而止之矣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比易中深與幾或

深研幾是更審一審當時下得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幾

字○陳氏曰物果格而無一理之不窮無一見之不盡則

為天下之事所謂至善所當止者皆灼然有以知之矣○

理既有定則心之所主更無外慕况外物皆無以動之而

能靜矣身既能安則向者知所當止之事物或接乎

吾前而吾從容以應之自能之為慮而不錯亂矣然既

大學大全或問

去

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定靜安慮

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

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

經歷之次序也朱子曰如志學至從心中間許多便是大

立至不惑相似定靜安大抵皆相類只是就一級中間細

分耳○某事當如此某事當如彼如君當仁此是知止事

至物來對著有中恰好底道理○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將這箇去應他此是得其所止○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

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朱子曰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不忽近務遠處下窺高而其入道爲不遠矣謂至道之近也○黃氏曰知所先後方是曉得爲學之道未能遂得夫道也然既知其進爲之序則○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有至之階矣故云去道不遠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

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

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

大學本全 或問

天

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

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

夫至善而止之也朱子曰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

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

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

各親其親各長上聲下同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問明德之功果能若是不

亦善乎然以堯舜之聖閨門之內或未盡化况謂天下之大能服堯舜之化而各明其德乎朱子曰大學明明德於

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模不如此便是欠了且如伊尹思匹夫不被其澤如己推而納之溝

中伊尹也只大槩要恁地又如何使得無一人不被其澤

又如說此屋可封也須有一家半家不恁地者只是見得

自家規模自當如此不如此不得寸進若無規模次第

何規模自是著恁地工夫便却用寸寸進若無規模第

只管去細碎處走便入世之計功謀利處去若有規模而

又無細密工夫又只是一箇空規模外極規模之大內推

至於事物物處莫不盡其工夫此所以爲聖賢之學○

大學本全 或問

无

新安陳氏曰不言各格物致知者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

意也親親長長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

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

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

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上聲下同

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

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上聲惡或

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

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扶音知則心之神明妙

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

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長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

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性

地光明○道理固本有明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衆

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

問宰是主宰之宰宰制之宰曰主便是宰宰便是制○問

知如何宰物曰無所知覺則不足以宰制萬物要宰制他

也須要知覺○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

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

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事

無網羅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黃

氏曰理是不動底物不若妙字如何發得許多理出來○

陳氏曰致知言表裏洞然以心之內外而言知不致則無

以議是非善惡之真將從何而趨從何而捨必有錯認人

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三山陳氏曰欲意之誠而不始

於致知則有善否未明而誤於所向者多矣推之而至於

盡有所用力之辭○玉溪盧氏曰心之神明即所得於天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而虛靈不昧者也心固具衆理而應事物所以妙衆理而

宰事物者非心之神明乎其表裏洞然無不盡則心之

用與體無不明矣神明字與虛靈字相爲表裏虛主理言

靈兼氣言先言虛後言靈見心之體不離用神兼氣言明

主理言先言神後言明見心之用不離體○新安陳氏曰

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

附錄黃氏洵健曰表裏洞然就知上說

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

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

精蘊隱顯究極無餘

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

朱子曰所當然之則如君

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如君之所以仁蓋若是箇主

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

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

兩箇其思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皆

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爲哉○玉溪盧氏曰粗也顯也即

事物當然之則也精也隱也即事物所以然之故也○新

安陳氏曰所當然之則理之實處所以然之故乃其上一

層理之源頭也附錄黃氏洵

饒曰精粗隱顯就物上說

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

以格夫

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

至其極也

括蒼葉氏曰但能隨事觀理盡與理會卒之天

將無所不知矣一事一物之理不惟知得一件兩件若顯蓋

若粗蓋將無所不知矣○存疑這物字所該極廣後面齊

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物皆在這物字內或曰物在外

知在內曰致知在格物得無義外若陽明之所論乎曰物

雖在外其理則具於吾心所以說萬物皆備於我○又曰中

者天下之大本皆以心具萬物之理言也心具物理有不

知者藏於氣稟氣稟雖蔽而知依舊在格物致知是窮

極物理還復這知還復這知雖云格物然是格之於內不

經 170-676

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

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

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韓文集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時趙人也楊子名雄字子雲西漢成都人也各有著書之書今傳於世○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

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

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

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

則身之所處

聲上

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

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

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

爲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

扶又反

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

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邪曰篇首

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

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

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

形句反

夫

音扶

天下雖大而吾心之

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

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

序也

陳氏曰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幽明巨細有以洞灼其表裏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遺物果格知果至由是而往則意極其誠而無一念之或欺心極其正而無一息之不存身極其脩而無一動之或偏矣此書首三言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固當無所不盡而所謂明明德者又通爲一篇之統體又

曰體具於方寸之間萬物無所不備而無一物能出乎是

理之外用發於方寸之間萬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

乎其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爲妙○王溪廬氏曰言明明德

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

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德之虛而具衆理者也吾

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

亂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

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遽欲合之則有虛空恍惚

之病徒析之而不能合之則有支離破碎之病必析之極

其精然後合之盡其大此二句其義無窮真西山嘗謂此

而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又繼之曰吾道一以貫之

其旨深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極其精而不亂如○曰自天

一物一太極盡其大而無餘如體統一太極○曰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去聲亦不容無等差楚宜反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上聲下同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三山陳氏曰脩身者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精也不如是則身不可脩身之不脩則其本亂矣本

大學大全

或問

孟

之既亂如國家何事父母而不能孝事兄長而不能弟則是於其所厚者薄矣所厚者猶薄矣望其親天下之親長天下之長哉○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音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去聲而何以得為如去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呼括反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去聲內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故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無所不至之意又況大學之教

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音子與國之

俊選去聲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

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

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

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去聲日

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

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

大學大全

或問

孟

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去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力為反馬亦為去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張子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廣漢人乃朱子同志之友也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悉井反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閒而無毫釐之差矣問為己為人一條朱子曰這須要自看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如讀書只道自家合當如此讀書合當如此理會身已纔說要人知便是有所為如世上人纔讀

書便安排這箇好做時文。此又爲人之甚者。○如甲兵錢穀邊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爲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是不忍其親之病。一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爲己者。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爲人。○問割股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爲之。不求人知亦無幾。今有以此要譽者。○南軒此言擴前聖所未發。而司於孟子性善養氣。○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之功者歟。

去聲後凡言傳文經傳之類皆同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

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

然以其無他左同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

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

大學大全 或問

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

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

卽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

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朱子曰知性者

物格也物字對性字盡心者知至也知字對心字○物其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

他如謹獨之云不慊口口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新安

倪氏曰孟子云人有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此常言之序也亦無不

昭武粉反又音混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

而論孟猶處上聲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

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

爲去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

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

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

用論孟之爲去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

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

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

大學大全 或問

去聲下同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

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

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旣通然後可以及

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

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

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盡性也經綸大經立教也而讀天

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

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

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
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平聲

或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
程子乃以次於此謂知之至也之文子獨何以知其不然
而遂以為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
可知而二說之不然審矣○曰然則其曰克明德者何也
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
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

上聲

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

扶音

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

或問中却作能致

其克之之功又似克治之克如何程子曰此克字雖訓能
字然克字重是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
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文義一般而聲響頓異如云克宅
心克明德之類可見○人所以不能明其德者何哉蓋氣
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
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
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有所不克唯
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疑○西山
真氏曰明德人所同有其所以為聖愚之分者但以克明
與不能明之異爾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則以氣稟昏弱

之故二則以物欲蔽塞之故雖是蔽塞之餘若一旦悔悟
欲自明其德亦無不可者患在自暴自棄而不肯為耳○
格庵趙氏曰文王自誠而明者故其心渾然天理表裏澄
瑩不待克之而自明若大賢而下未能如文王則不可無
克之之功矣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

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

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

形何反

於日用之間

陳氏曰於寂然

不動之時則合萬殊為一本而渾然之全體常昭融於方
寸之間及感而遂通之際則散一本為萬殊而縱橫曲直
莫非大用之所流行矣又曰天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
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不流行乎日用之間人惟

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自在之而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問

何是體如何是用朱子曰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
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
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
體○若見其參前倚衡此豈有物可見但凡人不知省察
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其有是也今所謂顧
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一出言一行事皆必有當
然之則不可失也初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問
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己只
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
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
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
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
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個會合道
理○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

如俗言見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道義如事君忠事親孝之類。○玉溪盧氏曰：天地之中太極是已。天之命我北也。我之明德此也。謂之至善亦此也。道者體義者用。成性存存而道義出則明德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真能明其大德也。朱子曰：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玉溪盧氏曰：能明其大德只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

大學大全 或問

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有序矣。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

何也？朱子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明燦爛。照在目前。○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最為有用。克明德者。況言之曰顧諟則言明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此章或問文。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

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

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音汚音烏又之也。

一旦存養省悉井反察之功真有以去上聲下同其前日利欲之

昏而日新焉。附纂黃氏洵饒曰：則亦猶其疏平淪音藥澡音早。

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然既疏淪澡雪就身言。

大學大全 或問

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扶又反下同有

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

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

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問去聲斷徒玩反後凡二字相連者

並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

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

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

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

色不殖承職反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

拂音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

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踐西反云者則其言愈

約而意愈切矣躋升也聖人能敬其德曰愈升於高明也然本湯之所以得此

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

於復如字政太甲之初復扶又反下同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

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音艾於桐處上聲仁

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於湯者

大學大全 或問

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

也其意亦深切矣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箇脩飾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

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遜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

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知亦欲學者經心耳○格庵趙氏

曰塵垢之污其害淺利欲之昏其害深塵垢之污人知求

以去之而利欲之昏則不知所以去之唯聖人則以為德

之不可不新甚於身之不可不潔也但人之潔身也既知

疏淪潔雪以去前日塵垢之污也然其潔之功不繼則

塵垢復集將又如前日之污故必日加疏淪潔雪之功無

少間斷而後其身常潔而不污况欲去利欲之昏而復本

然之明則存養省察之力其可一日而有間斷哉○王溪

盧氏曰不遜聲色等八句是敬之目聖敬日躋一句是敬

之綱合而言之也○其後周之武王踐阼存故反之初受師尚

父丹書之戒曰尚父太公望呂氏詳見孟子離婁上篇敬勝怠者吉怠勝敬

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問從字意朱子曰從順也

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敬便立起意便放倒以理

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敬以直內便義以

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由義由義便居仁敬

者守於此而勿失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西山

真氏曰武王之始踐阼也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

者矣而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一言蓋敬則萬善俱

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為之主欲則物為之主上古聖

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問之若湯之戒懼而銘之器物以

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新安陳

氏曰敬義對言其理甚精孔子於坤文言曰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實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

自此發

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反形於禮書願治

去之君志學之士皆不可以莫之考也張氏存中曰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武

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而

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王齊三日師尚父奉書

而入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

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王問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曰端為銘焉

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

遠視爾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敬口口

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拔也銘曰母曰胡殘其

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害將長銘曰

於乎危於念危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帶銘

曰火戒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履銘曰慎之勞勞則富錫

大學大全 或問

豆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則逸戶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日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日我技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則興倍德則崩信與背同銘凡十有四今取其辭義之全載之於此弓銘曰屈伸之義廢之行之無忘息過矛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萬世子孫曰此言新民

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

大學大全 或問

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上聲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胡氏名宏字仁仲建安人文定公安國之子也其說見皇王大紀蓋當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云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餘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於致詳當別為去聲讀書者言之耳○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

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不變新安陳氏曰此乃推本言之詩無日新不變意蓋承上文日新作新說來附纂 賈氏洵饒曰聖德日新言明德民亦不變言新民 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

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問天之視聽在民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若有不同如何

朱子曰天豈自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也○曰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之

大學大全 或問

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朱子曰觀上文三引詩書而此以無所二字總而結之則於自新新民皆欲用其極可知矣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之各有所止也○曰引綿蠻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

能知所止而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

大學大全 或問

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新安陳氏曰學者必先知所止而後方得所止聖人安於所止則不待先知而後得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

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扶又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一言謂一字如仁字敬字之類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

大學大全 或問

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父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莊子云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梁橋也○左傳哀公十六年鄭人殺子木楚平王太子建也○因遇讒出奔而至鄭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楚令尹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葉公曰葉音攝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不顧道理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使處吳竟音境為白公○百楚邑也邑宰偃稱公請伐鄭子西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音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不悅吳人伐漢白公敗之請以駭又况傳之所陳姑以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

見形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

夫婦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氏曰

長幼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若細推之如為人君止於仁

周同一仁也然仁亦何止一端生之育之固仁也刑之戢

之亦仁也若執著其仁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仁之所止

安得謂止於仁之至善為人臣止於敬固同一敬也然敬

亦何止一端鞠躬盡瘁固敬也陳善閉邪亦敬也若執著

其敬之一端不能隨處止其敬之所止安得謂止於敬之

至善為人子止於孝固同一孝也然孝亦何止一端先意

承志固孝也殺諫不違亦孝也若執著其孝之一端不能

隨處止其孝之所止安得謂止於孝之至善以至為人父

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當如此而又推類以及其餘

則凡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當

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附說經文所謂在止於至善者

大學大全或問

何謂也詩云邦畿之以此觀之可見物各有止也詩

云緇緇云以此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然人之所當

止者果何在乎詩云穆穆文王所止之仁敬孝慈信

即至善之所在而吾人之所當止者以此而體之於已

脩身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朱子曰如切如磋

之事磨者自倍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

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是切得一箇璞在這裏似

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

脩而又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

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璞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

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者之至善也取此以喻君子之

止於至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

止焉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

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

去物欲之私使無瑕類磨是磨礪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

如琢而又磨學是知止於至善所在自脩是止於至善

所在西山真氏曰如切如磋道學也主知而言如琢如

磨自脩也主行而言言致知力行當並進也知到十分精

處而行處有一分未密亦未得為至善須是知極其至行

大學大全或問

亦極其至方謂之至善附纂黃氏恂慤者嚴敬之存乎中

洵饒曰擇善固執言切磋琢磨恂慤者嚴敬之存乎中

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雖萃面盎背施

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附纂黃氏洵饒曰至善之

言得之驗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

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

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

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

日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緇朱子

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揀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

經 170-685

如孔子所謂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有甚緊要聖人却憂者何故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所謂生而知之者便只是知得此而已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盛德至善言聖人事蓋渾然一理不可得而分者但以人言則曰切瑳琢磨何以為日德以理言則曰善又不為無辨矣

學問自脩之別彼列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瑳之功易反

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克角而琢磨之功

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切瑳是始條理琢磨是終條理都密密講貫而益講貫條飭而益條飭○問琢磨後更有瑟間赫喧何故為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自如此○新安陳氏曰此與論語引詩之意異此以比講學之先後難易又證之以孟子之始終條理以

大學大全 或問

見二者之當兼盡而不可偏廢也附集黃氏洵饒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終條理者行之事也附存疑聖人之德只是一箇敬故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聖敬夫子曰脩己以敬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就敬上說就此章言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只是此敬其所止仁敬孝慈信則敬之目也洵饒曰此敬之存於中也威儀者此敬之發於外也故於緝熙敬止之敬即君子恂慤威儀之敬道學自脩則所以得之之由也切瑳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珠磨是這私欲磨刮得十分盡下此等工夫把自己身分上許多私意妄念都打盡潔淨了然後此心望望終日欽欽盡在天理上更無放逸走作譬如馭六轡於康莊矜持把握更無走逸此即所謂恂慤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此恂慤之著於外爾雖堯之欽舜之恭湯之聖敬君子脩己以安百姓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亦皆不外乎此也明明德之止至善○曰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豈復有加於此哉

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教救育之恩也朱子曰如孔子仰文

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樂其樂者含哺反鼓腹而安其樂

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

之引淇澳以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朱子曰

真言明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之民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

大學大全 或問

功○曰淇澳烈文二節鄭本元在誠意章後而程子置之

卒章之中子獨何以知其不然而屬音燭之此也曰二家

所繫文意不屬音燭故有不得而從者且以所謂道盛德至

善沒世不忘者推之則知其當屬乎此也

或問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

又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子不之從而

寘之於此何也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

可知矣以經之本文秉之則其當屬音燭於此可見矣二家

二家鄭程

之說有未安者故不得而從也曰然則聽訟無訟於

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

去聲

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

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

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

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

效也

本字指明德

或不能然

明

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間以

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

陳氏曰聽訟末也明德本

也不能明己之德而專以智能決訟者抑末矣

曰然則其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

大學大全

或問

聖

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此章之下有

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弁失之也邪

或問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章之結語則聞命矣其一鄭本

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何

也曰以其復

音福

出而他無所繫也曰此謂知之至也鄭本

元隨此謂知本繫於經文之後而下屬

音燭下同

誠意之前程

子則去

上聲

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於聽訟知本之章以屬

明德之上是必皆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皆不盡然而

有所取舍

上聲

於其間邪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初

無再論知本知至之云者則知屬之經後者之不然矣觀

於聽訟之章既以知本結之而其中間又無知至之說則

知再結聽訟者之不然矣且其下文所屬明德之章自當

爲傳文之首又安得以此而先之乎故愚於此皆有所不

能無疑者獨程子上句之所刪鄭氏下文之所屬則以經

傳之次求之而有合焉是以不得而異也曰然則子何以

知其爲釋知至之結語而又知其上之當有闕文也曰以

大學大全

或問

聖

文義與下文推之而知其釋知至也以句法推之而知其

爲結語也以傳之例推之而知其有闕文也○曰此經之

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

字義不明而傳復

扶又反下同

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

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

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

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

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

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

見周書洪範篇

董子所謂勉強學

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

西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以賢良對策曰勉強學

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

學而無覺則

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朱子曰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

亦何以學爲也哉

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有箇覺悟時節

○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玉

溪廬氏曰覺者知至之事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

勉矣行之事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

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

大學大全 或問

置

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

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

動容周旋無不中

去聲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

待勉強而自樂

音洛下同循理爾夫音扶下同人之性本無不善循

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

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

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

知之樂昔嘗見有談虎傷

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

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

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

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

知而已矣

朱子曰今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爲及臨事又爲

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

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

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瑩淨附此兩條者皆言格物

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脩之術何先

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

大學大全 或問

置

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

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

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

彼列反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

其當

去聲否皆窮理也

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

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

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物事物固皆有理而聖

賢書中又見成理義所萃而皆事物之則也在初學者窮

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爲準則於幽閒靜一之中

虛心而詳說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明工夫果實有得則

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然後及於論

古今人物以相參贊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最其後

也。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於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將何所往而曰格物者必物。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

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

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

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朱子曰。一日一件

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

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盡。○程子此語

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說盡格

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

處。○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

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

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

却有漸無急迫之理。○窮理者。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

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

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

見得一截。不會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然仍

須工夫。日日增加。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

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腳進得一步。右腳又進一步。右腳進

得一步。左腳又進得一步。自然貫通。○問無事時。見得

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斷不分。明所以格

物。便要隨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開時看得透。分曉

則事來時。斷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

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陷何曾有錯去。踏

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踏水火。與不當踏水火。臨事時。斷

置教分曉。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亦是如此。

○積習既多。自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

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

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

去。附纂黃氏洵饒曰。脫然有貫通處。即子貢知上一貫。又

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

覺處。朱子曰。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羞惡。都是非

與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夫萬物之榮枯。與夫動

植小大。這底是如何。使那底是如何。用車之可以行。陸舟

可以行。水皆當理會。○王溪廬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

之理。與夫萬物之理。通貫而為一矣。附纂黃氏洵

饒曰。覺與悟一般。知與悟不同。知用工。夫然後覺。又曰。窮

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

積累。魯水反。後凡言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問知至若論

亦難言。如孟子未學。諸侯喪禮。與未詳。莊子之制。朱子曰。

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

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某舊亦

有此疑。後看程子說。格物非欲窮盡天下之理。積累多後。

自當脫然有悟處。方理會得。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二

雖未窮。將來湊合。都自見得。○王氏曰。右三條皆要工夫

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樣。第一是漸。又曰。格物非

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

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

窮一事。或先其易。去聲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

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

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

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教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

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問程子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之說與中庸弗弗弗弗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弗弗弗一向思量這箇少閒便會擔開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別窮一事又輕忽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問致之爲言推而致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求一事邪曰這是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窮理之要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國是管理之一原處不如從一事

大學大全
或問

奥

上便窮到一原處否。曰也未解便至如此。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是如何。不得於親。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是如何。不得於君。又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推去莫不皆然。○萬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者也。又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衆。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有這一道。理又却同出於一箇理耳。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盃也是這樣水。那盃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只爲是一理。○王溪廬氏曰。一事上窮盡他。可類推。此貫通覺悟之機也。如言孝。則求其所以爲。

此格物致知要法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理
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之太極也萬物各具之太極也萬
推而無不通則有脫然豁然處矣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

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

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附纂黃氏洵饒曰卽所謂必求

其所以然之不可易又曰如欲爲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

人子者冬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

大學大全
或問

盟

可得也
朱子曰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印著只爲不曾指示

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陳氏曰如事親當孝非是空守一箇孝字必須窮格所以爲孝之理當如何凡古人事親條目皆無一不講然後可以實能盡孝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

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

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

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彼與此皆是物。明與曉皆物格。知至之事。非謂明彼爲物格。義上爲口至。

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青生固刃於身卷一

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朱子曰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

至細者言之學者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是合內外之理目前事物皆好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胎不殛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

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去出太遠

而無所歸也朱子曰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如今

大學大全 或問

至

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論聖言通世故乃元然有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天下之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若之何而窮之哉須當索之於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索之則不致於汎濫矣○致知一章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透微後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去父慈子孝上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汎觀萬物之理恐如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見人專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面工夫多在內工

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

尤切朱子曰前既說當察物理不可專在性情至此又言莫若察之於身為尤切皆是互相發處○王氏曰前

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教他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

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王溪廬氏曰用力之地是也次第工程者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之類是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九條之內有之非就九條有次第工程

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

暗耳問知至而後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但立誠意是確定其志朴實去做工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這意此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也又曰誠意不立如何能格物所謂立誠意者只是要著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

遇一物須是真箇即此一物究極得箇道理了方可言格若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大學蓋言其所止之序其始則必在於立誠○至溪廬氏曰立誠意即主敬之謂

大學大全 或問

至

附纂黃氏洵饒曰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

誠意即是真意敬者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塊然

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莫若且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

作得主宰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

方能見理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學者

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

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問涵養在致知之先曰涵

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

理今人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限期須兩下用工○

涵養本原思義理須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

字在字便是要齊頭著力○問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

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却鵲矣去了以某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又曰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朱子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養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者矣又曰二者自是箇兩頭說話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為養失其道則交相為害○王溪廬氏曰欲致知固在有所養知既至又不可無所養欲多則心無所養而知昏欲寡則心有

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所養而知明

大學大全 或問

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新安陳氏曰纔思量要格物便已近道只就格物上便可收其放心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附錄此五條

黃氏洵饒曰即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之意

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

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

問程子致知格

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且如既言不必盡窮天下之物又云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若以一草一木上理會有甚了期但其間有積習多後自當脫然有貫通處者為切當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會得七八件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若四旁都理會得則中間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蓋長短小大自有準則如忽然遇一件事來時必知某事合如此某事合如彼則此方來之事亦有可見者矣

聖賢於難處之事只以數語盡其曲折後人皆不能易者以其於此理素明故也又曰所謂格物者常人於此理或能知一二分即其一二分之所知者推之直要推到十分窮得來無去處方是格物○問伊川說格物致知許多項當如何看曰說得已自分曉如初開說却覺及說教固不可不勉然天下之理必先知之而後有以行之這許多說不可不格物致知中間說物物當格及反之吾身之說却是指出格物箇地頭如此又曰此項兼兩意又見節次格處自立誠意以格之以下却是做工夫合今也尋其義理如此又曰用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

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

謂學聚問辯易文言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是行此引是知中庸誠身同執是行此引中庸所謂是知孟子存心養性是行此引是知對說而已

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

大學大全 或問

而可以驗夫

音扶

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

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賢

傳之間乎

音傳是也犯不韙之說出春秋左氏傳

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

此以理言造化發育

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

附錄黃氏洵說曰此句終

言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

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朱子曰

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住不得處。問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天生。悉民有物。有則蓋視有當視之則聽有當聽之則如是而視如是而聽。便是不如是而視不如是而聽。便不是。謂如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能視遠謂之明。所視不遠不謂之明。能聽德謂之聰。所聽非德不謂之聰。視聽是物。聰明是則。推之至於口之於味。鼻之於臭。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窮理者。窮此而已。○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道。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所謂有。必有則也。

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

大學大全

或問

書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

不可亂也

西山真氏曰。圓外察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

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玉溪盧氏曰。心之爲物。主於身。形而下者也。其體用性情。形而上者也。渾然在中。其體初無仁義禮智之分。隨感而應。其用始有惻隱等四者之別。仁爲惻隱之主。義爲羞惡之主。禮智爲恭敬是非之主。而皆不可亂。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

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

玉溪盧氏曰。耳

目等。乃吾身所具之物。君臣等。乃吾身所接之物。口容止口之則也。氣容肅鼻之則也。聽思聰視思明耳目之則也。

非禮勿動。四肢之則也。君臣有義。是君臣之則。父子有親。是父子之則。有別有序。有信。是夫婦長幼朋友之則。皆所謂有物必有則也。吾心之則。乃此身體。統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體統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體統者之外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專言草木

獸。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

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格庵趙氏曰。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者。理無物不在。

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微一息之頃。或呼或吸。皆此理之所寓也。○新安陳氏曰。天地及一塵是一息。是乃上帝所降之衷。書湯誥橫說古今及一息是直說

大學大全

或問

書

帝降衷。烝民所秉之彝。詩。烝民。帝之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成食采之邑。名康肅。皆其謚也。成子受賑於社。不敬。賑市井反宜。社之內也。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取禍。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

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程子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邪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張子名

則不中矣。附纂此言時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載字子厚家於鳳翔府郿縣橫渠鎮世號橫渠先生。○正蒙誠明篇。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得私也。附纂黃氏洵饒曰。

一原指 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 邵子名雍字堯夫謚康節理也 河南人○性者道之形體見擊壤 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集序

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 問降衷秉

辨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朱子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字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道理降衷與你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為則而取其正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中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降衷於下民緊要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來處與受處而言也○問降衷而言則謂之性緣各據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問劉子云天地之中程子

大學大全 或問

云天然自有之中此中字同否曰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天然自有之中是指事物之理○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腦子其流行者是天道人得之為性○諸先生說這道理邵子說得最著實這道理空虛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道理還是無這道理故當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忽自於擊壤集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性之邪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極好○氣質清濁偏正本正蒙中語亦是將人物賢不肖智愚相對而分言之如此若大槩而論則人清而物濁人正而物偏又細論之則智乃清之清賢乃正之正愚乃清之濁不肖乃正之偏而張子所謂物有近人之性者又濁之清偏之正者也物欲淺深厚薄乃通為衆人而言○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於物者受於天而為吾所有故謂之性又曰道者事物中所當然

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正如此○西山真氏曰詩謂秉彜言衆民皆秉執此常理孟子謂仁義之心言人既得陰陽之理以為性則自然有仁義之心只舉仁義二字者仁包禮義包智故也禮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程子所謂天然之中言凡百事物皆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凡人物之性皆自此流出如百川之同一源也 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

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

大學大全 或問

可得而治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理有未窮言物有未至知有不盡言知未至致皆就理言 昔者

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

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 王

盧氏曰此格物 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

致知之本原 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

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

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 問關於事為者不外乎念慮而

分為二項意如何朱子曰固是都相關然也有做在外底

也有念慮方動底念慮方動更須辯別那箇是正那箇是

不正這只就始末上大約如此說問只就著與微上看或曰有箇顯有箇微附錄黃氏洵饒曰此數句亦應上段求之文字之中或索山客反之講論之際玉溪盧氏曰此四句格物致知之條

目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神

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

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今人未嘗看

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真見得這底是我合當為

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而必忠非是謾說如此蓋為

為臣不可以不忠為子而必孝亦非是謾說如此蓋為子

大學大全 或問

不可以不孝也問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

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否曰下句只是指事而

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

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

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

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陳氏

曰在身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

寂用合當感之類性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

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犬賓客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

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若處合當恭執事合

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玉
盧氏曰極即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
至善之謂而無不盡矣朱子曰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
得此物盡吾心之理○新安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
陳氏曰此格物致知之效驗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
上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
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
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
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
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
外精麤而論也問用之微妙是心之用否朱子曰理必有
理則無所不該而無一物之不在然其用實不外乎人
心蓋理雖在物而用實在心也附錄黃氏洵饒曰體之虛
靈言具眾理用之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
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
則偏一作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
蓋亦有必然者附錄黃氏洵饒曰無以是以聖人設教使

大學大全 或問

人熟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麤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麤之可言矣附纂黃氏洵饒曰端莊靜一即涵養須用敬巨細相涵巨是存心細是致知即中庸謂存心以極乎道體之大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巨細相涵也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上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模黨反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

大學大全 或問

奎

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誣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陸問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以爲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蔽不若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其說亦似省力朱子曰不去隨事討論便聽他胡做話便信口說脚便信步行冥冥地去都管他○節齋蔡氏曰盡心者言其心之所存更無一毫之不盡也然若要盡得須先知得所以學者要先窮理也又曰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立其本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以達其用反之於身以踐其實則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融會然後可以造乎一之妙○陳氏曰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所謂盡心者須是盡得箇極大無窮之量無一理之或遺方是實能盡得心○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者當表裏用工蓋知窮理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

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端莊主容貌言靜一主心言表裏交正之義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王溪廬氏曰存心於端莊靜一主敬之工夫也窮理於學問思辯格致之工夫也巨以此心言細以衆理言動以格物工夫言靜以主敬工夫言豁然貫通○曰近世大儒而有爲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音汗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問溫公以格物爲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義否朱子曰亦有之如格鬪之

格是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爲不善者外物誘音音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

大學大全 或問

奎

聲上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孔周是其爲說不亦善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去聲也格庵趙氏曰物與理未嘗相離若離物以求理則空虛而無據豈得一切扞而去之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如君臣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音扶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

毫釐力之反差耳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朱子正作毫。且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

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救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

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

去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并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虛

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上類。然後可以全夫

婦之別筆列反。也是雖奇以制反。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

其說者。況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

大學大全或問

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形句反。於文字多

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

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

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

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

舍上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

之可及也。新安陳氏曰。務博陷於支離。博物洽聞之徒。徑約流於狂妄。禪學頓悟之徒。二句說盡世人為

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芳服反。亦作覆。後凡

言反復。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朱子曰。博學亦非欲求異音同。初學且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百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須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會有通處。若不如此。兩下用工。成甚次第。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

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

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

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

達哀樂音好惡並去聲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為一。求屈伸

消長上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

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

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

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

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

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樞玉處反

皆通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

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

大學大全或問

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

至也朱子曰謝氏尋箇是處之說甚好與呂與叔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

至其所見大段不同但尋箇是處者須是於其一二分是處有窮到十分是處方可又有以為天下

之物不可勝平聲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

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楊中立說

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

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

大學大全

卷

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

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

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

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

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

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

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

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音於

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

音扶下同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

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

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

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

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禮記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

失位去國曰聞之矣喪欲速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

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

曾子曰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然則夫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宋向戌之

孫名也自為石鄰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魯仲孫閱常失位去國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

也曾子曰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謝安

國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

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

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

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

大學大全

卷

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爲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卽事卽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爲得致字向裏之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仲說又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七反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朱子曰身親格之說得親字急迫不成是借人格○此段本說得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會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廣大須說得表裏內外周遍

大學大全或問

李

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知乃可精更有局促氣象他須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貫通他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模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積久自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問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曰人之爲事必先立志以爲本志不立則不能爲事雖能立志苟不能居敬以持之此心亦泛然而無主悠悠終日亦只是虛言立志必須高出事物之表而居敬則常存於事物之中合此敬與事物皆不相違言也須敬動也須敬坐也須敬頃刻去他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不得門人之所以爲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

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去而大義已乖

矣出家語後序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朱子曰

更不可易某當初於呂謝楊尹說段段錄出句句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程子說攪攘不破諸說挨排便成粉碎諸說皆失了程子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他可知矣○程子諸門人說得都差不會精曉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所以多差後來集諸家語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方是渾全然則當時親炙未爲全幸生先生之後者問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李先生名

延平人朱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

子之師也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

大學大全或問

李

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去以口舌爭也格庵趙氏曰程子且別窮一事延平則言且就一事推尋待其融釋脫落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爲力非謂一事未窮得而可貳以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爲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以辭害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

者矣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

極輦與至同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下華反其表裏真妄

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識愈多而心愈窒陟力反此正為去聲下同己為人之所以分不

可不察也潛室陳氏曰格物致知研窮義理心學也記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善

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

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

大學大全

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去聲下同善而惡惡上去聲下同

其惡惡之不惡而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

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

於事物之理固有膏莫中反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

僅識其麤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音扶下同不知

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不好者以

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

能無不惡者以挽音晚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

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北溪陳氏曰造化流行生育賦與更

實理言人受得此理以為善亦本善而無惡如外好善而

內不好善外惡惡而內不惡惡便是不真實一等未實見

道理人雖分明有好善之心終是不能徹表裏夫好善而

須是真知善惡分明然後有真好真惡之功

不誠則非唯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惡而不

誠則非唯不足以去去聲惡而適所以長上聲乎其惡是則其

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

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

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

此而復扶又反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

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

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

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

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去聲

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

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新安陳氏曰

之義此以快與足分屬好惡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

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閒斷焉則庶乎內

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脩矣意誠則心正身脩之本皆

已在此故於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

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

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

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

如此是固宜為自脩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

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

大學大全 或問

主

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

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

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

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扶又反重重出也後此皆然如意誠而后心正意

既誠又不可不正其心○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

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嘽口者而字

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意而其為

快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筆列反之耳孟子

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快與足之意而

言者也史記列傳樂毅遺燕惠王書曰自五伯音靈以來功未有及於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先王燕

昭王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嘽栗姬史記西漢外戚傳景帝立齊栗

姬男為太子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

子為姬栗姬謝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夫人許之會薄

皇后廢長公主曰諸栗姬短景帝當屬諸姬曰吾百歲後

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

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嘽栗姬

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臣奏事文曰子以母

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宜號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

邪遂案誅大臣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以憂死卒立王

夫人為皇后朱子曰字男為太子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有同一義

而二用者如銜字或為銜大學大全 或問讀者各隨所指而觀之則既並

行而不悖矣字書又以其訓快與足者讀與愜同則義愈

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懼

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扶又反然

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文然

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

本然真體乃其本體之不雜於人偽者也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充之

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曰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低地處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契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北溪陳氏曰感自外入以彼物之至吾前而言應由中出以此心之接彼物而言○節齋蔡氏曰鑑之空方能照人若先有人形滯其中則人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照矣衡之平方能稱物若先有物重滯於下則物之繼至者不復可得而稱矣以鑑空衡平喻心體之虛明最為精切○陳氏曰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若世俗心慮昏昏莫克主宰體用動靜無伏準則目隨物視耳隨物聽行信足步言信口說矣○西山真氏曰鑑空衡平之體用切須玩味蓋未應物時此心只要清明虛靜不可先有一物如鑑未照物只是一箇空如衡未稱物只是一箇平此乃心之本體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也及事物之來隨我

而應因其可喜而喜可怒而怒在我本未嘗先有此心但隨物之感而應之耳故其發無不中節此所謂鑑空衡平之用也○徽庵程氏曰未發之前氣未用事心之本體不待正而后正發而中節則心之用無不正亦不待正之而后正夫有不正而後正心體靜而未發何待於正乎惟此心之用發不中節始有不正而待於正耳章句曰用之所行或曰其正或問曰此心之用不得其正未嘗言體之不正也惟經之或問有曰不得其本然之正曰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或者遂執之以為正心乃靜時工夫如中庸未發之中太極圖之主靜而經之所謂定靜安也傳之心不在焉乃心不在腔子裏時也殊不知聖人教人多於動處用功格致誠正皆教人用功於動者定靜安亦非但言心之靜也若靜時工夫則戒謹恐懼而已存之養之守之而已不待乎正其所不正也聖賢之動固主乎靜元亨誠之通固主乎利貞誠之復而誠正脩云者正誠通之事既誠正而脩矣始有誠復之明若當誠意之後厭動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而求靜棄事而冥心收視反聽而曰吾將以正心焉此乃異端之事非吾儒事也況心不在焉亦曰心不在視則視而不見心不在聽則聽而不聞豈盡在腔中之謂哉或問所謂本然本體亦指此心之義理而言孟子言本心亦指仁義之心而言豈一於靜之謂乎○玉溪盧氏曰湛然虛明者心之體隨感而應者心之用如鑑之空則妍蚩因物而空者自如如衡之平則俯仰因物而平者自若真體之太極亦無不在矣未感之時鬼神不得窺其際乃天下之大本是明德之體寂然不動者也寂之中有能感者存感物之際流行不滯正大光明乃天下之達道是明德之用感而遂通者也感之中未嘗無寂者存○紫引按或問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此一段言本然道理是乃人之性情然也又曰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

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此愚所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見有不得其正者又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此所謂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者也上文固無得失之可議一條除却不論則此一段話正與本文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相反應是心得其正者也又曰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此愚所謂心之不得其正皆是用上累了者也今即或問分為小段而疏之益見向來有以正心只為靜存工夫而不得其正不指心之用言者全非矣

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

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

大學大全

或問

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

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

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

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

矣所引二句乃杜子美詩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

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

反悉井

之哉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譬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

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

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

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去聲惡去聲下於

偏是以身有不脩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

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

好惡取舍上聲之間將無一當去聲於理者而況於閨門之內

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反比音之私而能有以

齊之哉北漢陳氏曰治家非如治國治國可用刑威治家

大學大全

或問

氏曰閨門之內義常不勝平恩情愛暱比之私尤所難克

使一有偏焉則長幼親疎欲其心之齊一不可得矣蓋至

近至密之地一毫之偽無所容欺此

常情之所易忽而君子之所甚謹也曰凡是五者皆身與

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

為偏倚而身不脩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

疎之等貴賤之別筆列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

宜其身之無不脩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

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

正而后身脩亦曰心得其正乃能脩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脩也

朱子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教人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

人才格物便知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問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省察用功故經之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脩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誠則心無事乎正心既正則身無事乎脩也

○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

扶音

教情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

有如是之則哉曰教之爲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

待洛反所施而無所不教爾若因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

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

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

上聲

取而其行

去聲

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

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

去聲

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

取而非吾故有教之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况

此章之旨乃爲

去聲

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

雖曰有所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哉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爲

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

中

去聲

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若民則非如

赤子之不能自言矣而使之者反不能無失於其心則以

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言此蓋以明夫

扶音

使衆之道不過自其慈幼者而推之而慈幼之心又非外

鑠

式約反

而有待於強

上聲

爲也事君之孝事長之弟亦何以

異於此哉既舉其細則大者可知矣

細謂慈大謂孝弟○三山陳氏曰長民者

大學大全 或問

美

往往不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己不若慈母之心耳

孝弟與慈初無二心苟自切己推之則舉慈可以見孝弟

矣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

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朱子曰惟德罔小言其不可小也○三山陳氏

曰爲惡之効捷於爲善仁讓必積而刑於一家而後可以

化一國貪戾則纔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見爲

善者不可無悠久之積爲惡者不可有斯須之暫也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

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

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

音篤察也勸也

而後化且內適自脩

而遽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欲責人以必無也曰
此爲去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
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
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
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拱手以俟
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
故先君子之言曰文公父名松字喬年號韋齋先生有諸己不必求諸人
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玉溪盧氏曰有諸己而非諸人者恕也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曰然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者必先有忠而後有恕也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上聲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旨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

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強上聲下同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善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己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景訓影字古只作景至晉葛洪始加彡源潔流清而治己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

大學大全 或問

三

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范純仁字堯夫謚忠宣公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己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己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豈不

誤哉藉令平聲其意但為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以

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扶音中庸以人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

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

其臣鄧音反憚委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為緩辭

以慰解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

齒決是憚者光武乃謂憚為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

大學大全或問

而大啓為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

義有所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後漢書郭憚傳

之后以寵衰數懷懟而廢憚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

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

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

憚善恕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輟天下也○問如

心為怨朱子曰如此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只爭

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問范忠宣以恕已

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

句亦未害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才恕已便已下是

若橫渠云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盡道語便不同蓋恕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要他人有是

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己不當下恕字○至溪廬

氏曰心必窮理以正之者格物致知之事治已愛已皆出

於正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即是推之以及人者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事也治己愛己皆出於正盡己之忠即是

推之以及於人是推己之恕忠者體恕者用表端源潔忠

也景正流清恕也忠者明德之事恕者新民之事大學之

道一忠恕而已此章言治國下章言治天下皆明

德之推而恕之事也此章之義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

下章黎矩之義則欲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蓋治國乃平天

下之本故此章以治人言下章以愛人言義各有攸當也

○新安陳氏曰大學傳至治國平天下章方言恕觀此言

恕則隱然見脩身以前之當言忠矣盧氏之說正是即後

之言以發明前○曰既結上文而復扶反引詩者三何也

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依據反有以

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扶音

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

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

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

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

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

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

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

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大學大全或問

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

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

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

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音為多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

云者皆以是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得矣

曰三詩亦有序乎曰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

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所引

孟子嘗引之集註云御治也於御字無音詩傳

云御迎也於御字音牙嫁反當依集註如字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國

平天下之道而復扶又反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

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

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已推而人

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形句反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

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上聲下同之也

新安陳氏曰老老長長恤孤躬行於上而民興孝弟不倍於下是有以化之絜矩是乃處之道也蓋人之

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

大學大全 或問

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尺亮反之則下之有是心者

亦無所感而興起矣以上詳說有以化之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

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

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

其心之所同而得夫音扶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

興起之善端也以上詳說有以處之曰何以言絜之爲度待洛反下同也

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莊子名周

人間世篇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社櫟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託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爲之則也賈子名誼

西漢洛陽人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量權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諸儒蓋

莫之省悉井反而強上聲訓以絜口結反殊無意謂先友太史范

公名如圭文公父韋齊之友乃獨推此以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

惡去聲下同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

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去聲不

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音教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

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去聲是則所謂

大學大全 或問

絜矩者也夫音扶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

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

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

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上聲爲之

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

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

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格庵趙氏曰天下之

格知至者能燭理則視衆人之心猶一心而明絜矩之義公則一致私則萬殊意誠心正者能克己則以一心爲衆

人之心而盡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音之外便為胡

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牛代反而不能通矣若趙由之

為守則易去聲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去聲

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音

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史記酷吏傳周陽由者其父趙

姓周陽氏由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為郡守武帝即

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三千石中最高為酷暴驕恣所居

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令必陵太守奪之治由

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勝屠即申屠也相告言

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魏志王肅

傳肅太和中拜散騎常侍肅字子雍東海郡人史評曰劉

實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大學大全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

己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

謂終身可行程子所謂充拓音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

蕃音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

無不通耳朱子曰推得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

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

之富欲人之貧欲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閉塞

地閉賢人隱然必自其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

惡取舍上聲皆得其正而其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

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音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去聲若

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

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

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

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丘彌反步之閒亦且參商參音

商二音矛盾盾食允反二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

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

如形與影欲去上聲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

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所當先而為本者

末者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哉朱子曰忠是本體恕

是枝葉非是別有枝

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

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

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想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

若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

曰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為推己及人之事

而傳之所以釋之者一事自為一說若有不能相通焉者

何也曰此以勢之遠邇事之先後而所施有不同耳實非

有異事也蓋必審於接物好惡二字並去聲下同不偏然後有以

正倫理篤恩義

附纂黃氏洵饒曰正倫理言父子兄弟兄弟夫婦長幼是也篤恩義言有親有

序有別之類是也

而齊其家其家已齊事皆可法然後有以立標

準胥教誨而治其國其國已治

去聲

民知興起然後可以推

已度

待洛反

物舉此加彼而平天下此以其遠近先後而施

有不同者也然自國以上

上聲

則治於內者嚴密而精詳自

國以下則治於外者廣博而周遍亦可見其本末實一物

首尾實一身矣何名為異說哉

格庵趙氏曰嚴密精詳所以為廣博周遍之地治內

者疎略苟簡則治外者雖欲廣博周遍得乎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

之好惡為己之好惡也夫

扶音

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

所惡而不以施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

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三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

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為心

而可以父母斯民民亦父母之矣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

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已徇私不與天下

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僂如桀紂幽厲也○曰得衆得國失

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

能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衆失國矣○曰所謂先慎乎德

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謹此言其所謹而當先者尤

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謹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以脩其身而已矣○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

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

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鬪其民而施之以

劫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國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語

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

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

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曰前既言命之不

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

之意亦承上文而言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

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

乃人之所自為耳可不謹哉○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

去聲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

與否之異也曰媚疾之人誠可惡去聲下矣然仁人惡之

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為惡如字

人其惡善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

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

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

於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音扶彼

此之勢雖殊而苦樂音洛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而不遠則

大學大全或問

其為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扶又何罪

焉故不敢以己之所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

境以禦魑抽知魅音媚而後已蓋不惟保安善人使不蒙其

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

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意亦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

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逛之為屏必正反何

也曰古字之通用者多矣漢石刻詞有引尊五美屏四惡

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逛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

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

非不謬靡幼而舉措得宜也○曰命之為慢與其為怠也

孰得曰大凡疑義所以決之不過乎義理文勢事證三者

而已今此二字欲以義理文勢決之則皆通欲以事證決

之則無考蓋不可以深求矣若使其於義理事實之大者

有所鄉許亮背音佩而不可以不究猶當視其緩急以為先

後況於此等字既兩通而於事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

心極力以求之徒費日而無所益乎以是而推他亦皆可

大學大全或問

見矣曰好善惡好惡並去惡如字人之性然也有拂人之性

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媚疾有以陷溺其心是以其所

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

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於是矣○曰忠信驕泰之所以

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

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附

疑或問曰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為之哉亦

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

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

為千萬人之心此忠信得大道之說也又曰然必自其窮

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旁以此度之而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云云此忠信得大道之說也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

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

貨為先見尚書洪範篇三八政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

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而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

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

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崇本生之眾為之疾也節用食之寡用之

大學大全 政問

全

也舒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則固未嘗廢也呂氏

之說得其旨矣呂說已見章句中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

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

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已豈若後世頭會

古外反箕斂力驗厲民自養之云哉前漢書陳餘傳秦為亂政外內騷動百姓罷散

罷音疲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吏到民家計人頭數以箕斂之而供軍需財匱力盡

○曰仁者以財

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惟利是圖故捐身賣音禍以崇貨也然

亦即財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真有以財發身之

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何也曰上好去聲仁則下

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

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

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為天下僂之不暇

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以自焚而起

鉅橋鹿臺之財德宗以出走而豐瓊林大盈之積皆以身

發財之效也史記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盈巨橋之粟以

大學大全 或問

全

酒為池縣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

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亦發兵距之牧野甲子日

紂兵敗紂走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自焚而死武王遂斬紂

頭縣之白旗又書武成篇此篇記武王功成之事乃反商

政政由舊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資於四海而萬姓

悅服○唐書陸贄傳始帝播遷帝德宗也朱泚反帝出走

在外府藏委棄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

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不滿所望請悉出以賜有功給軍賞帝悟即撤其署

○曰其

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鷄豚牛羊民之所畜計六反養以為

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祿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扶又反與

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上聲織婦而董子因有與

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

史記

公儀休爲魯相食茹而美食其菜曰並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燻其機云欲令農夫工女安所營其貨乎善也謂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西漢書董仲舒以賢良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去釐予上聲之齒者去其角言天生物賦予有分定牛無上齒者則有角其餘無角則有上齒傅之翼者兩其足傳讀曰附附者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其殃盜臣

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當

反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

大學大全 或問

奎

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

直斥其不仁事詳見論語公治長篇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

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

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

三山陳氏曰織蒲亦儉矣

而君子疾之以其主於利也冉求之聚斂未必有後世培植之事但聚斂藏於季氏之家而不能布之於下則聖人疾而欲攻之况剝民力以自富乎○西山真氏曰近世所謂善理財者何其僭乎此也元元已病而科斂日異不知皮將盡而毛無所附也出新巧以籠愚民苟邀倍稱之入不知朝四暮三之無益也孟子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何也曰以利

爲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不遺其親不後

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爲

利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別筆列義利

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

朱子曰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

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

之這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曰

此其言苗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

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

審於未然而不爲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爲防人猶有用

大學大全 或問

奎

桑羊孔僅宇文融楊昀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

桑弘

羊楊慎矜朱子以在宋避諱故各去一字○張氏存中曰

桑弘羊洛陽賈人之子漢武帝朝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

盡管天下鹽鐵後爲御史大夫昭帝朝與燕王旦謀反坐

誅○孔僅漢武帝朝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後爲大農令○

宇文融辭給多詐唐玄宗朝爲覆田勸農使擢兵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又兼稅地安輯戶口使拜御史中丞有司劾

融交不還作威福貶平樂尉司農發融在汴州給隱官息

錢巨萬給事中馮紹烈深文推證詔流嵩州道廣州惶恐

而卒○楊慎矜唐玄宗朝爲御史知雜事後授御史中丞

以蓄纖緯妖言賜死○陳京事唐德宗帝討李希烈財用

宗朝

相安惟帝陸公名贊字敬輿蘇州嘉興故陸宣公之言曰人事唐德宗謚曰宣其言見

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

枝幹凋瘵秦辭反而根柢廢居月反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呂公

名公著字晦叔謚正獻河南人其言見秦劄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

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

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

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格庵趙氏曰興利之臣不過以聚斂為長策以培克為善謀唯求取媚於上而不顧結怨於下人主以其奉己之欲

大學大全或問

卷一

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害並至匪一朝一夕之可解有必然之理者此桑羊之徒所以誤人之天下國家至於極也陸呂二公之言可謂當矣如司馬公關善理財者不加賦之說則亦所當知其言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澤則秋旱此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大

學此章之旨與三君子之言察之○玉溪盧氏曰聖賢千言萬語其論道只在退人欲以存天理其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曰此章之文程子多所更平聲下同定而子獨以舊

文為正者何也曰此章之義博故傳言之詳然其實則不過好惡並去聲義利之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

足而復扶又反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去聲見形句反下

同層出有似於易置而錯陳耳然徐而考之則其端緒接續脉絡貫通而丁寧反復為去聲人深切之意又自別見於言外不可易也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大學集註大全或問 終

大學大全或問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

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

朱子曰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

在我者耳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尊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雲峰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新安陳氏曰書云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通考程氏復心曰仁義禮智四者具於人心乃性之本體此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一

謂天地之性也○今之說者解仁字則述朱子曰心之德愛之理解義字則曰心之制事之宜固亦然矣至於禮字則述朱子解禮之用章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解似於性字上為未切也且朱子解孟子首章仁字則先心之德而後愛之理解論語第二章仁字則先愛之理而後心之德各有攸當不容毫髮苟且混淆也而可以此禮字註遂為諸書禮字之通解乎如克己復禮之禮字則解義又別矣然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句解此一禮字猶未甚悖也以其於天理人事已該得盡且亦未嘗混乎仁義與智也若夫智字雲峰胡氏乃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此則分明是明德之義矣豈可用以解智字至於番陽沈氏則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是亦用朱子解禮字之意而撰出此詞其解義亦似過於濶大終不可以與仁義禮對看也○蓋此智字是偏言之智仁字亦是偏言之理不應解得太重也○按朱子自有說云仁者溫和慈愛之理

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樽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人之性也此說載在大全中最高為精當今當據之以為定論○四性不言信者仁義禮智之實處即信也○天與之如何曰據人所得於天而言則為天與之矣得天之元以為仁得天之亨以為禮得天之利以為義得天之貞以為智吾之所有者皆得之於天不謂之天與而何然元亨利貞天之四德一木火土金水之理也正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不然人性何緣有是仁義禮智四德懸空而來也陳北溪謂仁義禮智即木火土金水之神也神字極是精妙然其氣質之稟或不

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新安陳氏

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盡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通考程氏復心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三

曰氣出於天性亦命於天性是道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之善只一般氣便有不齊氣是初稟底道是成形了底只陰陽五形之氣衰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中又精英者為聖賢精英中查滓者為愚不肖此所以為氣質之性○蒙引凡單言氣質自該得質如云氣質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

通考吳氏程曰盡上聲徐忍反盡之也舊

作子忍反凡終盡之盡則上聲慈忍反則天

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

平聲下同

而教之以復其性

問何處見得天命處朱子曰此也如何得知只是纔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眾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至孔子方不然雖不為帝玉然也

開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新安陳氏曰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出極清極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其性安行之聖也與全之相應常人必先知其性方可望以全其性故於中下一而字聖人合下生知安行不待知而方全故只平說天必命之以為億兆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變化其氣質而復還其本性以上四箇性字須融貫看透三代以前聖賢之君君師之責兼盡三代以後君道有略得之者而師道則絕無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禮智之知性之名睿智之知質之稱盡其性是知之到行之極兼上知全兩字○程氏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者是也○蒙引聰明均主心言入乎耳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聰入乎目而無不通於心是之謂明蓋聽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也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心也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此伏羲神農黃體睿是深通處聰明屬耳目睿智全以心言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三

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與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朱子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胥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雲峰胡氏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胥子○新安陳氏曰上文說其理此實之以其事天生民而賦與之不能教之聖君代天立標準以主教於上而設司徒及典樂之官以掌教於下此時教已立而教之法未備學之名未聞也○蒙引立極者中庸所謂脩身則道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

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師之道合而為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繼天立極者即上文所謂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即上文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者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乃堯舜時事而上文兼引伏羲神農黃帝者蓋自伏羲以來便有君師之造如畫八卦之文制婚娶之禮與夫垂衣裳立制度之類則教之來久矣故并言之○曰職曰官互文也○司徒之職典樂之官大抵皆兼小學大學道理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

大學大全章句序

西

掃內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以箕自向而投之之類是也應對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劍辟頃詔之負置之於背劍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頃辟頃詔之傾頭與語則掄口而對之類是也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中否以觀德行御法一車乘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數算數之法可以盡物變周禮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過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六者言節有品節存焉下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勿軒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傳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闕大學在王官之東束髮謂

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
二十入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
禮也按年數互有不同而朱子獨以白虎通爲斷通考吳氏
程曰漢漸也酒論語惟色買所絀二反世俗讀作色買反本
之內則音義與掃字皆去聲以類相從爲順今並讀作去聲
後不復出數所遇反舊音凡以數計者如論語數年孟子數
口之類皆所主反今並作去聲後倣此○東陽許氏曰按註
疏所言閭里以上凡鄉州黨族遂縣鄙鄆皆有學但閭里之
塾爲小學餘皆大學也○程氏復心曰周禮大宗伯五禮之
目吉禮十有二一禮祀二賓三饋四血祭五狸沈六醢
辜七肆獻八饋食九祠十禴十一嘗十二烝四禮五一喪二
荒三平四禴五恤賓禮八一朝二宗三覲四遇五會六同七
問八視軍禮五一師二均三田四役五封嘉禮六一饋食二
昏冠三賓射四饗燕五賑膳六嘉慶○六樂一雲門黃帝樂
一云堯樂象雲氣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二咸池
皆黃帝樂亦云堯樂象池水周徧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

大學大全章句序

五

祇三大聲舜樂磬紹也以其紹堯之業而能齊七政肇十有
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四夏禹
樂夏大也以其大堯舜之德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
大川五大濩一名韶濩湯樂濩護也湯寬仁而能救護生民
故周人舞之以享姜嫄六大武王樂傳云武王以黃鐘布
牧野之陣歸以大簇無射○五射一白矢矢貫侯過見其
鏃白也二參連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剡注謂
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襄尺襄俗作襄周禮釋文音
讓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讓君一尺而退也五井儀謂四
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五御一鳴和鸞和鸞皆鈴也和
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鸞在衡上近在馬和
在式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軌式是車上橫板手所憑
仗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節
節奏若車速則不相應遲則不響又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
二逐木曲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鳴和鸞者
御之常逐木曲者御之變三過君表如轅門之類四舞文衡

衛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如箇十字街頭模樣
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舞底節奏五逐禽左謂御驅
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就人君以射之也若禽在右邊須要當
得過左邊以就主人之射○六書一象形謂書與畫同出畫
取形書取象凡天文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
用服飾有形者皆可象如日月字是象形之類亦有象形兼
會意諸聲者二會意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中心爲忠如心
爲恕之類會合人意也如後字從彳從么從又卽三體會意
也三轉注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卽老之類四處事
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也五
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六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
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工與江皆從經堅可河雖
反異而音亦近疏曰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上
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圓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闔閭
衡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之等有六也○九數一方田以
御田疇界域卽今丈量田地畝角之法二粟布以御交貨變

大學大全章句序

六

易粟是米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糶得多少穀之類交是買賣
質是典約變易是撞換三哀分以御貴賤廩稅此是理會官
員俸祿多少之法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廩謂廩
祿稅謂采地所收之稅四少廣以御積糶方圓積糶如今倉
然積米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
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錐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
器作如何算圓器作如何算各有法也五商功以御工程
積實商其功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算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
人多人工如做屋亦可算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六
均輸以御遠近勞費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勞是力費是
裹足如自某處到某處用力幾何裹足幾何之類七盈貽以
御隱難互見盈是多貽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
於難則尤不可見由見顯者以推其隱如人有財物失去一
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難互見是因其
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八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今作曆者
用此法謂如算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長補短湊得齊整便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七

好算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大月小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辰之行不同却要算箇行之會都相合九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橫爲勾直爲股斜爲絃三者可互相求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井之深城邑之廣道路之遠可以測知此算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木匠曲尺尺頭爲勾尺稍爲股尺頭與尺稍盡處相去爲弦○永嘉史氏曰以文對節而言便是天理節文之節文分而言之亦對舉以互見耳朱子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所以所以又曰古人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從小學中學下大來都不費力齊氏釋名物者非是附纂景氏星曰大學所言不過學與教也故此序首冠以學教二字天降生民至之性二句言性之所賦人人皆同天之生人所以教人者不過使復其性爾兩大學字不同上指此書言下指學校言○黃氏洵饒曰則既之既已然之辭仁義禮智之性即天命之謂性然其氣質之稟至而全之也一節言氣質之稟人人皆異性之所有指性義禮智而言一有聰明睿智至以復其性一節言得其氣之至清者自然能盡其性聰明睿智耳無不聞心無不通又曰思之通徹曰睿知之周備曰智又曰治謂法制禁令教謂政事設施已上四性字前二者就本原上說盡其性就聖人行上說復其性就學者行上說繼天立極即皇極之極極字本義是屋棟借以爲至高至中之喻王謂天子公謂諸侯家引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轉註舊註謂文義相近但旁邊改轉如考即老之類此說蓋以考爲父故得謂與老義相近若稽考之考則其義遠矣董氏非之是也蓋謂之轉註當是以此一宇既爲此義用又轉註爲他義用也若考與老乃轉文非轉註也今取程氏之意而演繹之有一轉者如中正之中轉而爲中的之中謂能得其中處也則義轉而音亦隨之如指揮之指揮而爲指揮之指揮其所指之意也則義轉而音不轉又有再轉者如反正之反以其反應手前也轉而爲反報之反亦去聲又以其與前者異也轉而爲平反之反則平聲如好惡之

大學大全章句序

八

好以其人爲好也轉而爲喜好之好則去聲又以其兩相好也轉而爲好會之好亦去聲又有至三轉者如行止之行以其行有實迹也轉而爲行實之行又以其行當有次也轉而爲行次之行又以其直行不顧也轉而爲行行之行如數目之數以其有數可紀也轉而爲悉數之數以其次數繩繩相繼也轉而爲疎數之數又以其數加多愈密也轉而爲數密之數以上或轉音或仍音或又別更其音於義皆爲轉註也○假借如理本玉之理也而借以爲道理之理妙本女之少好者而借以爲精妙之妙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新安陳氏賢者得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凡民惟或問凡民俊秀既得入大學不知公卿大夫元士眾子中之俊秀者亦得入大學否曰公卿之眾子不得復爲公卿大夫之眾子不得復爲大夫元士之眾子不得復爲元士即便是凡民矣其俊秀者即便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是凡民之俊秀者矣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新安陳氏曰三代有小子將有國家之責皆在所教民之俊秀他日亦將用之以佐理天下國家者也窮理知之事正心以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下行之事附纂元子承位元士上士也夫音扶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新安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爲立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八歲入小學十

五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大學則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教之節目也如行吾孝而得其所以為孝行吾弟而得其所以為弟即此推之自有餘也如子當孝而教之孝幼當弟教之弟即此求之非有外也○韓氏古遺曰言外便有佛老○蒙引是以當廣字詳字應前備字○躬行心得兼小學大學言

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去聲下同之所固

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雲峰胡氏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

說下之所以為學○新安陳氏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體職分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職分是知之事倪端盡力是行之事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通考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其學焉者則專言大學附錄黃氏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天命職分謂五倫此古昔盛時

大學全章句序

九

所以治去聲下同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考東陽

許氏曰篇首至非所能及為第一節首原立及周之衰賢聖

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徒回反敗時則有

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

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新安陳氏曰皇帝生當天地氣運

道行於當世孔子當天地氣運衰時不免窮而在下以身為教而

教傳諸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誦傳先

王之法兼大小學言傳是傳之當世與下詔後世對說附錄黃氏洵饒曰陵小山夷平也言丘陵墮墮漸與地平教化漸廢亦類於此風俗頹敗謂治不隆如山之崩不可救俗不美如海濱之散不可收○政謂君教謂師古者君師只一職二字

一篇骨子蒙引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教化陵夷治不隆於上也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若曲禮少去聲聲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

反○番陽齊氏曰曲禮少儀內則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附錄東陽許氏曰支者木之末流者水之末餘者食之末裔者衣之末若只以水與衣此謂支分之流餘未之裔蒙引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與下文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者相

反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宋子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

大學全章句序

十

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新安陳氏曰規模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入條目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東陽許氏曰規模節目以三綱入條對言則三綱為規模八條為節目謂入條即三綱中事也獨以八條言之則平天下為規模上七條為節目平天下是大學之極功然須是有上七條節目做工夫行至於極然後可以平天下蒙引此篇二字專指聖經言下文實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只是經之註脚亦不害其為同也○規模節目規所以為員者是言節竹之節目網之目皆以眾而小者言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去聲義以發

其意饒曰會子方有今大學之傳以發明孔子之意附錄黃氏洵

饒曰宗者正也傳義謂十章之義發其意謂發經文之

意也。附蒙引所謂曾氏者。指曾子門人之得其傳于曾子者。也。故曰作為傳義。即所謂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

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朱子曰。自聖

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

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

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

○新安陳氏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附蒙引。詞章

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之輩。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

者。愚謂彼未全是俗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

處得此等。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問。異

俗儒耶。以高而無實。朱子曰。吾儒便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

理。異端便都掃了。只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若將些子

事付之。便都沒奈何。○雲峰胡氏曰。此虛虛而有。彼之虛

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新

安陳氏曰。老氏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

虛無佛氏寂滅。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

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先則反。仁義者又紛然

大學全章句序

王

雜出乎其間。朱子曰。秦漢以來。隨世以就功名者。未必自其

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騁於一世。○新安陳氏曰。權謀

術數。謂管仲商鞅等。百家衆技。如九流等是也。通考張氏師

會曰。俗儒用功過勤。而昧於道。異端寓意高遠。而離乎中。權

謀術數。如縱橫讎緯。百家衆技。如農圃醫卜。○臨川吳氏曰

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三。秦漢以前。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

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

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

成敗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韓

非申不害之徒。附蒙引。九流名家。專任名位禮數。此為近正

但。不能隨在致隆。隨時取。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

中也。故亦為偏曲之學。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

反。復。沈。反。否。邵。邵。塞。東

許氏曰。如日之晦。如目之盲。如氣之否。反覆沈。俗作。痼。音。固

如川之塞。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沈。俗作。痼。音。固

陽許氏曰。反覆是展轉愈添。而不可去底意。沈。如物沒於水

而不可浮。痼。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附蒙引。黃氏洵。饒曰。晦盲

否塞。反覆沈。痼。如耳目不聰明。如氣。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

之不通。如疾之久。扶起扶倒之說。以及五季。謂梁唐晉漢

之衰而壞亂極矣。雲峰胡氏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

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極也。大道之要

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上之人

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

大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通考張氏師會曰。壞音。怪。學

記曰。壞亂而不脩。○東陽許氏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

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仁政。患。天

大學全章句序

王

子出。兩夫子謂伯子叔子。伯子諱顯。字伯亭。號明道。先生叔

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附蒙引。陸高起也。與盛義

則差。而有以接夫孟氏之傳。有以連下文作一句。或以出字

斷者。非是。○張氏師會曰。程子之學。出於周子。而周子之學

則得乎不傳之緒也。今朱子大學序及孟子篇末集註。則皆

以程氏接乎孟氏。而周子若無與焉。豈能免學者之疑邪。說

者謂周子之書。莫非明易而大學孟子之書。則未嘗及之。蓋

朱子之意。主於書而言之也。此固然矣。抑嘗思之。周子通書

樂而已則其所志之高可知矣及讀朱子記周子之祠曰夫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己而合乎前聖授受之說又曰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又曰繼往聖開來學大有功於斯世然後釋然無疑而知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而程子之學則接乎孟氏之傳者也嗚呼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觀此氣象自非超然脫洒而入於聖域者孰能當之

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

音娶○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泥焉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末成書耳通考東陽許氏曰指歸向趣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曰趣旨意也附纂治教休明謂治休美而教詳明表章表而出之章而顯之此篇謂大學聖經謂夫子之經賢傳謂曾子之傳

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此八字收拾 **聖經賢傳**之指

然復反又 **明於世**附纂然復明於世 **雖以烹之不敏亦幸**

私淑而與去聲 **有聞焉**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子未得爲孔子徒之於延平李先生諸公○東陽許氏曰私淑者私善於人孟子不得爲孔子之徒而私善於再傳之子思朱子不得爲程子之徒而私善於三傳

之李氏此私淑字最切 **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

集音 **之閒**如字 **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謂補傳之第五會曰閒中間之閒與補

傳閒嘗或問閒獨不類 **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

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脩己治人四字包盡大學體用綱目通考東陽許氏曰自天運循環至小補爲第三節前段言程子應運而生

大學大全章句序

上接孟子後段言補程子而全孔會之書○程氏復心曰天學一篇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之師以此教之王公庶人之子弟於此學之此聖學之傳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三者如何爾附纂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於序言性詳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新安陳氏曰此序分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性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爲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首釋明德亦曰達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致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脩身以力於行而巴讀此序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爲要領以知行爲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大學大全章句序天降生民至非後世之所能及也爲第二節乃備言古者教人之法始末而兼小學在其中自及周之衰至作爲傳義以發其意爲第三節乃言大學之書所由作也自孟子沒至篇末爲第四節則言章句之所由述也愚此說與東陽及新安之說不同姑私記之於此○存疑大學之道三句即中庸首章意所謂明德即中庸之性道也所謂明德新民止至善即中庸戒懼謹獨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此三者爲大學之綱領中庸首章爲一篇之體要觀於此可見學庸只是一理○或問大學言明德新民止至善中庸言天地位萬物存亦相關否曰試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時節有三先失行寒暑不時風雨不調山崩川竭人物夭折等事否故新民到止至善決然是天地位萬物育

大學章句序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去聲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

大學大全讀法

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大學是爲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今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又曰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

大學大全讀法

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音燭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著陟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

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

大學大全讀法

三

意常在心曾之閒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合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如此乎閒居爲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上聲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自我何益之有新安

陳氏曰凡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陳氏曰大學章句已示學者一定之準只直接他現成的熟就裏面看意思滋味便見得無窮義理出焉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

大學大全讀法

四

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下同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溫尋過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曾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某解書不合太多

又先準備學者為去聲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去聲了○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汎必於章句約之○新安陳氏曰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讀大學法

大學大全讀法

五

大學大全章句 三魚堂 大舊音泰 讀本 今讀如字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 漢翼 王前席 漢廷 衆閱 姪 禮徵用中 較訂 男 宸徵直方

子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子上加子字倣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大學孔

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

乎其不差矣

龜山楊氏曰大學一篇聖學之門戶其取道至徑故二程多令初學者讀之○朱子曰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及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及中庸○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

大學大全章句

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陳氏曰為學次序自有其要須先讀大學以為入德之門以其中說明明德新民具有條理實羣經之綱領也次則論語以為操存涵養之實又其次則孟子以為體驗充廣之端三者既通然後會其極於中庸又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節目詳明而終始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者○新安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脩身身有矣言脩身本於正心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

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是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何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虛靈自是心之本體非我所能虛靈耳目之視聽所以視聽者即其心也豈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視聽之則猶有形象也若心之虛靈何嘗有物○只虛靈不昧四字說明德意已足矣更說具眾理應萬事包體用在其中又却實而不為虛其言的確渾圓無可破綻處○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

大學全章句

三

合所以虛靈○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北溪陳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也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虛則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道通考吳氏程曰大人猶言成人明德是心統性情一心之全體也分言之明屬心兼理氣德屬性該體用朱子釋之備矣大抵德者得也得乎天是釋德之為義虛靈不昧者心也釋明字具眾理應萬事者統性與情也釋德字○蒙引大人之學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官也不可以大人之大學當大學之大學看以其為大人之學而非小子之學故謂之大學也大學小學以學之大小言大人小子以人之大小言故不同章句著一者字是朱子解書

用字眼分法例處○道字前輩訓作方法一說道以理言非方法也此蓋但知其所異而不知其所同蓋方法即道也孟子君子行法以俟命條集註曰法者天理之當然也天理之當然獨非道乎又大學序文云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學所以教人之法非即大學之道乎○大學之明德即中庸天命之性也但中庸性字兼人物而明德則專指人非物所得而同矣○在字或以章句內當字註說大謬也此只云大學之道何在一在明明德一在新民又在各止於至善○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但為

去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朱子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

大學全章句

三

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明德是一箇光明底物事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明其明德○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雙峰饒氏曰明之有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雲峰胡氏曰章句釋明德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眾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即孟子言四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新安陳氏曰常人於明德之發見隨發而隨泯學

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體認而充廣之所謂達明之也氣稟拘物欲蔽則明者昏而初者失致其明之功以變化其氣質則昏者明而初者復○東陽許氏曰氣稟所拘就有生之初言之人欲所蔽就有知之後言之○通考昭武吳氏季子曰夫自太極之理與陰陽五行之氣妙合而凝形既生矣則所謂明德者已炳然於方寸間至虛靈至空洞湛乎如水之無波瑩乎如鏡之無塵天地之深深鬼神之幽隱事物之繁浩幾微之眇綿雖萬有不同而其理悉具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方其孩提無不知愛其親者愛果何從而生哉此明德也及其既長無不知敬其兄者敬果何從而起哉此明德也見孺子之將入井則怵惕之心動若本無明德則必不怵惕矣聞牽牛之將墮鐘則不忍之念萌若本無明德則未必不忍矣是其虛靈空洞者隨事而有覺焉不自知其然也在書謂之降衷在詩謂之秉彝在中庸謂之性在大學謂之心其為明德一耳是德也與生俱生本無加損然而存養之則晶熒斷喪之則晦蝕洗

大學全章句

四

濯之則呈露封蔽之則伏藏以氣稟所生之軀接事物無窮之變其誘奪於吾前者不不安能保是德之常明也哉是以大學君子必先致知格物以究義理之歸誠意正心脩身以去私欲之累義理透徹則真見昭融私欲消亡則本體發見向之未明者至是寔明矣向之寔明者至是大明矣向之大明者至是愈明矣此之謂明明德○蒙引章句氣稟所拘物欲所蔽雖云氣稟拘於有生之初物欲蔽於有生之後是兩平說但凡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故序文云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不及物欲一邊者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若孟子待文王而後與章註云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蓋以上智之資氣稟清明則物欲自不得而蔽之也又或問湯之盤銘章只言利欲昏之而不言氣稟蓋以其為利欲之昏則其由於氣稟之拘亦不待言矣故或兼言氣稟物欲或單言氣稟自可以該夫物欲又

或單言物欲亦自可以該氣稟經傳中如此類者尚多讀者可以類推而意會也○存疑程張以前無人說氣稟孟子曰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又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皆是說人欲之蔽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所以有功於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達明之此是朱子教人下手用功處此意本中庸其次致曲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者新者章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知皆擴而充之來

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

也○朱子曰此理人所均有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與欲所昏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又在他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昏則舊矣感發開導去其舊汚則昏者復明又成一箇新

大學全章句

五

底是新之也○王溪廬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新安陳氏曰書云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通考吳氏季子曰己之德固明而人之德未明苟慈然不加之意則是徒能自成而不能成物徒知欲立而不知立人夫豈天生聖賢之本心哉天之生聖賢也固以一世民物之責而諉之也我昭昭矣何忍置人於昏昏我察察矣何忍聽物之汶汶是必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自脩身而齊家以明一家之明德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自齊家而治國以明一國之明德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以明天下之明德舊染之汙雪消冰泮新美之化雷動風行而聖賢之責盡矣○附存疑明德曰明至民則曰新者凡民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淺說新之者經畫區處與之以為善之資開導引掖示之以為善

之路。慮其倦也。爲之鼓舞。作興防其背也。爲之懲戒禁止。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

朱子曰說一箇止字又說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盡頭。善在那裏自家須去止他止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雲峰胡氏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之也。通考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經言至善須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至善之理是卽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附存疑。章句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方是解字義未便說到明德新民處要其歸則不外是故蒙引曰凡事不屬明德則屬新

大學大全章句

六

民只在這兩個圈子裏○本文三在字皆承大學之道說來第三句當云在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不可說明德新民在止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於至善

其有以盡去

天^{音扶}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朱子曰
明德新

民非人力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剗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己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己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解到極好處○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

曰是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極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爲人君止於仁固是一箇仁然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一事合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執一便成一邊去安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恰好處○雙峯饒氏曰明德以理之得於心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爲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爲重○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爲明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爲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衆理會萬爲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爲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通考吳氏季子曰明德新民之事業必先被四表格

大學大拿章句

七

於上下而後可以爲明必先天之下至於海隅而後可以爲明不然則未也必協和萬邦黎民於變而後可以爲新日明日新皆有截然一定之則必至於而是而後止未至於豈有駐足之地哉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國人之交之信明德而至於極其明矣新民而至於極其新矣是乃至精至當盡善盡美之域毫髮不可得而加者聖門無以形容之姑強名曰至善耳以至善爲準則任重道遠果何如哉政使學者立心弘毅惟日孳孳弊而後已愚猶懼其不足以望聖賢之後塵况復習爲庸偷先自狹小半塗而廢一贊而止其可與言大學也哉

止至善若就八條目言須兼橫說直說方是以明德言如能格物致知矣而或未能誠意正心能誠意正心矣而未能脩其身則是明明德未能止於至善也然知之致也意之誠也心之正也身之脩也一或少有苟且而未能各造其極使無一毫之遺憾焉是亦未能止於至善也新民

之止至善亦然○存疑至善事理當然之極此既就明德新民說傳復以仁敬孝慈信說非有二乎曰以明德新民語事理統言之也以仁敬孝慈信語事理析言之也其實一也蓋所以為德者不外乎仁敬孝慈信○新民止至善舊依蒙引就在上人說今看或問云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在民而當新者得之於天見於日用之間固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及語錄謂在他雖未能在所以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依此還就民說為是蓋此是聖賢立箇標準與人合下規矩便要如此不是慮人不可幾及而姑俯就之也故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新安陳氏曰綱以綱言如網之有綱綱星則目張領以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王溪廬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入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

大學大全章句

八

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在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格物致知知之事也誠意正心脩身行之事也行以知為先知以行為重知之精則行愈達行之力則知愈進物格而知以至意誠心正而身以脩則吾德之本明者極其明而吾身之所止者極其善矣由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善教行焉善政施焉莫不革其舊染而復其性初天下之明德非一人之明德乎一人之至善非天下之至善乎通考張氏曰在猶當也章句以當因又當皆當釋三在字工夫大則有明新止三者○勿軒熊氏曰明德二字出堯典明德新民並言出康誥止之一字出虞書益稷至善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道自始學言之則謂之至善其極致謂之中聖賢相傳皆有所授非苟言也○吳氏季子曰文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為大學之綱領又以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後之人欲從事於大學必先以至善為準可也不以至善為準則於明

德新民亦決不能用其力何則志不立也自古安有志不立而能成功者哉天下之事莫不有所止學者知所止之地則將日夜策勵馳以赴之心無弛放力無怠倦皇皇汲汲必歸於至善而後已苟為不然則始銳而終惰朝作而暮輟雖明而未必至於明之極已自足矣雖新而未必至於新之極已自滿矣是則文公所謂苟且之學不足以為學也附錄黃氏洵饒曰明明德兼知行言新民全體太極止於至善一物一太極理至此無所增損謂之至善○明德即天命之性明明德即率性之道新民即脩道之教至善即性道教之理○合心與性而言謂之明德本體所發純是善意之所發有善惡明之謂操雪指磨虛靈是心具衆理是體是忠是虛應萬事是用是恕是靈氣稟所拘謂智愚賢不肖人欲所蔽是耳目口鼻氣稟所拘有分數人欲所蔽則全遮而昏心本體性之明下明字所發善遂明之上明字復其初兼知行凡五言之但孟子養氣章專指氣而言之矣至於無過不及當然之極一物一太極

大學大全章句

九

天理之極明德新民○景氏星曰人之所得乎天五字原明德所從來虛靈指氣言不昧指理言此明之實具衆理應萬事此德之實所具之理即格致之理所應之事即誠正修齊治平之事氣稟是內根自有生之初言物欲是外染自有生之後言必至是未至必求至不遷是既至不當遷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

此止字即接上文在下來附蒙引止於之止以工夫言知止之止以實理言不曰至善而曰止者正以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如中庸言道而加之云君子之道以其為君子之所當知當行故也古人立字命名之精有如此知之則志有定

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上聲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

謂得其所止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

是定如求之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

功効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定靜

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

遠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靜是就心上說安

是就身上說○既見得事物有定理而此心恁地寧靜了

看處在那裏在這裏也安在那裏也安安而后能慮慮是

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還能慮得事否人處事

於義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不能也知止是知事物

所當止之理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知止

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要得其所

止直是能慮方是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爲子而必孝

知爲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爲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

理至於事親之際爲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爲

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

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

中其的○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

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

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半地位雖甚近然只

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勉齋黃氏曰大學之

道在於明德新民明德新民之功在於至善至善之理又

在於必至而不遷故此一節但以止爲言曰知曰得止之

兩端定者知所止之驗慮者得所止之始曰靜曰安則原

於知而終於得有必至不遷之意矣○雙峰饒氏曰譬之

秤知止是識得秤上星兩處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

得是方秤得輕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應是事方

至之際四者乃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雲峰胡氏曰

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

大學大全章句

十

大學大全章句

十

明德新民所以得止於至善之由其緊要處先在知止上蓋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即物格而知至也下文致知知至之知字已張本於此矣通考勿軒熊氏曰所

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實具於人之一心有定謂物各有一定之理知之則此志方有定向然必反求之心能靜能安是此心未發時事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以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其所止也此一節本節齊陳懼齋曰靜而后能安安文公以爲無所擇於地則是與安土之安同學者多不審附纂黃氏洵饒曰知止而后有定說理能靜說心能安說身能慮又是心能得又是理○有次序無功夫功夫從誠意正心上來知止是物格知至之事定靜安慮得兼知行慮如審通乎微安如安貧富之安至善之所在即事物當然之理安向說理所處而安說身慮謂處事又心上說○景氏星曰章句知之一之字指至善之所在言於事事物物皆知其所當止之理也○吳氏

定千條萬端始不勝其多事矣使其得所據依卓有定向始乎由是終乎由是不願乎其外不見物而遷則塗轍專一工夫簡易事不期省而自省心不期清而自清萬感俱寂一真自如太虛無雲虛室生白非天下之至靜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定而后能靜身以心爲主心以身爲役而天理物欲迭相乘除若心之所安既不循乎理隨事物而引之即身之所行必不能處於是理之正矣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隨其所寓是理存焉往往無入而不自得焉惟其靜而已蓋靜則紛華盛麗之物皆無所投其隙天理純全不受陵奪自然心廣體胖安而行之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而無復疑貳畏沮之患矣故曰靜而后能安精詳出於閒暇之餘錯謬起於造次之頃此理也亦勢也天下之物公私邪正曲直是非雜然前陳而聽吾之所自擇者不知其幾吾將觸物而應之隨事而處之必欲物物得其宜事事適其可非精思熟慮不能也然人孰不欲思慮

大學末章章句

之精熟而終於臨事顛錯者則以其胸中之理欲交戰焦然不寧而無以揆度於事物之閒耳既靜而安則泰宇恬然優游泮渙以一觀衆以逸待勞物來能名事至能應權焉而知輕重度焉而知長短就可取就可予予者不傷惠而取者不傷廉孰當辭孰當受受者不爲貪而辭者不爲矯仕止久速之不侔惟其是而已忠敬文質之異尚惟其當而巳易之極深研幾書之以義制事中庸之文理密察皆是也故曰安而后能慮人之不欲爲善者不足論也固不足論也固不欲造其極而不得以造其極者矣爲君吾知其止於仁激於忿愾則爲暴雖欲仁而不可得爲臣吾知其止於敬蔽於寵利則爲欺雖欲敬而不可得推而至於子之孝父之慈友之信莫不皆然凡吾心願焉而不得以遂吾心者何可勝計是故定靜安慮非難而得爲難必也功深而力到德盛而仁熟粹停適中區處盡善然後隨所欲而得之求仁而得仁尚志而得志從容中道至於不

思而得之域左右逢原而有深造自得之功如炊而熟如種而收如射而中如獵而獲莫不各副其本心而靡有遺憾此大而化之之境從心不踰矩之時而大學之所謂至善也故曰慮而后能得合五者而論之則由淺而至深由疎而至密由小而至大由粗而至精進一步則升一級皆不可不講也析五者而觀之則知止而定者靜安慮得之本是爲大學之始事能得者定靜安慮之效是爲大學之終事有始則有終學者當先從事於其始而以知止爲入門可也附蒙引或謂靜與安皆以心言非也安謂所處而安處居也非處事也處事則能慮時矣論語曰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此可證也或問分明謂無所擇於地而能安小註分明謂安以身言○知止物格知至也能得意誠以下之事也○存疑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即此是知止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此兩句尤好體認定而后能靜意○靜者內念

大學末章章句

不與外物不攝兼內外說如今看書自家既有定說更不復起疑便是人有異說亦不能打動我此是靜也○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吳氏季子謂萬感俱寂一真自如是認作行說不是○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自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看○知止后又有慮一節事者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無事之時固當講究臨事之時又當研審不講究於平時則習中無主而臨時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愴惶失措平時之所得者不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未能慮也○蒙引蓋有能安而或不能慮能慮而或不能得者未有知止而不能有定定而不能靜靜而不能安者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問事物何分別朱子曰對言則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此明德是理會己之一物新民是理會天下之萬物以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明德所以爲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止於至善亦未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爲能得之始○王溪廬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石山金氏曰不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近道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方是見得在前面而未行於道上所以只曰近道○黃氏洵說曰則近道矣此道字聖人之道也○此章兩道字如顏子論好學

大學大章句

古

二道同通考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末之千柯萬葉本於根水之千流萬派本於源至於人則凡吾之所與接如父子兄弟之親夫婦朋友之倫天地民物之紀雖紛然不同而其本皆在於身天下之事莫不有始爲九仞之山者始於一簣行千里之途者始於一蹶至於人則凡吾之所當講如道德性命之原仁義禮智之端孝悌忠信之理雖離然不一而其始皆在於心學者之患無他惟患其以本爲末以末爲本以終爲始以始爲終至於後其所當先先其所當後耳此大學一篇所以發明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也物者何指形體而言之也明德在己新民在彼彼已相對而形體見焉故曰物事者何指作爲而言之也知止其用力能得其成功功力相因而作爲形焉故曰事物則當以本末論實諸大學心之於身身之於家之於國國之於天下皆自源徂委自體達用事則當以終始論實諸大學正而后脩脩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皆自淺入深自小成大非特此也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

己而後非諸人或有或無皆反之於己蓋欲學者之知本而毋徒外驚也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曰致

日誠皆自有其序蓋欲學者之反始而毋致逆施也學者果能先其本而後其末則自盡己至於盡人而本末具舉矣先其始而後其終則自下學至於上達而始終不紊矣其於道也夫何遠之有大抵古之教人皆有先後如曰洒掃應對進退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是未嘗不以本原爲先也如曰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是未嘗不以始事爲先也以本原爲先則有務內之功以始事爲先則無躡等之患此學者之指南也後世乃有不反諸己而欲以私智小數齊物者管商之學是已乃有不循其序而欲以徑造頓悟爲事者佛老之學是已烏識吾儒之所謂大學哉○蒙引按第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於此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邪蓋物與事自不侔事即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

大學大章句

五

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爲先也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只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知止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新安吳氏

曰由此推之則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新安陳氏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

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體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綱領也○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附纂史氏伯璿曰陳氏此說雖似得之但先言明明德於吾身而後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乎明明德於吾身一句是解篇首在明明德之義明明德於天下以下三句是解後段此句之義如此則後段此句只是新民之事只是用與或問極體用之全一言以舉之之意不相似觀於或問先提起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然後從而釋之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立言之序如此則自明新民皆該在此句之中矣○章句或問所以釋明明德於天下者詳略不同如何曰章句所以訓釋經文之義或問所以敷暢章句之旨豈有二哉夫章句明明德於天下之訓釋可謂至矣但恐讀者不察易於使字上致疑往往謂平天下是治人之事今日使天

大學大全章句

夫

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似乎治人者使所治之人如此則此句不可以該自明之意故或問於章句此句之上再加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一句以見自明新民皆所謂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然後經文明明德於天下之一言可以為極體用之全而舉之耳蓋此使字只是活字只當輕看不必以在己使人為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蕭道成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大學傳之十章章句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此三使字亦何嘗以在己使人為拘哉看得使字之義活則章句或問之旨曉然矣附蒙引此古字孔子指三代之隆時言也○問此處明明德二字畢竟是在己之明德抑天下之明德邪曰畢竟是己之明德也明德二字豈可屬人但云明之於天下則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猶云行道於天下章句與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其文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首之以明明德於天下至國家則只曰治日齊不復以明明德貫之者舉一以包其餘也存疑明

明德於天下言明己之明德以至於天下也問明德是屬己屬人曰屬己曰屬己何以曰明明德於天下曰明德即心也人之一心包括宇宙天下皆其度內若只能明己之德而未能及人或及人而未能盡乎人性分內事欠缺者多矣明明德必使天下之人皆能明之然後明德之事始盡故聖經首既以新民與明德對言未復舉新民於明德之內而一言以包之或問最明○蒙引齊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歡然有恩以相愛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下為然或問是隨傳發明不可因此謂齊家治國中無處之意○脩身須兼身之所具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是就所具說孝弟慈是就所接說心者身之所主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心為誠實也意者身之主敬為心之主

大學大全章句

主

胡氏曰中庸言誠身是誠意正心脩身而言謂身之所為者實此但言誠意是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而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新安陳氏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惟視氏附錄本文公適孫鑑書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鑑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更定而刊之與國者為據此本獨作必自慊而無自欺可見絕筆所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年譜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改誠意章句甲子公易簣今觀誠意章則視本與諸本無一字殊惟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在此耳一於善之云固亦有理但必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方自快足於己如好仁必惡不仁方為真切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是歇後

大學大全章句

大

大學之條目也

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

大學大全章句

无

時○箇○先○後○與○人○看○
做○得○成○
○明

大學大章句

三

處便親切故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
 ○北溪陳氏曰心以全體言意是就全體上發起一念慮
 處言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王
 溪廬氏曰入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
 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皆於一心
 日格日致日誠皆正心上工夫日脩日齊日治日平皆自
 正心中流出○雲峰胡氏曰孟子盡心章集註心者人之
 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章句所謂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
 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
 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
 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
 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
 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事自事物自物此獨言
 物物猶事也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虛無用之物大
 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爲空虛無用之學所以章

句釋明德則兼理與事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
 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
 一工夫也致知在格物此在字又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
 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
 先於在格物○新安陳氏曰大學八條目格物爲知之始
 致知爲知之極誠意爲行之始正心脩身爲行之極齊家
 爲推行之始治國平天下爲推行之極不知則不能行既
 知又不可不行誠正脩行之身也齊治平行之家國與天
 下也知行者推行之本推行其知行之驗誠通考吳氏程
 曰知行之序雖有先後而知與行實相終始不容偏廢格
 致二條固貫徹乎誠正脩齊治平六條之間非截然此先
 彼後而誠意以上不事乎格致也○朱子曰明德如明珠
 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爲物欲所蔽即是珠爲泥泥
 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外面事要推關故齊家而後治國
 平天下裏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
 密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心

大學大章句

三

是其體統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
 謹獨誠意是轉關處大學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
 箇誠意脩身是一箇才過此關了便可直行將去致知是
 自我而言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言知在我理在物格物致知是
 治國平天下則格物致知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
 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
 病痛却小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
 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若
 必以治國平天下爲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
 道異本殊歸與經之本旨正相南北矣禹稷顏回同道豈
 必在位乃爲爲政哉○韓氏古遺曰格物致知是中庸惟
 精工夫誠意正心是惟一工夫附纂黃氏洵饒曰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言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致知在格物
 在字變文○八事當作三截看格物致知是窮此理誠意
 正心脩身是體此理於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於
 人物格則知自至至物格之外別無致知工夫格物致知只

是一事格物之理致我之知誠實也此誠字非中庸之誠
 字看心之所發善惡致推極也如推門一般極處無不到
 即當然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知在我而理在物故
 格物即是致知知是心之靈不可作虛字看朱子所謂心
 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事者是也○吳氏季子曰此與下
 一段蓋析言明德新民之條目而發揮其所以止至善者
 也蓋格物致知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道由知而
 入由行而至知之不盡則無以辯是非別理欲而易於塗
 轍之或差行之不實則未免挾欺妄雜苟且而終於表裏
 之爲二故大學八者之條目循序而言則格物致知爲始
 事而繼之以誠意反本而論則物格知至爲極功而次之
 以意誠後之學者服膺乎此則可與語明德新民止至善
 之事業矣雖然意誠又出於知至而知至則原於物格是
 格物者致知之蹊徑而誠意之門戶也夫天民先覺必思
 有以覺後知天下至誠必思有以盡人物孰不欲使天下
 之人同吾明德哉然天下之本則在國苟小而一國猶未

能使之丕變況天下乎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百姓昭明則協和之效見於萬邦朝廷既治則純被之化徧於天下人孰不欲以治國之功推之天下哉然國之本則在家苟親而家人猶未能使之俱化況國人乎故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刑于寡妻則可以御邦家宜兄宜弟則可以教國人人孰不欲以齊家之道施之治國哉然家之本則在身苟近而一身猶未能使之無過況一家乎故欲齊其家者必先脩其身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人知家之所取則者身也而私邪之起一有以害其心之正則身雖欲脩不可得而脩是以脩身之學當自正心始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人知身之所聽命者心也而矯偽之萌一有以敗其意之誠則心雖欲正不可得而正是以正心之道當自誠意始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人知心之所造端者意也而嗜欲之來一有以蔽其知之至則意雖欲誠不可得而誠是以誠意之方又當自致知始致知者不在乎他在乎格物而已矣自明德以

大學全書

三

上反而求之至此為本原之地而誠意以下六等皆出焉真大學之樞紐也致者何如學以致道之致蓋推而至於極耳格者何如格於文祖之格蓋窮其所當止耳曰致知曰格物雖兩節而實一事也外格乎物所以內致其知物理無一之不明則良知無一之不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天與生俱生人皆有之特患夫情封欲開行不著習不察無以推之而至於極使介然一隙之光日就晦蝕而是非善惡之幾交乎吾前者往往情於去取醉生而夢死冥行而徑趨意始不誠心始不正而身始不脩矣況望其齊家治國以平天下乎故大學之教必使學者即物以窮其理觀天地之高深則必窮其所以為高深察鬼神之幽隱則必窮其所以為幽隱魚何為而躍鸞何為而飛龍何為而蟄螭何為而屈凡物之與我接者事事而格之不詰其極不止也思耳目之聰明則必求其所以為聰明求親言之肅又則必窮其所以為肅又足何以當重手何以當恭頭何以當直口何以當止凡物

之備於我者且且而格之不研其精不已也夫如是則隨其所觸皆足以發吾之良知矣又曰致之以致知格物者所以發其明之之端教之以誠意正心脩身者所以盡其明之之實明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教之以齊家者所以驗其新之之速教之以治國平天下者所以要其新之之廣新之不已則止於至善矣存疑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知至故信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知至故悅也到信與悅欲罷不能矣○蒙引中庸之學問思辨者格物致知也所謂篤行者誠意正心脩身也或曰篤行兼齊治平非也中庸云云止言誠身之事也○凡物理皆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要得此二意俱到方是○物猶事也如為君是事為君而仁事之理也格之者自表而至裏自粗而至精於仁之理窮之無所不盡也舉其大略如為君者必使天下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必使天下之羣黎百姓各得其所必紀綱文章謹權審量法平價無不備舉又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以行周官之法度

大學全書

三

又如必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必不侮寡不虐無告必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狗彘之畜庠序孝弟之教又如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之類凡此皆其所當然之則也中間有表焉有裏焉有精焉有粗焉如所謂紀綱文章百畝田五畝宅之類是自其行於外者言之表也如所謂關雎麟趾之意敬事而信之類是自其存諸心本諸身者言之所謂裏也精則是其本根本本所在所謂大德不踰閑者也粗則是其末節細故所在所謂小德出入可者也行於外者有精有粗存於內者亦有精有粗其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何也曰但是當然便是不容已不然故謂之所當然而不容已如必使天下賢人君子各得其職者不如是則天下之事不可得而理其可已乎必使羣黎百姓各得其所者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其可已乎必綱紀文章謹權審量法平價皆不可闕者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敢則下慢不能以自行也其可已乎必敬事而信者上不敬則下慢不

信則下疑也。必節用而愛人者，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也。必使民以時者，不以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也。必不侮鰥寡，不虐無告者，苟矣。富人哀此，獨也。必有百畝之田，然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必有五畝之宅，然後五十者可以衣帛。必有雞豚狗彘之畜，然後七十者可以食肉。必有庠序孝弟之教，然後老者不負戴於道路。如此之類，又豈容已乎？是之謂所當然，而不容已。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朱子曰：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百姓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是說爲君了不得已以仁愛行之。此則所謂天命之意，卽爲君者所以當仁之故也。是統言之者也。事事都要說到不可易處，方是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則敬事而信之理，決在所不可易矣。既不可易，則是天實使爲之也。欲數口之無饑，老者之衣帛，食肉，則五畝宅百畝田，雞豚狗彘之制，決不可易。亦是天實使爲之也。然究其所謂天，是使爲之者，卽天命之性之仁所爲也。只此便可見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大學全章句

雷

且及爾游，行及所謂天之明命，其全體大用無時而不發見。流行於日用之間者也。他如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事事物物，皆當以此類求之。只是一箇所當然，一箇所以然。所當然者，有未稟精粗，所以然者，亦如之。不可謂所當然者爲表，爲粗，所以然者爲裏，爲精。蓋在表在裏，各有精有粗。驗之事物，則然。小註之說不足盡也。凡言事物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而言者，亦有以逐事而言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非始格物時事。乃後來物格時事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
後攷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勿軒熊氏曰：知字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云峰胡氏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如此理

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

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但略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

當會於言意之表也。修身以上，聲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

下新民之事也。此四句包

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新安陳氏曰：意誠，心正，身脩，明明

德，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家齊國

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

大學全章句

蓋

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也。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入目而八目之隸三綱矣。○朱子曰：致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雖在物而吾心之知已得其極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致知。知至則道理明白，坦然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當好，惡當惡，然臨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行處無差。○問物格知至，曰：格物時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箇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裏，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誠，可者必爲不可者，決不肯爲。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

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須要無所不知乃為至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知至意誠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誠後推盡得查滓俗心盡是義理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意是動心該動靜身對心言則心正是內能如此身脩是外若不各自做一節工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須是無所不用其功。○到正心時節已好了只是就裏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處。○意未誠時如人犯私罪意既誠而心猶動如人犯公罪亦有開矣。○物格而後知至至心正而後身脩著而字則是先為此而後能為彼也蓋即物而極致其理矣而後吾之所知無不至吾知無不至矣而後見善

大學大全章句

云

明察惡盡不容有所自欺而意誠意無不誠矣而後念慮隱微慊快充足而心正心既得其本然之正矣而後身有所主而可得而脩。○雙峰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玉溪盧氏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同出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管乎萬物者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脩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齊字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婦無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疎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巳矣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德之用行物格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脩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

得所止之序也自物格以至心正斂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充之彌滿乎六合八者之條目收束放去惟一心耳。○東陽許氏曰凡言必先而後固是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既如此了然後如此然而致知力行並行不悖若曰必格盡天下之物然後謂之知至心知無有不自然後可以誠意則或者終身無可行之日矣聖賢之意蓋以一物之格便是吾之心知於此一理為至及應此事便當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也須一條一節逐旋理會他日湊合將來遂全其知而足應天下之事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脩身先正其心是反而推之身與心對心正而後身脩是順而達之心與身對內外不同分而言之者也。○附錄黃氏洵饒曰物格而後知至物格即知性后字變文知至即盡心知至而後意誠此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物格之後再無致知工夫可得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末以推其效驗之次序欲人之知所後也上文六先字是自末而本自終而始以逆適其工夫之端

大學大全章句

云

緒欲人知所先也。○知至就心上說不曰物格而後知致而曰物格而後知至者則知自至物格之外再無致知工夫也格物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此是大學一篇樞紐此二句最要思量。○邵武吳氏季子曰至於一旦豁然貫通萬境俱徹則其於是非善惡之幾若辨白黑若數一二而無復毫髮之疑似矣是謂知至知既至則事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而意之所發無不誠意既誠則物之至吾前者自不能動而心之所存無不正心正矣由內達外神動天隨未有不齊者也。○閩門之內萬化出焉家齊則國治矣朝廷之上四方象焉國治則天下平矣是皆格物致知之功也文公嘗論天下平一段遡而至於格物則曰本領全只在這同字上其指示後學入門之地亦切矣學者誠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質之聖賢傳驗之往古來今隨事體察如程子所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者久而不已則良知之天表裏洞達而誠意正心脩身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推

而為天下國家用其效可勝言哉。○蒙引或以明明德於天下一條為明德新民之條。○物格而後知至一條為知止能得之條。○目而以朱子後段總註為據。○是錯認矣。○蓋朱子上段既曰大學之條目則止至善之條目已在其中矣。○或問於後段又曰此覆說上文之意。○則非補止至善之條目明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

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云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

正心以上皆所

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勉齋黃氏曰天子庶人貴賤不同然

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脩身誠意正心所以脩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雙峰饒氏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要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脩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

大學大章句

元

是反說約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脩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脩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脩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矣。○通考吳氏季子曰人之一身物接乎其外而心蘊乎其中致知則因物之理推之而已誠意則即心之發實之而已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四者皆為此身設也。○以身而言則四者皆在其中矣。○身乎身乎其百事之根抵乎其萬化之權輿乎一嘆一笑風俗係焉一舉一動儀表關焉小而家大而國廣而天下統宗會元皆不外乎吾之身如水之派別疏為河渠散為溝洫不勝其衆而同此源也如木之支分數為柯葉暢為華實不勝其繁而同此根也故曰日本人而從事於大學者欲為新民之事業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規模儻不以脩身為之本又將何所本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有家者也大學之道皆不可以不講然亦何者不本於脩身誠摘聖人之所已論者觀之如

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是齊家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治國以脩身為本也。○如曰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是平天下以脩身為本也。○所謂脩身者格物也致知也誠意也正心也格物以致其知則知之所燭無不真必不至於認非為是認曲為直而陷此身於有過之地矣。○誠意以正其心則心之所用無不實必不至於似善實惡似正實邪而棄此身為小人之歸矣。○天子諸侯之所當講者此也。○卿大夫士庶人之所當講者亦此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者文公以一切訓之如一例一律一體一類等語皆是也。○天下之理惟感與應至為不誣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斷斷乎其毫髮不差也。○身苟不脩而望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是本亂而求其末之治胡可得哉。○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失之於其本也。○為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失之於其本也。○為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

大學大章句

元

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失之於其本也。○為卿大夫士庶人者可不脩身乎。○演濤之水朝滿夕除而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學之不可不務本也。○如此聖經之言昭揭千古自天子至於庶人童而習之未嘗不曰大學之道必以脩身為本也。○具時施之天下國家者乃或舍本徇末倒行逆施卒無以齊之治之平之者果何歟。○此蓋未嘗格物以致其知而於物我實主之間權度不審耳。○存疑本是以身對家國天下看不是說格致誠正亦以脩身為本章句謂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見脩身之該格致誠正也。○淺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雖不同而皆格致誠正以脩其身為焉。○本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

接上文本字末 所厚謂家也 三山陳氏曰國天

謂天下國家 視之則為薄也○新安陳氏曰以家與國天下分厚薄○
通考吳氏季子曰所厚二字文公以為指家而言蓋父子
骨肉之恩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所不能已者也以國對
家而言則家厚於國以天下對國而言則國又厚於天下
大學既以本末二字發明脩身以上之事故又以厚薄二
字發明齊家以下之事夫天下國家一理而已矣君子之
心豈當有所厚薄哉然理雖一而分則殊則夫宜厚宜薄
蓋有天理之當然而不可以致詰者反此則非人情而吾
心不能以自安矣是故厚於其所厚薄於其所薄雖聖賢
不能以強同所同者各當其可耳老吾老以及人老不以
人老而先吾老也幼吾幼以及人幼不以人幼而先吾幼
也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矣楚人之長較吾長不侔矣庸
敬以事伯兄可也若鄉人之酌則不過於斯須纓冠以和
同室可也若鄰牆之閒則不妨於閉戶由是觀之豈非家

大學大全章句

三

之厚於國乎先京師而後諸夏不以諸夏而加京師也惠
中國以綏四方不以四方而加中國也荒服之政教視甸
服則略矣遠郊之賦入較近郊則重矣小雅治外之詩不
及治內之詳明堂四夷之位不在諸侯之列由是觀之豈
非國之厚於天下乎家之厚於國故欲治國必先齊其家
國之厚於天下故欲平天下必先治其國如使施於家者
薄則施於國者可知矣施於國者薄則施於天下者又可
知矣梁惠王驅所愛子弟以列之故廢其民而不恤唐
明皇一日殺三子故杖殺其臣而不顧薄於家者豈復厚
於國乎二世重法以誅公卿故忍於發閭左之戍武帝株
連以興大獄故敢於窮漠北之兵薄於國者豈復厚於天
下乎是以大學之教必先於所厚而次及於所薄如曰宜
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先家而後國也如曰有國者不
可以不謹辟則為天下儆矣先國而後天下也是豈聖賢
之心有所偏徇而必設為厚薄之別哉愛無差等乃墨氏
之道而非天理也或謂聖賢之心曠然大公與天地萬物

為一體若家若國若天下儻一皆歸之於厚而無所謂薄
不亦善乎此大學所謂絜矩也是不然天之賦分其接於
我者固有親疎遠近之不等吾又安得而一之況大學之
教初未嘗使人薄於國與天下特以天下視國則國尤當
厚以國視家則家愈當厚也此而同一之則厚於天下者天
下未見其為厚而國已先見其為薄矣厚於國者國未見
其為厚而家已先見其為薄矣何則彼此相形則當加厚
者反為薄理也亦勢也易曰君子稱物平施蓋惟稱物之
重輕而後可以平施厚所當厚薄所當薄乃所以為絜矩
也一概而施之則欲平反至於不平矣何絜矩之有哉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雙峰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

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
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雲峰胡氏曰以朱子之言
推之經一章中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
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

大學大全章句

三

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脩身下
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新安陳氏曰
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
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敘九族敘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
歟○纂黃氏洵饒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
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宋氏公遷
曰知行兼備體用具全綱領條目功夫效驗莫不殫舉無
如此章又按對小子之學而言則此為大人之學通四書
其餘諸章而言則惟入孝出弟為
小子之學餘則皆為大人之學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通

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開示學者生死路頭其意切
矣○東陽許氏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及兩言八條目
共四十三字先王立學教人之法餘皆孔
子發明之言看三在字及古之字可見 其傳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蓋字疑辭則字決辭

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

彼列

為序次如左

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通考張氏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別分也即或問所謂則其次第可知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

深淺始終至為精密

通考韓氏古遺曰格致為誠之始誠為格致之終誠為正之始

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始終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熟讀詳味久當

大學大全章句



見之今不盡釋也

新安陳氏曰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

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附纂輯古遺云人讀大學而不知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未為之讀大學故今一一附以示學者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

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西山真氏曰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新安陳氏曰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下文引太甲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字皆引經之活法○東陽許氏曰康誥者周武王封弟康叔於衛而告之之書克明德言文王之能明其德也引之解明德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包明德字附纂黃氏洵饒曰克

明德始○通考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

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大抵心之虛靈瑩徹者與生俱生不為賢智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是果孰為昏而孰為明哉惟其立心之或勤或怠用力之或淺或深進道之或敏或鈍殆不可以一律齊而後昏明判矣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夫文王之德之純既不枯於氣稟之偏象天清明復不牽於物欲之蔽用能明其明德而非他人之所可及也大學言此蓋謂人之欲明其明德者必如文王而後能事畢矣附纂引克止是能也語錄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而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脩改其說又較平實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謂古是字

大學大全章句



太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

朱子曰常目在之古註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

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附纂引常目在之目字當緊帶著在字讀莫以帶常字讀乃是箇活字也誤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廣韻註也今不必從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

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朱子曰上

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長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障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雙峰饒氏曰靜存動察皆是顧其靜也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其動也。即物觀理。隨事度宜。於事親見其當孝。於事兄見其當弟。此之謂常目在之。○玉溪盧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名雖異而理則一。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孰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新安吳氏曰。言德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德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新安陳氏曰。傳引康誥帝典之克明。皆釋上一明字。乃明之之明。而明德之本體則未嘗說破。惟以顧諟天之明命言之。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顧諟即明之之工夫也。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或問謂天未始不為人人。未始不為天。可謂精矣。子思言天命之謂性。其亦祖述此意也歟。○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一息之頃。一事之毫末放過。便不是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

大學全章句

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附纂明命添。○此明命字就明德言。○吳氏季子曰。德之本明。而不可以不明者。是固然矣。抑明之功。又當何所先耶。曰敬是也。蓋敬則一不敬則二。敬則專。不敬則雜。敬則不東。以而不南。以而北。常如天理之在目前。不敬則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者多矣。此章之所謂敬者。何哉。顧諟而已矣。書之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此伊尹稱湯之事。以教太甲者。漢儒釋顧諟二字。以為常目在之也。常目在之。非敬而何。夫明德之在人。豈由外鑠哉。我有生之初。天固以此明德而畀付之矣。其畀付之者。即命也。故不謂之明德。而謂之明命。奉承此命而存養此明者。當何如。朝於斯。夕於斯。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目擊道存。而所以明明德者。不敢不用其力。蓋不如是。則懼墜天之明命。而失其畀付之初意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

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己之性。通貫明德。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附纂克明峻德終。○深。○文理接續處。○明明德止於至善。○吳氏季子曰。堯之德。自欽明文思而充之。至於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虞書紀之曰。克明俊德。大學引之。則曰。克明峻德。峻者高大之義。今以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而觀之。則高大可想矣。謂之峻。也不亦宜乎。是德也。人皆有之。惟堯則峻耳。巍幾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大學之極功。何以至於此。雖然。克明其德。而至於峻。亦豈於性分之外有所增益哉。是德之天本自高明。本自光大。堯惟因其高明而推之以極。於高明因其光大而廣之以極。於光大如是而已。人能以至善為準。以不敢自足為心。孜孜焉求以明之。必至於峻。而後止。自然日進於高明。光大之域。是堯而已矣。附蒙引。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只

大學全章句

就帝堯一身言。乃至誠無息處。光四表格上下。則是徵則悠遠。以后事故。帝堯於明峻德之下。方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今之言明峻德者。只可說其德之明。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却是正意。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雙峰饒氏曰。引三書先後

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玉溪盧氏曰。自明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雜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平說明明德。第二節是明之之

功學者全當法此而用功第三節言明其德以至於大此明明德之極功皆自明也雖結上文自字有力明德須是自古明之方可○臨川吳氏曰此章康誥言文王之獨能明其明德以明人當求所以克明其德發明明德之端也太甲承上文言欲求所以克明其德者必常目在乎天所以與我之明德示明明德之方也帝典承上文言能常目在天之所以與我之明德而明之則是能如堯之克明其大德矣著明明德之效也而又結之曰此皆自明之事也蓋自明者所以自新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者所以新民然欲使民皆有以明其明德而新民必先有以自明而自新故以自明二字結上文明德之傳而起下章盤銘自新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太甲湯孫之名湯崩太甲立不明伊尹作書以告之史官題曰太甲顧諟天之明命言湯之德也亦引之釋明明德帝典即堯典克明俊德史官贊堯之德亦引釋明明德俊德即明德○吳氏季子曰合三書而論雖其旨不同要皆自明其德耳蓋天下之理已昏昏

大學大全章句

美

者不能使人之昭昭而新民之功必自吾之明德始苟反之吾身猶未能使本心之德瑩徹光明則雖欲天下之人各明其德胡可得哉故大學之教必以自明為先務自明則能明民矣傳大學者引三書而斷之以皆自明之一語不亦深切而著明矣乎○蒙引著此一句以別新民小註以為仁由己釋之本文無此意觀章句已德二字尤可見○浮疑觀乎顧諟之言格致誠正之功思過半矣觀乎克明峻德之言止至善之旨亦可默會矣其詞雖若錯舉而先後次第亦不容易者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

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頤之盤歟○雲峰胡氏曰沐浴之盤本孔註邵說雖無關於日新大旨然於盤字

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

蒙引名猶表義亦如此非苟誠也

論語苟志於仁苟亦訓誠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上聲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

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

去聲斷反也問盤銘見於何書宋要在一荀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荀字上著工夫○苟日

大學大全章句

三

新新是對舊染之污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西山真氏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為私欲所污是以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雙峰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有息則彼之作新亦息矣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關之機蓋如此○雲峰胡氏曰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新安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說者謂孟子所言兼朱即仲虺與斯道之傳者也明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用元不相離故於平天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同一明也於新民之端以日新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同一新也移明己德之明字以言明德又移新民之新字以言新己德體月之不相離可見矣附纂黃氏洵饒曰日日新又日新是至為精密處○吳氏季子曰新之一字其進德之機括歟

其作聖之途輾轉處已者不如是則於明德有遺憾處人者不如是則於新民有餘愧皆非止於至善也新者何遷善改過曰新去穢養華曰新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日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明之德若無侯平新也今則不然聖惟恐其不益聖明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殆無一息之間斷猶懼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嚴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其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蓋謂苟能日新則當日日新之又日新之頃刻不新則非矣必持之以口日之常今日新之猶昨日之用功也明日新之猶今日之致力也善念相繼循環不窮而後此德常新矣大學以湯之事教人誠以自新者新民之本也果能自新矣推之天下國家則必能洗濯積習之汙逆續方來之善薄者使之厚濁者使之淳濁者使之清穢者使之潔矣○蒙引苟誠也誠字最重此與論語苟志於仁苟字一般苟日新者一日之新也日日新者不止一日之新須是接續新去也又曰新者

大學大全章句

亥

言其日新之功自此更無一日之或息又深於日日新也○存疑看來新民工夫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良有以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朱子曰鼓之舞之之如擊鼓然自

然能使人跳舞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陳氏曰自新之民已能改過遷善又從而鼓舞振作之使之盡善不能自己是作其自新之民也此正新民用工夫處○雲峰胡氏曰前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也○新安倪氏曰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摘此四字以釋作字振起之即孟子稱堯舜來匡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之意○東陽許氏曰第二節章句以新民為自新之民蓋民心皆有此善才善心發見便是自新之機因其欲新而鼓舞之作字是前新字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克感化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黃氏洵饒曰作新民精密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勸勞來匡直作之之術新民止於至善○蒙引新字連民言自新之民也蓋商之民染紂之汙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衛告之云云○按或問及書傳皆以為作新乎民惟章句以為作其自新之民蓋或問是舊說章句是後來所刪定當以章句為正○鼓之即所以舞之也○存疑蒙引曰自新之民用不得匡直字愚謂自新亦方有自新之機爾要之克己最難凡民安得都無邪曲者乎匡直似無妨

大學大全章句

元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此是推而始受天命也

始字貼新字○朱子曰是新

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極和天命也○北溪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雙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文王明明德而及於民政教日新初受天命通考吳氏季子曰文王興於岐山以幽邵千餘年之國一變而新之地不改時也民不改聚也而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氣象煥然非復后稷公劉之舊矣故詩人美之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二者皆自新之效也使學大學者無愧於湯之日新則康誥之作新民周詩之新舊邦特

分內事耳大抵上之人有以自新而後下之人與之俱新
自新者不過一己之善而已至於俱新則是存神過化經
來動和之域非天下之至善孰能與於此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其謂是歟○黃氏洵饒曰其命維新此一命命以天
下文王明明德新民之事當於二南考之○蒙引大抵
論湯文之德則皆是自新新民而各用其極者固無淺深
但據所引之詞則略有淺深蓋是大學傳
文之體所謂深淺始終至為精密者云爾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
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玉溪
盧氏曰前言止至善此言用其極二義互相發止則不紛
紛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雲峰胡氏曰上章釋明
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

大學大全章句

聖

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
之端義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臨川吳氏曰此章
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
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
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
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
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
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
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
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盤銘以自
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
意却只於中可見附纂黃氏洵饒曰不用其極極字即
下章之至善所謂文理接續也○景氏星曰用其極者
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

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
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通考吳氏程曰
畿音祈與圻同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

當止之處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
比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且汎說止字○東
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
方之人環視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
當止之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古者方千里曰王畿蓋自東
而西自南而北皆千里也千里之內為畿是維衣冠禮樂
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為鈞天帝居之尊非復陋邦僻
壤之比農願耕於其野商願出於其塗賈願藏於其市咸
曰此吾所當止之地也豈不猶大學之止於至善乎○蒙
引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二節言人當知夫物之所止者

大學大全章句

聖

而止之三節舉聖人能止其所當止之實以示人所當止
之則也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於動靜語
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
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
也借彼之詞
寓此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

緡詩
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黃鳥聲丘隅岑

鋤林
反蔚
紆弗
之
處
蔚
岑

二字本古註○北溪陳氏曰丘隅謂丘之
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子曰以

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雲峰胡氏曰
此傳不特釋

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
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其所以止與所以得止至善之
由言之○新安陳氏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附纂
黃氏洵饒曰邦畿千里一節此是說淺處乃天理之本然
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一節之意此是說深處乃人事之
當然也示人以天道之本然使之盡人道之當然也○蒙
引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胡氏以對能
得言恐太泥如在黃鳥只云於止知其所止便是能得所
止了不成黃鳥此時只是知
所止而猶未能得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通考吳氏程曰於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

大學全章句

聖

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敬止言其

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西山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

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

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新安陳氏曰安字見文王安

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通考張氏彭老曰上一箇止

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

○黃氏洵饒曰於緝熙敬止止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

又曰為人子止於孝不先父而先子何也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故先言子也又曰安所止
者聖君之事欽厥止者賢君之事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

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
蘊委紛於問二反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

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曰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

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可
止道擎蹠曲拳是敬如陳善開邪納君無過皆是敬若止

執一便偏了安得謂之至善○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
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

西山真氏曰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
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

臣父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
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雲峰胡氏曰仁敬孝

慈信五者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
精微之蘊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

以盡其餘○新安陳氏曰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
文言外之意通考東陽許氏曰朱子註文王之詩緝緝熙

明亦不已之意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精是
明白之至理指五事而言微是五事中纖悉之事及每事

大學全章句

聖

之間曲折隱微處推類以盡其餘推君臣國人父子之類

而知其餘有夫婦兄弟之倫推仁敬之類知其餘有夫義

婦順兄弟恭之類又推凡天下萬物衆事亦莫不有至

善之所在○吳氏季子曰此段專釋止至善之義所引三

詩言學者之不可不知止也仁敬孝慈信乃其所當止之

則耳黃鳥一名搏黍禽之至微者也綿蠻之詩因是而此

與焉相彼鳥矣載飛載鳴止於棘末安也集於桑末善也

顧瞻丘隅厥有美蔭華蘿之所不擾彈射之所不驚實為
可止息之地乃托之以棲其身世之學者顧不能止於至

善則是其形雖人而智不逮於微禽也夫子說詩寧不為
之浩歎乎邦畿之止以民而言丘隅之止借物為喻靈於

物而秀於民者宜何如哉論明德則必極其明不極其明
不止也論新民則必極其新不極其新不止也否則反有

愧於民物矣士之於賢賢之於聖其分量至不侔也語其
知則有生知學知困知之殊語其行則有安行利行勉行

之異由聖人而視士之學又奚啻相十百而相千萬哉然

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切以刀鋸居御琢以椎

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音錫他浪反通考

直追也即磋石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錫吳氏程曰鑄錯

而復下扶又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

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緒瑟嚴密之貌

備武毅之貌嚴密不羈疎也武毅不怠弛也○東陽許氏

慄釋瑟備而朱子謂恂慄者嚴敬存乎中金仁山謂所守

者嚴密所養者剛毅嚴密是不羈疎武毅是不頹惰以此

展轉體認則瑟雙峰饒氏曰宣著釋赫宣宣著盛大之貌赫字盛大釋宣字

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星上察克

治之功新安陳氏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

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

轉密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

者勝去治者平之止去其不善以從善也○賈氏洵饒曰

道學格物致知也自脩誠意正心脩身也又曰講習討論

始條理之事知也省察克治終條理之事行也又曰講習

討論言格物致知省察言誠意克治言正心脩身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可畏

也儀可象也西山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

禮非徒事容飾而已○蛟峰方氏曰瑟是工夫細密備是

密而強毅○新陳氏曰有感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

象謂之儀本左傳語威儀之美形於外附屬賈氏洵饒曰

道盛德至善見得新民在明德中欲盡人道之當然必如

此見得言綱領而條目在其中末又說新民此是至為精

密處德以理之得於心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字明明德

言善以理之見於事言謂發明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

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謂盛

善而歎美之也朱子曰切而不磋未至善處琢而不磨

矣未至於赫今喧今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至

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

王溪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

止恂慄見至善之德脩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

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

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新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

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所得則為盛德如君之至善是仁

能極其仁即君之盛德也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

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理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

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於止知其所止知止也

引洪澳而釋之學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之由

大學大全章句

哭

大學大全章句

鬼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通考趙氏德曰大學釋文戲音義字讀似有吉凶美惡之

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

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朱子曰。沒世而

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爲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

其親○玉溪盧氏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仁山金氏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廩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新安陳氏曰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身後民樂其樂而利其利下樂利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世尚且如此可見新民止於至善之效驗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前王不忘此不忘接慈信之謂○吳氏季子曰烈文之詩所以形容文武之盛德於戲前王不忘謂文武為前王則是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也文武何以使後世之人慕之而不忘哉自明德新民推之而極於止至善能使天下後世人滿其願物物

大學大全章句

至

遂其欲由後王後賢而觀之舊章成憲無非可行嘉言懿行取法不暇而得以賢吾之賢祖功宗德百世不遷孝子慈孫萬代如見而得以親吾之親由後民而觀之含哺而嬉浩然無憂鼓腹而遊泰然自適而得以樂吾之樂鑿井而飲無求於人耕田而食不願乎外而得以利吾之利夫如是則後世之人安得不思其盛德大業想其遺風餘烈終其身而不忍忘也哉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所以啓佑後人者雖至於穆王之時猶歎仰思慕而不已豈非賢其賢而親其親乎既醉之民則曰吾君述文武之道而使我醉酒飽德以享太平也鳩鴈之俗則曰吾君明文武之功而使我還定安集以得其所也豈非樂其樂而利其利乎春秋戰國以來王室而既卑矣以地則不大於曹滕以民則不衆於邾莒然天下之強諸侯猶戴之以為共主其辭命所及一則曰文武二則曰文武宗周之祀縣縣延延至於八百餘年而民不忍去之者沒世不忘之明驗也論大學之功用必如是而後可以為至善傳大學者所

以舉二詩而詔後世歟○朱引此所謂賢其賢與論語之賢賢不同此所謂親其親與中庸九經之親親不同蓋彼下一賢字指人言而此下一賢字指德言彼下一親字亦指人言謂諸父昆弟之屬也而此下一親字則指先王之遺恩言所指異也○賢其賢者先王有是德業之盛是其賢也吾則從而賢之所謂率由舊章者也○親其親者先王有是覆育之恩在我之身是其親之所在也此兩節味吾則從而親之所謂子孫孫勿替引之者也此兩節味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記樂記咏歎之淫泆之○雙峰饒氏曰朱歎言其詞淫泆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雙峰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謂學與自脩○玉溪盧氏曰此章凡五

大學大全章句

至

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入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臨川吳氏曰此章綿蠻詩承上文物各有所止之意以明人當知所止之義而起下文實指人所當止者之說此蓋發止於至善之端也文王詩以下承上文人當知所當止之義而實指人所當止之處洪漢切瑳琢磨承上文實指人所當止之處而言求止於所當止者之由此蓋示止於至善之方也慈憫以下言明明德得止於至善之極而發新民之端烈文詩以下承上文民不能忘之說而言新民得止於至善之極以著明明德之效此蓋極言止

於至善之效也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

為本乃傳者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

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朱子曰聖人

大學大全章句

聖

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
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
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使
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為末○無情者不得
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
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之辭○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
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棄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
只是自有感動人處耳○雙峰饒氏曰聽訟末也使無訟
理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
新民之相為本末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
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王溪廬氏曰有訟可聽非新
民之至善無訟可聽方為新民之至善無訟則民新矣使
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末先後即明
德新民之本末先後也經文物有本末上有知止能得一
節前章釋止至善而知止能得之義已在其中經文物有
本末下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亂末治者否矣

大學大全章句

聖

此言知本則不特終始先後之義在其中而為本及本亂
未治者否之意亦在其中矣○東陽許氏曰本即明明德
也我之德既明則自能服民志而不敢盡其無實之言如
虞芮爭田不敢履文王之庭是文王之德大畏民志自然
無訟○臨川吳氏曰上章烈文以新民之所止言之而著
明明德之效者是能新民者皆本於明明德也故此章言
聖人能使民德自新而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自
然有以畏服其心志是以訟不待聽而自無者蓋本於能
明其明德也故朱子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通考吳氏李子曰此一章專釋物有本末之義所該者廣
矣獨言訟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蓋天下之事物莫不有本
本正而未隨之本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民民之本
在身自大學言之則明明德本也新民本也無訟者新民
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
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於方寸間者所謂明
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口欲慕味鼻欲慕臭目
欲慕色耳欲慕聲天地間之物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則
勢不能無爭凡所以相刃相摩胥戾胥虐至於為鼠牙雀
角之訟者物欲蔽其明德耳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
情各勝其辯雖天下之智者猶不能不為之惑聖人謂聽
訟者末也而使之無訟者本也能屈其口此但可以施之
哉天下之人同此生則亦同此德德之明者雖暫為物欲
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彼訟者在庭頑
惡忿戾之氣固勃勃乎其拘要其本心則執曲執直蓋
自瞭然於胸中此則所謂明德也欲屈其心者當於此而
求之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者也即此之明而明彼
之明則頑惡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
見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國爭之為可
恥而愧懼不暇縱有誣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尚
何訟之有哉夫民志有所畏服而後無情之辭不獲自盡
矣蓋雖欲盡而不敢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守

約而施博執要以御詳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故教學者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欲其宛轉歸己姑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黃氏洵饒曰聽訟俗人理末也使無訟乎治本也不得盡其辭明德也畏服民志新民也統言明德折民止至善即唐虞刑罰於無刑民協於中之意○蒙引不可以聽訟為本無訟為本須把聽訟一句置之就無訟句內計出本末之意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末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己德之明也本也必己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先後了然矣○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面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大畏民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處不是所以無訟處大畏民志所以使民無訟者也○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

大學大全章句

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哉章句所以不如此解者正自有說也○顧麟士曰小註諸家多云無訟為本聽訟為末則先後字似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能聽訟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當先則自知末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行延面反亦作羨通考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東陽許氏

日雙峰云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此說亦有意思若如此則兩句總是格物致知章結句爾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如即事即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

大學大全章句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一太

極理有未窮物未格也知有不盡知未至也○蒙引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句雖平說然實以見乎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元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學第一件下工夫處必使學者

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已知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

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大用無不明矣

新安陳氏曰久字與一旦字相應用力積累多時然後一朝脫然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吾心之大用即所謂應萬事者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已知之理途明之意無不到則物格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問所補第五

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問所補第五文體朱子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大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是窮得物理盡然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問經文物格而後知至却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纔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芽若懵然全不向著便是知之端未會通縹思量著便這箇骨子透出來且如做些事錯纔知道錯便是向好門路却不是方始

大學大全章句

卷一

去理會箇知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表者人物所共由裏者吾心所獨得有人只就皮殼上用功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見處有人思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說玄說妙之病二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表裏精粗無不盡○北溪陳氏曰理之體具於吾心而其用散在事物精粗巨細都要逐件窮究其理若一事不理會則此心關一事之理一物不理會則關一物之理非揀精底理會而遺其粗大底理會而遺其小也頭緒雖多然進亦有序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明而後幽○西山真氏曰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即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功之地不至馳心於虛無之境若不就事物上推求義理則極至處亦無緣得知盡○雙峰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闡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

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此是臣子分上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為忠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噉噉噉不敢欠申跛倚寒不敢襲養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如弗勝以至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表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至溪盧氏曰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

大學大全章句

卷一

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體也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須兼看或問大學始教是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為始謂是大學用功起頭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正是格物用功處用之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言格物本是逐一件窮究格來格去忽然貫通事雖萬殊理只是一理理之在此事如此便可曉理之在彼事亦如此到此須有融會貫通脫然無礙如水消雪釋怡然渙然處格物工夫至此方極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是言格物於一事之中須推明得到底透徹全無疑礙方是一物中表裏精粗無不到事事如此詳細是眾物表裏

精粗無不到。○纂疏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乃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以形體言乾坤以性情言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即形而上者以身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句就致知上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句就格物上生○能存心則端莊靜一以爲窮理之本知窮理則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吳氏季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一物必有一理理則物之自然而處物之當然者也文公嘗曰學者須知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鬼神如何而能幽顯山嶽如何而能融結方是格物高也厚也幽也顯也融也結也皆物之自然者也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便是一身之則重也恭也端也止也靜也直也肅也德也莊也皆處物之當然者也是之謂理理散於萬物而知具於吾心未有一物之不可測

大學大全章句

美

識者人惟不能隨物體認於其所自然與其所當然者行不著習不察然後吾之靈日就晦蝕而於物有所不知雖知有所不盡矣大學始教所以必使學者物物而察之思之而思之之自然者爲何如我之當然者又何如因其所已知窮其所未知探端以求緒循末以反本自一身而言之耳吾知其爲聰而不可以不聰也必窮其所以聰與夫所以不可不聰之理焉目吾知其爲明而不可以不明也必窮其所以明與夫所以不可不明之理焉推而至於若鼻若口若手足若肢若體莫不皆然而無醉生夢死之患矣自一家而言之父吾知其爲慈而不可以不慈也必窮其所以慈與夫所以不可不慈之理焉子吾知其爲孝而不可以不孝也必窮其所以孝與夫所以不可不孝之理焉推而至於若兄若弟若夫若婦若長若幼莫不皆然而無冥行徑趨之患矣自一國而言之君吾知其爲仁而不可以不仁也必窮其所以仁與夫所以不可不仁之理焉臣吾知其

爲忠而不可以不忠也必窮其所以忠與夫所以不可不忠之理焉推而至於若朝若野若官若民若上若下莫不皆然而無逆與倒植之患矣窮其所以即格物之說也既格一端又格一端久而不輟則因此驗彼倫類自通始也知一隅而已終則反之於三隅始也知一事而已終則散之於萬事入應玲瓏四面洞達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然格物致知之學自持敬入苟不能持敬則胸中雜亂而無主一之功事物之交於吾前方且眩瞶顛倒之不暇又何物之可格哉文公謂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又嘗誨其門人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由是觀之入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爲夢覺關知之始事又曰此一章明善之要單立致知誠意兩章一以明善之要

大學大全章句

美

一以示誠身之本文理若不接續血脉相爲貫通附蒙引朱子補傳不肯學古傳之文只要得致知在格物之義明白使學者曉得明得了耳文之古與不古類與不類所不計也若他人如韓歐輩則豈肯如此此見朱子之所以爲朱子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

雙峰饒氏曰心之正不正身之脩不脩只判於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脩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雲峰胡氏曰大學條目有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

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
接故統作四傳唯誠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
兼正心脩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
字意已可見○新安陳氏曰前章云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誠意正心脩身皆自脩之事而
誠意居其始故曰自脩之首

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

知為善以去上聲惡此知字帶從上章而心之所發有未

實也雲峰胡氏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新安陳氏曰自欺自誤也

○東陽許氏曰誠意是致知以後事故章句謙快也足也

日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

朱子曰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新安陳氏曰謙字與慊字同音同義為快字說不盡又添足字快而且足方

是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新安陳氏曰地即處也此獨字

大學大全章句

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附纂黃氏洵饒曰

誠其意者念頭也必慎其獨中庸慎獨本在此毋自欺

是解誠意之正義心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

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

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

苟且以徇外而為去聲人也不求自便然是為實與不實蓋有

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此指以審其幾

焉新安陳氏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

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
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問知至了如何到誠
意又說毋自欺日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
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下面節節有工夫在○譬如一塊物
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表裏如一方是不自欺
須是見得分曉如知鳥啄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
不蹈如寒欲衣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如果見善如飢欲
食寒欲衣見惡如鳥啄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
實矣鳥啄藥名食之能殺人○自欺是半知半不知低人
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為却
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
識不喚做自欺新安陳氏曰以上語以知為重見得物格
知至為意誠之根基也○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
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飢而思食以自飽
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之意也○如鑄私錢做官會此
是大放無狀小人豈自欺之謂耶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

大學大全章句

到粗處前後學者說差了緣緣連下文小人閑居一節看

了所以差也○如有九分義理維了一分私意便是自欺

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

底意潛發於其間便由邪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

却是虛矣○凡惡惡之不真為善之不勇於然而中實不

然或有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

○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

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

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

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自謙與孟子行有

不嫌於心相類亦微不同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

多問自謙只是真實為善去惡無牽滯於己私只是快意

意方始心下滿足日是○自謙是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

謙了非謂做得善了方能自謙自謙正與自欺相對所謂
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

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謹獨則於善惡之幾察之愈精愈密○如與衆人對生自心中發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孔溪陳氏曰誠者自表而裏真實如一之謂自欺誠之反也大抵此章在自謙而無自欺首言如好好色惡惡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好色人所同好好色則求必得之惡臭人所同惡惡則求必去之而後快足吾意所快足處是自家表裏真實地非苟且徒爲此也人之好善惡惡亦須表裏真實如此自求快足方是誠意如稍有不自實而次門便自覺有欠缺處如何會快足此便是自欺果能自表而裏斷然真實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微庵程氏曰慎不但訓謹有審之意焉○問母自欺還是須從戒謹恐懼上做起抑戒謹恐懼即是母自欺境界潛至陳氏曰戒謹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謹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存

大學大全章句

空

誠養性氣象如此謹獨是衆人不聞不睹之際存誠工夫如此中庸兼已發未發說故動息皆有養大學只就意之所發說故只防他弊端處○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謹獨上凡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謙上兩自字與自脩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脩者不可如此自謙者誠之充自脩者必欲如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東陽許氏曰誠意只是著實爲善著實去惡自欺是誠意之反母自欺是誠意工夫二如是誠意之實自謙是自欺之反而誠意之效慎獨是誠意地頭○欺欺皆言自是意之誠不誠皆自爲之自欺者適害己不自謙者徒爲人○惡惡臭好好色人人皆實有此心非偽也二如字曉學者當實爲善去惡如惡惡臭好好色之爲也○蒙引註自脩之首也按脩身必自格物致知始而此以誠意爲自脩之首何歟蓋此自脩專以力行言

本上章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自脩對道學包誠意正心脩身故此爲之首彼格物致知特以啓其自脩之端耳○不日知爲善去惡而必曰知爲善以去其惡者見得非爲善自爲善去惡自去惡其一事也○慎其獨便是母自欺母自欺便是必自謙必自謙便是誠其意○母自欺者禁止之辭非戒令之辭禁止以自禁止不爲而言如母不敬非禮勿視之類是也戒令之辭以我戒他人而言如毋忘賓旅毋專殺大夫之類是也○存疑蒙引曰母自欺所以誠意也自謙則意誠矣此意似是而非何也蓋自謙求快足於己也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即母自欺也母自欺即誠意也今以母自欺爲誠意以自謙爲意誠則一是工夫一是效驗成兩意矣看本文此只是上面意

大學大全章句

空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

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

閒居獨處上聲新安陳氏曰獨處是身所獨居厭然消沮

聲閉藏之貌雙峰饒氏曰厭字有黑暗遮閉之意○新安陳氏曰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

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爲陰見則是非

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上聲非不知乃其秉性但不

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

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爲

戒而必謹其獨也

朱子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求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雙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厭然則不自憊矣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自欺與欺人常相因始焉自欺終焉必至於欺人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雲峰胡氏曰前章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閒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王溪盧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

大學大全章句

章

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極○一節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計善之流弊其為戒而尤必慎其獨附纂黃氏洵饒曰前慎獨欲其自慊後慎獨絕其自欺○兩節相為終始格物致知為誠意是始意誠是終慎獨即誠意此一章之本○蒙引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惡者言下條章句雖兼言善惡之不可掩然其意亦主惡言○存疑入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從何處視之孟子曰聽其言也觀其眸子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皆視之之術○顧麟士曰此節誠字雙峰饒氏兼善惡言三山陳氏單主惡言蒙引存疑說達說皆從三山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

如此可畏之甚也

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己如見其如此人雖不知我已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王溪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之閒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曾子所以戰兢臨履直至致手足而後已者此也○雲峰胡氏曰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新安陳氏曰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目所共視十手所共指可畏之甚釋其嚴乎通考吳氏季子曰獨者人所不知而吾所獨知之地也暗室屋漏之中幽深隱奧一念將動人孰知之所謂獨也君子於其獨而致謹焉非禮勿視聽言動兢兢

大學大全章句

章

然慄慄然真見夫天地鬼神昭布森列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而不敢以不勉也夫如是故能克吾性之固有盡吾職之當然可以快足而不至於自欺矣曾子以守約之學加三省之勤雖容貌顏色辭氣之閒莫不致謹蓋曰吾之所獨即眾之所同雖在隱微幽閒之中炳然十目之視森然十手之指也○存疑或問十傳皆曾子之意小人閒居為不善一節亦曾子意也又特引曾子之言何與曰小人閒居為不善節是為誠意而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節是平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蒙引上文只指小人閒居一條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用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三山陳氏曰

屋潤於外德積於中則身亦潤於外矣潤猶華澤也○新安陳氏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

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故心無愧作

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

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朱子曰富潤屋以如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因愧作便早快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母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無愧作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小有所歉則視聽怵迫而舉動踴躍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雙峰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實身不脩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心正身脩之驗所以能心廣

大學全章句

卷

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王溪廬氏曰前兩言必慎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三言必字示人可謂真切○仁山金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雲峰胡氏曰孟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縮自欺即自反而不縮厥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新安陳氏曰上文誠於中形於外是惡之實中形於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於外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皆出誠意之中○此一節誠身之本不愧屋漏○心無愧作是尚書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體常舒泰泰字作好說○說自慊者善之形於內直至心廣體胖深淺不盡釋可見○說說財積於中謂之富富則能潤屋矣意誠於內謂之德德則能潤身矣潤身之實何如以言其心則不愧不怍廣大而寬平以言其體則不矜不肆安舒而自得所謂潤身者然也○蒙引章句所謂心無愧怍者即意誠而自慊之謂也○註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

此蓋至此則是能自慊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繼之云故又言此以結之通此一係皆為結語也不可專指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亦輕可

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駸駸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雙峰饒氏曰傳之諸章釋八事每章皆連兩事而言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至意誠固是相固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二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了便自然能行所以誠意章不連致知說者為此正心誠意雖皆屬行然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自脩身至平天下皆以此為要故程子論天德與王道皆曰其要只在謹獨天德即心正身脩之謂王道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謂謹獨即誠意之要旨若只連正心說則其意促狹無以見其

大學全章句

卷

功用之廣大如此也此章乃大學一篇之緊要處傳者於此章說得極痛切始言謹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之意不誠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驗所以為勸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於外四節善誠中形於外○勿軒熊氏曰誠身之一字本於商書至夫子始大明其義至中庸明善誠身之言行之天下國家皆此誠也明善即格物致知也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其言慎獨工夫及誠之不可揜等語與此章實相表裏至誠盡性明明德之止至善也推而至於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新民止至善也本之心身此誠也行之家國天下亦此誠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誠意乃善惡關此行之始事○自格物至平天下為大始終其間兩條相為終始又各條自為終始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正此也此見得文理接續血脉貫通處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

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以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若知有不

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不至則意不誠通考黃氏洵饒曰心體之明明即明德上一明字所未盡謂知未至所發謂善惡用其力指誠意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

大學大全章句

克

德之基

三山陳氏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其戒謹之功○新安陳氏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謹乎此此字指誠意

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

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玉溪盧氏曰由致知方能

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弗粉反懣勅值
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

懣字廣韻玉篇並陟利反○雙峰饒

氏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謂

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

一有之而不能察

三山陳氏曰章句緊要說一察字亦非從外探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

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則欲動情勝

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問有所忿懣恐懼好

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大學格物誠意都已鍊成到得正心脩身章都易了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易於爲惡心有偏正之異心有不正則

大學大全章句

克

爲物欲所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爲惡○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懣因人有罪而撻之纔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所謂有所動被他爲主於內心反爲他動也○心纔繫於物便爲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爲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一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豈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所動而移於人也則豈怒而心有不正哉○今人多是不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亦不復怒便是踉蹌過事理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問忿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爲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

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喜怒哀懼。乃心之用。非惟不能無。亦不可無。但平居無事之時。不要先有此四者在。胸中如平居。先有四者。即是私意人。若有些私意。塞在胸中。便是不得其正。須是涵養此心。未應物時。湛然虛靜。如鑑之明。如衡之平。到得應物之時。方不差錯。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憂而憂。當懼而懼。恰好自止。更無過當。如此方得本心之正。○玉溪盧氏曰。心者身之主。而明德之所存也。未應物之前。寂然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無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依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

大學大全章句

主

懼則心之本體終始無不正。而明德之本體終始無不明。也。人患不識其本心耳。唯虛故靈。纔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本無不正。而人自失之者也。曰正其日。其正自分。體用心之體。本如太虛。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或疑中庸首章先言存養。而後言省察。大學誠意言省察。而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省察工夫。忿懣恐懼等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

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而求以正之也。宜仔細看章句之二察字。及三四存字。通考黃氏洵饒曰。心有所忿懣。等此。即戒懼工夫。不得其正。謂不知察。○誠意兩言。慎獨。此章只是戒懼工夫。觀章句。敬以直內。四字可見。○此與中庸恐懼不同。中庸恐懼。與戒懼是一事。此恐懼。與憂患是一類也。○心感物而動者。察字。向內察。○欲動見得淺。忿懣之著。情勝見得深。忿怒之留。○恐好憂。傷也。懼樂患。陰也。憂是事之將來。患是憂之已至。恐其事之將至。畏其事之已臨。○吳氏季子曰。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與生俱生。觸物而動。皆人之所不能無者。也。特不可有其所有耳。若有其所有。先以一端橫於胸中。則凡事事物物之來。吾心所以應之者。自然偏倚。而不合乎當然之理。蓋以先入者為主耳。故自其有所忿懣也。則惟見夫頑之可疾。惡之可惡。雖有不疾。惡者。亦將以忿戾之心。而逆之。焦然不得寧矣。自其有所恐懼也。則惟見夫痛之可驚。禍之可畏。雖有不驚。畏者。亦將以戰慄之心。處之。凜然不敢安矣。好樂固

大學大全章句

主

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曰好色曰樂。逸游皆得以欲而勝理。憂患固不能無然。一有諸己。則曰憂貧曰患得。患失皆能以人而勝天。有也者。滯留於胸中。而不化。封閉於方寸。而不釋者也。故以疑心觀物。而物之可愛者。反可憎。以私心逐物。而物之可憂者。反可喜。是豈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為非哉。特有之則不可耳。○蒙引。心當靜時。誰在常人。亦無得失之可議。故心不正。須就用上說。若事未至。而預期之。即是動矣。便是有心矣。○忿懣等心。既是有。有所則非天理之正。而為人欲矣。欲之動情之勝也。○存疑章句。欲動情勝。只在本文有所內。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朱子曰。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敬是常要。

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雙峰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蛟峰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羣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歟○新安陳氏曰孟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敬以直之以足大學本文未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通考黃氏洵饒曰心不正以義理言心不在以知覺言○吳氏季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君子所以於意誠之後尤不可不用功

大學大全章句

王

於此君子之學切切於正心者豈有他哉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役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皆不能以自適其所欲而一切聽命於吾心心之所之然後之焉故視不以目而以心否則泰山墮前而不瞬矣聽不以耳而以心否則雷霆靜聽而不聞矣食不以口而以心否則食焉而知味者亦鮮矣蓋此心放焉而不知收則雖視猶不視雖聽猶不聽雖食猶不食耳攫金不見市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臥心不在古樂也當食而失匕箸心不在匕箸也由是觀之欲脩身者其可不收斂此心而使之在吾方寸間乎心在則可以檢束吾身雖不期脩而自脩矣反覆此章而繙繹之始焉戒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差病痛只有一字終焉求視聽食之正工夫只一在字○蒙引心有所忿懣而不得其正則心奪於忿懣而不為我有矣是心不在也○心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既無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脩矣檢字當不得脩字○密察此心之存否又在敬以直內前○存疑直之即

是去其有所而使之正也敬是直之工夫故曰敬立則內直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深淺可見○淺說夫心不正則身不脩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正之云者察之於方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務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物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焉可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通考朱氏公遷曰伯兄克履言傳言所以正心之道是專以用言蓋制於外所以養其內也○勿軒熊氏曰上章知字意字雖皆指心言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按心之一字始於虞書人心道心便是善

大學大全章句

王

惡關頭惟精者致知也察於人心道心之閒而明於擇善也惟一者誠意也專以道心為人而誠於為善也允執厥中則無不正矣湯之制心武之宅心孔子之心不論矩矱淵之心不違仁皆此心也有所有好樂偏於喜也患恐懼偏於憂懼也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

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

朱子曰意誠然後心得其正自有先後○新安

陳氏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得而正蓋其然或但知序之不可亂者通考黃氏洵饒曰檢束也

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

即慎

獨事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新安陳氏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或謂意誠則心正

大學大全章句

吉

大學大全章句

五

【朱子曰】不然這幾句連了又斷斷了又連雖若不相連緩中間又自相貫譬如一竿竹雖只是一竿然其間又有許多節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更理會甚正心然意雖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或謂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假於正心之功雲峰胡氏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偏於已發之後新安陳氏曰下一句只說得末一邊未見得四者心之用先本自虛中發出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偏於已發之後○東陽許氏曰蓋意誠以下言誠意然後能正心然或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

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室礙不通只是辟字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辟則

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新安陳氏曰此章朱子亦以察字為天下僂是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

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西山真氏曰偏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概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念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之所親愛如父子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不可以不爭子有不肖亦不可不知教之之所敬

畏如君固當敬畏然若當正教責難也只管敬畏不得賤惡固可惡或尚可教或有長處亦當知之○問教情恐非好事曰此如明鏡之懸妍媸隨其來而應之不成觀者至前亦喚做妍者又教情是輕賤惡是重既賤惡得如何却不得教情然傳者猶戒其僻則須檢點不可有過當處○哀矜如有大姦方欲懲之被他哀鳴懇告又却寬之這便是哀矜之偏處○五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餓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北溪陳氏曰教只是簡於為禮情只是懶於為禮有一等人上非可愛次非可敬只是平平人接之自令人簡慢○問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一章終未見身與物接意思潛室陳氏曰接此五種人便有此五種辟豈不是身與物接○王溪廬氏曰好而知其惡是親愛之不偏惡而知其美是賤惡

之不偏二不偏惟明德無不明者能之所好且知其惡則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則一家就不為善如此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勿刺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教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照應如此○雲峰胡氏曰或疑教情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衆人言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也是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教情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苗之碩亦汎言多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通考吳氏季子曰齊之為言整齊嚴肅之義也易之家人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蓋父盡其所以為父子盡其所以為子兄盡其所以為兄弟盡其所以為弟夫盡其所以為夫婦盡其所以為夫婦而後家道始正矣正非齊之謂乎然其家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舉家道之正而蔽之以言有物行有常是家之齊必本於身之脩明矣夫一家之內所謂父子兄

弟夫婦者雖皆骨肉然氣有清濁昏明之異則性有剛柔緩急之殊嗜好趨向如十指然不能以一律齊也故以妻為父而有朱之淫以舜為兄而有象之傲以尹吉甫為夫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然整齊嚴肅以視吾之儀聽吾之倡而無復紊亂於其間者儻非吾身之脩有以使人之心悅誠服人誰聽之入孰不欲身之脩也卒至於身之不脩者接物應事之際輕重厚薄一有所偏則雖欲其脩不可得矣且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與生俱生則若親受賤惡畏敬哀矜敬情皆人情之所不能免者儻施之而合宜則亦何不可之有惟夫失於偏重展轉相之遂至忘返而言行之間內懷愧怍者始多矣謂之身不脩可也故親愛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親愛而褻狎生焉曰褻狎則是身不脩矣彼見褻狎者恃恩而驕必蕩佚而不可律其能使之齊乎賤惡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自其偏於賤惡而忿疾生焉曰忿疾則是身不脩矣彼遭忿疾者失

大學大全章句

美

歡而怨必狠戾而不可訓其能使之齊乎畏敬以事長而言一偏則為足恭父母有失無柔聲以諫之義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哀矜以慈幼而言一偏則為姑息無嗃嗃悔厲之容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教情以不周教誨而言一偏則為侮慢無意論色授之益非所以脩身亦非所以齊家也凡入之情蔽於一偏則中心好之者惟見其美而不見其惡中心惡之者惟見其惡而不見其美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幾希矣附蒙引此段不是就家言吳氏謂親愛等五者皆是施於家者非也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自在其中○不可因章句上節有身不脩字下節有家不齊字而遂分上節為言身不脩下節為言家不齊也○之猶於也或者多以向字釋之又太著力了章句正是恐人認得之字太著力故訓作於字也○存疑親愛畏敬哀矜只在好樂內賤惡傲情只在忿懣內○問憂患恐懼於好惡何屬曰好惡中皆有憂懼細味之自見○看來親愛賤惡等與好樂忿懣雖同是一情然好

樂忿懣等是自情之本然者言親愛賤惡等又是情之見於運用者已有思慮作為非復情之本然矣所以屬之脩身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會得者無厭聲是則偏之為害而

家之所以不齊也雙峰饒氏曰之其親愛等而辟者言身

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脩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為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家之一端言之○玉溪盧氏曰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雲峰胡氏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身與事接唯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

大學大全章句

美

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凡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通考黃氏洵饒曰好惡而知其惡美是愛惡得其正○苗之碩苗之至盛也○吳氏季子曰愛憎根於內而美惡變於前若考作室乃弗肯堂猶以為其子之克家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猶以為其苗之不長也大抵家之不齊始於身之不脩而身之不脩則以其情之有所偏耳身之不脩不可以齊其家夫君子之方寸如鏡斯明物之鑒者妍媸自生鏡何心焉如衡斯平物之稱者軒輊自形衡何意焉苟非身端而行治其孰能與於此夫是以閨門之內不言而喻不戒而孚一唯無非教化之所寓雖不使之齊而自齊矣此章歷舉親愛以下之五事而諄諄反覆深戒其倖旨哉言乎附存疑故諺有之條亦是承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句說來此兩節當緊緊相承說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末後方通

繳之云。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按此兩節。只是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意在言外。但說時須補此意。章句家之所以不齊。乃補意。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問如何脩身。專指待人而言。朱子曰。脩身以後。大概說向接物待人去。又與只說心處不同。要之根本之理則一。但一節說潤一節去。○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雙峰饒氏曰。身以心爲之主。而心以意爲之機。人所以之其親愛等。而辟者以其心之不正耳。心所以有忿懣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失其正親愛等之必謹。其獨而母敢流於僻。是知誠意即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以密察加察。即謹獨之謂也。有所忿懣等而能密察。是謹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二章察之一字。凡四言之。省察之工夫。豈非自誠意章之謹獨而發哉。不特正心脩身章爲然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家治國章曰。心誠求之。釋平天下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其意之謂也。誠其意。即謹獨之謂也。故程子論天德王道。皆曰其要在謹獨。論出門使民。亦曰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可謂得其要矣。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甚言偏之爲害。至莫如其子之惡。深淺又可見。○此獨反結者。脩身是明明德工夫緊要處。○變文應經文。

大學大全章句

五

脩身也。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通考。勿軒熊氏曰。脩身三字。本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文。

王之率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脩身者。內外夾持。動靜交養工夫。

夫無一節可闕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孝弟慈所以

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

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

大學大全章句

五

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慈以事衆。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我愛子之慈。即國之孝。所以使衆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王溪廬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爲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爲脩其身。行之家。則爲齊其家。推之國。則爲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

國有衆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大自約而之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爲小而彼爲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衆而言則此爲約而彼爲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衆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衆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衆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爲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爲忠矣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爲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遷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爲順矣

大學大全章句

全

父今生我母今鞠我慈於其子者爲無欠缺則必能充汎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衆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衆其本末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爲若甚纖悉若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力焉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蒙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家國一理下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方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故也○存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合箇其家可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身不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庭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淺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

與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惟教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爲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爲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爲人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爲人父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弟而爲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中夫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聲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

大學大全章句

全

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末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王溪廬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夫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

能皆不假於強爲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況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慈是明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與弟恤孤卽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欲撫摩養病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爲之保抱携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有爲人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

大學大全章句

全

幼而後適人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其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妄爲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卽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爲爲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如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衆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閭閻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

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衆之不出於慈則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存疑如保赤子如字輕看傳者之意只是說慈幼不是說保民當慈幼者而推之此句在上文慈者所以使衆內慈幼之心又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始是解本文心誠求之以下○心誠求之就接如保赤子說意謂康誥曰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爲之母者苟心誠求之雖不中其欲相去亦不遠矣然此心本是人所固有故自然能之未有學此獨言慈幼者偶舉其一以例其餘也或問細大小註易曉之說愚未能釋然○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

大學大全章句

全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二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家禮讓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文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至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爲善爲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卽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

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債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與其機由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債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啻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此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

大學大全章句

金

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薰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廢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鄒蕞而善長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況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敕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賈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廢欄其民而戰之其

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闢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末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蓋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附蒙引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實迹也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論語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章集註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此效字正謂實迹也○傳者所以說立教之

大學大全章句

金

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存疑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唯上好暴而令以仁所令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與所好反民弗從矣

蛟峰方氏

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問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己又以說

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己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己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己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己。

大學大全章句

笑

可推而欲及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源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己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推己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

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卽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己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己盡己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以爲恕也忠卽恕之藏於內者恕卽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實繁毒逋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讎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悞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

大學大全章句

全

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衆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己而後人惟己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己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己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己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己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己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爲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爲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人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議人之爲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己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人之事略律己之念重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后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爲義曰推己曰如心推己云者以待己之道而待人是也如心云者待人之心亦如特己之心是也苟

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人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附蒙引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要兼堯舜說○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就舍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對之

故治國在齊其家

大學大章句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附存疑故治國在齊其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後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 秦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

去聲 好貌 少嫩

蓁蓁美盛貌興去聲

也於六義 屬興

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

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注溪廬氏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或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意附蒙引或以天天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桃只是桃身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詩曹風鴈鳴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

大學大章句

允

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恁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廬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顧麟士曰但言儀不忒說脩身以教家義未實故又加父子兄弟足法句如有妻君子說明德義未實故又加盛德至善之別法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

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詳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

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于宜家繼引宜兄宜弟化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

大學大全章句

平

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閒常人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故引詩言夫婦爲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興於孝又言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

絮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

無父之稱絜度

待洛反下同

也矩所以爲方也

矩者制方之器俗呼曲尺此借

喻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反

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

治也

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與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者章句接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

上章說下來

不獲矣

新

安陳氏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

物即人也

使彼我之間各

大學大全章句

生

得分

聲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老

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與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絜矩事下面方說絜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絜矩之道○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人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

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與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與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絜矩之意推之。而末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與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絜矩之道。○絜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此以推之。○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

大學大全章句

卷

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絜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與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

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眾失國為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眾。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與於孝。長吾長。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與於悌。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

大學大全章句

卷

合千萬人而心乎。○淺說。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謂也。蓋國近而天下遠也。惟地有遠近之分。故德化之所感。政令之所加。必先於國。而後得以及於天下也。然平天下之道。何如。誠以凡厥有生。同具此孝弟慈之性。必在上之人。先有以倡之。而後在下之人。自有以效之。上能老吾之老。而盡孝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孝。上能盡弟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弟。上能恤孤而盡慈之道。以教於家。則一國之人。亦觀感而興起於慈。而無悖戾者矣。由此觀之。則一國之人。則同此心。同此心。則同此孝弟慈。一國之人。既知所興起矣。天下之人。獨無是心乎。獨不知所興起乎。然在上之人。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之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必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蒙引。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載定曰。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下

即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上下四旁均齊方正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箇母以字可見或問曰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

大學大全章句

論

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上下下四旁上下四旁上文前後左右為四旁四旁即四方也

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

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

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止至善所操平聲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峰胡氏且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

意皆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己對人言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問長短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有人天子諸

大學大全章句

論

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日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耳○雙峰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事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一之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掇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

大學全章句

卷

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子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人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後曰，交處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慮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非王事，我獨賢勞，當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作室，乃弗肯堂，嘗患子之不吾肖矣，則事父必以孝，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

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恤，孤人亦得以恤；其孤，無厚薄，無餘欠，自天子至於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淺說：絜矩之義，何如？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凡工人為方，必度之以矩。君子處物，必度之以心。蓋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如在上之使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使下在下之事於我者，或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不敢以我所惡者，事上。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夫在我，既不敢以我所惡者，在人，自各得其所，願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此之謂絜矩之道。○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母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方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方長短廣狹，彼此如一。○

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既云：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下却又云：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云云。似前意已完，而復提撥，且不相貫，如何？曰：上文所云者，是解絜矩正義，就上下左右前後說，未說到平天下意。故繼之以：彼同有是心，而興起者云云。彼同有是心之上，似當承上文添補一句云：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彼之同有是心者，云云。尤見明白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東陽許氏曰：二

大學全章句

卷

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人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衆得國。○吳氏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長徒以求吾之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己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戾乎人偽者，猶己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淺說：能是道則為天下君，不能則為天下戮。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蓋言君子有絜矩之道，能以己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

爲己之好惡如是則上之愛其下與猶父母之愛其子矣
彼民之親其上豈不猶子之愛父母哉此能絜矩之效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
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節讀爲截辟讀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

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

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黃氏洵
饒曰此辟字卽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衆失
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絜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
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

大學全章句

矣

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己而不知有
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鬼岸白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
所刺則失絜矩之道而不足爲民之父母矣節者巖然高
大之貌南山卽終南山在關中最高大周都鄠鄠此爲
境內之鎮故周人多托以比與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
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豈不
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
觀山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
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
謂絜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
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
宗周之滅爲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附淺
說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蓋言有
國君子之居民上也舉動係斯民之觀瞻好惡關百姓之
安危必兢兢戒慎惟恐拂民之欲而失民之心也苟不能
絜矩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禍及天下怨歸一人

而爲天下之大僂矣此不能絜矩之害也○索引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
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
曰辟則爲天下僂矣○正韻戮刑也殺也病也辱也亦作僂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
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

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雙峯饒氏曰未喪師
則克配上帝是得衆

大學全章句

矣

則得國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
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爲天下僂者也○王溪盧
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人心
也得人心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
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絜矩與否而已
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
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
所以行○重峯胡氏曰石第三節就奸惡言絜矩蓋奸惡
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己者脩
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
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爲好惡也一誠無僞此章主絜
矩其爲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
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
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
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曰
上文兩段得衆得國結能絜矩之效失衆失國結不能絜

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
惟新之命與顧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下
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
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絜矩不絜矩之效如許明白
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
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絜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
君六七作絜矩不絜矩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
衆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
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衆
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絜矩不絜矩之間耳絜矩謂何以
己之心得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
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
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絜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絜矩
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淺說詩又有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蓋言殷之先王能絜矩而

大學大全章句

百

得乎衆心此所以得國而克配乎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合
衆人之公而為民之父母者乎及紂之身不能絜矩而失
乎衆心此所以失國而不足以及配上帝也非所謂好惡徇
一己之偏而為天下之大僂者乎嗚呼明效大驗昭於簡冊
如此后之有天下者苟能監此得失之效常存敬畏之心
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蒙引詩曰克
配上帝元只主德言大學則主位言矣○道德衆則得國
二句指殷說為當如道善則得之道學也之類既善箇道
字便是釋文之辭或問所謂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
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衆失國已此乃以
上二條貼入此條之意正意還是釋詩本文○
存疑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
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
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衆則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朱子

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自家
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下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
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雙峯饒氏曰格致
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
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
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絜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
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綱領
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
也○東陽許氏曰言為人上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
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絜矩而取
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二段
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董氏彞曰首章明明德明

大學大全章句

百

德以自脩末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
以不能絜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
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
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自是置厚薄輕
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
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脩耳
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人矣有人則
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
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土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得他求
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
末昭昭矣○淺說雖然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
謹而當先者又在於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
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
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有未正則無以勝
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
以當先也殆必格物致知以啓謹之端誠意正心以致

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聚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上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衆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存疑聚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有人有財可見德爲本而財爲末矣。附淺說且人能謹德則有人有土而有財是德者財之基財者德之致德者國之大本而在所當重財者國之末務而在所當輕也。○蒙引此一節起下本末字承上意故曰本上文非結上文也。

大學大全章句

亅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

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

起而爭奪矣

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暴征橫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

平便是不能絜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脩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爲內而以本爲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財是鬪母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附淺說況財也者民命之所由生民心之所同欲得之則有以遂其孝弟慈之願不得

則無以全其骨肉之恩故爲君者但寡欲以脩己德無黷貨以傷民心此正所謂絜矩之道也。苟或以德爲外而不謹之以財爲內而欲專之此風一唱民皆效尤不見有德惟見有財之可好不知有讓惟知有財之可爭鬪之風豈非自上而導劫奪之教豈非自上而施乎。附蒙引爭民施奪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在上人既一事聚斂則財歸於上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

矣

括蒼葉氏曰爲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有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

大學大全章句

亅

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附淺說是則利與義不並行民與財不兼得故外本內末而財聚於上則民皆相爭相奪而難心於下苟賤貨貴德而財散於下則民必相親相愛而歸心於上曰民曰財互爲聚散在彼在此孰爲輕重有天下者當知所權衡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

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問絜矩

如何只

大學大全章句

1751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

意益深切矣

意益深切矣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爲
不善則失衆失國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繫矩是不善
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
繫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之不常乃所以
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

大學大全章句

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附淺說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何以言之蓋天命有善而無惡天道福道而禍惡人君有德而能絜矩則有人有土而皇天眷命人君無德而不能絜矩則悖入悖出而天祿永終善則得不善則失所謂峻命不易者在是命果何常之有哉顧麟士曰道善則得之二句據一道字亦自爲釋書之辭但主意結束則在慎德專利耳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

○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
○古枯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

玉而寶善人也

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

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人

敎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執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固淺說爲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絮矩之道乎楚書曰楚國不以白珩爲寶惟以觀射父左史倚相二善人爲寶舅犯曰亡人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絮矩之道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名重出

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形句檀弓禮記檀公篇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

大學大全章句

真

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卽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爲後是因以爲利也說如字猶解也○舌枯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觀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四明季氏曰楚爲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以秦穆故下文及之

變孝饒氏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爲寶而以善人爲寶不以得國爲寶而以愛親之道爲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峯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

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足衆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絮矩哉況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爲重故算舟車楸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爲重故稅閒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絮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絮矩之爲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辯明得失反覆於是非

大學大全章句

真

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絮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絮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也○顧麟士曰楚書二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人故微畫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人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是未及用人也不如帶在第二節之尾而自秦誓以下方作第三節爲妥淺說達說亦同此解○此舅犯勸止公子之辭非卽對秦使者之辭也大全引檀弓至辭焉便止最是下自有公子對秦使者一段以爲此是對詞者時文相沿或本鄭注然實誤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

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導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

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質反書作介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陳氏曰聖字專

言之則為衆善之極對衆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聖此專言之者也周
禮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尚庶幾平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

危也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何也朱子曰如
桑弘羊聚斂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
多財用必是侵過著民底賄得我奸民必惡言財用者蓋
如自家在一鄉之閒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
絜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
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不

大學大全章句

夏

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絜矩事亦當絜矩○玉溪盧
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
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
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
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之才之人則天下
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
適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
也不適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
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
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
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
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
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絜矩
之先務也○錢峯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其物似
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也有容之太○新安陳氏曰有容者
能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絜矩而人所同惡

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絜
矩之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
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絜矩而以公心好人以下
一截言不能絜矩而以私心惡人通考黃氏洵陸曰一个
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此一人似房
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陽氏烜
曰不啻猶豈止也○吳氏程曰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
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之事大臣能絜矩則盡忠聰明
不事表襮其中雖多材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
平廣大見人之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
啻我之彥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
中為大臣者非惟不執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
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君
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大於此乃
若不能絜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顧人之加我其心愈戾
而不平登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不下於我則媚疾以

大學大全章句

夏

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
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
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戾已若
由是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
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常情觀之容德
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姤
賢族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曰以
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左氏所謂凡師
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陽氏烜曰然豈特利當
能左右之曰以言皆由乎此也○陽氏烜曰然豈特利當
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裏人之視之若
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廣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
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
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有容如何彼其見人之
有技也則若己有之未嘗謂其勝己而疾惡見人之彥聖
也則其心好之其好之之篤不但如其口之所言焉如此

則寔能容天下之有才而德者矣。斯人也。以能保我之孫。而其黎民亦庶幾有利。義若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之量。見人之有技也。則媚疾憎惡之。使之無所容。見人之彥聖也。則拂戾阻抑之。使之不得通。如此則寔不能容天下之有才而德者矣。斯人也。以不能保我之孫。而黎民亦日殆哉。秦誓之言如此。○蒙引。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足。縮縮如也。有循之類。○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疾以惡之也。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妬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殊未深。○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為言。殊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大臣會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絮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

大學大章句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

人能惡人。逆讀爲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北漢陳氏

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絮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回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爲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

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絮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絮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爲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達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絮矩之故。見不能絮矩者。則惡之。必欲屏除。放流。置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衆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絮矩而已矣。何者。絮矩則知衆心與己心同。衆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已獨何爲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衆進。奈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爲能絮矩。故惟仁者爲能愛人。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也。己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爲元愷之憂。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

大學大章句



猜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哉。絮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蒙引。說以此觀之。用人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自非能絮矩者。又烏能好君子。惡小人。而盡用人之道哉。故惟仁者之人。私欲無蔽。而天下之公。在我。知此媚疾小人。當深惡而痛絕之。則加以放流之刑。進諸四夷之遠。不與之同處乎中國。即此惡惡之一端。見其好惡之得正。此正所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也。而豈不能絮矩者。可以與此哉。○蒙引。依本文。則上文云。惟仁人放流之。云云。此處已是說他至公無私。下文只引孔子之言。以證之。○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進諸四夷。方爲仁人之惡人。方爲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是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

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峯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聖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淺說彼世之人亦有見賢人之可好而不能舉之或舉之而不能先則是以輕忽放易之心而待天下才德之士不亦慢乎亦有見人之不善之可惡而不能退或退之而不能遠則是以優游合容之意而待妨賢病國之人

不亦過乎若此者蓋知絜矩而未盡絜矩之道也

大學大全章句

聖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稽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

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斷者是能絜矩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稽蒼葉氏曰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

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峯饒氏曰好惡與人異菑必逮夫身桀紂是也○至溪廬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人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慘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道也○雲峯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怨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知所

大學大全章句

聖

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不香臭不分愛惡易位不知絜矩民斯為下矣絜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絜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淺說若彼全不能絜矩者惟徇己見不顧公論於人之所共惡者則以其便於己私而偏好之是謂拂人之性矣於人之所共好者則以其責己所難而偏惡之是則拂人好善之性矣拂人之性則失夫人心之則失夫天命小則身危國削大則身弑國亡雖欲免於災患胡可得耶然則有國者可不公於好惡以盡絜矩之道哉○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也惡好惡拂人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之辟則為天下數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秦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

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衰若用人一事則所關尤大是爲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平天下只是個絜矩所以爲絜矩只是個好惡理財用人乃治道之大者故說公好惡之後就舉二者來說要不出公好惡之內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

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

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德之事治人新民之事也

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

信

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爲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賸故更云盡己之謂忠

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

大學大全章句

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

而天理存亡之幾

平聲

決矣朱子曰初言得失衆未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

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莊溪陳氏曰忠信者絜矩之本能絜矩者也驕泰者任己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雙峯饒氏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爲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爲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峯胡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爲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爲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

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衆孰不出於爲人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爲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皆不善豈不失衆乎國祚之脩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爲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己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能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

大學大全章句

臺

已至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脩反觀內省吾之脩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爲忠者如此爲人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爲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爲人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爲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爲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爲信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絜矩說然好惡所以爲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濶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爲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以人從欲則一

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繁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欲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繁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信想不出也然則欲繁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衆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繁矩矣能繁矩則能用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未以聚財矣○按此好惡乃統理財用人而言非端根用人也不可誤看○存疑此大道即首節繁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能繁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不能繁矩則爲天下僂而失衆失國財用能繁矩則有人有土不能繁矩則反聚民散財人不能繁矩則蓄必違身不能繁矩則反是明驗大效同彰彰矣然繁矩之事所以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泰之故也忠信繁矩己之事驕泰則其反也忠信只是明聽德繁矩是新民事○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

大學大全章句

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修身是誠身事皆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蒙引似把忠信錯解了蓋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爲己之心不欲孝爲物之理于盡孝以事父爲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握物之理于盡孝以事父爲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握忠信分屬人已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原來蒙引是認物作人故如此說此有一處可破之易恒卦云君子以言有物亦欲以物作人耶此物雖非循物之物然亦可以相發明○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爲千萬人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之矜矜自

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高而不復下意也○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正以此矜高與發己自盡正相反發己自盡是自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者正不欲循於物也不循於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看○務外不情而不循於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而不繁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繁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或問恣己徇私以人從欲在失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以人從欲不知有人也即所謂好惡徇於一己之偏也蒙引貼驕泰恐非○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

大學大全章句

無忠傲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失言人心之得失係於衆矩末言衆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衆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衆矩之則所以治人矣○此忠信是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繁矩與不能繁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爲大道○存疑此因論衆矩而本於忠信驕泰之得失猶中庸論九經而本於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

恒足矣
恒胡
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音潮無幸

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

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

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衆爲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

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

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世異矣○雙峯饒氏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衆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爲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氏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爲精密生衆爲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爲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爲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謂窮財之非則必賤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客一日闕者使聖賢爲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浚民以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衆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

大學大全章句

真

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邦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書

爾千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爲之者疾乎歲杪制

用量入爲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

不亦用之者舒乎夫惟生之衆而食之寡爲之疾而用之

舒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

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

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爲聚斂之術也知正之理自可以

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而聚斂之徒不得乘此以投

其隙矣不然窮於調度則雖聚民散不遑恤也迨於費

用則雖憚入憚出不暇問也夫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

之常道也陳氏曰說然生財自有正大之道不必用私意小智而巧爲聚斂之術也大道何如蓋必使國無游民而生

之者衆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不奪農時而爲之者疾量

入爲出而用之者舒生之衆爲之疾則財之源以開而其

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財之流以節而其去也有限

將見財之積也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源泉而無有不足者

大學大全章句

真

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蒙引生之者衆四之

字皆以財言○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

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爲切故截

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

本節用便是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聚斂○不

可以此節爲生財下節爲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

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貨朱

日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

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管

身危亡也○雙峯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

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

之以興即其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附淺說然必仁者之人乃能不外本內末以盡其矩之道歸其利於民而不專其利於己藏其富於國而不藏其富於家由是天下悅之而享有元后之尊是以財發身也若彼不仁者則外本內末而失矩之道惟務貨殖以恣富貴之欲不知聚財適為爭奪之端由是天下怨之而不免於獨夫之辱是以身發財也○蒙引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言及以財發身以身發財方見矩矩之能否併其得失也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

大學大全章句

章

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

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者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就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王溪廬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末之效○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倦倦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

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宮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林大盈之積其事可賂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奸行小惠以千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既出於所好之

大學大全章句

章

真又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覆也附淺說天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己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於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必服勞供貢而為其分之所當為起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亦皆為吾有矣未育下既好義矣而事不成者也而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以專利哉○蒙引好仁內有聚矩○其事上之事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之其字皆指在上者言○按蒙引曰好仁內既有聚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淺說因之然好仁內雖有事在而好義下既有終事二句則依其註虛說為是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

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新安陳氏曰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檠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檠造冰焉大夫設夷檠造冰焉士併瓦檠無水造猶納也禮自仲春

大學大全章句



之後納冰檠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檠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鑪凡內外饗之膳羞饌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其冰鑪賓客共冰大喪其夷檠冰凌水室也鑪如甕大口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甕音繼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檠曰夷檠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檠廣八尺長一丈二尺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宋音乘采地臣之食邑也君子寧亡

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

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

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雙峯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玉溪盧氏曰國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理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上之人當絜矩不可侵下之利雖養雞豚之小利尚不可與民爭而況為君者專事聚斂以虐民乎○以利為利快目前之意而為禍深以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

能絜矩而生財之利○仁山金氏曰伐冰斬水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水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

大學大全章句



牛羊以謀草息之利其食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貪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人數等矣○淺說孟獻子亦有言曰士初試為大夫則君賜之車得駕四馬者曰畜馬乘畜馬乘則已食君之祿矣豈可察察於雞豚以分民生產之利乎為卿大夫而喪祭得用冰者曰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則其祿厚矣豈可畜養牛羊以侵民生產之財乎然察雞豚畜牛羊不過墮奪民之利耳至於畜聚斂之臣則為奪民之利矣况百乘之家則有采地可以出兵車百乘者是其祿尤厚於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豈可畜聚斂之臣乎君子之心公而恕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傷民之財寧有盜臣以亡己之財獻子之言如此正謂有國者不可

專其利於己而以利爲利。當公其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
○蒙引畜馬乘。只言察難豚者。上初試爲大夫。未必能畜
牛羊。且未有實封百乘也。伐冰言牛羊者。卿大夫以上其
謀利又不止事小小雞豚。獨於百乘言聚斂之臣者。
此因米地言米地所出已足以給矣。乃又用家臣於米地
所出之外多方哀取之也。若惟正之供。則不謂之聚斂。此
三事皆是當時之弊。獻子有激而云也。三段皆有聚斂之
義。○註百乘之家有米地者。按天子之公卿亦有米地
者也。今泛言有米地者。蓋以米地就承百乘言。正韻因官
食地故曰米地。米官也。○大夫百乘。陳文子有馬十乘。則
以爲富家。何哉。且文子大夫也。如何只有馬十乘。或以爲
百乘者。據米地所出兵車之數。言十乘者。據其家見在所
畜者言。自有理也。古者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據見在所
畜者言。若據米地所出。則大夫便有百乘。不待問。不待數
矣。見在有畜馬十乘。可不謂富乎。

大學大全章句

嘉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
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
以義爲利也。長上聲

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

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義爲利之害而重直客反言以結之

其丁寧之意切矣。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聚斂而務財

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聚斂矣。小人喻利。人
主用小人。則不能聚斂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
天所生而民所欲。聚斂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
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

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
也。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上所謂就理上說。固足明聚
斂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聚斂之不容不務。
言愈丁寧。退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
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
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爲聚斂
之要道也。故此章言聚斂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
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
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
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
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
之。此章前以理財用人分爲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
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雲峯胡氏曰。右第八節
生財大道。亦即聚斂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
人自不節用。非聚斂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

大學大全章句

嘉

聚斂而言也。聚斂爲怨之事。怨爲仁之方。好惡不能怨。安
能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怨。安能如仁者。以財
發身。末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聚斂也。於好惡
不能聚斂者。竭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聚斂者。聚斂之臣
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身。曰菑害並至。皆
指其不能聚斂之禍言之。爲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
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
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
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
亦不可爲。再三戒用人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
疫皆是。害如民心怨叛。寇賊姦先。兵戈變亂。皆是。通考東
陽許氏曰。此段言小人不聚斂而生財之害。○東陽許
氏曰。彼爲善之。陸宣公全引中。無此四字。蓋衍文。不善者
作善人。○愚按。彼爲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爲不善之。小人
似爲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
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

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
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
是非小人執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
長是信是使舊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
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
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爲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
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昭昭矣大學
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
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
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
有爲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臣也自常情觀
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
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召禍有甚於盜者聖人
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人也獨無人心乎其所以忍於
聚斂一切不恤者則不能聚斂之故耳不能聚斂蓋亦徒
知以利爲利而未嘗知以義爲利也知以義爲利則必曰

大學大全章句

夏

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制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探之於
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
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
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開說說况
仁義未嘗不利若專於求利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故爲
國家之長而專務財用者實由小人導之也蓋小人之心
惟私是徇惟利是嗜使其得爲國家則以聚斂爲長策以
培克爲善謀由是民窮財盡眾叛親離天災人禍襍然並
至雖有善人以繼其後亦終如之何哉求利之害如此此
所以言爲國者不可以利爲利而惟當以義爲利也以義
爲利則是能聚斂以利爲利則是不能聚斂矣合而觀之
聚斂也者固平天下之要道理財用人二者又聚斂中之
大端也能聚斂則能用財理財則人各得其
所而凡欲爲孝弟不悖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
歎矣○彖引凡長其國家而務財用者其始也必有小人
以導之蓋財利人所同好自非上智之主鮮有不溺於此

故小人之媚其君多借此以爲媒進之階今人之欲中其
人者亦未有不投之以其所好也而小人之情狀可見矣
○前條固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爲
利未是以爲利之害處而照見爲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
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
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爲非是計到爲利之害
而不爲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
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
條乃是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猶誠意章
上段言君子必慎其獨也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
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爲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
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
事或人臣事又或繫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聚
斂意在耳○顧麟士曰彼爲善之鄭注云彼君也君得欲
以仁義善其政金仁山云彼爲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參
而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爲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從俗也

大學大全章句

夏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聚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

矣宋子曰聚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

聚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

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使人心向背若能以

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

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文意則在於聚矩

其所以說聚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

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

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

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緒卒不過好惡義利

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聚矩之道而已

聚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聚矩之道以己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峯饒氏曰大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好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乎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謂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卑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此二件分明自試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必至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必私必至專其利於己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聚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聚矩而聚矩在用）

大學大全章句

長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第六章乃誠身之本誠正修皆所以誠身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

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十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十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峯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蒙引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通是明善要字何安。○（日明善是致知其要在格物）

大學大全章句

亮

附存疑格物致知辨

問傳習錄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依其說是言人心於義理本自得知初無欠缺只是被私意障礙故失之格去私意之障則其知自如初不用去讀書窮理其說不亦簡易直截乎曰知雖人心所本有然欲知到極至處亦難天下義理無窮其中許多曲折又有似是而非者必欲所知全盡而不偏皆是而無非惟大聖然後能之下此皆未免有不滿人意處如以夷惠伊尹之聖不免有偏亦是知有未至耳所以說其中非爾力彼三子者何曾有私意障礙然其知尚有未盡何也今以孝言之如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逃終能喻親

大學大全章句

一

於道而為大孝若申生則不然就殺其身以彰親過其視舜為何如也亦緣知有未至爾他豈有私意障礙然其知不如舜何也又如曾子襲裘而弔以子游楊裘為非禮及主人袒括髮子游襲裘而入曾子始悟己之非是曾子所見不如子游也子游豈有私意障礙然其知不如子游何也然則知在人豈不甚難所以聖賢立教拳拳欲人去講學窮理正為此等處難明欲明之爾若謂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不待講學則三子何以有偏申生何以陷其親於過曾子何以猶有襲裘而弔之失則其說之謬不亦了然乎且大學工夫是接小學做去格物致知又是大學始事人生十五歲以前皆是童蒙時節固難責以講學窮理之事到十五歲入大學時聰明始開正好講學窮理開發充廣其聰明乃舍此不教只教他去勝私復理則講學工夫又當在何時用大學之教明德新民兩事分為八目許多詳密豈得於此緊關大節目乃獨遺之而傳說所謂學於古誦孔子所謂好古敏求學之不

講是吾憂教小子學詩教伯魚為周南召南孟子所謂博學詳說果何為也又小學之教自洒掃應對以上皆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事人生自入歲入小學至十五入大學教養許多年其不可成者已遺歸農其可成者此是聖賢

聖賢首教乃又創此一目以教人豈非其良知者聖賢之旨又曰陽明之為此說其意為何曰彼錯認程朱格物之旨又惡其說之拘已故別為一種簡易之說以易之以為無事勤求而可坐得本心之妙當世之士與之同病者遂羣然和之以為真聖賢復出也如何日彼見程朱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錯認做口耳記誦之學又以為預先講求要去應變又以為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不知萬物皆備於我古之聖賢為格物窮理之學是欲深造自得以為反身而誠之地爾觀程子之言則日積累多後脫然有悟朱子之言則日至於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無非身心切要之學也是豈徒事口耳記

大學大全章句

二

誦亦豈預先講求在此欲去應變及裝綴世上文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也夫道理無窮盡古先聖賢所以惟日孜孜而後已者正為此以孔子之聖猶好古敏求學無常師其言自十五志學至六十耳順猶以漸而進中間直是無時放下其告子路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其所以教人則如此程朱之所從事便是如此看他平生所立操持點簡終日欽欽纖毫不肯放過共講求義理較勘毫分終日孜孜有至死而後已者如朱子易簣以前猶解大學誠意章可見也今之為師者既無聖賢那等着實工夫共徒之相和者數語相投就欲做個高弟彼等見聖賢之所為豈但若登天之難有萬不可幾及之患其法度之嚴密有若枉桎縲紲之拘執而不便者故立個簡截之說以易之曰程朱之所說所事者皆口耳之禩孔孟之所學原不是如此是不但誣程朱并孔孟而厚誣之也○又日陽明之說亦有所本乎曰彼竊佛氏之說以解經不知與吾儒不合也何以言之夫佛氏不知性之為理以心

之知覺當之更不去理上尋究只就心上用功謂心本神
通明覺周徧十方惟為塵垢障蔽故昏迷淪溺絕去塵垢
則神通明覺之體復全於我故其傷曰心縛於境界智隨
習氣轉無有所及勝平等智慧生其意可見也日本覺曰
真識曰明妙元心皆其所謂性也曰煩惱障曰智障曰法
障業障皆其所謂害性也曰斷諸障攝心為戒因戒生
定因定生慧曰立三漸次方得除滅皆其所脩行也陽明
所謂良知即佛氏之本覺及性覺妙明本覺明妙也所謂
私意障礙即佛氏之煩惱智法諸障衆生有妄自蔽妙明
也所謂勝私復理則其知自在即佛氏之諸妄一切圓滅
獨妙真常離垢銷塵法眼清淨成阿羅漢也所謂格其心
之不正以歸於正即佛氏之去妄識為真識也陽明竊此
以解格物致知自謂簡易玄妙不若程朱之瑣細繁難矣
不知佛氏之還本覺止於登涅槃成阿羅漢歸如來藏而
已矣大地閒許多事物都拋了不管故就他一偏做去亦
得大學格物致知之後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在

大學大全章句

若不窮理格物精義入神以求致用只去勝私復理不知
胸中空洞洞於先王經綸妙用如何可以辦齊治平之
事否也以忠孝言之佛氏遺棄君親使遇瞽瞍公之父
衛輓之君他都不管了是非疑似置之不講可也儒者之
道正在倫理上用功君親尤其大者若不講明只管勝私
復理得無申生季路之誤乎所以其說與吾儒之學不合
者此也○又曰陽明謂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
夫明善是誠身工夫謂知行合一行過然後知是皆得之
於佛也何以言之佛氏於聞見知覺恐其染著謂必欲離
之然後可入道故楞嚴經曰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豈
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安蓋佛氏所貴在無上妙覺以聞見
強記為第二義陽明有得於此故遂妄意高妙把聖賢所
說聞見講學處皆做知之次不為真知而引女以子為多
學而識非也予一以貫之為證謂一以貫之便是致良知
至博文明善惟精之類貶他不得者又都拘作行說又謂
知行合一行矣然後知把自古聖賢所說知一事都掃抹

了總是溺於佛之說只恐粘著見聞故如此不知聖人之
道固是一以貫之然學者用功之始豈能一時就貫得亦
須費許多工夫然後能到此田地多學而識之時正是許
多工夫也若一貫是致良知則聖人設教何不諸門人皆
教之而獨語曾子如今學者都不教之讀書講學就使他
一以貫之不知能貫否也立說差異一至於此可怪可怪
○又曰問陽明之學與陸象山如何曰陽明本是學象山
其言亦有祖他處如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
然知弟即象山拘攝得精神在此自能惻隱自能羞惡之
說也但二人絕不同象山天資甚高見道理最易只是合
下便欲做聖人更不去細又去做下學工夫蔡虛齋謂其助長是
也其見道理多不仔細又有誤處亦有故矣又以己去律
人說人人都有這道理亦皆能之不欲人做下學工夫朱
子謂其不知有氣稟之性是也謂之曰禪者特以此處近
於禪家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之說爾未嘗竊以
為用也若陽明則全是竊禪家之說來用却又露出本相

大學大全章句

如所謂良知即楞嚴經之本覺心之良知無障礙即楞伽
經之智若無障礙相是也象山所說雖有不仔細處却無
大差異驚人陽明則大差異驚人如以格物為去私意謂
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似此之類象山何曾
有此等說話愚看象山語錄便暢快朱子稱其會說其精
神能感發人誠是也看傳習錄便不樂亦其說多差異不
通爾但不知人多尊信之何與○又曰問陽明日文公大
學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
用添個敬字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
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
主即不須添敬字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
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
是一般今說這裏補個敬字那裏補個誠字不無畫蛇添
足其說如何曰大學之教是承小學做來古者八歲入小
學教之灋掃應對進退等許多節目皆是持敬之事及至
十有五年不可成者已遠歸農其可成而入大學者此時

